叢書集成續編

二五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宋元學案補遺

中華書局聚 1B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一册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五）……清　王梓材　馮雲濠輯　四

卷七十八……一
卷七十九……二五
卷八十……五八
卷八十一……九十
卷八十二……一二五
卷八十三……二八七
卷八十四……三一一
卷八十五……三二〇
卷八十六……三六〇
卷八十七……三九四
卷八十八……四〇二
卷八十九……四二九
卷九十……四五六
卷九十一……五三一
卷九十二……五五四
卷九十三……六一三
卷九十四……六二五
卷九十五……六三〇
卷九十六……六四二
卷九十七……六七二
卷九十八……六八五

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百源續傳

補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文饒語

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于蓋天創意者尚略述作者愈詳也

夫天下之象生于數而數生于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造器而舍規矩雖師曠之聰工倕之巧安能無失哉元包數總義序

附錄

魏鶴山曰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翼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予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載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蓋已久安知非河圖也

梓材謹案方桐江跋鶴山周易集義云臨邛張行成文靖公鄉人爲邵易注解通變經世觀物等書世稱七易疑文公未之見別爲一支以備旁考又案王應麟序王巽卿大易緝說云嘗觀魏鶴山答蔣得之書及史學齋臨汝講義皆祖張觀物語以九其圖者見後天八卦之象十其書者具洪範五行之數謂晦庵不及見是書故謂十圖而九書余雖不敢以其說爲然然亦無以正其說之不然

棲攻魏跋張德深辨虛曰檢詳新安張公云潛虛之言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兵部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玄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

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盡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不能補此書

丁易東曰張文饒述衍以序卦乾變坤坤變屯屯變蒙以至離變咸未濟復變爲乾之類必老少陰陽之策各九十六又以雜卦乾變坤坤變比比變師以至歸妹變未濟未濟變夬夬復變乾亦老少陰陽之策各九十六其數同

補　尚書王醒庵先生卿月

附錄

未冠而失怙特困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
擢用爲文字官制詞溫厚眞若素宦嘗草胡澹庵詞云
吾寧身跡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
如何以强趙人多稱之

縣獬郭先生緒

郭緒字天錫蒲城人幼而岐嶷讀書如素習晚調上杭
簿留意邵子象數之學兼取揚雄所撰列山易以意會
統元推之久而成書名易春秋按圖布卦計二十萬言
蘧爲二十卷總之以圖隆興紀元以其書上方議推恩
其在予側

而卒姓譜

隱君柳先生申錫

柳申錫字彥養澧川人著有先天太極諸書自一歲一
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于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
合極復分讀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羲文
孔氏之祕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一圖以釋其義度
郡博士皆奇之方弱冠類試奏名第一教授成都先生
天質高明積學勤奮士問風而至移轉運司幹辦公事
汪尚書應辰以文章典雅科薦之通判成都府累徙祕
書監知澧川府請祠卒年五十有七有文集百卷周益公集

湯先生邦彥

湯邦彥

吳淑謹案楊誠齋淳熙薦士錄有先生云學通
于易得先天之數才濟于用得經世之心云

長氏門人

補太府呂先生凝之

附錄

樸攻媿祭之曰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
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嚮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
其在予側

郡守何先生耕附師史彬任愷

何耕字通夫世居漢州之綿竹父革爲同郡德陽史彬
壻彬教授弟子以百數號絕學先生兩家既同婚姻何
氏亦占籍德陽先生甫勝衣從外祖舉詞賦警敏異羣
兒更授尚書殫思精義東西川名士彊行成任愷繼爲
郡博士皆奇之方弱冠類試奏名第一教授成都先生
天質高明積學勤奮士問風而至移轉運司幹辦公事
汪尚書應辰以文章典雅科薦之通判成都府累徙祕
書監知澧川府請祠卒年五十有七有文集百卷周益公集

補提幹祝子涇先生泌

梓材謹案德興縣志云祝子涇著有觀物解六壬大占祝氏祕鈐蓋先生爲廖氏之徒謝山序錄既舉先生復別舉廖氏似未審其人之傳授先後

附錄

吳草廬答鄧以修書曰邵子著書本祖于易直可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而非管輅郭璞袁天綱李淳風輩小小術數者之比也祝氏乃一風角烏占壬課遁甲之流起卦推占小事不無小驗其視管郭袁李當如

九地之禪九天而于邵子又何知焉

謝山鮚埼亭詩集老友葢映泉挽詩其三曰老去精思審六書直探皇極鋭何如而今撒手行空去脈望翩然返太虛原注云君老而好學欲從予講求祝氏皇極數學因探聲韻諸圖之蘊予遂巡未果而君逝矣

周禮春官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作于伏羲用于夏歸藏作于黃帝用于商周易作于文王用于周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易雖不相沿襲而實相貫通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數聖人者豈各出意見以爲斯易哉龍馬之所呈神龜之所授是皆得之天者也周公相成王啟官分職命太卜命筮人並掌三易不以周用周易而廢連山歸藏于無用是天固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周

轍毓東周禮廢闕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孔子爲天下木鐸點八索闡十翼章編三絕而周易繫辭之杞而得夏時焉之宋而得坤乾焉故天下後世有亡書無亡言而連山歸藏易傳矣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孔子既沒經秦歷漢連山歸藏寂然無聞惟周易孤行于世漢儒用心徒勤著眼未及或破碎一卦以直六日七分或牽強四卦以管二至二分或雜之以讖緯之文或引之以老莊之境如盲摸象如管窺天萬端臆說千差並起是何易道之不幸也天開我宋五星奎聚兩曜合璧

異人閔出希夷陳摶以先天一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
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康節康節以超詣絕塵之姿加
以融會貫通之學著皇極經世書包羅萬象該括三易
本領正大規模宏遠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嗚呼
易固墜也天固興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心欲以
斯易移斯世也昭昭矣元昇結髮讀書冥心易學慨皇
王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者若一綫之繫千鈞也元昇
上無位下無廡徒以疏賤抱此勤志根極理要鋪陳規
範揭揄淪墜顯發幽渺尚擬補皇王之絕學于千百世

之上存皇王之良法于千百世之下輒不自揆本諸河
圖洛書述三易備遺因世次而冠以先天中天後天之
名庶淺陋山歸藏得與周易並顯于世後之人或因此
知邵子之心則知孔子周公之心與文王黃帝伏羲之
心知孔子周公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則知天之心

附錄

嘗于其鄉築堰備水鄉人德之名朱公堰

家則堂進三易備遺狀曰竊見承節郎朱元昇苦心舊
學篤志遺經獨抹象數之傳自悟羲黃之蘊著中天歸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舊錄三易備遺十卷提要云其書本河圖洛書一卷連山三卷歸藏三卷周易三卷又云元昇學本邵子其言河圖洛書則祖劉牧其言連山以卦位配夏時之氣候其言歸藏以

干支之納音配卦爻其言周易則闢反對互體之旨雖未必眞合周官太卜之舊而冥心求索以求一合亦可謂好學深思者過而存之或亦足備說易者之參考耳

楊先生忱中

楊忱中字德夫議烏人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議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亦不可以無攷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于加一倍法而重卦之本旨則恐不專在是自爲一義可也其不苟同如此 金華府志

邵學別派

補

杜道士可大

梓材謹案東維子集送齊易巖序易巖之言曰初庵之傳得之建昌廖學海學海得之于蜀杜可大可大得之于王天悅天悅實受之邵子也

知州張先生大訓

張大訓字學古番易人三歲而孤以父遺澤補初品官歷知辰州請祠主管華州雲臺觀藏書數萬卷博物而強志每以星曆推人吉凶能前知國家休戚謂京蜀得禍必慘後皆中其說率以太一爲主嘗謂知易之妙惟邵子觀于皇極經世書實與太一數相通知乎此則晦明風雨之變水旱盜賊之備皆可以豫定魏鶴山嘗與先生遇于行都太史秦五福太一將臨吳分正韓侂胄開邊之時鶴山詰之曰如子之說福星所臨能保數十年之安乎先生愀然曰此當推陽九百六之數因自歷泥至五代歷陳福星之不應者又推本朝以來福星所歷之分矣福矣禍作而曰法固謂有道者昌無道者亡不可以該諸數也鶴山謂人曰是非星翁曆家之說也徐叩其所自得則于邵子先天之說以及參同運氣皆

能旁通而無滯云 魏鶴山集

程玉塘先生新恩

程新恩號玉塘寧國人有爻象承乘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轉一陽爲復二陽爲臨至三陽爲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夬之五陽又自西而北極于坤焉坤再爲復生生無窮伏羲先天之體遂有合于文王後天之用黃東發序之曰玉塘得無以朱

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說則亦不泥其方圓之圖耶 黃東發集

張祝同調

丞相馬玩芳先生廷鸞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布衣蔡先生仁

蔡仁字和仲饒州人布衣著有皇極經世衍數一百五十四卷前集五十五卷因張行成祝泌甫之書復考訂以成帙編卦各有圖圖各有說後集五十三卷因蔡季通續正邵氏曆數衍其數紬發其義條陳其類例凡古

今證應皆備載焉內閣十五卷至十八卷別集十五卷續集十六卷皆卦變爻象及揲蓍之說支集十五卷又因麻衣道人心法而衍之皆占卜蓍也 張氏內閣書目

楊氏門人

郡學童先生必大

童必大武義人受業于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竹山令有惠政陞安定知府開慶己未喬寇圍城先生募兵出戰而死許道復哭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道復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凜凜在人間 金華敬鄉略

杜氏所傳

諸廬溟倖先生應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象溦說會補宋元學案補遺 溪序溟倖生貲作學論統倉聲講

附錄

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七陽將教之安裕勸先生業中庸先生瞪目厲聲曰俗儒敝辱吾康節于地下矣

復之臨安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大叫曰天非朱天地非朱地矣歌曰禽聲兮啾啾草色兮幽幽風煙煙兮火怒泉殷殷兮血流屋將焚兮猶呢喃而未已鼎漸沸兮

蟲婆娑其不休歸去來兮不歸兮焉求

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希聖時造其廬先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會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宴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毒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朱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先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

先生宗堯夫先天之學自謂知易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

雲峯胡氏謹齋宋維子送齊易巖序言廖學海國初有聞于世皇世皇將召之學海已語其女曰我若干日死死若干日朝廷命來我已死且索我書我書當傳者傅氏立名人也其人在某所某自來異日官極品汝賴之官且賜田若干頃矣已而果然梓材謹案王忠文集齊琦傳言先生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又言吳曦叛于蜀盜發王天悅家出其所藉書道士杜可久得之以授先生蓍有玄玄集書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據此則傳初庵親受于廖氏非由彭復之矣

邵學續傳

山長堯觀物先生允恭

堯允恭字克遜海陵人景定咸淳兩領鄉薦宋亡專意經傳遂于易深得性命之理江浙行省兩檄充濂溪東川書院山長先生皆不赴安貧樂善學者多從遊自號觀物老人有詩文二十卷 姓譜

進士齊節初先生夢龍 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翰林麻先生九疇 附門人王說王采苓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金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鄧蔡閒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于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及廷試以誤斷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

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及知嘗師先生特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先生性資野逸高蹇自便度不能與世合復謝病去居鄧城天興元年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卒年五十先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者舊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金史

附錄

元遺山中州集曰知幾少時有惡疾就道士學服氣數年疾遂平又從宛邱張子和學醫子和以爲能得其不

傳之妙大率知幾于學也專故所得者深飢寒勞苦人所不能堪者處之怡然不以累其業也

趙澄水送麻徵君引曰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巍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

文正劉先生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名邢州人先生八歲入學口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于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先生遂留潛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爲葬具仍遣使送

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世祖嘉納焉癸丑從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于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先生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先生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

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贊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之先生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先生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追封常山王先生自號藏春散人有

藏春集

人常與易不相離着意求言轉見疑動靜旣萌爻象具

此情明得是蓍龜讀易

收心學道造精微着意工夫已是遲算過誰如蘧伯玉

回頭四十九年非學道

人之有善與誰行不善休忘教誨情責備百中無一二

聰明都是不聰明偶得

附錄

閻靜軒序藏春集曰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通變

早慕空寂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

水有若留侯規畫以興漢室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

奉常綿蕞以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

對曰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世祖卽位召之使者

至彰德先生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

輒引退不見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貶經

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

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曆禮樂雜說三十

卷文集十卷先生旣居彰德因留家焉初中書憐其賢

金承用二百餘年侵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江左旣平

世祖思用其言遂以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

測驗推步于上而命張文謙與先生爲之主領裁奏于

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元史

文獻杜先生瑛

杜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避地河南居緱

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見金亡轉居汾晉之閒授

徒爲業中書粘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迎之至則待以

賓禮而師問焉先生從容爲中書言兵荒之餘生民窮

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遂民生修學養士以興治化中

書從其言民獲陰受其賜士子受業者恆以百數歲己

未世祖奉命南伐過彰德召先生入見問以取宋之策

對曰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世祖卽位召之使者

至彰德先生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

輒引退不見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貶經

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

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曆禮樂雜說三十

卷文集十卷先生旣居彰德因留家焉初中書憐其賢

張易字□□□□人官樞密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遑

樞密張先生易

忠宣張先生文謙詳見魯齋學案

與田千畝不受年七十卒將卒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
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曰處士杜祿山墓天曆二
年贈翰林學士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蘇泐溪集

附錄

世祖南伐至桐召見問計先生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
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
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與之在
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
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

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
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曆則謂造
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
爲天開于子則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
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
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開物開物則曰開于
己閒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
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
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
未發
馬祖常作神道碑曰世祖徵爲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
校官不就著書窮學于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
以優游厭飫于道藝以終其身

王先生士元

王士元字長卿汾州人少好讀書通玄象及先天之象
又善行草表其號曰白櫚居士士亦多從之游大德元
年授茫施路軍民總管經歷調梧州幕府卒蘇泐溪集

蕭先生漢中

蕭漢中字景元泰和人著讀易考原朱楓林序之云蕭
氏以爲一篇之卦必先卜而後序閎奧精粹貫通神聖
誠古今之絕學也謹節縮爲上下經二圖于右而錄其
全文于下以濟其傳朱楓林集

雲濠謹案讀易考原一卷成于泰定中凡三篇一
論分卦一論合卦一論卦序四庫書目提要謂其
說亦出于邵氏而推
闡卦序頗具精理云

編修杜清碧先生本詳見草廬學案

何先生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徙家廣平以吏累遷中書

省掾陞侍御史歷中書右丞詩加平章政事卒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元史

梓材謹案虞道園集有何忠肅公謚議云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史作文憲豈其改謚耶

權說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于前宋儒非之于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問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矣權正謂害道者說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知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要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嘗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附錄

先生齋居雜言詩曰名教無窮樂眞知在暮年中庸萬事果太極一心全世事頻觀易人情靜看天與來時有句率爾亦飄然

隱君鄭先生松

鄭松字特立樂安人以邵子經世書止于周顯德乃自庚申宋興至甲午宋亡爲續共二百七十五年書法視昔尤謹先生入元隱居布水谷二十年于凡古今因革聖賢心迹有所疑每就吳文正細商之不以輩行自居

姓譜

通敏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寧晉人忠定公祐之孫也忠定好學先生亦好學于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而尤深于邵子皇極經世書官至御史中丞卒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王容溪先生口

王口號容溪陸子方以詩爲贄云勁竹持高節餘花表晚香一瓢顏子巷六籍鄭公鄉後學師珪行先天發寶藏空攜經世具獨立暮山蒼腦東類藁

劉氏同調

郭先生榮

郭榮號鴈水翁順德人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左丞張忠寅樞密張易贊善王恂同學于州西紫金山而文貞與先生爲同志友故俾其孫守敬就學嘻其久矣

于文貞所元文類

朱氏學侶

林先生千之附師朱元夫

林千之少以三禮從朱水簷之族子元夫先生游水簷忘年定交三易備遺序

朱氏同調

學士鄭先生滁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朱景定間進士知樂清縣至元末以薦召見累官集賢學士致仕歸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爲東谷自孫東谷見伊川學案補遺元史儒學傳言其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上翕然推之

大易法象通贊自序

中天者非他是卽天也由其運用合一居中故曰中天由其在生兩之後用九之前故曰中天適夫時位德之稱也其象藏于互體其義發見于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習焉者察鮮精語弗詳迷其主宰之眞惑于分別之變嘻其久矣

前聞康節邵先生有曰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一而已乘氣出入乎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文公朱先生有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繫辭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是中天時位德業之大綱領文公舉以歸之于乾元歸之于乾道所言造化豈有異端二先生之語皆中天之主旨也

梓材謹案大易法象通贊七卷四庫存目提要云其序自言年踰五十探索先天圖忽得中天元旨

云云案中天之說始見于干寶周禮注朱元昇術之爲三易備遺然鄭氏所謂中天元景與干寶之說又異其說皆幽渺恍惚不可究詰蓋指前段之說然其爲朱氏同調可見矣

鄭氏學侶

鄭先生陶孫

鄭陶孫字景濬學士滁孫弟宋進士監西嶽祠元初徵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吉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世祖嘉之監應奉翰林文字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所著有文集 姓譜

景濬遺文

魏太和間青州于土中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盖儒之說以爲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得于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眞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剝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絕其脊以施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于穢人之用器且不宜然況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剝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啓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歟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

鄭氏學侶

教授張濛溪先生著 附子思敬

張著字仲明襄陵人少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于學戊戌歲以詞賦中選既而歎曰士當遠大自期雕蟲篆剝將何爲哉適貽溪麻先生洎前進士曹兌齋來主經局先生喜且不寐曰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刮去故習沈潛伊洛諸書雖飢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心介然家居以樂育諸生爲業中統建元張頤齋宣撫河東擢主潞城簿頤齋去以親老西歸至元乙酉用薦者授平陽路儒學教授秩竟不聽其去者逾二歲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官來省聞彼中風土樂焉馬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命駕南游以至元壬辰卒于寓舍年六

十有九詩文雜著曰濛溪集思敬後以家學充隆福宮
宮教王秋澗集

文忠王鹿庵先生磐

王磐字文炳永年人金人遷汴父禧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先生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鄭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擢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于經史百氏及河南被兵避難轉入淮襄閒宋荆湖制置司辟爲議事官襄陽兵變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先生

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以爲師受業者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卽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璮素重先生以禮延致之先生亦樂青州風土乃置田洹河之上題其居曰鹿庵有終焉之意及璮謀不軌先生挽之脫身入京師璮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碑之所薦宋衛雷膺魏祁徐琰胡祇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洛國公謚文忠元史

秋澗先緒

王經字伯常衛州人文定曾祖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
誼文元先生文定神道碑

附錄

時昆仲七人同居內外無閒言
校尉王思淵先生天鐸附師王元禮

王天鐸字振之汲縣人秋澗之父也少聰敏嗜學父授
以律學即能下筆論斷推原情法閻閻如老成人正大
初自州戶曹辟權行部令史四年用薦試京師擢吏員

甲首選充運司案長五年補睦親府掾屬六年轉補戶
部令史開與初用入粟補滿授戶部主事既而北還鄉
里尋朝廷遣斷事官耶律買奴括諸道戶口柄用顓決
得人爲急前省掾多頑已佐幕府薦先生于買奴遂署
行臺從事明年買奴卒自雲中南歸讀書養晦以厚所
待或勸治生曰非予初心也勸仕州郡曰一邱之木安
足棲集日以經史自娛尤嗜春秋左氏傳西漢書其天
文術數皆通習之晚年一洗心于易嘗質問于玉華子
華陰王先生元禮大有所得一日玉華發問曰昔治

少亂多君子竄小人眾何也先生曰豈非天一而地二
乾陽方始而陰已爲之倍歟玉華曰子得之矣集歷代
易說爲一書題曰王氏易纂遇朔例一占玩辭明變其
應如嚮嘗訓其子惲忱曰吾已錯斷不容再筮矜死無
據習能備素起家其榮多矣然學貴專精汝不見鑑鑒
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將安用爲不學易
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削之正吾平昔行己
得乎此而已矣晚號思淵老人卒年五十有六官至忠
顯校尉秋澗文集

附錄

秋澗序王氏易學集說曰先君思淵子昔掾民時尚書
張公正倫日引一叟連榻坐與之問辨甚款察之蓋講
易經旨也每參署已輒抱牘旁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
乎曰唯自是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
釋也

莊靖譚友

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詳見屏山鳴道集說略

趙先生澄

趙澄字公靖共城人性純古有儒行終衛州教授 秋澗先友記

提刑董先生瀛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王先生贊 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劉先生沖

劉沖字進之太原人性剛克敦友義嗜學安貧樂道人善事與心會激昂感慨有幽并豪傑氣象尤長于左氏

春秋 秋澗先友記

馬先生寅

馬寅字致遠許州人性雅重嗜古學恬于仕進 秋澗先友記

文忠王鹿庵先生磐 見上麻氏門人

完顏先生孟陽

完顏孟陽字和之遼東人用門資起身爲部掾北渡後不仕好古書家藏至千餘卷 秋澗先友記

徒單先生公履

徒單公履字雲甫遼陽人經義第學問該貫善持論世以通儒歸之性純孝樂誨人官至侍講學士 秋澗先友記

梓材謹案王公孺爲其父文定神道碑所稱徒單顯軒當是先生

雲甫遺文

士之出身以仕于時者天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強悍勃惡剛獷暴露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徵是非于庭辨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于國計何如耶 書張侯言行錄後

朱先生萬齡

朱萬齡字壽之雲夢人生平以道學自負星曆占筮乃其所長 秋澗先友記

秋澗師承

庫司趙先生鵬 附子廣

趙鵬字摶霄蒲之河東人擢貞祐三年詞賦進士第釋褐主芮城簿用薦者辟授泌陽令泌邊邑號稱難治先生下車設教條督游惰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之縣以之致富先生曰既殷而教聖人之大經于是謹庠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尋遷豐衍庫司北渡後流寓洪

南賈無爲資當時有知先生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先生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遂教諸生爲業識者多之卒年七十有三子廣傳家學嘗任筦庫以廉能稱先生資雅厚詞賦爲平生專門之學其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王秋澗惲年方志學嘗受業門下云王秋澗集

文正門人

忠獻張先生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先生以至元

二年見裕皇于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十六年置都總管命爲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十九年賊起變京城中至爲爲太子甚惡之更化相和禮霍孫先生首薦易州何瑋東平徐琰馬紹獻州范芳裕皇次第用之侍從以下因其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是年立詹事院拜爲詹事丞內謹侍御外家政盡屬其弟九儀先生幼有奇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裕皇幼沖時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于儒術常留意焉先生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韙之學之有宮先生實開之于先大都之學在南城先生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于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于斯焉好賢樂善出于天性大德六年卒年六十一追贈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先生娶唐氏世祖又

處士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諸君子先生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三年裕皇即位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先生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世祖崩成宗即位進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加故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六年加光祿大夫事上狥官夙夜無懈以

重也于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荣道保定

賜以文貞劉秉忠之女云道

太史郭先生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就學于劉文正中統三年張忠宣文謙薦其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而陳水利六事卽授提舉諸道河渠至元二年授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先生同知太史院事十七年新曆告成拜太史令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

太史院事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先生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元文類

附錄

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卽能準其式爲之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爲之尤極其精

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濼河諸渠

詔先生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先生乃言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于儀表今司天渾儀朱

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攲側宜盡考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埠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几曆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

梓材謹案時曆雖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未有成書先生比次篇類整齊分秒栽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又爲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表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

王恂以學自負每詣先生見其匠制輒深歎服之許衡

學爲世師語及先生則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故生斯人也

文肅王先生恂父良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已而棄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先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文再過目卽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卽造其極歲己酉劉太保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遷從太保學于磁之紫金山癸丑太保薦之世祖

召見于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爲太子伴讀中統一年擢太子贊善時年二十八初中書左丞許魯齋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令先生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先生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先生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裕宗問以心之所守先生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則摹之子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詔擇勳戚子弟使學于先生師道卓然及先生從裕宗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魯齋及魯齋告老而去復命先生領國子祭酒國子之制實始于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疏欲釐正之知先生精于算術遂以命之至元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延祐一年贈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謚文肅元史

鄭氏家學

鄭先生世忠

鄭先生教忠合傳

鄭先生保忠合傳

鄭世忠教忠保鄉貢松之子也俱能數學吳文正集

祝氏續傳

補文懿傳初庵先生立

梓材謹案王忠文爲齊氏傳言廖應淮精通邵氏學傳立初庵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閒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

附錄

陸子方代上樂平傳初庵詩曰一代風流獨老庵再扶

道脈起東南家聲可與諸洪繼易學曾同小阮參畫錦
羨君祟世胄襲穆容我坐清談願爲藥籠中閒物才匪
芝苓愧不堪

徐先生覺

徐覺字則仁豐城人以祝沁之學自名 吳文正集
傳氏同調

隱君趙緣督先生敬 附石得之

趙敬字子恭或曰友欽鄱陽人著有革象新書世因其
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
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先生以選至京師上書論
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爲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
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
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
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
事凡百五十餘章秩滿陳天祐雷膺交薦于朝九年授
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十三年奉命試儒人于河
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
察副使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賦吏多所罷黜十八
年拜中議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不赴裕宗在東宮
先生進承革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

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
修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玄者頗久
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
石得之也先生閒往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
時人無有知者惟傅文獻公立梓材案初庵本傳作文懿極畏敬之
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
頭往來衡嶽山水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于衡之
龍游雞鳴山原宋文憲集

鹿庵門人

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尙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召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于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貞元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八年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幷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子公幼爲神道碑云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問若饑渴然弱冠受教于鹿庵王公詩文字畫已有聲紫陽遊山一見爲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楊西庵曹南湖高東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又爲先生大全文集後序云弱冠已嘗請教于紫陽遊山鹿庵神川諸名公是先生于鹿庵外又爲元楊劉三先生門人

附錄

宮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

吏屬聽講風俗爲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

常曰士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不在已者

教授後進明義理工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

贈謚制詞曰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迹豈徒補袞之才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緊後生山斗之所仰

行狀孔先生治

李先生孟閻合傳

徐先生恆合傳

孔治字世安一字先己曲阜人孔子五十三世孫也孝友仁厚公謹廉明文章政事爲一時稱首弱冠從翰長鹿庵游同門李孟閻徐恆以斯文相諮議年二十襲尹鄉邑雞鳴而起坐以待旦時楊潛齋師表于魯先生退食執弟子禮得知親之益楊損齋繼之復從遊盡仕優則學之道先生于二弟甚相友愛年五十三告老以子思誠襲世尹陞奉訓大夫知單州事至元二十八年擢奉直大夫知密州事元貞改元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

聖公卒年七十二蔡文淵記

文忠陳先生顯

陳顯字仲明滑州人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遊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及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先生兼習之安藏乃薦入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即位特拜集賢大學士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屬儒之徭役文宗皆嘉納焉先生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有訐之者則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追封冀國公謚文忠歐陽原功爲國子祭酒與先生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先生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節以眞選列爲之色喜原功歎曰陳公之心蓋薦于仁而踰于厚者眞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元史

莊靖門人

李先生瑞

李瑞字天祥汲人性強果重義急難凜古人風達吏務有調議于王振之執弟子禮終身焉仕至潞州判官謚秋友

記

雲濠謹案秋澗嘗銘其墓碣云仕至將仕郎潞州襄垣縣尹命已下卒

文肅家學

知州王先生寬

祕監王先生賓並詳魯齋學案

文肅門人

文貞康里先生不忽木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傅氏門人

補

程前村先生直方

附錄

程雪樓曰大易之學自伊川翁七分傳作而理始明自康節翁經世書出而數始備先生翼啓蒙以探理之賾續元元以索數之隱是先生于理數之學重有功也

黃先生棠

黃棠傅初庵之徒也初庵以易學經世被遇殊休俾先生創建精廬嘉惠後學徐之祥周易玩辭序

王先生奕

王奕字復初饒州人傅初庵立賜朱金內府易書數千卷以其意授先生摘其正大合理者一百二十家彙爲一編名易學纂言十八卷經義考

傅氏所傳

齊易嚴先生琦附從祖夢龍貴澄

齊琦字仲圭德興人別號易巖人稱易巖先生世以儒學名從祖夢龍貴澄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著經世觀物等書先生讀其遺書自幼卽領悟其旨旣承家學又兼得祝氏泌傅氏立之傳蓋其爲術由聲色

氣味以起數而推及乎元會運世卽其數之所見天地人同里張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譌刻于文梓而徵朱景濂爲之序文憲文集

秋澗門人

王先生構

王構字德基世家于保嘗以小學從秋澗王秋澗集

知郡信先生士達

信士達口口人少問學于秋澗後揚歷州郡例歸河東秋澗序以送之王秋澗集

程氏門人

徐先生驤

楊東維送易巖序曰先天之學宋爲邵子元爲傅氏初庵初庵之宗爲齊氏易巖也初庵之沒三年而易巖始生初庵垂死謂其徒曰汝曹口耳之學徒得吾膚淑吾

徐驥字伯龍婺源人學于程直方深造邵氏之學著有
皇極經世發微徽州府志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秋澗續傳

太常王先生遜志

王遜志字文敏文定惲之曾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累除大府少卿出爲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先生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詣官自言狀先生艴然斥之曰君旣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固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卽日投井中死元史

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劉氏先緒

郎中劉前溪先生涇 附鄭少微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荊公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累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眞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先生爲文務奇怪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職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俾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說始有其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可以意曉也

天子之服九九者所以取乎陽數之極王后之服六六

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先生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朱史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文節之祖號前溪先生見戴剡源文集又案先生疑卽東坡兄弟之師劉巨濟作巨者或傳寫脫誤耳姑識以俟考

晁氏客語曰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樓氏師承

補屯田鄭三山先生鍔

者所以取乎陰數之中禕言衣則知揄闊者亦衣也揄狄闊狄言狄則知禕衣亦狄也以上天官

王者以天下爲一身己之德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設爲民設司諫猶已有詔媿之師爲民設司救猶已有誄惡之保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簒疑施教之意正欲移易風俗乃曰不易何邪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宜移易者民風之

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爲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之適所以撓之耳禮樂與天地同流亦名爲藝何也通乎天地者禮樂之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儀法也六藝之禮樂法而已矣

人性有厚薄昏明則德不可以皆同材有敏鈍則藝不可以皆能若六行人人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于嘉石賊石必設乎外朝者惟外朝人皆得入焉欲使坐者有恥于其類第者得至而無所辱也秋官

而身禍于而家亂人倫而傷聖治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不亦宜乎

會卒伍以爲軍法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荷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以上地官

春秋二百四十年閒書災異不書祥瑞以政失于此變見于彼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曰者人君之表照臨下土不可爲陰陽之氣所侵故設官以眡祲

凡冦之制具其前而俛方其後而仰上玄象天道之行下纁象地道之降名冦者言言當俛以致恭之意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爲詛盟之法以持之荷卿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冦之何也民涅涅芬芬以羣詛盟則是三王前已有是事官以上春職方所掌地圖即大司徒土地之圖也然大司徒所掌土宜而教之職方所掌則兼中國外番而知其土之所有司馬施以知中國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辨其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外番而知其土之所有司馬施九畿之政職必本是圖故屬司馬而不屬司徒官

嘉石賊石必設乎外朝者惟外朝人皆得入焉欲使坐者有恥于其類第者得至而無所辱也秋官

梁氏爲賦曼子謂六斗四升爲賦曾子謂百井而成金

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覩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當爲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于梓人也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爲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考工記

雲瀾謹案毛氏麐龍周官集傳所採先生解義之說尤多四庫提要于其引此說云今考康成謂鬴

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鄭氏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爾于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鉄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鉄二槀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鄭氏以管子量鹽之鬴爲粟之鬴比擬已爲不倫至于康成注梓人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鄭氏誤以豆爲斗實以豆爲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改豆爲斗之非不知古以斗爲飲不以豆爲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卽因反斗擊之此斗爲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爲管子之旁證乎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周禮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哉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

國先生之綱附門人薛仲武子和中

國之綱宇仲宏口口人樸攻媿與薛仲武同從于先生相與最厚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麑子其遺稾曰放麑詩無所不記其子和中自力于學效張橫渠體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風云樸攻媿集

三山學侶

楊先生萃

楊萃字口口鄞縣人溫溫儒雅聘三山鄭屯田爲塾師樸宣獻兄弟俱來學邦人以爲美談宣獻齋集

姚氏先緒

參軍姚先生孚

姚孚字□□鄞縣人校書郎穎之祖也官左奉議郎篤學力行以古人爲的嘗與秦丞相之弟俱游成均丞相當國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再調和州錄事參軍卽致其事 袁絜齋集

張呂同調

補忠定邱宗卿先生密

雲濠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黃文潔日鈔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毋臧氏既寡力貧教子孫燭湖集亦作文定梓材謹案朱子序呂氏家塾讀詩記後云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其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是先生固東萊同調也

附錄

呂東萊送邱宗卿出守嘉禾視民如傷爲韻云樽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靡肩客館舟銜尾涼燠變須臾林巒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噸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魚尙可孚況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雖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溥書高沒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閒府事如林豈盡昔所嘗平生老農語易置復難忘

麥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陳龍川送秀州序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星燦垂歷事三朝履艱險夷惟眞弗渝惟堅弗襄或出或處一節靡移銷伏羣枉斷制大疑人有元氣國有址基邊陲俶擾呼吸安危身爲長城手摩瘡痍明堂一柱泰山四維物望綿屬璽詔交馳庶幾大用抗而力歸云何微疾乃不懋遺

邱氏同調

法曹江先生致堯

江致堯字聖俞惠安人以特奏任法曹通經學與邱密齊名著周禮解閻書

晦翁同調

補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梓材謹案眞西山誌先生墓云享年八十有一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瀟曰鶴林集梁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梓材又案朱子別集與先生書十二篇先生曾孫曾元家藏

雲濠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先生撰山堂疑問一卷慶元中謫居房陵與其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而以其所問于詩爲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

釋以己意附
疑問之後

附錄

孝宗臨御久明于羣臣邪正所用以傳聖子神孫者皆
天下第一流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掖者甚至其
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益顯融然其開端正用力早
則公之功爲多

寧宗受禪六日卽以爲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
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于庶政臣獨願謹始于五
事謂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

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
俱治矣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
安意欲易循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
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
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思與
不思故也六難常生于六易

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
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
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于

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譁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爲伊
洛地者公獨反覆懇叩爲上言之
公于文章不事雕繢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爲人詩
尤清婉張南軒一見所賦大奇之
自謂平日于父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
直卒以忠直

好樂人材獎校善類西州名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
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
云

朱子與先生書曰前年竊聞登進言路有識相慶繼讀
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慺然爲
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聲欬吾君之側者矣
又曰昨聞諸公于門下數有裒言而羣賢亦有棄進之
勢作鎭夔門是爲東來之兆而閒者所聞乃若小異雖
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與戒塗方之任以蕃衛
王室爲心亦豈能恕然于今日之事乎
程滄洲思後溪劉先生作幽思賦曰閔吾之生離阨兮
天降割其孔殷父我鞠師我誨兮逝將託焉而終身舅

龍蛇之歲度兮梁壞悲乎哲人颺颺風木重以哀兮上下求索又莫贖于吾親既縣封而反虞兮感陽以增悼西余首悲無涯兮俄遠日之余告嗚呼先生兮一朝倏然其何之其生有自來兮其死必有歸望寢門已疏兮安所得而陳詞鳳凰承詔而翼車兮軼浮雲乃曾舉周流四極經營八荒兮渺不知稅駕之奚所抑將狐絕炎儔傅說以縼列耀兮無乃噓紫氣謁柱史而扈西征憑緒風以誰訊兮九天不可梯而升俾影響之不可得兮杳茫茫之不可明士一善斯可錄兮矧眾芳之能并皇

皇仁義之廣居兮坦坦道德之九達苟肖形皆可與爲善兮志皓首而不衰春秋八十有一兮士槩矱而國薈龜隘世路莫能久此淹兮趨無爲鄰泰始其奚疑竊悲夫五百年之間生兮艱于遭遇而易失德容玉瓚之黃流兮斯文清廟之遺瑟氣盈虛烏可常兮道污隆又何能必逝川不可挽而回兮後將焉所考德世坎窞日陷危兮俗冥行而莫止悵已往之莫追兮惕來者之將蹟天蒼蒼莫可詰兮胡一老之不懋遺靈余衷而私有感兮憶往日春糧而求仁聞一言曰充養兮今十年而書

諸紳再跪履于里門兮願卒業于浩濱北面拜手槐杏之陰兮吾今而知師道之尊紛戶履之三千兮奚狂倫之下取愕風雩之詠歸兮變薤露之惻楚哭匍以無因兮愧獨茹哀于廬處愴端木之事師兮蹤躅六年而不忍去苟逝者而有知兮尚觀過而我恕嗚呼哀哉三石孱顏兮後溪之堂萬松蓊鬱兮清溪之岡子孫兮孺慕歲時兮烝嘗化鶴歸兮何時山嵯峨兮流水洋洋睨故邦兮躑躅尚弭節兮相羊千秋兮萬禩先生兮不亡虞道園題王知郡墓碑後曰後溪公以龍圖閣學士歸簡會嗣上遺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

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

文靖胡先生晉臣

胡晉臣字子遠江原人紹興末進士爲侍御史時林栗奏朱子傲慢先生疏留朱子而排栗光宗時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與留忠宣正同心輔政卒謚文靖

姓譜

附錄

呂東萊送胡子遠著作知漢州分韻得行字云定交不

在蚤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載同書槩與人徐有
味于世初無營虛舟澹容與未易籠辱驚魚龍一同波
中有千丈清道氣自深穩名言常簡明南宮接東觀天
衢勢方亨夢回得遠信羣簪諸鴻鳴閒書見連環歸興
浩已盈子政方校錄令伯俄陳情都門日轂擊雜襲炎
涼幷誰知此塵盞獨爲思親行夾道皆歎息始識眞重
輕古來聚散地雪野天崢嶸別離不可挽宿昔洲渚生
君臣有大義忠孝相持衡勉哉懋明德清廟須棟甍

文節衛後樂先生溍 附師李去智

衛溍字清叔其先自齊居華亭占籍崑山之石浦先生以著作佐郎賜對出爲淮
少有異操入行在從永嘉李去智學李卒爲制服執喪
人咸義之淳熙十一年孝宗擢進士第一授承事郎添
差鎮東軍簽判光宗立先生以著作佐郎賜對出爲淮
東浙東二路提舉歷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以言者論罷是時權姦用事先生不爲勢怵斥去十
年不調于里中闢西園取范文正公之言名其堂曰後
樂繼入朝拜御史中丞請誅韓侂胄論罷陳自強拜參
知政事封崑山縣開國伯嘉定初兼太子賓客五年知

黃艾字伯耆莆田人乾道中進士第二光宗朝以名儒
充嘉王贊輸對言今日以天下之大百官之眾而量一
經畀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于此者將若之何光宗從
其請寧宗擢左司諫權工部司郎兼侍讀時朱子罷經
筵先生因講問逐熹之縣寧宗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

雲濠謹案楚紀載先生以佯時相出
知潭州時朱子寓南嶽雅相知重云

侍郎黃先生艾

事事欲問先生固請再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改刑部侍

郎姓譜

徽猷湯先生璹

湯璹字君保梓材案經義考引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

士調德安教授遇國子博士時詔朱子爲侍講未幾辭

歸先生疏言朱某以正學爲講官四方咸望其啓沃曾

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召還仍授講職不報由

是浸忤權相意而先生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尚

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先

生負直概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生

平奉祠閒居之日多于歷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

臨安大火寧宗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屬辭務持

大體不爲阿曲言者摭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

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嘗擇壻得蔣重珍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中布衣見中興書曰毛則乾

秘要論經義考云佚

劉氏同調

少師章先生徠

章徠字口口永康人侍郎服之孫淳熙甲辰進士歷官

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先生與劉後溪光祖極

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忠定罷相先生復與章頴

抗疏劾韓侂胄坐罷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

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金華府志

莊惠大楊先生輔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舉進士才足以有用明足以知姦

累官龍圖閣學士兼江淮制置使愛君愛國知無不言

兄弟五人自爲師友以孝著閨卒謚莊惠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之謚魏鶴山集作恭惠鶴山誌楊

通判墓言恭惠兄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

人號五楊其後恭惠與劉文節光祖歷事三宗

出入中外切劘獻納媲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

國錄小楊先生甲附毛邦翰葉仲堪

楊甲字鼎卿昌州人布衣撰六經圖六卷撫州教授毛

邦翰增補之東嘉葉仲堪恩文重編爲七卷易七十今

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

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

十二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中布衣見中興書曰毛則乾

道中人也黃氏瑞節謂先生與唐說齋仲友並守

劉牧之說又案先生爲莊惠之弟時人稱之爲小

楊乾道二年進士嘗爲國子錄四庫全書著錄六

經圖六卷提要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之云

宗正李息齋先生嘉謨 附弟嘉量

李嘉謨雲峯案鶴山雙流人世號息齋先生劉文節公集一作嘉謀雙流人世號息齋先生劉文節公之云

妻昆弟也與仲弟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爲宗正丞

先生博通經子百氏而深于易晚得導氣致柔之說以

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其第五弟曰嘉量字仲

平生三月而喪母父中散念之以屬先生教焉仲平趨

向端正往爲迪功郎累判敘州卒嘗謂魏鶴山曰余求

諸易盈天地間致用之要無越乎坎離而大校則體性

相須精神互足體不立則性無以行精不蘊則神無以

發鶴山異之因相與推明本始究極分際勉之以聖賢

之正蓋語移日不能休云 魏鶴山集

晦翁私淑

補 宣獻樓攻媿先生鎬

梓材謹案謝山嘗稱王和叔枏以經世之學授光生攻媿良齋浪語集載先生祭文云登門最晚受知獨深知先生嘗及良齋之門與王氏爲同門因以傳其經世之學者也又案先生爲陳止齋神道碑云鎬與公同生于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爲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又爲止齋春秋後傳序謂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云

證耶

攻媿文集

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爲空言而行之不實者適足以爲空言 論實用空言

天之仁愛陛下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己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適爲盛德 論災祥

躬行之實心術之妙持之以誠守之以久 論王朕聖語

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論士木之費

善養病者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爲國者不以無事而

緩戒懼 論治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爲光

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

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象曰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

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

而情則通 論通下情

孔子非以政刑爲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爲可忘蓋政刑

不修無以爲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 論明政刑

乾健坤順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

也剛未嘗不健 論仁德剛德

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 乞覽苑疏權貨之法

夫所謂德者非他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

爲對 留雨應詔封事

仲舒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編謂惟仁人之對曰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

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

蓋深于春秋者也 繁露後序

孝經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經猶未爲

孝之終也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

而後已者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瑯琊文集序

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

也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嘗從知

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爲宮之法益以變宮變徵而求

八十四調調爲七聲其說甚備蓋本出于鬼谷而鄭譯

首好之以傳于世乃與周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

曉樂書正誤序

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后有苗有葉以至于實

善必有諸己而后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聖神 辨志錄序

禮樂射御書數周禮注疏見其略皆有名數法度及八

之幼眞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

此爲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 復古編序

仲舒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編謂惟仁人之對曰正其誼

凡得于外者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于我者則無止法 送王粹中序

後世教養士子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爲庠校之盛衰者與古意遠甚 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如心爲怨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爲怨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天下豈復有他事哉君子役人者也以吾心如下之心安得不以愛人爲務小人役于人者也以其心如上之心安得不易使 奉化縣怨堂記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眞

知學者自以爲足非篤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 池州教官廳壁

記

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 餘姚縣海隄記

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 上宰相書

工部之詩眞有參造化之妙別是一種肺肝兼備眾體

閒見層出不可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以爲詩文冠冕後人着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名公恐未免瞠乎

若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必于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孔孟之進退亦愛之過甚此老如在亦未必敢當 答杜仲高書

詩必有韻易則有不必叶者不可強通也雜卦之末蓋雜而又雜不可終窮自大過顚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疑之改從反對大非古意觀其韻叶可見非差如歸妹女之終也未濟易之窮也可求反對乎此晦庵之說爲是 答趙共甫書

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

動心焉 跋秦淮海戒殺帖

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於此乎取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篤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書此以告學者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爲可廢乎 跋朱晦庵

易以朋友講習爲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跋五峯論語指南）

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詠歸會講說）

於人心所不安卽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趙子洽循齋說）

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後世非取爵祿之位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朱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九 二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雙谿金君顯庵說）

廉者士大夫之所當爲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攷周禮六事弊吏以廉爲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爲難也（朝議王公墓誌）

孔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爲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使從政觀聖人與點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爲高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江元適墓志）

攻媿齋詩

附錄

孝宗祔廟當祧宣祖曾少卿三復請乘此時就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集議御史臺公具陳本末自鄭僑以下議皆合公爲奏稟其略曰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今郊祀已配天宗祀已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向可乎屈受命開基之君列于昭穆之序何以示後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況今日九廟已備乎惟斷自宏衷蚤正鉅

典以慰太祖在天之靈

伯父揚州太守璿爲於潛令時圖耕織之勞因事爲詩

嘗以進御公重繪二圖仍舊詩而跋其後獻之東宮請

時時省閱知民事之艱難

前言往行博采兼取森若武庫曾侍郎逮嘗問兩必以

夜所出公曰此鹽鐵論中語曾喜報其兄大理卿逢曰

吾兄弟往來于懷者今豁然矣

公以辭學士奉祠而仲舅汪尚書大猷及從母之子陳

舍人居仁亦然鄉人遂有一舅二姨三舉士之語

袁絜齋祭之曰人皆謂公若無同異孰知其心有一無

二自古共由惟一坦途苟適他歧茲惟姦諛公之蕭居

榜曰攻媿行己大端其敢有戾身雖廊廟心則巖壑念

歸休庶無愧怍

魏鶴山序宣獻文集曰宣獻早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

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

之所以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

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簀乃在此段後人至于

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

閒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

眞西山序先生文集曰朱文公侍經筵內批子祠公持

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

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復卒賴其言而

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

公之文矣公生于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羣書識古文

奇字文備眾體非如他人懦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

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

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念昔校藝南宮白

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某退而書紳終身誦

之其所以猶爲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爲塗人之

歸者公之教也

程洛水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曰子曰吾未

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之士亦多

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百載之下

乃有如公者卓然于甯堲閒使生當晚周吾聖人必不

起未見剛者之歎矣然觀公之生平果何所愧而歲晚

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未嘗一

日不惓惓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于國中毋謂我老而不我教信乎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旦暮而夕惕哉故予讀君攷守之論謂非胸中知有千萬人吾往之篤者未易至是也于是爲之嘉歎書其後而歸之

文統盟

又困學紀聞曰攷姚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黃南山先賢宜獻樓學士贊曰隆興擢第歷事三宗初陳篤禍卒怍奸雄飄然居閒晚登台位行已大端淵乎

攷姚

補獻蕭柴南溪先生中行

雲濠謹案朱子答輔漢卿書有云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蓋卽謂先生自言程學不願考校之語也

附錄

有譏之者內翰欲加論列何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三山門人

宣獻樓攷姚先生鑰詳上晦翁私淑

府判姚先生穎

姚穎字洪卿鄞人淳熙五年以進士第一及第師事屯田鄭先生鍔累年能自刻苦雖誦多至徹旦幾忘寒暑飢渴大書論語置几案閒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抉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末論敵國

事宜尤備孝宗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外也以校書郎通判平江府禱旱勞悴感疾以卒年三十四樓攷姚集

附錄

求同志之士相與講磨參攷古今詳于與立理亂是非得失之迹

奉大對擢第一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詫郤枝聞者壯之

發魯學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奉二親之官太守鄭龍圖伯熊一見契合遇之厚秩滿去語先生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雖丐祠之請亦不至廟堂先生題其言亟以書白王魯公具道之且曰是當力言于上使以逢官榮其親甚于里居之樂其親也每謂立身行道無忝古人始足以顯其親又言退後一步其味愈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安于所遇而已

其賜第也棄水心實爲第二後復同官吳門契好日深時士大夫各從其類有黨同伐異之風先生調和其間不立畛域既與水心定交又併水心之友爲魯公言之所以消融植黨之私恢張吾道之公也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詳廣平定川學案

主簿袁先生方 別見絜齋學案補遺

提刑徐先生子寅

徐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後徙四明爲慶元人先生務進于學受詩于鄭剛中官直祕閣廣東提刑攻媿集攻媿講友

魯公鄭先生若沖

鄭若沖字季眞鄞人丞相清之之父也封魯國公少失怙恃長力學耽爲舉子語與同里汪莊靖大猷陳文懿居仁樓宣獻鎬同舉硯相厚善後三人既貴顯未嘗一造其門自置書塾聚書數千卷延師訓子雖臥病不廢書平居謹飭口絕戲言坐不傾側接後進如敵己與人交恐傷其意至于明是非辨義利雖片辭不少貸學者嚴憚焉姓譜

承議謝先生雩

謝雩字季懌永嘉人樂善先生知柔之子也博學強記乾道五年登進士歷知寧德縣轉承議郎卒年六十三先生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張忠簡聞周旋張忠甫陳君舉鄭景望薛士龍聞不扶而直聞佛老亟現之說必深排之樓攻媿客授東嘉與先生游最爲同好相與攷訂文字鬒髮必計著有正字韻類五卷君舉序之樓攻媿集

王先生柏

王柏蕪湖人與弟相樞同領鄉薦先生尤力學獨不第

進士受特恩監南嶽廟與崔與之樓鑰滕強恕交善自
號仙居有仙居集太平府志
補清獻崔菊坡先生與之
附錄
先生蚤孤家貧苦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爲文務
得大體不事綴緝
先生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拔擢尤多
若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陳韓劉克莊李鼎程公許黎
伯登王應辰王渙魏文翁高稼丁焴家柳張稡王子申
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

程德隆郭王孫蘇植黃身高泰叔李錫各以道德文學
表表于世
蒐前數月書南民力竭矣諸賢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
賜蓋絕筆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眞西山入對上問當今廉吏西山
既以趙汝愚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
與之出蜀惟載歸艙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廉侵公帑
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文文山跋崔丞相二帖曰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

侍郎滕先生強恕

滕強恕口口人知袁州以節用愛人爲本姓譜
梓材謹案程士龍狀劉寶山行實言嘉定更化以
戴禮亞春官選侍郎滕公強恕記學巨擘也以武
博爲點檢官一見其文手之弗釋云又案紹熙癸
丑陳同甫榜進士滕強恕江西轉運判官金華人
蓋別一人

崔氏同調

譚先生凱

譚凱南海人性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不爲紛華所
動年二十餘即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

日馳書薦于廣州帥楊長孺長孺得書喜曰敬老尊賢以風勵世俗吾心也亟往見之尊爲學老日南至長孺聞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西偏命兩吏掖先生以進拜之既而貳軍以下帥郡官旅拜其爲時所重如此壽八十六乃卒廣州黃志

進士劉隨如先生鎭 明人 綜錄

劉鎭字叔安南陽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黨稱其孝嘉泰二年登進士第性恬淡士大夫皆賢之以註誤謫居三山三十年爲詩詞益工眞德秀帥閩日言于

朝得自便自號隨如學者稱爲隨如先生仲弟鎔字叔冶尤工于書慶元五年進士嘗知欽州官至朝奉大夫季弟鐸字叔文紹熙四年進士初兄弟自爲師友及相繼而顯邦人榮之先生尤長于詩明白清潤爲時所推嘗與崔與之交遊及與之薨搢紳多弔以詩先生有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指以爲實錄有文集行于世廣州黃志

朝奉溫先生若春

溫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潼川英德學官及爲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累除校書郎孟與崔與之遊與之重其學行思薦達之奏對閒一日上問曰卿鄉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溫若春宜淸要之任于是除祕書郎紹定三年冬也先生博洽古今同列推服以稱職聞無何與之卽維揚握手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爲難先生喟然感之遂力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遺子孫壽八十餘卒

通奉吳先生純臣

吳純臣番禺人朝奉郎子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握州麾告歸于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癘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材因以先生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廣右帥臣鄒應龍以大魁典鎭有重名最愼許可獨才先生嘗書淸通仁厚四字贈之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卒年六十二廣州人物傳

陸氏同調

文定何西疇先生坦

何坦字少平廣昌人少貧好學淳熙中進士歷官提刑廣東杜絕請託洗冤澤民斷獄得情以廉平爲嶺南首稱 姓譜

梓材謹案陳榕門從政遺規云先生初仕宜黃尉陸子靜稱其廉潔剛介發揚力衞民有富貴負賤不能淫移之概後提刑粵東政績尤著蓋宋儒之德業兼懋者也又案隆慶東陽縣志載先生字一叟上湖人以文章豪于鄉登淳熙五年進士尉宜黃與令不協罷歸象山爲文送之云

雲濠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與姓譜略同又云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謚文定但以爲淳熙十一年進士

士

西疇常言

惟儉足以養廉蓋貴賤則用窘眇眇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靜自居矣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類貨失職初皆起于慊其所無而卒至于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聖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靜聽者是擷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爲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啓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泝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于俗也苟人情有咈而固行之終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

做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而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泝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而已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孳育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飢飽勿違其意是可爲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于民爲最親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訓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貲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任事者律己不嚴而爲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覬疾之自愈也奉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爲一典頒之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慶元之學

附錄

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先生曰此乃所以省事也

與趙忠定朱子等俱列僞黨歸優游溝瀆書倪胄以免禍先生曰禍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

補忠公游先生仲鴻

附錄

魏鶴山序先生鑑虛集曰忠公壯時猶及見蘇黃門黃門謂若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君子下一時所交如唐子西張芸叟皆數稱之其文之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

補修撰趙西林先生鼎

雲濠謹案葉水心集錢之望墓志有言淮西趙鼎奏罷舊習手上付公相度公奏勞弱壯健銷墮習所見近事也至于士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習手最爲近古不可廢云

□□□曰

艾濟軒先生謙

縣令杜先生士英合傳

郡博陳先生珙合傳

郡博田先生曉合傳

從事葛先生師心合傳

艾謙宇益之號澹軒京口鄉先生也嘉定初元卒先生開門授徒垂三十年熏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請于父兄來學者肩摩袂屬既戶外屨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故泰興大夫杜士英故吳興郡博士陳

珙金陵郡博士田曉浙東部從事葛師心皆以鄉先生爲後進師然門人無出先生右者先生嘗手編易學理窟一卷藏于家劉漫堂集

梓材謹案鎮江府志艾先生爲丹徒人嘗舉于鄉學者稱澹軒先生經義考云李氏學易記引京口先生易解或即其人

提舉趙先生逢龍

趙逢龍字應南鄞縣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知興國信州衢衢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民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尤究心荒政以裕餘爲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纚纚爲上開陳疏奏甚眾悉被嘉納年八十有八終于家先生寡嗜慾不好名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寧波府志

附錄

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鄰拓之先生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非吾願也卒不從

直閣鄭雪巖先生霖附弟發

鄭霖字景說寧海人紹定進士除南安教授歷知嘉定贛州平江除淮浙發運置似道當國欲加擢用先生惡其爲人不與言似道銜之後以將作監禮部郎官召又終不就卒年七十有二贈龍圖閣直學士所著有中庸講義雪巖集弟發字華父嘉定進士官至工部尚書立朝多所建明與兄齊名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謝方石鐸說先生爲賈似道所害宋史王尚書伯厚傳謂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是先生知人之迹又先生爲浙江提舉時薦蔡久軒見蔡氏九儒書又伯厚

何譜登召橋記云寧海縣東七十五里滙鎮海有黃公渡是爲登陸之會其北曰東倉丞相信國葉公居焉其東曰西洲發運何書二鄭公居焉發運公諱霖璞名茂德爲世津梁所謂雪巖先生者也又云應麟于公門下士則深寧固以先生爲受知師矣

何先生源 附子衡亨光龍門人莫如德

何源字清卿大庾人通諸經授長子衡亨春秋登實祐進士授次子光籠禮記登咸淳進士授門人莫如德易登寶祐進士父子師友淵源可述姓譜

過浩齋先生源

過源字道源臨川人少穎異篤志聖賢之學嘗曰論語諸賢宜別類爲一書以無混聖言又謂黃鐘極清一陽之始當以長孫無忌二寸九分爲據語皆獨悟學者稱爲浩齋先生 江西人物志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少問其父曰聖賢之學何學曰心學曰何古多而今少曰非有古人在人爲之耳於是篤志聖賢之學

附錄

先生嘗曰人終身只是一箇窮理元不分知行行之至知之極也

又曰情發乎性由于性則明明則聖任乎情則蔽蔽則愚

邱氏家學

司農邱先生壽邁

邱壽邁其先江陰人宗卿之子端平開以父任授司農卿僑寓口口保寧鄉白馬里子孫遂占籍焉姓譜

梓材謹案翁易爲蔡氏諸儒行實言宗卿請蔡西山正席皐比以誨諸子姪則先生固蔡氏門人也

邱氏門人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氏門人

補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附錄

眞西山爲記弘毅堂曰始子于游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冰霜是眞有志于弘且毅矣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侍郎度先生正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判軍杜先生廣心

杜廣心字德充成都人少鞠于母嫠婦流李氏八歲而

歸早親劉文節公之教氣質以美又及事舅虛齋先生
嘉謨其女昆弟妻魏鶴山又從之遊敏學剛行有聞薦
紳間以父威益州致仕恩補官歷判永康軍未上而卒
嘗爲依政中江浩城三縣丞丞中江時李季允自潼川
移常德鶴山將代爲守新故使飲酒樂故侯曰我有婦
嬴爲射洪令子爲我舉之子之婦嬴杜某子不敢遣鶴
山言之先生艴然曰是舉潼川守非知有中江丞也乃
已 魏鶴山集

忠肅趙先生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縣令江先生泰

江泰口曰久朱子與後溪書云鄉人江某分教大府得
親詣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于善嘗爲邑宰以平
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收拾教誨或可
以備使令云 朱子別集

料院王先生庚應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程滄洲先生公許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衛氏家學

衛湜字正叔崑山人後樂先生之弟也先生好古博學
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注爲
書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二年上之終朝散
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民者稱爲樵齋先生 姑蘇志

雲濠讀案水心記樵齋藏書云余友衛君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樵齋以藏之與弟兄輩子習業于中

禮記集說自序

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
有解或自名家或輯眾說逮今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
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

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
之有也

附錄

魏鶴山序禮記集說曰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
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
百六十卷如范寧何晏例各記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
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

黃東發讀禮記曰吳郡衛氏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
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

篇章凡講義論說贊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解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衡岳爲翌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眞郡有錄本世罕得其傳

梓林謹案四庫全書禮記集說提要云其書始作于閩疇嘉定閒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于朝得擢直祕閣紹定辛卯趙善湘爲鋟板于江東漕院越九年復加校訂定爲此本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于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溪黃氏讀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是書刪節而附以已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于下方陳氏則不復標出卽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殆非諸家所及矣又案陳壽翁禮記集義詳解自序云大德丙午始見衞氏集說乃得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則陳氏亦不可謂非先生私淑也

湯氏門人

文忠蔣先生重珍 詳見鶴山學案

楊氏家學

縣令楊先生令圭

楊令圭字如斯遂寧人綦惠公輔之孫也綦惠與劉文節公齊名先生以綦惠致仕恩補成務郎歷調潼川府中江縣丞昌州僉判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嘗爲學記韓氏之業以傳

承迎仆碑凡三十年無過而問焉君至命封植之終通判漢州涖事行已能世厥家而于文節之流風餘烈必欲興起而懋明之云 魏鶴山集

小楊門人

參軍張就庵先生簡

張簡字行可邛之邛安人早以經學稱國子錄楊甲校士于邛得其文奇之遂以充賦後以累舉恩調順政簿連事武帥張照郭杲率異常諮事杲命其子受學焉杲曉以武與叛時先生以司理攝州學教授奮然爲別白大義且料賊必破滅狀甚悉爲漢州錄事參軍致仕卒晚號就庵居士有經著二十卷 魏鶴山集

判官李先生維正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判軍杜先生廣心 見上劉氏門人

樸氏家學

樸先生淳

樸先生漮 恰傳

樓先生洽合傳

樓淳攻媿長子也三預鄉薦官承議郎行籍令田攻媿
懼儒學之不續勉勵諸子俾世其家頻舉謝太傅自教
兒之語故先生與二弟澥洽俱嗜學澥通判臨安府洽
監西京中嶽廟袁絜齋集

樓先生鑰

樓鑰宣獻公族孫精曆法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皆改章
法不可用求之信後授時曆頒言始驗館于袁賓州家
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者貧老卒清容居士集

樓氏門人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詳西山眞氏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詳見廣平定川學案

州守汪先生之林

汪之林字德仲鄞人尚書大猷族孫幼見樓宣獻器之
先生言行淵懿善尺牘見後進道嘉言善行灑灑不倦
晚守汀州歸里以清約終姓譜

少監盧先生祖皋

盧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攻媿之甥也力學繼世科爲郡
博士于池州求贈以言攻媿以其少孤而自立將爲人
師盧斲琢磨之益大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攻
媿集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登慶元第嘉定中
以軍器少監與建人徐鳳並直北門卒于官有蒲
江集

雲濠謹案先生曾攜金縢圖示攻媿而攻媿爲之
跋說詳攻
案正編

附傳

知州章山堂先生如愚

章如愚字伋卿金華人自幼穎悟撝心理學登慶元進
士與眞西山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
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
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尊師之稱曰山堂先
生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文集若干卷兩浙名
賢錄

南溪門人

吳先生燊

吳燊字與權樂平人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
于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劉後村跋云晨晦
靜湯公爲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一時使在人

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爲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在亡爲輕重也

劉後村集

姚氏家學

知州姚先生元哲

姚元哲字叔愚慶元府人父穎對策孝皇臚唱第一母王氏先生生二歲而孤隨母育外氏延賞主福州連江溪秩滿敕授劑局傅公伯成以著述科薦謂其刻志問學思欲以文章議論著爲文有法度急于營養雖就延

賞其學與文方進不已獎而成之必有可觀秩滿敕授之象咸新之且申固江岸使水不得齧砥石築路餘百里行不病涉人德之相與祠諸學主管城南左廂事廂事小閒作堂窿然扁以清風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甫再考差知饒州卒年四十有九平居書不離目篋帙滿屋溝貢凡三至己丑勝始收一第云程洛水集

鄭氏家學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崔氏家學

崔先生瑤

崔瑤菊坡子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

論者高之 廣州人物傳

崔氏門人

補忠文洪平齋先生咨夔

洪平齋語

易者文之太極也詩書禮樂春秋論語文之兩儀也

帝王誥命訖于平王國風變于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于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之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

之念知天定有不可違則欲動于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于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濟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盛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贔贔乎贅旒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殊頤其國禍亂極矣而獲麟于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于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于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

雲濠謹案吳丞相潛作先生行狀謂著春秋說三十卷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哀輯成編亦爲三十卷提要稱其書議論明暢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僞尤多前人所未發云

平齋文集

死生命也處死生義也義所當死直死耳君子不苟免而生也身不苟免而生乃所以生社稷也程剛愍死事

附錄

蔡久軒安奉洪忠文公祠文曰惟公文章風烈炳燿鏗鏘鍔菊坡西山平日講明百折不悔風雨雞鳴迫端平之更化儲賢而纂征正色臺端首其稂莠之薦代言帝制大諸詔濩之聲方都人願留未相司馬伺天下無福奪吾伯淳

牟巘跋崔清獻洪忠文帖曰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顓幾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

忠簡李文溪先生鼎英

李鼎英字俊明番禺人少倜儻書史一覽成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掄元首計偕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于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先生第三初調汀州推官特遷太學正丁母艱服闋累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劄上賜金酬其直歷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會除崔與之右相辭

不拜上以先生嘗從遊俾奉御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先生亦不拜贛州之命遷大宗正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乞外便養除直祕閣福建提舉會與之薨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丁父艱旣葬築室墓下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起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召對屢稱旨累召不起海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上嘉其直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書御屏記姓名擢右正言時執政很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諸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鼎鑊在前不懾也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于世廣洪天錫累疏攻之不行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起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其所居扁曰文遠曰文溪曰嶺陽堂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先生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溫然接物寬而有容至于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懾也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于世

黃志

黃先生鏞

黃鏞字希聲昭武人工晚唐詩律遊五羊獲登菊坡先生門因築舍于旁字樓以詩隱菊坡起帥鄉郡繡使彭公督師衡密薈往來其閒迄清亂略有樵溪初稾李文溪集平齋同調

州守楊泳齋先生伯嵓

楊伯嵓字彥思號泳齋自稱代郡人淳祐閒以工部郎守衢州著有九經補韻一卷蓋因官韻漏略擬撫九經之字以補之四庫全書提要

附錄

俞任禮序九經補韻後曰禮部韻以略言外多隘之而議欲增也自元祐國子博士孫謙隨乞添收繼其後則黃啓宗有補韻吳棫有補韻張貴謨有韻略補遺近世黃子厚蔣全甫則又各有論說然疏者隨韻補輯僅得一二詳者至盡采子史蒼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離于行此禮部韻之所以至今未備也泳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禮于柯山堂而語曰子見我所纂九經補韻乎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而

以經爲根源補韻之作凡九經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訂分纂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錯落于天而粲然以明平齋洪端明所謂杜門諭著佳哉者也

強恕門人

補尚書李舟峯先生伯玉

附錄

先生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

趙汝騰嘗薦之士各有品目于先生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梓材謹案袁蒙齋徐平巖先賢祠堂記云漁溪蒙堂三柴君紹堂李君皆師友昆弟先生又築淳祐七年蔡久軒自江東提刑歸抵家三館名公分韻送別先生得下字時爲校書

張先生宏

張宏字子廣郡陽人性鯁直恬泯從柴益之學明經飭行及蔡伊浴之學歎曰吾道窮矣乃歸隱少與柴與之友與之以提刑出守訪先生拒其騶從不納與之之悔過一童往謁淹住劇談君子謂先生之高古與之之所以至均足尚云 饒州府志

何氏家學

提幹何先生逵

祕書何先生淡並見涞水學案補遺

林氏門人

文學呂雲溪先生皓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其兄約爲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先生少師林大中友龍川東萊以出粟賑濟愛知于倉使朱文公薦諸朝補郡文學淳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爲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先生叩閽上書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緹縈爲歿

身喊登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母繼歿茹蔬廬墓以終喪劃上肤置義莊以贍族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爲小廩貯粟以收鄉里之棄兒當路以遺逸孝友交薦于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以見志　金華徵獻略

呂氏學侶

梓材謹案先生名黃文獻集作浩迪功郎師愈之仲子仇家搆飛語中其兄約而連及迪功父子同時興龍川俱下天獄云

通直呂先生源

呂源字子中子陽弟孝友嗜學子陽嘗語之曰充其義以行于家而及于鄉可也何必求仕先生居喪盡禮如其兄郡邑上其事贈通直郎旌其門　金華徵獻略

附錄

劉後溪銘其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

趙氏門人

丞相葉西澗先生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于母族

少從鄭直閣寔趙宗卿逢龍學以上舍釋褐授信州推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同番陽湯巾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知袁州吉州贛州建寧府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景定元年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累遷兵部吏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丞相賈似道欲造闕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先生以爲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先生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引疾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受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嶠嶺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先生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瀛國公初即位咨訪故老先生上封事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益王即位于閩召爲

少師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後二年卒

宋史

梓材謹案黃東發文集有與葉相公西澗書西澗蓋先生之號台州府志載其卒年八十有文集行世又案王厚齋尚書為作墓誌銘見黃文獻書葉信公年譜後

附錄

屬竹溪曰西澗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閙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閤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又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他又取自巾加于其首使去公入簪髻坐于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

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飯還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革鞾腿綳自屑雨傘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長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淩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原注庭訓者行杖也眾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

鄭氏門人

丞相葉西澗先生夢鼎見上趙氏門人

李先生演

李演海寧人與同里葉丞相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霖故為布衣子消孫能讀父書黃文獻集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詳深寧學案

克齋門人

薛先生瑄詳見慈湖學案

攻媿續傳

保義林先生棟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平齋家學

尚書洪恕齋先生勛

洪勛號恕齋官尚書其卒也林竹溪以詩挽之云定是仙從天目來少曾吟詠到襄淮才名詞伯班常伯學問平齋授恕齋華蓋漫云鄰翰苑衮衣不許上瑤階海山縱好歸何處歎息人間事好乖其三云伊昔宸京握手初橫經公未到三衢早班玉筍還先去晚侍金華却共趨思老有餘知筆健病成應是為詩癯峯攄太華嗟何及身遠無因奠東甌

庸齋續集

雲濠謹案庸齋集未舉其名浙江通志選舉表進士自嘉泰壬戌洪咨夔後至紹定己丑有洪牧淳

祐甲辰有洪勛未知于恕齋何當也梓材謹案方桐江譜曏齋銘序謂洪起堂云淳熙辛亥回以左史呂公忤坡先生書謁君先父端明後峴先生于行在所時爲考功郎兼直舍人院以頃言去尋入天目山從之游館于至道宮時挽至述云年二十五見知于端明洪公勳勳卽勛字之今文然則後峴卽恕齋而其名爲勛無疑矣

文溪家學

侍郎李漁灣先生志道

李志道字立翁號漁灣文溪子少傳顯以春秋領淳祐九年鄉薦寶祐元年成進士除授京邸教授賜紫金魚

袋造育有法士林宗之明年文溪起爲大宗正引嫌乞外職改調浙江僉憲參幹諸軍事五年丁外艱歸服闋起補都憲御史專理糧餉未幾丁祖母艱去咸淳三年召入爲朝散大夫至尚書工部侍郎時值國步多艱強敵在外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先生屢疏乞歸不許德祐元年以疾乞閒得歸田里端宗崩帝昺立與元人戰于厓山師潰宋亡先生大哭奉大行主于家衡陽堂率子弟宗戚鄉人朝夕哀奠未幾憤鬱而卒 廣州志

文溪門人

庶官何先生文季

何文季字子友東莞人從李昴英遊仕宋季後棄官歸厓門之變慟哭成疾臨卒戒子孫不得復仕所著有蘭齋集 東莞舊志

曾先生士偉

曾士偉字子美與文山同年文山跋其萬言書稿謂菊坡天人文溪格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庚辰夏五于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云 文文山集

菊坡續傳

李先生肖龍

李肖龍字叔鷹增城人力學登咸淳七年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禁邪巫正婚娶勸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令累遷朝議大夫至元中爲增江提學時經兵燹後學宮鞠爲榛莽增城民鄭聰老富而好施先生以義說之聰老竟讓其

宅爲學文捐資立鄉賢祠祠古成之而下觀舍以次而舉絃誦講猶然矣暇日編輯崔清獻言行錄以傳論者謂之性剛急嘗製漆牌繫于肘爲銘以自戒曰怒如炎火炙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淸涼蓋有得于古人韋弦之義云廣州人物傳

附錄

李春叟銘其墓曰處時之難爲時之難身爲砥柱力障狂瀾羽翼善類劒兇劇頑乘危蹈險身名兩完功在鄉邑魂歸九原國人悲思英氣如存

斛峯門人

李先生炎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莉遺

樸齋私淑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詳東發學案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氏家學

監獄葉先生應友

梓材謹案東發文集再與葉中獄書有云尊翁樞使相公又言師門天寵薈謂西澗則中淑西澗之子也

葉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詳東發學案

李氏家學

州判李露峯先生消孫 詳見廣平定川學案

邱氏續傳

同知邱先生定夫 附子堅基

教授邱先生景唐 合傳

縣丞邱先生景南 合傳

邱定夫字景游忠定公壹四世孫元初錄宋故官嗣授

田州路總管府經歷遷武龍州同知以疾不果行與兄揚州教授景唐弟淞陽縣丞景南三人同居一門之內怡怡如也二子堅基皆爲儒官克世其家云 並補

附錄

陸子方誌景游墓曰公生長世家能自拔流俗無一點紈袴習好學聰明行己孝恭遇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于自然表裏如一德人之容望而可卽也

雲淙謹案子方又言景游學眞儒釋晚年尤味禪悅是其不爵于僞者子方又有送邱景唐赴安豐教授邱景游二詩

劉氏續傳

山長劉先生公輔

劉公輔文節諸孫也爲杜洲山長秩滿岑安鄉送之以詩曰昭代文明治先儒理化行九疇皇極建萬象泰階平一德乾坤正諸經日月明桂宮紛珮玦璧水集簪纓丹穴生靈鳳滄溟出大鯨岷峨山鬱律茗鼈水澄泓兩地氣鍾秀百年人間生宣尼垂筆削文節闡家聲孝友心無忝忠貞石可銘力言扶正學極論見深誠之子諸孫行爲儒命世英棘闈初戰藝薇省即揚名虎榜斯高

揭龍門忽下傾褐衣雖見錫黃卷愈研精□□□東浙攜家住北瀛停舟先過我擁帚許相迎請道無邊蘊論文得細評詞章漢宗正詩筆李長庚禮曆慈湖奠心搖徽國旌春風開杖策夜雨短燈檠浮海瞻龍伏登皋聽鶴鳴三年書滿考一旦趨歸程執手論交契持觴敘別情但期趨玉陛焉在遺金籯旋舍斑衣舞歸舟綵帳輕庭閣心晏晏交友喜盈盈待次還鄉舉趨班復帝京捷音知我報莫俟雁南征 栲栳山人集

趙氏綱傳

趙觀光字觀國鄞縣人宗正卿逢龍之曾孫也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黃巖海寇蔑起明年從州侯引兵出海俄而賊艘猝至執節以死 王忠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九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宋蘊字元發眉之彭山人與從父弟希祖字紹庭稱彭山二宋先生未冠卽有聲鄉曲經史百家觸手成綱淳熙五年與紹庭同舉進士先生終流溪令紹庭終石泉

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爲利祿計將卒戒其二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暗教人子如己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躓然所爲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冕如也以是遺汝曹勉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鶴山文集

鶴山師承

高先生道充

高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蒲江人年十八侍父訪醫眉山父暴卒跣護而歸從祖深甫爲除塾招彭山宋紹庭

世可也奚其憂授諸子學躬自程督魏鶴山自幼與內外姻從兄弟皆從之遊魏鶴山集

縣丞章先生寅臣

章寅臣口口人嘉定進士調眉山縣主簿再轉雒縣丞嘗爲鄉先生魏華父了翁從之游先生講學雖事劇不廢紬繹鶴山大全集

何先生普

何普字德原蒲江人自少倜儻不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斂肇耕以養父母爲鄉先生魏鶴山幼從之授書數

方名後以特奏名入等官榮州司戶參軍兼司江以卒

于治魏鶴山集

譙氏先緒

譙先生㮚

譙㮚字子長蒲江人仲午之父也世以儒名家先生自幼期立門戶初明毛鄭詩繼爲詞賦邑宰率賓禮之教子齋家率本以忠孝云

朱張私淑

補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易學隅周禮井田圖說見宋史本傳

鶴山文集

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享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于善柔不一于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于動也濂溪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盖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主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躍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乾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所謂教者頤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簡州建學記

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于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偃一言爲可否非曾者非一幾若偏于抑揚然卽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一語若譏言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寶慶府周元公祠堂記

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第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于漢初猶

未敢輕以字許之卽是而觀則子游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之目又豈易易然者重修大成

古者以廟序宗廟曰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彝視曰宗事姓曰宗盟而掌禮者由虞周以末皆曰宗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別姓收族寓不言之教也

古之生于王族也宗有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涵養成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杞宋后稷以訖末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嬴秦之暴輕棄周鼎猶

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爾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吝發于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古者王朝五史凡典法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于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考自晉有乘秦有記魯有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爲本而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于共和則國各

紀元遞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曆益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 蔡文莊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之待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其繼太祖者爲大宗其繼高祖者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于其閒有爲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爲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爲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爲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于姓亦以爲序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其祭于餘廟則內外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爲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爲氏或公子公叔爲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爲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爲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向稍縣鄙之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寵外之地分茅胙土列于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爲卿士其處之又

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紹論說于東序見道德于成均考中失于王閭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矮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于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爲十六才于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 道鎬夫宗藩文類序

魏山師友雅言

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其法字是有準則的道理本是好字舜爲法于天下何嘗不好後世却用鞅斯之法看向在試院見諸公稱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爲好不知道法二字原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方是法法不出于道成甚法道如何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國都鄙祭祀賓客截然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是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法卽有道寓于法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法周官許多法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出乎

禮則入乎法錯看法字作刑法之法法字無一不是道

梓材謹案是條黎洲原本所有而謝山修補本抹錄之細味其語以法融入于道尚非與道無間者故仍

鶴山遺說

康成以驅而納之于善爲馭于祭祀不可通竊意馭者酌酌疾徐以歸于範之意如都家祭祀制之使不違其則乃所以馭其神

賦者井地所出如禹貢則壤成賦及左氏悉索敝賦是也貢兼土地所產棗成以漢制解經謂賦口率出泉誤矣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爲不便況成周乎

聘禮不腆先君之祧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義禮

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經作而天地之文備矣

自圖書出于河洛天地之祕始露洎八卦畫九疇敘六

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于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有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之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以觀世變矣以上禮記

三皇五帝之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及僅見于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爲王亦未嘗見凡書之

言夏王者皆桀也商人周人始正王號自陽儒俗師強
爲等差于是抗皇號于至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帝王
稱號說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
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究之萌夫閒有遂遂上有徑溝
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
爲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
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據然後可以出鄉而謀賊之人
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
肆行阡陌閒而無所忌憚與井牧說
古之葬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
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
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爲巳
封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庶
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故兆域既有定序巳封亦有
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辨于殮斂殷奠
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葬說
附錄
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于
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
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先生以化善俗爲治首
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
號難治聞先生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老簡拔俊秀朔
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
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
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張二程錫謚示學者趣
爲之變
向朝論韙之
先生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
經要義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史彌遠死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先生應詔
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
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

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黜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然白黑上讀之感動其後舊典皆復其初

上蕤侍郎正則書曰某年二十六來爲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于學漸習旣久時有新得明年爲館職始獲盡見中祕書取帝王所

以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

又曰及公在渠陽大肆其力于經如注疏率三四讀且鈔成編其是若非博考詳說所蓄旣厚厥見孔明晚歲披幽抉微捨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竦未聞稅君巽父集爲雅言大略可覩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余聲節稱歎公亦自得今巽父乃不及記則其胸蘊之奇未暇遍以語人者亦多矣

林竹溪鳳齋學記曰鶴山贈弈棋羅五星詩云少年不

而逝

王臞軒祭鶴山先生文曰嗚呼哀哉天生偉人關係匪細出處則關民生之休戚存亡則係吾道之興廢宜錫

識棊但見剝剝琢琢更相圍有人指授予衝關奪角劫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腷腷膊膊還如棊亦以告予者緒蘊伏見元有期七年五豁讀書暇時把二事相悅怡久之剸然悟是聞有數人不知三百六十一棊予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恰與棊數無參差此理極精密歸後揣我何時歸按此詩所引者易也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不復思羅生挾二長過我滬之涓恍如著我五豁上欲與之語無閒時此須靜觀乃有得而我家住西山西生數一二潛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華扶實天出神入不可以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

坤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爲三百六十也倣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此于張衡靈憲見之乃易所謂當萬物之數者也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以三十六除之則爲三十六者三百二十鶴山先以棋數三百六十一去其一謂之藏其奇則三百六十而已又以倣星之數乘以三十六則除去一萬六百爲三百箇六十六矣其餘七百二十又以乾策二百一十六除之又以坤策百四十四除之則所存者三百六十故謂恰與棋數無參差以愚見觀之不過三百六十而已謂之合宮期之日亦可也既以爲極精密又以爲剸然悟不知先生何以歎其神妙如此謹記于此更俟學于鶴山者問之

吳履齋序鶴山文集後曰公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荆棘鬬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官制兵法典章文物莫極纚纚如辨白黑而

方桐江跋先生周易集義曰文靖集百卷明易之義者二百三十章有奇易學最精嘗與參知政事西山眞先生德秀希元文公門人輔廣漢卿相講磨渠陽山中苦于書不備友難得是書猶欲有所裨益乃未爲序引者此也

又送紫陽山長劉仲鼎名鍾序云書院書板存者鶴山魏文靖公大易集義六十四卷天下所無鶴山謂胡安定王介甫王弼三家易初學入門至其精微則有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藍田廣平上蔡謨上龜山五峯和靖

屏山文公南軒東萊凡十六家得聖人之傳窮易學之要諸家易說俱皆可廢矣學者中年以後不可不讀易鶴山年四十八論集陽始讀易成此集義予年四十一遭壘評始讀易質此集義至于今夢寐不忘仲鼎舊雖已讀亦不可不再熟讀也

又讀鶴山先生渠陽集五首其二曰濂溪傳到紫陽朱復見嘉端此大儒一論道原二原道他求倫擬漢唐無其三曰漢唐臺閣畫功臣何似宣尼從祀人欲繪兩賢繼張呂臨邛魏老建安眞其五曰瀛登湘渡偶皆同一

了乾坤此兩翁原注元豐二年己未陳忠肅公進士第三慶元二年己未鶴山亦進士第三崇寧五年丙戌四月七日忠肅自諸廣西還渡湘鶴山謫靖州亦以賈慶二年丙戌四月七日渡湘先是魏之家人夢忠肅來降生故名了翁也前後身吾雖未信俱遭權擘肆姦兇

梓材謹案桐江雜興十二首之五跋云哭中魏文靖公父子三喪皆發眞文忠公盜有所得卽復掩之朱文公深衣不損道貌儼然賊徒憤無所得所不忍言云云嗟乎以諸大儒而並遭此劫甚可痛恨

董眞卿曰鶴山周易集義自周子邵子二程子張子呂氏謝氏楊氏尹氏游氏胡五峯朱漢上劉屏山至朱子張宣公呂成公李隆山子心傳凡十七家他易不與如郭氏父子以背程門出之鶴山嘗曰辭變象占易之綱領而聚象象變之辭蓋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有不知則義理闕焉

程雪樓跋先生帖曰鶴山記州縣學十數究學道之本原藥學者之痼疾黔陽其尤深切著明者也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又黔陽一篇之警策

虞道園序鶴山九經要義曰聖賢之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訓前哲之緒言或者

存乎其閒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于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之本廓如也而從事于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聞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于此者或未切于身心而得諸彼者曾弗及于詳博于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于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

魏氏又有憂于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于儀禮周官

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道器之不離而有以證膚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窺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弥甚自棄于孤陋寡聞之歸鳴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

又鶴山書院記曰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于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豈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又序魏氏詩建鶴山書院曰昔文靖之歸臨邛卽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嬉七年從學者益眾又爲鶴山書院于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

王華川雍說曰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

義始加剟削而其言絕焉

雲濠據崇文總目著錄鶴山周易要義十卷提要云蓋其大旨主于以象數求義理折衷于漢學宋學之間故是編所錄雖止于注疏釋文而採掇英華又著錄謹嚴剖析精審可謂翦除枝蔓獨擷菁要云尚書文既整齊牙注疏復又洽汗學者卒業爲艱鶴山沐其穴竅之實學亦精華使後人不病于蕪雜而一切考證之畢擷是亦嘗注疏者之津梁矣又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提要云凡疏中日月名字之曲說煩重瑣屑甚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剴則削繁舉要本末粲然蓋左氏之書詳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于此魏氏所輯亦可謂得其要領矣又儀禮要義五十卷提要云與周易要義畧同又云鄭注訓詁深奧猝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于蕪漫端緒亦不易明朱子語錄謂其不甚分明蓋亦有故

鶴山取而刪掇之分隸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展卷卽知不復以詞義艱觸爲病其梳爬剔抉于學者最爲有功

鶴山學侶

補 知縣高先生載

附錄

吏部范公卽郡齋修地理書語寮吏曰無踰于高君者首以委付又參以劉提史堯輔先生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爲粹成之寰宇九域堪輿輿地諸書略備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錄參繹貫通凡郡縣

之升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改風俗之美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歙巨乘封國江河久遠難明之事鳥獸草木選蠕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爲筆削靡微不周

附錄

稱忠公高縮齋先生稼

爲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元兵入漢沔先生力戰卻之後知沔州曰大丈夫不于汗青成名則碌碌人耳後元兵陷沔城先生死焉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姓譜

補知州高先生崇

雲濠謹案鶴山嵇其行云幼英悟受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又大夫公遺從李仲父惟正學周禮

附錄

處道圖高氏貞節堂記曰昔嘉定府君殁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苟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

梓材謹案上文述高氏子之言云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攷高氏著名者四人忠襄以上縮齋有謚東叔則知縣而非知州惟西叔當知黎州顧文靖謂四爲二千石尚

少不好弄惟文籍圖書是好其父承事名築室儲書先生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脫誤忘其日之旰祖賈士名酋爲易解以水患散佚先生得其棄字半磨滅即隨所得鈔錄其幼志已卓卓不凡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禮里中俊秀從之游率勉以篤學賢踐毋徒竊先人緒以交淺陋

補李先生從周

附錄

鶴山序先生字通曰周君盍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而

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斯其爲學豈以一伎一能而可名者比乎

虞道園題字通序曰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蓋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于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字通一卷係兩淮鹽政採進本提要云魏鶴山序稱爲彭山人又言是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說文門類而分以隸書之點畫古法又既據隸書分部乃仍以篆文大書隸書夾注于體例亦頗不協云

林先生邑

林邑字仲山古田人嘉定時以薦擢守全州至郡卽定先賢祠祭禮修復清湘書院建率性堂日偕諸生講學勉敦實行與魏鶴山相友善在郡九年民戴其惠祀之

柳侯廟閫書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毛詩講義五卷經義考云佚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趙爲十二卷提要云是獨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都時所講授而門人錄之成帙者大都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寧之際廢序之說方盛林氏獨力闢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又案先生紹熙元年特奏名

蘇先生振文

蘇振文字伯起自銅梁徙遂寧淳祐中政易簡九世孫也聚書萬卷經傳史乘靡不搜羅劉後溪嘗舉賢良方正科吳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鶴山使潼川度周卿正移書以先生與羅堅父傳之告及鶴山還靖後溫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收粹探深抉異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考校往往有先賢未及發聞爲人言或口呿目瞪惟先生過之相與講切率多領會云魏鶴

山集

朝請周戒軒先生口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郭氏先緒

郭先生正孫

郭正孫字口口邛州人舉進士累官太府寺丞帥興元時金人內侵屹守孤城三戰三却左右勸之避先生不從遂死于敵子貢中姓譜

梓材謹案鶴山詵先生墓言公與兄子夙州推官宜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凡一門八人同時遇害云

脩齋先緒

王先生夢庚附子惟寅

王夢庚居越之長潭道誼自娛不求仕冀西山誌其墓
子惟寅字賓叔脩齋其季也賓叔生十五歲而孤念其
父所交皆乾淳大老日以其舊得于耳聞者踐諸身與
師友講求必于道德性命發爲文章得古法度自號東
埜翁卒年六十二東發文集
鶴山同調
李先生明復
李明復改名俞字伯勇合陽人嘉定間太學生著有春
秋集義取周程張三子或舊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

及春秋或其說有合于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篇
其精粗各附于本章之次張氏內閣書目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集義五十卷經義考云舊見宋
又載王夢庚春秋集義五十卷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
集義也四庫全書著錄春秋集義五十卷網領三卷提要云內閣書目稱其採周程張三子然所採
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尤多張氏
蓋考之未審耳
附錄
鶴山序春秋集義曰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
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
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
所以利誘所以陷溺其心者固不減于亂賊矣而
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嘗質諸儒之傳至本
朝先正始謂此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
理明義精殆未可乎然則使人切已近思以求爲遷善

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
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
者尙廬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耳
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得我
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予爲序嗚呼予安能知春秋
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于鶴山春秋左傳要義謂考
鶴山序李氏春秋集義云云是鶴山亦嘗裒輯眾
說以注春秋
其書未就云
鶴山家學
補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附錄
嘗讀禮至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不能釋名

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自爲墓齊劉氏爲銘李中父記之

鶴山門人

補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鶴山之門

鶴林詩論

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于其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于比綠衣比詩也而兼于興頌并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有吳氏詩本義補遺二卷名亡經義考云佚又引困學紀聞所載鶴林吳氏論詩自興之體止比顯而興隱也云吳氏未詳其名出于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蓋竹垞未悉鶴林之爲先生并未悉先生爲鶴山弟子且未悉紀聞所載朱氏以下云云猶本義補遺與否則不可知也

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 答吳毅夫書

補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學于魏了翁子謨庚剛簡又從朱子門人李方子著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稾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卷山爲作存齋銘

法則殺于上卿而優于下士何也蓋卿之祿已厚若更以小國而受次國之廩則地之所出抑不足以供士之祿浸薄若不以下士而視上農夫之食則身之所養愈不能自給此廩祿之所以優于小吏自昔以來則然矣況仕于窮邊荒絕之地耶況仕于戎馬蹂踐之區耶士勸文

蓋書最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

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于君子而力引于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于小人而陽附于君子推移不一億起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而逆致其防哉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爲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舶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飾也君子不爲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剖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爲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

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搖搖其居散之幾也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機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爲禍甚大月暈而風殽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

存齋文集

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人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趙格庵中牖藁

疏序

附錄

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先生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

辟四川總幹詔李心傳卽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

連丁內外艱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先生自
助擢史館檢閱
兼崇政殿說書先生隨事奏陳舉朝誦先生奏疏皆曰
有德之言也
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
知太平州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
而頒之閒詣學爲諸生講經義
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董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先生
戰利害鑿鑿牙頡閫

累疏辭歸初先生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
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韓之憾也力士方貴侶
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蓋以爲掃除
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
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此始其後分提
禁旅喋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
靴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
持二碑泣愬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降
兩官未幾大全敗宋臣誣劾先生者悉竄嶺海外乃

復先生官職
度宗在東宮雅敬之言必稱先生
在吉州文文山以童學見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芾趙
卯發劉黻家鉉翁皆爲忠義士

補 教授程先生掌

附錄

嘗遇鶴山于渠陽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內而
乘輿宮禁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宮寺外而山東邊防和
戰利害鑿鑿牙頡閫
鶴山在漳川嘗告以三事謂景獻之喪二年無主邕者
謂鬱州之師傷于不審謂靖康開禧之禍起于君子之
不見用鶴山奇之

補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附錄

就外省試春秋經傳牴牾辨晰不遺有司愕曰是敢與
公羊子辨必老子經者乃得奏名

補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蔣公順是一齋蓋訂本傳案宋湘源命之曰一鶴之說

補稅先生與權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先生易學啓蒙小傳云據書末史子翬跋知其字曰巽甫據書錄解題載其周禮折衷一條知爲臨邛人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予登鶴山先生之門蓋歷二紀以先生出入中外閒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每一見則所聞輒一超絕及先生返自南遷起家鎮蘆子執經從之相攜入京則鶴山之門從游最久者莫如先生矣

補帥幕滕先生處厚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滕景重字恕齋景重當是先生本傳字謹仲之異文

雲濠謹案鶴山誌陶僉判墓言遷靖多識全士如滕謹仲一字景重號

謹仲處厚蔣成父公順孫從予遊謹仲陶甥也

己齋鶴山爲之銘

附錄

虞道園題李肩吾字通序曰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

補教授唐先生季乙

雲濠謹案鶴山誌先生墓言其祖貢士德成晚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貢士之家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道昌曰大人得無以易傳未終乎曰然又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名以述孫而授之易其後更名季乙以應事而仍字以述之示不忘其初也

附錄

鶴山問所試易以繫辭天地定位以下八句述之對曰求易于有象之初固有以具其相資之理論易于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用其意蓋謂天地固有是

補忠文蔣先生重珍

附錄

母顧夫人能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先生有關于孝義則仲而復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

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法也

補 祕監史先生繩祖

梓材謹案先生號學齋廣道園題史秉文資陽故講序云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藥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

學齋遺文

學者不可日易論理不論數數非易所先善易者必當因羲圖之象數而明周經之象象方能得其門而入也

陳隆山大易集傳精義序

雲濠謹案隆山名友文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胡庭芳謂其讀易綱領正大可觀集解詳贍時及象數云

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見艾軒學案

文先生元

文元字宗之清湘人嘗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靖州就鶴山是正其歸土谿也鶴山作序送之 魏鶴山集

胡先生揚 附于森嘉從子荻

誌其大父襲州之墓弗已 鶴山文集

師先生祖敬

師祖敬彭山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富順監嘗事鶴山請已謹自飭期無媿古人結廬澤山聚辨于斯躬帥其子弟罔晝夜作輟慶元五年升名于大司成嘗以博士弟子員事鶴山先生柔直惠和孝友任睦書曾氏問有餘一章寘座右日省以事其親後感末疾謂其子曰外襲歲鍛日鍊惟以鉤章棘句爲工仁義禮智之本心薄蝕殆既訓故義疏之書且不暇攻矧能立其大者予嘗尸厥官惕然如不容今觀胡生貪太學之祿者三十年不而德之崇而理之融亦庶幾君子之日終子森嘉泰四年舉于鄉嘉以諸生被選于鶴山嘉定進士嘗監荆州沙州鎮從子緘亦升名大司成皆先生刑善之由云 魏鶴山集

師先生祖敬

師祖敬彭山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富順監嘗事鶴山請誌其大父襲州之墓弗已 鶴山文集

程先生安之父南金

胡揚字伯清□□人少有立志從游皆閩人尚友必勝

程安之丹稜人從鶴山遊鶴山大全集

汪先生大發

汪大發字敷之休寧人淳祐閒魏公了翁築室白鶴山下先生負篋從之得其傳歸建平山書院教授于鄉學者稱爲騰波先生江南通志

嚴顧齋先生師夔

嚴師夔潼川人從鶴山于江陽鶴山稱其孜孜篤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窮理道釋回旋偏惟君子之歸嘗摘中庸語名其齋廬曰顧鶴山爲之銘鶴山集

邵先生運達

邵運達之溪從孫從鶴山遊鶴山喜其強而肆于文筑山集

判單杜先生廣心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游先生憲

游憲鶴山之徒也在嘉定府學講書說博愛之謂仁云云四語者先生問韓此語說得如何鶴山答曰說得未盡又問舊說愛不足以盡仁是否答曰韓此四語極好先生怪前說以爲未盡後以爲甚好何也答曰第一句說博愛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即是行而合宜則博愛中非無差等矣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由博愛之仁而之也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亦仁之足乎已而無待于外也此博愛之謂仁亦兼四言而備但定名盧位之語學者不能貫而通之耳鶴山大全集

梅先生亭

梅亭有謝魏師鶴山啓云先生與之言則對參乎奚避席之疑小子何莫學夫詩武也請卒章之受全蜀藝文志

梓材謹案譚靜山校本云梅亭當作李劍

胡先生謙詳見絜齋學案

料院王先生庚應

王庚應口口人以料院知郡趙祕書景緯爲撰墓碑言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道園學古錄

梓材謹案先生所從多蜀人當亦蜀人蓋即浚齋先生萬之弟也

劉朔齋先生震孫

劉震孫東平人忠肅公玄孫文清公之子魏文端公之
壻也嘗爲喬丞相行簡樞屬晚歲爲宗正少卿兼中書
舍人 滑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先生號朔齋見方桐江集

蔣先生龔 附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存齋同調

補

少保王修齋先生爚

梓材謹案此書下云受先生難兄難弟之知則訥
齋修齋兄弟也

梓材又案四庫存目錄先生所編言子三卷提要
引書錄解題云言子相傳所居在常熟縣虞元聞

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一載矣此可見先生家學淵源

邑宰孫應時始爲之祠近王爚復裒諸書爲此書

稅氏講友

史先生子翬

史子翬稅巽甫之友也其跋易學啓蒙小傳稱因是書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而疑其乾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之說謂六之中有一三五則九數固藏于六欲更與巽甫商之蓋天下之數不出奇偶任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愈辯而愈各有理此類是矣 四庫書目提要

附錄

加都督諸路軍馬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

壬深寧困學紀聞曰王相嘉熙閒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眞絕裾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譏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篤而讓其失性

東叔門人

陳先生口

陳口汞康人高東叔攝嘉定法曹時其父謙爲祥刑使者甚器之取置幕下除館授餐遣之從遊云　鶴山文集

縮齋家學

補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恥堂文集

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使伊尹而居周公之地安得而不留使周公同姓之卿故也伊尹佐湯以有天下又佐嗣王使克有終其功大矣然進退去就人臣之大節也功成不去必蹈亢龍之悔范鑄所不爲也而謂伊尹爲之乎周公則不然明發之請亦伊尹之志也然以叔父之親受文武之託爲嗣王所留恝然去之屈原所不忍也而謂周公忍之乎故人臣之道一功成之後同姓則當留以藩王室異姓則當去以遠嫌疑不明此義而去留胥失其當皆伊尹周公之罪人也　伊周論

古之良吏不事刑威民服其教至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他身率以正而已　論俗文

附錄

少從李中父坤臣學中父嘗先生左右扶持之

其父死事于沔時元兵屯沔先生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其父戰歿處與先生潛行至其地遂得遘體奉以歸見者感泣

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史館之妄加毀譽于理宗濟王改先生所草寧宗紀末卷先生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杜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而書已登進李心傳藏先生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

公鶴山魏文靖公外兄之子早受告君指要于叔父終其身罔敢墜

寓居烏程之王村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先生痛國事之阽危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

遯跡雪川飢不復療時則藩翰如劉伯宣名宰宣夾谷士常名之嘗求一識面惟考成人知訓人兩賢之奇

縮齋門人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詳見介軒學案

著齋家學

高先生斯道

高斯道贍叔子贍叔字之曰不器而屬鶴山爲之說鶴山集

中父家學

李先生日章

李日章中父坤臣長子鶴山謂其能讀父書鶴山集

肩吾門人

許先生成大

許成大從李肩吾問字肩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鶴山集

靖齋門人

汪定齋先生一龍

汪一龍字遠翔休寧人幼好學不倦值魏鶴山子克愚守徽州先生從之游久之始調建康句容尉攝縣事歲大饑倣朱子南康遺規爲便民十條行之民無瘠歿秋滿注婺州教授淮閫李庭芝辟入幕時京口瓜洲失守

奉母航海南歸宋亡不仕至元戊寅江東按察起教紫陽書院先時守將李銓降元毀書院屋爲城守具先生與曹涇竭力重建書院使人知朱子之學卒年五十三

自號定齋學者稱定齋先生姓譜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詳見介軒學案

知州方虛谷回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存齋家學

補

提刑牟陵陽先生巘

梓材謹案王阮亭居易錄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巘獻之著詩有盛宋時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

雜文皆典實詳雅又云獻之蜀陵陽人清憲公存齋子寓吳與所與遊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又案先生之名一作巘其字獻之恐作巘者是

陵陽文集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焚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

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尙難究悉若子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繁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從簡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大義耳張氏

尙書講義序

昔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因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辭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于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人以身爲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別白言之他日爲人心之害不小

忠介文集

象山荆公祠堂記初無雜看若論其回護何異告子之

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附錄

龔子敬挽之曰宦業遭時運儒先保壽齡來徵宋文獻竟是蜀沈冥清節衣冠古吉人山水靈高門久陰德諸子用遺金

黃文獻挽之曰靈光一夕失崔鬼多士相逢淚兩摧夾道共看丹旐去遺民猶憶縞衣來蕭蕭悲吹嶺花冷渺渺鄉山杜宇哀哭盡貞元舊朝士臨歧無語重徘徊

存齋門人

補忠介唐先生震

梓材謹案先生嘗知信州東發謂其有高識又案會稽唐震有二其一字處敬號丹崖集宋文憲爲之序

忠介文集

象山荆公祠堂記初無雜看若論其回護何異告子之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別白言之他日爲人心之害不小

既以三代之道與半山乃以佛老異端之學貶諸老至以佞邁取必四字斷曲直最其甚者謂導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之儲幾于無是非之心矣若其執拗相類尙可諒氣稟之偏或故爲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怪答黃東發

附錄

北兵登陣眾遂潰先生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先生罵曰城中民命皆係于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署降先生

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

雲濠謹案宋史載先生死節時其兄椿與家人俱死共容馮曠後守獨松關何新之守關之新壘皆戰死

唐氏同調

周先生昱

周昱字良載鄱陽人咸淳進士署江東提刑幹辦時江淮屬警先生繕城堡豐儲峙爲捍禦計德祐乙亥元兵圍饒先生奉母入保郡城母卒既殯而城危丞相江萬里守臣唐震死之元將諭眾能以城降者除郡守眾推先生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厲之平生居官廉及損厥家無餘資

文文山集杜詩曰殺氣吹沅湘高興激荊衡城中賢府主千秋萬歲名

謝皋羽哭晉齋李先生詩曰落日夢江海呼天野水涯百年惟此死孤劍託全家血染楚花碧魂歸蜀曰斜能令感恩者狼籍慰荒遐

補文節趙先生卯發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胡文定弟子壽翁椿孫宋史忠義先生本傳云其先廣平人曾祖壽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魏鶴山謂其有祖風未必非謂壽翁也

補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附錄

以浙東提刑知溫州移浙西作虎邱書院以祠尹和靖暨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

先生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先生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先生笑止之

二月兵薄池先生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

玉海黃東發先生震詳東發學案補遺

李氏同調

顏先生應淼

顏應淼茶陵人爲湖南安撫司幕官元兵圍潭州與安撫使李芾同死難 宋史

楊先生霆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陳先生億孫

陳億孫字一之安仁人咸淳進士除湖南安撫司參議與李肯齋芾同死潭州之難一統志

鶴山私淑

郝先生經 吳先生夢炎合傳

郝經字太原人江東祥刑使者魏文靖鶴山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爲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仲子克愚知徽州刊要集義置于紫陽書院丙子楊梓材案丙子至元二十五年山長吳夢炎首先補葺德祐二年書院以兵興廢書版盡毀尋草創新書院于城南門內獨集義僅有存者戊子梓材案戊子爲元至元二十五年

刋會先生深嗜易學謂聖人之經得濂洛而後明五經論孟之原非此諸大儒昉之則終于不明又非有如文靖囚繫閒僻類聚成編則世之學者亦無從盡知之也欣然劉資相工得方虛谷所藏墨本率總府郡頒協助兩山長及書院職事生員釀泉訖役半年而畢 方桐江集

梓材謹案黃氏干頃堂書目云吳夢炎歙人後至元中紫陽書院山長典括蒼教知州李先生用庚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魏氏續傳

魏先生起

魏起鶴山曾孫隱居吳中以先人之居分籍在已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貢友講求其所傳學云道園

陵陽家學

主簿牟先生誠甫

牟誠甫提刑長子夏唐卿送牟伯愚序稱其博學雄文正思齋文集

補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梓材謹案先生之字史作伯成其作成父者伯成父也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

先生墓碑云淳祐丁未清忠雲濠謹案虞道園爲先生喜字先生曰翁歸又云清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

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又云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大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

附錄

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

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證盛行于世

張栻字仲實西秦人陵陽之倩也幼能刻苦力學通于

陵陽門人

張栻存先生栻

經術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尙書而陵陽爲之序云深喜其不爲游詞得講經之法 陵陽文集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君子軒銘序言蜀牟先生名其堉秦張栻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又學古齋記云三吳之州莫大于杭州城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屋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又爲之以藝選召于是學古理于其中如此十年而善張仲實宜興州教序云與交游近三十年

鄉舉陸先生文圭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朱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先生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卒年八十五其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于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于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豪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牆東類稾二十卷

元史

雲濠謹案四庫著錄先生牆東類稾提要言其當南宋之末年已二十餘入元後五十餘年至順末猶爲陳泰定天曆間尙應聘設教子容山至正初始卒最敬叔作安宇祠記又歷年至順帝至正初始卒最爲老壽惟史不載其登仕版而集中吳縣學田記有至元辛卯余領吳縣學事語似亦曾爲教官然辛卯爲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其年祇三十餘而記中乃有余愚且老情事不合或此記本代人作而

失于標注歟

梓材謹案先生送唐子華序云壬申癸酉余始弱冠習春秋受學子梅坡虞公公拔以登諸老之門如存齋陳公本心文公止堂高公陵陽牟公皆一時之望余俱得拜牀下虞寓蘇臺晚歸閶陳以下聚居霅上曲阜既燼靈光獨存云云虞陳高三先生未知其詳姑列先生于陵陽之門而本心則旁列云

志學解

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爲幼則自入歲而至十五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聒藁涵泳善心瓏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

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棄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氏曰強則材成材成者智慮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于五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士德成則爲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

之人也以爲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苑囿之支離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于我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于位也大抵士修于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東西馳驅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

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于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于君內則傳家事于子仕止矣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碁取周碁之義期謂百

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爲長此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于一止于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于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珍孕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毒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

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鰥之民凍餓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況凡民之秀爲學士大夫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典教胄子周禮賓興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方是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有這個性可堯可舜不學則失之聖人能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喪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矣詩所以刺之也鄭莧衛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悅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先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興于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卽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爲仕而不學之戒未仕而學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考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爲中都宰一年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復適衛適陳適宋哀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與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閒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

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遙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爲政而是亦爲政惜也用舍行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于堯舜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爲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于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盡嘗論之困而學之視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爲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以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顏子不爲夭使不知道彭聃不爲壽人生世間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聿既耄其

元須擢翰林待制調集賢司直出同知池州英宗踐祚以舊臣召見勞問呼學士不名未幾卒 江西通志

周先生伯琦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虞氏續傳

虞先生槱 附子炘

虞槱蜀人居吳知岳州兢之孫也博極羣書內傳後北南從游者眾已而病病且一紀子炘字明之勤苦以養恆手浣中裙廁牖其母病目至以舌舐云云 正思齋文集

緗齋續傳

高先生繼忠

高繼忠字承之臨邛人于沔州爲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湛于韋布之間獨惓惓于家世淵源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 黃文獻集

隆山門人

文肅柳靜俊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陸氏門人

聰君吳懶庵先生方

吳方字季仁口口人八行先生範七世孫嘗受業于陸子方之門延祐中有司薦爲處州儒學錄不就自號懶庵居士 姓譜

梓材謹案陸子方送吳仲寶入京詩云余年長汝父汝季復余從季也難爲兄文史日從容兄也貴謫爽立身期亢宗可念玉雪子五月上盧龍榆曝西日塵土吹炎風爾欲赴爾志安得寧爾躬方遊可遠揚名孝乃終歸來拜嘉慶我酌壽汝翁仲賢當卽季仁之兄又案子方有送吳仲魯來與僕游大曆閒烏江吳仲魯來與僕游講易牆東之下則述知何屬也

曹先生無易

曹無易江陰暨陽人陸子方學生嘗投啓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子方稱其從余學初若固鈍驟進莫禦思如

湧泉余甚畏之 牆東類稾

程先生益

程益字光道灤源人句曲令子敬子從陸子方遊子方爲之字說 牆東類稾

李先生繹

李繹燕山人侍尊人復初尹暨陽遂從陸子方遊年未弱冠立志超卓敏而好問進莫之禦同門之友字之曰叔成而子方爲之說 牆東類稾

何先生巨源父劉發

何先生大溥合傳

何巨源豐陽人博於可喜弟大溥尤嗜學三應進士舉皆從陸子方游父劉發幼失所怙受學于舅氏感激奮厲嘗爲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遂不赴自號竹隱居士 牆東類稾

單先生祥

單先生瑞合傳

單祥單瑞豐陽人始弱冠父濟之俾從陸子方于書塾 牆東類稾

上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先生益之

趙益之陸子方之徒也及卒子方挽之曰汝父昔吾友汝翁昔我師汝時侍親側楚楚玉雪兒稍長從吾遊學問乃大奇風木不待養垣室空遺基成立汝有望修短吾莫推四世積善心一門無龐眉俯仰三十載三喪路人悲稟氣各有終勞生嗟奚爲 牆東類稾

周先生口父子華

知老懷念疇昔不覺哀涕垂欲誌殷中墓健筆慚退之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末使無其辭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君子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吾欺也 牆東類稾

上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沈先生元

沈元梅溪子從陸子方學子方挽梅溪詩云未游通德里曾識謝家兒鄉里推先輩山林養令姿梅花記開落江水閱興衰書舊凋零盡西風老淚垂 牆東類稾

周口父子華遺其于及甥從陸子方遊子方記其明善齋云子華之爲人恢廓自信篤實無僞好讀書作詩然自幼即親簿書期會之事故精力爲所奪宦途中輾轉二十餘年臨事不苟是非必辨所至與官長忤必得直乃已閒爲余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極功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末使無其辭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君子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

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詹氏門人

補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雲濠謹案先生元至元二十二年封福國公明正統元年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雲濠又案先生所著又有端平朝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抶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四庫書目著錄四書集編二十六卷提要云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劉承以其遺書補輯成之者又云趙順孫四書纂疏備列西山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之是先生嘗爲雲莊之徒矣

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其學皆不及西山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梓材謹案先生爲劉文簡公神道碑云德秀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

梓材又案劉後村爲先生行狀云嘉定改元遷博士爲禮部侍郎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待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倪公爲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焉據此先生亦可稱樸實語專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齋腳斂手毋得伏凳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攲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專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

八曰學書

務志把筆字要齊整圜淨毋得輕易糊塗

西山教子齋規

一曰學禮

周禮說

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也蓋自古禍亂之原略有數端君心縱于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于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于耳目之近而遠勿察也宮闈近侍凡能道人主以侈欲者豈以家

宰統之三公論道師保詔諫而君可立于無過之地矣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下無遺賢官無曠事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于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

儀禮說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勉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禮記說

禮以起人之敬敬心生則慢心塞樂以感人之和和心生則戾心消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于此至二者薰醲浹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

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于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先後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

世子而以親親尊尊長長之道爲天下倡有不翕然觀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又無師保之教齒讓之禮世子生而狃于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考而行之者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轉運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亦如陰陽之不可偏勝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人情故難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故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

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樂之原出于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下此卽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卽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爲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卽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于輿臺皁隸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卽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于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爲雷霆爲風雨皆是陰陽之氣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爲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不設于身體則內外交養矣

程氏謂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

極昭乎其有見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西山遺說

六經于五常之道無不包者班固乃以五常分屬于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爲學者此也

古之學者學一經必有一經之用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于性情心術者何如哉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列儒者于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于黃老故其論如此

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尤難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

視死如歸何也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

西山文集

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論初政劄子

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

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鄉于賣直救過類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誘訓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漸壅窒絕言路之階非忠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 直前奏劄

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吾觀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則天之厚于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知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出之以容與舒徐於沈潛之義斯得之矣 潛齋記

發微序

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庶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方以首章言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于不知而不慍則庶幾安乎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于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將有志于仁舍是 陳氏論語 將奚先哉

則儆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養正堂記

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鷄鳴夙興鄉晦宴息皆學之時儆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政和縣修學記

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繪之靡爾聖人教人具有本末故曰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而後丹雘可設也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馳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潰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

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慕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親異姓婦人入門而賊同氣之愛以戚其親世之犯此者猶可痛也孝友堂記

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

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定軒記

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

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瀆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潭州示學者說

曰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修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游夏之文學不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楊賁之字說

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于妄者以人賊天之罪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劉誠伯字說

心者人之北辰蓋眾星皆動而辰常靜故能爲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而心常靜故能爲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槁之謂寂然不動者此心之體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耳詹景辰字說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

本則一云胡差殊蕆衆于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遞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思誠箴

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于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氣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瞭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妥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燕桐夜氣簸

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于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耶

讀書小記

西山薦狀

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時安撫使建社倉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悛楚惠利及于斯民希稷多爲贊畫

知茶陵軍洪彥華適值儉歲究心撫字民無流亡至于應辦和糴招募劾用皆不擾而集

永州推官趙涯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

永州教授李元白學純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服及爲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

知善化縣石孝隆天資精敏心氣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

知瀏陽縣徐玠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冤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人安其政

知湘潭縣朱子肅持身謹恪涖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爲

知寧遠縣黃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其到邑一意爲民當官而行不畏彊禦

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端良靜肇敏贍居官勤恪有志及民

湘潭縣主簿胡湍器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仕之初勤于民事

湘潭縣主簿田居正資稟篤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心務爲有用之學

又乞獎擢狀

潭州通判張國均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悉心裨贊

永州通判魏沁兩攝永守孜孜撫摩人多稱頌局于貳

郡未究設施

又乞奬賞狀

發判武岡軍葉莫操行潔修政譽藹然捄荒春陵民被賑惠

朴材謹案宋史文忠本傳直學士院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鹿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以知袁州趙汝杰對親擢政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此皆先生薦賢之迹又汀寇起先生薦陳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中論忠言于朝遂起韓討平之

附錄

四歲受書立成誦入小學夜歸嘗眞書枕旁燈窩所熏帳皆黑色羣兒休沐聚戲公幷取其書卷兼熟之矣

先生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國瑞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

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金人欲多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于是忠良之士斥僞學之論興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選賢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塞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值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歲餓死者徹公我輩已相喻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槐等每誚爲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

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艱食旣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使歲出糶又易穀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與得無滋嫚我乎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

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願陛下益講學進德

上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加二祖實臨其上陛下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屢進規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遂以煩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旋落職罷祠

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乃以大學衍義進祈天永命之說說謂敬者德之聚酒色盤遊狗馬之玩一有于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

雲峯胡氏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提要云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惟修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旨在于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蓋理宗鑒浮慕道學之名而內實多欲權臣外戚交煽爲姦卒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眞氏此書成于紹定二年而進于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于治平者以爲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乎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僞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質通而爲

公于倫紀最隆自璜章歸未有居室先屬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記之曰凡人所爲薄于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疎爲而功由功爲而總而至于無服之親譬之巨木百圍枝葉雖疏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

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觴

杜清獻範方攻鄭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于前而先生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惕之罪今日措置之失醫

加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清獻不同如此

公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爲主荀揚諸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爲解經而發者附本經之注注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爲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既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卧西山加蒼生何

劉後村祭文曰嗚呼四科九德自昔難幷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鑿組之文練薄縑輕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鳳鳴元城丁翁公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

王臘軒序心政經曰心經一書行于世至徽禁中端平乙未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眞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又曰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與趙時棣得此經實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未必盡見之

執此以往

雲濠謹案四庫著錄讀書記六十一卷提要云眞氏大學衍義羽翼聖經此書又分類銓錄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無不臚析名言緒論徵引極多皆有裨于研究至于致治之法乙記中略著其事雖于古衍義所未及詳者則于乙記中略著其事雖于古今興衰治忽之故尚未能綜括無遺然在宋儒諸書之中亦可謂有實際矣

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言摘其關于大體切于日用者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

魏鶴山爲神道碑曰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宣之于仲遂定之于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眞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爲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慄慄焉春秋之法也

又曰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于經幄者

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咎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爲姦言以罔上

謝山箋曰時袁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衮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留之者

又曰眞文忠公自筏曰學未若臨邛之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簡齋烏徐僑

之寬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貧觖于義烏之安原注臨邛魏鶴山

又曰或問地獄之事于眞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仇山村題西山眞先生像曰何年霜月子寫此西山眞我冠褐寬博詩書發精神可以眞嚴整可以登麒麟斯人不可作令我思乾淳

陳定宇曰眞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于性理又答吳仲文曰西山不及登朱門而學朱子甚精博初登科後中詞科多與朱門高第交游于周程張朱之學升堂入室非誠齋之徒可比眞儒者不可以文士目之也平生著述甚富有學問文章政事又非徒如北溪之有學問而已讀書記一書既博且精凡諸經諸

子諸史諸儒之書之所當讀當講者皆在焉乃有載籍以來奇偉未嘗有之書也學者果有志于學檢其書可以統宗會元問百聖而不慙俟百世而不惑

袁清容觀文忠畫像詩曰羣賢輔絕學嵯哉武夷峯榮方瞳光汲汲汗簡中緬懷文明初蒼佩極匪躬執筆侍玉署妙語工彌縫飛摩變蒼狗潛淵閟游龍空餘經濟心勞徠饑飛鴻濁水投神膠揚清遒奇功喬松不並世寒颯轉秋蓬田世我已後正緒遺顛蒙惕然拜公像斯道非終窮

虞道園西山書院記曰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于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得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規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不忘富貴利達可謂微至此師門辨志之淵源也鄒

疑謀及卜筮皆欲預知吉凶而趨避之耳自列國後又有星命諸術數家言大抵亦不離卜筮之意文忠以命訊日者固事之至常似無足議而敬仲推至于不忘富貴利達可謂微至此師門辨志之淵源也鄒

斁敬軒曰朱子之後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馬平泉曰易非卜筮之書而古人用以卜筮九疇稽疑謀及卜筮皆欲預知吉凶而趨避之耳自列國後世君人之規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不忘富貴利達可謂微至此師門辨志之淵源也鄒

殆庶幾無隱者矣

王忠文公議孔子廟廷從祀曰自周子接聖賢于載不傳之緒而程子兄弟承之道統于是有所傳迨朱子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注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子是眞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于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

又當繼朱氏而列于從祀者也

梓材謹案謝山本東發之說大不滿于西山然于學禁之後能與鶴山同尊朱學已爲差強人意故節錄忠文之議于此以見眞魏並列從祀之有定論也

南皋亦有訊命事夏峯非之且謂品地高則人屬望切責備嚴不可不益加學力西山感敬仲愛深教篤夏峯之言益足以垂訓百世

陳石士師金源紀事詩序曰眞文忠公請絕歲幣一疏識議同于賈董非書生之迂言也其立朝敷政必本正心誠意爲言者蓋以心不正意不誠則好惡不得其當將有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矣如是何以爲修政事屏羣策收衆心之本舍此而言修政事則亦空言而已宋之所以棄君子而用小人正所謂

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也然則正心誠意之言安得鄙之以爲迂論乎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輟耕錄載姚燧官翰林學士日玉堂設宴歌妓中一人秀麗門雅微操閩音叩之泣而訴曰妾建寧人眞西山之後也遂爲丞相三寶奴爲落籍嫁小吏黃埜嘉與員闕有詩記事云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云云此好事者爲之媒嫉君子污穢大賢亦猶南渡小人傾朱晦翁至有帷薄不修之謗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此論甚是

西山講友

文惠楊先生長孺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修撰鄭先生夢協詳見清江學案

恭愍丁延渓先生黼詳見徐陳諸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成

劉靜春先生薇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龔清邁先生紹翁詳見水心學案

鄉貢黃先生振龍詳見勉齋學案

西山學侶

奉議吳先生懿德附子友直友恭友諒

吳懿德字夏卿世家處之慶元眞西山母黨也嘉泰二年進士主連城簿復州錄事參軍教授古英州撰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不及拜而卒官止奉議郎其分教于英也州閫守連帥楊東山長孺命攝其事西山自泉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己奉法愛民先生力行之又播之歌詩僉謂其不負所言子友直友恭友諒皆能世其學眞西山集

附錄

將沒前二日書于冊曰平生薄宦甘受凍飢一介不取一毫不欺

嘗紀晉刺史吳隱之于縣東以勵來者邑民謂其清白可尚遂酙享焉

黃先生自然

黃自然西山之友也嘗爲蔡九峯狀其言行西山文集

附錄

其書眞西山送陳端父序後曰仁爲體義爲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己之體之也至痒疴疾痛若己隱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蠲政苛令是剗是革常恐一毫不便于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爲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爲政之本不

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爲政之用語其用則無一非義

梓材謹案先生此文上言陳君宰武義眞先生序以觀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教但稱西山以公固不當在弟子之列梓材又案西山文集又有送陳教授序稱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源徵予言以爲贈時蓋嘉定壬午月正元日云

教授李先生茂先

李茂先溫陵人紹定六年教授南恩州爲眞西山所重勉其教人以大學爲戶庭中庸爲閫奧居仁宅踐義路孝弟其纓弁忠信其履棨成就人才以蹶張文獻姜相

國之蹟嘗曰茂先金玉其人予故以是懋之廣東黃志

曹先生晉伯

曹晉伯西山之友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爲西山爲之記西山文集

祝矩堂先生士表

祝士表西山之友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曰矩堂而爲西山以記之西山文集

秘書徐先生鳳詳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希季

張希季字平仲口口人西山贈之詩云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冥言道指虛玄語性雜精靈正傳久蕪沒異學得魁楗卓哉周程張磊魄三代英妙蘊發天地徵言昭日星後來紫陽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六書訓淳淳萬世程學者生此時坦然有規繩但患舍康莊自趨紫斑荆張君江西來頗嘗得師承敝衣雖懸鶉猛志欲掣鯨抽出文一編其辭峻而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研精勿受俗學變而爲龍辱驚貧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養此氣崢嶸不見商歌人洋洋金石聲眞西山集

西山同調

林碏字豈廒仙遊人嘉定十三年進士少負儁聲從遊者眾王臞軒適嘗師事之官至海陽縣尉姓譜

雲濠謹案王臞軒集有送鄉先生林廒碏黃石諸會詩有云歲暮何時更遠遊劉蕡下第我包羞數字上少豈字且據其詩似非臞軒之師然其祭先生文云先生之學茹古含今先生之文戛玉鏘金三十餘年授業青衿晚得一第僅僅告心又云吾黨向來受教席下一奠楹前有泪盈把則信其師矣

翁瓜圃先生定

翁定字應叟與劉後村友尤工律詩晚爲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爲眞西山所知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劉後村集

梁先生仲欽

梁仲欽番禺人博究羣書尤窺性命之學以眞知實踐爲事眞西山志其墓稱爲純儒廣州鄉賢傳

西山家學

補

監稅眞先生志道

雲濠謹案西山跋包敏道講義云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尙志爲兒輩言之是先生亦包氏弟子也

附錄

西山爲之字說曰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志於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舜跖之所繫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又必曰依於仁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道必貫於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所以字汝之意也

又爲楮衾銘示之曰谷爾小子惟柔可寶儉緝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該乎季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怵心一開其流曷已獸攫狼吞實自茲始故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旰咥汝曹可不勉旃

其序西山學庸集編後曰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

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旣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間輯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閒或附以己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西山書集編一百二十六卷汪琬谷云眞氏有集義是集編又稱集義云

劉後村序眞仁夫詩卷曰予友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淡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

爲西山之子傳婿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于臨淄小坡之于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于涑水原明之于申公仁夫勉乎哉

吳先生口

眞口西山之孫也官府判司令林竹溪和後村韻二首奉寄其聽雨樓詩云取訪翁詩扁此樓知君心企古名流蘇吟草句詎欣慕樗記會云不是由大被長衾佳伯仲高門素學尚妙脩俱存無恙鄒書訓此樂人間底處求其格軒詩云祖學單傳信有原秤停一字自名軒肯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其門者則像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

令公愧太邱長要似思爲孔子孫知格格知須細認有無無有果難言讀書記在門生老愧有君家未報恩

西山門人

補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師事西山知朱子之學撝建安書院祠二先生官浙漕時嘗被論先生以母年老託言改除母曰我已知之昔汝父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我方以爲善汝復何憂時人謂爲賢母梓材謹案金華府志稱其工于詩書法大書尤清勁所著有奏議文集若干卷

附錄

袁蒙齋贈以深息說曰寶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古道也

補 莊敏馬先生光祖

梓材謹案先生爲張門馬師父之純孫見陸屢東陽志其字華父袁蒙齋以爲華而不實議者議之因字之實夫而爲之字說

先生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爲京尹則剸治浩穰風節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袁蒙齋贈以深息說曰寶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

心法但當不睡之時思爲孩時所爲展轉思之自得睡矣余語之曰古之眞人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遂書深息二字畀之實夫而有得于此勤于行行而熟當知或者移心之言不滿一笑

又餘干縣先賢祠堂記曰馬君風有儁才爲政明而不察有惠愛于邑慄慄焉常自以爲不足事關風教知無不爲志可嘉也已

雲濠謹案先生歸自東淮扁所居之樓曰樂山蒙齋書所作仁者樂山銘以遺之蒙齋又爲君子堂記曰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日過鄱之東湖訪余于種德庵而屬余

記若實夫者可謂有志于君子儒矣又案宋潛溪題宋儒遺墨後云童仲光詩序之舉裕齋卽馬華父又云華父書謂崇憙老師酋卽袁也是先生自居袁氏之門矣

補龍圖金先生文剛

雲濠謹案徽州府志載先生倣范文正公置祭田立義莊俾子孫世守之

補縣尉呂先生貢才

附錄

任善化尉社倉羨餘千計無所取上下交薦改京秩

補知軍江先生塤

附錄

通判靖州以清白稱

差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于西山西山爲序諗之大略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推所以治靖之廉曰清簡者而治南平斯可矣

補劉先生炎

邇言

中天地而立與天地參者人也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天地予人之正也君子保天命之性之謂仁成天命之性之謂學

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爲治矣

或問節義之士如之何而黨錮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豈必登龍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選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立禍的者也人豈能禍之哉

或問學聖賢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聞之眞公學而至之烏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門人不能無偏能溯其源歸于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逾遠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通言十二卷提要云是
書分十二章曰成性存心立志踐行天道人道君
道臣道今昔經籍習俗志見其立言醇正篤實而
切于人情近于事理無迂闊難行之說亦無刻核
過高之論如井田封建云云皆他儒者心知其然
而勝不出之于口者劉氏獨筆之于書可謂光明
磊落無纖毫
門戶之私矣

附錄

補忠愍徐先生元杰

梓材謹案先生號棋埜見蔡氏九
儒書眞西山文集有送徐子祥序

少侍父遯齋先生習聞庭訓專事程朱之學因慶元黨
籍隱而不仕從眞文忠遊

附錄

蔡久軒祭先生文曰甲辰之冬潮陽一疏凜凜然如秋
霜烈日人紀不至于遽滅者公之力也乙巳之夏公位
西省沐浴更衣草鋤姦之疏未絕筆而公殂嗚呼自古
皆有死而公之死也天子爲之震悼公卿爲之駭愕通
國上下爲之頓足嗟歎人孰無死而公死也若此彼何
人斯自以爲得計豈知公之身可死而公之心則窮天
地亘古今而不可死公之迹可泯而公之冤則動天地
干陰陽而不可泯然則公其亡耶其不亡耶

補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梓材謹案西山爲作養正堂記蓋取蒙以養正聖
功也頤貞吉養正則吉也之義西山又有送王察
推序

雲濠謹案袁清容書胡評事夢昱印紙述其言齊
郡前輩事云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郡
事而公亦被黜去先公謂越公韶據此則先生嘗
及越公之門又案先生祭陳復齋文云某也以里
巷之諸生荷知憐于方拙坐明道之春風抱濂溪
之霽月歸自長沙也先生爲之書廉仁公勤之箴
及官中都也先生贈之以舍生取義之說尚擬嗣
歲之春長在掘衣之列何哲人之云亡攬悲腸之
攡結簡復齋子表夫之併呈眞西山詩云復齋吾
之師高山嚴標致僕嘗函丈間乞得四箴字箴來
任京華登門願受記復齋首肯之貽言簡而毅殺

身可成仁舍生甘取義此生尙可輕圭黍眇爵位僕退書之紳儒永言有味是先生本復齋弟子也又先生祭趙東巖文云某也晚登門牆辱憐樸拙文席一違歲備四閱似又及趙氏之門然其題輿輓詩標目皆未稱先生則非其師也其祭鶴山文云某晚登門牆辱窺小異雖名位之不侔偶襟期之胥契又云先生于僕非納交僕于先生非借勢且題云鶴山先生則自列魏氏之門矣于眞西山祭文亦有幸鶴山之夫子獨愛直而賞珍云云

臞軒文集

終身求治於學無得是之謂不知本究心于學而不及見之設施是之謂不知用必其學日進于一日而其治日新于一日然後可以無負于聖經者矣

刺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黃老清靜之習得以汨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詔諸生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霸刑名之術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治見刑而不見德

朝廷之意向不明不足以新天下之精神士大夫之議論不一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

夫子之教如春風時雨之於物隨其限量各使之足其所欲焉故其道之大雖天下莫能容而人心秉彝之不泯當時之人已有日用而不自知者矣其後漢儒得以周官一書從而附之使禮樂之文爲制度萬世而下與先王建立民極之意相爲流通而無間斷此其憂世之心雖夫子不得而絕之也

胄子之教所以見虞廷之泰和魚麗之備所以見周室之文物觀司徒大胥之典則知世之所以盛觀六羽楹之書則知世之所以衰陛下儻欲禮樂之興觀之經史足矣以上丁丑廷對策

君子立人之朝其進以禮退以義如松栢之特立如鳳凰之孤鳴斷斷乎無所依憑附麗也小人枉道以求合苟有可以扳援者疾趨而湊之權臣用事則附權臣婦寺有寵則附婦寺近習得志則附近習邪正之分各以其黨觀人之法概見于斯輪對第二劄

惟天下之至廉者爲能貪惟天下之至怯者爲能勇帝居項氏于貪而自處于廉故彼之貪反爲我所利帝居項氏于勇而自處于怯故彼之勇反爲我所敗藏貪于廉藏勇于怯高帝之術神矣

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來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事業於是乎終矣以上高帝論

人君能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私心邪念一切屏除天理昭融內明外映皐日中天羣陰自伏此二帝三王所以中天地而立極也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爲之有心于用其剛則剛者狎之招也有心于用其察則察者欺之本也是故惟天下之至柔者爲能剛惟天下之至覺者爲能察以上文論帝

人必有大患難而後有大植立有道之士履坎險如夷塗遭變故如無事存神于我而榮辱得喪所過者化如

司馬遷以黯爲鄭當時之流匹故作汲鄭傳而班固作太虛之一塵必如是而後可以爲窮理盡性之學論賈誼

公孫弘等贊又曰質直則汲黯卜式以余觀之鄭當時雖有推轂薦士之能然在朝則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視黯之正直不阿烏能無愧卜式以財利得幸立朝大節寂然無聞而固乃以黯與二子者並稱是黯之生不見知于武帝而死又受誣于遷固也

坤臣道也六二臣之正位也聖人以直方大言之夫臣道以直方爲上必欲以大居之而後直不至于抗方不至于褊此坤之所以盡臣道之義而後直方不孤也論仲舒猶不免議信矣必純乎爲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正人心論董仲舒

韓昌黎不以干室之邑卻潮人而爲之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爲之新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儈人而儈人亦以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昌化軍修軍學記

仁首五常元包四德爲天地心爲生民極愛民以仁簒奢從儉難儉入奢易帝其念哉愼終如始律身以儉簒直諫宜容通言宜察公道一開下情斯達聽言以公箴

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筌之惟公生明偏
則生闇 存心以公箴

名譽之來有道所忌守謙之一有益之四不然何六爻
無凶辭不曰吉則曰利也 謙齋銘

殖乎德其久也斯穫殖乎學其成也罔覺惟孝惟友曰
義與仁爲吾殖之本根培之溉之務滋于厥身外忽內
慾吝容驕色爲吾殖之蟊賊夷之薙之毋害我稼穡行
有餘力乃藝文園情農自安胡取禾三百廛晝斯宵斯
眞積力久厥報維何自今以始歲其有 殖軒銘

硯則必端之求友則不端之取甚至于外無潤身之容
中無介石之守見此石君亦顏之厚 端硯銘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其覽汝也貌悅身聞胸中不正眸
子眊焉則其覽汝也顏如渥丹是則汝爲吾之畏友豈
但正吾之衣冠 鏡銘

附錄

爲正學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
之先生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
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

無所回撓類如此

補 熊竹谷先生慶胄

梓材謹案建寧府志有熊夢渭字竹谷其別號也又
不求聞達夢渭當是先生之字竹谷云
案先生有祭蔡覺軒文又爲哀辭云豫章熊某其
同門壻也是有世舊哀有甚焉思昔求道未獲蓋
將以紫陽之敬程子者請事于左右先生曰子知
言也益友也奚師之足云以師事節齋故有世舊

附錄

熊勿軒跋竹谷文集曰公生平精力于三禮通義春秋
約說中典三朝通略用功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易

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提綱等編恐燬于丙子兵難
又曰公少以禮記決科于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
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游丞相克齋牟左史存齋皆欲
以公經學薦聞辭不就蓋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

蚤受學于節齋蔡先生與徐進齋蔡覺軒詹敬齋翁思
齋爲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眞西山劉
靜齋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即棄科舉一意通經博史之
學

又曰公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創敬思齋以訓後進

立孝永莊以賑饑貧見後進有獨學者必諄諄誘不倦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屢空不顧也

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附錄

梓材謹案王實齋誌蔡節齋墓云女七人適楊至劉端江漸王聖舉徐幾楊端余賢仲皆具婿也則先生以節齋之婿而及其門者矣

劉須溪序王梅浦尚書纂傳曰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機以爲惡則過矣亦

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于峯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數十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眞西山所記記首之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慨哉以此明民猶有出于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于纂擇政在此

侍郎陳習庵先生埙 別見惹湖學案補遺

太學盧玉溪先生孝孫

盧孝孫字新之貴溪人受業眞西山之門嘉泰閒舉進士爲太學正淳祐初上幸太學獻所編四書集義學者稱爲玉溪先生 廣信府志

附錄

張萱曰先生取考亭語錄文集爲四書集義又病其博而未精于是復爲集略芟繁撮要深寓反約之意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縣令趙先生時棣

趙時棣字宗葛王臞軒鄉友也西山再守溫陵日著政經臞軒時分教睢邨先生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

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先生令大庾鍥梓縣齋王臞軒集

周天驥字子德永豐人淳祐進士授校書郎嘗從眞文忠公學文忠爲作顓齋爲學二記勉之 人物志

校書周顓齋先生天驥

安撫宋先生慈 附子國寶大口秉孫

宋慈字惠父建陽人少聳秀軒豁師事考亭高第吳雉又徧參楊方黃榦李方子二蔡淵沈孜孜論質益貫通融液暨入太學眞西山衡其文謂有淵流出肺腑先生因受學其門嘉定丁丑中乙科調鄞尉未上後歷官知

廣州廣東經略安撫卒于官子國寶大口鄉貢進士秉
孫正奏名皆力學劉後村集
爲敬齋先生樞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朝請李洞齋先生遇
李遇字用之自號洞齋閩縣人渡江名儒迂仲樗之從
孫也與劉後村同受業于西山之門淳祐甲辰進士官
至祕書少監朝請大夫嘗論內治于君子小人近習女
寵斜封內降辭嚴氣勁端嘉以後能言者不能加也劉後
村集

附錄
劉後村跋西山與用之書曰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
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譖後禍叵測
其所交游過于避就洞齋乃于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
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翕翕趨附方以格領縣令
先生珍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他師洞齋顧收拾其
寸簡隻字如璵璠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
閩風宜少愧矣
儒林龍先生崇
龍崇字邦之雲巖案雲巖案萬姓統譜作升之永新人出眞西山之門以薦預
修中興政要人物志
雲巖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讀書好著述嘗遊眞
西山楊東山之門陳滄帥九江重加禮聘遂建永
新城築之人民賴以爲保障官
轉儒林郎史館校勘卒于京邸
林先生存
林存字以道閩縣人眞西山弟子儒林宗派
教授林先生德甫
林德甫三山人受知眞西山結交湯仲能及其從子伯
紀梓材案原本以伯紀爲仲能弟蓋其赴京學教授也
校蒙齋集者因宋史而誤改之耳其於

袁蒙齋集
袁蒙齋作序送之曰西山于人無不容其敬德甫也獨
異眾人仲能伯紀羅尺甚嚴非言與行副知恥自重之
士不深交也余以是知德甫必有以取重于師友者矣
呂先生仁
呂仁字山甫永豐人與兄仲甫平並從眞西山于粵山
精舍而相與講學焉西山于其歸也易以敬之一言而
一曰敬伯一曰敬仲云西山文集
學士金先生南美

金南美字儀叔安鄉人風采端凝博學而文端平乙未進士時眞西山知貢舉器重之官至翰林直學士制誥多出其手 湖南通志

知州王先生在

王在武陵人治周禮端平初眞西山知貢舉擢冠本經成進士後攝施州城陷死之 一統志

趙隨齋先生師竿

趙師竿字牧之號隨齋居天台臨海登眞西山門學墨竹得徐興之妙見稱于人 圖繪寶鑑

詹先生何

詹何西山之甥字功甫曰吾將以法蕭何也西山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聞昔楚有隱者與其氏名同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云 西山文集

別駕陳先生瑤 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陳先生適

陳適西山邑子爲書課程其于學不以西山存亡爲勤惰 劉後村集

常博鄭苕泉先生口

鄭口號苕泉官常博其卒也劉後村祭之云自漢以來士以藝取童而習者不出科舉鈔誦帖括絺繪雕蟲芻狗既陳叩之空空君則異是網羅貫穿手不釋卷亦不退轉眾作萎蕤君獨老蒼宅人哀竭君愈激昂早列西山文字之籙中入秀巖筆削之局使之騰上鼓舞雷風炎紹汪慕乾淳周洪挾負奇崛寡諧多迕暫牧揭陽俄謫橫浦又云昔在老師高第詵詵歲月電往存不數人前誅洞齋未平幽憤奈何又傳苕泉凶問 劉後村集

羅先生知古

羅知古溫陵人劉後村與之同受學西山同宰邑建溪黃口號止堂劉後村與之事西山同門事理宗同兩省凡一言一語後村誦之終身族子梓字順父官福清尉親受先生耳提面命順父泣官邑人目爲清尉其大節甚似先生 劉後村集

正字李先生以穌 附詳廣平定川學案

口先生仲晦

□先生茂功合傳

□仲晦茂功皆西山門人西山爲天下文章宗師而州家莞記獨屬之仲晦茂功其言曰再留泉一年無所獲惟獲二雋士仲晦嘗獻四規西山至欲銘之楹劉後村爲徐國錄跋西山帖謂仲晦方牧南郡茂功猶待禮部試云劉後村集

司戶黃先生□

黃□宦司戶參軍眞文忠之徒也史文靖嘗遺襄陽書云語其才力宜非永國所棄云任松鄉集

馬氏同調

將作趙先生與琇

趙與琇字器道□□人爲建康府司理盡心推鞫多所平反時馬光祖以閫兼守號一代吏師僚屬擬筆多不當意獨以先生爲難改秩知瀏陽縣通判紹興府除將作監卒姓譜

總幹唐容齋先生廷瑞

唐廷瑞字君祥號容齋歙人寶祐進士特奏名授福州文學轉遷遂安簿勸農桑興教化簡獄訟知郡錢可則辟入誠幕漕使魏克愚聘充試官所拔皆時彥光祖辟充齋安庾曹仍延入幕府多所建明試兩浙漕又以尚書預薦官至總幹乃老蚤孤事母至孝有容齋雜著十卷藏于家歙縣志

朝請陸先生夢發

陸夢發字太初歙人凡書過目成誦尤深于春秋登寶祐四年第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時馬光祖爲安撫使委決所部事悉依經傳律裁決如流深敬異之改知溧陽縣兼淮西帥管榜開閉糴民得無飢省惜浮費率充軍實太傅趙觀文薦于朝特授臨安府左廂公事條奏私鹽之弊轉太府寺丞時有蔡御診者罪當誅遁入海拒命有旨令率兵討捕朝士多危之先生歎曰既爲臣受命當致身而已既至軍失利歿于王事賜銀絹葬儀贈朝請大夫所著有烏衣集圻南集曉山吟稿歙縣志

忠愍同調

補忠公劉先生漢鼎

附錄

任松鄉題劉忠公諫草後曰清議有益于人之國乎世

無忠公一疏則父子之道幾絕壯矣哉然淮蔡功成舊恥亦雪衮衣未歸處置未定而其人竟失終身之節天乎吾固惜其材之未盡施而忠公之氣則已伸矣

王氏講友

隱君方聽蛙先生審權

方審權字立之莆田人家積書甚富環居有田數畝每歎曰吾耕讀于此足了一生矣與劉後村克莊王臞軒邁相友善著有聽蛙集 福建通志

附錄

劉後村誌其墓曰後進視君猶大父行然君上接而下扶屑教而善誘士者尊之

王氏同調

朝請林先生蒙亨 別見鏡山學案補遺

方氏先緒

方梅窗先生應龍

方應龍字梅叔以字行莆田人少受知于叔祖少卿銓仕衛陽日先生以子弟爲賓客自書札外未嘗鬲髮預他事少卿去衛先生以衛人士多執經受業于其門者

不忍舍其師去相率裒金買宅一區以家之體返故居出所貯蓄市田圃以供粢盛晚以梅窗居士自命卒年六十七 王臞軒集

虛谷先緒

方先生琢

方琢字元圭歙縣人虛谷之叔又其師也少豪俠不羈治小戴禮有聞于范鍾奚若賓記問淹貫精詩粹文有南渡遺風與四明張居卿最厚善嘗爲學諭方桐江集

忠歙家學

忠歙徐先生元得

徐元得字耕道上饒人自衛徙而居世黃塘先生忠歙從弟也嘗忠歙時四方宦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先生揚超穎之質入則與二季端友龍閎立大佳疏田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祕書暨商略義理及旣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書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參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義副尉累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

承信郎至忠翊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祁門復招遊祁門爲刊所爲詩曰橫塘小草晚而益賀歸橫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閒暇惟與宗族鄉黨相唱和載劉源集

臘軒門人

方先生逢

方逢梅叔子臘軒之徒也梅叔卒請銘于臘軒曰求夫子之文刻墓石以傳則先君爲不朽矣王臘軒集

熊氏家學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詳見潛庵學案

梁氏家學

奉議梁端懿先生百揆

梁百揆字宗盛番禺人仲欽子少謹厚苦志力學登嘉定十年進士初授從事郎太學錄晉符璽郎歷奉議大夫立朝侃侃以直諫忤時未幾史彌遠矯詔廢立遂引疾乞休退隱禺山闢異端彰聖學有功名教學者稱爲端懿先生 廣州鄉賢傳

西山私淑

劉樸谿先生承

劉承號樸谿爲建寧學正時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錄之梓惟諭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先生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據者因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云 經義考

謝先生侯善

謝侯善序西山四書集編後云得西山手澤于夏獻之

遺亟命工刊之于郡庠 經義考

梓材謹案西山子志道爲學庸集編後序稱郡博士謝君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成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于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爲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于斯道有聞故于學政知所先務云當卽先生

州守黃先生巖孫

黃巖孫字景傳惠安人實祐進士授仙溪尉一以義理之學爲政先是段全淩景陽尉仙溪先生作思賢堂且記曰事俗而不自爲俗者學充于事也官卑而不自爲卑者人大其官也咸淳中知尤溪縣新南溪書院建四

齋及講堂以棲學者疏朱子太極通書西銘解三篇及其與問答語凡諸儒之說申以己意會粹成編名曰輯解尋守福州校刊眞西山讀書記學者宗之道南源委

潤舉陳古愚先生仁子 附門人李懋宣譚以則

陳仁子字同甫號古愚茶陵人咸淳十年漕試第一宋亡不仕著有牧萊脞語十二卷其門人李懋宣編二稿八卷其門人譚以則編先生嘗編文選補遺四十卷排斥蕭統盡私淑眞西山文章正宗之說者其云補文選不云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尚

華藻之偏亦不可謂之無功云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一統志載其宋末舉不仕于元嘗別墅于東山博學好古云

知州方虛谷回

方回字萬里一字因甫號虛谷歙縣人穎悟過人倜儻不羈善詩文爲隨州教授呂師夔提舉江東辟充幹辦公事賈似道喪師後萬里上書數其罪有十可斬又泣言之五帝也郊以天言則圜邱露祭與天相接故配之以開國之祖尊之也明堂以帝言則屋下之祭天之神若王者云者以有天下之祖配之亦尊之也曰嚴父云者以周公制禮時言之故因周公而係文王曰父雖成王

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覺年譜名僧詩話若干卷及宋季雜傳歙縣志

梓材謹案虛谷知嚴州降元以爲建德路總管故每爲謝山所詆

雲豬謹案戴剡源集齊東野語序方使君詩序桐江詩集序弁陽詩序紫陽方使君文集序皆爲虛谷作也

方桐江語

近世以老莊注易以六典傳尚書以三禮箋詩以司馬法釋周禮以災異讖祥說春秋以鄭衛淫聲制樂眞學者之大不幸也

桐江文集

禘者推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祭于廟則與郊祀天不同而郊祀后稷以配天所配者乃昊天上帝之天非有所謂感生之帝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配者卽昊天上帝之帝亦非汎配青赤黃白黑之五帝也郊以天言則圜邱露祭與天相接故配之以開國之祖尊之也明堂以帝言則屋下之祭天之神若王者云者以有天下之祖配之亦尊之也曰嚴父云者以周公制禮時言之故因周公而係文王曰父雖成王

康王以下亦皆以文王配帝也其或曰成王則以武王配康王則以成王配者乃後世拘嚴父之文各私于其父而曲 誣互取以成此說其實非也 齋詮及咸生帝說

文公成公于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說謂之未了公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棗棘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詠歌之其所以詠歌之意實亦足以爲戒也

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棗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之分也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于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

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爲是耶竊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詠歌之其所以詠歌之意實亦足以爲戒也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之言亦致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棗棘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詠歌之其所以詠歌之意實亦足以爲戒也歌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于戲狎而實亦至不肖大無恥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棗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于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

雅無施于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于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

王魯齋詩可言集考

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語言文字曰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爲體傳而不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休咎書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兼言義皆以語言文字與道爲體其妙用所在一而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爲善不爲惡以復其有善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之書此語言文字所以爲斯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之體而寓于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

應子翬經傳蒙求序

漢董唐韓明道正義之策原道原性之篇超越諸子斯教矣斯學矣然未也宋儒歐陽文忠公文章第一范文正公事業第一司馬文正公踐履第一然亦未也王半山申韓而佛老者也蘇長公儀秦而佛老者也黃與陳李杜而佛老者也其人品非不高而道則皆未也然則人心之天可泯乎世無復孔子矣豈無復孟子乎孔孟之不傳有人焉其求諸極圖通書定性傳易正蒙經世之作乎雖河洛門人閒有雜于禪者幸楊龜山得之程家學傳小東萊呂成公宣公成公年不及艾文公雖躡而延平傳朱文公五峯傳張宣公幸呂崇陽得之程而黨禍其所著書與周元公以來諸書並存植綱扶常之教率性立命之學萬世有賴黃勉齋蔡元定羽翼其教斯學也李公晦年譜陳安卿字義發明其教斯學也眞文忠公集及大學衍義讀書記類聚言仁學也魏文靖公集及九經要義十七家周易集義學也捨是而他近世解省經賦非學也宏博制誥非學也趙雪秀劉潛夫之詩歌非學也陳同父葉正則之議論非學也陳祥道

鄭源仲之類聚非學也晏叔原秦少游辛幼安姜堯章之長短句非學也張子韶以至二陸楊袁直入頓悟祖磨宗能非學也草木蟲魚訓詁非學也江河鴆鴿形聲非學也塗亞爲戲軋苗爲工震寒札洪爲癖皆非學也清惇紹熙豐京卞誤宣靖秦檜和議侂胄開邊彌遠廢立嵩之出師似道公田關弊欺孤弱篡趣而和之爹樞侍從皆不學之小人也嗚呼人心其果不古乎宂槐君臣衛廬兄弟人而反不如物乎送白廷玉常州教授序力學衰猶進治生晚不讎操心元自定忤俗果何由塗抹餘千紙浮沈等一漚忍窮兼忍辱失笑未包羞力學

玩透義爻未畫前今時天卽古時天回空其庶亦其庶輒死不傳焉不傳積憤淫傷詩未削暗籌微婉史誰編繼周百世民彝在豈爲興亡有變遷有感

附錄

其自述曰八叔父琢教以至於成

又曰不專爲科舉之學學性理自眞西山讀書記入學

典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自張苑邱入學四六

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

梓材謹案桐江爲先君事狀自述又云年二十九見知于左史呂公午年二十四見知于丞相程公元鳳年二十五見知于端明洪公臣詩人亦山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于都守府卿魏公克愚郡倅應公弼正郡紐常博張公汝諧年二十九見知于秋崖方公岳踰三十覲文趙公與懃提舉金公文剛江閫馬公光祖尚書呂公師夔制帥呂公文德禮侍劉公震孫相次見知又云公年三十六別院省試丞相馬公廷鸞賞其議丞相章公鑒取其策廷試丞相文公天祥制帥趙公起參政常公挺爲考官云云則桐江之受知者多矣惜其未副所矢也其撓丞相馬公詞跋語自署門生其寄題宋信州自閑堂詩云吾師魏華父庵以自爲名自庵有類稾其文世盛行又讀魏鶴山先生渠陽集五首之一云登門四十九年多細讀公書百遍過今崴摘鈔靖州作遯翁堪配不傳軻原注云回壬子年二十六靜齋先生知徽州十二月先生以回詩請入書院是桐江由靜齋而私淑

鶴山也

其自序桐江續集曰予之讀書五經一聖之言以爲格式申明天下之書無所不讀以爲令九賢之言以爲律斷案五經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也一聖者孔子也九賢者周之四子顏曾思孟宋之五子周二程張朱也天地人物有理有氣有性有情故有正必有變五經一聖九賢之言所以扶正而馭變者也予讀易而知陰陽大化有正有變生必有死存必有亡于進退得喪勿競勿懾可也讀書而知禪讓之典謨征伐之誓誥九德之剛柔

三仁之去就有正有變亦各自靖自獻可也讀詩而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倫之閒有正有變樂不淫哀不傷怨不亂可也讀春秋而知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內夏外夷之名分有正有變權善惡衡是非正其誼明其道可也讀三禮而知尊卑上下等衰隆殺以節天理之正以防人情之變由今之變返古之正可也盡人性無不善道體無不該自伏羲始作一畫以至二帝三王之君之臣世守之未嘗不明不行至周之末靡正不變而幾于不明且不行矣孔子雖不能行賴孔子之言正其變

而復明孔子之言賴顏曾思孟而益明更秦涉漢歷唐荀揚韓醇疵莫掩不行之害小而不明之害大賴宋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而復明王氏之學分裂宇宙塗炭生靈其後高者入虛卑者入陋賴吾州子朱子力正其變而又大明曰無極太極曰道心人心曰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曰命曰氣曰仁曰誠曰中曰敬曰陰陽曰鬼神曰五經之精四書之蘊昔儕小生得以坐享其成說于是叢門反玷之功利摩頂惜毛之仁義乞鄰證父之責道避兄讎丹之沽名棄灰徙木之成信滅寵糞金之戰

攻非馬有毛之辨說專氣篤言之虛寂皆已截然限限子區域之外等而下之口玄巨區之訓故已方書紫色揮聲之制度亦制白水之圖讖箕張鞭算之貨財鉤簡羅織之刑法非鬼越望之望祀下里巴人之音律覩史楞伽之梵唄陽平都功之符咒至于近世譯經玉清之官職天書神霄之祥瑞西崑龍蟲之歌詠札閣軋茁之詞采國服爲息之政事偏傍字說之場屋黨碑邪籍之紹述忘君事讎之和議棒喝頓悟之心法金鐵一鍋之史學變愈下而正愈渾蠹人心而吞世運惟

此之所恃于五經一聖九賢者已確乎其不可拔則彼皆吾道之巨人又豈容一毫可以侵入吾矩度之內若是則天下之書其可讀者亦少矣此予之讀書法也

劉氏家學

縣丞劉先生漢儀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劉氏門人

補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梓材謹案上虞縣志載先生云潛心典籍詞翰俱美受知于馬申特授申訓郎主管制司機宜文字少卿孫先生子秀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方氏門人

戶部載劉源先生表元 詳見深寧學案

俞先生師魯

俞師魯字唯道婺源人從方虛谷遊虛谷送之以序稱其性質超邁學力精到于書無不讀躬行粹然先世與文公同里閈敘通家淵源有自來云方桐江集

文蕭柳靜儉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提舉程先生榮秀 詳見介軒學案

知州方先生中全

方中全徽州人知鹽官州親傳虛谷之學 陳定宇集

教諭汪先生彌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西山續傳

補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

案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尚書纂傳提要云是書雖以孔傳孔疏居先而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爲宗而以眞西山說爲羽翼蓋諸子效論聲經以書屬蔡氏故梅浦以蔡氏傳爲據西山則書說精義以外兼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大法多相出入故梅浦亦備採之其注疏或刪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自序所謂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蓋道其實也所說于名物訓詁多有闕略而闕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讀義之流亞也

忠亮趙先生璧

趙璧字寶仁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先生授儒書救先生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其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累拜平章政事卒贈大司徒謚忠亮元史

朝列趙先生思恭 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承旨李先生好文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郎中吳先生師道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講友

教授彭集齋先生應龍

彭應龍安福人宋江陵府教授致仕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集齋王梅浦自序尚書纂傳言偕其子振求是正于先生又言先生以是經擢魏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云云崔君舉後序則謂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云

集齋遺文

書由伏傳孔注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遺哉邈乎

上溯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
也書雖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
也如余曾讀時尤愛鞏氏鈔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
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闢自伊洛後讀書者
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
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緝知其淵源上出
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
書于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
莫有能考而會之一 尚書纂傳序

彭氏家學

彭魯齋先生絲 附弟齊叔

彭絲字魯叔號魯齋江陵教授應龍之子其弟齊叔父
子兄弟自相師友博習修潔俱以著述爲業先生所著
有算經圖釋九卷黃鍾律說八篇禮記集說四十九卷
又有易包春秋辨疑等書 姓譜

禮記說

王制前言爵命田祿中數言六官末言養老三者爲經
而中間錯出數節爲緯篇末自注前段義王制

半則小功十二升其縷反多于緦有所不通蓋此去其半之文雖在緦麻十五升下其實斬齊大小功升數俱是去其半斬衰三升抽其半止百二十縷齊衰四升抽其半止百六十縷以漸至緦十五升抽其半止六百縷凡五服精麤輕重之等無不順序孔序所云朝服及今傳深衣皆十五升不去半計一千二百縷

除服先重者卽男子先除帶也易服易輕者謂前喪爲後喪所變男子得易要帶婦人得易首絰閒傳所言易服皆是重喪遭輕喪之禮至于輕喪遭重喪遭斬衰之喪雖除下齊衰冠服別制斬衰冠服雖遇葬母亦服斬衰如遇母虞祔練祥又須著先所除下齊衰冠服俟卒事仍舊著斬衰服凡先遭輕喪後遭重喪者倣此故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孔疏云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若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反服重以上閒傳

吉服無頓著之理故聖人爲是祥服與禫服使之得以從容去凶就吉其實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加此兩月者乃服已殺又能引之使伸于禮在凶與吉之閒二十五月者喪之正服也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者孝子哀情未忘之餘服也三年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北山師承

員外陳誠齋先生震

陳震金華人官國錄何北山早從之習舉業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先生奇之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爲紹熙癸丑陳亮榜進士尚書屯田員外郎

附錄

北山幼時從誠齋陳公震學陳公奇之有以達尊廉潔稱贊者北山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陳益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倣倣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倣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略見大概足矣陳深以爲然

補文定何北山先生基

雲濠謹案先生卒于咸淳五年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廷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學啓蒙發揮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近思錄發揮

何文定語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倣到此耳然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

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倘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

勉齋門人

釋氏所云叛佛者乎

讀論孟集注

有一朋友言慍作含怒意固下得輕然終有怒字在不見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爲是如南風之薰分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讀風則能解人之慍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

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孟子首章是專言之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

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若止曰整齊嚴肅則難捉摸惟曰主一則用力之方昭然易見然所謂主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是爲主一而後移之西又移之南之北則是靜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又如本是一事而復貳以二又參以三則是動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只觀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敬二語敬之爲敬可得而持矣

文減其質者虛文勝而實德亡也質勝而野者有實行而無節文也聖賢有見成之條法不考之則無以爲入道之方事物有當然之至理不窮之則無以爲明善之要故雖盡力于孝弟謹信待人接物之閒而不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或以善爲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出于人欲之私甚則陷父爲孝誤兄爲悌無禮之謹復言之信汎愛而失於無擇親仁而未必識仁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則無餘力而急于學文者其害固大矣有餘力而不肯學文者其病亦豈小哉

主者謂凡事必葬這忠信爲本而不容他有所之謂也夫忠者發于心之實也信者見于事之實也專以爲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謀一爲其始終表裏無一不出于實而虛僞之妄念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而無妄之眞體由是可以漸復是乃思誠之機要而作聖之階梯也

程子曰不誠則無物物事物也惟誠則以實心見之實

事方可謂之有實物若無這誠則其所爲皆不出于中心之實然漫試爲之怜與不曾做一般故曰不誠則無物也且出入無時云云豈復有物乎者此申解上文不誠則無物之語也蓋人心不測乘乎氣而出入其或存或亡又無形影可以捉摸惟主乎忠信則此心便存而事皆自此實心中發出便是有物若不主乎忠信則方應此事而心已他之不主乎此事而無復有其事矣故曰豈復有物乎然則主忠信者非特爲善之實亦存心之要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勉齋語錄謂一句作體看一句作用看然又須參錯看盡天理節文是體中之用在體固有自然之節然不因發見于外之文則何以見其有節故言節而併及于文故曰體中之用人事儀則是用中之體就用上看固有燦然之儀然所以有是條理者皆原于自然之則故舉儀而必本于則故曰用中之體蓋節與則俱體上字文與儀俱用上字此所謂參錯看以上

而曰色難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于外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必其愛之積于中者深然後見于容色者始無一毫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餘裕矣聖人所謂色難乎能盡此者其于養志固有餘裕矣聖人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爲不易也服勞奉養固非愛親者不能然愉色婉容則無所不順而心與父母爲一矣豈得不謂之難哉

深潛淳粹此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蓋雖一般聖賢各自有資稟氣象如湯武自有湯武氣象文王又自有文王氣象且以此深潛淳粹四字著在孟子身上固不得便著在曾子身上亦不得惟顏子便有此資稟氣象也程子亦曰顏孟于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概相類今且以顏子平日觀之如不違如愚于吾言無所不說有若無實若虛此亦可以見也深潛處如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又如程子言其如和風慶雲此亦可見也淳粹處下面體投字粗說如骨骼字相似猶兩

人相比甲人骨骼比乙人差小些子此卽孟子具體而
微之語體段已具猶曰骨骼四肢已圓全但未與那人
一般爾
探潛淳粹四字若分開看探潛兩字便帶了知見意淳
粹兩字便帶了踐行意
視所以章語錄謂旣以此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此意亦
緊切
異端之害云云人之攻治其說者其蔽固之深者固無
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過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
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
領旣非所謂善者非眞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爲害滋
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
者爲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莢拯溺之心援
學者于顚冥之地其爲人切矣
居敬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眞見而枉直
不難知此合內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法也以上爲政
文集有曰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治而下
之則奢爲末此語最爲分曉流于末之奢固不可然安
于本之儉而不求到恰好處亦非聖人本意也
諂與敬不同禮施于所當施則爲敬禮加于不當加則
爲諂
竊詳管仲器小之說集注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二語覺
已盡其曲折局量以資質而言乃器小之本根規模以
施爲而言乃器小之效驗惟其局量之褊淺所以規模
之卑狹下文說不能正身修德是指局量褊淺處不能
致主王道是指規模卑狹處大凡人惟見其大也而後
不肯安于小管仲之所以小者只爲不識其大緣他資
質本是凡近而又無聖賢之學以充之才雖高而識實
陋氣雖銳而志實卑所以局量容受不得而規模恢拓
不開不過成就得些小霸業以上更去不得了夫子以
小器斥之可謂一言以蔽之而朱子復明之以兩言而
器之所以小者無復餘蘊蓋局量褊淺者器小之體規
模卑狹者器小之用欲識仲之爲器小者觀諸此足矣
然亦須將此二語考驗管仲生平方見得此二語說得
他着且如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己要奢侈恐
妨爲治爲仲者便合就桓公心術上整頓然後事乃可

爲而仲却請皆不害霸是他被些才便急于自見惟恐
君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意探縫至于如此及其
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辭
上卿之禮全別是又被這些功業勤了包藏不住致滿
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于
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
只有尊王攘狄兩事是時周室尙有可爲爲仲者正當
至公血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遍西周之舊今乃挾
公濟私假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至若楚人僭王猾夏
爲仁但是仁中之過耳若小人失之薄而流于忍却正

此是甚底大罪過乃置之不問却尋得包茅昭王節目
責他大意只是要他略服便做收殺在我且自可以伯
大抵皆是急于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其久遠難成判
斷不做此非規模卑狹而何而朱子只直指其不知學
者緣資稟自是定了若知聖賢大學之道則褊淺者可
以變而宏深卑狹者可以擴而高廣蓋量隨學長學進
則識長識長則量自充量既充則規模不患于不大且
此章要實見得且理是何物文公好說箇恰好處理只
是恰好處此便是中便是至善自古聖賢相傳只是這
箇天下萬事萬物各各不同而就每事每物中又自各
有箇恰好處故事理雖不同到得恰好處則一此所謂
萬殊而一本然其一本者非有形象在一處只是一箇
怡好底道理在事事物物之中此所謂一本而萬殊
而志識卒于卑陋只就小小窠窟結果了豈非不學之
以管仲言論風旨觀之說得話亦自識道理非全無聞

事君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導友
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強聒不置則是失之瀆
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君臣朋友雖曰以義合
而皆大倫之一其義甚重若未至于數而逆憚辱與疏
而豫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
聖人之所許也以上里仁

糞土朽木諸家以爲質不美之譬朱子宋嘗破其說看
來只是譬學者志不立則學無其本而教無所施爾大
抵人之氣體固有強弱而其勤怠則在于志之立不立
其汲汲于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速惟恐其善
未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倦于聞也此進善豈有
其且退一步做工夫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志苟立則日進于精明雖弱而必強志不立則日入于
昏情雖強而亦弱是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
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雕朽之功可加矣

強毅不屈者本于有志而強梁悻直者則氣之爲爾
二者自外視之均可謂之剛此疑似之難辨而根之所
以得是名也及夫子斷以慾之一言則根之不得爲剛
斯曉然矣蓋能勝慾之謂剛屈于物之謂慾二者不容
兼立个謂之剛而多喈慾則是其剛非眞剛不過出于
意氣嘲強之爲慾一章之方且化爲慾察其微也程子
二語簡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
進德者可以是而藥其末觀人者可以是而察其所安
也

于貢地位語恕固可勉爲論仁則非所及而遽以此自
任論道既爲蹤等省己則亦太疏夫子恐其便如此擔
當了不自醒覺則無復勉強充廣之功故折而教之欲
其且退一步做工夫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未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倦于聞也此進善豈有
其汲汲于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速惟恐其善
之或遺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此進德者可
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
爲功百倍于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以上公冶長

通釋舉仁字一節蓋是指出博與約親切處以爲例尤
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
到得行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件件要講究此博文也至于行時一言以
蔽之曰無不敬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于
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

約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于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于道也雍也

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物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夫豈其數其關于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

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

顏淵喟然章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忽焉在後而我又過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木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各有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亭亭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正謂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看得此又是顏于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然比之聖

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達一間者也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于聖人生熟之閒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眞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病其未至于化而成聖也以上子罕

服疏內一項說得稍明白襞禮書中只作辟蓋辟者襞積殺縫之說禮書疏中說得少有分明處只儀禮喪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閣須蓄襞積疊作簡以束令狹一就身此所謂襞積也鄉黨

長沮桀溺亦非常人爲其氣魄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

召處徵子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于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者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

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都是分曉

孟子盡心

北山遺文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

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蓍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彖玩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于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

道乎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于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閒是故傳詳于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紀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復犁然有會于吾心洙泗微旨乃亦豈亦與民同患之意今觀大傳之篇高極于陰陽變化之理精究于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閎遠蘊奧未易窺可得而尋繹然其辭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編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辨及此者隨義條附于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悉冰釋標曰朱子緊辭發揮因藏之篋櫝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即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不待列蓍求卦而占自顯者

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概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緊傳之要旨已具見于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易學啓蒙發揮序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昬焉開其明昬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于魯竟以魯得匪得于魯其學也實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儆是飭日省三猶懼或失講

辨聖門是纖是悉日刮月劘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魯齋箴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勞用周繄井之德勿幕有孚是謂元吉射鮒與貪井道幾息涸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潛夫井銘

附錄

師事勉齋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

平生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于色若己有之或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不樂至忘寢食其爲文溫潤融暢其詩從容洞曉作字勁密世傳柳法隱居求志不願人知眞

無愧古人爲己之學

嘗作雜詩曰一敬由來入道門須臾不在便非仁直須認取惶惶法莫作回頭錯應人其二曰善惡分明雖兩歧念端差處只毫釐怕將私意爲天理所以先民貴致知其三曰聖門事業遠難攀立志須同古孔顏井不及泉猶棄井山如虧簣未爲山

又暮春感興詩曰郊原春向深幽居寡來往和風日披拂淑氣徧萬象草木意欣榮禽鳥聲下上靜中觀物化胸次得浩養緬懷浴沂人從容侍函丈舍瑟自言志宣

聖獨深賞一私盡消散萬里悉照則其人不可見其意尙可想我生千載後恨不拂几杖春服雖已成童冠乏儔儻安得同心人詠歸嗣遺響

又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用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

先生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于朱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

金仁山等祭文曰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

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皆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處此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乎此故廣探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達于取舍出處之義而粹于踐履之實存養之腴闇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

又仁山再冀文曰念昔多歧中心漾漾既得魯翁指我宗尙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非拘非攝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

于朝金華徵獻略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詳見九峯學案

縣尉王先生邁

王邁字正叔義烏人通諸經尤長于詩登第需次弋陽尉諸生爲治廬于龍門山師事焉郡守趙汝騰以其經明行修與何北山譽邁薦于朝未到而卒金華府志

知州趙先生汝安

趙汝安字茂實以宗室子知婺州嘗薦何北山王魯齋

北山家學

補丶何先生欽

附錄

北山寬兒輩詩云十步芳夫何事怕飢窮況復簞瓢亦未空萬卷詩書眞活計一山梅竹自清風

北山門人

補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書疑詩疑研幾圖一而外有讀易記十通古易說大衍義通古圖書讀書記十讀春秋記八論語衍義七太極衍義一伊洛精義一爲經章句七論語通旨七孟子通旨七讀詩記十上蔡講義一書附傳圄左氏正傳十續國語一圄學之書四文章復古七文章續古五十濂洛文章復古七文章續古五十擬道學志七朱子指要十詩可言集七天文考一地理考二墨林類考七大爾雅五六義字原二正始之音七帝王曆數二江左淵源五伊洛指掌八雜志二周子二發遣三昧五十文章指南十朝華集十紫陽詩類五家乘五文集五十詩疑亦謂之詩辨說梓材又案仁山文集題魯齋文集目後言先生早孤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閒從撝堂劉公船山楊公克齋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于楊公得北山何子恭父之名于是尋訪磐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又案先生嘗以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之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是先生又及葉氏之門矣

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于未發之先省察于將發之際端莊誠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須也

魯齋學說

周子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此正理一分殊之宗祖也昔周子再闢混淪振孔孟不傳之墜緒者太極圖也圖雖有說其言精約宏深不有通書相爲表裏後學何以參考而究其本旨哉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通書又曰五行陰陽陽太極蓋自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此上屬乎造化自是一關故圖說通書皆從此先推轉去自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此是下生人物至于無窮又是一關通書亦曰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故

此章自萬物再說轉去皆自末而緣本也合而言之統體一太極故曰是萬爲一分而言之物物一太極故曰一實萬分朱子之解固已精詳矣愚竊謂二氣交感而萬物生物物固各有一太極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事事亦各有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卽所謂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極者卽所謂分殊也以易言之大傳曰易有太極此易之理一也及生兩儀四象八卦又從而八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一太極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變各具一太極所謂易之分

殊也又以西銘推之乾父坤母民吾同胞老老幼幼及吾兄弟之顚連皆同體此塞同性此帥也豈非理一乎然父母之所生兄弟之同氣又人人不同也曰大君曰宗子曰家相曰聖曰賢曰肖曰賊曰悖德曰不才卽同胞之中而分之殊者已不可得而強一也又以人之一身而言之四肢百體疾痛疴癢莫不相關實一氣感通同爲吾之體猶理一也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維不可以通行待頭目必厚于手足衛胸腹必重于四肢足不可加于首冠不可同于履何者分殊故也理一

易言也分殊未易識也此致知格物所以爲學者之先也昔朱子之爲學也亦務爲懽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于小始見延平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延平簡重不輕于言只道未是朱子反疑延平而心未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此一日延平曰公恁地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朱子在同安反覆思之始知延平之不我欺也歸來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理一而分

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後來朱子于義理上纔析毫分無不極其精密以惠後學者實延平先生之賜也延平之學得于豫章羅先生豫章得于龜山楊先生龜山程門之高第也程子初以理一分殊答龜山龜山之疑龜山初亦未甚釋然也逮其晚年則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于理一分殊之下著仁義兩字拈貼出來尤覺分明理一分殊者仁貫乎義也分殊理一者義涵乎仁也于此見其剖析益密意味益深矣朱子後來亦曰西銘是句句理一分殊故曰

周子之言理一分殊之宗祖也或者曰夫子之時未嘗有理一分殊之說也遠者諸老創此理抑亦新人之耳目乎曰不然也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後賢亦因時而立教夫子時雖未有理一分殊四字之名而其所以教人者亦莫非理一分殊之旨夫孝之道一也何其答門人之問不一說仁之道亦一也何其答門人之問未嘗同爲政之道亦一也不以一定之論語人夫子之教如此之異者何也分殊故也至于曾子之學用功之勤見于戴記之中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蓋其道問學之功至

纖至悉非其他門人所及故一貫之語終爲末後親傳也夫子非多學而識之者決不曰予一以貫之曾子若無許多工夫決不以一貫告之非一貫無以發忠恕二字出非忠恕無以發體用無以發萬殊一本之言出曰天地之忠恕學者之忠恕皆因其已言而推其所未盡故曰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後賢亦因時而立教者此也夫子之傳一貫乃合而言之是萬爲一所謂分殊而理一也周子之言太極是知而言之一實萬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夫子之言如千流萬派而悉歸于滄海之中周子之言如一幹之木而爲千條萬葉之茂後世學者惡繁而好略懼難而喜易不肯盡心于格物致知之功務爲大言以欺人曰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斯言若已悟曾子之一唯及門之初未識何者之謂道不過學爲籠罩之言以蓋其鹵莽滅裂之陋每聞斯語則已知其決非學者矣聖人于天下之理幽明巨細無一物之不知故能于日用之閒應事接物動容周旋無一理之不當學者苟未究其分之殊又安能識其理之一夫豈易言歟願諸君覓作歲月大展規模自灑埽應對威儀動作以至于身心性情之德自禮樂射御書數錢穀甲兵獄訟以至于人倫日用之常雖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也于此事事物物上各見得一箇太極然後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也異時出而從政決不誤人之天下國家決不自誤此身而負此生矣此分殊所以最切于學者幸諸君熟思之 論理一分殊

愚嘗求明善二字之原亦吾夫子之所已言千古埋沒

未有能提示以教學者夫子之言門人不得而知乃出于家庭之所紀錄子思發之于中庸之書而孟子得之著于七篇之內六經之重複未有如此章之詳者以聖賢傳授如此之詳而後世反忽焉何也春秋之時王室陵夷諸侯恣橫莫有尊王者夫子因哀公問政首以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告之自是而下反復相因至明善而止明善二字實爲學之本聖賢教學者之要語也既欲明善必先求善字之義夫善之爲義古未有正訓也至濂溪周子始以純粹至善爲誠之原純者不雜之謂也粹者無疵之謂也程子曰以其義理精徵之極姑以至善予之愚是以知善者至精至徵不雜無疵之理乎夫子又嘗分而言之以一陰一陽繼之者爲善成之者爲性孟子合而言之以人所受之性而繼善求嘗離故曰性善曰性善則可曰性卽是善則不可夫子之言善何時而明初何時而復天之所與我至尊至貴則舉而棄之豈不可哀也哉論明善

魯齋書疑

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至遜位之際止二二語而已以天下與人而略無丁寧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愚欲補以孔子之

逸語以全聖人之書

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
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
朱子于集注亦曰命契之詞乃于尚書命契之下舉孟
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
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于命契五教之下
則是出于堯典矣

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
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
而傳誤爲納也以上二典三謨

湯之聖德鵬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鵬倡論以開之告
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錄也告之以建
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于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
賢能之乎

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卽大禹皐陶
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

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
臣問答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
中號令謂之誓大臣封爵謂之命此篇不可命之曰謨
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
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
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以上
之誥

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性謂
中性字始于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
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拳拳于
此也成湯只此一書傳于後世豈特爲治道之最所以
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于此湯誥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字之義先儒說終不明白愚意
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誤也太甲
高宗烝烈思道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
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蓋烝
烈思道之時無迹可尋無法可授適家一箇天下密運

于方寸之閒一誠旣孚傅說巳在左右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于言卽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道之所發見豈他人所能揣摩測色之乎而況說又復于王之語承于其下此其爲答問之詞明矣說命上

傅說之告高宗于惟字上尤不苟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舊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德也說命中

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問學之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第二節是說對以人主之所以學是先之以爲學之實也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鎚第三節說敬字是乃說受教于人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此豈特帝王之學爲然雖經生學士

牧野之役諸侯不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蓋其素被文王之化雖無播告之書有聞而必來此又國之義也後世欲夸張而侈大之遂于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牧誓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之下宜卽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旣極縝密字義備于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

夫敬者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肢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然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

五事俱矣豈有五徵俱見于一時惟五事不敬則皇極

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卽橫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 泰誓上篇

不建所以驗之于天時者當雨而不雨當暘而不暘當
燠當寒當風率皆反是如是而已愚故曰固哉漢儒之
說經也
詩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康寧配木長
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用之象也考終配土萬象之所
歸藏也
人君以一身建極于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之偏
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以保此極不然則剛流于惡柔
失之弱人才旣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

三德所以即次皇極也
沈潛則當以高明振起之高明則當以沈潛涵養之剛
惡者習于強梗未易柔服故必克之以善剛柔惡者甘
于阿順而剛無所施故克之以善柔而平康者不待于
克仁正以直之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
孟子匡之直之之直是也以上洪範
明德者治民之本愼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
四字爲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 康誥
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于下所宜責武庚以
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于故都
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
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沖幼而敢蠱惑
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鴟張于
讓不可不討今未嘗及此意只拳拳說一卜字何其闊
且疏也此可疑者也大誥
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
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也
多士
多方

無逸首句先儒以處訓所朱子曰其則不敢如此解恐
有缺文愚則曰恐是衍字周公曰嗚呼君子其無逸言
君子不可逸 無逸
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
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防閑
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 畢命
殺人而必死非特爲死者報也爲生者戒也爲死者報
法爲一人立也爲生者戒法爲天下立也忍于一人而
忍者小不忍于天下乃所以爲好生也乃所以爲仁之

至義之盡也聖人以其能精察于典獄之叙尚可以爲
後世聽訟用情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呂刑
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于書而見
于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于書而見于雅頌七月之
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宣王中興之詩粲然
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
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文侯
之命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爲而取之取其不黷武也費
誓之首辭極嚴毅其終不過修城郭積糗糧芻茭爲備
禦之計而已春秋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意悔
過之詞忽發于秦伯之口聖人烏得而不喜而殿于二
帝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好伐之戒也哉費誓秦誓

其自序曰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
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于書者
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
所以難讀也朱子于諸經莫不採其淵源發其簡要疏
瀹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採而紬繹之無復遺恨
獨于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
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
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圖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
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
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善得其文
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
誥猶能于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于
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疑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
所喻是亦難說者至于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
今九峯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
洗滌支離而一于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
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白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
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斟而闕之有
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叅歲月先
後之審定用功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
闕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
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

予者豈能遽豁然于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緻傅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焰後世不得見先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于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閒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于眾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改伏生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謬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閒有刪改議論喧亟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注多已講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口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斧斤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大體苟正則訓注不待贅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存目錄先生書疑九卷提要言其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與朱子之謹嚴絕異又言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改定武成自劉敞始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王氏始云又錄詩疑二卷而甚非之

魯齋詩疑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鄧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于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閒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二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

用功可也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于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賤歸于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雖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之于爲政之時尚要譽于既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

四明故書 四部刊藏書 約園刊本

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奧參之二雅中眞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取之以爲至善之本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

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邪

陳風中篇止有衡門一詩爲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于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如此以武王之聖太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他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于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廣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時亦周公之意也

四明故書 四部刊藏書 約園刊本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矛今歸之王風且得小雅棼然整潔

一部詩原頭本于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婁以至後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興周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于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緜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

言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強勉做將去而令聞自至今不已亹亹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聞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于文王天下自能興起乎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乎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棫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棫樸詩也上言文王資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亹亹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質至味薦于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于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

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棫樸詩也上言文王資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亹亹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質至味薦于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于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

齊有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于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于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亹亹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雝雝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于生民等作可謂至矣于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眞足以配天于祭義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張子曰天體

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復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之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平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閒濮上之音以爲其詆我哉自可撫掌一笑于千載之上

夫子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刪之時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

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貪鮮可以飽直規撫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閭巷浮薄者之口蓋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龐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于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方八歲雅頌正當龐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詞皆與今詩合止舉

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于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壘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殺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于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于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昔在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爲之說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並陳風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晨風泰風東門之楊防蓼草溱洧並鄭風桑中蝃蝀並鄘風采葛大車邱中有麻並王風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死麕召南靜女邶風匏有苦有狐並衛

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其自序曰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于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于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于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狃于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于後之學者何後世徇

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
十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
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語辭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
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
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無乃出于放臣
逐子出妻怨婦尊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變
者也

且夫怡怡酬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
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

向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
夫私心雜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于
人心者既不同形之于言語者亦且異施之于事者亦
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
寬廣而條理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于降風之一言而
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一聖人禮樂之正
意誦之者冥然聽命于小雅亘可悲也愚故謂變邪之

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荊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
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平則詩中有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于它篇
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
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
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差之誤是以傳之者之過
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爲頌周
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雖周公亦求嘗有戎狄
荊舒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

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引
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于提魯
頌之號而以僖公易于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亹也
或者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
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
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于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
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虛誕之辭侈大浮夸以誣
國人夫子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徐方
淮夷之事則與荊楚不同聖人存之于書載之于費誓

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照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思耳 魯頌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魯史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 詩亡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于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餙于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于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

矯誣自非義理素明于胸中而有能勉強不失于金石邊豆之閒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于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于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臻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燕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穆之後僭亂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賓之于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綿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冦范宣子也

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于文公焉其宴胥武子也亦為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為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于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于它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當棣之詩左氏以為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為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嘗

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為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賦詩辨

論語通旨

學之為言效也此字義正訓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義此看集注凡例也

有子言仁之事集注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于此以上學而

不動而化不言而從無為而成此言感通之妙也不動不言無為也化而信者成也簡以理言靜以心言寡以身言也煩以事言動以物言眾以民言也此言統理之要也合二說盡無為之義

矩雖器心之天則也

自聖人生知之稟而言固未必有等級自聖人體道之

心而言初不妨有等級二說非不同也

告門人皆切直告餘人皆深婉各有當也

溫故所學在我記問無得于心知新其應不窮記問所知有限只死活二字

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之事

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

語錄學者于幾微之際不可不辨

所因者亘古及今之常然損益者隨時處事之當然繼周損益其答顏子為邦之問乎以上為政

游氏言仁切程氏言禮樂切程子言禮樂之實李氏言禮樂之文合此四說方盡集注用意精深學者宜細觀

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訥敏此矯輕警惰工夫以上里仁

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訥敏此矯輕警惰工夫以上里仁

此理在天未賦于物故曰天道此理具于人心未應于事故曰性此理至微而難言文章至顯而易見

程子免患二字未見其不可及必如朱子本注所言方不可使知之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

見其不可及以上公冶長

行簡是于行事上簡居簡是于治己上簡

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約禮之誨文公為學者切己漏洩七分了

程子于儒上說君子小人固甚平恐于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子夏細密謹厚病于促狹故以是警之後世託儒為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

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于齊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

子貢以事言故遷而難夫子以心言故近而切也以上雍

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為微有閒矣而程子乃以不改釋在中宜思之

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于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

聖人全體渾然指德性以上述而

可以二字猶以才言不可奪處乃見其節

不可使知之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

注能字善融化以上泰伯

言簸躁妄二字包盡言之病簸內皆此意

動簸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

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容于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待于外有以推其愛之理以上顏淵

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充之所以人速不同子路猶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語錄惠是介猶者傳中說介處亦多泰伯

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衛靈公

盜猶畏人知賊則肆然無所忌憚矣

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陽貨

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閒斷子張

孟子通旨

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也

賢者而後樂此孟子添而後兩字便精神活動

前以愛物之心推上仁民來此以親親之心推下仁民也里布布縷之征五畝之稅也以上公孫丑

去又明示以推之之法善推其所爲不特是此章大旨

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一句

孟子于齊宣王問答凡十四章惟首章開闔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此是傳不得處

王速出令云云此是孟子用世之機惜齊宣王不能用又惜乎後日樂毅不得聞此說也

孟子太王去邠兩段見周家王業之本以上梁惠王

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勇之養勇是不疑舍之養勇是不懼

孟子自然不疑不懼告子是硬要不疑不懼

此節要看四箇所字詖淫邪遁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原能去其蔽則無下三件蔽之原不一有氣稟之蔽有物欲之蔽有習俗之蔽有學術之蔽去蔽在乎好學心通乎道程子是發明知言之要然惟好學而後能心通乎道

學至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

夫征粟米之征百畝之租也家征力役之征今之徭役

責難是先立一箇大志下句是仔細點檢卽是責難工夫也

王驩從孟子出弔是欲借重于孟子孟子不與之言是待小人之嚴樂正子之從子敖是失身也孟子不責其失身而責其徒餔啜者度其心正欲藉其資糧與馬來見孟子爾

深造之以道深造不可作已到說之以兩字不可作助語打過

言性則故而已矣此章本說智是從原頭說來則非語言性則故而已矣此章本說智是從原頭說來則非語

助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故天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如言乃若其情情是已發見者卽性之故也

齊人章尙有孟子曰三字此與上儲子章合是一章蓋因儲子有瞷夫子之語遂發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僞以欺人如瞷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視也恐正是一章非闕文也兼孟子書別無瞷字獨此處連有之以上離婁

人情天理于是爲至此語最精切學者所宜反復深思不可草草領略過萬章

孟子以性不可見以其情之善知其性之善至于不善者罪無歸宿此方微發其機而終欠道一氣字出蓋欲人反求于心而自得也故曰弗思耳矣後面累言弗思自性而言則性與才無不善自氣而言則情有所徇才有所徇然後有不善牛山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

自牛山之木以下十章皆是勉人養心頭面不同所主則一以上告子

家語考

子每讀中庸集注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星淵言答曰文公謂家語爲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說之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戹予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牋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

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義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致明注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也因嘗曰此曾論也此齊論也此爲子貢之門人記矣此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當時孰刪纂之柄者豈非子思乎吾閱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轍環天下幾四十年登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于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

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于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固有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游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答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唯古撥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粹爲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別其精微故曰論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疏密理有精粗紛然而來兼收並蓄亦不得而却也于斯時也七十子既喪而大義已乖駸駸乎入于戰國矣各剽略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開闔矯僞飾非將之以雄詞詭辨以欺諸侯以戰百姓其禍根盤結于海內紫亂朱鄭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于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爲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啓來哲爲悠遠深長之計其涓涓橫瀆千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絕也俟其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並行于天下萬世之下莫不于此而宗之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疇歸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著書以幸後學者亦必子思子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概止記而已然精

要簡明既萃于論語則其餘者存于家語雖不得爲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予嘗求家語之治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己論獻之卿于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爲之一變矣于是以其書列于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爲曲臺記

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大戴刪其繁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有無傳焉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于融爲之注解究其原多出于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卷與篇不同）顏師古已注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而家語又幾于亡矣子于

是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剗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拾珠玉而存瓦礫寶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疏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絲竹之遺音正曲鼙之繁蕪其功反出于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是王肅編古錄雜語其書雖多疵却非肅自作謂今家語是先秦古書簡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注于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爲王肅譌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于秦再變于漢三變于大戴四變于小戴五變于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紛然不復存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甚明柰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此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調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魯齋遺文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已分乃開天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健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氣積于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于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于地精浮于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違天而右繞日之經千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

仲夏躔東升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爲黃道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春秋二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陰極生陽則陽升于天而生暑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陽升于天而生寒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爲五日之強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于日其不足者六日之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爲閏七是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爲一時積六千分成晝夜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年而天地備矣乾道變化二氣流行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飛騰則飄颺而爲雲陰干于陽而氣薄不能以揜日則虹見陽伏于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星布氣陰威之則肅而爲霜陽感之則液而爲露上寒

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爲雷陽從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至陽亟而陰乘之也然自天地剖判以來神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天地沖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水土之精溢于尤物不過沈沙棲陸環異之產蓋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懸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漏天如盧龍此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氣中之窮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極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雒陽東抵扶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千里其地溫煖西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暑熱南抵眞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息一萬五千里次則駭馬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水之所趨其勢蓄洩則流而爲川山氣暮合而爲嵐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

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騖兩山並
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流東極氣虛
而散如炊熬釜無有遺餘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
極其應于月者爲潮蓋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
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
望之後月遠于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
于午而曁潮大秋爲陰中陽生于子而夜潮大一晝一
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若夫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凝體于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流形于造化之後靈于萬物者爲人散于動植者爲物
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
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體受精
于陰其聚而能靈者魄也受氣于陽其散而能神者魂
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噓而溫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
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
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
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
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

之人武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墟土之人大沙土之
人細息土之人善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
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
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夭寒氣多壽陵氣多
貪衍氣多仁惟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爲無虧人之一
身分配五行而造化之理具焉五行一陰陽也人誠有
之物亦然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不類信乎人狎鷗而機
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
將雨而魚噞將風而鵲下不類感應乎燕知戊己虎知

破衝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不類幾先乎蠖屈而求伸狻
斷而求活不類自全乎螻蟻之君臣鴻雁之兄弟出乎
類也烏鳶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常也毛羽鱗介之
類如此至于草木可類舉焉松柏鬱蒼而知其葉自根
流豫章盤固而知其本盛末茂橘踰淮而枳蒿處陸而
艾藻寄根于水葵傾心于日桂枝之下草不植麻黃之
芸雪不積觀木而可驗晴雨占草而可知水旱免絲不
土而蔓映果無花而實茨近陽而性暖蔓背日而性寒
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治心胡桃瓤縮則資其形以斂

肺生于西者物多辛生于南者物多爆東北二物亦然麥受陰陽之全故就實而昂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菽稟火氣至水旺而枯薤稟水氣至土旺而絕衍沃之區以種而觕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葉有花實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故曰天生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循環無端孰察其際自非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者疇克然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天地萬物造化論

河圖出而八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書書固不先于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于天球弘璧之閒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閒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于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

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概見其論縱橫闔闢拔引宏博既富矣哉而于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耳于襲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沈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輔輳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眞樂也敘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于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于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研幾圖序

梓材謹案四庫書存目錄研幾圖一卷提要云宋王柏撰又言本傳雖載其嘗撰研幾圖然其本不傳元代諸儒亦未嘗一字及之是書至明汞樂中突出此本自二五交運以下爲圖者凡七十三云

綱有條而不紊矣是以古之小學之教自十歲則教之書計而大司徒之屬有保氏者所以誘掖夫未成之材而教之道藝者六書居其一焉蓋將使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因小學之流泝乎大學之源小而習之終其身而不厭古人于六書之義其重若此蒼頡而下至周宣王時有史籀者演暢古文著爲大篆漢志謂爲周八教學童之書雖時與古文小異而六義初未失也自秦斯趙省改古籀約爲小篆而古文浸微獄吏程邈欲趨約易變爲隸體而籀篆亦廢又有草書者日趨簡便

而六藝亦幾乎絕漢人猶稍知尊崇字學尉律試吏者課以八體而必使諷籀至九千字以上吏民上書或劾其不正者然而古法既變雜體紛然非復蒼史之舊其後揚雄之訓纂相如之凡將史游之急就以致甄豐之改定古文是雖有意于存古要皆略而不備及後漢和安時許愼受學賈逵通始兼采史籀雄斯作說文解字稿六百有餘上之其書詳博最爲近古然隸學行之日久行草八分雜然並出視史籀反爲奇怪鍾王而降眞草爭妍顧野王廣益說文爲玉篇始從其楷孫愐增加

字說作而又一以會意解之固未有全六義者也玉篇類形不類聲廣韻類聲不類形大抵形尚可考而聲爲難工蓋形有定而聲無窮也類形者少類聲者多類聲雖多而未有正其始音之的者世革風移轉相假借方音清濁譌變因乘甚矣始音之難知也柏知學最晚小學功夫固大缺略諸經雖多釋音每病始音之未明既而求于說文又病從聲之難曉一日以說文翻爲楷字又得李文簡燾類韻之編部敘雖非叔重之舊然亦頗便于討閱既而又得夾漈鄭公樵所著六書略一篇嘗

不釋手蓋其計翌精聚六義粲然一揔千古之陋而于
假借一門始旨之義亦備故獨取以附于說文翻楷之
後又得賈昌朝羣經音辨取其三麗之評說徐音賈辨
鄭略微有異同互相補發按今證古訂譌正誤以之讀
聖賢之書于音義亦庶幾焉今合而一之名曰正始之
音嗚呼昔沈約以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霓五的反撫掌
笑曰僕常恐人呼爲五雞反遂以爲知音以覽字從而
從兒義合諧聲固當讀爲五雞反烏在其爲知音哉韓

昌黎鄙爾雅謂非聖落人爾雅固未爲盡善是亦學之
一端而遽鄙之過矣而況後世自兒童已習爲進取捷
徑之學固視此爲迂也迂非相所敢避但自念日月斯
邁于六藝始求其一而未究其蘊方自笑其苟焉耳正始
之音
序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
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實在
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融會至
于闔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見其昔之
魯鈍者忽頓悟于一日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

日之所至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
之夫魯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正以氣質雖
魯而不安于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
于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禮之曲折一篇其問禮之詳
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
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
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
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
不安于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歟蓋嘗間之天之生是

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
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
免有陰陽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
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程子曰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
彝之初者矣 魯齋記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
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于窺測規橅宏遠而實難于會

通眾說淆雜而實難于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以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

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提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以行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又編朱子指要示之士大夫叩請者每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爲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于天者終于天始于誠者終于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于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

附錄

四方來學者眾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迪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又編朱子指要示之士大夫叩請者每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病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題識

台守聘爲上蔡書院師首講謝子大居敬窮理之旨
歎暢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士德亦執弟子
禮來謁既爲講道于家學者懷慕不遠數百里相從弗
置
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勿逮孜孜述作殆不
知老之將至也
其爲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
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端而未竟疑而未決
與諸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
先生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見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
愈無窮
讀題書目詩曰博而寡要豈通儒三萬牙籤亦太虛論
語一編用不盡世間何必許多書
端平乙未新元詩曰臺層更新德未新讀書未濟腹中
貧屢因快意行來錯却向閒中認得眞性性不亞干聖
旨惺惺毋欠滿腔仁榮枯冷暖自消長但見流行總是
春
又寄王禎詩曰山中之樂屬高人風月無邊取次吟但
使胸中飽邱壑莫將片點蓍埃塵
又新秋自警曰直諒之言久不聞秋來因作讀書吟時
時涵泳味無味句句研窮深又深老來已墓朋友望閒
中粗得聖賢心無倩歲月垂垂過夕秀朝華豈暇尋
嘗訪道于船山至大安中遂迷道因作詩自警云未識
大安道行行多路歧人言訛近遠山路信欺戲自有康
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堠子萬里不須疑
北山次韻云審問方知道冥行已迭歧每因貪徑捷多
致覆嶔戲浪謂途言感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
始無疑
倪公武和云著脚爭此字公私只兩歧正途元自穩捷
徑不勝戲鬼透行須透心移境亦移前人頻指點進步
莫遲疑
有人說用先生警之以詩曰寄語紛紛利欲人不知何
者是經綸行藏未可便輕議學問先須辨得眞莫把空
言來誤世要明明德去新民大凡體立方言用且著工
夫檢自身
北山爲作魯齋箴曰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石朝
夕斂飭厥躬出入起居罔或不恪

聲夕惕勿病于魯謂質難易勿安于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八十已千明強乃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告于魯豈不大哉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金仁山祭之曰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游一二稠參卒于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正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旣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亦顏宏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卽事卽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庶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襄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襲入日晶霜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齋闔門朝廷遇事理勞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遒成皋比所至爲魚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眞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眞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

又率諸生祭之曰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爲光雷霆之爲聲風之爲勁也孰謂天地之至寶而終藏深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而有感于世道之變也歟然自朱黃之日遐屬口口其浸遠歸靈光之獨存耿神杓其明峻天若以爲斯文之殿矣何一朝而遽隕耶又告先生謚曰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于朝乞謚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謚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謚可已勿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卽下先生沒有始贈之命故告贈先下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字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蠲眾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亦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謹告曰急大勢阽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上未能覽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鬱而

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謚其師初非有待于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平謹依省劄謚靈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謚先生曰文憲

黃文獻跋仙都與先生書曰魯齋先生學爲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于父兄培植之素以爲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閒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閒于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

補汪先生開之

附錄

宋潛溪題北山尺牘後曰元思時法先生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于四書之學者

補張思誠先生潤之

附錄

其成服先生不往

補王立齋先生侃

雲濠謹案先生爲文定孫樸攻媿狀文定行實云孫男十三人儼儀倫億備脩脩侃儁信倓其一未舉其名豈即先生耶又案吳禮部師道節錄魯齋行實云愛從子侃賢與共學並居開元死與斂且葬似先生祇爲魯齋從子今金華徵獻錄作從子侃侃與侃古今文異

四方矣仁山考古定制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絰于內而加生絹于外絰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曰即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先生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今忽爲詭俗之服非北山志也吾當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不駭于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也儻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魯齋不從竟用已議約

補王立齋先生侃

雲濠謹案先生爲文定孫樸攻媿狀文定行實云孫男十三人儼儀倫億備脩脩侃儁信倓其一未舉其名豈即先生耶又案吳禮部師道節錄魯齋行實云愛從子侃賢與共學並居開元死與斂且葬似先生祇爲魯齋從子金華徵獻錄作從子侃侃與侃古今文異

附錄

先生冬日雜興詩曰庭隙幽蘭手自種託根不與春花共冉冉同風數莖竹襟期元作幽人供如何江湖浪征逐芳信却因淵翼送多慚獨處歲將晚尚想清標形曉

夢

又曰澤國風鬟霜力緊黃落凋殘碧成錦最憐柿葉與楓林平原物色平瀰漫造化不翁何所強獨怪連朝偏酣景天理眞機默玩心悟取鑾根發深省

魯齋和立齋踏月歌曰我觀天壤閒何處無此月對月兩心同正自欠此客月清人更清心境兩相迎平生負此約鬢影今星星我有一要言應與月同盟清光無晦蝕與德時時新

又和伯兄適莊訪立齋詩曰園林襟楫兩三家翁季怡

公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怡意度嘉時把酒杯傾月影或燒石鼎煮天花青編有味毋吾隱白髮無情任妝加翠竹數竿新暎石歲寒只此是生涯

金仁山祭之曰大學重關誠意爲要過此則人不然則盜允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閒是友是資純直不疵其生也性誠質剛方伊學之正惟其此心不愧屋漏隱所獨爲顯可人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關亦旣越止天假之年尙究極只云胡一疾荏苒三年右綫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

道日已孤人如可贖

梓材謹案祭文此下云我實企焉遍參儒宗旣友公子是獲游從蓋仁山以先生爲前輩故自稱後學云

補遺縣尉吳先生梅

附錄

師事北山教以眞實堅苦著四書發揮參質于魯齋

補遺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雲濠謹案先生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

梓材謹案咸淳十年先生纂魯齋文云履祥登門今二十年轉迷起弱弘禰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

公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寔施及其徒鱗次朋升蓋先生以事北山者

又案先生中年築室居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先生又別自號曰次農

仁山尙書表注

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其利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之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十二州冀豫爲中餘皆外邊四裔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

忌王佞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
讒殄之原起于民情不達政教不明俗移于下而上不
知令出于上而下不同納言所以傳君言而觀民風也
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
通于民心民心所以化于上而讒殄所以不行也三代
而上道化出于一異端不作蓋以此爾以上舜典

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要道也一
人之治天下惟在于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
事使隨事各得而已爾舜亦以命禹則益之以三言此

又授之執中之要法也夫用之所以不合乎中以理欲
雜乎方寸之間辨之不精則守之不一是以動而不中
則不能得其無過不及之則爾理與氣會而爲心心則
一而知覺意念所從發者異故帝舜分爲界限以言之
道者人之主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蓋道心之所以
微亦人心之危有以微之爾惟精則辨乎人心道心之
閒而不差惟一則守此道心之主而不貳中卽道之用
也大禹謨

九德凡十八字而合爲九德者上九字其資質下九字
則進修亦有德性之全美者然必用其有常者謂有其
德而持久者也若一時如此而悠久不然則不常易變
不足爲有德矣故雖以是九者定其有德之目而必其
有常然後用之小人勉強于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
變焉用之豈可保其爲吉哉皐陶謨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
下之事使每事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
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其規矩繩之則而
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

餘裕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仲虺之誥

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
在于主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
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攷比之者則在此心之克
一焉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無爲或勤勞在
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
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施之今
日則爲非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彼事則爲
是者此聖門所謂時中所以考比參同之者非純誠有

定之心豈能精擇而不差也哉所以貴于一德也一德有
五福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爲重蓋五福皆係于
天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又錫福雖係于人主
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攸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爲福者人生而惡弱昏愚者
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福之大
者若使此心昏庸所好非德雖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
居而無教祇以荒亡戕賊近于禽獸何足爲福哉以上洪範
宗伯不言司盛所掌者禮禮莫重于祭祭莫切于宗廟
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上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儀
和則不僭不逼各安其分有序則和也
司寇刑官也不曰刑而曰禁禁止也書法于木以示之
止人之爲惡也王者制刑示民以禁于未然至于用刑
則不得已也以上周官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
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于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
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

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
其事迹之實字辨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
未易讀也燼于秦灰于楚鉗于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
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
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
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虧古文不能以古文之書訂
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
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
劉陶猶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
始出至蕭奮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
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
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
傳會所以大序大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
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
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
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于朱子既沒之後門人
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注之

作雖爲疏略苟能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

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 尙書表注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尙書表注二卷提要言其初作尙書表注二十卷柳氏所撰行狀稱早歲所著尙書章釋句解已有成書是也經義考稱其尙存今未之見又言此書與蔡氏集傳頗有異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亦確有根原所列作書歲月則與所作通鑑前編悉本胡五峯皇王大紀參考後先雖未必一一盡確然要非盡無據而作也

梓材又案四庫又著錄先生大學疏義一卷提要稱其謹嚴篤實猶有朱子之遺又論語集注考證七卷提要稱其書于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于事蹟典故致訂尤多蓋集注以發明理道爲主于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仁山指遺補闕以爲縫其隙于朱子添爲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無微牾自我言之則爲忠臣他人言之則爲護賊則殊不可訓云

大學疏義

格物致知之傳不存而後世儒者莫知所以爲說故或遺之而不復言或言之而有不盡或不得其意而他爲之說遂使大學始教之目不明于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爲學是以天下之理有未明吾心之體有不盡而所謂至善之所在者自孟子以後千有餘年罔然莫知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其本蓋在于此自程夫子始明其義以開大學之原而朱子又修其辭以補傳義之缺然後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與其教人之法燦然復明于天下其辭明而盡其說精而密而其爲法則功程有據而細大不遺工夫積習而貫通可至雖使聖人復生于世其爲說無以易此矣閒嘗因是而推之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蓋人稟天地正通之氣則莫不有虛靈知覺之心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者蓋事物盈于天地之間而莫不各有精微至善之理也所謂理有未窮則知有不盡者蓋理在萬物而吾心虛靈之體自無不知知在吾心而氣稟物理之昏已有所蔽故欲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于窮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窮極乎物以極眾理之物則無以推極吾知而盡心體之全矣所謂大學之始教者謂太學教人之目以格物致知爲始也物有未格則知有不致而何以能誠其意以正其心脩其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哉是以大學之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爲始焉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者即者隨其所遇之謂也凡者大無不包之辭也蓋格物者初未嘗有截然一定之月而亦未有精粗巨細之間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

無限而接于吾前者亦無窮故必隨其所遇巨細精粗
小大幽顯莫不格之以窮其理焉所謂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夫格物所以致知也今而
先之曰因其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體虛靈知覺固
無所不知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以狹之耳然
其本然知覺之體則有未嘗息者故其于事物形迹之
顯有不待格而自知但其蘊與精微之極則必待格而
後知也故致知者因吾心之知此理而推之以至于
盡之謂格物所以推盡吾之知耳夫豈憒然無知而能

格夫物也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格物者
非謂格一物而萬物通亦非謂萬物皆盡格而後通但
積習既多則工夫自熟心知日廣而其推類觸長貫注
融通天下之物自無遁照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表者名實之形而
易見也裏者曲折之蘊而難知者也粗者其事迹也精
者其妙理也全體無不具者也大用無不貫者也全體
卽大用之體大用卽全體之用也衆物之表裏精粗有
一未盡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爲有欠缺故必有以窮萬

物之理而盡其裏者精者則吾心之全體無不用又有
以究萬理之事而盡其表者粗者則吾心之大用無不
盡表裏精粗無不到者物格也全體大用無不明者知
至也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其兼言而異
于他傳者蓋致知在格物此格卽爲致非二節也凡補
傳之意旣簡而精而或問之言復詳而悉非後世學者
所能著語者今惟疏其傳義如上而不能有所發明云

論語集注考證

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旣去魯矣以衛靈

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
蔡侯死于盜國遷于吳民分于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
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
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
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
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旣知其不能用矣其時
楚昭之賢聞于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
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
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

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子西所阻慮以爲此皆非聖人之意也

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于外子拒于內不知其國何得度日是謂君子于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謂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則可或時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又考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在衛何也孔子在陳曰蓋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賤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于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以上序說

學而一篇記夫子之言爲書之首而弟子之言凡四人惟曾子之言直而簡有子之言曲而中子夏言激而易廢學子貢言外而不由內此曾子所以傳道而有子之言所以似夫子也末章子貢之言其進宜未易量學而志學章朱子于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說處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蓋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非聖人矣其實三十而立聖人之爲聖人者已成此後但愈妙愈熟所謂借其近似以自名猶夫子一貫而曾子借忠恕以名之也爲政

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爲二代制度文物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

得故終于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其間見于禮記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八佾

天下豈無天資之美者但習所移而志不立不能好學以充其資耳然但言忠信而不言知審知審之資固不易得但聖人之于人尙忠信而不尙知審終然忠信爲基本知審或難保也世人多以聖人生知之資絕不可及而自棄故聖人以好學勉之公冶長

顏子好學如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一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且顏子未當事權有何可怒蓋借是以諫曉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好學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之卽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不能繹且改也

仁者心之德也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借內外賓主以譬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于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求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雖三月外有時少違卽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人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旣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于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于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以上雍也

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爲字平聲謂舜之作樂何其情文善美之盡如此近有北士因漢志陳敬仲以韶奔齊之說遂謂夫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傷之至也曰韶乃陳樂何爲而至于齊蓋傷陳氏之必篡齊也其後陳成子果弒簡公夫子請討之此乃證古集之說路史意亦然大爲躁妄且感韶之盛而三月忘味程子猶以爲非聖人之心故集注取史記學之三月以證之豈有陳氏專齊而夫子一聞樂聲三月忘味聖人之心而好爲忽忽悵悵一病固滯如此聖人之怒在物不在己何爲忽忽悵悵一病三月也學者不如守文公之說求聖人之心而好爲新

奇何所不至言憂甚矣

子貢善問莫精在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掩夫言夷齊則不爲衛君已可知矣然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得不逃卽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惟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蹴天倫爲正脫然惟恐有國之爲累而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爲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緬想此心而下視衛輒之心眞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乎或問于此極爲詳明惜不編入集注學者不可不參看然不獨以此論古人心迹之辨又當以此自察于心術幾微之閒也

按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之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乎行旣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首篇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爲先何也曰首篇言弟子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嘗論知行二字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知爲先此章是也行爲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雖以學文爲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于實也或又疑四教與四科如何曰四教以先後淺深言四科以成德達才言夫固各有攸當也以上述而朱子舊以夫子述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爲言故統爲一章而或問遂收胡氏之說復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爲專言文王其實文王終武王立十三年而始伐紂則十二年之閒紂勢猶熾而惡未稔未卽傲然與之並立也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事之則不謂之周家忠厚不可也故曰至德至德之言亦聖人衰世之意蓋自春秋以來諸大國于周室何有前楚後秦虎視耽耽羣雄

垂涎未敢先發欲取而不能非可取而不取也況于服
事之乎以此言之則武王謂之非至德不可斯言也亦
聖人衰世之意也泰伯
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道乃物之體而物乃
道之用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
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
質近者如斯夫一句意尙孤不舍晝夜意思方可見蓋
大德之敦化如此也
何有于我哉語錄曰語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
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
有一說云于我何有然皆未安今缺之又曰此等處也
因人言而發履祥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

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
事公卿入但事父兄于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爲酒
困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于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
之難能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于文意似通然此四句
在國在家處凶處樂皆已備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
以上子罕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二 百二四 明萬曆書 約園刊本

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華之才勝于宰我澹臺滅
明之勇亞于子路子羔之孝次于閔子樊遲之才亞于
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
諸賢未易梗概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
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
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于斯爲
允然前此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
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
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
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
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遵豆簠簋
奠先聖而東面于堂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旅
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
可也先進
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最爲親切
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
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
从人而傍从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

古文仁从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卽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注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

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梅仁杏仁之喻此允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旣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故種之卽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卽動而發然梅杏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有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卽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卽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

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于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旣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允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旣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

故種之卽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卽動而發然梅杏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有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卽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卽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

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顏淵

所貴學于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章末四方之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注疏也農圃同一事蔡所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子路

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于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篇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盡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窒礙所見無所

蔽者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纘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語錄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憲問

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三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捨也何

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囚之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而歸地于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疆邑也當是時

公山弗擾在費而叛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都之便矣故叔孫氏始墮郈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其不肯墮郕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郈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郕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而謂是以閒魯之用孔子寧不幾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閒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己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于自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于我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惟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其膰肉不至而行也

而此篇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膰肉爾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膰于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惡必有日矣夫使其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疏卻之也于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朱子于此取范氏之言謂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以見中庸之道何以見其爲中庸也因合齊魯而觀之于齊不用則禮雖隆而去去他國之道也于魯不用則禮衰而去去父母國之道也使孔子以所以去魯者去齊則于道爲不及以所以去齊者去魯則于道爲太過矣分齊魯而觀之當在齊也季孟之禮固非所以待孔子然猶將用之而去則爲太過曰不能用矣顧以禮隆而留則又不及也此去齊所以爲中也當在魯也女樂未受逆探其未形之意而去之過也受女樂不朝而去之則中矣然于父母之邦而如此亦微過也故于膰肉不至而去爲得其中膰肉不至而不去則又不及矣此去魯所以爲中也此中庸之道也

然則三仁柳下惠何以未得爲中庸曰世謂微子歸周固妄也遯去而已然微子仁于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爲過比于仁于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柳下惠降志辱身視夫子之去魯又爲過于和而不及于中矣抑三仁之于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終始力量止于如此若伊尹周公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于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衆言之微子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略而又以此三言繼之蓋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而末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堯曰

孟子集注攷證

按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噲之七年乃湣王之十年但書噲子之薨齊伐燕齊世家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爲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遣代五百金聽其所使人遂說燕王以國讓子之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內大亂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文公語錄疑通鑑移十年考異無他據按溫公考異于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爲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未卒明年又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成公謂竹書記前代事雖多訛繆然其書戰國時事必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

必實于史記年表矣年表于魏年既誤則其于齊年安得盡無所誤況伐燕之事莫詳于孟子莫略于史記安得取其略者而反疑其詳者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與孟軻困于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衍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注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履祥以爲伐燕之事雖微戰

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斷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卽薨荀卿爲宣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若糾合一言語用功本自聖賢之言格來以知其原又自天下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若糾合一

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上梁惠王

知言卽是物格知至之效緬想孟子格致之初亦是從桓文之事事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傳稱鄒衍後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鄒衍尊禮如此豈與孟軻困于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衍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注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履祥以爲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斷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卽薨荀卿爲宣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上梁惠王

北士見之遂又謂孟子至梁鄒衍淳于髡爲從史記列傳稱鄒衍後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鄒衍尊禮如此豈與孟軻困于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衍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注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履祥以爲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斷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卽薨荀卿爲宣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若糾合一言語用功本自聖賢之言格來以知其原又自天下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上梁惠王

知言卽是物格知至之效緬想孟子格致之初亦是從桓文之事事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傳稱鄒衍後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鄒衍尊禮如此豈與孟軻困于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衍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注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履祥以爲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斷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卽薨荀卿爲宣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若糾合一

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上梁惠王

知言卽是物格知至之效緬想孟子格致之初亦是從桓文之事事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言語用功本自聖賢之言格來以知其原又自天下之

聖賢之閫畧端則曰衛道爾言論之末爾殊不知其爲救世之大功如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爲申韓虛則爲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爲梁爲南唐深則眞是無父無君歐食人公孫丑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集注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畛洫澮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畎澮距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畛洫澮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

不定何異王莽之改制聖人作事因民之利必不如此按古者以平地爲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爲計而古所謂畝者又與今小大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所謂畝者闊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若今種豆麥者作田疇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閒作疇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旣是平田但止以田疇爲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畝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爲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畝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畝三代可以例推之也

按莊子書亦盛言楊墨之辨如白鉗楊墨之比攘棄仁義謂楊墨所言仁義也然莊子與楊朱同師同道故多偏言儒墨之是非又云儒墨之辨以墨對儒且云當時

有鄭緩爲儒而弟爲墨十年而其父母右墨緩以死爭今按孟子之時邪說詖行甚多大率楊墨二家之說如楊朱之說則莊列其尤著凡莊子所稱之人皆宗楊朱之徒也太史公亦謂申韓之慘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蓋其爲我而無情不屑世故一切務狗視之故殘忍而不恤也若陳仲子之子介自取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上下相資養之道白圭之貊道皆是說也至于墨翟自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莊子亦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俱稱墨經相謂別墨又宋牼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荀子舉宋牼與墨翟並言若
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莊子亦舉而歸之墨翟禽滑釐
之流淳于髡雖學無所主而慕晏嬰是亦墨也又荀子
亦言愼墨季惠四家而季乃楊朱之友儀秦之棄親戚
而遊諸侯亦云救世之戰蓋宋牼之類但其設心反覆
以取世資此又其最下者以此知孟子謂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是當時異端邪說不出此二家之流也以上

非禮之禮如就位而與石師言不待招而見諸侯與世
俗之樂文趨時之謬敬異端之儀制進退拜跪之不典
皆是非義之義如陳仲子之廉楊朱之取爲我鄉原之
鴟張衍之大丈夫遊俠之義氣蒯聵政荆軻之許人以死
皆是集注察理不精乃一章之要旨事不察則敵寇不
制無大異但周禮所言五等封疆大相懸絕意者王制
所言天子之田方千里以及五等之田則是與孟子皆
以田言也周禮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定其地而正其
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及子男之地蓋周初舊
諸侯之國尚多故周家封國之始皆以周之親親勳庸
爲五等以統舊國則其封疆所統皆以地言也以田
言則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地
言則舉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其所統故諸公之地方五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按王制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天子之
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
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
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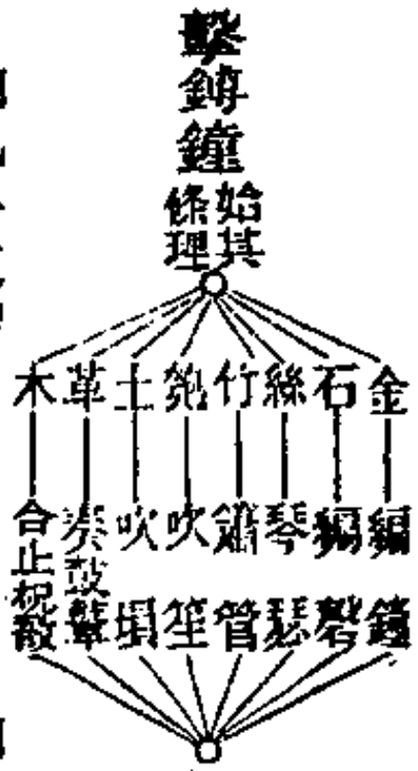
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履祥按孟子之說與王
制無大異但周禮所言五等封疆大相懸絕意者王制
所言天子之田方千里以及五等之田則是與孟子皆
以田言也周禮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定其地而正其
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及子男之地蓋周初舊
諸侯之國尚多故周家封國之始皆以周之親親勳庸
爲五等以統舊國則其封疆所統皆以地言也以田
言則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地
言則舉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其所統故諸公之地方五
言則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地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

百里下至子男之地猶一二百里也且如周家封國之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是田方五百里也周封太公于齊以表東海之邦封周公于魯以統附庸封召公于燕以殿北服若止于百里之地何以爲表鎮哉況周召皆有采邑于王畿而又裒封于燕魯周公支庶凡蔣邢茅胙祭又計六國則周公之地亦廣矣此所以有五百里之說也計太公召公亦有然者故愚敢以爲孟子王制以田計而周禮則井山川土田附庸所統言之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爲之在行止疾徐之閒衣服言語習行之際此所謂人皆可以爲也下學而上達耳告子

按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卽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乙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二十九年而文王爲西伯是入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餘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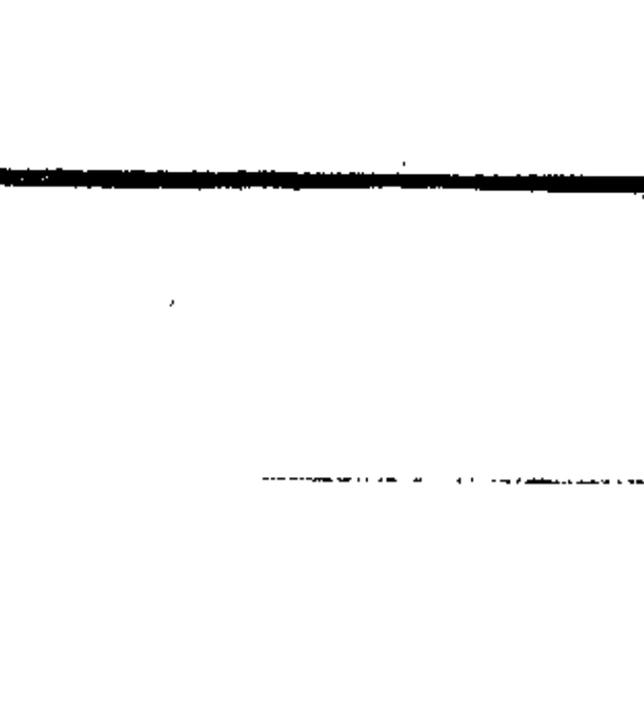
樂始終條理圖孔子



如孔子之智洞閑衆理

如孔子之聖衆理皆盡

射百步圖三子孔子



考之于書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虞幕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攷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至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

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遜歸二年而厲中荷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

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于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爲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

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韶爲韶樂誤矣

伯益卽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太史公見諸孟子之言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對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鑿

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仍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晳曰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見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跡煞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記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

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予史傳記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通鑑前編序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後序云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威烈王二十三年戊辰凡一千九百五

十五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尚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惟以尚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尊經避聖然帝王之事舍尚書眞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馬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以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旨陋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又云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于隱公之篇多誤此公之篇多缺其闕亦多有所遺如楚隋所以爭起于請僖皆所以霸本于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殽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乎

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拼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末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又云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遺碌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閒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公比而舉要三卷提要云蓋其撰述之意在于引經據典以矯劉郤外紀之好奇惟其師事王柏柏勇于改憂悼廢業耳覆醬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以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皆與前序互相發明

雲濠萬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提要云蓋其撰述之意在于引經據典以爲劉郤外紀之好奇惟其師事王柏柏勇于改經金氏亦好持新說至引周書紀異于周昭王三十二年書釋氏生則其徵引羣籍去取失當亦未必遽在恕書上也然援據頗博其審定羣說亦多與經訓相發明其於講學諸家中猶可謂究心史籍不爲游談者矣

仁山文集

深衣者先生燕閒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深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下裳以爲服而連衣裳爲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爲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服而朝而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復製

自溫文正公始也其復明也自子朱子始也其制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纔凡千有二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人體也體有長短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于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爲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爲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爲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領裙之邊餘二寸下屬于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爲要上屬于衣而下廣爲齊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則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疊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後狹于前則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爲裂音觜則其直應繩以裂之長爲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四尺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屬于衣裕可以運肘袂之本其徑二尺有二寸今加之可也倣廣而員殺以爲袂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則反詘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之幅不殊謂之續衽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鉤謂之鉤邊或曰幅之邊交鉤縫之則表裏如一也謂之鉤邊衣領之交其裕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髀則窘上當脇則不裕當要圍之結于前重繚而下垂之爲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紳之長齊其裳用組五彩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井組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

古者士以下皆禪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繪其飾之也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終禪之大夫禪垂士下禪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無爵者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司三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繩具父母大父母以續具父母以青領表裏皆二寸袪邊齊表裏皆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加官純古也君子曰取義之多

乎其餘深衣乎衣之全也以象天也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袂之規也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是以君子淸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直其正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斁又曰縮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謂也深衣外傳

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惟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基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亦有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家謂君心可正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士大夫以興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儷語謂之程文少有振厲則有司駁之以爲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爲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爲未能忘祿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祿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予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顏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事育妥知予載之下其貧又有甚于顏子者乎也上無可宮之椽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祿退無歸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無地不然予何求哉予嘗欲于相山之下晏原之閒爲舍八楹擬古一畝半之宅求田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畝予負笠而荷蓧深耕而力耘畜雞種蔬上養下教閒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天于淸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忘私以爲公使時和年豐稺事不擾則子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中次

亦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所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次農說

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爲服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用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皆員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員屨從其俗者多矣方屨用深衣則何屨曰古有弔服而無弔屨深衣方屨古也然古之方屨非獨爲深衣也凡屨皆方也今之屨凡屨之帶也緦服之絰也今用麻而小之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亦布之細者也今用細紵可也然則何以絰帶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故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之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

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細布則今深衣之布以紵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弁代之可也弁則何以加絰

可也從俗屨亦可也爲師弔服加麻議

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母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
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
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
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
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
庚何得爲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自何至挾武庚
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
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
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
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爲艱大之說其艱難誠大
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
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
以時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書不及
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沖人以
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
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
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
臣子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
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
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也象之欲殺舜止于亂

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雖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三監論

書稱舜格于文祖卽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稱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意耳

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之大統爲有虞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祫郊祖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祫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宗堯論

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參簪舜之爲田漁而入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宋杞而郊禹則虞郊舜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于父母故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瞍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訛之跡而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欲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舜漁陶論

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奉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宋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郊鯀論

西伯撥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受殷之
叛國以事紂則機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
然則文王開導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
盡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
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
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
侯非文王之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服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
之師也而豈有畿內之師乎　西伯戡黎辨

予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
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
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
其責故面縛銜璧聽經興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
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
殷之祀永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遁于荒野一時武王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固已恩禮舉行悉偏而未及微
子以微子遁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
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弃周

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

嚴陵故有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諏紘久絕郡守閻先生之賢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先生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賢之說據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閻者始知義理之學眞足以動人

先生既生有以濟以精識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承響接肅襟造請先生因人開發如參脈投劑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孚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契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

而後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睟益所處皆寬平于一動作語默之閒自然不胥太和之內而無同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

許白雲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一偏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劉亂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由所作也

又序先生論孟集注攷證曰先師之舊趾或囓齕其說或演繹其簡妙或掘其幽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羣言以證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弗可知者本隱以之顯求易而得難盱盡在此矣蓋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讀論孟讀論孟者不可不由集注集注有攷證則精朱子之義而孔孟之道章章

柳道傳狀其行實曰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修之克闇研窮經旨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注以服膺儒先識鑒之確無一

乎人心矣

吳師道跋魏箕子操曰宋末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爲賦此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眞奇作也

倅杭謹案千阮亭居易錄云仁山集二卷董道所編仁山道學不工詩而廣箕子操一篇特工又云此操似爲陳宜中而作

徐禮序先生言行錄曰先生于宋氏爲遺民倫衆不相及而憚嫠於邑抱一以終此所謂求仁得仁報不以養者哉

汪先生蒙

俞先生皋合傳

汪蒙俞皋文定之徒也金仁山與之爲同門之友文定確守師傳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之名爲發揮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歿仁山乃與二先生續

柳待制集

鈔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云

倅杭謹案仁山文集書爲師弔服加麻議後云既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諡玄冠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易蒙以養正聖功也功父蓋卽汪先生之字

魯齋學侶

補修撰潘介巖先生墀

雲濠謹案文獻通考先生號芥軒倅杭謹案袁清容志司獄潘君墓稱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忿世死先生一字介巖當卽大潘君是嘗主麗澤之祠而爲成公東萊私淑矣

時先生充之

時充之口口人嘗訪盤溪有詩王魯齋次韻云聖賢常出此心公有爲爲之未必充絕學當歸三洞左正源欲拮据兵閒先生豈其流亞歟

陳百川東坐春立雪誰能繼弄月吟風豈浪從方已烏頭力應鮮因循又過一年終　瀛洛風雅

魯齋同調

參政文本心先生及翁

文及翁號本心成都人官至參政其爲侍郎也文文山與書言邸狀開屢見丐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爲諸儒典刑眞侍從爲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又附道體堂書云本心癸卯榜眼後來廬陵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廉試全篇論題曰中道狂狷鄉原如何冠榜送通譜焉　文文山集

附錄

當作賀新郎詞曰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波泯衆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磷溪未遇俯緩求起國事如今誰使倚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特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說天下事可知矣

隱君章先生叔和

章叔和東陽人有抱負不求仕進門人受業者遍東西州柳貫徐子奇出其門　東陽縣志

壽雲師承

李東谷先生景文　附弟景傳

李景文號東谷黃巖人黃超然嘗從之遊所著有東谷詩稿弟景傳號古梅理宗時與兄同登鄉科俱能文號二李　台州府志

仁山講友

徐先生鈞

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溪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爲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仁山善延以教子朝夕相磨切明修己治人之道著史詠一千五百三十首許白雲張子長黃晉卿皆爲之序　金華徵獻略

張氏先緒

庫使張先生觀光

張觀光字直夫一字用賓東陽人世居邑南屏巖因以自號學者稱屏巖先生天性通敏羣經子史莫不涉覽

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元初婺有學自先生始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以母老不起遂家于金華有屏巖小稿子長樞其子也 東陽縣志

方氏家學

補 尚書方蛟峯先生逢辰

蛟峯文集

古易經傳各爲一書至漢以上下經及十翼爲十二篇則已合經傳爲一矣後漢鄭氏懼學者未能一貫遂以彖象傳各附經下獨乾則鄭氏之舊耳乾聖人之事全體大用規模宏擴非切己實下工夫則羲文周孔之心實未易窺之予暗室屋漏自謂進德功夫正欲以文王周孔之辭求伏羲之畫以孔子之傳求文王周公之心不得不引傳各附經目爭視文則文矣安在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刃乎日月卻從閙裡過功名豈向嫩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羞抑可爲是扁羞終篇千餘言父之于子師之于弟有難言者可謂法語之言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貢成均狀元及第未必不激于此也

陳石士師論孫覿專祠揭子曰臣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江山州府淳安縣詳宋臣方逢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秦漢而下斯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哉教之無法而不習也 橫城義塾記

附錄

公天稟卓絕于書無所不讀而曾于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閒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

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巍然諸生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

楊升庵外集曰蛟峯未第時率羣士易登雲扁請邱公爲之記邱公記略曰丹溪金碧輝煌炳麗十手爭指十目爭視文則文矣安在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刃乎日月卻從閙裡過功名豈向嫩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羞抑可爲是扁羞終篇千餘言父之于子師之于弟有難言者可謂法語之言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貢成

縣詳宋太學生徐應鑣闔門殉節應子奉祀生事臣覆核方應辰宋時名儒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固准子援充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尚未列入學政全書亦復可與援充

補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附錄

方虛谷爲石峽書院賦曰子君玉之好脩兮鼓斯文而爲倡昆季儼其連璧兮邁頴坡之超放出寸雲必爲霖

兮寧退處而孤抗肯斯堂于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瞻學徒而泣止兮咸攝齊于面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之歆仰摭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

縣尉方嚴隱先生逢嘉

方逢嘉字君會淳安人蛟峯弟領薦隨任無錫尉調轉船兩名司事凡知者累以文學政事公廉明敏薦俱不就歸隱于馬巖山號巖隱姓譜

補隱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梓材謹案嚴州志載先生幼承家訓壯與何潛齋諸老遊

蛟峯講友

主簿吳晉齋先生攀龍

吳攀龍字元登淳安人刻苦問學登咸淳元年進士第仕饒州安仁主簿其與方蛟峯何潛齋爲同門友嘗見器于趙白雲爲大書齋扁曰愛敬又曰晉齋嚴州府志

御史何潛齋先生夢桂

何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進士爲太常博士歷監察御史所著有易衍中庸致用等書學者稱爲潛齋先生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宋亡仕至大理寺太有先儒所未發者雲濠謹案胜弼園宋文選載先生初陳大海鴈之潮卿知時事不可爲遂引去至元初又徵不起又云所與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後累遊者蛟峯方公止齋陳公以訣止齋與先生不同時又案有宋文苑作者攷稱先生初名應祈字申甫

潛齋文集

易六十有四卦而始于乾乾之四德而始于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始于君之始年紀年之首則又始于元元者其天地方開之運帝王出治之端最不可不謹昔也夫子彖易既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董仲舒說春秋

亦曰春秋謂一爲元所以視大始也大哉始之爲義乎此易與春秋所以首之以元之一字乎策問

蛟峯同調

補主簿蔣先生沐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之里人孫德之謹之貴似道謫徙廬陵似道敗乃還

附錄

蛟峯爲記橫城義塾曰其鄉之長衢安恬本東萊水心說齋岷隱山堂講道之所故東陽至今彬彬多美才澤甫思所以成其美創義塾招賢師與一鄉之士共之猶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之士皆在焉其爲塾規曰一旬以九日讀聖賢書講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一日習科舉業可謂本末兼該也凡入塾者不限其來而始入也爲倍供生考其德業而陞行供生可謂教養有節也若夫起居出入有度登降揖遜有敷周旋游息有矩條目纖悉備具斬斬截截有郡縣學之所無者

何氏學侶

監院何先生景文

何景文字俊翁潛齋從子同受學訥齋又同年登第初授台肥博遷監行在文思院學問卓絕後進師之歲陵

訥齋家學

補運使王敬巖先生佖

雲濠謹案先生嘗伯朱子年譜序又有所記朱文公語後錄二十卷四庫存目據紫陽宗旨二十四卷提要云舊本題宋王佖撰其書採輯朱子文集語類分詩人析理明經論事四門每門各分子目其中注語有出朱子原文者亦有出佖所增識者又言浙江通志經籍門中以朱文公語後錄列爲一條而以此書附載于下不入標目則疑非佖作矣

北山送敬巖江東都憲詩曰褒帷不憚暑天長少試平生活國方吏蠹民宛盡梳洗要令枯旱變豐穰又曰獄情微曖自難明舊意平反或失平生死兩無纖芥恨考求須盡察須精又曰功夫眞處在持操外澤中乾亦謾勞獨採聖言求實用豈同末俗爲名高

蔡久軒面奏答問曰及讀至王佖予利玉音云却是依他所乞公奏曰前後乞祠者多陛下未嘗遽從王佖因此事一上祠請陛下卽與宮觀所以外聞驚駭今若仍畀以事任則羣疑自釋矣上首肯之

金仁山祭之曰昔在孝宗相維魯公于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誼層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知此旨幾何頎頎而巾爾冕襲裘爾儼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牖牖明潔硯席清夷于焉不學鳥獸髣髴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監不遠一善一惡夢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于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篇千程一鞭日云暮矣默計爾工歌此銘詩永炭爾衷

州倅王中中先生子章

王子章金華人魯齋先生之諸孫也以文學倅海寧既代且老猶日孜孜進德不已更號中子

文學王先生雲卿

王雲卿玉齋之子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于時而先生得睦之文學掾黃肖卿送以詩序云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于雲卿者乎 其文獻集

王先生璞

王璞魯齋族孫也爲魯齋爲作愛日齋箴曰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駸奔是以君子自強不息舒已乾乾夕惕斯惕禍惜寸陰周公待旦例是大聖問政或倦出作入息眾人蠢蠢自暴自棄老大傷悲我年嘗少

梓材謹案魯齋門人蓋本魯齋送文恩成實推賢引以登公門仁山于思成疑即思誠謂張先生潤之也梓材又案黃晉卿文憲以及撫堂劉先生受業于本于朱子于是言先生爲卓卿誌承務肖翁墓言先生受業于魯齋族子也效仁山祭文自稱里學生且云我從

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少聰敏讀書多涯涘而尤明于春秋淳祐中知州王佖知縣虞燒力薦之朝以親老乞鄉校就養乃授學諭嘗撰修學記有云人之一心本自虛明本自廣大無賢不肖均具至理特患物于物而不能物物耳其修己教人一本諸此所著有春秋講義藂志一卷兩浙名賢錄

魯齋門人

補堂長王石潭先生貴

王蘊文語

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問

車玉峯曰此語確然可信曾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

味

梓材謹案玉峯嘗與先生友稱之爲隱君子見脚氣集

補縣令陳南村先生天瑞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爲待制公輔之後帥事王魯齋明性理之學志潔而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台州府志稱其與周敬孫楊珏楊錡俱師事魯齋世稱古堂先生

補康敏黃薄雲先生超然

周易通義自序

易有太極是生陰陽陰陽交易而成對待易之體也所謂先天也陰陽變易而有流行易之用也所謂後天也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萬化之原萬古之會萬象之蘊萬物之情萬用之經萬事之時盡在是矣大傳曰易之興于聘魯始見易象易象周公所作象詞獨見于魯則其也其于中古乎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也春秋傳韓宣晦又可知也先天當天地開闢之運中闇得後天後天當再開闢之運又中闇得十翼孔安國謂贊易道以黜八索雖其詳不可考意蓋可推矣象傳象傳文言序卦雜卦所以翼文王也繫辭說卦兼義文而並翼也世皆以後天賴十翼而明爲夫子之功不知先天由十翼而傳微夫子後世殆不知有伏羲之易也夫子之功所以大也所以關天地盛衰之運也此道若廢若興若晦若明更千有餘載然後有周子太極圖說有邵子皇極經世書發揮先天之蘊尤爲暴白其于天地盛衰之運亦非偶然出者矣戲至矣超然少而讀易不得其門後乃尚恨本義朱子嘗欲再修而未及于是悉其疲薾參會

互考始則採之先儒以盡其情中則反之蔀闇以竭其情中則成表目曰通義通義陋終則本之經意以斂其歸因而成裏目曰統義統義者蓋將即夫子通之文王之義以上遡伏羲之義也嗟夫觀吾之名書則知吾釋經之意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非但以包羅理氣剖析象數而已一畫一辭乃理氣象數凝結而成文者也此所以闡天地之運也伏羲畫之文王繫之夫子翼之同爲出于理氣象數之自然亦猶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枝不但太極自生出之後序爲然三聖之序猶是也此通義之所以作也

周易發例自序

余嘗竊譬箋易當如畫家寫生六十四卦之義三百八十四爻之情正邪險易利害攻取猶之老少妍媸意興情態各隨其人不但位置耳目口鼻而已後世明智之儒數喜談易觀其筆力馳騁上旁下礴可謂健矣然未免自以意位置故雖極天下之至工而其人則不似也似不似未暇論或置口于鼻易耳以目則又不復爲人矣凡掩襲時義悖亂上下象外生占占外生說者皆顛倒耳目口鼻之數也易以德位時義爲稟有此德當此位適此時行此義處已治人之道趨吉避凶之機差之毫釐謬且千里如其竇象失眞虛理任意當靜反動當承反應聽其說雖美考諸事實乖是又如比五音而強予爲此懼每以讀易之法當先推卦義以求六爻之情目以聽盛八珍而責鼻以食其不至賊人之性也幾希情有難通則參以象象有難通則參以位位復難通則參以三百八十四爻之例例明而聖人之意十得其五六矣朱子嘗言上古之書莫大于易中古之書莫大于春秋窺謂易有吉凶卽春秋之有刑德也易以吉凶寓刑德寓于三百八十四爻之行事春秋以刑德寓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故讀二書者皆宜究聖人命辭之例易例圓通苟能深明其意然後知圓通之中極爲謹嚴與春秋等今學春秋者必求春秋之凡例獨易之例乃置而不講上者繫理下者繫象精粗不同繫均也凡例旣明易乃可窺作發例

梓材謹案元張蛻庵爲柔川書院記謂先生著有易通義二十卷別爲或問五卷發例三卷讀蒙五卷若他所著西清文集十卷詩話十卷筆談十卷地理撮要十卷擬神會要曆十卷與歲計錄云

壽雲遺文

惟先王和民善俗之政雖節目至鉅然其先無不于鄉者是故鄉遂比閭以安其業鄉師檀器以共其事鄉射以序德鄉飲以賓賢又加鄉老于大夫之上以示所尊祀鄉先生于社以久所敬使其樂生重本之心固故各知愛愼而其教也易入恭長慈幼之習勝故不相慕犯而其化也易成民生斯時其相友相助相與扶持者豈特淳風未散使然哉上之人實造就之也厥後商鞅變法萬古罪首然猶鄉置三老以掌教化自後言之鞅可盡嘗耶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記

夫自有文言以來世之著爲書者何其多也往往書益多世益不理與亡盛衰循至無窮甚者叔末之所遭乃有載籍之所無者世不悟本尙欲馳騁于言語聲技之末以誇當代而垂無窮凡若此者皆非居士今日之所讀也

西清道院記

山居宜蜂蜂往來游泳寂寞聞之尤宜予滋喜之于喜之中又有甚敬者焉凡蜂之聚必有王王存與存王死與死義無他適吾取其節每歲春秋之仲蜂有色黑而大者曰烏蜂烏蜂能卵爲王後王將蠽動前王輒刖徙其讓一日兩衙以朝其主吾取其禮菌花爲糕釀露爲醴其所飲茹必草木之精華與夫沈瀣之清泠舍是不屑飲與糜飯播間之食者遠吾取其潔數千百爲羣朝採暮啣各競其職其王未嘗數數然策之也彼自力耳吾取其整森之食儲以待夏秋之食積以御冬吾取其豫門守甚致他爲患者以死拒之不使得入吾取其嚴養蜂之家時其蜂之盛割房取蜜又取房爲蠟足供世用載在本草尤爲醫家所重吾取其惠噫吾人處世偷生以圖存習嬾以爲安勤不足以備乏才不足以利眾有愧是蜂者多矣蜂之節張巡許遠輩人也其讓魯隱公之所愧也其禮三代之儀也其豫九年之蓄也其潔屈大夫所爲列于離騷者也其整諸葛武侯王猛之理其國者也其嚴齋之徒人費也其惠仁人君子所以利物者也然則予不特甚敬之又甚愧之故髣髴焉而不得者也

蜂記

附錄

壽雲與車玉峯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

尤精于易

幼有高志聰明博達讀書不閒晨夜研精探奧絕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關白家事必待午餉行乃許行之率以爲常

推本伏羲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舊周易通義發程朱傳義未盡之意別爲或問發例釋象

其謚議曰故壽雲先生詵超然文肅華胄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于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于鄉里也

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發于後人也深故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于設教之所賜以書院之號所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先生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按謚法講考且寧曰慶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慶敏

梓材謹案柔川書院記云書院建于黃氏之塾故家向宋工部尚書掾始徙台之黃巖州九世爲承奉郎汝霖生兩淮提舉希愈提舉生光山令應時令生太學內舍景龍內舍生壽雲先生詔然所謂文肅華胄蓋指尚書總也

補　教授張導江先生頴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自四經歸極孝極口義喪服總類冕弁服考引證訓蒙經史入門闕里通載淮陰課稿等書及文集若干卷

導江文集

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子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四十年所行何所稽乎檻閒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于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俯亦甚矣幣之未薦諸神位之左亦不敢褻陳之階庭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　釋奠儀注序

附錄

生始四歲主簿君抱以見李秀巖眞西山俱目爲奇童

改試春秋平舟楊棟勉之學義理之學
師魯齋君有才華以所讀書十數條演繹其義質于師
不答君請曰某不敏願先生啓發之乃出君所論指示
之曰若所論昔人已嘗如此云云朱子所不取也傳讀
論孟精義自此君得聞所未聞
既而平舟罷參政居台而台之趙守及臨海趙令並喜
講學君造請其聞多所資益
自六經語孟傳注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
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旣專久而不懈所
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
爲三氏教授鄉黨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曾子子思配饗以周程張邵
司馬朱張呂九儒從祀
先生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
詵如也

教人讀近思錄爲四子階梯四子以朱子章句集注爲
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啓蒙本義
以達程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傳讀史及諸子百家定
其是非邪正作文書字亦爲有法

補
閩人桂山先生詵

梓材謹案王忠文爲閩人凝熙墓表云宋季有諱
韶者爲金華縣令因家焉縣令生迎孫元初爲溫
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詵號桂山翁
娶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凝熙凝熙幼有異質學有
淵方鄉先達定庵王公撝與其子魯齋文憲公相
崇尚伊洛之學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所
學得之定庵爲多于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凝熙父
子自爲師友據此則先生實名詵老然考宋濂溪
先生詵之女生子號桂山翁鞠于王後去適項氏翁
于其家因從其姓及長娶劉而生凝熙乃以凝熙
還氏聞人是詵爲先生外祖之名矣未知孰是

補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宋季嘗從車玉峯
黃壽雲二先生遊得淵源之學則先生嘗及黃氏
之門矣又稱士人遊其門者踵相接因其所居與
聖泳山近遂尊之曰聖泉先生又云延祐間始由
薦辟官平陽汀州路教授跨典江浙行省文衡識
歷文奎高古之文所著又有易學直方本源云

隱君楊樵谿先生鈐

楊鈐字宗彝臨海人嘗師事王魯齋魯齋請之曰子有

用才也語汝學之體用同舍張遠善自以爲不及每稱曰畏友制置司及臬司辟皆不就自號樵牧幸民一日疾革索筆書曰八十有五失德事無啓手啓足吾知免夫所著拾掇等稿上蔡師說 台州府志

王先生全夫

王全夫名玉慶東陽湖滄人潛心理奧從王魯齋遊嘗稱其讀書不苟不爲入耳出口之學 正學編

楊陳講友

曹先生淇

曹淇字元圭號霞寓天台人與郡人楊珏陳禾瑞車若水黃超然爲友倡明理學于上蔡書院台之儒風一時爲盛有訓兒錄 台州府志

導江講友

補

貞獻趙松湖先生宏偉

梓材謹案吳禮部送時彥誠序稱趙公子英持使者節來訪東以古道風勵學者後進晚生不能獎誘之于許君深所敬禮延教其孫璉字伯器者

敬氏先緒

補

提學敬大寧先生鉉

常博敬先生文長 合傳

敬鉉字鼎臣易州人祖父及兄皆進士起家先生亦第進士爲中都路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嘗隱居大寧山學者稱大寧先生從子文長有學行官太常博士平章政事儼其子也 畿輔通志

雲濠謹案謝山補平章傳以先生爲其大父據此則其從祖也攷元史儼之祖名鑑則從祖是矣又案經義考本吳草廬集載先生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其言四十卷者似誤又先生續屏山杜氏春秋遡說八卷見張氏內閣書目又案文長史作元長

附錄

吳草廬序先生春秋備忘曰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稿總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決擇之審至謹至悉惴惴然不偶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

梓材謹案湛然居士集載李屏山說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復把汝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是先生固屏山之徒也

姜氏先緒

姜先生潛 附師楊夢牛王月溪趙松坡重儀潛

姜澤字潤甫閩漢人祖父以貲雄于鄉先生生而父母
卒或欺其孤盜蝕幾盡女兄歸金華楊某者挾之以歸
楊氏悉育之如己子稍長俾往鄉先生楊夢午王月溪
趙松坡董野齋遊志慮淵伸而識見迥拔云　宋文憲集

立齋家學

王先生彥恭

王彥恭立齋之姪也立齋夜對梅花示以詩云羈旅不
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真逆梅花遠到眼平生相慰
藉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興不淺又曰羈旅閱
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攻之亦
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記政事之言盍
惟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
十三君則明矣撝嘗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無他道焉
惟示之視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
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知春秋之貶辭
多而褒甚尊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之
事猶存于篇善有聖人誅鉏奚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

許白雲說

古之學者出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
白雲經說

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
詩以順性情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
和其平書以示聖賢之功用春秋以誅賞其善惡
詔書叢說自序

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
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攻之亦
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記政事之言盍
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讖盜于秦穆
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
十三君則明矣撝嘗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無他道焉
惟示之視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
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知春秋之貶辭
多而褒甚尊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之
事猶存于篇善有聖人誅鉏奚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

雲峯胡先生汲仲

雲峯胡先生國瑞正二年從祀孔廟
梓材謹案胡仲子爲白雲高弟白雲經說云是傳之黃文肅公再傳而爲仁山金先生蓋六傳矣永康應典八華精舍叢田記云許子之學受之魯齋王子王子受之北山何子金子金許遯傳故胡氏上溯朱黃爲六傳也其實仁山初從魯齋卒業于何祇得爲朱子之三傳至先生亦止四傳爾

乎惕武周公之作而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于弊涅之
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梓材讀案四庫全書舊錄先生讀書叢說六卷提要云自蔡氏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攷詩書白雲獨博考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又云書內載其師金氏說爲多卷首書紀年一篇即據仁山通鑑前編起算其間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而白雲于宋末元初說經者多用陸氏釋文及孔氏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蓋以此云提要持論平允第以白雲詩考名物于書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又謂錄詩集傳名物鈔八卷提要云白雲雖受學于王魯齋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則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氏釋文及孔氏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蓋以此云提要持論平允第以白雲

讀四書叢說

學而章集注先覺一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
受學魯齋未知所本攷白雲以宋咸淳六年庚午生越五歲咸淳十年甲戌魯齋卒不得爲受業弟子也

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
所載者皆足爲萬世之準的學者當于此求知其理學
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常未有出于人倫
之外者至于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
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

覺之所爲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爲上提
二字以爲例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
人應物各隨其制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
步言之坐如尸則于坐之始終時習之如尸立如齋則
于立之始終時習之如齋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也兼
此二義看方備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
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此是及人之樂
又我之樂雖自以爲得而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
自近及遠印是之眾則是我之學果同乎人心而可信
此是爲己之樂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慍是一截說樂
君子是一截然君子之德之成非獨不慍所能致若但
不慍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
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囂囂自得其非不亦大乎故朱
子曰故惟成德者能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
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巧言令色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棄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說于人是不知義外飾欲欺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智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者也凡欲勤于中則心私矣其接于事不當于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于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

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于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于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弟子章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爲行之大故言于先其實以謹信二字貫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眾親仁皆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于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是學者最先用力處心主忠信貌存忠厚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摇奪得去

愼終追遠章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信近章集注謹之于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辱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敏于事是敏速于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即爲如恐不及又不但主于行事而已至于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謂爲學務時敏也以上學而

道之以政章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刑則德意不能徧流于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朱子恐讀書者謂聖人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因于圈外明聖人本具此意所謂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孟懿子問孝章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楹喪而設撥葬

禮之僭也八佾舞于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繅藉卿大夫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處服御無非僭也處己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如愚章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難疑答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浩疑于夫子之言心領神會却不曾見于言但實踐于行故聖人舊箇亦字謂雖不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愚與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閒慢語助辭

溫故章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溫之或溫此或溫彼也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又溫亦有得時兼新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注中活眼

誨由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

民服章居敬窮理爲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子張問十世章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之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采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亙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以上爲政

泰山章當時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叔如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行事耳亦不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于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之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歎也

告朔章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也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爾愛其告朔之羊以爲無實而妄費我則愛其告朔之禮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管仲章三歸臺名三歸算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干尺高若干尺而其頂廣袤若干尺取上下之數中折

之則其半廣袤若干尺以爲作臺之數

韶武章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鼓伐之事是于樂中見用武戰鬬之意舜武未盡善以上八條

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揖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以上八條

惟仁者能好惡章凡仁者必知非知不能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者知也好惡之者仁也里仁

公冶長章集注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顏子之樂矣

賢哉回也章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

孔文子章大凡天資敏銳必視學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于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急病如是則文字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

博文約禮章約是收束向身意思集注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以上雍也

三思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德之不修章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是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所在而從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爲之則只作知行看從義改不善是修德之目

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

富可求章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富可求章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

語意自明以上述而

三分有二章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猶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泰伯

在川上章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一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本注道體是道爲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爲道之體質子罕

厩焚章雜記曰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厩故于退朝而後問 鄉黨

子曰師也過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夏而孚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鮪于中屢提起中字說

先事後得節粗鄙近利粗就忍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言近利就得上說

樊遲問仁章虞廷聖之臣四多而獨言舉皋陶者蓋大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于屢空而不顧子貢惟不受命故但能億

禹終受帝禪此下惟皋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

所讓惟皐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千子正民協于中
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于此正見得不仁者
遠意思 以上顏淵
修己以敬章修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修己兩句敬字
亦在其中 憲問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
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卽在頃刻閒 衛靈
公
逸民章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
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
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摯章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
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于飯時主作樂侑食之
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以上徵子
不知命章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
以爲性者也氣數之命人得之以爲生死壽夭貧富貴
賤者也此章命字蓋兼二者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
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利不可趨害不可避 堯曰

○以上論語
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
言往來開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
以乘載理譬如柁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卽理之妙
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大學
章句
序
在明明德句凡言德有二意得天理而存于心者德也
行道有得于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
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于己然後有下一意

賢親樂利節金先生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
其樂者風淸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遵化也利其利者分
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如惡惡臭二句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僞
也二如字曉學者當貸爲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
爲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康誥曰如保赤子一節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
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

毋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

絜矩章矩以器言卽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卽是度義兩字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于用人取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于心者忠接于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于心者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以四旁影出中字平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謟諂聚斂之人進矣以上大學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于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于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于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故但云危

謂易流入于不善也道心發于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悔之故微而難見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以上中庸序

不偏不倚是豎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平而無杭陿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橫說常豎說此是正解庸字總之惟中故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中庸解

致中和節位育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

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道之不行也節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
言道自不行于天下不明于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子路問強章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
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
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
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衽
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索隱節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
必行
詩云鳶飛節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
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眞見得天
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之意方
可
道不遠人節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
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齊明盛服節齊明盛服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
用功屏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于所祭之鬼神明是旣

齊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乎鬼神也
武王末受命節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太王王季文王
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
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
文却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
武王周公節舜之孝行于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
達乎天下故曰達孝
敏樹是樹蓺之樹是活字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
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
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
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
語錄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是在裏面是有箇
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處
置得
有弗學節學問是資之于人思辨是求之于己蓋學須
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

為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矣
相在爾室節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尙不分明以譬
君子不但子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愼之于已所
不知之地亦所當愼也此節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
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愼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
先言愼獨而後言戒懼以上中庸

梁惠首章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
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
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于不遺親後君則
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沼上章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德被
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雨在宇而下文魚鹿云云尤
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此于人可知

晉國天下莫強章易猶撓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探則土
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以上梁
惠王

公孫丑章公孫丑問曾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
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
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惟斥管仲

置郵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
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養氣章孟子之學是知言養氣知言卽知道知道屬心
爲內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
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卽志帥之說至于集
義是要心無愧怍旣無愧怍則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
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
義遇事卽行何有畏怯二者旣令何能動心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孟子之學盡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于天下
之言皆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
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
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心知性爲知言之本
至于養浩然之氣雖專在于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
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

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
邪只說知詖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盡此章本意是
說應事不動心故也以上公孫丑

道在邇章仁義根于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
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
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主于行而知在其中工夫只在深
造以道四字上至于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
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于行者爲尤重也程

子則專主于知故在圈外以上離婁

性猶杞柳章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
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眞也告子不知乃謂人
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爲仁義猶矯揉杞柳以爲桮棬孟
子謂人之于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而成
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耳揉
杞柳以爲桮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
之行人不知者將眞以爲戕賊人爲仁義誰肯從之是
仁義之禍也

欲貴章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尊爲貴而不知在我之
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
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孟子前章
尙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于人爵下兩不
願字是不將這箇爲念以上告子

伯夷辟紂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
二老之去就

口之于味章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地
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禮在中焉之品
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
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
然亦有禮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理而却有
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理而行以求至其
極故不爲命分所拘以上盡心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讀四書叢說二十卷立齋書目有又云未見四庫書目著錄者四卷提要云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義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于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于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蓋係兩江總督採進本今入學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已全闕然二十卷之本馮君雲濠醉經閣有之俾盛茂才炳漢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爲務無時而不敏則修者卽源源而來矣蓋爲學之效甚速人病不求耳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旣如是能篤信而深念于此攻之逾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閒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

論學實始于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爲聖人而已聖人果何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爲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于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爲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卽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

澤加于民爲義之智託孤寄命節不可奪爲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略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于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于朋友或扶持開導

獎勸誘掖于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于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謹愼于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于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于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宜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于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于信其昭

著則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于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其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闕茸汪疏鹵莽滅裂雖嘗立于硯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功微瑣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举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略無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爲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爲

心靜明理之本
貌恭道德之基
剛毅乃足自勵
謙讓可以求益
有善當與人共
有惡勿忌人攻

以上各自省察去其所有勉其所無

出入以時
有故必告
言語無雜
講議無譖
觀書無泛
作事無悔
勿相爾汝
勿作無益

右請互相警省同歸于善幸勿外敬內慢面從退違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

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每奇論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教制爲六經故後之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經意而自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凌虛而遽自尊大道無是也

舊作白雲亭詩云夜深來此倚闌干十里樓臺俯首看月到中天花影正露零半地草光寒氣清頓覺山川近意遠從知宇宙寬一笑直從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柳道傳祭之曰以仁厳之達識而遡于二老之閒其傳緒之眞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山爲暉而川爲媚柔何聖蘊之宗遂厭戎馬之氣兒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後贊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于進趨旋視之際曰微是子之粹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百之學必至充類而爲知晝劃槩以加飡夜熱薪以照字披攘墳典采摘訓傳務爲高深宏遠而不墜于習俗之曾翳苟蹈道之弗頗亦皇恤乎室之空而躬之瘁吳淵潁哀頌先生辭曰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鈔口誦志行彌篤家故貧傚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劉論薦曾不爲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閒賓客弟子担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爲之搜摭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

鄭師山挽先生詩曰宋朱偏窮海婺水獨淵源學悟文辭陋人知德性尊邱原今若此洙泗復誰論賴有遺風在能令薄俗敦

黃文獻誌其墓曰先生出于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世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

又曰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

吳正傳序先生讀四書叢說曰君上承淵源之傳雖見先生之功大矣

吳正傳序先生讀四書叢說曰君上承淵源之傳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詣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乎言表成說具于胸中問難開陳無少凝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

又序先生詩集傳名物鈔曰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乖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于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

張長史序讀書叢說曰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乎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于人者博溥矣

馬平泉曰文懿翩翩如白鶴翔于雲中豈塵埃之網

所能及耶史稱其不以科舉之文授及門曰此義利所由分也亦翹然自著其高標然吾聞之孔孟生今亦應舉此非朱文公之言乎文懿爲紫陽世嫡豈未之聞耶且夫一王之興自有制度朝廷以文章取士而士本所學以爲文而應之何不義之有豈違制而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眞足以鼓舞豪傑慶君臣之義爲義乎雖然夫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亦顧其時何如耳是故無不可作之制藝而有不可進取之時文懿于當時政治必有所大不安于心者是言也其殆託詞而欲與其徒共遊于評論之外也乎號稱白雲蓋取嶺上多白雲之意其所以自怡悅者深矣

補 臺掾鄒先生子昭

梓材謹案先生汝寧人佚其名子昭其字也袁清容集有先生淮東廉司經略饒行詩序云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苟者也若釃渠于川順其自然激射穿壑不能以逆水之性又稱其學優而辭工

補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雲濠謹案先生行狀受經仁山又從鄉先生方鳳與學謝翱括吳思齊遊大肆于文復裒糧出見紫閫方同淮隆襲開南陽仇遠句章戴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又往投隆山牟應龍史學梓材謹案先生墓表江西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

柳道傳說

六經垂世立教之言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也文肅文集

孔明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閒言權逼人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眞足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知之者不過以爲是特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體達用之學至孔明無愧焉

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蒂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高者恥于問自多者恥于求而若剽掠繼碎緣飾淺末已足以雄夸于制作之林而爲獵取名爵之資矣答臨川危太樸書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入受教者即其視養于庠而進也曰有道曰賢曰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射于序者也曰有德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

也州鄉之考察其法詳司徒之升選其制嚴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鄉吏教于鄉師保教于國無一民不厲于學其先後有序其終始相成蓋如此建德縣修學記

義出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鄭氏義門記

士不幸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是則聚之時矣而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運出于諸儒完經翼傳之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仁山先生行狀

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崇化堂記

書院之作往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撫雲霞之舒卷攬曦暾之往來所以爲高深爲流峙未嘗不與陰陽之降升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此而已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固聚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之事而養氣者得之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知爲致知言爲知言德爲成德而踐于君子之域也果矣杜思成更字說

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于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霽日之時不多于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瞢不多于鴟鴞蛇虺之羣章明朗拓之未幾而蠹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閻閻于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仁山先生行狀

附錄

公之生也外大父閻門俞葵及其父知汝州金同擇右科進士第因名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于今文爲貴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

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程文憲公以墨一丸授先生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天下士將被其澤

由助教爲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

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先生典學甚有聲所

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宮事不遺餘力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爲名臣良吏者甚衆

藏劍源送先生赴江山序曰江山固衢佳邑道傳又金華良士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之風者旦將四面襄糧而來也

蘇滋溪序先生文集曰施教訓于成均則胄子服其學司議論于奉常則禮官推其博

黃文獻表先生墓曰公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靈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于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讀書博覽強記廢所不通故其文瀾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贍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邁而意味淵永晚益沈潛于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

處不滅李陽冰爲文章有奇氣舂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兵雖旗幟鮮明戈甲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聲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爲一代之儒宗者矣

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治以之涖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

宋景濂狀先生行實曰先生雖居巖壑海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爲斯文隆替之候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

王先生眞文

隱君楊西清先生復義

楊復義字子宜西安人宋末與父偕隱師事金仁山歸于西清授徒講學當事屢徵辟不就常衣葛行吟草澤間家素饒裕立義學義廩義塚時號爲西清隱士（衢州府志）

教授王斗山先生庭槐

王庭槐東陽人台府教授受業仁山門嘗開義塾名曰道院（東陽縣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斗山見胡古愚所作王氏義塾學田記

白雲講友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詳見簡齋門人）

山長蔣先生迅雷

蔣迅雷宇聲甫東陽人善詞賦曾監劉必大取其文上之授衢州柯山書院長遭鼎歸遂不復仕柳道傳詩曰雲皆嘗同遊先生既老歲與鄉耆爲會稱述古先長老遺訓聞及風俗美惡使弟子聽之扁其堂曰老老堂白雲爲之銘（隆慶東陽志）

大使許遯齋先生文奎（別見鴻洲諸儒學案補遺）

縣尉潘先生明之

潘明之□□人至大間嘉興尉與金華許白雲友善白雲稱先生英資挺特德性剛明傳朱呂之學能折節下民在縣時嘗聘白雲教其縣人白雲未赴先生亦遂解縣（姓譜）

州同李適庵先生惠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薦爲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爲樂作石門六觀詩許白雲陳鹿皮皆相屬和著有適庵集（金華徵獻略）

白雲學侶

補修撰張子長先生楓

梓材謹案先生幼受教于父舁巖先生觀隱逸傳言先生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志又林下節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倣宋編若干卷）

張長史集

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藝修明而德行純備其出而見于世皆可以爲大夫士君公上賴其成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口者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能如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于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不得其

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敗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附錄

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于紀事

謂學春秋者必始于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于春秋卓然有見于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

當否歲久漫滅寖失其眞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

宋季逸事若干卷

先生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白雲爲文予之略曰

子也夙昔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堞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花發于深根大聲震于宏器誠旣積而莫掩道何遠之不致蓋微篋之云

補

郎中吳正傳先生師道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注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經義考載先生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十二卷吳淵穎集作補說

梓材謹案先生上袁伯長學士書云以鄉書上禮部獲出先生之門是清容爲先生受知師也又題于介翁詩選後云愚年十二三時從之遊會以故舍去是先生嘗及于氏門矣

道散于羣經會于四書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

吳禮部集

士者衆民之綱綱先壞而餘隨之必也變今之道反古之制使士有常用用有常尊而賢者出焉爲之範防裁制則一正而民定何亂之足云原士

二氏之立言高者直指性命爲宏闊勝大之說聰明者惑焉卑者談禍福緣業輔以禳懺禁咒愚昧者信焉今之自之者曰是能祈天永命也是能救災致福也如是

而已不知其誕也是尊信其粗而未始及其精也夫其能自立者在禁欲忍難而其溺人心則性命之說爲尤甚今也爲其徒而不知其道尊其教而不及其精徒曰佛老之盛蓋眩于耳目之外而不察其實固未嘗盛也是猶橫潦之無根颺人之盛氣豈足恃也哉 異端說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工夫惟居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居敬之事也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者皆主于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微而示人以約者與備體用本末而入德之要與許益之書

義文周孔因時之教變通不同固難執象徇卦執象徇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正欲救學者支離牽合之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經旨可相附也 與劉生論易書

事莫大于存古學莫善于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當作某某讀如某某謹重也 戰國策校注序

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爲之蘊範之體段固大于謨彼所云功

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可以言功乎戒休璧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指君之所得而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于天者矣 謝氏洪範衍義後序

齋居四箴

予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于成己之道可慨多矣端居深念因爲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言曰行庶乎約守近修交至互發以適其至善之歸云爾

汝之向也靡乎騁外今也知反乎內吾幸汝之悔也
汝之向也剛銳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苦退吾懼汝之
怠也勉之哉志不可懾資不可恃工不可鑒效不可覬
若是不至則非汝之罪矣學箴
心虛而靈思睿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由爾精義
自爾窮審意之發決志之從弗昏以繆時乃之功聖人
不思吾則豈同動而無邪靜儼其容敬以一之齊聖之
終思箴

汝言好直直則取憎眾人好諛諛則妝弗能雖然吾弗
患汝之弗直而患汝之弗愼其出也人言萬端巧佞詭
欺陰餂而試陽導而隨汝直弗悟亦害之貽嗚呼察之
幾反之思思而得之言然後時言箴
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爲愚未信者
以爲妄嗟嗟君子惟病夫已究觀汝昔亦允蹈已先民
有言靡不有始敬之敬之往愼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
似謂予何人爲之則是行箴

附錄

邏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
建德俾先生究治之卽爲案其圖籍悉以歸于學
中奮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爲
人師召入爲國子助教
君在京師未嘗事造請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
義裘端正學惟恐不及或以爲太嚴者君聞之曰爲人
師而可以窳自處乎吾盡吾職而已遑及其他
舊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
文正公而得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爲
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在館三年一遵朱子之訓而守許

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臆說參錯其間
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
子監君以爲劉公以蓋世之才而爲朱子之學其學術
之正固無愧于從祀然事大體重非學官所專決必廷
中集議而後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肯卽下議未幾
咸以爲是
吳淵穎序先生春秋胡傳補說曰春秋聖人之法書世
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恕恕
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蓋惟程氏爲能

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眞識法之吏哉

黃晉卿序先生文集曰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發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于道編之中聞以質于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發爲最盛

又曰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窮于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辯子之志也

呂氏先緒

呂水西先生汲

呂汲字仲修永康人少嗜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于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自號水西翁子權遣從許益之受學入華山中 黃文獻集

張氏先緒

補學正張頤庵先生衍

補教授張木齋先生主善 合傳

張衍金華人延祐間爲湖學正著述四書諸章發明聖賢傳心要旨號頤庵趙子昂篆扁後以教授致仕子主善承家教名動山林號木齋以明經爲稽學教授嘗署府事有聲 金華府志

柳氏講友

杜先生彬

杜彬字思成道傳之友也年過四十而猶自媚于學始名斌字國賓道傳爲之正其名而奉其字云 柳待制集

柳氏同調

處士紀石烈先生希元

紀石烈希元成都處士柳道傳爲太常博士舉以自代稱其年踰半百篤志窮經于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賾鉤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刑于家庭信義之實稱于朋友云 柳待制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集傳袁清容爲之序

文氏門人

鄉舉陸先生文圭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章氏門人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詳上仁山門人

徐先生子奇

徐子奇

蛟峯家學

方先生梁

方梁蛟峯子 蛟峯經寇亂居室蕩燬命其子等修葺書院偕生徒講明修己治人之道辟彊園宋文選

蛟峯門人

補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梓材謹案宋濂侯銘先生墓言先生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學雲潭受書易于鄉先生王某

附錄

授慶元府學教授至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爲己任推明中庸性道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郡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先生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錄劉光尤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先生爲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于聖經深有合哉

浙東提舉黃東發震一見器之遂以文學孝廉薦于朝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嘗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進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方蛟峯何灌齋孫盤峯爲泉石之游學者尊之號石川先生

著易學蠡測又見先儒列卦爲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

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至鄞時學設兩教授號東西廳教授王樸懼曰吾儕死生決于今日矣先生從容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

隱君秦先生庚

秦庚其先鹽城人遷居崇明之東沙先生從蛟峯學咸淳末以詩試通州第一入元不仕漕萬戶劉玉溪聞其隱德延致于館因又徙崑之太倉家焉東維子集

許先生仲文

許先生仲舉 合傳

許先生民瞻 合傳

許仲文仲舉民贈東陽人從蛟峯遊咸以政績顯王湖梓材謹案此本洵日記四傳堂文首云仲傳堂者昭仁許元昭兄弟爲方蛟峯石塘松李草閣吳德基四先生而作也又云元昭之先茅重儒術不靳厚將延聘四方名賢爲弟子師如蛟峯先生則致自嚴陵蟠松先生則致自烏傷草閣先生則致自蘭江師友東南相繼而集蟠松名一鰲詳見滄洲諸儒學案草閣李嶸德基吳履並詳本卷

蛟峯續傳

知州喬見山先生幼聞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陳霽月先生一中

教授呂存齋先生應炎合傳

陳一中呂應炎皆東陽人景定間蔣沐建橫城義塾延蛟峯爲師四明吳龍朋及二先生繼之取考亭白鹿洞規表之堂上損藍田呂氏約于鄉者列之堂下云東陽縣志雲濠謹案黃文獻爲蔣氏遠懷亭記云方公拙泉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贊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爲教悉遵其舊法贊月存齋即二先生之號吳東洲蓋在其後云又案呂先生景定二年鄉舉官吉州教授

吳龍朋

蔣氏家學

蔣先生國光

蔣先生國賓合傳

蔣先生國華合傳

蔣先生國珍合傳

蔣國光建昌君長子蔣升學館弟國賓建昌仲子國華國珍建昌從子俱取澧蘭黃文獻集

鄂尉蔣先生吉相

蔣吉相字通卿東陽橫城人建昌主簿沐之子通經史大義晦跡林泉無仕進意平章孔公以見成宗令備宿衛以恭謹稱仁宗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先生爲知事上既登極止調穀城尉即日就道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起而爲盜至是始設尉綏鎮之以靜紓之以嚴俗爲變而盜亦衰息以改葬歸民遮道請留委曲勞遣久之乃罷拜而別卒于家黃文獻集

敬嚴家學

修職王成齋先生珙詳見魯齋家學

王先生肖翁

王肖翁字傅朋金華人文定玄孫直敷文閣佖之孫也

才學兼美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陞婺郡儒學正考滿
爲靜江教授卽移病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
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崔翼之請先生攝山長
事書院久廢先生爲興復之來學者滋眾歷轉嘉興錄
事以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先生卒年六十五先
生上承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于一門考家庭之
所見聞爲多云 黃文獻集

王氏門人

徐先生韶

徐韶字君美台州人學于王蘊文嘗著正朔郊祀祫禘
辨及春秋講義學者尚之 浙江通志

周氏家學

補待制周先生仁榮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稱先生治易禮春秋而工爲
文章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家不華實寫進士
第一

附錄

先生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
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
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莫適主者楊之弟詣求分財先
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有在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
不利其一毫對眾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判官周先生仔肩

周仔肩字本道敬孫之子而本心之弟也以春秋登延
祐五年進士第終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
學名 元史

楊氏家學

楊先生圭

楊圭字景義簡齋子克世其學 台州府志

黃氏家學

山長黃先生中

黃先生侃 合傳

黃中壽雲先生子至初庵山長弟侃克承先志闢家塾
爲柔川書院中祠二程子朱子侑以壽雲云 張蛻庵遺
文

黃己齋先生宏

黃宏字子約號己齋壽雲從子博極羣書尤長于詞賦
有以史才薦者不就落魄江湖幾三十年文章流播天

下有穀城稿台州府志

黃氏門人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詳上魯齋門人

張氏門人

補待制楊通微先生剛中

梓材謹案先生稱通微先生見鐵崖楊文舉文集序金陵新志云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又云著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元史本傳云有霜月集行于世

儼思齋銘

理究斯明爲殊爲同學求斯詳疇初疇終匪心斯圖何

彰弗蒙既端爾容既肅爾躬以斯無微不通跛倚踞攲必弛于中矯笑躁言必隳而功戒哉無忘惟道之融

補尚書夾谷先生之奇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其先金源人徙家滕州受業東平康曄是先生不專師導江

祕書呂蘊齋先生律

呂律鄄城人文貞公衍之子先生幼時父書律字試之直郎歷陞祕書少監既致仕居濮之富春園自號蘊齋

姓譜

文肅孔先生思誨

孔思誨字明道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四世孫也天姿穎秀羈貫讀書已識大義導江張頴爲三氏教授先生受業焉講求理義薄詞章尊德行導江深器重之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謀薦辟之以母老固辭母喪畢舉茂才授花縣教授調寧陽學教養有法旋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性嘉議大夫先生自以宗

祀責重恆懼勿稱泣事之際必敬且慎請置尼山書院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乘亂害宣聖子孫幾盡其後欲冒稱先生以爲不早辨則眞僞久益眞究彼子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于族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絕之先生端重簡默動容不苟嗜學誨人本乎眞誠于宗族尤隆恩義子弟皆緒于學教養不怠暮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孫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子時者多經造就元統元年卒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

封魯郡公謚文肅危太樸集

附錄

家貧躬耕以爲養雖劇寒暑而爲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爲弟子師

文貞馬石田先生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左部居靖州天山高祖錫里吉思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先生七歲知學得錢卽以市書旣長益篤于學蜀儒張導江頴講道

儀眞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導江甚器之延祐初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英宗爲皇太子上書請愼簡師傅于是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先生知其益覩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先生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遷開平縣尹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死乃除翰林待制歷除禮部尚書辭歸天曆元年召爲燕王內尉累官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頃

附錄

公上言本朝口諸國人旣肄業國學講誦孔孟遺書當革易故俗敬事諸母以厚彝倫天下高其議

公自少至老好學彌篤雖在扈從手亦未嘗釋卷

許文忠公爲神道碑曰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爲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于詩淩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

正字呂先生洙

呂洙相之安陽輔嚴人官正字其父眞州路總管府經

歷邵遯之從張導江撻善學 姚牧庵集

王先生元

王元

馬氏講友

侍御胡先生寿

胡寿安陽人甫卅母夫人王謂其父曰是兒資穎悟可令番就學業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文起家爲大都儒學錄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馬伯庸集

庸嘗與同學古文 馬石田集

閻人家學

補 提舉聞人凝熙先生夢吉

附錄

公之學一以誠爲本涵養防馴內外一致下帷講授前爲標準而非聖之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字從職爲載道之用而斥鉤章棘句爲非學也言其訓人則以眞實不欺爲凝道之端而指出口入耳爲小夫也

吳氏先緒

吳先生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溪人凝熙高第履之父也故爲儒鄉人師尊之好爲詩所著有藥房樵唱宋景濂爲之序 文宋

寵樂

宋氏先緒

隱君宋蓉峯先生文昭

宋文昭一名朝宇文霆金華潛溪人景濂之父也有隱德朝廷賜號曰蓉峯處士 歐陽圭齋集

附錄

雅志書詩見子濂知學雖然曰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世多巨儒深懼詩禮之澤或絕以爲君子羞心恕焉弗寧也

學雖夢寐弗忘之汝宜從名人游毋隕厥宗

又曰予所望汝者爲孝子爲悌弟爲良師儒雖貧至骨而出之文義深邃亦粲然可觀

宋景濂議先生私謚凝熙曰言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

無憾

宋庸庵悼磐峯處士詩曰處士年高太史宅仙華山墜少微星客車送柩過千兩子業傳家重六經山氣猶疑風蕭蕭溪光長見水泠泠從來同姓多傷感三誦哀章涕淚零

宋氏師承

包南澗先生廷藻

包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烏傷人閭右之族爭聘致爲弟子師專以講解章旨爲第一義潛溪之祖嘗延于家

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潛溪甫十二齡亦預焉宋文憲集

林氏門人

補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

兩峯遺文

堯舜之盛德至矣堯自子朱殄世雖有九子無一聞焉舜後爲夏賓爲商昭至周配以太姬而封于少昊之墟周衰始幷于楚而後昌于齊秦滅諸侯齊最後滅秦亡田榮統王三齊亦足以少伸松柏之怨矣浪碭之夫自

說堯後考之載籍皆不足徵惟左氏言之先儒謂其獨出一句上下文脈皆不相連當是哀平之閒儒生附會之語此田橫所以不肯北面事之也陳氏族譜序

宋氏先緒

宋約齋先生口

朱約齋台州人序賢父兩代皆碩學名儒金華徵獻略

宋氏師承

補祕丞李五峯先生孝光

李孝光字季和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泰不華以師事之至正七

年以祕書監著作郎召見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祕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先生以文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詞有文集二十卷元史

五峯遺文

先王道民以學所以漸至仁也然仁無難易顧存心何如蓋心存而後善思善思而後能得思而得之賢于聞諸人者甚遠程夫子嘗言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弟子問焉則以其質有所近力有所任之者告

之而未嘗抉其原焉是欲其思而得也學者于此誠思而得之則必知所以用力知所以用力則顏冉之仁不在顏冉而在吾之身天下歸仁邦家無怨又豈有易是者重修樂清縣學記

五峯講友

曾先生應孫

曾應孫樂清人嗜學尚氣節與李五峯孝光友善精醫施藥活人方國珍煽亂都帥泰不華延至先生計議爲方略深見器重及泰不華殉節先生爲位哭之居平以

詩書垂訓善處鄉曲雖孩赤皆知敬慕溫州舊志

趙氏家學

教授趙先生思敬

趙思敬貞獻宏偉次子也嘗以處士徵爲教授元史

忠定趙先生璉見下白雲門人

總管趙先生琬

趙琬字仲德伯器弟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方挾之至黃巖先生潛登白龍巖舍于民家絕粒不食人勸之食瓢瞑目却之七日而死元史

梓材謹案吳禮部送趙伯器序言其嘗挾一季游江湖賢士大夫閒先生其一也其一人則無可考矣

學正門人

補文蕭鄧匪石先生文原

雲豪謹案先生文集曰素履齋稿所著又有讀易類編

梓材謹案吳草廬爲先生神道碑云趙承旨子昂歷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

梓材又案先生所著又有巴西先生文集其爲翰林侍講學士貫公文集序云獲事翰林承旨姚先生蓋謂姚牧庵也又爲季先生墓誌銘云文原于先生僅獲一執贄于將命者而先生之學亦弗克究厥施云云不可謂非季氏門人矣又刑部尚書爲公行狀云文原自公爲都事使倭首受公知亦

與在舉中則大同趙氏亦其受知師矣

素履齋集

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胡雲峯四書通序

萃之彖曰萃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復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及其情大壯見天地而不及萬物維咸恆萃則天地萬物之性皆可見而萃又統咸恆之萬而歸于一者也其象澤上于地若陂水以灌其盈以沛厥施與麗澤講習之義可以類觀故學之有

資于萃聚又如此吾夫子之言曰既會通以行其典禮
惟會故通不會不通也 汪又善四書類編序
自四書之學行家傳而人誦之矣求諸致知而力行者
率千百不一二自世之論儒者常以是相詬病凡道必
有對待自陰陽剛柔仁義引而伸之不可殫盡學者每
有所偏或舉一而遺其二從其易而不究其所難故去
道日遠聽言視行聖人猶爲宰予而改矧去聖人若是
其遠也哉夫圖也書也致知之事也而未及乎力行也
傳之書者可圖也圖之心者不可圖也必得傳心之妙

而後可與學道 程子見四書章圖序

緯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
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處帝敷陳其說
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
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湮而無傳乎自夏
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
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其
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
著明甚而先王綵理天下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

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帝禹廟碑
鄧匪石語
經籍之弗墜賴漢儒是賴
六經之書先聖王之道在焉故六經在天地亘萬古而
無敝有興衰治亂之不常者人也而非書也
附錄
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
既見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閉門授徒戶屨
常滿

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王文肅公並爲承旨持見
不同閻公所具稿互有指摘公不與辨第令櫝藏以俟
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
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
爲之丕變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
曰吾以息邪說也
鄧氏同調
ㄟ州判白湛淵先生珽
白珽字廷玉錢塘人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遁腹子通武

郎嵘育以爲嗣五歲能屬詞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有聲揚屋聞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其賢檄爲安豐丞不赴客于藏書之家晝繙夜誦鐙嗑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十有七年嘗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李文簡衍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朱石二書院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再遷教授慶元未上薦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時鄧文肅文原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胎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卽齋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亦齋不嬉笑不與讌席此當

爲事也惟年老欲勉從于孫之道則于齋祭之次日爲

田劉凌西秦張楧虎林仇遠齊東周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乃與羣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云　朱文憲集

雲豪謹案方桐江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自署紫陽後學又續集送白廷玉常州教授序

湛淵靜語

邵康節生席不赴謁有見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飲宴前修似此者多近劉極齋云濟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母艱之日也予自幼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卽齋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亦齋不嬉笑不與讌席此當

壽猶或可也

魯齋續傳

補隱君牟靜正先生楷

靜正遺文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然禮有冠昏喪祭而獨有取于喪何歟禮之行由于俗之厚俗之厚由于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

言杭都舊事如淮陰龔開聞殿陵何夢桂眉山家之巽甫

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車氏內外服制通釋序

附錄

持身嚴肅鄉里沾化爲文章以性命爲先辭華爲後

詹先生道傳

詹道傳臨川人著有四書纂箋二十六卷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考訂之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子善錄而行之胡一中爲之序經義考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目著錄八卷提要云是書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纂二十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牟氏同調

補 臨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附錄

先生嚴毅方正未嘗言人過失

白雲家學

補 祭酒許先生元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從葉儀范祖幹學

附錄

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爲國子祭酒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進退時政弛張無不預議及修舉廢墜更規設法以教國子晚至韶卽張文獻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諸居圖

補 教授許先生亨

梓材謹案先生爲白雲先生次子白雲以爲兄璟後有詩集曰樗散雜言潛溪嘗爲之序又案東陽縣志言白雲二子明初皆爲大官而死于法

白雲門人

補 純孝范伯軒先生祖幹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帥師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辭

附錄

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先生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于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鴈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

引誘學者惓惓眞切惟恐其不入于善嘗曰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四方士夫嘗問妄否爲斯道輕重

方正學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敝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頓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嚮金華有光燁燁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五六公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罔寧范公奄去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眾何所倣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孰爲之延乎

補經略李先生國鳳

梓材謹案先生受業白雲顧考宋濂溪爲問人凝熙行狀言凝熙改泉州教授某郡李君國鳳方經略江南得承制專封拜君嘗從凝熙游知位不稱其德擢爲編建副提舉是先生又爲閩氏門人也

附錄

嘗序貢玩齋文集曰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

補經師葉南陽先生儀

葉南陽語

聖賢言行盡于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附錄

受學于白雲白雲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生朝夕惕厲研究奧旨

補文忠敬先生儼

學士吳沈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

附錄

家居十餘年痒不能行猶勑書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奈何汝曹當清白守恆業無急仕進

正衣幘端坐而逝

補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

雲濠謹案先生說齋先生七世從孫也見宋濂溪所誌墓銘黃氏千頃堂書目以爲七世孫蓋誤脫從字

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于正

葉南陽語

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先生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屨常滿

補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

附錄

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一相埒卒符

于井齋之言

宋潛溪序文公文集曰必生于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叅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淵淵乎決決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于斯者其惟歐陽文公乎

補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胡仲子說

六藝之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概而言之以爲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口若是哉火于秦汨于漢加之傳注日以滋蔓故習于訓詁者溺于專門流于術數者拘于災異否則辭章而已學者誠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于書而在吾身吾心矣

胡仲子集

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螟蜮蟲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越人對

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于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宋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于祭祀之禮未嘗不嚴于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傲

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周
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
樂斯罔不備歷氏予字解

梓材謹案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于周禮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條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爲不易詳見胡仲子集

附錄

蘇伯衡祭先生文曰貞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恆寡

朱潛溪序仲子文集曰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于人鮮有推讓而所許者眾必以爲賢于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

梓材謹案潛溪又稱先生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繁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時物焉

補

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

雲濠謹案先生所得醫學之傳者羅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本理宗朝寺人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見戴九靈所作丹溪翁傳

醫論

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金木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恆于動人有此生亦恆于動然其所以恆于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于天者出于龍雷則木之氣出于海則水之氣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下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惡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爲物

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卽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之妄動則煎熬眞陰陽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

之升也諸濕腫滿屬于脾火之勝也諸痛癢瘡瘍屬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于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熱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相火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爲其然也天火也爲陽而逆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

屬陽而運于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于日之陽天地日月尙然而況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有待于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于成而古人之善于保養也錢仲陽于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

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爲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曰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于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人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時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夫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眞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于此時不慾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尙何病之可言哉陽有餘陰不足論

附錄

先生爲白雲高第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爲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僵有枝葉夫行本也僻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僻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挽焉嘗應試不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于鄉黨州閭寧非仕乎

其家故有祭田而祭無恆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教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衆心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

單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眾或不樂競短其行于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絕耶皆慙不能對

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爲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

其爲醫以劉守眞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杲三家之說推

廣之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之論以發揮之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其嘗晉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丹溪心法金匱徵獻略又有風水問答解風水

浦陽鄭大和十世同居先生爲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咨于先生而後定

胡仲子序先生風水問答曰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于形法之末則既失質至其爲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必祕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爲人之生也治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于人貴賤于人壽夭于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閒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

補 御史王先生餘慶

雲濠謹案先生之父字申伯黃文獻公書王申伯詩卷後稱先生尤善爲古章句元史儒學吳師道傳附載先生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補 教授李靜學先生唐

雲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一名公常字子許謙黃溍撰先生亦黃氏門人也

附錄

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本邑儒學教諭諸生多所造就

太祖下婺州先生與吳沈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金信徐孚童蘷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仝三人進講經史陳治道

致仕家居從學者益眾

補 戚朝陽先生崇僧

附錄
從鄉先生許公講道于東陽之八華山博通經史旁及
諸子百家
呂公級創義塾聚族人子弟使就學委先生主教事扁
其室曰朝陽
先生高祖袁州君與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
之門而許公之所承傳本于朱子先生以得于許公者
歸而稽諸家庭之所聞者無不脗合自信愈篤
補朱裕軒先生同善

梓材謹案先生治中叔默之子徐文清高第中之孫也

附錄
先生賦質迥拔日涵濡庭訓時文懿講道八華山復執
經往從焉
辟爲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
濱遠近生徒擁風奔附
補隱君劉青村先生涓
附錄
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尤肆力于經傳聞白雲承
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遊厲志力學卒爲
入室弟子
補推官李先生裕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爲朱文公門人大
同孫蕃有中行薈稿宋濂爲作墓銘
梓材謹案袁清容集有答李生裕詩題注似書大
同公曾孫先生蓋嘗及袁氏之門特以爲大同曾
孫異耳
附錄
君幼失父母鞠于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傅卽
知家學相仍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

許文懿公講道八華山從學久之因歎曰學貴明體適
用不見諸用求見其可也
爲國子生虞文靖公爲祭酒極器之指授以制作之故
學遂大進
同知汴梁陳州事修州學聘賢師儒申五倫之教民大
悅
補李先生序
附錄
嘗遊京師宋學士褧危左丞素見其所著四書新說理

優才贍皆爲莫逆交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綱纚集

補眞節蔣若晦先生元

雲濛謹案宋潛溪志其墓曰聚書萬卷致力其中所著又有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韻原六十卷

附錄

修建昌所創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于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酒禮先生爲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曰爲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

服

補張先生匡敬

附錄

洪武初應召赴金陵尋以親老辭歸卒于家同門范祖幹葉儀各有贊

補馬一得先生道貫

附錄

白雲歿制服盡禮如親喪學者稱之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白雲及門甚多而惟先生爲著永樂閒纂修經傳取其言之合旨者

附焉

王木訥先生毅

王毅字剛叔龍泉人別以木訥自號先生夙稟異質篤志問學早從上饒鄭原善游既聞聖賢求仁之方及登金華許文懿之門又有得于理一分殊之旨所學一出于正教授鄉里戶外之屨至無所容講解經義于天理人欲勝負消長之際尤極懇切感悟者或泣下至正甲午盜起先生領鄉兵往禦之里井恃以爲安而先生竟爲遺孽所害門人胡深勒兵討賊申復讐之義又與章

溢卽所居爲祠以祀之 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景濂作先生傳云其先自瑯琊徙居處之龍泉又言先生六歲知書以躬行實踐爲教發明本心之學又案括蒼彙紀言先生讀朱子書慨然以師道自任一時游其門者章溢胡深徐原季汝等爲國元勳有木訥集行世

附錄

世父與明令聚徒教授東脩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惟恐其不盡

因觀周子太極圖說歎曰此升聖域之梯階也人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于一藝可乎

先生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眾氓之顛隮如己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所不暇恤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盍亦知重輕乎

忠定趙先生璉

趙璉字伯器潁川人侍御史宏偉之孫也登至治初進士累官至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先生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不敢欺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先生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爲便召拜吏部侍郎後爲淮南參知政事移鎮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欲挾先生登其舟先生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楊兒以身蔽之亦死姓譜梓材謹案元史忠義先生本傳云謚曰忠定吳禮部文集有送先生序言其先生有道之家清淨沈厚夙有異質侍游來南得師之實惟許君討論指授夜以繼日羣經六藝之旨充乎有閒

董處侯先生鎮

董鎮字仲貞其先河南人曾祖官臨安遂家澉浦父仲溫尚宋室主爲駙馬先生聞金華許白雲爲考亭之學

裹糧往從白雲探器之白雲卒先生築室仙華山三年而後歸仙華山白雲講學處也歸作慕會堂于靈泉石畫考亭像左書儒行篇從游日眾洪武丁未卒劉青田基題其墓曰董處侯杭州府志雲濠識案海鹽文獻志言先生通經術有用世志值元亂隱居海寧之泉山

宗先生誠

縣令馮先生翊合傳

宗誠字仲實義烏人受業許白雲經明學邃家居授徒所著有孝友通紀及詩文同邑馮翊字原輔亦受業白雲洪武中以明經薦除新淦知縣著有崑山片玉集金華

賢達傳

韓先生禮仲

韓禮仲天台人從學東陽許白雲之門薦辟固辭不就元統間遇寇警率眾防禦後居民被水災先生竭貲賑救立義塚以瘞枯骸人甚德之天台縣志

經師楊先生仲齊

楊仲齊東陽人仲彰之弟與金涓同學于白雲閉戶讀書爲文有氣有光法度可采熊侯以同知潘庭堅薦爲

武義經師邑宰胡子實舉以充貢黽勉戒途遠辭疾而
還心愈求僻徘徊獨山之閒僦法興精舍小樓爲修讀
之計 東陽縣志

張先生翼

張翼清河人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
勉之功柳道傳以思學名其齋而箴以發之曰心外無
學學原于思思而有得乃驗于爲又曰方其未思戒爾
外馳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臧多歧必端其
趨必底于夷又曰下學上達在爾孳孳思誠而誠矣何
遠而 柳待制集

傅先生似

傅似杏溪先生玄孫賀之從子也賀卒無子節婦陳氏
以先生嗣教之學而猶不廢于耕會高陽許先生栖隱
八華山中去傅氏不十里節婦遣先生東書從學遂知
義理之宗緒以植其家 柳待制集

許敬齋先生 口

許敏齋先生 口 合傳

許敬齋敏齋東陽人白雲居于八華二先生與樵隱等
嘗從之遊而其後和伯晉仲伯溫伯恭相與結亭于山
上以致景仰之意 王海日文

隱君許樵隱先生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御史普化帖睦爾先生

普化帖睦爾白野人白雲門人也南臺監察御史白雲
著讀書叢說至正六年先生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浙
東廉訪使鋟版以傳 張長史集

鄉貢項先生良才 附師胡良金安道弟英才

項良才初名珪字公望臨海人宋鄉貢進士祖惠本胡

氏處士璣之甥也而以爲子先生年六十六元至元二
十年卒黃晉卿銘其墓曰君少學詩專事胡公良惠之從
子作守甫陽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
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
于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檜曹之末至豳而終否泰
剝復循環不窮繼是有作斯爲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
夢哦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與周小戎駟驖
風概雄偉周之爲泰噫乎悔矣弟英才與先生齊名並
薦于鄉 黃文獻集

王先生順

王順字性之烏傷人自幼時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與朱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爲務謂移風易俗必本于學乃建書塾招貢師會鄉族優秀俾子弟與之共學通周易有所爲必揲蓍玩占宋文憲集

金先生永

金永字仲明婺州人幼從許文懿公遊長贅女氏遂襲爲裝褫潛溪以爲沈謐有守人也宋文憲集

朱先生巽亨

朱先生蒙正台傳

朱巽亨與蒙正丹溪先生二弟也潛溪以爲皆善士毋戚氏貞孝先生治之女遇諸子有恩而嚴稍長遣從許文懿公遊督教愈于夫在時云宋文憲集

何先生宗文

梓材謹案何氏三宗並師白雲先生蓋亦許氏門人也

縣尉馬先生德璋

馬德璋東陽人德口弟以文學舉授龍泉尉元統甲戌之京師會地震詔求直言偕鄭介夫上疏論斥執政之咎不報謝病歸史館移文奬之東陽縣志

李先生彥章

李彥章白雲弟子儒林宗派

靖懿葛先生嚴

葛嚴字普賢東陽人隱居不仕氣端而和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及後門人請天台方孝孺爲文誄之以道其不幸易其名曰靖懿所著有詩文二卷東陽縣志

趙先生嗣鴻

趙嗣鴻蘭谿人退藏山人若磻次子退藏遺之受業子許先生語之曰吾衰而無成汝兄既早失學汝弟又以疾廢三百年詩禮之傳天其或者不泯絕乎汝其勉之黃文獻集

陳先生元善父仁

從事陳先生亨道台傳

陳先生利用台傳

陳先生貞固台傳

陳元善享道利用貞固錢唐人皆以儒術致身父畬山老人仁字子壽除婺州錄事參軍秩滿轉衢州雖從吏而嗜問學遣子從許文懿公謙道金華山亭道從事漕府正思齋文集

汪先生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教諭沈先生□ 見下吳氏門人

平仲師承

貢士劉龍津先生鐔

劉鐔字持中號龍津吉水人年十九以尚書魁貢士江

西宦遊廣海所至講學金華蘇伯衡高第弟子也 兩浙輶軒錄 宋詩紀事

柳氏家學

隱君柳先生貞

柳貞字道明待制貫之子內翰杜本修撰張樞極推許謂其不蘊榮利有古逸民風部使者辟爲書吏辭繼以薦者署紹慶路學正亦辭 宋文憲集

柳先生同

柳先生因 合傳

柳同柳因皆文獻之子朱惕溪序柳氏譜云文獻有子三人皆善士 宋文獻集

補博士鄭先生濤

雲濠謹案先生爲惕溪小傳云予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相從尤密于學爲同志于師爲同門是則先生又爲吳黃門人潛溪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云件舒黃文獻公之高第也

補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雲濠謹案趙友同誌先生墓云早從烏傷朱震亨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于時官至太醫院使又言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又案春秋經傳考文集自序作

春秋三傳纂

梓材謹案先生年譜云號九靈山人一號雲林先生居鄞時別號醫閭生

梓材又案先生送胡主簿詩序自言于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皆得而師友之金華徵獻略第言少學文于柳待制貢黃侍講溍學詩于余忠宣公閻皆得其師承云

戴九靈語

仁義禮智皆人所固有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爲之教爲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固有之情而美刺之于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爲之節文于是乎有禮

禮者敬也儆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爲之斷焉聖人爲教之備如此

九靈山房集

紀事莫如書亦莫如春秋古史之體可見者此二書而已而二書所載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爲言不過如此而止可謂得其要矣其言要故學者不知所教爲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于文字者乃在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繁而理愈晦學者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 一經齋記

河南程氏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足以破千載之惑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于斥左氏之非胡康侯見冬不可以爲春遂發明程子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如是則聚牛之夏時與紀事之周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與天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

惟綱目一書近之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學者蓋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于天下而垂之萬世非託文字則不能以自明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爲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爲師者不知所教爲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于文字者乃在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繁而理愈晦學者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

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斯言豈欺我哉夏正辨

附錄

家居遠城邑朋友講習頗藉卽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理之微言

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

夏先生逢慶

夏逢慶金華人東萊門人敬仲明誠之六世孫也從柳道傳遊柳待制集

典籍王先生毅

王毅胙城人國子典籍柳待制道傳至京其父禮部郎與祖命之從學治經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與白雲弟子木訥先生同居

同知師先生晉

國子師先生升合傳

同知師先生索羅合傳

師晉師升濮陽人廉訪使克恭子並爲國子生晉公試入等同知泗州事廉訪從子曰索羅登泰定元年進士同知潛州事柳道傳以博士教國子皆執經席間柳待制集

國子崔先生敏

恒敏胙城人雁訪良承之子也官以國子生從柳道傳學治經介然有立 同上

國子高先生本 附弟榮植棟

高本太原人屢事長史某之長子也嘗以胄子從柳道傳受經道傳字以孟端而又字其弟榮以仲仁植以叔剛棟以季隆爲高氏四子字序 同上

甯先生九齡

甯九齡吳人嘗從柳道傳學治經 同上

張先生口

張口輝州人中書右丞思明之子也柳道傳至京思明一見器重俾諸子師事之 宋文獻集

李氏師承

主簿吳先生志淳

吳志淳字主一無爲州人能詩善書嘗仕元不顯遇滁泗兵起徙家豫章明初與陶主敬劉伯溫高季迪諸名士並稱 姓譜

雲濠謹案一統志載先生工草隸優子文學元末以蔭歷靖安都昌二縣主簿元亡遂不仕

吳氏家學

補 閻學吳先生沈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應陽二稿撖川集

六經師律自序

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詭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闊而不切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揚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于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

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讀盡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遊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禁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功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測而得識哉聞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于師政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

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深

吳深字原伯蘭溪人博士正傳之子也其取友問學急于飢渴篋笥挾冊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沈私相講辨父子兄弟自爲師友年二十一卒其友戴良爲辭以哭之戴九靈集

吳氏門人

補 黃說諸儒先生伯衡

附錄

性清介持名節少時嘗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見靜明寶峯學案

胡先生章

胡章字煥文樂平人從遊于外請贈言于其宗人仲退道番陽見博士祝蕃遠又謁吳正傳于蘭溪行古師弟子之禮吳禮部集

教授舒先生元

舒元番陽人泰定初補四門生將貢而上于銓曹吳正傳適至時至崇術之堂不忘師友之誼至順間爲國子伴讀得授宗仁衛教授同上

太學王先生光輔

王光輔廬陵人爲正傳同年吾素令君之從子故從正傳遊居太學三年以覲省歸正傳作序以送之吳禮部集

趙先生良恭

趙良恭蘭溪人宋周恭肅王十世孫也受業吳禮部之門以文學著名于時王忠文集

徐先生□

徐口三衢人從吳正傳于蘭溪亟見而益親正傳稱其天資明銳而纂言考義甚富云吳禮部集

元先生口

元口鄞邱人生長侯伯之家屬文爲詩尤工書畫正傳勉以爲經同上

教諭沈先生口

沈口鄞人久遊金華嘗登許益之之門而卒業于吳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閫署慈谿縣學教諭黃文獻集

附錄

陳鹿皮送沈教諭詩曰師友淵源正公卿大望揚鄉閭仍未達世事故堪傷汗竹秋鐙短椒芹午飯香只愁雙鬢髮容易染秋霜

又曰學舍山雲暗層城海氣深文章初近古風俗遂如今冷任三年客亭衙萬里心須君明教法那得刺青衿

張吳私淑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詳下凝熙門人

魏氏門人

王先生德先

王德先字口口魏教授新之之門人也教授晉易學蘊測先生演而傳之宋潛溪集

何先生芸孫父煥文

何芸孫分水人父煥文字伯章年十六遊太學求師友何公子舉深器之與卒業而歸未幾喪父遂棄舉子業惟以養母爲事所居介溪山佳處岡巒縈紆淵泉渟浸古柳環其旁學者因以柳溪先生稱之丙子後爲士者無科舉累柳溪獨迎里之名儒魏公新之于塾課子姪從遊者嘉言善行舉以相戒訓相與感歎以致不足之意當是時鄉校幾廢曠積四五年宣司從眾請以先生學醇行正命專講席自是生徒來歸補弊興作歲祠月朕一不糜公廩蓋過庭之教然也學最上甫陞錄郡庠而衡陽教授之命遊下云方桐江集

秦氏家學

孝友秦先生玉

秦玉字德卿崇明人徙居太倉先生入歲孤即知家世

本末既長浸淫經史百氏書獨不喜爲舉子業家居講
授二十年事母兄盡子弟道毋卒未葬比卒吳里中遭火
遏其廬先生伏柩號絕火爲自滅所論著有詩簿學庸
標說雜錄漫稿若干卷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私謚曰孝
友先生子約有文學 夷白齋稿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云其先淮安人
龍圖少游之後也始遷崇明後遷崑山

附錄

當曰士讀書將以惠天下不幸不及仕而教人爲文行
經術亦惠耳

先生讀書之舍自名曰迂闊

侍郎秦先生約

秦約字文仲孝友先生玉之子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
洪武初召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徵詣京上疏陳
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舊守令之選月立一科四
十泹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與志書同進以備國
史採擇上悅以年老授以儒官得溧陽教諭八年請老
先生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著樵海集別有師友話
言等書 姑蘇志

貢氏家學

貢先生泰

貢泰字仲長隱君通父子敏學自修克世其業云 臨東類纂

本心門人

補隱君周紫微先生潤祖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鄉有不善者以誠
喻之終其身不敢肆吏胥催科過境上瓜爲暴戾
當道行部必問其廬而禮焉又云會朝廷使
者經略江南薦擬國子助教既叙而命下

補忠介泰先生不華

雲濠謹案先生元史本傳云巴約特氏初名達不
花文宗賜今名世居伯榮山其除紹興總管也嘗

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又案先生以至
正十二年遇害時年四十九蓋以大德七年癸卯
生即金仁山先生卒之歲或以先生爲仁山門人
非也史傳載其立廟台州賜額崇節又稱其善緣
隸溫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篆字于經史多有據云

典史陶白雲先生煜

陶煜字明遠天台人自號逍輿山人又更號白雲漫士
趙多奇士今所見仍稱家貧親且老試吏蘭溪州陸補江陰州
從鄉先生周仁榮學成遊京邑已而翩然來歸曰燕
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典史遷湖州歸安時湖州已陷
賊從主兵者畫計策遣復湖州訓上虞縣卒 東維子集

提舉趙汝甸先生汝騰

趙汝甸字廉友崇陽人幼聰慧長從陳紹大周仁榮學仕終浙江提舉所著有澄南稿台州府志

南村師承

進士錢先生壁

錢壁字伯全雲閒人陶九成之師也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嘗內一女甥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答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妝乃反欲敗吾德耶卽具貲嫁之果處子也輟耕錄

王先生彝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官崑山教授召修元史賜金幣以母老乞歸先生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王眞文得蘭溪金文安之傳學有端緒嘗著論力詆楊廉夫有三近齋稿列朝詩集傳

己齋門人

牟南軒先生若晙

牟若晙字子南號南軒黃巖人靜正先生楷從弟少從黃宏遊與潘伯修潘從善周潤祖爲友博極羣書善屬

張起源青州人居雲門山一號古邨少學于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于金文安公先生講道淮楚之閒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邨先生仕至衡州路照磨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尙書護軍所著文集凡三十卷子紳克世其學嘗出遊三吳卽姑蘇建塾誨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黃文肅以下五先生于中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于朱子者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姑蘇志

文允濠于詩所著有擊甌吟覆瓿集台州府志

南村講友

潘先生伯修 見下西山門人

潘先生從善

潘從善字擇可太平人至正中以進士累官國史編修終福建儒學提舉工詩古文善小楷書所著有松溪集同上

楊氏家學

補提學楊先生翮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三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翮字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通微之學出導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爲議論文章不一于正不出也所著碑銘敘誌嚴頌論贊凡若干卷楊鐵崖序之喜其識職而后毗于律理嘗而其言沛如也東維子集

楊氏門人

李先生恆

李恆字晉仲金陵人爲上饒教諭至治癸亥以進士貢泰定甲子受錄于教授吳文正集

梓村謹案元史儒林傳作李恆爲上虞楊志行之揭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

江東紆徐豐潤學者多傳之

孔氏家學

衍聖孔先生克堅

孔克堅字璟夫文肅公思誨之子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襲封衍聖公歷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郡邑先生請設洗寓科以取之擢陝西行臺侍御史除國子祭酒以世亂謝病歸及明取中原趣入朝待以賓禮而不名洪武三年以疾告還卒于舟中宋文憲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三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氏家學

知事馬先生祖謙

馬祖謙字元德文貞公祖常之弟也少入鄉校日記數百言踰冠從文貞至京師補國子員試中選授承事郎同知保德州事調監東鹿縣與學訓農以勵其民尋召爲昭德萬戶府知事卒年四十二蘇滋溪集

馬氏門人

監丞陳先生旅 詳見草廬學案

凝熙門人

補知州吳德基先生履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原道書院山長

附錄

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

宋濂侯爲之像贊曰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歟聞人急難卽欲赴之力絀不及心懸懸其如餓水火在前幾若弗知輾轉不寐而長夜以思世紛紛而莫察吾獨探其隱微彼以藝文爲務衒者其相知也不亦淺而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歟

補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雲濠謹案鄭檢討濤作先生小傳云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翀蒙求一日而盡王忠文公碑序先生文集云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于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聞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所謂許氏門人未知其爲何人也

雲濠又案先生所著又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梓材謹案先生爲吳正傳碑云濂于先生固弟子行是先生私淑吳氏之徵又按先生贈韓伯時序云余生于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林下而未及與聞道德性命之言而許公棄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是先生固白雲私淑弟子也先生嘗題朱彥修遺墨後云子嘗從先生遊又蔣季高哀辭序云初濂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鑒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蓋蔣君子晦季高父也濂因獲受季高父子閒攷蔣子晦亦文鑒門人是先生于許氏門人淵源固不一家而于方先生爲尤切矣梓材又案王忠文公爲先生傳云景濂旣聞因訪吳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是先生又當爲東萊私淑

梓材又案先生爲汪環谷詩集傳音義會通序云濂少先生七歲應書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于是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敘其書以志歆豔之私則以爲環谷私淑則以爲環谷

潛溪經說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出于聖人而爲聖人所取亦聖人之言也曰經者天下之常道也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于世者也故易詩書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爲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譙醇不遽疵烏足以爲經哉

文當以聖人爲宗古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春秋易之大傳陳情託物莫如詩詩之中反覆詠歎又莫如

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加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加三頌有關有閎有變有化脈絡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加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加養氣好辨等章人能致力于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與諸子較所長于一世蓋文之所存道之所在也文不聚道不作焉可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贊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略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穎達乎

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

世求聖人于人求聖人之道于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思之耳

龍門子凝道記

君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在易困之初六則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乎困而無自出幽之勢也泰之初九則又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也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

吾嘗觀易焉其發陰陽之精蘊乎陽息于子而極于巳消于午而極于亥故一陽之卦三十二分之十六而升爲二又三十二分之八而升爲三又三十二分之四而升爲四又三十二分之二而升爲五又三十二分之一而升爲六極于巳矣五陽之卦三十二分之十六而降爲四又三十二分之八而降爲三又三十二分之四而降爲二又三十二分之二而降爲一極于亥矣何其遲于始而速于終也吾嘗觀易矣其發陰陽之精蘊乎天下之物孰爲大曰心爲大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其廣矣大矣俯察乎地厚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蕪亦廣矣大矣而此心直與之參混合無間萬象森列而莫不備焉非直與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能體此心之量而踐之者聖人之事也加羲堯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踐之而未至一間者大賢之事也如顏

淵孟軻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學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其心而唯游氣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盜跖惡來是也然而此心甚大也未易治也未易養也欻然而西忽焉而東其妙不測而乘氣機出入者也苟失正焉翻然而風起湧然而泉湧有不可殫名者矣是故孔子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作春秋何莫不爲此心也諸氏百子之異說出則汗牛馬貯則充棟學雖言有純疵學有深淺亦爲此心也心一立四海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之謂知之至也一條實釋致知格物之傳蓋未嘗闕也

使人人知心若是則家可顧孟也人可堯舜也六經不必作矣況諸氏百子乎

天氣之運也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氣之運也一晝一夜行一萬三千五百通是人與天無一息止也天止一息則災害生人止一息則疢疾起君子法天之健以自強故聖小人違天以自肆故狂是一息不法天則心死一息也一朝不法天則心死一朝也人心旣死是行尸耳其行事果能合天乎然則法天亦有道乎曰有存心之謂也

蘿山子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勿察動而弗煩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

文憲文集

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傅得良傅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士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

者賦比興也制作法度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聽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如此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 楞散雜言序

臣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爲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乎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心心一正則眾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于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尙何望之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聖人之道唯在乎治

其能卻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愼也 六經

論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事功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如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織巧斲機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

觀心亭記

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章台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七儒解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其偏者其文駁

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修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鬱乎下則學術顯而經義彰斯文之正本乎道輔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于千載之上而合參之于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文得其正

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氣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求神于陰陽也今乃用蕭香代之矣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菜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也又襲用魏漢律所置大晟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在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閒張載則二程之表

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冉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如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竄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

吾不知其爲何說也或者曰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嘗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孔子廟堂議

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奚索之何隨于曲學局于文藝忘其眞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靡顧于得失之塗眩惑于是非之際縱濫廁于大方曾不離乎小智靜言思之幾欲霣涕奮自今以爲始日載惕而再厲有如升嶽者當極于崇顛辟若改火者須資夫新燧期融通于高朗誓嬀治其蕪穢用致知爲進德之方藉持敬爲涵養之地續墜緒之茫茫昭遺經之晰晰雖任重以道遠必篤行而深詣庶幾七尺之軀不負兩間之愧爾

其勉旃以終厥志 自題畫像贊

磨兜堅愼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水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眾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 磨兜堅磨兜堅箴

附錄

年十五里人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之入府城俾受業聞人夢

吉習易詩書春秋通焉
吳與文授經于白麟溪士攻古文辭金華胡翰亦來從學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不足風勵濂蓋來同學古文辭館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
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

先生貌豎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
是時義門家長大和方著規範示子孫公爲參定之
擢太子贊善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則稱師父仍書舊學二字以賜
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以眞西山大學衍義對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諸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一日上御兩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先生言漢武賭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尋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爲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士之法先生言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人莫善于因能任官任官莫善于久居不遷
先生于書無所不窺于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闖奧至其議論舊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曰
上論首言學書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言禮樂蓋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哉即時中之義乃孔子取以通天地萬物而渾于一貫者
先生臨終作觀化帖凡十二字略云君子觀化小人俱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觀我心情識盡空等于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過如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悌蓋其從行二孫也
歐陽原功嘗目其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又如晴霽終南眾峯前陳攬拾不暇

陳眾仲序先生文集曰柳公之文鬱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舖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似黃公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

王忠文公記先生思嫩人辭後曰景濂生成公之鄉特起而拔出其學博其志篤恆以呂氏之學不講爲己憂而不勝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見故辭而著之託物連類婉而成章其意藹眷眷焉是殆將以呂氏之學爲學者乎

方正學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又贊曰細析密微大包幽遐肅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

宗韓治朱遵洛簞瓢陋巷若飫萬鍾訓物型蒙惟孝惟忠

省掾唐先生元嘉

唐元嘉字顯德蘭溪人進士釋褐授仁和縣丞陞浙江行省掾至正末從丞相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不屈死之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先生聞人凝熙先生夢吉門人也官仁和縣丞時凝熙沒與同門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等既相與私謚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宮見明文海凝熙墓表千戶樓先生鑰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縣丞姜先生焴

姜焴澤之孫能積學爲名儒以薦者爲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永平延安丞與宋景濂同出于聞人先生之門宋文憲集

山長張先生道生父繼祖

張道生金華人父繼祖字繼之力學而尚志操延祐間署雙溪書院山長調瀏陽州學教授爲復侵疆先生力學如其父余觀薦爲武夷書院山長宋景濂年幼時見教授教授即相器重俾同先生師事城南聞人先生上同

照磨王先生樫

王樫字德徵金鄉人學治經試進士不中卽棄去卒爲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忻御史以事中下符逮就吏拔刃自剄先生自幼寓金華與宋景濂同日從聞人先生學 文憲文集

張先生孟兼

張孟兼浦江人以文詞知名性耿亮不阿洪武初薦入史館與修元史累官山東按察副使所著有白石山房稿若干卷 金華先民傳

附錄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凝熙弟子

誠意伯劉基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上嘗問今天下文章士基對翰林學士宋濂第一臣基次之又其次則有張孟兼

經略李先生國鳳 詳上白雲門人

吳宋講友

隱君韓先生循仁

韓循仁字進之其先金華人明經潔行隱居授徒一時名士如宋濂吳履皆其深交元末兵起避地居永康之岡谷專以山水文集自娛貧窶無所介意宋濂嘗爲作菊軒銘稱之曰耆年碩德爲後進矜式所著有南山集

金華府志

唐氏同調

助教李草閣先生曄 附師鄭僖

李曄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康鄭僖遊僖奇其才以女妻之避兵金華翱翔永康東陽二邑閒明初有司舉奏補國子監助教未幾以病免歸卜築

永康魁山下講學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累不以貧窶介意門人唐仲遐編其詩文爲草閣集凡七卷 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云其先封邱人有諱初者從宋南遷遂居錢塘與此少異又永康鄭僖作從永

嘉鄭公僖學

陳氏家學

陳先生杲

陳先生多遜 合傳

陳杲字孔昱貢嚴人兩舉先生德永子至正壬辰兩舉載書史避難山谷中道江上遇盜被執溺于水力出之

盜以刃加兩拳頸索金帛則抱持泣曰我父老儒貧無他貲願以身代死盜殺之其弟多遜復肉袒趨至請代其兄身被數創死而復甦兩拳乃得免知州趙宣浩上其事一死一生愛親敬兄蓋同道云台州府志

陳氏門人

補長史朱白雲先生右

朱長史語

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義軒之文見於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易書詩禮春秋故易以闢象其文奥書以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成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該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

白雲遺稿

天相元德崇信五經韶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爲主經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于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德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

右生也晚于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相發明者于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于家以詔子孫蓋以書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如一日也書集傳發揮自序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意密詞嚴義周一字之閒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豬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脈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塗其草木少長曰天上竦曰喬叢言其茂條無甚長叢生而積曰苞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會小水曰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

合之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賦常獻曰貢器盛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以便覽者禹貢凡例自序

附錄

元至正閩司教蕭山慈谿因家上虞之五大夫市博學好古後進多從之遊

李雲陽序書傳發揮曰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討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于是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編而爲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取以補其闕遺而全之也

梓材謹案先生臨海人後徙上虞元末累舉不就所著又有性理原書書傳發揮雲濠謹案先生著有郷子世家一卷阮亭居易錄謂其雜采春秋三傳國語爲之年表一卷起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酉周元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凡二百五十五年會盟戰伐之蹟具焉其自序以爲以郷黨魯以魯繫周以周繫天元云

李氏家學

李先生至剛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忠介先生泰不華詳上本心門人

長史朱先生右詳上陳氏門人

孝子陶南村先生宗儀見下陶氏家學

匪石門人

知事俞學易先生鎮父天民

俞鎮字伯貞崇德人早承父天民訓講朱輔之學長受業于鄧文原通五經尤精于易延祐丁巳領鄉薦第一

官至建德路知事以文學顯于世得其指授悉爲聞人扁齋居曰學易門人稱爲學易先生有修詞稿二十卷行世崇德縣志

參政王先生士熙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參政周堅白先生伯琦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馮先生思溫

馮思溫鄧善之門人官集賢大學士黃文獻集

班先生惟志

班惟志善之門人官集賢待制同上

邱先生以道

邱以道鄞城人幼從鄭善之執業已穎悟異凡兒長益務學有操尚以容德名齋而善之爲之箴曰惟人稟靈萬類攸司執德務宏燭理愼微在易著象謙吉莫比包荒爲泰包承爲否容以虛受恕視人己匪曰尚同混彼涇渭趣舍或偏蕭艾斯異弗擾獄市時稱善治皆容之細世俗道漓交匪義合或矯言笑中華外洽錦穿不戒禍逾衷甲咨爾探省中和是經勿詭而愿勿隘以爭視嵩不高如衡持平如水鑑物而不留形休休有容我思孟明或用箴言以配座銘鄧巴西集

陶中山先生口

陶口鄧善之門人也世居大梁而宦遊于昇往來溧水聞以中山自號云牆東類稿

牟氏家學

牟南軒先生若畯見上已齋門人

紀善牟惺惺先生完

牟完字元亮號惺惺主人黃巖人楷從孫天性謹厚博學能文洪武九年廷試首選擢吏部驗封司主事尋謫

寬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耆儒輔導親藩改燕府紀善仁廟爲世子實受業焉所著有四禮家儀台州府志

西山門人

隱君潘先生伯修附師林與祖

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少從陳紹大習舉子業後從林與祖游林大器重之嘗三中省試至春官輒不偶遂隱居教授多所著述旁通天文地理律曆之學爲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氏兵起泰不華來鎮黃巖每咨訪焉後方氏劫致慶元欲使長幕府力辭歸用事者不悅使盜待諸隘殺之所著有江檻集台州府志附錄

黃雲泉有言潘先生莫邪大劍也其精光足以動星斗其鋒鍔足以破堅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有不害其爲千金之寶也嗟夫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其潘先生之謂歟

潘氏講友

提舉趙澄南先生友蘭見上本心門人

山長姚一庵先生慤

姚慤字仲誠號一庵黃巖人應元子嘗從林興祖遊教行善文林雅器重之至正丁亥中浙江鄉試第七計偕極口論天下事有司以爲不識忌諱黜之考官黃溍力爭歎曰爲之在我成之在人當道聞其賢爲立登俊坊以表之後薦授江東書院山長台州府志

祭酒門人

博士張先生文華

張文華字彥光東陽人從祭酒許存仁游以仁孝稱縣東陽縣志

劉先生鏞

劉鏞許祭酒存仁之徒也祭酒字以叔聲且爲之說三百餘言而戴九靈題其後戴九靈集

范氏門人

祭酒許先生元詳上白雲家學

端木先生孝思

端木孝思溧陽人少學于金華范祖幹之門實朱呂道學正傳後寓于洪州時趙鐵峯熊雪西熊西宇學問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傅拱辰熊伯機一見而契所聞相與推敬之其書學師事翰林學士危太樸待制朔儒皆嘗受業于趙文敏者使朝鮮還擢武庫員外郎謝病歸解學士大紳序以送之解春雨集

唐氏門人

徐先生孳

徐孳唐思誠門人思誠卒狀其行實朱文憲集

歐陽家學

歐陽先生佑

歐陽佑字公輔文公之孫也潛溪謂其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于家學云朱文憲集

歐陽門人

教授蘇先生伯衡詳下蘇氏家學

參政貢先生師泰詳見草廬學案

教諭解先生開

解開字開先吉水人學士縉之父也明兵起守臣梁克中欲棄地去先生往見爲劃計招附羣雄郡賴以安後

道迹山中明初徵爲本縣師訓迪有方吉水文學之盛自先生始學者稱鵝湖先生著有書解文集若干卷人物志

雲濠謹案春雨學士表鑑湖阡云公治五經皆有師授書易得之家傳講于竹坪劉先生始授春秋于如愚黃先生至正初入太學講于吾素王先生元慶毛先生學禮于太古熊先生少時學詩于申齋桂隱二劉先生後益爲古文辭詩歌師事黃文獻公揭文安公卒業于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之門又云先公少從大父學于永豐于信于瑞通五經書易講于竹西滄浪二劉先生明德夏先生道于平仲蘇先生先生與先君子受業于黃歐爲同門則先生固黃文獻歐陽文公門人也粹材謹案先生所著有空同子二十八篇全文集共十五卷

太學周先生子直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子直字口口吉水人太學生與解開先同出入于歐陽文公揭文安公之門早卒解春雨集

解氏講友

隱君歐陽李雲先生衡

歐陽衡字師尹吉水人文忠公修十六世孫也元事解開先學者稱李雲先生至正舉進士不仕隱居山谷間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醫藥之術皆通折融會所著文集若干卷解春雨集

時四方大亂尚有學者義而從之先生不拒也先生于

蘇氏家學

補教授蘇先生伯衡

雲濠謹案解大紳送劉孝章序云以所爲文求正于平仲蘇先生先生與先君子受業于黃歐爲同門則先生固黃文獻歐陽文公門人也粹材謹案先生所著有空同子二十八篇全文集共十五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二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空同子

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光而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花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並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附錄

先生嘗作畏愼箴曰君子容心若敬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馭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君子

莅事若治絲用慎爲經若運輻用慎爲轂若除蔓用慎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其見幾防患如此而卒不免天下傷之

朱氏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詳上凝熙門人

醫學趙太初先生良本

趙良本字立道浦江人宋宗室周王元儼十世至先生少時好讀書從學于吳貞文通經史大略有得諸心輒先于行事柳待制先生父友雅愛其爲人命從朱先生

震亨游朱先生老儒通醫書盡傳以其術監察御史聞其精于醫薦授醫學正不就闢一室以居研摩養生之說三十年無懈自號太初子洪武六年卒年七十 宋文憲集

賈先生思誠

賈思誠丹溪高第弟子也有張錄事判官者以勞致疾疾初作大熱發四體中繼之以昏仆迨其甦也雙目暨眨耳中作秋蟬鳴神思恍惚延丹溪治之丹溪曰內搖其精外勞其形以腐其陰以耗其生宜收視返聽于太虛之庭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因屬先生留以護治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二 寶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視之如手足之親無所不致其意慮其怒之過也則治之以悲悲之過也治之以喜喜之過也治之以恐恐之過也治之以思思之過也治之以怒其逆厥也藥而疾瘳 宋文憲集

隱君戴先生士垚

戴士垚字仲積浦江人仲能之兄也戴爲其鄉望族子孫盛衍先生分卑年少一旦學識出諸父右而能敬讓自持不矜不揚商事榷理一族爲之聳聽其母病久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二 寶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瘳醫之知名者悉迎致其藥餌之品多附子靈砂之屬錢動數萬計先生營治勤悴而病益以增後遇烏傷朱彥修始知其藥之非方圖改法而母病不可爲先生痛迫于心旦暮號泣幾不能終喪既而曰吾母不可復作而他人之有親也醫復持是殺之其禍不更慘乎乃悉取素難靈樞甲乙太素等書讀之復奉幣彥脩以質其疑問盡得金名醫劉張李三家之說不數年來隱名動吳越閒有不遠數百里來迎者先生以脈證形色定人死生治不治輒先喻日期後僂指徵之百不失一二至

是益知母死之非命痛篋修省怨悔內積晝雖強顏與人接夜則咨嗟涕洟金枕爲之盡濕如是者十餘年遂至陰消陽勝而痿痺之症作僅一載竟卒年四十三文宋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丹溪門人丹溪嘗書五祇與之及其子原禮亦見文憲集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詳上凝熙門人

太醫戴先生原禮

戴原禮名思忠以字行浦江人家世業儒究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徒步至烏傷從朱丹溪遊丹溪盡授其術丹溪門弟子頗多惟先生父子最得其傳父早卒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以名醫徵官至太醫院使明文海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醫既有名吳中高士王賓願受方書先生曰北面拜受乃與賓不肯一日見先生他出賓入室取其書去賓不娶臨死以書授盛寅侍文宣兩朝皆有聲云

王氏家學

都事王先生祖孝

王祖孝御史餘慶之子也被選爲長史清愼雅厚綽有父風改調樞府都事戴九靈集

王氏門人

縣令高先生復亨

高復亨字本口口人元時游燕京從太史金華王餘慶學及遊學士歐陽玄諸名公之門洪武中詔爲總戎掌書記改河間獻縣坐累謫鍾離未幾詔起官復知諸城樹學延儒教化大行尋以事免歸姓譜

李氏家學

補侍郎李先生希明

雲濠謹案先生一名謐撫刑部尚書事卒于官見東陽縣志循吏

戚氏門人

呂先生口

梓材謹案呂水西遺諸孫學于戚氏黃文獻爲水西墓誌孫七人熙忠燧炯燁煒煥

朱氏家學

編修朱先生廉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朱先生世沅

朱世沅裕軒先生同善之子也與兄世濂潛溪並稱爲佳士朱文憲集

朱氏門人

經歷鄭先生泳見下朱氏門人

公饒家學

院掾李節孝先生實道 附師張恭叔兄怡堂

李實道字師曾東陽人篤學廣行隨父裕仕陳州師事張恭叔甚器之至正癸巳魁浙榜甲午登進士授鄱陽縣丞未第時從兄怡堂研究性命之學又與陳樵陳及析疑問難自經史至卜律算數無不淵通至正戊子遊浙西時楊廉夫鄭明德蔣子中高納麟交薦爲和靖書院山長黃侍講溍赴召道吳門見而喜曰師曾我師友也能繼其家聲必有以光道州之業矣其見重如此以

薦辟詹事院掾尋屆駕上京以疾卒門人私謚節孝先生著有攸詩集 桂坡集

仲倫門人

學官楊鶴巖先生芾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蔣氏家學

蔣先生大同

蔣大同字伯巖以字行東陽人嘗修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屆湍者四十年賑恤頗連無告者不問親疏歲饑有倉行旅經其門有資給死有賻而婚嫁者有助人千貨之者即如數無吝甚見重于當時云 陸慶東陽志

梓林謹案宋文憲集以先生爲貞節先生之長子善承其家學云

附錄

宋潛溪題其小像後曰伯康立身行已動法古人陷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又曰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廬邑東陽爲尤甚伯康向學之美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未必遽至于此也

蔣氏門人

朱先生茂達

朱茂達南溪人蔣若晦內兄之子也問學暇日游觀達懷亭感興裁詩若晦嘉其能進之意次其韻而酬之貞節遺文

張氏家學

御史張先生讓禮

張讓禮金華人匡敬子隱居積學有父風洪武初以明經聘起赴京入對稱旨命典國學除監察御史按撫中

都政聲赫然越四年卒于官金華府志

江氏門人

程龍巖先生斗附門人程惟善戴彥則

程斗字仲元開化人世居龍山號龍巖子受業三江先生之門傳性理之學尤長于詩文有龍巖子集若程惟善戴彥則皆出其門衢州府志

方氏門人

宋先生濂詳上凝熙門人

木訥門人

贊善章先生溢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元末統鄉兵保捍鄉土入明擢浙東按察司僉事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境復驚先生爲副使往撫之先生至閩詠其首叛者數人民乃定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姓譜

附錄

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于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閒出游以咨叩其統緒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咏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

舊曰古人爲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故于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于綱常之大端有關于世教者極切切爲人言之

郎中胡先生深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師王木訥毅元末統鄉兵保障處州入明累擢浙東行省左右省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先生興利除害惠愛甚多後以征福建陳有定過害追封縉雲伯姓譜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與章中丞並爲葉繼道學侶卓忠貞敬誌繼道墓稱胡參軍迎入括軍敬事尤謹云

于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汲物惟醫可能濟人耳

其守鄉郡凡五載馭眾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

章先生存道

章先生存誠合傳

章存道括蒼人與其弟存誠王訥齋先生高第弟子也

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 宋文憲集

主簿葉靜齋先生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至正庚寅以薦試方州中第四人退隱不仕明初浙江行中書省以學行薦授岳州巴陵簿尋致仕卒先生少穎悟壯遊王剛叔門聞理一分殊之旨乃知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號曰靜齋所著有範通元理草木子等書 兩浙名賢錄

元帥季先生汶

季汶字彥文龍泉人元至正中卒壯士從石抹宜孫討賊授義兵萬戶明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贛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先生與邵平章夾擊遂誅之陞虔州翼

同知元帥 宋文憲集

徐先生操

徐操

項氏家學

迪功項先生鼎

項鼎鄉貢良才之長子也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以胡公良在朝補官迪功潛遺浙東舉 黃文獻集

何氏門人

丁雲崖先生存

丁存字性初義烏人性質樸不外撓博學善屬文尤長于詩賦屢徵明經不就嘗游宗文何先生門相與闡明理學以迺金許之傳晚年優游盤谷四方學者羣趨之所著有雲崖雜稾 兩浙名賢錄

葛氏家學

長史葛先生誠

葛誠原名信字誠夫隱君巖之子幼承家學以文章才器爲方孝孺所推孝孺嘗過其好古齋爲作記以薦官秦府湘府長史改燕府與護衛指揮盧振俱被殺著有順善集四卷愚齋雜著二卷 東陽縣志

梓材謹案方文正好古齋記云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是先生固潛溪門人也

白雲再傳

學錄許先生怡

教諭許先生愉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俞先生善衡

俞善衛字原善麗水人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游
宋文憲集

端先生禮

端先生智合傳

端禮溧水人與弟智從許文懿公門人遊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端氏出于孔門弟子子貢衛人也其姓端木後人以省文獨呼爲端云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二端當是范氏弟子端木孝思兄弟行

戴氏家學

戴先生禮

戴禮九靈子能守其家學金華徵獻略

戴氏門人

補處士李先生孝謙

梓材謹案先生名本孝謙其字也黃氏千頃堂書目云郡人蓋鄉人傳寫之訛

唐先生輪

唐先生毅合傳

唐先生輻合傳

唐輪唐毅唐輻句章人皆輿之弟也戴九靈至鄞轄率諸弟學于九靈九靈字輿以伯度輪以仲規毅以叔直輻以季齊而爲之說九靈山房集

唐林

唐林句章人起賢之冢子從戴九靈遊九靈爲取班固學林之語而字之以孟學且爲說以告之全上

訓導趙先生友同

趙友同字彥如長洲人沈潛溫雅有行誼自少篤學嘗從宋景濂游洪武末任華亭訓導與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大全姓譜

章先生蟬

章蟬九靈學徒也嘗取韓退之詩語扁其講學之齋曰耘業九靈爲之銘曰士之于學猶農之于田耘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穡何穡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仍五其常既六其藝亦三其綱此而致力是曰種學始之不耘終何以穫去其害苗耔而薅之捕其食心長而茂之乃秀乃穎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稺是奚收不植不收誤我有秋昔唐昌黎庶幾知此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爾章生是則是傚匪以

銘撫亦克尤蹈九靈山房集

夏先生璿

夏璿鄞人居郡東五里戴九靈嘗客授其家與其兄弟遊以先生爲夏氏賢子弟戴九靈集

何氏續傳

何氏續傳

鄉薦何先生本道見下宋氏門人

陶氏家學

陶氏家學

孝子陶南村先生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天台人博物洽聞明于處世至元間避

世松江之亭林力耕以給食然雅好著述雖在畎畝以肄經自隨嘗預置一甕于樹間遇有所得輒書以投其中久之遂取次成帙名曰南村輟耕錄行于世 姓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祖居黃巖之陶夏後徙湫水又言其出游浙東西師路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家甚貧擢松江教授弟子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輟耕錄及說郛一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脩遺二卷又案東維子銘其父墓稱之爲陶孝子

澄南門人

潘先生顒

潘顒

鞠隱門人

補尚書陶商翁先生凱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以先生爲臨海人官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

德基門人

許先生季禮

許先生兌亨合傳

許先生升亨合傳

許先生大有合傳

許季禮兌亨升亨大有中孚登吳德基李草閣之門各以文學見推于遠近 王海日遺文

宋氏家學

補宋先生璲附子懌

宋璲字仲衡文憲公濂之次子博雅善詩文尤精書法與宋克諸人齊名洪武中以薦爲中書舍人一日帝出元內庫蟠桃核半片大可盈掌命文憲記使先生書之稱爲雙絕所著有水簾洞玉堯泉諸詩集子懌力學復

宋氏門人

庶子鄭先生濟

鄭濟字仲辨浦江人洪武中以東宮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廉節義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知之素矣其里人王氏能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乃徵兩家子弟詣闕以先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蔥爲右春坊右庶子餘皆給道里費遣歸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正文一卷方文正序其後言太師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刻以示後世云

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仲辨授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

參議鄭先生提

鄭提字仲持浦江人洪武中有誣其家交通賊臣者禍不可測先生與其兄濂爭下獄太祖聞言召見慰諭甚至拜先生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姓譜

鄭貞孝先生淵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從潛溪游先後十有餘年潛溪謂其于子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初年舉舉子業再踐場屋不合乃棄去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燔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祕質于濂洛關閩之說充然如有所得益思明體而適用諸用毋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先生見瓜終身弗忍食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辭不就性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于長者不敢私蓄有遂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五十卷其卒也潛溪以爲宜私謚貞孝處士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楷狀潛溪行實云與弟子入龍門山著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孔集注等書弟

子乃先公貞孝處士也又云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拜先生于林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故自稱門人然則先生父子同在潛溪之門矣

鄭先生泳

鄭泳字仲潛浦陽人溫州路總管府經歷以文學鳴娶朱裕軒同善之女歲時來會與裕軒二子旁侍問答經義金春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封都事彥貞錢之次子也宋潛溪志都事墓云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爲婁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又言彥貞子五人長漢才冠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彥貞入爲出而其致用恆裕如也次卽泳次湜東陽巫人謂才加長

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淵孫十人槩枝翰檜模
格棠朱杞樹又云不敏與彥貞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
孫又皆從濂授經則先生固在文憲之門矣其子
行如棠已爲列傳餘且俟博考以載入又案四庫
存目著錄先生鄭氏家儀無卷數提要言其書依
五禮分爲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
益之並錄其家日用常
行之式編次成書云

王先生綬

王綬待制禕長子潛溪門人文憲文集

博士王先生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鄭貞義先生淸

鄭淸字仲宗浦陽人從潛溪執經爲最久叔端柏其子

也文憲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右庶子淵之弟庶子跋潛溪文
將云青田劉公所選適及弟淸約同行之士劉
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與緝寫成書又案金華府
志載仲德淵以事坐死弟淸就吏死于京人哀之
私謚曰貞
義處士

鄭先生渙

梓材謹案先生爲仲舒之弟嘗
及潛溪之門見潛溪集跋語

鄭先生澥

梓材謹案潛溪爲旌義編引云太常博士濤以爲
三規閔世頗久其中尙有隨時變通者乃帥三弟
泳澥提白于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于一義云
子與源爲姻家濤爲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
余學是先生亦
潛溪門人也

鄭先生灝

鄭灝浦江人嘗從宋景濂學經于郡庠宋文憲集

王先生璉

王璉長山人器局沈凝學問精密師事宋景濂洪武中
擢史館編修選入文華堂肄業尋擢御史按河南問奏
稱旨上說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王璉等皆異日將
相才也姓譜

御史黃先生昶

王昶字叔暘義烏人文獻公溍之曾孫也受業宋景濂
之門能古文辭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兩浙名賢錄
、指揮胡先生楨

胡楨龍泉人王府參軍深之子也潛溪授經青坊先生
以伴讀侍皇太子研席因從潛溪遊後擢僉處州衛指
揮使司事宋文憲集

鷹辟林先生靜

林靜字子山號愚齋吳興人系出艾軒嘗從宋潛溪遊
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黃晉卿守文子貞皆延譽之用御

史牌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篤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宋文憲集

附錄

嘗爲潛溪像贊而序之曰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闖于理學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

奉訓吳先生志道

吳志道浦江人集賢學士直方之次子淵潁先生萊之弟也官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從潛溪學最久宋文憲文集

鄉薦何先生本道

何本道北山先生諸孫也嘗受鄉薦肄業成均嘗執經從潛溪學宋文憲集

伴讀陳先生晟

陳晟字子晟連江人以周易解禮部選爲楚王府伴讀歷官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時復官至侍郎姓譜

訓導趙先生友同 見上戴氏門人

劉先生剛

劉剛字養浩義烏人博學能文詞遊京師學文于宋文憲濂義烏縣志

檢討鄭道山先生棠

鄭棫字叔通濂之子少凝愨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浙名賢錄兩浙名賢錄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隱君鄭清逸先生柏 合傳

鄭棠字叔美浦江人與弟柏俱受業宋潛溪之門 雲濠案兩

孟子嘗從潛溪遊年僅二十 宋文憲集

駙馬李先生祺

李祺字子祺定遠人太師善長之子尚順德公主爲駙馬都尉少嘗受業于潛溪潛溪稱其好學 宋文憲集

都督馮先生誠

馮誠字擇善定遠人鄖國公國周之子官都督簽好學問嘗受學于潛溪 同上

中書張先生馮

張馮字子翼瑞安人以文學薦于朝擢奉常贊禮郎監

祀廣西行中書事潛溪惟謹 同上

俞先生恂父大有

俞恂金華人學于潛溪父大有尤好學 同上

郭先生濬

郭濬字口口寧海人爲太學生嘗從潛溪遊以文學知名于時 同上

太學王先生允中

王允中建康人潛溪司業成均時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潛溪稱其神凝而志恬 同上

伴讀王先生騭

王騭字致遠錢塘人年二十卽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肄業成均選爲諸王伴讀入吳府從宋學士學治經兼攻文辭 宋文憲集

黃先生宿見下平仲門人

黃宿字平仲門人

常贊黃先生仁

黃仁字淵靜甌寧人以易經舉鄉貢進士選爲太常贊禮郎嘗從潛溪學明經 宋文憲集

編修張先生唯

張唯廬陵人元季義士光遠之季子也流寓河南薦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宋景濂見其有儒才特請于上錄爲弟子員 宋文憲集

王先生黼

王黼虎林人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于潛溪潛溪作文說以贈之 文憲文集

桂先生愼別見靜明寶峯學案補遺

張夢庵先生肯

張肯字繼孟一字守夢吳人少從金華宋景濂學所爲

詩文清麗有法年八十餘卒著有夢庵集 姑蘇志

鄉貢徐先生友聞

徐友聞字季益昌國人自郡諸生貢入成均奉旨受事中書執經問難于潛溪 宋文憲集

蔣先生學 別見靜明賢峯學案補遺

沈先生新民

沈新民錢唐人嘗從潛溪學經 文憲文集

宗先生思睿

宗思睿潛溪門人

長史葛愚齋先生誠 見上葛氏家學

郎中呂雙泉先生熒 父棗

呂熒字愼明永康人父棗博覽經史先生幼承家學稍長復從潛溪遊爲文章純正蔚贍有奇氣洪武中吳沈以才德兼備薦于朝歷官周府左長史改刑部郎中未可不復乎聞明師至婺卽持書聞道詣軍門請爲師復讎會方氏歸附事乃寢遂與其徒徜徉山水聞不復有仕進意學者稱爲元白先生 台州府志

隱君金水南先生道源 附子礎從子茂

金道源字本仲號水南黃巖人少好學從潛伯修遊博

啾百鳥之中見此孤鳳凰越一年別去潛溪作詩以送之 宋文憲集

李氏門人

唐委順先生光祖 詳見唐氏家學

許先生季禮

許先生兌亨

許先生升亨

許先生大有

許先生中孚 並見德基門人

潘氏門人

隱君黃元白先生中德

黃中德字觀成黃巖人幼穎悟受學于潛伯修之門伯修爲方國珍所害乃歎曰人生于三事之如一讐其不可不復乎聞明師至婺卽持書聞道詣軍門請爲師復讎會方氏歸附事乃寢遂與其徒徜徉山水聞不復有仕進意學者稱爲元白先生 台州府志

隱君金水南先生道源 附子礎從子茂

金道源字本仲號水南黃巖人少好學從潛伯修遊博

通鑒經隱居松巖山中四方從遊者歟所著有水南稿
于健字廷器有采薇集朱右爲序從子茂字敬禮有潛
庵稿同上

解氏家學

御史解治江先生綸

解綸字大經吉水人縉之兄也洪武戊辰與縉同舉進
士任御史姓譜

杵村謹案學士兆先生行實云伯兄于子有父道
焉自師道焉又言其從族父元脩學易又從高公
大聲

學士解春雨先生縉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父開與弟闡有名稱二解先生年
十九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與兄綸同舉進士官
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先生少登朝才高任事
直前好臧否鯁直無顧忌卒以謫死列卿錄

梓材謹案春雨堂題跋云縉受學于太史蘇公平仲則先生蘇氏門人也

解氏門人

周先生徧

周徧字尚志吉水人知循州義章之曾孫也從解開先
游少開先二十二年開先始教而受學焉開先承累世之傳以淑諸人嘗曰數十年來觀尚志之誼不辱吾門者也解春雨集

縣官徐先生子耕附師王勤窗

徐子耕字口口吉水人入縣庠從解開先學成充貢爲太學生分教山西擢爲廣東縣官有政聲始其父遣之從王勤窗先生學所以奉事之如嚴君後開先之叔季通主其家先生二子從學所以奉事之如勤窗冬官主事厥成其一也解春雨集

歐陽門人

學士解春雨先生縉見上解氏家學

周先生源

周源字子深廬陵人篤志于學師事黃玉澗歐陽萃雲二先生皆元季大儒經學粹善講說尤以節操稱之先生事之盡禮盡得其說而于書春秋之旨蓋豁如也嘗闢地搆精舍積書以訓子弟云解春雨集

平仲門人

解先生縉見上解氏家學

黃先生宿父逢源

黃宿字仲昭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父逢源字資深與兄弟相友愛先生學于蘇伯衡又游于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陷重刑先生挺身代行死于法鄉里哀之金華徵獻略

黃先生謐

黃謐浦江合溪人與從父宿同學于蘇平仲先生為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會讐人誣陷會訊京師先生往白其冤而卒同上

章氏家學

章先生蘊

章先生德並見橫渠學案補遺

胡氏家學

指揮胡先生楨見上宋氏門人

耐久門人

翰林張古學先生廷璧

張廷璧名鼓以字行號古學臨海人穎悟絕倫工草書善詩文嘗學于陶中立洪武中為河南大倉訓導改仙居令永樂初授帖翰林應二十八宿之選未幾同進者皆授中書舍人先生以歸省不預卒于家台州府志

古學講友

徵君蔣遵安先生誼

蔣誼字廷制號壺隱臨海人郎中箴之父自幼與趙孝先張廷璧相友善以學行重于時永樂初薦之京力辭而歸棲遲西山朝耕夜讀因復號遵安同上

古學同調

隱君吳先生淳

吳淳字世英仙居人清介自持不樂仕進與吳德和原善詣設義塾延翰林張廷璧訓其鄉之子弟同上

黃柴門人

補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雲濠謹案先生一字師魯

雙峯語要

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闢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

恕有首有尾臧乎身者其首及人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于修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言所惡于上毋以使下等是要人于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補述堯舜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上律天時二句言學之該乎宮壞

志學章矩字尤一章之要旨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守是守得此矩定不滅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厚處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處

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
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于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
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可易智欲其員行
欲其方故以矩言之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
用即義義字正爲矩字而發
心不可先有所主當于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
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似乎無適莫者然無
義爲之據依故至于猖狂自恣問吾儒異于二氏者何
在曰吾儒則見虛室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
無爲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理之從

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
恕蓋忠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
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
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于誠身故其告人
就行處說
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于中約是工夫中是準
則凡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
合于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
俗由于政齊桓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
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教可知至
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
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
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
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
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
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加夫子之自任否則妄
也
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
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
志
松柏至春後方易凋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不
爲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

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
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
從先進在當時則爲禁質在理則爲適中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尙不曾
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
愚魯辟喭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于偏處用功故後來
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于鈍成如何用功曰人
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
一日之語見于論語者二一日用力于仁指其用功之
日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言也何以知之

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
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皆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
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緩則不
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
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
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質直又要合義
見小與欲速相因才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
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

不得
克伐怨欲四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
遂其所欲則謗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于愼獨上實
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貨好色却諫
其君勿好貨好色這便是欺
學者同此一箇學但用心不同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
志在于穀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
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
曠所謂德者亦在力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單指
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尙未至此
知德者鮮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知
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
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
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
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
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

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反或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性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于羞惡者亦有羞惡多于惻隱者雖不甚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

大抵君之于民臣之于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且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恐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且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亦安有以爲厲誘者乎

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爲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

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于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

詖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于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于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蔽則異孟子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于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知言如明醫然才見病證便識病源在何處

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于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

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爲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養與教二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宣滕文皆如此

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于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

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鬪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才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

人未生以前不喚作性既生以后方喚作性才喚作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

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人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敬畢竟有箇性

在內不知不覺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于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

雙峯經說

子之于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託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

附錄

黃勉齋復其書曰來諭以義以方外爲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似便以是爲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于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于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點檢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于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爲一本恕爲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

之則利當爲一之始貞當爲一之終元當爲萬之始亨
當爲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于一至于貞則成
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于亨則成夫萬
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

蔡久軒薦先生章曰饒州餘干縣隱士饒魯性質樸茂
操履純實年未三十即棄科舉一意理學不求聞達早
師李燔黃幹得朱文公之傳甚的其于四書探索精微
思致深遠每有自得之妙觀其狀貌不踰中人而內之
所守恪乎不易居于鄉黨則俗訓善良行乎州里則人

有矜式累主白鹿東湖安定書院贏糧受業戶屨幾滿
臣嘗延之饒泮爲學者講說微顯闡幽辨疑祛蔽莫不
感勵蓋自考亭師亡友散之後聞而知之如魯者未見
其比

金仁山論語集註攷證曰饒伯輿謂古公年壽甚高末
年武王已生其祖子孫皆有聖德而泰伯逃之蓋一逃
王季一逃文王三逃武王也王文憲取之

又曰伯輿謂仲弓章全說強恕求仁之方出門使民亦
指接物之恕蓋備舉行恕之首尾告之無怨乃恕之效
此說王文憲亦然之

程雪樓曰四書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峯之說
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
于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詆議者一庸一妄
其失惟均

又序先生文集曰理學至伊洛而大明逮考亭而益精
學者家庋其書歸而求之有餘矣而拘者束章句虛者
掠聲稱專門戶以爲高溺辭說以爲達若存若亡愚智
交病雙峯先生最晚出徒得從其高第弟子游乃獨泳

澤窮源扶根披枝共派而分流異出而同歸廓然渙然
者于此也大道之不明非書之不多若雙峯之書政患
其未多耳

雙峯門人

補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梓材謹案先生爲雲莊先生淵之父雲莊序所著
禮記集說言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有四年以
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于師門講論
甚多中間燬燼僅字不遺云

雲濠案方秋崖同第二名陳大廣卓爲茂異許孟容有禮學與齋多所校之公係
弘舉賢良郡國無以易也其見重如是

補隱君吳潛軒先生中
雲濠謹案四書通義引用姓氏有吳氏中行字直卿號潛軒番易人勉齋門人是先生又在勉齋之門
補錄事魯寶潛先生士能
梓材謹案先生名楚紀與一統志皆作仕能
補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附錄
方秋崖題程達原字訓曰史弘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爲帝者師不識止字詔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不識正字陷伍文黨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賈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斥不復至于憂愁悲鬱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君字訓之字者蓋多謹毋曰小學家

陳定宇答吳仲文曰徽庵于朱學甚用功近年吾邑前輩之可心服者此其尤也增廣字訓一書乃因程端蒙之字訓而充之亦甚好會聚前輩之議論而開出己意以折衷之但以之啓蒙後進則不如字義之活而易看又跋斛峯書院講義曰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見勤文頗絮煩然學問精到絮煩得好
梓材謹案勿齋即徽庵所號朱楓林書性理學訓後云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程氏讀書日程入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云又案四庫存目錄性理字訓一卷舊本題宋程端蒙撰程若庸廣之爲造化性情學力善惡成德治道六門明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條摭袁甫之說以補之
補進士許先生應庚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先生名作應寅

梓材謹案宋景濂爲環谷詩集傳音義會通序言東山君嘗從雙峯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
補逸民吳可堂先生迂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易學啓蒙梓材謹案虞道園學古錄題跋有云路提學舊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可不可者掇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賢學者之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飪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于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己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未事親之道安有

過哉考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又言其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廉節是非逐民吳先生蓋又一吳可堂也附識于此

補縣令羅碉谷先生椅

附錄

爲潭州教官潭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章章可聽諸生乃無語癸亥辛醲志

于遠清修博學時賈似道專國上書力詆其罪挂冠徑去不復仕

補史水東先生泳

雲濠謹案先生名亦作詠經義考引黃虞稷之說謂雙峯書堂建石洞書院舊論孟紀聞與其門人史詠等相問答云雲濠又案姓譜載先生云饒雙峯門人李貢謂其問答出入倣妙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雙峯門人教授張導江先生鎮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教授胡先生震附師何子舉劉門

方先生齊

陳先生友沅合傳

方齊陳友沅皆豐城人因其師雙峯饒氏遂創石峯書堂講學于此江西通志

忠介唐先生震詳見鶴山學案

董敬庵韓秋巖新淦人皆爲饒雙峯門人羅子遠與之

程朱張楊先賢之確語有益于世教者名之曰周易衍義自序

雲濠謹案周易衍義十二卷四庫提要云有其子光大識其語稱後成書而下世後十年始克纂集成編則其書實成于光大之手矣

凌先生堯輔

凌堯輔番陽人游饒雙峯學于考亭之門雙峯學于考亭之門人而于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纂敘其意猶考亭之于濂洛先生纂詁疏釋問答圖辨又如雙峯之于考亭也嘗與劉劉源游劉源序其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

極相得宋亡撤庵秋巖再及門雙峯卒創廬往哭積累
請乃來住每勿旅郎鞾設位奉木主哭臨之道由撫州
黃東發聞爲守往迎之亦製服于郡廳設位三人會哭
俱祠先師之喪及白石洞同東發聘敬庵爲臨汝堂長
留秋巖于郡齋癸亥雜識續集

勿齋同調

教授程先生逢午

程逢午字信叔休寧人與族父若庸講明經學著中庸
講義三卷益暢朱子之旨元貞二年薦授紹興路山長
長學者翕然尊之歿海鹽州教授卒　姓譜

雪樓師承

雷龍光先生光霆

雷光霆字友光寧州人家居教授學士程鉅夫詹天游
皆其徒也著九經緝議五十卷史子辨三十卷詩義指
南十七卷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卒學者稱爲龍光先
生　南昌府志

吳氏師承

馮先生孝揚

馮孝揚
悼材謹案先生爲吳儀可之師儀可
君明皆師馮得一疑即先生蓋一爲名一爲字困

可堂同調

侍郎郭先生郁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雙峯私淑

文潔黃于越先生震　詳東發學案

陳氏家學

補經師陳雲莊先生澔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
梓材謹案江西通志載明成化間學士劉定之建

議謂先生釋經之功雖未敢肩程朱孔可以決胡
蔡欲比何休眞遠范寧杜預等例從祀聖廟是猶
虞學士隱其慕曰經師陳先生之意也人物志謂
學者稱經歸先生經歸恐是經師之誤顧通志有
經歸書院在都昌縣西山且言先生與雙峯饒氏
注禮記集說號雲住師因名其書院曰雲住雲住
爲雲莊之誤先生爲雙峯再傳弟子不得與
雙峯注禮記則經歸二字亦屬譌文可知矣

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少孤及顏氏死夫子成
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
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于衢路必無
室廬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

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爲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虞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辨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閒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士喪禮浴于適室無浴于斖室之文曾說曾子以曾元使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于雜記喪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隱慎終追遠其關于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節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二十六分十分寸之四

數之脩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

附錄

宋亡不樂仕進教授鄉里

高梯曰雲莊集說以其簡便而得列子學官

雲濠謹案先生雲莊禮記集說經義考著錄三十卷四庫書目十卷蓋通行本也提要云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空言解也是書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陳注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于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陳注之淺顯宋代莫善于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陳注之簡便又南宋實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陳氏之父大猷師饒魯黃榦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又言其書用為訓蒙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氏經義考以冤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

滙軒門人

教授宋明所先生公邁　詳下宋氏家學

徽庵門人

補吳蘭皐先生錫疇

附錄

四歲而孤伯父被其家或教之訟先生泣曰貧窶命也二祖以孝友名家吾兄弟訟不辱吾先乎聞者賢之

補文鑑程雪樓先生鉅夫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玉堂類稾九卷奏議一卷詩文三十五卷元史本傳云其先自徽州徙鄆州京山後家建昌梓材謹案先生年譜云父師初命名曰樞之後字周翰初從學于龍淵胡自明先生後受業于徽庵年二十八歲始更名宇又言先生不能忘鄆故取鄆之白雪樓以名所寓而後學因稱雪樓先生後賜地築室京師又扁其齋曰遠齋故又曰遠齋先生云

程雪樓集

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大元國學先聖廟碑

教官有缺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人表儀者係具聞奏令有祿可養而不匱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殿最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治矣議災異

水必止乃可以鑑物象鏡必明乃可以別妍醜故帝王貴清心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光明洞徹不言而信讒諛不得施邪偽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災變息而天下治矣奏議

為詞章者毋寥寥于訓詁而篤志于聖賢體用之學孝忠信以養之禮義廉恥以維之則其才其德不至于古人不已　漳州路重建學記

今儒無科舉之累而或昧辭遜違惡之端開有志理義之實而或欠經天緯地之略平居講貫無半知解異時臨事必錯路歧故不患百年無善治決不可一日無眞儒台州路學講堂記

詞章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人心俱往矣夫詞章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篤攝人心扶植世道必有攸在 隔寧州學記

知恥則學無不成滅私則事無不集重修南陽書院記

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 青田書院記

陶唐氏開聖治之初者也夫子贊之不過曰有文章而已伯周公大聖人也謚皆不過曰文道德禮樂至周備矣而言三代者亦不過曰周尚文然則文其可徒以詞章爲文乎哉 歐陽南陽序

聖人之言如天賢者之言如地諸子百家如萬物 曾經閻序

夫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故治天下之道循于家人一卦非已備也所以爲治道之備者始于此也 家人經傳衍義

器非人不行用之則隨所施而無不中度弗用則亦自守其尺寸之常此君子所以有藏器之喻文矩名字說

學之不講久矣豈徒學者之罪亦父兄師友之過也夫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仁其表而文其景也 答何塘奇書

石者泉之母也密則清土者水之基也厚則茂 書鄧中齋名謝氏三子說後

仁義禮智天之命也而君子則曰有性聲色安佚人之性也而君子則曰有命然則脩吾之所當爲而順天之所爲斯可以謂之知命跋知命堂記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黃伯量墓誌

附錄

改集賢直學士入見帝首乞興建國學上卽命建國子監

行御史臺事詔搜賢江南上素聞趙孟頫葉李名臨發密諭必致二人公至行臺宣上德意禮趙甚二公赴闕同時薦者若趙孟頫萬一鶚余任心張伯淳淩時中胡夢魁曾冲子孔洙包鎡何夢桂曾晞顏楊應奎范晞文

方逢振楊伯大等二十餘人上皆擢居清要之職
以亢旱暴風星變先生應詔陳弭災之策其目有五曰
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帝皆然之
詔先生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
法先生建言經學當祖程朱傳注文章宜革宋金宿弊
帝命先生草詔行之
揭傒斯狀其行實曰公平生潛心聖賢之學博聞強識
誠一端莊融會貫通窮極蘊奧而復躬踐力行始終不
怠故其指諸事業發爲文章非他人所可及

登仕吳先生德溥

吳德溥字時可號友竹金溪人與季弟爲宗人後者可
孫學于臨汝精舍師程徽庵而友程鉅夫三人相得甚
懽先生婺敏甚部使者郡守二千石而下咸期之深偃
然不以爲意或以登仕告身強之出而已晚矣程雪樓集

梓材謹案虞道園爲吳梅隱墓銘云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値常平使者方作學宮于郡城南延徽庵程氏爲之師程文憲鉅夫吳文正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爲同舍生

教授吳先生可孫

吳可孫字聖可號蘭林友竹季弟也從徽庵于臨川中進士得瑞州新昌縣尉入元擢建昌路儒學教授少從
友竹游郡中博士程紹開每語人曰二吳文行遠器也
掌教胡桂芳見之曰長必有成以女妻之其師馮得一
亦名士愛而教之者十年遂與同升二公歿先生經紀
其家無所顧愛云程雪樓集

雪樓講友

丁竹所先生應桂附子榮翁

丁應桂字叔才臨川人父從龍以其子有志于學凡益
友過從應接不倦先生所師皆一時工進士業者最後
與翰林承旨程鉅夫同門業成而科廢不求聞于時名
書堂曰竹所以勵其節既隸儒籍俯就鄉邑學諭之職
又游處臨汝書院與郡中諸耆宿俊彥日相親密子榮
翁克世其業教道臨汝先生就養焉吳文正集

揭氏先緒

鄉貢揭先生來成

揭來成富州人宋鄉貢進士文安公傒斯之父也父子
自爲師友姓譜

可堂門人

鄉舉朱先生坦大父明普

朱坦鄱陽人舉進士大父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鄉先生吳仲迁程時登吳存並以所學教授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黃文獻集

徐氏門人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詳見宋鍾學案

雷氏門人

詹先生天游

詹天游

馮氏門人

吳先生德鴻

吳德鴻字儀可金溪人明毛氏詩工文辭又從馮先生孝揚學試輒不偶然能自樂惟日事讀書談名理程雪樓集

吳先生可孫見上徵庵門人

吳先生星子

吳先生辰子並見友竹家學

雙峯再傳

山長柴先生實翁

柴實翁番陽人南康白鹿洞書院長其父師雙峯饒氏不忘其世學道園學古錄

朱氏家學

補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

詩傳疏義自序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于詩則病甚繳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晉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于孟子又取法于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

雲濠謹案詩傳疏義先生舊題詩經疏義四庫書目著錄二十卷提要言是書為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眾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所辯證云又著錄四書

通旨六卷提要云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朱氏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間門目既多間涉穴碎故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然于天人性命之微遺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氷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咸理如是也所引諸家獨稱饒雙峯爲饒子其淵源蓋可知矣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流寓載先生樂平人文公裔也至正間官金華學正著有詩傳疏義後同其長子僉遷于潞樂平縣志載先生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授婺州改處州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陽所與學案本傳云明所異江西通志云學于同郡吳中行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卓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豈其父子同師準軒耶

朱先生可傳

朱可傳克升之叔父番陽人 四書輯釋引用姓氏

朱先生□

朱□字充履番陽人克升之伯兄 四書通義引用姓氏

克升講友

汪先生國用

汪國用番陽人克升之友 四書通義引用姓氏

劉先生晉昭

劉晉昭番陽人克升之友 同上

操先生琥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教授門人

鄉舉朱先生坦 見上可堂門人

雪樓門人

補文安揭曼碩先生傒斯

揭文安集

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 孔氏譜序

附錄

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爲學大意

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師事焉

天曆二年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爲贄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罷之示不欲以己爲人累而已

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滁南上表力辭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諸執政面諭毋行公曰使報

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為先養之于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財廢事之患矣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公等為總裁官而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辨求歸于至當而止

余忠宣跋揭侍講遺墨後曰豫章揭先生好稱奬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況乎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為忠厚先生公子泫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媢嫉者聞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補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梓材謹案先生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為太祖十一世孫所著有尚書注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

松雪文集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在書為尤甚學者不察尊偽為眞俾得並行于世若張霸之虞陌二十四篇亦以為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為孔子所定嗟乎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孟頫聚其眞而為之集注越二十餘年再一訂正手錄成書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噫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眾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但天下之知我

者易知書者難也書之爲道誠簒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爲之注多蔽于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學蘊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沈遵謹而失之繁亦爲才識之所限金履祥慾之而失于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注審之熟而言之確也昔文中子尚續書百五十篇今正書止五十八篇而傳注可使之不確乎孟頫繙閱考據自童時今至于白首得意處或至終夜不寢嗟乎安得天下之精一于中者而與之語書哉書今古文集注自序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于不及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于心無得故也無所思則一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思其心思則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爲甚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

夫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氏經解序

附錄

調冀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學

初先生以程鉅夫薦趙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先生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史官楊載稱先生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嘗曰六經之爲文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字一句不

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爲世之經也學文者當以六經爲師舍六經無師矣

吳草廬送趙子昂序曰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稟類張敬夫心不挫于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于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

文徵仲曰文敏書洪範篇并畫箕子武王授受之意公以宋之公族仕于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

紂賓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于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盡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注今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

謝山鮚埼亭詩集題趙松雪賣桑買山卷子後云王國黍離且漫傷宋臣家事在園桑未知亳社輸人價孰與陵山估值昂又題管夫人漁父詞卷子後云悔逐王孫到上都若嫗清夢日蕭疏當年白馬朝周日曾否牽衣勸遂初

梓材謹案謝山二詩蓋甚不足于松雪矣第以正編有傳故亦爲之補錄言行云云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教授王先生撰　附見巽齋學案補遺

友竹家學

隱君吳先生壓子

吳壓子字君載時可之子也其學有家傳復從馮得一先生受詩益遂于理程鉅夫謂其退瞰高蹈泊然獨立有隱君子之風程雪樓集

梅隱吳先生辰子　附師傳陽鳳謝元禮

吳辰子字君明金溪人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附元學者多廢而先生從儒先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羣從子有教有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　道園學古錄

熊氏家學

學正熊先生東　附門人熊原

熊東字季隆南昌人凱之子　雲濠案姓譜作熊棟字季隆先生子以字核之

疑作棟是嗣守家傳從游者眾其爲學堅苦篤信以四書五經爲日用飲食造詣高遠踐履平實後解臨川學正不就同邑熊原字孟和受學子東號端學先生　入物志

汪氏再傳

補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雲濠謹案先生洪武二年聘修元史事畢留任先生力辭給驛而還

經禮補逸自序

自樂亡而經行于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考四經謂三禮體大未易緝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沒遂爲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

禮所由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
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
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禮祀祀昊天上
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
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烝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礿秋享先王以嘗冬享先王
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
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
禮用眾以大均之禮恤眾以大田之禮簡眾以大役之
禮任眾以大封之禮合眾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
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異姓之國以賀慶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
弟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及諸侯國之士祭
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衣
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
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于殯宮之
禮既夕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于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
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
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
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
篇乃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爲州
長會民射于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鄉其臣之禮
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宴飲之禮公
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
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
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于夫子正禮之前
哉是以當時古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
子之禘七月而爲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
夫立公廟于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
至于太廟說紼與燔柴于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
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

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爲衰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于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殮而奠于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醢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圭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于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于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將重肆夏

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于升陘敗而髽弔始于臺駘以至蒐田不時邱甲始作之類可考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驟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于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典禮已多散逸蓋不特火于秦而亡于漢也今考于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者

多著其目列爲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于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于此傳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于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經禮補逸九卷提要稱其究心道學于禮家度數非所深求于舊書體例亦不甚講如每條必標出典是矣王阮亭居易錄載是書云環谷之學受于雲峯胡文炳文炳受于東山先生華受經于勉齋朱子之門人朱子修三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其淵源授受如此其說環谷學派頗詳然以東山爲先生之祖猶攷之未審

附錄

曾魯序經禮補逸曰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番陽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者著書滿家眞古所謂鄉先生者也

程鉅夫曰文公朱于一傳于勉齋黃氏再傳于雙峯饒氏三傳于東山汪氏卽先生仲父而先生實嗣其傳先生著述有易程朱傳義音考詩集傳音義會通春秋

傳纂疏提要左傳分記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綱目凡例考異諸書惟纂疏傳學者餘多散佚不存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詩集傳音義會通三十卷危太僕序云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于饒先生伯興君之學得于吳先生可翁宋景濂序云其從大父東山君嘗從雙峯饒子尚得黃文肅公之學先生幼卽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云云是先生先得家學而後從學于可堂吳氏也先生自序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則云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治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于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又云至元丁丑嘗求訂定于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畀之序明年值鬱攸之變斷簡燬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往是于邵庵虞先生是先生又及道園之門而其家學又不獨東山汪氏矣叔志名澤民其序稱吾宗德輔年妙而志強學優而識敏云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提要云是書前有自序稱詳注諸國紀年證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又云能于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

環谷講友

隱君謝適齋先生俊民

謝俊民字章甫號適齋祁門人值元季隱居不仕纂雲深塢樂安莊書舍與汪環谷克寬爲友講明道學所著文有玉泉集詩有寓意集藏于家姓譜

明所門人

補縣令洪野谷先生初

附錄

何梅谷序朱氏詩傳疏義後曰先師杜塢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閒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于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于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歟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注以成其書

助教朱先生維嘉

朱維嘉縉雲人爲盧龍丞有政績遷國子助教早從鄱陽朱公遷學有源委爲時名儒蓄有素履集十卷括蒼彙記

明經梅先生熙

梅熙字景和縉雲人通經有學行少受業于番陽朱公遷別餘二十年千里聞訃先生至番陽爲服心喪三年洪武初舉博學明經撫安永軍民卒于官兩浙名賢錄

郎中揭先生汯

揭汯字伯防荆楚人文安公傒斯子少淳樸苦學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工古文辭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以蔭補祕書郎遷國史編修歷官至肅政廉訪使守建寧僞漢陳友諒兵寇松關建寧受圍吏民相繼出奔先生與經略使普顏不花協謀禦賊設方略復延平等三州改江西行省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推浙道不通遂留家四明之慈谿 天啓慈谿志

揭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三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主簿歐陽石戶先生貞 附師夏鎮

歐陽貞字元春分宜人從學士揭傒斯鄉進士夏鎮學工古文元季退不仕洪武初以易魁江西授考城主簿改扶溝以老歸所著有周易問辨三十卷史提鉤七十卷餘學初集龍江叢稿東齋寓錄貧樂集自號石戶農

姓譜

附錄

歐陽文公序先生周易問辨曰吾宗巽齋先生爲曾大父葬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盡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即口世傳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學古爲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我歐陽氏經學躋躋其不絕乎

教諭解鎒溯先生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縣官變元圃先生理普化

變理普化字元溥口口人進士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以次爲之而先聖廟學爲最重尤致意焉道園爲作重修儒學記道園學古錄

梓材謹案學古錄有爲變元圃題鰲溪春曉圖則先生一字元圃

趙氏門人

承旨危太樸先生素 詳見靜明實峯學案

賀先生太平 附師呂弱子均

太平字元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先生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

然如老成人嘗受業于趙孟頫又師事雲中呂弼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爲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至正四年陞中書平章政事遷宣徽使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先生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遷中書平章政事拜左丞相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剌章立張樞李孝光九年罷爲翰林學士承旨臥病不起遷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溢起十五年詔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十七年召爲中書左丞相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太保太傅皇太子惡之二十三年詔悉拘所授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搠思監誣奏之安置土蕃遣使者逼令自殺年六十三子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罷爲上都留守尋改宣政院使搠思監徇皇太子旨搆成大獄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枭思麻行宣政院使極州閻素受知于其父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奏其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元史

待制朔先生儔

朔儔

梓材謹案先生官待制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端木員外傳

林氏門人

補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子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陳繼儒嘗稱一夔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子觀集中亦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塘鐵甫辨等篇皆極精核不獨二

考

出

瓌谷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三　四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軍任先生原父鼎

將軍任先生序合傳

任原字本初弟序字本立休寧人父鼎築精舍于富川之上延祁門汪瓌谷主師席先生兄弟受業焉瓌谷著春秋纂疏綱目考異兄弟皆預有力既又從學于趙東山學成明師下徽州先生出助軍實歷功至顯武將軍雄峯翼管軍萬戶卒其弟代之從鎮明越及閩中兄弟皆有詩文集傳于世姓譜

吳先生國英

吳國英從環谷受讀春秋于郡齋嘗序環谷手編胡氏傳纂疏環谷卒又爲之行狀經義考

汪先生世賢

汪世賢

環谷私淑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洪氏門人

補徵君王松塢先生蓬

雲豪謹案先生著有詩經講說二十卷經義考云未見四庫全書存目佚又有四書通義經義考云

于倪仲宏四書輯釋提要言此本改題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末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則先生通義具在此本中也乘平縣志云鄉里稱曰松塢先生塢即塢之異文

伯防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氏家學

趙先生彥亨

趙彥亨吳興人文敏從孫通周易侯彥貢力舉教授鄱陽選爲楚府紀善調同知和州事朱文憲集

朔氏門人

員外端木先生孝思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徐氏門人

逐先生宏

逐宏

松塢門人

京先生況

劉先生剡合傳

京況劉剡何梅谷英同門友也梅谷足成先正朱氏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質諸二子以卒其師松塢之志云詩傳

疏義後序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補遺

湯氏先緒

補湯晦齋先生德威　附兄德成

湯德威伕其名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于其鄉而俱不偶其平時學問一本于誠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有臨齋遺文眞西山爲之序　眞西山集

柴眞門人

補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附錄

君自爲書生慨然有志于及物其在武昌疚心幕畫酌愉引義參以活意凡所剖決人無異辭

從游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服

諸弟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閑靈則皆君發之

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爲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爲之言者沈淪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嘗時嗜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爲之竟日弗怡

眞西山別湯升伯詩曰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霤寒潭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山閭早共歸休臨歧贈別無他祝莫忘鄉陳爲國憂

補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附錄

眞西山送先生之官繁昌序曰仲能主簿爾民之慼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況其職可以及人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

梓材謹案西山誌安仁令葉子是墓言寓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痛悼至澧浦云者湯爲安仁望族此言寓士未悉所云

梓材又案袁蒙齋重修白鹿書院記云甫與元德張君同舍于池又與仲能湯君有同年好二君從事晦庵先生之學功深力久遂延爲洞長元德以年高先歸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是先生曾爲白鹿書院堂長矣蒙齋又爲先生作白鹿書院君子堂記又稱其剛直有學識

蔡久軒祭晦靜文曰惟公豪勁特氣節豪邁平居恂恂和穆可掬及其酬酢事變截然義理了不可犯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天之生公公之于世不可謂其無意矣然而所至齟齬落落不相合立朝曾幾何時而婺郎園幾千半世雖一麾出守卒不得以大究其設施以歿天之于公何乃豐其培而嗇其用耶始先君識公于南浦西山之門一見卽稱其偉器而公亦孳孳考德問業不少替暨杭兄弟則公又折節而與之交書郵往復辨析精微彼此未嘗有阿說相徇之意銀鉤鐵劃手澤如

新鳴呼世安得復有是人哉

劉後村贈日者許澄之曰橫渠大儒也嘗論命了翁遭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爲嚴然不能不惓惓子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于橫渠而樂易殆過于了翁矣

劉後村祭湯仲能文曰嗚呼早絕存齋中交晦靜晚善肇以詵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賈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嘔生每嗜一篇必衒泌之閒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爲忠言眾亦迕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奢蒙稱善後宮敬憚于貞蒲貴瑞欲避于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遜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騁

附錄

劉後村賀湯司諫曰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栖遲樂衡泌之閒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爲忠言眾亦迕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奢肇以詵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賈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嘔生每嗜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于貞蒲貴瑞欲避于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遜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騁

開卷未竟瞿思明辨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

兩地之尊

梓材謹案趙章泉淨照稿有寄湯司諫詩又寄湯司諫二首未知卽先生否

又寄湯季庸侍郎詩曰粵從裴氣度函關更十年中幾賜環一葉身輕歸去易六丁力盡挽來難高情常寄紛華外晚節全觀出處間別後有書無寄處聊憑小阮問平安

東澗先緒

湯先生師中

湯師中字君錫升伯仲能季庸之兄伯紀之父也苦學

強記既科第遽棄官亦不求岳廟以終其身與趙鼎甫友善梁南溪序其文人物高勝劉後村集

附錄

劉後村詩話曰許由事不見于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酣痛快終未有以折衷郡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他人遂有洗耳之說爾援引切而說不盡可謂之善讀書矣

徑畝師承

鄉貢張先生裕

張裕字好問開化人性孤介樂道忘貧貢于鄉徐徑畝稟師事之尤爲趙庸齋汝騰所重云開化縣志

晦靜家學

補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眞西山讀書記云乙卯稱讀書記惟記前有開慶元年西山門人湯漢序稱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先刊行乙記上卽大學衍義久進于朝其下未及繕寫而西山沒漢從其子仁夫鈔得整爲二十二卷而刊之福州據此則西山文章正宗

云旣成以授湯巾仲能漢伯紀共書焉于是益信

西山讀書記綱目

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爲編之首性之發爲情而心則統于性情者也故性之次曰心曰情此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曰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故五常之次五典繼之五典之次道德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曰敬曰是道也而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于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舉舜乃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他人遂有洗耳之說爾援引切而說異其名故以次于道德之後士之求道入德將何所自

始亦曰學而已矣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學之首其泛言學次之曰師道曰教法又次之曰小學曰大學又次之以聖賢爲師而辨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與吾道異端之所以異皆學之事故以次于大學之後陰陽造化之理其略已見前性命篇其未修者復列于此以爲編之終焉

附錄

眞西山在潭致爲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于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

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圖史實錄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浸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

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賓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

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還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

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昵嬖其法度政事必出于朝廷而預防于多門人才必由于明揚而深杜于邪徑

蔡久軒薦先生章曰迪功郎添差信州州學教授兼象山書院堂長湯漢天資穎異之趣孤高卓介之倫聞見多而約以宗元文墨富而根諸經術操履端特酬酢有方其長象山也規模寬洪條理整肅講明之際氣象軒昂言語勁截從其遊者率皆奮厲近世名卿如眞德秀

柴中行趙汝談皆目爲畏友眞卓行之士也

梓材謹案先生有贈久軒提刑江東詩二首在淳祐十一年亦見蔡氏九儒書

眞西山送伯紀歸安仁詩曰交情世豈乏道合在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告語時見箴微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柰何使我唱且歎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直諒友戒謹豈杼盤重賢勿衍期同盟有靑山聖經如杲日矗月仰輝耀利欲汨其中雲霧隔淸照正須澄心源乃許窺道妙周程千載學敬靜兩言要幾微察毫芒根

本在奧厥持此當弦韋辻矣君奠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又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憑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事觀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袁清容曰自武夷之說其門人矜重自祕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舊然衛道以其聞焉者

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探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

虞道園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曰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厝庸泥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父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矣

東澗講友

張先生一清附張英口口

張一清安仁人龍圖閣直學士蕭五世孫也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後有名英者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其兄國學上舍某當宋季帥安仁義師從謝疊山枋得勤王

宋文憲集

徐先生子卿

徐子卿字奇仲上饒人忠愍公元杰其族父也嘉熙進士授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家築思賢亭以見志累改官授臨川至則興學立黌勉齋先生祠改嘉與守下自號東山翁卒年五十三先生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說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右司當寧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謂先生與忠愍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

戴剡源集

晦靜門人

補著作徐徑畈先生霖

附錄

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

採賾先儒心傳之要

擇祕書省正字會日食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衰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太子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復以正太子名爲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

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

趙庸齋汝騰贊徑畈使君柯山講席之盛詩曰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如此

雲豪謹案四庫書目載趙庸齋集提要述周密癸辛雜志稱其爲從官力薦三衢徐霖爲著作郎至比之范文正公而霖目汝騰爲大宗師已爲小宗師遞相汲引云云提要又稱其贈詹生謁徑畈詩云瞻彼徑畈今之泗水與賢徑畈此詩謂其推挹之詞殊爲誕設無狀云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徐景說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蔽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崔君舉序王梅浦尚書纂傳曰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余猶及記長老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翰三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

梓材謹案宋徐霖有二一玉山人紹興初進士著有易傳春秋發微

徑畈講友

婁先生建

婁建號艮堂臨川人從政郎知福州閩安鎮以學行爲三衢徐霖廣信徐直方所器爲忘年友與同郡林賁夫段信友淩趙崇撙章貢曾原一相友善由是知名有別業曰德厚莊以奉祭祀恤姻舊者子四南昌其長子也

程雪樓集

徐先生子卿見上文清講友

徑畈同調

齊先生德勝

齊德勝番士也徐徑畈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概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先生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盛如梓說

張寶齋先生道洽

張道洽字澤民號寶齋開化人端平己未進士第西山眞先生其座主也嘗爲廣州理掾咸淳戊辰年六十四考舉及格班改卒先生既仕鄉黨後進有挾高科由邪徑者往往位執政從官一不挂齒惟于徑畈徐公之死哭之甚哀屢爲詩以悲之方桐江集

吳先生伯海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徑畈所喜文文山爲作滄浪歌曰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據兮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修兮安能受物之汶汶淈泥揚波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莞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掉頭乎靈均文文山集

東澗門人

陳靜山先生應洪父麗

陳應洪字恢叟自號靜山居士安仁人父麗甚賢而貧有曠地數十畝以樹桑爲業凡喪祭冠昏衣食賓客之事皆仰焉又計其贏命先生從師問學先生卽感憤自奮與湯東澗吳道心諸老遊非聖人之書弗敢習于心非君子之行弗敢服于躬蚤作夜思期不負其親學益明行益高近遠師之有終先生之身弗改事者程雪樓集

徑畈門人

補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梓材謹案宋登科錄先生小名鍾小字君和貫信州貴溪縣居七陽新政鄉儒林里寶祐四年二甲第一名又案先生一字仲直袁清容序易三圖首云上饒謝先生遊于建安末云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梓材又案先生行實所著有詩傳注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議并文章軌範行于世雲濠謹案元李道源撰先生神道碑云信之守將恐捕公妻子姪送燈康夫人李氏自經死弟姪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史傳未載又案郭青螺言文節之謚疊山集以爲私謚鄭汝璧臣謚類鈔以爲景泰年謚未知孰是云

疊山文集

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

梓材謹案先生此說本之先生之父詳見清江學案補遺

天地閒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辛稼軒先生墓記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于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爲堯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于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可言而不可行爲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

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天下家藏其書人學其道與六經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大學解義跋

附錄

輿國單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壘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

胡雙湖上先生書曰斯文倚之爲命脈衣冠賴之以綱維彝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以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于先生之一身

魏梅野和先生初到建寧韻序曰疊翁老師將有行賦詩言別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慷慨激烈高風凜然眞可以廉頑立懦

蔡蒙齋和韻序曰疊翁老師因行賦詩辭其辭而見其心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爲之感慨激烈

柴贍岵寄疊山謝年丈詩曰幾人同抱杞天憂戮力支撐不自由都恨杜鵑啼血處楚囚相對泣難收其二曰短劍悲歌浙水灣疾風吹夢到西山應知薇蕨同滋味莫道匡時更轍環

李仲棠祭之曰嗚呼疊山峭崒巉岏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晁董文亞孟韓發策危切指斥權姦運去物改忠憤裂肝十年遣播閩嶠閒關翁翁訛訛疾我謂頑執拘北往摧辱萬端絕粒自殞愉夫厚顏周岳祭之曰自商夷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四人八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既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法已斁而綱淪先生奮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在

乎君親

謝皋羽哭廣信謝公詩曰白翎逃名姓終喪哭水濱海僧疑見貌山鬼舊爲鄉多死留衣物襄笥出告身他年越鄉值賈卜有斯人

趙東山曰鄧牧虞公簪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說以先天八卦圖圖九數而九位方圖爲洛書十數而五位爲五位相得之圖心甚善之

陳石士師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曰謝文節公後文信國七年而殉國其絕粒實在愍忠寺今所謂法源寺也嘉慶初年朱文正議建祠于寺中以寺僧之沮購得寺後隙地閱十餘年而始成道光七年用光復購得祠旁地乃謀改建正殿十二年十月初成其規模頗宏敞矣夫文節之忠無知愚皆知之不待論著而始明不以建祠而始舊也景致命遂志之烈而建祠于絕粒之所感俎豆馨香之報而江右士大夫同展其桑梓之敬盡文正公第以抒其敬崇節義之心而祠宇既立祀事宜庸吾鄉人實肩斯責焉豈獨吾鄉人而已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輸資以佐

謙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尚有悔盱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反

權輿以四簋□□□□□□□

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爲之求矣

甃在井壁恐有井谷之處因勉以井甃無咎

史巫達其卑下之忱不厭其忉怛之意

附錄

劉後村送古爲徐聘君詩曰少君早有箕山志昔者聞之西澗公傾蓋無堪贈程子式閭猶記弔林宗老夫久

已植其杖此士孰能招以弓耆矣心知難再面氓山千
疊暮雲濃
黃東發日鈔曰小畜卦西郊程以西爲陰方雲自西而
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爲文王自指岐周蔡節齋朱學
也亦以西爲陰方而近世徐古爲作易傳附說明言岐
周之說爲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
補縣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易雜說中庸大學語孟解
聖宋頌百行冠冕詩續言行錄廣宗類寮感淳類
纂

附錄

三歲不言伯父容安教之誦詩則點首應語一夕見月
忽能成誦及長篤志性理之學

方懋翁先生儀 詳見南湖學案

李先生炎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徐先生琦

徐琦字子若豫章人治制檄抵秋浦張澤民和方桐江
詩有云詞林日相疏生意不復新慎勿大崛奇崛奇驚
世人玉堂老仙坡過海走一巡非天實罰之語言累其
身蓋見意以儆謂不當揭所有以自標于世也方桐江
集

雲濠謹案方桐江送柯山山長黃正之序甚詆徑
畈又言其學徒非徐直方一人徐琦曾子良皆不
學狂生云又案桐江作太學博徐君應鑣哀辭序
言其攜三子登樓縱火自焚不克乃自沈公府之
井長男璟二十一先生豈即其人耶特正節江山人似非先生

疊山講友

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詳見兼山學案

周先生震一

周震一建安人家居不妄交一人謝疊山客建寧先生
獨與相厚疊山稱其忠厚篤敬言不妄發行不妄動倫

然塵埃之外 建寧府志

邑博王先生奕 附子介翁

王奕號伯敬玉山人爲邑博與其子介翁居玉琊峯讀
書其中素與文文山謝疊山友善及疊山就執北行送
之有詩云兩生無補秦與廢一出仍關魯重輕白首青
山如得所何須兒女哭清明宋亡建斗山書院居之杜
門不出所著有東行稿人物志

黃先生六有

黃六有三山人在太學爲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

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爲路教爲山長爲訓導官嘗嘗
然不屑揭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
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蓍迮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
窮途巔崖遂谷必杖屨求見遇疊山于途立談而莫逆
交疊山文集

吳氏師承

甘東溪先生泳

甘泳字泳之崇仁人讀書不拘繩尺尤工于詩性剛正
不與世俗俯仰平生不娶如林和靖所作甚富號東溪

集人物志

雲濛謹案吳文正爲許白山墓誌云同縣甘泳不
習舉子業徧遊東南交當代名人人稱東溪先生

楊氏師承

張先生卿弼

張卿弼字希契七陽人宋時由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
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
七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僉提刑按察
司事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從之江東
宣慰使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其
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于日月漢魏以來諸
儒或以讖緯爲與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
六經參錯于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
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己未有端
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
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于脩己之學而不墜于清
虛治人之方而不襍于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
義凡數百卷未及成書而卒道園學古錄

疊山同調

徐先生宗仁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
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又極論邊事謂惠夔而威不
振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
振臣雖屏居山林亦有生氣遷國子監丞歷考功郎官
兼察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累官權禮部尚書兼益王
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宋史

陳石士師謝文節祠後記曰余嘗求文節之事實于
宋史而惜其文章蕪雜不足以發人志氣昔太史公

之合傳不獨以見其事之本末且舉其人之聲音笑貌如相接于几席之間蓋義法存而詞氣亦與之昭彰焉今自劉應龍以下諸人惟徐宗仁之死于厓山略近之其餘雖賢皆不當與文節合傳者

陳五山先生堯龍

陳堯龍字繼臣上饒人上饒河溪之旁有五山晚居其間學者稱之爲五山先生方先生少時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爲領袖謝疊山林城山張藍山之徒爲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先生以能詘

氣招致尋用詩賦充鄉貢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淳祐丙午兵起避孔道入深谷茨舍相依者數百家事定起領邑校掃燼地立講廬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方議薦擢而先生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大德五年年八十卒 戴剡源集

古爲同調

補 程月巖先生紹開

附錄

黃東發答程教授請冬至講書劄曰竊謂吾儕之所少者非講說也躬行也問也大經之旨未大彰明我朝諸儒極力辨說至文公而精切的當矣吾儕何幸獲享其成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緊事又暇于文公脚下添注脚乎來諭又言文公在南康救荒後每入學校與朋友講說誠是也然使某襲其迹而竊效之是自比文公也某其敢乎哉

又特薦教授奏狀曰撫州州學教授程某天資端恪學力深醇初爲太學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翥爲學官欲招致之某郤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當

國之日退而閉戶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一科法合注授職官差遣某獨退就令官恬然以讀書講誦爲樂此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率以躬行勸于講授政教兼舉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關郡政而去年撫州飢歉能捐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志夫其操守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益伏望聖慈特賜錄用

平山講友

雷空山先生思齋

階思齋字齊賢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信山中蓋終也復歸烏石治其室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其卒也袁清容志之稱其所爲書援據切至感厲奮發不蹈世俗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申言廣指其于力誠至矣 清容居士集

雷空山語

文章于道一技耳人之爲學將以明斯道也不明斯道不足以爲聖賢之學矣

河圖之數以八卦成列相盪相錯參天兩地參伍以變皆自然而然其數實惟四十而以其十五會通于中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揭文安僖斯序云雷先生遭宋亡獨居空山之中著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凡數十卷和陶詩三卷去儒服搏黃冠師與淳安令曾公子良今翰林學士吳公澄相友善又察先生道教之徒爲傳性眞其徒孫爲周惟和又吳令節嘗受學于先生其序通變云學者尊之曰空山先生四庫書目提要云所述河圖洛書參天兩地倚數之圖錯綜會變等圖及河圖遺論大旨以天一爲坎地二爲坤天三爲震地四爲巽天七爲兌地六爲乾天九爲離地八爲艮而五十則爲虛數其說雖與先儒不同而按以出震齊巽之義亦頗相脗合林至易稗傳所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者也

婁氏家學

婁先生南良 附子志淳

婁先生文輔 合傳

婁先生起莘 合傳

婁南良字德剛臨川人咸淳進士授吉州法曹調宜黃簿時稱練達政治與弟文輔起莘子志淳皆以德行聞吳文正公稱臨川家世儒雅忠厚惟婁氏饒氏焉江西通志梓材謹案文輔字道輿程雪樓志其墓云至元之末余使閩以德剛之弟道輿薦授廣州濂泉書院山長以疾辭大德四年余移節湖北明年道輿實來復舉爲桂陽石林書院山長會德剛之子志淳亦授南嶽書院山長迺與偕行蓋雪樓嘗與其弟兄遊云志淳後爲信豐尹

附錄

虞道園志婁太和墓曰信豐前主石城簿時翰林學士吳公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客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

婁先生志冲父起南
婁志冲字太和其先自嘉興分居臨川閩安有四子仲
起南贊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先生其子也資質謹敏而
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家庭之閒敦睦嚴整吳定翁
述其行甚詳道園學古錄
疊山家學
謝先生禹
謝禹
梓材謹案先生爲疊山之弟嘗聞道于疊山疊山
之走閩中也信守將悉捕其妻子弟姪先生不屈

于九江見疊山補道碑又案李奎褒崇忠節奏謝
云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于市季弟君烈君澤
俱死于國事伯父徵明爲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
子趨進抱父屍死是皆當牽連書之者盛屋樓親
家炳
亦云
疊山門人
補虞先生舜臣
梓材謹案方枏江集載先生字舜民鉛山人嘗
師謝君直父華甫往疊山君爲書耕隱二字云
附錄
鄧巴西序先生禮樂韻語曰舜民嘗執業于廣信謝先
生尚氣伉直守節不渝舜民得于緒言者不可以崖略
既若韻語固其微爾
補李先生天勇
雲濠謹案疊山文集與李養吾書養吾當卽先生
之字然疊山謂其不屈受窮官于陳宜中留夢炎
劉槩柄國之時與先生之無仕履者殊異
補魏梅野先生天應
和疊山韻
萬疊青山只麼青從容時止又時行斯文未喪予何畏
舉世隨流我獨清日月精忠今古在丘山道義死生輕
吾翁鐵脊文翁似無愧淵明與孔明
補蔡蒙齋先生正孫

和疊山韻
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鬟雪鬢天終定
歲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
離明坤順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講明
補王先生濟淵
梓材謹案先生嘗欲刊疊山交
信錄熊勿軒爲之跋以序之
送疊山北行詩
希夷何意出山中心事當年漢臥龍行止但憑天作主

別離初不淚沾胸定知晚菊能存節未必寒松肯受封
大義昭明千載事前程儘更好從容

張先生子惠

張子惠字叔仁疊山門人送疊山先生北行詩曰打硬
修行三十年如今訂驗做儒仙人皆屈膝甘爲下公獨
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到頭
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疊山文集附錄

鄭先生康仲

鄭康仲疊山門人疊山書院在上饒縣安輯鄉疊山講

學處也有詠歸門明經堂先生與徐炎午輩哀田供費
云江西通志

吳先生蟾

吳蟾閩人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公河圖辨有言江東謝枋得以附錄
爲嘗傳河圖于異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
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
附錄

袁清容序三易圖曰上饒謝先生逐于建安番易吳生
蟾往受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傳
爲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夷君
焉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彙理俾後無以僞至荊
州袁道潔始受于薛翁而易復傳袁乃以授永嘉薛士龍
始薛授袁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閒故士大夫聞是
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演通于玄
最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陝始得其三
圖焉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

程先生楚翁

程楚翁字□□婺源人元兵入臨安江東皆下楚翁結

死士謀復郡城事泄被執脫去投馬廷鸞謝枋得在閩
遂往從之及枋得被執北去無所依死逆旅中 姓譜

周先生岳

周岳梓材謹案先生嘗聞道于疊山疊山卒先生祭之
以文云某受罔極之恩資弱才薄安知如房杜王魏輩異時無負
于河汾之門

文林楊先生應桂 父鎔附王伯羽

楊應桂弋陽人父鎔贅秀不羣從鄉先生王伯羽學問

行藝出諸生徒右及先生中乙科時饒信爲江東士大夫窟藪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翛然臨一時先生濡染出入不言而成良士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歸藏劍源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張卿弼門人虞道園藍山書院記云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

余先生安裕

余安裕口口人疊山之甥少從疊山學咸淳四年以爲國子正學客有甚談其文學于疊山者疊山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翕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之翰林學士億始後有徙信之七陽爲弋陽人先生嘗

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聞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聚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聚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綱鑑會纂

附錄

許浩曰子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發聚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夫學問之至未至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

古爲門人

文林楊先生應桂見上疊山門人

教授陳先生萬里附師韓禾子訓天驥紀事

陳萬里字德甫弋陽人幼善屬文長從韓侍郎禾學詞章徐侍郎直可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植志節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燕居堂面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遺言微旨文質損益皆口授手畫諸生不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父南隱翁卒學者咸會葬焉家多書讐校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遺爾書守儒爲準守身爲本餘何言哉識劂源教授信州言廣信多郡博士獨陳博士溫讓材智篤素愼祝袁清容稱其粹然以容愼密不妄言清容居士集

平山家學

曾先生正言附子嚴卿

曾正言金溪人淳安令子良之子也國子進士父子並以文字行義師表其鄉子嚴卿字務光生于淳安故名嚴而字光讀書日有常程務求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從事記覽爲文主于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爲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卒年五十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遺文有南明齋稿三十卷傳于學者其長子堅博學有文能世其家黃文獻集雲濠謹案吳草廬贈曾德厚序云平山曾先生隱居金溪之陶原詩文自娛以終其身子觀順亦安貧自守講授鄉里薦其德而善者總總也觀順蓋卽正言之字

學士曾先生堅別見卓廬學案補遺

平山門人

補隱君吳北齋先生定翁

附錄

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疏澹可比盧摯

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愧于世蓋名言也

饒先生宗魯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嘗輯所聞于平山曾子良者爲周易輯說別自撰易傳庸言撫州府志

附錄

吳草廬序周易輯說曰金溪曾先生晚節隱居教授以通經學古能詩能文爲後進師臨川饒宗魯遊其門每

日授易所聞皆能記憶師既卒乃祖述其意撰著新猷文口談之質俚如傳注之純雅名曰周易輯說意或未安不敢輒改蓋有漢儒治經守家法之遺意焉

俞先生應元

俞應元字景隆撫州人業儒博敏嘗從曾子良學復肄業于白鹿洞受知江丞相及雙峯饒先生乃升居洞學講席久然後歸程雪樓集

張氏門人

文林楊先生應桂見上疊山門人

申先生益章

申益章弋陽人與楊應桂皆張希契門人至元十七年以來學者之眾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名之曰藍山書院道園學古錄

方先生回孫

方回孫希契門人登泰定丁卯進士第同上

疊山私淑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詳見草廬學案

張氏家學

張先生純仁

張先生顯忠合傳

張純仁希契之孫登至治辛酉進士官繁昌縣尹希契始爲藍山書院長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後先生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增其不足希契沒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道園學古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五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深寧學案補遺

王徐門人

補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先生所著又有掇逸類稿二十二卷
梓材又案尚書孫逖初老人同谷賦云貫三代漢唐之事備闚朱張呂眞之道行睠九原之儲孚專一老于深寧是先生亦爲張子私淑也

深寧經說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于不周卦氣始于中孚冬至爲曆元黃鐘爲律本太玄紀日于牛宿紀氣于中首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

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卽歸藏先坤之意闔而闢靜而動也

易十二篇今易乾卦至用九卽古易之本文鄭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辭連屬不可附卦爻則仍其舊篇目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于經學者遂不見古本以上易

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祭邕

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吾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也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此帝王大訓之存于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石經是也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以上書

逸詩篇名若貍首騶虞祈招繹之采矣皆有其辭惟采齊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其之相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說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

唐禮志云識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計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爲祭太微五帝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而玄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以上詩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于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爲無所用何也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篇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易本命篇與家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

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于十八章矣

記分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

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

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

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鶴

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

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以上三禮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

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

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

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

于聖經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儒者多以公羊之說

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

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穀梁言大祲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

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以上春秋三傳

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

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

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

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欲傳

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

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國語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

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至唐玄宗時議者

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不可行 孝經

論語終于堯曰篇孟子終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

堯問其意一也 孟子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

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

然爾雅不釋蔌菽字書不見棁檟學者恥一物之不知

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鼠虞若虛之辨鼷鼠江南進

上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 爾雅

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至理

漢世經先出者不如後出盛傳于後世費氏易古文尚

書毛詩小戴禮左氏春秋是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下陽舉而號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盛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強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謝山箋曰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

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

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以上易

謝山箋曰深寧于集鄭氏易注發明互體最精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攷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于風檜商于頌吁商之澤深矣

謝山箋曰厚齋惓惓包胥其卽鄭所南盼望陳丞相自占城至之意耳

梓材謹案此條深寧蓋有感于荊舒父子與當時頌美之流

遷老以爲欲迎二王深寧所以晞嘘而言此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以上書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亦深驪山之禍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爾士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亂所以萌

謝山三箋曰晉雖世有赤翟白翟中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寧特有慨于宋室耳

孔子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于緝熙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于菁菁者莪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讒草言采其蔉憂思之深也

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刑典簡而當矣

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格物之學莫近于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梓材案仁如騶虞上疑闕二句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鳴陰之兆也兼葭

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以上詩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于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爲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弟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郜鼎賂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春秋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于不沐浴佩

玉之時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爲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爲篤論

謝山箋曰此有感于留王之輩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謝山三箋曰深寧特有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西戎之俗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少長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謝山箋曰此爲趙孟傳韓殺袁鏞以降元而發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于君子矣肯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謝山箋曰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卽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壞也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爲剛臣以陳善閉邪爲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禮記

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竈文未考北史也大戴禮記

劉盼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盼綽之一言

學不知要猶不學也孝經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關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不舍晝夜繹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孔子受道唯顏曾子貢原註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于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曹交註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識以國爲氏者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義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

謝山箋曰深寧之說識亦防附會如荊公者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以上孟子

謝山箋曰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

時韓子氣象近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
牛之證也歷數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
之而不足
謝山箋曰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厓
山耳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于桓溫之九
錫恥安在哉

謝山箋曰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而不終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
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于耕稼而仕止殊魏
元成徐鴻客俱隱于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
然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
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
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謝山箋曰傷德祐之北行也

贊之功儻豈無益于國哉縉紳不知兵介胄不知議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謝山箋曰橫渠弟子有种忠憲南軒弟子有趙方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之訓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以犯義不若儉以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謨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懶也鷄鳴而起決擇于善利之閒爲舜而已矣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專心致志先儒于鐘聲有問心遠之義于胡文定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以上評詩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

訓文

梓材謹案深寧引此語與慈湖謂文士之文去道遠及之謝山三箋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爲詞章之學者無所得是兩層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鄙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以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謨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懶也鷄鳴而起決擇于善利之閒爲舜而已矣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專心致志先儒于鐘聲有問心遠之義于胡文定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以上評詩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參以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之入耳體察如此

儻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般之貢爲詩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傳之以太
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
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
此爲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第不得聞程子教
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于易修辭條箋云
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召平董公條箋云此深
寧有感于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
嘗爲俗吏所窘其時甬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
于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于
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所記然深寧杜門如故
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
而心則痛攷深寧序桃源世譜已有此數語詩孝
經引詩條箋云陸文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腳之
語斯之謂也觀深寧所云而後知其不足駁孟子
水心條箋云此亦困賤儒之世而鼓勵子弟耳攷
史曲禮少儀條箋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
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攷史李微
之條箋云南軒受孝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
遽去東萊則似不必又徵之條箋云此以二公學
術言之謂呂學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
也觀鵝湖之會可見評詩揚伯紀條箋云深寧蓋
以自敝雜識呂成公條箋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
感于晦翁同甫黃中子靜之事乎以上困
學紀聞已見學案正編故總錄全箋于此

孝弟修于家而仁遜興德閭尚于鄉而風俗厚理義明
于心而賢才盛善信充于己而事業顯慶元府學重建
大成殿記

自慶曆諸老模範後進淳熙大儒闡明正學惟聖賢是
式惟德性是爲小而灑掃應對大而格物致知如耳濡
目染充然有得慶元路重建儒學記

古者士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二
十五家爲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
師坐而塾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

修蒙養豫教薰陶涵濡是以人有士君子之行廣平書
院記

慶曆淳熙前後九賢教行于一時澤被于百世郡學有
祠舊矣因鬱攸而廢復舊址記其作新士習之機歟覺
有先後道無古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匪徒慕之亦允
蹈之將有聞風興起者先賢祠堂記

義理在人心萬古不磨綱常在宇宙億世不泯伏生申
公高堂生之經學士不以秦而賤萬石君家之孝謹魯
兩生之節操俗不以秦而薄言貨貴者不以人爵言不

朽者不以世祿脩其在我而已 桃源世譜引

古者蒙養豫教罔不在初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學六甲五方謂計之事九年教之數日十年請肄簡諒循循而序由是有名數之學陶鑄節所以錄聖賢羣輔也君子恥一物不知識五穀不分七穜之對以爲洽聞束帛之誤謂之簣學其可不素習乎 小學紺珠序

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紛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益披篇為紀聞 困學紀聞序

惟大學始教格物致知萬物備于我廣大精微一草木皆可以類推卓爾先覺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

原註先覺指下文周程邵朱四先生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 周雞雛觀仁乾卦具梅枝班鉞而苞萬葉平觀物 邵纖而析眾芳乎楚辭朱約不廣陋博不支離醬德致用一原同歸爾雅翼後序

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變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

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 輯周易鄭註序

雲濠謹案四庫書經部著錄先生所編周易鄭康成註一卷提要稱其能于散佚之餘蒐羅放失以存漢易之一綫可謂篤志遺經研心古義者矣又謂近時惠棟別有參訂之本體例較密然經營掛始實自先生云又著錄詩考一卷提要稱其書全錄之詩說者也又詩地理考六卷提要云考三家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薈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云

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說無以發擊蹶之眇旨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析眾言之殺亂故必泝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粵自木鐸甯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達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貢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禮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

擬劉向五經通義序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圄于天

者也而言地理者難于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地理通釋自跋

雲濠謹案四庫史部著錄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提要稱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確而敘列朝分疆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于史子最爲有功原書無序後人以書後自跋移冠于前所云上章執徐橘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時宋亡已三年蓋用陶潛但書甲子之義書內稱梓愼爲梓謹亦猶爲宋諱云又著錄先生通鑑答問五卷提要云書以通鑑答問爲名而多涉于朱子綱目蓋綱目未四通鑑而作故其所論出入于二書之間又言其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如漢高祖過魯祠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眞儒文帝除盜鑄之令本不可訓爲文帝除盜鑄之令本不可訓

乃反稱仁及天下與其所著他書殊不相類其眞僞蓋不可知或伯厚係刻玉海時僞作此編以附其祖于道學歟又著錄漢制考四卷提要稱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據又錄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提要謂其援據該洽摘錄文各爲補註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有所辨論者摘錄爲綱略如經典釋文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註于下而以不著錄字別之云

書不云乎汝丕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儆爾後進惟憲言是式沈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賁隱一原敬義俱立應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

袁絜齋答舒和仲書

梓材謹案深寧之學具在于斯深寧之節莫切于晚榭之說互見絜齋學案而遺

但此人素著文學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蓋思少自貶恢以告先生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黃東發謝先生舉薦述科曰蓋過某官光明碩大之資清修雅持之操符衡旌別眾擘冰消饘筆論思孤忠月皎適開中興躋太平之會敦不謂安懷憂治世危明主之心我獨入告偉矣講明之素炳然議論之丹此眞文章之正宗益信國家之巨璧本諸身而若是于教人而可知宜此狂愚特蒙題品
謝皋羽呈王侍書詩曰寒風吹鬢影客淚溼衣塵千里

見積水滿城無故人船歌甌雪盡劒舞越花新獨憶絲綸老相從話所親
袁清容上王侍書曰伏惟內翰侍書先生南州元老故國重臣望壓縉紳聊復浮湛于閭里文驚華夏未妨談笑于江湖恥申公之蒲輪便管寧之紗帽樹人爲急奬士尤先于誠齋人多以都邑之富及晉國化其潢汙之卑是用忘揣顓蒙惠徽賁鉤玄提要在明公爲壯歲之筌蹄糾繆繩愆于後生爲百世之模範儻獲書傳于琬琰尤當襲藏于巾箱與汝共之深議中郎之隘非吾徒也侍祈夫子之憐欲報無從末言先愧
雲濠謹案清容又謝王侍書有言爲楷範道蘊經綸化閭里之撓風愍曆纓之頹息至誠樂易許傳新著之書雅量恢宏不棄一偏之士云云
又祭王侍書曰楠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翼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臾望公以哭
又序困學紀聞曰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贍非紬繹玩味不能解
雲濠謹案清容集有挽深寧詩其二曰晚歲艱難意傷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

辭召深衣既任眞蓋棺今論定千載有遺民其四曰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存眉梨壽竟違重歌妾薄命寒淚滿塵衣
牟陸山序困學紀聞曰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公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由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
黃晉卿曰厚齋尚書于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

南學者以爲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
貝清江曰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氏之說一時
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
又曰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搏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
山二家之長非袁楊所能及
鄭千之曰詰命之體南渡以來龍溪汪公平園周公號
爲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
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編行諸房詞命除目
填委他舍人閣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冷

然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
謂博極羣書者也
謝山因學紀聞三箋曰于之跋深寧所制文字之言
如此今讀困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從
事于此者果非一日矣于之又云公詞命激厲猶餘
足以感泣三軍按清容挽詩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
然則深寧之忠其寄之代言之文思以挽既去之人
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可傷矣
黃南山先生震深寧王先生應麟宋
末詁經筆瑞應在麟先生震曰春秋絕筆瑞應在麟宋
何及
謝山句餘土音王尚書汲古堂詩竹林沈沈天宇碧
汲古傳忠垂御書甚中孕出雙靈鳥接翅飛來文五
色長公尤克昌其家文獻淵涵苞八極浙東學統遡
閩招西山東澗遞正席爰以大宗集大成區區詞科
乃餘力稜稜風節遭殘宋大聲疾呼終何益從此扃
戶畢殘年日聞空堂三太息可憐困學紀中語此志
倔強固猶昔商山四皓魯兩生不以坑儒盡蒼德浮

邱高堂濟南叟不以焚書絕遺籍石渠家風在朗行
不以崇詐泯舊澤天留碩果繫孤陽由來霜雪不能
壁光曈曈夜暨堂前靈木石原註云尚書學術世徒
以博洽視之其實則餘緒也
又鮚埼亭詩集同谷覃深寧先生墓不得詩逝者如
可作先生吾所歸空吟遂初賦莫覓凌儀碑

深寧學侶

補 鶚博士默齋先生應麟

附錄

劉後村懷王制參詩曰因亥明允知坡穎喜少公文更雅醇方幸儒林得吾子柰何鉤相失斯文未揖潞國告廷制久作河陽入幕鎖白古壞篋宜迭奏開元張垍與張均

深寧講友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詳見存齋晦靜息菴學案

深寧同調

貞惠德齋先生伯行

伯行系出玉呂伯里氏大父家西北部父以積功領南甯州軍分鎮燕縣後家于大名府之清豐縣焉先生幼失怙母徐氏躬牧蒔紉織以贍稍長從學里中張蔡公尹大名見而奇之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遷永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之詣御前皆得允旨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暈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溫暖絜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桑哥方據政寢命不下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慶元路治中慶元多故宋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閉門不納客先生首尊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大德元年遷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慶湖總戎官久據潭爲田將輸官租以絕口先生立決以溉民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宄者素所習知而獨于鄉校諄切訓諭謂爲宣化所宜急擢工部侍郎陞尚書至大元年加正議大夫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再授寶善大夫監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旨過江南具條所行事宜卽得疾寓舍四年卒年六十有一先生平居簡默所至率招師訓諸子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政大夫謚貞惠 清容居士集

教授李先生夢登

李夢登字仲實餘姚人父早卒與伯氏午發暑齕能斬斬刻厲至元丙子鄉校煅帥鄉人新之提學趙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授明學正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先生虛心事賢直郎餐長肅咨合轡有疵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

堂齋廡諸役有頗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采憤訟
如濮河而岸校賴之不廢都遂以學事委其主攝既而
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
年六十四 戴剡源集

深寧家學

補
王先生良學

桂材謹案黎洲原本謂先生嘗從三江李氏游即
以屬之李博士元白弟子盡仍寧波府志之誤不
知深寧爲博士卒于紹定三年深寧纔
八歲安得有子以從博士惟博士從孫明新亦稱
三江李先生先
生得而從之

補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桂材謹案先生晚自稱靜
學居士著靜學稿二十卷

附錄

尚書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入以表盛德薦章交
上先生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敬身所以敬親肥
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
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

毋以貪忘古禮毋以卑墜家聲

補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附錄

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子舒
文靖公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
袁文清歸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
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憲有所得以其
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
文清著四明志命之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
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爲記傳
體統之
脩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
會人物萃品題之歸敘事貴詳不爲繁修詞有要不爲
簡彼謏聞寡見雜出眾手舛訛遺漏欲以博信久遠豈
不難乎因歷舉歷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
文作而歎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
嘗爲郡庠訓導演說明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
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先生病其拘取四
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覆閱者竦然

既老蒼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

深寧門人

補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梓材謹案戴剡源題蕭子西詩卷後云子西詩經其姊丈王丞公達善校定又自言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寰劉正仲在雁蕩胡元魯在峽石元魯當亦先生之字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先生所著復有竹素稿一百卷

附錄

袁清容桼之曰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于青雲決科之前大究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極竹素之祕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于初廣襲釋例于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分目舉而牛棗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迂叟當時之不得已至于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胡氏註通鑑實成于吾寧之甬上見袁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榷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

陳石士師咎魯實之書曰胡身之不以文名而其于通鑑之學則深且博

梓材謹案先生實出深寧之門特其注通鑑地理未嘗商榷于深寧爲不可解耳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元胡三省音注提要云袁清容集載先友淵源稱其乙酉歲留袁氏家塾日鈔定注自序稱乙酉徹編與袁所說正合惟袁稱定注而今本題作音注疑出胡氏所自改又云通鑑文繁議博貫穿最難身之所釋于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胎革諸大端極爲賅備故唐紀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于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蓋本其命意所在而于此特發其凡可謂能見其大矣至通鑑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能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甚得注書之體又舊錄胡氏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提要稱其書援據精核多足爲讀史者啟發之助所云音訓之學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于一隅又云晉宋齊梁陳之疆里不可以釋唐之疆里其言實足爲千古注

補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梓材謹案剡源集先生自序云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貿翁充安老人又宋袁清容誌先生墓云一字曾伯至大庚戌卒年六十七又案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言先生有撫林集五十卷

梓材又案謝山鮚埼亭詩集榆林村中弔戴帥初詩首云劉源老子詩傳盛留從巽齋復厚齋攻劉源文集送曹士宏序云蔵王戊余初遊武林識盧陵歐陽公櫂先生于祕書之署又云余時年少自衙師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憨面汗也是先生曾從巽齋之證其序又云以抗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盧陵又云余受劉公之愛于文字間特厚則先生又及劉氏之門矣又案方桐江序應翔孫經傳蒙求云王伯厚尚書學極天下之博長予四歲予昔嘗事之載帥初博士學極天下之粹少子十七歲今子與友也稱之爲四明二先生然劉源爲方桐江詩集序云同游之士來謂表元子于門牆衿佩中若知言者則先生嘗及方氏之門矣

雲濠謹案袁清容祭戴先生在至大四年三月丙申蓋先生以是年卒其師劉源在戊寅之秋亦見祭文又案劉源集有質野堂記充安閻記

劉源講義

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爲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煒然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阨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易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閒斷不一之病于外能止則無淺疏輕出之悔其曰多識前言往行者平時或得于考究或聞于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爲美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于欲行其志者可不爲戒哉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說命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皐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書說命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于內耳目之聰明接之于外有不學必精矣豈惟藝人之學爲然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禮記良冶之子四句

此三言豈但可宰季氏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聖道未

明人才日陋爲學者未能治己而治人爲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己纖悉于小節而鹵莽于大綱牢籠于虛譽而闊略于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論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修身之所俟與嚴牆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諸君子其求之子罕言章

當孔子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聃萇宏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

時論目之爲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爲君子仲尼歎夏殷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爲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先進于禮樂章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無不及與夫合于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人未有不誠于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爲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于兄矣而兄或不我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于爲孝而持久無閒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于恭而持久無閒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恭而持久無閒斷夫婦誠其敬推而于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閒斷而推而于鄉里于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閒斷而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于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于鬼神而鬼神宜之被于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爲悠遠爲博厚爲高明而中庸之能事畢矣至誠無息節

劉源文集

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豫軒書院興造記

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於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賴於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
及清華堂記

水無心人之習于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于
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坎習風起雨作動者未嘗
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水心雲
意樓記

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
惟以學問養心者無變而常安無辱而常貴養心齋記

象數者起于無而寄于有理者妙于有而歸于無寄于
有者其變可知可言歸于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讀易
餘測序

古之君子欲明道于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
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
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王雙溪尚書小傳序

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
章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貫文言文者不必兼道
如此幾二千年迫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
于文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
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陳氏三子字序

仁始于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于爲堯舜之博濟
義始于恥穿窬及其懋之也至于可以爲表齊之讓國
凌氏二子字序

無必豐于名必豐于其所可名無必充于欲必充于其
所可欲贈曹子貞編修序

顏眞卿張巡之不得死于牖下君子榮之謂之考終命
李陵孔光之惜身顧蔭君子慚之謂之媮生題京兆劉

侯事後

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
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
不知去象則理于何所附而存哉題王晦仲讀易筆記
後

君子之于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詖也則存之孔讒
子者矯矯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于貪
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
哉讀孔叢子

人性剛柔得于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爲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爲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佩韋辨

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賚辨季由傷勇恂恂究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亭心在坎致命惟困周氏彝斯銘

附錄

年十三卽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强之乃遊臨安

先生兩授徒子鄞子宣于杭

陸子方寄戴帥初先生詩曰詞章科目溯當年璧水名流孰執子先杜甫生逢天寶末陶潛空憶義熙前明庭結綬懷新渥暗壁移燈理舊編約對青山談出處一冬澗雪長新泉

袁清容志其墓曰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悉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爲文尤多于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

又刻遺文疏曰刻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漱六藝之菁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瀛璞以成連城之璧若裒吉金以合四懸之鏞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既人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年之計在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朱潛溪序先生文集曰先生之文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谿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豐城之劒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

黃南山先賢刻源戴先生贊曰有宋遺老避世投閒先生穎出蕭陶其閒商鼎周彝古雅清奇規模後學望重當時

補王先生惟賢

春秋指要自序

世之釋春秋者不知幾家集衆說析諸聖亦可謂多矣然欲彼此專門前後異戶卒無至當精一之歸者未能大明聖人之心猶爲三傳所惑也欲明夫聖人之心當上正天時下測傳例天時不正近于誣僭傳例不正流

于苛峻聖人志在尋秋以尊王承天爲重公平正大存心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寧有如後儒所言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舊史自有義因之不能廢也三代所尚不同皆以寅月起數聖人所書周正即夏之正文定胡氏知周不改夏月于春秋反疑聖人改月少穎林氏灼見春秋紀歲必用夏正而弗知周不改夏正欽若天時自岷隱讖氏始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尙載事必皆周焉書王于春正之閒亦因魯史之舊也垂義詔後朱子嘗謂春秋正義明道眞王賜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以尊民

名字土地日月爲褒貶之例若法家深刻乃傳者鑿說聖人于史冊闕文時月失次弗敢私意增損明矣汲書已載晉曲沃莊伯十二年正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雖今文以晉正月作十一月下以皆言上爲竹書傳寫之誤甚明傳周正月今十一月之釋蓋祖漢儒三正之謬長曆于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正月已丑日南至遂曲爲之辭夫日南至也安得謂之春蓋不知行夏之時見諸行事有聖言在習于改月之誤而弗察況古人

及史之闕文聖心昭融經訓表揭不至窮年竟日昧其淵源顧世方懷恐見破之私意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各護所師而不知經政如魯家臣知有三家不知有公誠能以經刖傳之眞僞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斯獲盡美于春秋然不觀三傳原始要終則是非得失罔知攸指此以傳考經之事迹當並行不相悖也特不可拘褻胘凡例蔽于夏時周正耳吁三傳作春秋散春秋之失也棄經任傳故君子于春秋沒身而已矣

孔先生昭孫

孔昭孫字明遠三衢人孔子五十二世孫也官夔元學正時王尚書厚齋師表後進門無雜賓先生以通家子執經正譌有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尚書先生乃憤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誕十數事鳴于憲府人益奇其抗直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是斥故教授者飭躬以廉民莫敢病終袁州知事泰定元年卒年六十二 清容居士集

史先生晏卿

史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史氏譜忠定次子彌正彌正第六子宜之之子

之季子晏卿官朝議大夫晏卿疑即晏卿傳寫譌

趙先生孟傑

趙孟傑

雲濠謹案宋史宗室世系表太祖之裔與惟之子兄弟九人長爲孟傳四爲孟何先生其季也與惟謐清敏樓迂齋高第孟傳與謝昌元降元則墮其家聲矣

楊先生湲

楊湲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爲深寧門人見深寧年譜

刻源講友

吳先生化龍

吳化龍字伯秀又字漢翔奉化人舊有左氏蒙求載刻源序之稱其爲鄉校諸生時與之寒同枕饑同簞比試于有司亦同業也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又言其于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于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 刻源文集

林先生耕道

林耕道附師虞仲威

太學李先生明通

李明通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耕道與刻源爲鄉友刻源嘗送之往信州因寄李明通云余與林李皆遊故中書虞公仲威之門其詩曰虞公全盛時桃李何紛紛冠蓋蔽白日談笑起青雲林翁始相聞全家作我鄉曲同業又同門如何三十年白頭始相聞不肯言寧非衣食楚鬼雙影窮江源起手問曲折口澀不肯言寧非衣食牽猶賴齒頰存歎此皆有數吾書已云云下盡浮世塵上通先天根事來即順受不得勞悲欣我老耕破悅百錢混人羣聽之如飲醇油油至微醺所恨各有役東帆復西轅平生李元禮歸爲致寒暄 戴刻源集

雲濠謹案劉源送鎔山王亦詵歸鄉序云余友李君明通釋稽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詵之鄉之彘鳳也可以見李先生之概矣又案李先生廣信人

深寧私淑

巡檢曹先生毅

曹毅字士宏口口人官四明丈亭巡檢方桐江送之以詩并是前尚書王公伯厚云之子傳古今妙年著儒冠顧肯易戎服屑為游徼官未喜弓刀武尚愛韜鑾酸紫面嫗骨聳赤心膽氣完得非眞將種終當拜漢壇曰子組豆學素不夢簪裾甬東富海物羣鮮供烹餐曰予豈

嗜味啖茹質所安共惟伯厚父三入專金鑾萬古貯胸次四溟涸毫端今年七十五兩紀歌考槃舉世一影獨晚進再拜難庶幾因此行掘衣趨門闌幸不辭孺悲晝夜勤仰鑽列徧共辰極眾羽朝祥鸞萬物各從類同心臭如蘭去去不可追着鞭駛征駿我亦意欲往惜哉步蹄跚方相江集

胡氏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梓材謹案劉源為清容齋記云其所從游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為反復于伯夷柳下惠清和以為之銘是先生故劉氏學侶也又案先生誌劉隱君墓云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桷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輩行云云

梓材又案先生為承旨王公構請謚狀自稱門生是先生述先大夫師友淵源于王尚書應麟云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于戴教授表元云後留塾中于舒嶽祥云俾桷往事之蘇滋溪誌先生墓亦言長從尚書王公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舒嶽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而精深云云

梓材又案元史儒學戴表元傳言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于表元者

也是先生之于刻源特傳其文耳又案先生爲輔氏論孟答問總序自言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則先生諱私淑于勉齋潛庵矣又案先生爲司獄潘君墓誌云元貞元年楊草呂成公麗澤祠于時壽俊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嘗曰麗澤選不輕二潘君眞名士子繼二潘亦僅僅焉是先生與二潘皆東萊私淑

袁清容說

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尤盛唐附益之制愈詳密今可考也自宋末學者膚腐苟敝止攻四書之註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鄙棄之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于四書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辭章也謂之玩物喪志殊不知通達之儒灌園養根非本于六經不可也

清容居士集

載籍極博莫嚴于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云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夫畫也慶元路鄞縣學記

醫之書作于上古乎後人猶疑也陰陽氣運之說與易

書禮相胎合蟲魚草木之精詳于詩尤近之然其辭義奧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慶元路醫學記

事莫尚乎辭辭非理不能以定人事吉凶由妄而咎以興先之以變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由動成動斯靜矣取靜觀動將于是乎則斯其爲象也大矣夫子于說卦焉始蓍之德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繫辭傳設卦之作方圓環中圖合于天人皆本說卦若繫辭傳之方窮神之妙其詳于爻者毫釐不能以易積數以成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莫遺因卦以測善算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以知易是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紀石烈氏易集傳序

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蓄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爲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爲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爲

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校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歟袁氏薪書自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于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爲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于絕息宋邵子朱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

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于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刖于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于百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于大小序諸家詩已成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爲是哉龔氏四書朱陸會同注

釋序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興微旨不復有統緒隱惕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書淩生功德曆後

舊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道有爲貧富天

壽遵其自然庸鉅知吾之所謂達者非順也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書順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眾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者爾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書眞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存神內觀形不能以久完刻意外泊氣由是而弸衰水

煩土敝維物之災人爲物靈其道安在內不可穢外不
可悍涊然長存于物何類故操尺寸之智者成錙丈之
失勤錙銖之功者獲倍蓰之益御天地之一氣持陰陽
之兩端吾見其清而不介絜而自全也澄心齋銘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
妄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于文則漫
不加省切于近則易以自持
附錄
先生自贊曰幼承父師之準繩壯緝文獻之淵懿守先
親從其徒而得其書又嘗憩金華之下坐麗澤之上致
其景行之思而修其教育之方得之于呂子者多矣

天之中爲初心究三聖之易爲一致氣弱而詞愈卑學
疏而用益疑寥寥兩京耳受目接者不能紹傳吁何可
言
又自贊曰訥文詞而三直承明之廬拙騎射而五遊朔
漠之域居安以窮變交之變比事以糾麟經之釋至于
見幾歸田服恬淡而守貞白識者謂爲知止而歸而獨
慊然猶以爲有形迹也
戴剡源記清容齋曰袁生生于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
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

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于語而容人
是圖是何生之所聞于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
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
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凡生所
吳禮部上先生書曰先生世鄞中大家聞人於呂子輩
行言論風旨相及先生漸漬其淵源而博聞精藝之學
親從其徒而得其書又嘗憩金華之下坐麗澤之上致
其景行之思而修其教育之方得之于呂子者多矣

王繼學題開平百首詩後曰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
去採芝遨深江一夕秋風到瑟瑟珊瑚滿翠濤
蘇滋溪曰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今收覽益富嘗曰余
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尋要好古人言
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
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
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
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
黃南山先賢文情袁先生贊曰四明文獻宋斯唐虞在

元宮達惟公一夔祖孫勝賞有堂有像流水高山吁嗟絕響

太常博士王瓚議謚文清曰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修雅重之資濟之以博綜宏肆之學源獵經史上下古今蓄之厚實之深俯詞立誠出爲世用鏗鏘炳耀大縱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朝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斯仕至于請歸積三十年寵膺殊渥歷清華再入集賢入登翰苑柄文衡掌帝制與謀國論藻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一致茲非所謂清乎以言節惠實曰文肅柳先生實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稱情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清容絕不知學其爲史靜清作墓志竟不言其紹朱子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亦有說經文字則裝點其門面耳其實清容依附正肅以爲先型又受業深寧門下而以彌縫得登靜清之堂乃憯然于此可惜也

又結琦亭詩集新得袁伯長學士研試筆賦之其二曰此地溯文獻陽源最長雄史存梅磵箸經發竹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五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助教陳先生繹曾

文肅柳先生貫

教諭陳先生成

陳繹曾字伯敷處州人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詞汪洋浩博其氣煜如也官至國子助教元史

陳成字養晦奉化人戴帥初居剡源得之時年二十許而豐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戴剡源集

雲濠謹案剡源集有送陳養晦起松陽校官詩又送陳養晦教諭之象山詩又送陳養晦詔閩風郎先生詩四首是先生嘗及閩風之門矣

陳先生規

陳規字養直奉化人從劉源遊劉源先生嘗題其居曰
緘軒先生亦以潛窩扁其寢休之室而黃晉卿爲之記
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劉源集有陳養直字序
又鄭友陳養直請賦山心樓詩

附錄

劉源潛窩詩一歌曰生誠潛于學兮寧悃悃以行其朴
兮毋曉曉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于名兮春華之英
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于德兮薄處以厚
吾宅兮抑貴而不獲姑糊而食兮

凌先生愈

凌先生懋 合傳

凌愈字彥道凌懋字彥德安吉人其父官宣城時招劉源館中所教學徒也 載劉源集

雲濠謹案劉源集有瓶城軒序云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修身之所而榜先賢法言守曰如瓶防意如城者名之瓶城未知于二先生何屬也

王先生亦詵

王亦詵鉛山人遠學于劉源期月歸省親請益劉源書序以遺之 劉源文集

徐先生仁榮

徐仁榮劉源之徒也嘗送其侍親遊山詩云蚤識梁松拜居成潘岳游一年歸雁雨四月落花秋溪味涼供酒山聲盡入舟歸來佇新語莫但作吳謳 劉源文集

謝先生仲潛

謝仲潛金陵人始劉源以文學掾遊金陵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先生常在鼎甲中及爲吳江教官能禮貌舊彥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于庠校聞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 劉源文集

清容同調

紀石烈先生希元

紀石烈希元著有易集傳清容序之稱其篤志嗜古于易精思以求搜摭疑義私嘗歎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强附會其粹精足以垂世云清容居士集

鄭氏家學

補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附錄

戴九靈序先生求我齋文集曰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文清敬叔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算兵刑食貨醫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爲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議論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

提舉胡先生世佐別見東發學案補遺

清容家學

袁先生瓘

袁先生珙合傳

袁瓘袁珙清容子俱力學程雪樓集

雲濠謹案瓘字敏存請言于刻源劉刻源集先清容卒清容集有其祔祭祔廟二文後贈承事郎

補教授鄭先生眞

梓材謹案貝清江序先生集言其執書曰眞幸預門生之列是先生嘗及貝氏之門

鄭先生鳳

鄭鳳字千奇千里駒千之眞之弟修仁縣主簿貝清江瓊銘其母墓云實生三驥亦顯于時鄭縣志

遂初門人

瞿先生佑

瞿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閒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著有詩經正葩經義考

胡氏續傳

提舉胡先生世佐別見東發學案補遺

清容家學

袁先生瓘

袁先生珙合傳

袁瓘袁珙清容子俱力學程雪樓集

雲濠謹案瓘字敏存請言于刻源劉刻源集先清容卒清容集有其祔祭祔廟二文後贈承事郎

清容門人

郎中吳先生師道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張先生純仁

張純仁廣信人也清容校文南宮得之調鄱縣丞 清容居士集

劉先生任時

劉任時廣信人從袁清容遊入國學將敘次佐胄子講誦歸省其母試于鄉清容序以送之 清容居士集

高先生舜元

梓材謹案清容居士集答問七條皆答先生之問則亦清容之徒也

凌先生師德

凌師德清容之徒也試于國子復類登于寶謀清容爲作功課曆引 清容居士集

進士姚納軒先生應鳳

姚應鳳字時和慈谿人自幼習家學卽以文字爲業頗自雄其才爲文喜馳騁每屬筆于廣衆中詞鋒橫逸一座皆驚後持以謁同郡袁清容清容告之曰子文不受束縛然法度自不可廢也先生領之自是務爲莊重閒嚴日益深邃遂擢高第所著有納軒稿若干卷藏于家 姓譜

王先生口

王生金華人清容作詩送之 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清容觀眞文忠公畫像詩跋云向遊學婺女得拜端明公之次子令尹逍家世遺事纔覩不絕口今復見其孫申伯于鄱申伯爲王忠簡公曾孫清容贈詩者未知卽申伯否也

別附

覺宗聖

覺宗聖臨海人內翰袁文清歸老四明章甫搢紳與人佛老之徒無不登其門蓋其學問之博洽議論之源委文章之雄深蔚然師表一世而宗聖實與及門 陳夷白

深寧續傳

王先生漢章

王漢章會稽人厚齋尚書之裔孫也見世之巧于宦者或至喪身而辱先乃欲拙守其先業而題其齋以示警 戴九靈集

戴九靈繹其意而銘之 戴九靈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六

後學鄞　王梓材
慈溪　馮雲濠　同輯

東發學案補遺

東發先緒

黃先生得一

黃得一字仲清慈溪人官機察號靈隱先生東發叔祖其卒也東發祭其墓云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而自奮又云齎志莫售爰俟來者篤教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睟公賜之詩匪徒言賀以遠大期既而稍長受書吾父俾繼先志必稱叔祖　東發文集

朝奉黃先生一鶚

黃一鶚世居慈溪縣鳴鶴鄉宗正少卿震之父贈朝奉郎　清容居士集

二王門人

補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梓材謹案袁清容集慧庵記稱彥夫文節先生豈先生私謚一作文節耶雲濠謹案袁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言先生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刑獄迄不

能合坐論去又云性不喜鄉里
獨作書以所爲日鈔一編寄贈
梓材謹案先生文集先生嘗登葉西澗之門蓋受
知師也又受知于王修齋見與修齋書獨受先生
難兄難弟之知云云又于龔省齋
弁亦爲門下士見所作大監行狀

杜洲問答

易之首乾意在剛德乎

杜洲先生曰不特此也夫學息乎雜德完乎純若乾
之六爻未雜乎陰何其純也孔子贊曰大哉乾乎剛
健中正純粹精也良以此耳故以命言卽於穆不已
以德言卽純亦不已以學言卽自强不息以治言卽

時乘六龍萬善備矣孰居其右

既云六龍道固不一乎

杜洲先生曰卽一陽也因時而見易地而然此龍所
以有六也聖人詳言純一中之變化也詎謂不一噫
乾之道時而已矣卦言元亨利貞時也爻言潛見躍
飛亦時也得之者其惟孔子乎雖以夷惠之聖而猶
有歉焉者存故孟子曰君子不由

果爾則无妄也何以于此則曰乾于彼天雷則曰无妄

杜洲先生曰上下皆乾則乾之名不可易若謂之无
妄者見妄而融之也此純乎天者妄無可見安得无
妄名之乎外乾內震者是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此
乃復也復則不妄矣較之純乎天者似少異焉是乾
與无妄名不苟立也雖然妄甚微矣无妄亦至精矣
豈獨辱身垢行乃謂妄乎卽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
妄也卽禮矣義矣而意必固我猶存是亦妄也故无
妄者必純乎天命而後已焉故繫辭曰元亨利貞見
義同乎乾也而更申戒之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益見无妄在純也

无妄合天何以言災

杜洲先生曰子不聞慍于羣小孔子也不珍厥慍文
王也正惟无妄而後有災亦惟有災而后可以試无
妄也故无妄災自外來也卦言有眚見道當自盡爻
言有眚見遇當自盡爻言有災見遇當自安此聖人
微旨也

何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

杜洲先生曰道本一也不能不分而爲兩如以分言

有上有下以情言有親有疏以德言有仁有義萬物皆然又上中有下下中有上親中有疏疏中有親仁中有義義中有仁此兩不能不四也引而申之四又二曰八卽有方有體矣神果如是乎神無方也易果如是乎易無體也故孔子于成象之外乃言生于太極乎蓍儀者儀此極也象者象此極也卦者掛此極以示人也吉者順此極凶者逆此極也夫旣爲儀此極則儀亦借設之名是儀而無乎儀也何儀之有然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讀孝經

則象也卦也何獨不然故曰道不可見道不可名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只一太極而已矣

東發日鈔

案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至此耶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

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
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
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
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性與天道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
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要之
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他日使二三子盡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
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
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
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
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晳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
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于其分量而審之矣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
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予于萬物人爲萬物
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于人則不能
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
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

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
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
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
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
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所
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
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
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
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
爲之周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
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
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
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
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
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
加于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
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
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疏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

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爲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于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原註孟子言忍也是性不能皆善也忍亦習之義也

以上讀論語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繼而止之

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非有若之所可繼而非故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爲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拗攻之于千載之下耶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

離婁下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功夫次第爲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庵于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爲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蓋歷舉列聖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

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敘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譏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爲切至

言性莫善于孟子孟子莫詳于告子上篇然爲辨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于舍生取義本心之眞反覆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旨趣又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

商頌口說者何也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顧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豈嗎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强兵爲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以上讀孟子

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持命喙七曲有聲無詞至晦庵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世所其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案古者亡卽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卽無也亡其辭之說云出于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旣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嘗述朱文公之言曰古

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者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于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依據矣愚案所言之義存耳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類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淸短淸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

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無過不及之偏者也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止云執中未嘗言及于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

無逸君子所無逸也世諸儒皆以所爲處所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說理雖精愚恐讀得太重于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逸之書最爲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苦子作文者之爲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及時人否則有愆先儒多以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康節何所攷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攷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用愚案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爲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爲南北也何以知其此爲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位言或彼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風一從南卽盎然以溫風一從北卽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何所驗以爲信耶康節既移乾坤于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正秋也則艮居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康節何所攷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攷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

惟必訓思多有不通而自爲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以上讀尚書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偏雜卦則糅雜眾卦以暢無窮之

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于東北而移巽于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北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康節何所攷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攷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于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于經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爲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見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說者指火爲日遂以離爲東指水爲月遂以坎爲西然案說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獨言坎爲水而未嘗言坎爲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于東日雖陽而其沒必于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于一方者比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爲言耶易畫于伏羲演于文王繫于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于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託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以上讀易

晦庵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桓文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此尙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强其始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强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爲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閒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朱文公嘗謂十二公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盛强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退聽繼而吳楚又爭霸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春秋之

世無如之何愚案此言十二公之時世變也若十二公之交于世者隱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攘諸侯之始也桓公成宋督之弒亂助鄭突之簒奪又不自量亦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于當世者顛倒滋甚矣莊公忘父事讎以求昏于齊致哀姜復致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爲慶父所弒眞可閔而無可議者也僖公遭值齊桓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是從文公晨凡霸主之會鄰

國之好皆委之大夫魯于是始衰宣公以公子遂賂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晉襄公困于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爲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楚弭兵魯又兩事晉楚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墮三都盟伐皆親之差强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吳强魯又始改事吳凡十二公之交于世者如此而其强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樂記孔氏疏謂此書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合爲一篇且謂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

生其采周官及諸子所作愚案此書聞多精語如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曰好樂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如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晦庵先生所深嘉而屢歎者也

中庸案家語子思所作實得聖門之親傳非漢儒所集其他記禮比也晦庵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統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卒于中庸其該貫精

備何可當也至若中庸章句序道學淵源盡在此書尤不容不朝夕吟誦

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爲稱首然其銓次皆矣思親不害于爲齊也若謂齊不可有思恐淪于莊子與記禮元書不同謹先錄記禮本文以存古昔然後抄心齊之說後世竊之爲禪學者也程氏講明正學而門章句于其後以便誦習云晦翁嘗云大學章句次序皆人多流于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宜謹

以上讀禮記

周禮賈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略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始用于王莽大敗再用于王安石又大

敗夾深以爲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哉讀周禮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明令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爲脫去凡近之基本卽盡反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因其餘說或演或辨浸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程氏遺書乾坤六子之說一以爲乾坤退處而用六子一以爲六子之用卽乾坤是甲之錄不若乙之通養生者溺于詁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者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窮極底蘊之辭然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爲徑鬼神之事難明也錄者謂風肅然起于人心之怖畏又謂雷擊人起于惡氣之相觸此雖譬喻世俗之辭然恐不若泯于忘言之爲得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此殆言功夫之始程子平日之言本斥佛學之無用而謂君儒自灑掃以上便是聖人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收斂之極耳程子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而斥禪學之絕耳聞目見爲喪天眞也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學者借佛氏之名售莊列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于彼今欲辨程錄之眞僞無他亦觀其于孔孟之說相合或于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

愚苦多忘凡讀者必略記所見至讀朱子語類則如仰觀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辭然嘗詳之夫子作六經後來者溺于詁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高明一流于虛無復返之期誤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剝此窮極釋氏之作用爲性辨詰諸老之流入禪學以明其害深矣此無他凡近者猶可進而至于高明一流于

虛無則恐無復可返之期誤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剝程錄之眞僞無他亦觀其于孔孟之說相合或于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

愚苦多忘凡讀者必略記所見至讀朱子語類則如仰觀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辭然嘗詳之夫子作六經後來者溺于詁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高明一流于虛無復返之期誤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剝程錄之眞僞無他亦觀其于孔孟之說相合或于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

辨萬古莫傳而世俗猶以一時異論之士劉言之何耶

以上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太史公不載茅茨土階之說而古史增之愚意茅茨土階殆鑒氏借以言儉而形容浮實之言恐非聖帝垂衣裳氣象

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之何繪畫若敘其出處以傳後世則太史公爲庶幾獨其信齊東野人之語謂夫子由野合而生爲可鄙耳蘇子不能本家語顏氏擇壻之事以易之而徒紛亂其不可易者蓋蘇子雖假夫子之說以發身而實則老子之學故其失若此

蘇子辨宰我無從叛之事辨子貢無亂齊之事皆有功聖門至其贊子夏則曰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由此而起則陰詆程氏之學而後來僞學之禁殆本此也

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爲天下士惟孟荀明王道宗孔氏爲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以上讀雜史

春秋繁露謂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于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眞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參同契乃方士煉丹之書然必冒周易爲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爲火候是爲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于纂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月用功之早晚又次言十二辟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納甲六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于易易本無預于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于雜嘗留意此書而晦翁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之

以上讀諸子

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卽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衆歟爲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所謂道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

初無廡自傳云爾非他有所面相授受之密傳也託附程鎌者乃發爲異說稱譽原道以爲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箇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于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怪歇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讀漢振古一奇絕也然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閒氣所生不爲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胷中所自得因之而發與若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則似未暇盡及也嘗自孟子沒而異端作中國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一一條晰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常者文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邪說熾性理之不蕩于空虛者幾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以爲情指仁義禮知信五者以爲性又獨于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則爲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道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

惟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極其根于性命之源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朝是以復析其微于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有相因理日以明譬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于反正之後究極治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于文字之文而已哉

臨川王氏嘗爲詩以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世

未有以其言爲然者也蓋人生一日必盡一日之事此
卽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今謂百年易盡而先自棄不爲
者偷也異端之言也人生未有一日不由于斯道此卽
盈天地間昭然著見之理今謂道爲有眞而人不能識
者誕也異端之言也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
斥異端明聖道以六經之文爲諸儒之倡其有補斯世
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今臨川譏其無補枉費精神者
蓋其溺于異端之學所見然也不足疵昌黎也且王氏
雖習異端初未嘗梱馘山林恪守朴陋求其所謂道之

眞者亦不過黃鳴精神從事文墨正欲學爲昌黎而特
未至耳奈何身自爲之而反以譏人耶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時
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爲確論今案佛生西方當周之
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域而佛說久益盛至
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可入
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善矣然人不
爲佛之徒屋不爲佛之居徒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

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佛教之害人心晦庵之說盡之
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聲大呼以泄其憤石徂徠
縷指疾不攻而徒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故佛法
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
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
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黎斯文之傳者正以
闢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
爲柔加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自我修政事者爾嗚呼
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歐公晚年之變變皆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
者激于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深
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然淄淄

數萬言皆以禮記爲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爲未當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于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之後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之後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于既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于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常人比耶

蘇子謂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法自昔立議論皆無此言也子武王孟子何損于荀文若孟軻始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荀文若爲聖人之徒何益焉可爲蘇子惜耳

南豐爲人後議謂不當絕本生父母之名豈爲濮議發耶然亦正論也要必存本生之名可也

范石湖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學中自有所見然史越王亦學佛者嘗以此諫壽皇何石湖之異耶

水心外集士學二篇謂孔孟守三代之說于春秋戰國之世迂闊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眞迂闊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愚案此乾淳閒識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若近年以來士習實壞于學縣有學則無恥者分其糧公府終歲無炊煙郡有學則弭狹者多取市井子之資聚食其中以庇門戶七舊聲歌楓雲散無踪國有學則爭圖分數乞免解免省者千歧萬轍上亦屈法從之甚至受金門閭助權勢去異己者士習之壞反皆學校之爲關之于勝負之場而誘之于利祿之區負之爭無利祿之誘而後士得自有其心而自養之水心雖乾淳之論而其時學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遺論且天下何嘗無賢士之自養者何世無有學校科舉之較程文如博奕偶勝于士之賢否何預要在薦簡于人仕之後幸而得賢者能者則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雖自學校科舉中來必終斥之用舍不于學校不于科舉而于其人庶幾士習稍知趨向若夫輔移變化

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學以取士而欲養其心
愚未之能信以上讀文集
東發文集
國之所與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爲國之與立者
以氣節使氣節消靡而爲和平則賢者幾無益于人國
此世道命脈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也臣願陛下炯
張聖聽表厲直言以洗濯其晶明之質以養成其剛大
之氣使視人閒之富貴如浮雲而以天下之利害爲切
己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漢人有言士修于家壞于天于

之庭今世之士未及修于家而陛下之法先已壞之矣
此亦士習根本之所係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殊陛
下皆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俗既壞
天下事豈不愈趨于壞而甚可慮也哉戊辰輪對劄子
理學至本朝而大明先帝心契朱某大中至正之說陛
下力究先帝心傳面命之旨凡陰陽道化之原性命心
情之則儒生學士皓首窮經而未能舉其要者陛下一
一剖析曲當領會無遺眞足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
傳矣然此其講明也非其施行也自昔帝王之學始于
格物致知正將推而極之於治國平天下以繼陛下上繼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未能遠復堯舜禹湯文武之治
者獨何歟夫天下之說有眞有僞有正有邪邪者未能
洞照則正者非實得僞者未能盡絕則眞者尙雜糅請
爲陛下別白言之夫自有天地而凡流行于其閒者無
非實理自聖人出而輔贊天地而凡推行于其閒者無
非實用天地所賦之性我有之人亦有之我是以順而
導之以能化草木鹿豕之羣爲仁義禮樂之懿是之謂
敎天地所生之物我資之人亦資之我是以財而成之
以能變茹毛飮血之俗爲宮室衣食之安是之謂政二
帝三王躬踐其精粹以淑天下其見之紀載者是之謂
書先聖孔子條列其本末以詔後世其見之傳授者是
之謂大學陛下深攷其閒果有一事之詭異否果有一
字之空言否人生果能外此而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
謂正者也此其所謂眞者也夫何世變如輪無暫停息
成之極卽壞之漸治之餘卽亂之初時則有忘吾聖人
之恩出而肆其胸臆創爲邪僞者心者人之所能與天
地參二帝三五之治天下先聖孔子述二帝三王之治

以詔後世皆本此心而彼乃曰心不可有當禁滅之如死灰此欲以力排正大之說而不知初無此理也老子本一隱士死于中國事載莊周之書甚明也邪僞者乃誣老子度關西去留道德五千言黃帝本上古聖人葬于橋山漢武帝嘗過而祭之事載司馬遷之史可覆也邪僞者并誣黃帝乘龍上天名之爲道家始祖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附之爲神怪者益不足辯是天下本無所謂道教也邪僞者架空也佛本西域國王之子厭世俗而求寂滅刻苦深山老病以死本無他異也中國邪僞之流乃緣之而繆爲譯書誣佛爲有丈六金身備極豪侈謂能使盜賊小人之聽我者皆可轉而生天下至達摩本佛氏破戒之徒嘗入中國不過故去亦無他異也邪僞者又緣之而謬稱教外別傳誣達磨爲能三藐東渡隻履西歸而肆爲幻妄壞佛本說至謂淫坊酒肆無非道場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假之而肆兼并者益不足道是天下本無所謂佛教也邪僞者架空也惟其本無是教而皆邪僞者爲之也故其傳雖歷千載之久而其說

終無一毫之驗如漢武帝之未嘗長生如梁武帝之莫能延祚滔滔皆是不勝舉也人惟生長習熟于其中信服既深致遠成泥愈不驗信愈篤如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諱之而不言及晴久而自雨雨久而自晴即貪之以爲功大凡天人之感通止由至誠之一念豈有他術哉此其事之至顯而易見者猶且甘于自欺若此其餘乞福消災祈佑將來者益無可證厥今流弊之極棄父母而爲之者半天下竭膏血而奉之者偏天下家不可以爲家國不可以爲國舉世紛紛不知何事陛下深攻其閫果有一事之非詭異否果有一字之非空言否人生或如其說不婚不嫁不田不蠶人之類滅已久果能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邪者也此其所謂僞者也陛下究心于先帝心傳面命之學以繼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統必了然于彼邪者僞者之架空而後能粹然于此正者眞者之切實于此正與眞者快如沃心則去其邪與僞者易于反掌而致知格物之學眞可達之治國平天下之效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第二劄

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求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卻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爲貴誠之正是用工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爲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索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爲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徧舉惟以蒲蘆爲蜾蠃雖本爾雅然蜾蠃蠃蟲類恐與地道敏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爲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爲證然二祖猶如至之日盡一日居其官必使一日無愧于其官可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改之而易七章爲九章之類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況下文明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爲諸侯葬以諸侯爲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不必改葬也

某聞君子居其官必思行其道又聞古之仕者去之時猶如至之日盡一日居其官必使一日無愧于其官可也安有低回綿祿苟偷歲月而可以爲官者哉某之官冀尉也尉者慰安其民之名也世乃以其去民最近悉委之文牒豪民黠吏因得借以爲噬使毒民之具豈惟尉失其職其爲世之非道事也大矣某今願盡爲百姓大鳴其不平用敢于攬轡諏咨之始首條一二以聞通新憲使余主一書

自古惟孔子爲大中至正之極據實平說參之愚夫愚婦亦無不合自孟子出來更是立議論但其所以立論之心無非欲教人爲善爾只如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自得新意則世之自得者多矣講說已備于前體行正

此六箇字參之聖人稽之衆庶求之往古驗之當今無
人不然無往不合此平實語也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爲
堯舜人性固本善而不能人人皆善人固可爲堯舜而
未嘗見有能爲堯舜者此立爲議論以誘人爲善而非
復孔子平實之比也至伊洛說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亦不過爲孟子解性善之說人生而有性已是氣質之
性其中天地之性已自然付與所謂天地之性原非未
生以前虛空中別可言性則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說也
自此以後諸儒翻倒得一新說一方便歸之爲宗師孔

夫子言語反成堂前太公說古老言語無復顧之者矣
若各師其師而不以孔子爲師流弊安有窮已哉 同陳
總領

邑之以餘姚名以其爲帝舜舊地也設學校以教人自
帝舜命契爲司徒始也舜之教人也使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于禽
獸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家之所以和國之所以治皆
不越此五者今之學古之學也今之教卽古之教也今
之不古若者何也古無利祿之誘今利祿誘之也然利

祿何足以誘我也人之窮達制于天而利祿之有無繫
于命不以求而得不以不求而喪吾惟卽父子而父子
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卽夫婦卽長幼卽朋友
而各盡其所當然者于以從容乎義理之常而安行乎
吾生之素苟能此道而大者立矣則課試可也科舉可
也亦帝舜敷納以言之遺意未害其爲教也否則謂讀
書爲鉤致利祿之具疲其神于陂辟之學窮其力于聲
病之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大倫反不知
實踐而無愧則雖游于斯息于斯弦誦于斯口談義理

皆非其實亦胡取乎學校之教舜之所以始爲虞庠者
豈若是其然也 餘姚重修學記

余友吾子雲處其弟甚和作一堂日相團欒其閒名之
曰怡如而俾余誌其意蓋欲朝夕觀省使怡怡之樂久
而弗失也余謂此以聖人之訓維持本心之良目擊斯
存無動弗契尙何余言之待哉然余聞善事父母者有
怡色有怡聲由其父母之愛而流行于兄弟之閒則怡
怡其如自然而然所謂原于父母之天者也苟其天也
孰得而渝自妻子之言日入則非天矣自日與少年者

翊翊笑語游戲徹逐則非天矣一聞言之行一異好之奪天者或不免有時而渝矣然則可不反觀而痛省之乎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此言各盡其在我而無責其在彼也兄或不友弟自不可以不恭弟或不恭兄自不可以不友苟能此道矣雖睽必合雖失必還此則全其天之要者昔橫渠先生嘗釋斯干之詩以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爲但知相愛無相效尤其旨深矣　怡如堂記

人之所得于天以爲人者理也人事之既盡而感應之不可必者數也理者君子之所安行數者非君子之所與知古之君子修其在我本非責報于天顏子雖夭原憲雖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去之萬世有餘榮盜蹠雖壽屬封雖富顛倒于物欲之私在當時已狗彘不啻如以數言孰得孰失是天下亦無理外之數故君子之學惟知有理而已是理也惟孟子見之明而守之剛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之所以卓然爲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之理而數非其所問焉爾今天乎天理之堂而深味乎孟子之言則君此心豈不休哉　李氏天理堂記

道原于天闢于伏羲傳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大成于孔子苟有異于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時楊墨當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當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溷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反又浸淫于佛氏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加之是正歸之平實而道益大明其說雖根柢于無極太極實則歸宿于仁義中正雖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體驗于躬行踐履雖亦非其他所謂即心是道絕物而立于獨棄實而流于虛　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廳記

夫人心與造化流通尤于其始初而興起一候蟲時鳥之應一春花秋月之新猶使人之意也消況日爲太陽之精而朝爲日出之初劃如天開萬象昭蘇人于斯時

以旦氣之方清對大明之東生天光內發靈臺虛明陰
濁有不期而自清善念有不期而自興倘能由此念念
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天之閒哉 繆存齋朝陽書院記

古者養非飲食之謂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
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游于學矣苟尚惟飲食以
爲養師今得日講于學矣苟尚惟文字以爲教視前日
亦何能大相遠且六經之說具在諸儒之說愈詳夫人
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畏由利祿之
途既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既非

雖學無益或反滋其欺耳夫亦反而求其大者使小者
不得奪乎天生萬物何物非天人爲最靈實與天一字
宙吾廣大日月吾精明風雲吾變化飛潛動植吾仁心
流動陰陽代謝吾窮達有定士苟以此而爲心以此心
而爲學則亦何卑陋之能溺而實德之不充耶 撫州重
建教授廳記

孔子之教人亟以孝弟忠信而未嘗言及性與天道孟
子生人欲橫流之時始出而言心與性周子生傳註訓
詁之後始出而言陰陽性命之源皆發明其所自來使
人歸宿于所實用人知此身之所主者心此心之所具
者性此性之所本者天造化流行純一不雜此身雖小
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天之閒哉 繆存齋朝陽書院記

古者養非飲食之謂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
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游于學矣苟尚惟飲食以
爲養師今得日講于學矣苟尚惟文字以爲教視前日
亦何能大相遠且六經之說具在諸儒之說愈詳夫人
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畏由利祿之
途既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既非
乎否耶 江堂資福源記

仁義禮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存乎教
詩書禮樂之教具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繫乎師
故師必明聖經而後可以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
轉移風俗自世教不明經術道微上之試于我者本以
性命道德本以古今治亂而我之應于上者自以其穿
鑿自以其浮靡今日之試于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
言及仁政他日之施于民者自或流于人欲自或流于
貪刻言行相違窮達異趨國負士乎士負國乎法弊人
乎人弊法乎程君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離乎文也而文

卽理之寓言卽行之副窮卽達之占也君子敎人豈必他求亦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撫州新建增差敎授廳記

縣之有學于敎養爲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遊縣學于斯時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其本關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休風善敎至今聞者興起曾謂今人而不之若乎忠甫公五世孫嘉興陳君巖昉爲居是官者刊

列姓氏求余記其說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讀者爲之凜然今縣學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某善敎養某不善敎養亦懼觀者之指摘爾然諫官雖尊風采止于一時縣學官雖卑敎養垂乎長久是尤不可不深究其心也長興縣學題名記

蓋嘗乘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熹微顧瞻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微濕環之狀若連筒灌畦之爲因而潛心天地初賦之善雖聖神何能加毫末而此善一入于氣質之稟往往易溺而流于柔變化氣質以盡復其天地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不待言而自本然之善是又存乎其人焉故人而用心不剛則見善雖明與無識同安爲人子孫而繼志不力則襲其爲善貫通于動靜之間曾子親得孔子之傳亦惟曰謀不忠之慶鮮亦不注于富貴爲善之不可一日不勇固如此寶善堂記

乎亥不信乎傳不習乎則心不待言而自昭徹于流行之際孟子嘗言君子以仁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心可知今果善學曾子雖不一一襲步郤焉可也

省齋記

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恥之始事也切己者也至其後恥獨爲君子此恥之終事也推己者也余嘗讀書見古人心與天地同固慨然恥其不及矣未幾掩卷而俛忘之依然故吾無恥也又嘗筮仕見州縣或以非道加其民固勃然恥于力不能救矣未幾因循苟祿非甚

無恥今而後痛切自恥庶幾獲爲君子之歸

恥獨記

不可者亦戒奉行之依然故吾無恥也已未能自恥而眼爲人恥乎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周子曰人大不幸

序烏乎壽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世以名字爲行耳

姜山族譜序

古者風俗淳厚能行者未必能言往往戒暗合于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與天道之妙敏如子貢所親炙夫子而不得聞者今童子亦類能誦習其辭而不差然議論日工躬行日慊夫乃徒知擇之云爾而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言固執言擇乎中庸必以不能期月守爲戒言擇乎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爲勸蓋擇之者致察于人心道心危微之閒書所稱惟精

者也既擇矣執之守之而弗失始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書所謂惟一者也精矣一矣始于能擇終于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學問之道達乎上下一也要在實用吾心而已

書擇軒集後

詩本情情本性性本天

張史院詩跋

盪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生斯物必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爾

書曹氏作鳴鶴氏還珠頌後

不敢毀傷聖人爲不孝其親者解豈爲孝其親者戒耶

孝子毀傷辨

歐後鄭五作宰相搖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歎三詠于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能相而汲汲于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歐後鄭五辨

米價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爲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忍靳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蠶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于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爲民設也民生饑死矣而五穀尙忍爲我私是猶尊之粟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愧于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于我者吾父行也生吾鄉而幼于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己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于人何如也再論上戶榜

咸淳四年五月一日任史館檢閱徽申慈湖壽張行實狀

某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閻學楊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虙慈湖爲時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帝

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又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爲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馬中流矢遂爲賊擒賊載其名旗僞稱援兵紿泰州開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勝忿怒刃交下猶罵賊不絕口竟寸磔以死先帝矜之詔爲立廟官其後方逆全猖獗時維揚閉守未知爲計但始得泰州城一開即賊之窟穴多而揚州孤事未可知從龍從容就義以一死爲國忠謀視解

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比若不爲之立傳何以勵
臣子之節某生晚雖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風興起
公議所在有不容遏謹於鄉里訪求先求到慈湖封志
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吳統制子孫未知所在先錄到淳
祐十年應參政陳請褒寵劉子一本見到又聞有觀文
趙公彥逾之子筱夫世傳清德先帝初年西山眞公德
秀嘗薦其爲廉吏第一亦未知曾不附傳所合具申乞
賜臺判送始先將見到志狀委官修成附傳附入理宗
實錄其筱夫事併下契勘以憑搜訪

咸淳八年正旦曉諭敬天說

一日月星辰風雷雨露皆是天　凡皆顯然在目名曰
造化以長我育我又生五穀蔬果以活我性命若使
有一欠闕我便無以爲生於此無一不敬方爲敬天
若拜祭塔廟迎引社會枉費財物等事皆是信邪
造罪卽非敬天

一朝廷是天　天生太祖皇帝以仁立國今我皇上恭
儉厚下凡前代嚴刑重斂遊幸土木調遣征行干戈
爭戰攝民之事一毫無之上自堯舜方見本朝我生

何幸得在今日此等恩德將何以報又其行事皆是
代天如立條法是禁姦戕暴使我歸善如取官賦是
養軍衛邊使我安樂于此知慚知愧依公服理以上
體朝廷使天下長長如此太平方爲敬天　若自遑
雄豪不有官法皆非敬天

一父母是天　天生萬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氣便是
天之氣父母生我父母便是天自父母又分爲兄弟
宗族內外姻眷無非此一氣于此能備盡恩愛方爲
敬天　若爲財物所昏爲血氣所使一有違忤皆非
敬天

一自身亦是天　人身四肢百骸皆從鼻息取天之清
氣以能生活如魚在水以水而活其理一般故凡我
之舉動言語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至于人之一心
又爲一身之主虛明知覺名曰天君我舉一念人雖
未知此心先知卽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爲
敬天　若起念害物或欺心瞞人皆非敬天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

厚腴巖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

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之操修端務本南豐頑民嘗殘燬之邑也楊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久一方慴服如楊眉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訟宰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彊禦黃柱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鉉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巖如宰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整齊黃公立之宰雩都詳明振職洪汸之宰安遠詳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

錄參如瑞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隆興軍熊應申之詳明得體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辨事臨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辈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

司戶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墅之公廉有守皆爲郡僚而有其實者也

豐城潤邑也黃吳老爲之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爲之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興國

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何時爲之數月聲聞立起于素不率化之鄉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爲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算分爲先後民知

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以才譚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夏在萬載莫雷顯在通山皆以廉靜有志稱凡皆簽仕有立不容于不薦

梓材謹案東發嘗特薦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有奏狀在集中詳見雙峯學案補遺又案是年撫州舉官告天文二前篇保舉知崇仁事周汝同以其勤于政事臨汝書院山長黃翔龍以其恬于進取撫州教授鄭濟以其安于樸素後篇保舉知樂安縣事於亭祖居官詳謹撫州錄事參軍張龍應居官廉明宜黃縣尉段世忠居官勤敏又是年兼江西提舉舉官告天文常平司舉本司幹辦公事趙必擾德性吏事皆有過人隆興府司法晏世口有文墨且明吏事茶鹽司舉贛州教授徐龍雲謂其廉靖惟盡職業又常平司舉臨川縣主簿趙夏球茶鹽司舉廣昌縣尉趙時堅吉善廉謹孤寒無援

又常平司舉永新知縣翁仲德茶鹽司舉豐城知縣黃吳老上高知縣徐思訣常平司舉南豐知縣楊休皆作邑有聲又明年撫州及提舉司舉官告天文提舉茶鹽司舉本司幹公事韓伯高竟平常平司舉吉州判官趙孟明敏茶鹽司舉臨江軍教授趙孟適有文有才崇仁主簿趙崇敦不苛不刻常平司舉豐城主簿危順吉南城縣尉陳子升皆以才識表見本州舉司法謝公坡兼靖無求宦黃主簿趙崇燦寬慈不擾內與申省狀復者五人皆可見先生之好賢而愛材矣

附錄

出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子社倉法于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于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朱子之法不敢議先生曰不然法出于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捄其弊耶況朱子之法社倉歸之于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乃爲別置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知撫州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子祠樹晏元獻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拂軍營五百間其周靖安張知縣書曰蒙以慈溪爲說而賜之褒號夫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溪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者當幾人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居是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爲道號之類歟

戴剡源贈黃彥實序曰余少壯時州之慈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爲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騭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時方以閥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揚屋之目卽扳援而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

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沈談笑羣眾中不失繩墨則咎任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素實用所長取知于人寸量尺敘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于他人

黃晉卿送慈溪沈教諭詩序曰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鵝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

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于其閒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眞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所未決之餘論乎

沈遠序黃氏日鈔曰學以孔孟爲師師者道之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用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角立互有異同而象山陸氏始倡爲高遠驚世之論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當自求以得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講學即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時聞人風靡從之獨慈溪黃東發氏篤行周程朱子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爲實用于士必以操行自立于官必以職業自見至讀論語而于孝弟忠信文公所以教人者蓋佩服終身焉故自强仕用明經家法取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政仁民厚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謇謇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又曰予惟科目利誘之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于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其立異矯時固爲賢知之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閒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孔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然復明如杲日行空沈陰積霧廓焉爲之一清有目者皆可覩也方陸學盛行慈湖楊氏宗陸者也于公爲鄉人公未嘗苟從末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黃氏日鈔九十五卷提要云是書本九十七卷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一卷原本並缺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黃氏與楊慈湖同鄉貫慈湖爲陸氏學黃氏則自爲朱氏學不相

附和是編以所讀諸書隨筆劄記而斷以己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采錄一兩字者大旨于學問排佛老由陸象山張無垢浦以上溯龜山上蔡背議其雜禪雖朱子校正監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疑于治衛排功利詆王介甫甚力雖朱子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堅持門戶之見蓋黃氏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假借聲價者也

黃南山先賢文潔黃先生贊曰仰惟宗人生值宋季程朱是師今古罪記尊其所聞行其所知逢時孔艱厥德靡虧

普施

姚世昌曰五經朱子于春秋禮記無成書東發取二經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且不欲顯故附于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

謝山句餘土音南湖賦黃文潔先生寓亭詩古窯斥鹵區天挺盜世家不傳之祕自遺經乃以露冀兼雪鈔諸儒墮言肉眞弗獨奉建安爲斗柄霜松風柏凜歲寒肯爲宰相兒子撓歸田來湖上誓將老衡茅會

東發學侶

補レ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梓材謹案先生字子微本堂其號也著有希本堂集九十五卷別撰歷代統紀以淑子弟可知學士桱之史學固其家學也

雲濠謹案任松鄉重建文公書院記云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憲有志改築卒不就其猶子必慕圖寶鹿山以進其堉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又云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之乃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于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閟于欲故創置書院凡九云先是先生之于學事尤爲有力焉

舒文靖公書堂講義

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之義奧矣哉季秋之月寒氣總至天地始肅草木黃落萬物就枯配以易卦是之謂剝剝于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剝爛矣而有不爛者存剝落矣而有不落者在一爻之陽生生所脈也一實之妙蓁蓁所根也然獨陽在上五陰在下變則陰極其機甚危而水冰地凍之既滅所以固吾之陽氣上騰下降之不通所以安吾之陽體靜者其動之府終者其始之機故至七日則來復伊川先生所謂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閒可容息者是也

碩果陽也君子者道之寄也然不觀此卦之上九不足以見碩果不觀變之極不足以見君子夏道既衰君子幾無所容而伊尹爲碩果商受肆虐君子類罹僇辱而箕子爲碩果春秋爲何如吾夫子爲碩果戰國爲何如吾孟子爲碩果孤秦之暴儒術滅于焚坑而齊魯兩生招之不至卓然自全獨能見禮樂本意非碩果

之道則賢人之復也所謂剝復之義豈不昭昭然可見哉

附錄

宋亡避兵遷徙流離困頓晚隱居奉化感慨君國時時見之詩文而氣體雄深詞旨悱惻一洗晚宋之陋而何兩漢之末人物盡于黨錮既而諸葛孔明南陽高臥志復漢室非先主不輔先儒以爲庶幾禮樂非碩果而何八代更禪紛紛籍籍以至于隋而汾亭獨以古學

東發講友

劉先生發晦

劉養晦東發之友也東發稱爲粹德之士嘗序其孝經解云博取諸書及于孝者莫而爲孝經解寧多而毋敢略寧淺而毋敢深雖爲童子設而關其終身也雖爲家庭設而關乎天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晦之心爲心而暢然自反無一日而忘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世道其庶乎東發文集

東發家學

補處士黃先生叔雅

附錄

袁清容祭之曰世儒謏聞昧焉求容天命罔知畏裾幢幢迄莫有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甫自韜其躬退讓益卑殖學若農謙兮虛谷訥兮太沖恭不近卑夷不失中又曰惟誠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遲不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宇儀觀先大夫是似大夫令名士有定誄謂若嗣之克踵厥嫩奉于家塾羣幼漸被彼幼困蒙迄莫有技僕質與君針芥密投躬元蒼根探源渠搜比律爲均搏珍爲羞彼昧不知誠莫與酬

補教授黃勉齋先生叔英

附錄

袁清容爲作慙庵記曰古之君子事至而名隨人棄我取自謙之道也聞彥實居山中閉門讀書益不妄交求古聖賢摧折困踣之本發而不可犯者養之至也

黃晉卿誌其墓曰文潔先生三子俱克治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爲苟同尤酷肖焉

補隱若黃尚絅先生正孫

附錄

先生履行端粹爲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章之習

東發門人

戶曹陳先生若

陳若東發之壻也謝皋羽寶幢山送黃提刑舊避地處詩曰前東寺裏逢陳若雙袖龍鍾行帶索問知黃公舊避逃寶幢山下生叢薄日惟一食禱先靈不願拾得不死藥仰天呼號得正終一往不復知城郭公初舊書女立旁公死母亡家漫落子爲戶曹取公女以歸與語得與子行林莽閒月落山空識其處謝晞髮集

梓材謹案是詩原本作子爲戶曹取公女似皋羽自爲東發壻者然皋羽傳任松鄉所作言其舊市

衣杖策參人軍事蓋參文丞相軍非爲戶曹又言其疾革語其妻劉並非黃氏故知戶曹取女皆謂陳若非自謂也傳寫之訛無疑

岑氏先緒

岑先生翔龍

岑翔龍字雲起餘姚人踰弱冠卽起家爲高節書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能文辭注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盛皆咸愛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未一紀兄子艮卿登進士又三年子士貴亦登進士 清容居士

集

本堂家學

縣尉陳先生觀 附子漢

陳觀字國秀奉化人咸淳甲戌進士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太學博士蕃子先生爲兄博士倅貳臨安嘗館于其家晚歲足不入城府州爭迎致率諸生以請業先生一至卽謝去徜徉巖壑侍博士窮幽抉奇連唱屬和有帙曰棣華集其自爲詩文曰緻蚓集蕃里集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庸一章以授其子漢漢復能以儒

自守云 清容居士集

補教授陳先生深

雲濠謹案方桐江續集月泉銘序云四明陳汝賁爲婺州月泉書院山長將行紫陽方萬里爲言月泉之義以送之是先生不獨爲教授也

補學士陳先生樫

附錄

黃南山先賢奉川陳先生樫贊曰煌煌列祖繩繩進士風節蟬聯卓冠宋史先生父子家學有傳千載直筆通鑑續編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通鑑續編二十四卷提要稱其首述盤古至高辛氏以補金氏所未備爲第一卷次據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以志其得國之故爲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朱事始自太祖終于二王以繼通鑑之後故以續編爲名然大書分注全仿綱目之例當名之曰續綱目仍襲通鑑之名非其實也沈周客座新聞載其舊此書時書朱太祖云匡胤自立而還未稱筆忽迅雷擊其案樫端坐不動曰霆雖擊吾手終不爲之改易也此雖小說附會之談亦足以見其以褒貶自任乃造作此說云

黃氏續傳

梓材謹案先生手錄賦題備忘十五卷阮亭居易錄云蓋備場屋之用者有嘉靖十六年丁亥石東居士跋略云子經無子其遺書皆歸外孫古氏古氏自四明徙居餘姚

黃先生炳文

黃炳文東發之孫也戴九靈以詩寄之有云四明朱學有誰傳爾祖淵源已百年世澤豈徒遺簡在家風親覩遠孫賢戴九靈集

戇庵門人

岑先生良卿

岑良卿餘姚人黃彥實壻岑氏館其家以詩書授子弟彬彬于于鉤深纂玄融液品節各就條貫掉鞅于詞場者尤宜焉延祐五年先生以詩義上禮部第二七年其

弟士貴亦貢于鄉云清容居士集

雲濠謹案宋庸庵集有岑氏聯桂東樓詩蓋為先生兄弟也

陳氏門人

提舉胡先生世佐

胡世佐字伯衡寧海人梅磵先生三省之孫梅磵嘗注資治通鑑以儒業傳家先生從學于舅氏陳本堂梓材案梅磵子幼文為本堂壻先生其子也則本堂乃先生外祖當是從學本堂之子通五經累舉不第慶元路總管阿般圖知其賢招致郡庠為五經師以淑後進遂家于鄞至正二十二年中書參政危素薦授江浙儒學副提舉不赴文學德行為時所重云寧波府志

胡氏門人

縣令胡先生廣

胡廣字文剛鄞人從鄉先生胡世佐授毛詩討論校讐問學淵博敦行誼遺紛華為文沖澹純雅工律詩文士過從無虛日洪武中司訓邑庠後調四川之安岳縣歸里優游山水寓物寫意自謂乾坤腐儒所著有雲屋集成化四明志

王先生藹

王藹字用吉鄞縣人工詩文能琴善寫梅竹從胡世佐受毛氏詩中洪武五年鄉試以祖母老歸侍既終養再爲舉明經授太原孟縣令廉而有爲越三年入覲疏便民事歸至宿州以疾卒成化四明志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六

靜清學案補遺

陽王門人

補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雲濠謹案戴剡源爲先生字序云甬東史君蒙卿其族昆弟之字皆刖以景既有字君景召者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來刻源曰是不慊吾志頗有易也遂爲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雲濠又案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易說十卷

史果齋語

書自有當熟讀者自有當玩讀者自有當看者自有當讀書如銷銅聚銅入鑪大鞴扇之不銷不止極用費力鑑則朱子已令只一遍便要作濟河焚舟計蓋可知也

編鈔者惟經要熟讀非同他書皆讀二百遍也至看通者應格則得未嘗干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剔偽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

黃晉卿曰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貢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

鄧巴西序先生文集曰先生蚤知覃思六經長益儒永贍洛之緒言以推窮化幾探索理奧故其言精毅雅贍可規古作者之林譬之美麴糵以爲酒醴均律呂以

附錄

果齋先生常於座開大書靜存動察四字以自檢點讀書分年日程

又曰先生有易究未及見然所論河圖洛書足以扶先儒未發之蘊又以見學者踵襲固滯寧使先聖王之旨鬱而不彰者可悲也

史氏家學

㆑史先生芳卿

史芳卿字季敖句東人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證以山陰傅氏本及朱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以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于傳文之下脫衍者列敘于後危太樸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果齋先生季弟

夏小正經傳攷三卷經義攷云存

㆑史先生壁孫

㆑史先生壑孫合傳

㆑史先生垕孫合傳

㆑史先生壁孫壑孫垕孫皆靜清子袁清容銘靜清墓云生爲完人歸藏于邱有子繼學曷怨以尤清容居士集

史氏門人

補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雲濠謹案元史儒學傳言先生獨從史氏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眾仕爲衢州路

儒學教授本年七十五

讀書分年日程

雲濠謹案是書原本入歲未入學之前讀性理字訓原註云程氏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原註云此書約定性理語約而義備增廣者下文小學簿紙百張以七歲以上用之也雙峯家塾攷句證如倘家脈訣最便初學案逢原號勿齋名若庸見學案

雲濠又案次讀近思錄原註云看葉氏解續近思錄註云蔡氏淵見性理羣書又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倣原註云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又四書本經既畢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又看通鑑條原註云四書既明

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又讀楚辭條朱子井田譜後又有夏氏井田譜

刊印日程空眼簿式

讀經日程詳見工程專治一書　年　月　日生員

一早令倍讀冊首已讀書至　起　一面試倍讀　止

一昨日書一徧太長則分　昨日書　止

一面授本日書計　起

一字數以約大段　面以大段分細　止

一每細段面令讀正過句　段令朱記段數

讀字音面說正過文義　一令每細段先讀百

一段足令通作大　起

一徧即又倍讀百徧　段倍讀試過　止

數足排試倍讀倍說　面授說已讀書就令　起

過面墨銷朱記後段　反復說大義面試過　止

一挨試夜間　起

一已玩索書　起

一隻日之夜玩　又玩索　起

一索已讀書　性理書　止

一雙日之夜以序倍讀
凡平日已讀書一編
一凡書忘誤處朱
記即補熟墨銷
令假日做定本點
句讀圈發字音

讀看史日程五日一周詳見工程

一日以序倍讀四書
經注或問一編
一日以序倍讀本
經傳注一編
一日看讀說
記通鑑
一日看讀說
記通鑑
一日看讀說
記通鑑

年月日生員

思勉齋

日填起止

讀看文日程

一日以序倍讀四書
經注或問一編
一日以序倍讀本
經傳注一編
一日溫記
通鑑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一日讀看玩
記文法

年月日生員

思勉齋

日填起止及
所考所鈔

讀作學業日程十日一周旋九日讀看一日作增作文日

一日以六日之
一日早以序倍
一日讀四書本
一日傳注或問
一日
一日三日之早
一日溫經顧韓
一日文
一日以全日作頭場文
日填起止及所讀
看鈔點詳見工程
小學習字演文日程讀經四日內分
一早令倍讀冊首已讀書至
昨日書一編太長則分
令影寫智永千文楷書約一
二十紙寫五七日一易樣
一以已讀說小
學講作日義
一說記記字門類平
入虛實動靜等
一漸長學切韻改字始
音偏傍音義假借等

年月日生員

思勉齋

呈改簿

一夜以序倡讀
已讀書一偏
日攝起止
所看所作

思勉齋

附錄

先生歸後郡守王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師帥閭及旁郡屢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

聞諸生曰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眞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尙懋之哉

戴剡源送程敬叔教諭赴廷平詩曰爾之王父東諸侯宋門行馬高修修嚴君家學文繼美年少鄉書推上游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致敬叔將于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洛

陸桴亭曰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于十歲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

陳石士師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曰元程畏齋先生本朱子意作讀書分年日程一編以示學者俾知誦

敬講貫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爲科舉之士言之也然而爲科舉之學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經蔑古之失而漸以趨夫博聞强識之途乾隆年間特詔天下郡縣學校頒發此書以勵學者嘉惠儒林之意豈非至優極渥而爲士子者所當敬謹遵奉勿替者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讀書分年日程三卷提要云是書有延祐二年自序謂一本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修之史稱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縣即此書也然書末又有程氏自跋歷敘崇德吳氏平江陸氏池州馮氏及江浙諸處鈔刊各本而不及國子監頒示事則本傳所云或其身後之事歟

補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梓材謹案先生泰定甲子進士元史本傳作至治辛酉進士第又云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

春秋本義自序

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霸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意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抵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孫泰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弊復

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李秀巖藏峴隱趙木訥蔡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採輯諸傳之合于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于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于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大小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

戒昭矣則是編也雖于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耳

梓材謹案先生春秋三書張天祐序以爲本程朱之論殫平生心力輯諸說之合經旨者爲本義以發之訂三傳之不合於經者爲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以明之張氏嘗內閣書目則謂本程子之學折衷百家而爲之說四庫全書著錄春秋本義提要云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採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以案語左傳事迹即參錯之眾說之中體例頗爲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繼統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又稱其頗能糾正胡傳又著錄

春秋或問提要稱其與本義相輔而行論說轉勝本義又本永樂大典校補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提要云不信三傳之說創于陸助趙匡其後析爲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葉夢得春秋攷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于程氏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爲僞撰變本加厲剛愎尤至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云

謝山句餘土音二程學舍詩楊李宗槐堂心學于斯在其時獨善翁師友實一輩文孫有靜清別紹考亭派乃授之二程連舟得津逮敬叔談春秋經學良精粹時叔分年程蒙求亦攸賴當年橫舍中絃歌發清嬾太白莊高東湖深杖履到處有清音如何尚書忘家學屈身異代玷故林原注云大程之學不如小程未可以並稱也又云時叔子徐以元尚書爲明侍郎然卒不得令終喪其家聲爲可惜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艮齋講友

帥幕張先生天祐

張天祐口口人四明程時叔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或問書成而卒翰苑諸公欲進于朝移文浙東憲司俾錄梓

以傳至正五年委自監郡與先生提督刊梓先生嘗爲帥府幕與時叔之兄敬叔父交且久云 程氏春秋本義序

畏齋同調

補縣尹王起巖先生起宗

王起宗號起巖乃吳草廬門人江東名士也常招程敬叔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于先生敬叔喪偶有孤女如己出豐其賻具以遣之 東園友聞

梓材謹案東園友聞原書未舉起巖之名合之正編王楚傳蓋即其父起宗也因以竇之

附錄

無名氏東園友聞曰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平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于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倣縱自肆譸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

人亦于是言而益信

蔣氏師承

翁先生伯章

翁伯章天台人

積齋講友

孫先生友仁

孫友仁

積齋同調

史蓬廬先生公垽

史公垽字揖叟鄞縣人家居教授程積齋端學爲主甬東書院棄去自號蓬廬居士著有學易衍義象數發揮

寧波府志

畏齋門人

補蔣敬之先生宗簡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若干卷文集十卷

附錄

鄞庠延先生爲小學師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

補
V教諭樂仲本先生良

附錄

王忠文送先生序曰仲本受業于敬叔程先生承師之所傳因時之所尚朱氏之學仲本蓋已致其力矣陸氏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本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本可不兼致其力耶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詳見深寧學案

蔣氏講友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詳見深寧學案

蔣氏同調

山長吳先生夢炎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積齋家學

程先生徐

V程徐字仲能端學子仕元爲兵部尚書入明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詔孔子釋奠止行于曲阜孔林天下不必通祀先生上疏極言其略曰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于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人極不可一日滅其言明經不爲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

王受益字子謙山陰人受春秋于楊先生澄原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省臣版授仁和縣學教諭病春秋傳注多而局于事例聖人作經之旨因以不明乃取汪克寬纂疏李廉會通程端學本義三書折衷其是非務在明經不爲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

復病其言之多而學者不能悉記欲定從簡未克故不及行于世洪武八年舉本縣學教諭歷冀滁陝三州學正官止國子助教卒而王鈍志其墓經義考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馬雲濠 同輯

巽齋學案補遺

劉氏門人

補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雲濠謹案先生一字迂父

巽齋遺文

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士之人品高下卽與世道為重輕志士仁人儻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當端居

深念之矣州學三賢祠堂記

天不能逸人勞逸無壯老逸老堂記

山之腰曰翠微謂自下望高蒼然一色至此而所見微也百圍之木在上平地以為不盈拱把鴻鵠高舉卑飛之雀自疑過之君子抗志浮雲之表不求合乎卑凡之見彼不我見則我尊矣雖然君子何容心不能揮手謝衆人亦不能人人引其手而使與己俱也翠微亭記

學仕非二事理法非二物法吏不知學固不足道學士大夫不讀法亦豈可哉書朱文公與趙忠定公帖

附錄

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瞰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背肉食

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饑規言者疑矯近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殿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剛柔無章唱名徐鐵夫爲第一鐵夫握先生趙曰吾幾出君上矣君文采不在我上也

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中經筵所進

皆切於當世務

先生與文山辨承心制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鋟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係不可以流俗諛方來所以唧然不能自已於言也

梓材謹案此語見文山答歐陽祕書承心制說蓋文山先人卒生母改適劉氏及其卒而入議文山當服齊衰三年文山以爲當承心制故先生有是辨說文山通鑑綱目傳論承心制事云龍溪友讓叔行天下一時聞者爲之疑或後與嘉歐陽祕書守道爲或問衢州自淡教鳳爲詳自謂二先生發此緒論意暗然會亦文山師也

劉後村答歐陽祕書書曰某歸老故山祿甕之餘生事粗足竽物者實因舍間所欲僕云千足萬足實無所求諸公貴後竿通書古心道誼交其召也某以巽辭託之亦及一二肯時朋友不知其力能推轂天下士否因一健者之故使鄭館不敢揖客館閣不敢儲材此何理哉

文文山賀巽齋先生遷居詩云先生挾貲豈待幸勤有屋廬宅樣只還齊里舊鄉風好似瀕川居鏡湖今日賀外監瀛館前年屢祕書天下經綸猶一室時人

尚敢說吾迂

又挽先生詩曰徘徊西河上月落眾星稀哲人萎中道雨絕將安之昔者麗鴻藻玉振含清暉名理軼晉魏雅言襲軻思連鶩覩馳道並坐侍端閣及門懷斐婉升堂接逶迤方期黃鵠翔忽作朝露晞黔婁不謚禮延陵有遺悲層阿翳墓樹平楚曖希微帷幌衣廣柳縞冠涕如縈水從章江去雲遠楚山飛已矣如有聞斯文不在茲

又爲餘賢曰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授科親老謝職色難愉婉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處州化

被繫獄川鶚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祕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補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卽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眞傳

先生

吳草廬先生澄

吳草廬翬先生澄登旰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子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希前修可也

巽齋講友

錄參胡先生敬之

胡敬之吉水人與歐陽巽齋講學白鷺書院歷任修職郎沂州錄事參軍除淮西憲幕冤獄後以論史彌遠被斥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及卒誄者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黃閒我心坦夷市利血刃我鞅驅馳生平所為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是得其概矣

人物志

鄉賢羅松野先生希揚

羅希揚字士開晚號松野先生正甫從子淳祐癸卯與兄希聲並舉神童及再舉漕司皆第一每與歐陽巽齋劉須溪講明道學造端高遠解春雨集文氏先緒

太師文革齋先生儀

文儀字士表廬陵人丞相文山文也氣質端重進止有尺寸讀書夜以繼日每有所鈔錄揮汗呵凍弗輟故學博而文多可傳人稱為篤志君子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文山述事實云遺墨有室藏三十卷隨意錄三十卷其指南別錄有告先太師墓文是先生贈至太師云

附錄

嘗言滯學守固化學來新以一革字志齋佩人皆稱革齋

書警語偏窗壁如三尺在目

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

文山師承

知州朱約齋先生渙

朱渙字約齋廬陵人文信國受業師嘉定中進士任大理寺丞知衡州文章政事名重一時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號約山文山集有和朱衡守約山韻下四句云景言汲黯須復諫顏恩亦可如犯酒對花姑勿論春行後長莫妨徐又闢山寄朱約山云先生曾有空同約那裏江山未是奇又詩朱約山八十三歲八十韻又回朱約山賀生日云鄉有達尊獲在嫡孫之行我生初度誤蒙大老之知是先生於文山爲鄉前輩未見其爲受業師也

監丞會秀峯先生鳳

會鳳字朝陽號秀峯文山之師也太學釋褐累遷監丞會京師亂走衢衢寇陷及景炎登極衢添倅請奪龍首偕返正先生自衢至劒隨行府之汀丁丑春以梅州添差通判將行會行府移屯先生避地于汀之鄉落六月以病卒　文文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曾典衢教文山回其書言某數月於師門恢開闊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遲遲盟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云

胡觀洲先生季從

胡季從號觀洲文山壻子師也後與之書曰某童而習之受業解職有所自來惟今父族矜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鎚之稽爲此數字以北面請云　文山文集

王東廬先生國望

王國望號東廬先生文山之師也嘗從政郎袁州軍事推官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文山授校殿廬一日初考官舉一卷擬上乙覽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文山以才雄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文山銘其母墓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使先生夫子孝身在焉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文文山集

通判陳鳳岡先生堯垕

陳堯垕南豐人淳祐中進士官至通判臨江軍嘗泝江西運司檄考試廬陵士子拔擢文文山咸謂其知人居官甘澹泊無一毫妄取學者尊爲鳳岡先生　姓譜

附錄

文文山與書曰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而心精古人重師友至有塗窴片言雙字以謝萬分益者鳴絃于室中

有老門生在焉知公不能用其志然矣

須溪師承

王太初先生泰來

王泰來字太初廬陵人劉會孟之師也父兄俱仕宋延賞朋及試禮闈屢周晚值世變既貧且病而詩愈工會孟每稱其詩爲廬陵八邑之冠與吳草廬文集

曾先生子洊

曾子洊字深甫鄞城人劉辰翁年七八與四家三兄共受書屬對於先生見其垂髫映盥照盡日樹筆畫聞倚首鈔六經他解附注傍每疏字如蟻計平生若此何

資百餘萬字云劉須溪集

附傳

縣令周衡齋先生焱

周焱吉水人望箔進士官南昌知縣宋亡遯不復仕閉門著書以娛老有通鑑論斷四書衍義行於世吉安府志

附錄

王義山序四書衍義曰衡齋先生取朱高第不將吏幹從學閩山來者二人侯與文山公是也侯從東萊之學而山先生遊東萊首亟稱之與文山之學亦出於東萊耶

趙源同出竇先生之學亦出於東萊耶

梓材又案文山謝江古心詩題云古心江先生以

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衍爲全書也

巽齋家學

布衣歐陽先生浚

歐陽浚字資深巽齋先生之子世先生之學頗然布衣文文山集

進士歐陽先生致遠

歐陽致遠不知其名巽齋先生從子也國子進士嘗與信公友善柳待制集

巽齋門人

稱思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雲溪謹案先生本字天祥其紀年錄正文云理宗端平三年子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謫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於鄉字之曰履善理宗寶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雲溪又案先生元初諡忠武明景泰中改諡忠烈國朝道光二十三年從祀孔廟梓材謹案先生自幼卽慕歐陽修楊邦乂胡銓之爲人則固文忠忠簡之私淑也又案顧問序正節李侯送忠錄云由唐宋而來仗節從學閩山來者二人侯與文山公是也侯從東萊之學閩先生遊東萊首亟稱之與文山之學亦出於東萊耶

趙源同出竇先生之學亦出於東萊耶

梓材又案文山謝江古心詩題云古心江先生以

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覩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少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關存亡是何哉聖人之心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毋說一事惡可以爲法即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改之毋說一事惡可以爲院即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蓋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以上輪對劄子

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裏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讒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非有志念不足以洗冤澤物非有力量不足以懲暴詰

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倘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單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脩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眞儒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心內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

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忠孝提綱序

陰陽大化細縕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送彭叔英序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氏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題賈端老不忘室

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題張德從畏心堂

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幷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悶矣士大夫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映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慨慨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

為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 跋彭叔英誅命錄

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也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為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為能不雜

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為情也是則行幾焉誠無為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 以上吳郡中山泉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為苟容至先儒以極為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為小惠至先儒以仁為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為姑息至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思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先儒以恕為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之天豈曰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以進於中庸之思恕則聖人由後之所以己之非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 以上徐應 明恕齋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庤茶蓼必薅既堅既好嘗穎嘗粟不然畧聞聞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勉耘說

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徐晞程名說

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縗絰練冠爲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深衣吉凶通服說

醉棹滄浪

由循州駐南嶺元將張宏範兵奄至眾不及戰丞相倉皇出走爲千戶王惟義所執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勸之降丞相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況敢有二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入燕拘兵馬司者四年

過零丁洋詩云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抛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又憶太夫人詩云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今何處

新來夢寐頻
又先太師忌日詩云萬里先人忌呼號痛不天遺孤餘
二紀曠祀忽三年永恨邱園隔遊憐弟妹圓義方如昨
日地下想與然
又哭妻文云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
惟我與汝嗚呼哀哉
雲濠謹案仁和錢越訥正先生紀年錄載歐陽夫人得疾問浣婢索衣上舊香襲曰此伴吾未嘗須臾離也落齒時得之父母祭文云得之丞相吾父必仍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夫于地下而無媿也

自序指南錄後曰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詆大
酋當死賜逆賊當死與貝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
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
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
如揚州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過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
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柱公橋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
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
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遘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
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
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窒死
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閒無日而非可
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
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
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又曰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
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母不許請罪於
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
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

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爲前驅雪九
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
矣向也使予婆首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
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
日月使旦夕得正邱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自序集杜詩曰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
寓紀載之實也而抑揚變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
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予頓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

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畏吏尚庶幾有攷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瓶遺恨付西風黑頭翁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須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鄭所南文丞相敘曰宋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

又文丞相贊曰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氣下蟠於地草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藏通之爲夜一氣屢側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毀大宋無極

徐世隆挽文丞相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讐臣思兩得之讐似漢皇封蓋日忠於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側愴大江南名與日月垂我行見遺墨再拜墮淚淚

見海嶺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鄭中齋文丞相贊曰目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時雷殷山頭孤柱兮擘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邦人不在世間

謝皋羽書文山卷後詩曰魂飛萬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從公死生如無此生丹心渾未化碧血已先成無處堪揮淚吾今變姓名

林霽山讀文山集詩曰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風塵九淚竭誰欲扶之兩臂絕英淚漣漣滿頸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亟盡猶存梁卿舌縢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思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楊仲宏題文丞相書梅堂詩曰大廈就傾難以一木支惟公抱忠義挺然出天姿死既得所處自顧乃不疑側愴大江南名與日月垂我行見遺墨再拜墮淚滋堂有深意亦惟歲寒枝可知平昔心慷慨非一時戮戮

蕃棟宇昭昭示民知勿使風雨敗永慰千古思

許圭塘序文丞相傳曰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貴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

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翼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於惟振於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祿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萬華增高可也

王忠文記丞相畫像曰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慷慨就戮敢五坡築燕市三年目未瞑魂隨陽鳥返沙汀孛彗山哀歌滿祠亭淮南俎豆亦爭馨謚光杜史扶世教繪圖勒石昭精英孫枝一葉尚足徵定是惠州太守老雲祁相公自具大光明那須異人傳慧燈不是神夢告髮繩至今須眉還崢嶸我歌足當廟碑銘

補博士劉須溪先生辰翁

梓材謹案先生嘗登江丞相之門見程雪樓集致樂堂記

附錄

陳定宇曰須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惜無全

篇純雅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怒其人好怪父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補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劉字光鷹見辟疆園宋文選

附錄

文文山爲作東海集序者友人客海南以來詩也海南詩而曰東海集者何魯仲連天下士友人之志也友人自爲果于時已大肆力於詩於諸大家皆嘗

登其門而涉其流其本畧養銳故所詣特深到余嘗解莊山先生夢斗別見滿江學案補遺

師歐陽巽齋文山家居時先生主其家爲西塾師解春雨集補遺

聶先生口

聶口字吉甫號心遠先生口口人與解莊山文文山同

後文字也

縣令王先生義端

王義端字元剛富州人受經於廬陵歐陽巽齋與兄義山俱有名以恩監江陵白水鎮遇武岡紱寧令文丞相起兵江西辟與幕議曰事已至此去將安歸涕泣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或勸之仕曰我不能死可復仕乎程雪樓搜集

聶先生口

聶口字吉甫號心遠先生口口人與解莊山文文山同師歐陽巽齋文山家居時先生主其家爲西塾師解春雨集補遺

趙孟僩黃巖人宋宗室嘗遊廬陵歐陽守道劉辰翁之門文丞相開浙西闢以從事辟之偕行僅五十日而宋亡先生遂隱爲道士又爲僧因自號爲三教遺逸所著有湖山汗漫集趙譜

附錄

文文山卒爲文祭之慟絕復蘇臨終口占曰王室之裔

文山之客干古忠赤拱手而逝

戶部載劉源先生表元詳見深寧學案

口王鎡先生口 附見魏堂諸儒學案補遺

文山講友

鄧張先生千載

楊林謹案屈氏編載先生名一鶚云文山過訪日卽寫其首藏之他所總收其骸骨火化而歸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言吾之體骨感一鶚帶還矣已而果至後人謂先生死交情千載一鶚先生之名始因是而互異耶

王自觀先生幼孫 附見象山學案補遺

文山同調

侍郎鄒先生漢

鄒漢字夙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從文文山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旋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豐敗從文山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土北兵驟至脫身走潮州及文山被執亦自殺當是時從文山勤王死事者漢與劉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宋史

機宜劉先生子俊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山同里相友善文山開督府興國先生詣府計事補宜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先生收兵保峒源接應郡縣孽人廣與元兵遇戰敗復招集散亡與鄒漢同趨潮州文山兵敗被執自詭爲文山意使元兵不窮追文山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文山至相遇於途各爭眞贋至大將至始得其實乃烹先生宋史

府簿劉先生沐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山隣曲也文山好奕與之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爲常及起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文山出使領兵還文山歸開府南劍先生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主簿專將一軍爲督府親衞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生性沈實而圜機晝夜應酬亹亹不倦云宋史

縣令孫先生槩

孫槩字貫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抃之後文山長妹壻也雲濠案文山長妹名懿孫文山起兵徵先生招忠義士補官教郎

帶行監官告院知龍泉縣文山擁兵出贛里人奉先生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為叛者所陷宋史

縣令彭先生震龍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文山次妹壻雲濠案文山次妹名淑孫文山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大社令知永新縣會文山出使被執先生適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文山兵出贛先生接應復永新元兵至為親黨所執至帥府罵斬之宋史

思齋陳先生繼周 附子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八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於鄉以捕盜功行來泰和授廉州司法歷知永豐高安衡陽縣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山方守贛州剛日舉兵造先生問計先生慨然為具書問里家僕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為方略卓詳於是留先生幕中晝夜調度授先生江西安撫司修撰張先生汴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環衛呂先生武

呂武太平洲步卒也文山出使應募從行偕脫鎖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其力為多文山開府南劒以前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千里郎及元兵已下贛先生舉兵於農將以有為贛州總管先

文山於汀梅挺身思殲化賊爲兵以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遁士大夫無禮死於橫逆一軍揮涕而葬之蓋其忠愛出天性不避殖榮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宋史

承宣鄧先生信

鄧信安豐軍人爲荆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山開督府劉義以之請文山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文山以義士千人付之則曰此輩徒緊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文山自興國中扶持甚至及空坑兵敗護衛太夫人全督府印有功

趙汞豐元兵追其後戰於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厓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宋史

督幹蕭先生明哲

蕭明哲字元甫泰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文山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先生以贛縣義民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宋史

梓材謹案文山全集集杜詩卷作正淳徐據

都監金先生應

金應吉水人以筮札往來文丞相門下二十年從丞相

檢院林先生琦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元兵既迫臨安先生於赭山結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山開府南劍佐其幕先生外文采內忠實數涉思難撫怨懲辭及潮州移屯俱被執至建康以憂憤死宋史

幕書蕭先生資

蕭資吉水人丞相幕下書吏通文墨丞相人廣於患難中扶持甚至及空坑兵敗護衛太夫人全督府印有功

潮陽移屯與元兵遇死之吉州正氣錄

典樞徐先生臻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往省以道阻會文山勤王往依之以筮札典機密小心精練文山被執先生脫難復來願從文山北行扶持患難備罹患款至隆興病死宋史

梓材謹案文山全集集杜詩卷作正淳徐據

都監金先生應

金應吉水人以筮札往來文丞相門下二十年從丞相

勤王授兵馬都監丞相被執左右皆散先生上下相隨
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及脫走鎮江以憂憤死吉州正
梓材謹案文山指南
錄稱其性烈而知義
氣錄
附錄
文山哭金路分詩曰明朝吾渡海汝魄在他鄉六七年
華短三千客路長招魂情黯黯歸首事茫茫有子應年
長平生不汝忘
縣令何堅白先生時
何時字子翁樂安人文信公同年進士也入江西轉運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八　三三　四明崇敬書　約園刊本
司幕遷臨江軍司理參軍改知興國縣信公起兵辟署
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信公入衛先生留司吉州下
先生脫身歸鄉里益王立信公開府南劍先生起兵趨
興國接引眾兵復崇仁縣未幾元軍屯至兵敗削髮爲
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自號堅白道人宋史
鄉貢劉先生欽附勒華叔顏斯立顏起巖
劉欽字敬德吉水人鄉貢士有風節上下古今健於議
論行府至汀先生來就招諭使鄉鄰北軍屯至死於亂
兵同死者鞫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吉之豪傑吉州正
氣錄
縣尉陳先生應乙
梓材謹案先生號絜雉文山集有賀劉敬德補入
太學書又文山答歐陽祕書承心制說云此母適
劉生男曰欽出繼於黃塘
劉氏未知其別一人否
右科劉先生伯文
劉伯文字政平吉水人以武舉賜第從文丞相勤王景
炎二年督府駐興國先生受檄結約遠近至袁州仰山
廟爲巡兵所執搜其行李得文書甚多先生慷慨自引
一不以累人獨斬於市家屬徙燕吉州正氣錄
安撫易先生相
易相廬陵人官直學士安撫使從勤王復吉贛駐師廬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八　三四　四明崇敬書　約園刊本
陵旬日開敗於方固石下死之吉安府志
鍾先生貫
鍾貫廬陵人文丞相空坑兵敗與劉欽等合戰死之吉安府志
義士梁先生和叔
梁和叔龍泉人咸淳盜起集義兵保障鄉里後文丞相
領兵討賊先生領貴運餉賊平丞相曰此非吾之能乃
汝之功也吉安府志
縣尉陳先生應乙

陳應乙吉水人公安縣尉因忤賈似道乞歸後從文丞
相勤王有功吉安府志

計議劉先生鎔

劉鎔永豐人咸淳進士素以節義自許元兵入臨安三
宮北遷先生撫膺大慟既聞益王卽位於福州乃徒步
至行在從文丞相勤王授軍前計議後與元兵戰歿於
陣邑志

招討方先生興

方興字義軒臨湘人宋亡與張世傑文天祥共圖恢復
以功加招討使死厓山之難一統志

義士張先生瑛

義士張先生珩合傳

張瑛張珩皆吉水人周貪三十餘年丞相募義士勤王
先生兄弟從募俱死於兵吉安府志

招討錢先生申叟 附弟翔龍

錢申叟名淵龍吉水人文丞相勤王以先生爲招討副
使率兵復泰和會元帥李恆道偏師至力戰鍾步與弟
翔龍同日死之丞相被執北行過戰場爲文祭之吉安府志

忠義吳先生希奭

吳希奭安福人梓林案督府忠義傳作攸其先世積善急義鄉里德之
起兵自以名通於督府聚衆數千復袁州陸秀夫福州乃徒步
會據險待命以衆寡不敵一門三十口俱死氣錄吉州正

參謀胡先生文可 附弟文靜

胡文可字可山泰和人有謀略便騎射文丞相起兵先
生從之參謀禮爲上賓先一夕丞相夢火爲更名夢炎
丞相敗先生亦被執脫歸後集兵赴難而死其弟文靜
先授提督時無敢拒北兵者拒卽屠而泰和已下乃招
致文靜不屈曰寧死不負趙氏竟死之而一家屠吉安府志

通判熊先生桂

熊桂湘潭人咸淳十年進士通判贛州年七十餘與趙
璠張唐同起兵復衡山等縣明年督府文丞相兵敗人
心失望元行省兵復陷所復諸縣先生被害并屠其家
督府忠義傳

縣尉王先生夢應

王夢應字聖與攸人咸淳甲戌進士調廬陵尉與陳子
全等通於督府文丞相復萍鄉縣袁州總管遣來萬戶

舉兵來爭先生率數百人遇於明州嶺戰數合北軍敗走未幾益兵再大戰北軍又遁餘兵奔袁州會傳永新兵敗督府師潰其眾亦潰先生竄歸收淮潭散遣舊兵已卯春厓山已亡乃率數百人間行入永新境依顏明叔後其眾復散先生母妻兒女皆歿惟一身存（督府忠義傳）

譚先生端伯

譚端伯字應元茶陵人文山舉兵勤王先生率族眾應之文山與之劄曰湖南九郡爾實統之後爲元兵所獲令其供狀先生書曰兩手撥開南浦雲人誰似我一口吸盡西江水我自擔當竟不屈而死（楚紀）

縣尉梅谿先生寬夫（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成忠佳先生子恭

桂子泰字伯允貴溪人以破蔡功授瑞州都監謝疊山貽書文山曰子泰忠銳沈鷙許國馳驅志大而任不稱鄭德璋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孚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貴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信至尚書兵部侍郎元文類

張哲齋先生和孫

張和孫號哲齋臨海人文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爲

吳名揚字叔曠金溪人咸淳進士文信公勤王拔置賓幕奏除禮兵二部架閣踴躍赴義意氣傾動一時（江西通志）

縣令薛先生魁祥（附顧近仁）

薛魁祥字壯行平陽人有文行登咸淳進士授淳安尉宋革命遂棄官在汀舊書辟連江竟不就每與文文山言及宋祚輒欷歔流涕其忠憤見於詩辭有河清詠史等作同郡顧近仁字力行才器偉邁亦以革命不仕學者尊之曰江南先生有詩萬餘首名小慚集（溫州舊志）

侍郎徐先生卿孫

徐卿孫字麒仲梓材案文山集作麟仲清江人在宋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升朝一再遷爲御史爲諫官垂三年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取足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孚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貴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信至尚書兵部侍郎元文類

張哲齋先生和孫

張和孫號哲齋臨海人文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爲

題綠漪堂有清風隨地到直節與天通之句且約其舉義先生欣然聚海艘移檄召募後張宏範至見壁間檄捕得之先生曰吾生爲宋民死爲宋鬼遂遇害台州府志附從子天與

都將牟北黎先生大昌

牟大昌字逢明號北黎黃巖人性忠義驍勇絶倫宋末應文信公義檄與姪天與聚兵勤王浙東提刑杜滸聞其賢辟爲都將天與副之未幾元陷台州率衆樂之題其幟曰大宋忠臣牟大昌義兵今起應天祥等語遇於黃土嶺力戰而死元兵屠其家台州府志

趙先生時賞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進士第知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先生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卽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龍之文丞相開都督府於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濚提兵趨贛州取道石城復鄧剝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先生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爲丞相所知報國耳詎肯苟生耶爲一元所殺暴其尸三日顏色不變一元異而瘞之時年三十有二明年三月文信國復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吳溪爲追兵所執不屈死之宋史

吳先生文煥

林先生棟台傳

吳文煥官督府架閣林棟官督遣皆閩士有幹實宣勞幕府空坑之敗被執壽遇害文山全集

謝先生杞

許先生由台傳

李先生幼節台傳

謝杞官督機祕書許由李幼節並宣督幹架閣閩士之秀皆登科祕書太學名士空坑之敗不知所終文山全集

僉書蔡先生夢吉附師侯安國

蔡夢吉程鄉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背誦五經從福建鄉貢進士侯安國學春秋了其大義登寶祐四年進士第授從政郎韶州司戶兼司法未上而值世變郡守湯執中檄權梅州僉書事義兵總督德祐二年冬元招討使易正陽梅州先生被執正大舉兵趨潮州羈先生於興寧使其下陳一元權知興寧守之先生罵曰吾知盡忠報國耳詎肯苟生耶爲一元所殺暴其尸三日顏色不變一元異而瘞之時年三十有二明年三月文信國復

梅州嘉其忠為文祭之收骸骨歸葬其鄉廣東戴志

楓谿陳蓮峯先生肅

陳蒲字文端海陽人宋末避亂鮫江教授蓮花山下講

明正學文文山過潮召見與語奇之檄為參謀不就至

元初以賢良應聘賜第舉署總管府事累遷樞密同知

卒所著有蓮峯集廣東黃志

附傳

張先生履翁

顏先生斯理台傳

張履翁顏斯理俱永新人與彭震龍同舉義兵歃血城守值元兵突至有劉磐者為內應城遂破三人被執不屈同時死之里人稱三姓為勤王忠義之家吉安府志

上舍鍾先生克俊

鍾克俊龍南人轉運使佃之後也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知勢不可為登馬祖巖遙望中原悲歌造士有方士風丕變宋亡丞相死節先生不仕寓廣濟之五里橋東家世業儒湖廣流寓志

元剛學侶

提學王稼村先生義山

王義山字元高富州人學工詞賦宋景定進士知新喻

杜抑之字伯陽號帶溪崇仁人李梅亭高第嘗官教授文山之弟之師也文山與書云吾弟一出幸無他徵執事教訓何以臻此文山文集

劉鄧講友

奉訓楊先生壯行

楊壯行字伯學眉山人參知政事棟之曾孫自父南安路總管公畿居廬陵先生倜儻好學問嘗交游一時名人若鄧中齋劉辰翁皆忘年與之游以父蔭除修武校尉至廣西屢遷南丹安撫司經歷以疾告老授奉訓大

夫衡州路管府判官致仕道園學古錄

文氏家學

教諭文先生天祺

文天祺廬陵人丞相兄也寶祐間鄉舉署廣濟學教諭造士有方士風丕變宋亡丞相死節先生不仕寓廣濟之五里橋東家世業儒湖廣流寓志

元剛學侶

提學王稼村先生義山

王義山字元高富州人學工詞賦宋景定進士知新喻

縣歷永州戶曹湘潭縣豪與李氏爭田不遂屢之學先
生引春秋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書來歸者心悅而歸者
也李非心服先聖其肯受乎以還李姓入元提舉江西
學事退老東湖之上環所居皆種蓮名其堂曰君子又
於先廬之側扁其所曰稼村學者稱稼村先生所著有
稼村類稿江西通志

稼村遺文

生初古歟古則三代有之矣非古也三代以前吏皆循
不循吏名吏皆良不良吏名班固稱堯舜文武循吏之
效固自言耳皆尚書所無有漢傳循吏傳言已不古傳
而祠又不古臨江章侯心祠記

文山家學

隱君文先生應麟附子起東起南

文應麟吉州人丞相諸孫倜儻尚志節景定中丞相弟
壁守惠州先生與之偕屢勸壁修城堞建樓櫓積蓄糓
糧儲以嚴守備壁易其言及元兵至竟以城降先生恥
之攜二子起東起南遁於東莞之東澫遂家焉今其子
孫日蕃爲名族廣東黃志

梓材謹案廣州志云璧以城降先生哭曰城亡與
亡職也奈何隳家聲挈其二子遯於東澫以事靦
顏深自引匿終
身不至城市云

文山門人

補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吾汶稿

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用意忍死以
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
以泉卿張巡諸子爲正

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
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
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患而成孝以上並生祭文

丞相文

禮非孔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重也且廟於所嘗幸郡
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必論
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於洛
邑魯建公別廟於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朱文
公以洛祀文武爲得禮之意漢明帝遵詔無起廟今文
武官之私廟此有其祀有其時有其財者王莊以寢廟

被劾下至豪門富室貯聲伎藏貨賄列棟連甍猶以爲隘誰能爲先人專搆一室者此禮之變而薄者也禮以義起觀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張縣尉舊祠堂記

附錄

揭曼碩書王鼎翁文集後曰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於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

歐陽原功序吾汝稿曰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救者惟朱雲於其師薛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

教授趙先生文

趙先生彊合傳

趙文字惟恭又字儀可廬陵人三貢於鄉仕南雄府教授與弟彊同出文丞相之門嘗從勤王於軍政多所參決彊死於軍中先生請歸養所著有青山集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文山集杜詩稱先生工詩與字從余田力久其兄詩尤豪傑亦嘗客吾門是先生兄弟皆文山門人又文山觀大水記云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是敬夫爲文山門人之證

張慶之字子善其祖從建康徙吳先生少有志操爲舉子業遂長興不習出入經史百氏精思績學擬太玄作測鹽又撰孔孟衍語絕意仕進初文文山知平江先生大節姓譜齒諸生之列洎宋亡集杜詩備述文山平生大節姓譜

陳先生子敬

陳子敬贛州人以貲雄鄉里嘗從文文山遊文山閩汀洲先生璉集民兵屯卑口據下流及文山攻贛先生與合謀思效甚著後不知所終宋史

知州繆先生朝宗

繆朝宗淮陰人環衛官知梅州有忠義嘗從文文山於平江文山歸福安又自婺聞道以從姓譜

從仕蕭先生嶸夫

蕭先生敬夫合傳

蕭嶸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文山客先生爲詩有豪俊氣文山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先生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死之宋史

梓材謹案文山集杜詩稱先生工詩與字從余田力久其兄詩尤豪傑亦嘗客吾門是先生兄弟皆文山門人又文山觀大水記云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是敬夫爲文山門人之證

梅邊講友

簽判劉先生應鳳

劉應鳳字堯舉梓材案元作應鳳字克舉茲從王梅邊生祭文丞相文序語改正　安福人咸淳癸酉鄉試明年對大廷以言忤時相寘第五授簽判元兵逼江南嘗署建昌軍事以時事日非遂隱去以文自娛然好尚莊子戰國策故人謂其文有鬱氣文丞相被執先生過王鼎翁對牀賦詩憫之有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吉州人文紀略

彭先生逢達

彭逢達字元觀口口人王炎午之友也授徒其里嘗悵惘如有所失旦日以卻酒肉告神明爲事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昏使能挾策四方皆母廢目中所爲者今且十二年矣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悽斷一日告炎午曰日收家報母臭左患劒而左目明未幾右亦如之君每爲余有母喜且爲吾母失明惜敢不以告炎午曰盍彭蟠蟾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目爲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於神明有自來矣雖然目本於肝氣而養於腎水今以七衰之年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遇衰明恐其暫何不亟歸使母識子遂取果餌納之袖而亟之歸又四年而其母卒吾汶稿

梅邊同調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並詳龍川學案

隱君嚴高節先生侶詳見木鐘學案

文山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八　四十五　明嘉業堂叢書　約園刊本

信先生世昌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人公子無忌之後嘗爲太常丞北方之儒也隸唆都唆都使伴文山文山稱其知古今識道理中原遺黎甚愜愜於本朝作詩見贈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爲之傳誦其大意以爲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幷侵疆歸之今傳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文山指南錄

龔先生開

號開字聖予淮陰人少負才氣博學好古尤邃經術宋亡節操孤峻嘗作文天祥陸秀夫傳吳萊稱其不減遷固詩老蒼有骨肉　姓譜

滕先生壎

滕壎字仲復婺源人生宋末入元義不仕嘗求文丞相遺墨得所書過金陵驛詩曰懸於堂焚香拜泣過西湖拜岳將軍墓賦詩以擴憤鬱時稱其學會朱陸而得其同云　姓譜

須溪門人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詳見深寧學案

攝令劉先生元　父口

劉元宇仲元吉水人父大庚尉饒財仗義建義塾於吉水故城延四方學者聘劉須溪先生爲之師先生爲高弟子元初辟爲掾累攝吉水令而邑大治日以其暇講學於鄉先生周衡齋心遠曾古澗劉介軒夏靖軒梁解春雨集

參軍解莊山道詩高明解官卒業解伯中觀我其壻也

縣佐易先生立中

易立中字中甫太和人少登劉大博先生之門藁潰脅馥呻畢弄翰往往度越流輩既而以才選從事古豫章郡謁臨川宜春例陞縣府史之長得章貢彎都至縣未及上以疾卒　吳文正集

鄧氏門人

補　承旨張澗庵先生珪

附錄

虞道園誌其墓曰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榮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葬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

徐□號果齋先生□　附子舜輔

徐果齋出入信庵中齋之門子舜輯陸子方送之詩曰彥棄父子魏公客持國之兄招不得蒙華落盡潭水冻生人石眠扃醉白天傾地坼古今愁浣花窮殺老參謀窗寒雪壓燈昏夜門靜蟲吟葉落秋平生故人渺江浦誰往省之遵宗武惜哉赤白兩洪崖敢道交情棄

如土回舟塘浦思依依窗憶桃花鱖鱠肥行酒騎鶴不可去西州萬里將安歸南山之陽木已槁不信春風吹不蘇珍重歲寒宜自保牆東類稿

聶氏門人

文先生璋

文先生門人傳

文璋文山季弟文從弟佚其名文山與聶吉甫書云先人季子生二十年矣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弟一人

周璧而習乎相若而學相似也閣下屑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受教云文文山集

徐村謹案文山集又有與孫子載書註云季弟與從弟從學又與周德甫云為季弟從弟聘

何氏家學

縣尉何竹洲先生天聲

何天聲字德載樂安人了翁時之弟也舉進士得官先生夙悟十二而孤母兄東之於學以遂有成是為竹洲先生初尉曲江干撝有聲蚤緜伯氏獲識文信公及在兵閒因相上下志與事異幡然來歸餐英枕石者二十三年而後卒程雪樓集

徐氏家學

主簿徐先生必茂附子鑑

徐必茂字幼學南昌人宋侍郎卿孫之子侍郎自官衡山居朝所從師皆名當世士講授經學涉知源委家庭因事散教雖酣接萬變必本深厚先生服行唯謹奮雖其語作家傳邁事以誠子孫丁侍郎憂葬祭禮無違者每之墓所輒孺慕如初侍郎有文稿若干卷燼於火先生購求百艱卒校讎為定本思弗泯先德得伯祠於學

宮待侍郎之師友已所從師子弟必曲盡恩意季妹適文丞相之子陞館屋西偏情義款洽研訂經史日書一事取切於進修者夜聚羣從講習及所著談叢多要語也嘗受命尉潭之長沙主汀洲上杭簿以艱去官老不肯晨昏離左右最後遣其子鑑從師王某遊京師得廣交道益見聞云

御巴西集

鍾氏家學

學正鍾一峯先生桊附師劉蘆

鍾桊字元剛龍南人宋忠義克俊之子也生甫一歲宋

初改物兵疑猶未息祖母吳氏母劉氏挾之走南雄既長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震游融貫經史子集諸家握筆頃刻千餘言廣東帥閫及海北廉訪便者交薦之署雷州學正辭歸講授從者數百人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散帶集宋文憲集

山長鍾先生恕

鍾恕字以行梁子至正鄉貢進士署濂溪書院山長不赴薦學廩行不墜家聲人物志

稼村門人

何先生異孫

何異孫口人著有十一經問答五卷楊東里云此書為小學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及也經義考

仲元門人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十一經問答提要舉其第一卷中論論語莫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章稼村為王義山之號義山宋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何氏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游此則先生嘗在稼村講席下矣

仲元家學

劉先生仕先

劉仕先仲元子學於家解春雨集

隱君劉章江先生珣附子同孫均

劉珣字道章仕先子學者稱章江先生平生未嘗發一非禮之言緘居四十年如一日讀書絕欲一榻蕭然君子咸以為難少時學易冬不附爐夏不揮扇造次顛沛書冊未嘗去手泰親避亂所至遇盜賊不忍肆皆曰此劉孝子也誠敬之積感動人如此洪武辛亥有司強舉至京師以瘖辭還杜門不出門人子孫受學者教之子孫

同克肖隱德孫均字宗平嘗夜誦習諸經史性命道德之說先生亦自誦以助其勤每至達旦因命為縣學生曰其以行吾所學焉耳必勉之宗平官翰林檢討解春雨集

仲元門人

鄉舉解先生觀詳見草廬學案

蓮峯家學

廉訪陳先生元龍

陳元龍字仲章文端孫以經明行修授福建廉訪使政聲洋溢以疾歸隱甌山闡明濂洛之道戴希文嘗從學

云廣東通志

陳氏門人

隱君戴野民先生希文

戴希文名昌以字行海陽人博通經史不樂仕進自號野民敦行誼鄉人宗之至正間總管王翰治潮值寇賊搶攘學校廢弛乃聘先生主教事著有航錄行世廣東通志

後學鄞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介軒學案補遺

考水先緒

補胡易簡先生師夔父允濟

胡師夔婺源人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圍急逃來寄姓爲胡其子昌齡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汪內翰澥齊名弟侃亦著書有棣華集又三世至先生父允濟從考水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先生通五經尤精易撰史纂是爲易簡居士一門十餘葉紹素相傳號明經胡氏戴剡源集

曹氏先緒

朝奉曹敬齋先生口

曹口號敬齋清父涇之父方桐江祭曹朝奉文稱其有才甚高有學甚奧于國可斷于王可謀謂科第九世在其子矣復場屋其爲求身立四朝田野昇平而閒暇年登九袠歲時康健以優游視太公而過之與四皓乎爲傖彼當世之士勢燄薰天而聲名掃地曾未若此之無

愧而心休方桐江集

貢程門人

補 州判謹介軒先生夢程

梓材謹案元史胡庭芳傳云初饒州德興沈貴瑫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榦是介軒之得傳于勉齋者易學也

附錄

張純愚答陳定宇書曰吾鄉自式車董介軒先生開其源式車吳菊圃先生貢士沈毅齋先生浚其流提幹許山屋先生考亭山長朱小翁先生式車齊怡堂先生兒

弟太常簿汪溪陽先生主簿胡餘學先生敷老先後相續不但文辭古雅而以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以四子爲六經之階梯必使人習之適來雖有較競病弄平仄者彼自彼此自此不相侔也

槃澗門人

補 董復齋先生琮

雲漾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號復齋慶元間進士任龍陽簿明程朱之學

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梓材謹案許氏狀程先生時登云德興槃澗董先生鉥得考亭夫子之傳其鄉鄰有程正則先生亦私淑考亭之學似有師承非即槃澗弟子也

附傳

余先生木

余木德興人少孤與弟季芳力學事母饒州府志

張先生葆舒

張葆舒號虛緣德興人著有書蔡傳訂誤江西通志

胡氏家學

孝善胡先生斗元詳下朱氏門人

朱子私淑

補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

宏齋遺文

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靜齋克愚來爲守始知服深衣蓋由特製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靜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于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僚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準禮模以爲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于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子亦六十七歲耄矣其不察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嘗說見教訓故敘次若此于其自爲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于經意卒無背也其

爲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稱圖秩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渙然至于以兩句十四字爲纘莊鈎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爲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邊本旨然微詩翁鄭意晦矣嗚呼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于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 敬陳壽翁深衣說

附錄

至元中授紫陽書院山長招致生徒創闢學宮及歸養不復出州里士林宗之

陳定宇曰宏齋每歸休寧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嗷嗷鐘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又雲萍小錄曰櫟下先生自少景慕不啻水之江星之斗也丙申二月入泮道過長林橋因納拜謁館下先生歡自此相奬借訓誨者甚欣然與進降屈年德如平生歟自丙申至庚子無歲不是過自庚子至我愛良不易也

不見無月不書愛之有加焉無替也

又祭先生文曰吾鄉鉅儒方公高里疇其亞之曰曾夫

潛舉鮑先生驌孫

鮑驌孫字子壽歙縣人宗嚴子先生早慧中咸淳潛解第一時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郡賊竊發富者皆不能免或拽先生父子至賊所父子爭代死賊心憐之願求索不已忽大風起叢林間疑有騎軍至遂散父子俱免 歙縣志

梓材謹案歙縣志學校西疇書院在黛孫元曾涇方回皆講學其中是先生亦講學者而獨以宋別之則先生之師尚于曾方矣

雲濠謹案先生號雲松方桐江爲鮑子詩詩集序云鄉先達丞相程公元鳳奏補君門客登仕郎簡

湘東提刑汪公應元孟相表弟君祀母夫人乃其
姊敬君業童子科君母吳夫人乃蔣齋鄉先生吳
公之女孫早誦以外家之傳其文獻所自如
此而加以世德積善云云可以見其淵源矣
知州方塘谷阿 別見竹洲諸儒學案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詳見竹洲諸儒學案
竹洲先緒
丞相馬廷芳先生廷鸞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甘貧力學里人聘爲童子師遇
有酒食饋則念母黎翟不給爲之食不下咽淳祐進士
調池州教授以禮帥諸生業遷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
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擊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弭闔孔棘

陶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
涕泣而退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卒所著六經集傳語
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
觀物外篇諸書未見
宋濂謹案先生舊有尚書蔡傳會編又
儀禮本經疏附九卷經義考並云佚
碧梧經說
書序自爲一編故以書在帝堯起于篇首後接舜典則
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堯陶矢厥謨弼成厥功益稷
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今

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儀禮爲書于奇餘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于纖悉曲折
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
死不惟致嚴于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于喪祭後世
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
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
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
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
疏何學之博也

梓材謹案前條蓋蔡傳會編中語
後條則先生序儀禮本經疏會也

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
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
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于禮書之離者合之于易書之
合者離之亦學者所當知也

附錄

方桐江丞相大觀文馬公先生挽詞曰四載咸寧相艱
哉去國情極知幾事密或遂好謀成讜卓徵肅爽陳桓
免髮嬰爲公酬石漠尚堪比丹明

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
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
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
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
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
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
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
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
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

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梓材謹案先生子眞卿政尚書輯錄纂注云先世以來多習書經先君子克承家學復私淑朱子緒論于蔡氏傳尤用力焉吳草廬序云季亨父篤行信于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四庫書目著錄是書提要云是編雖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之輯錄又采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于末謂之纂注自序稱棄傳既爲朱子所訂定則與自著無異又稱酋萃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爲主也吳序稱其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櫟解金縢則兼存鄭

大義八卷

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爲然云云然則董氏于集傳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朱子爲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舉集傳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榮爲嫌耳四庫又著錄孝經

附錄

熊勿軒序先生孝經大義曰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開譏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輒爲刊之庶幾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

介軒門人

補 沈敬齋先生貴瑤

梓材謹案先生嘗增廣程氅小學字說

雲濠謹案貝清江爲滿子祠堂記云毅齋先生爲正蒙解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薇樂器乾稱稽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雲峯序之

補 胡玉齋先生方平

雲濠謹案徽州府志載先生字師曾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于黃幹故得朱子之眞傳合本義啟蒙注通釋一書又爲外翼四卷與易餘聞記行于世

玉齋河圖洛書說

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對待以立其體而道其常交泰之道也

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既分流行以致其用而肇其變尊卑之位也

附錄

熊勿軒跋先生易學啟蒙通釋曰其窮象數也精深其析義理也明白且其開有言先後天方位暗與圖書數

台者不待而同然後知天下之公理非但一人之私論也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諸錄易學啟蒙通釋二卷提要云此書發明朱子易學啟蒙之旨蓋易之爲道理數並存不可滯于一說朱子因程傳專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數以補其偏非脫略易理惟蓍此書以言數也後人置本義不道惟假借此書以轉相推衍至于支離繆韓而不已是豈朱子之本旨乎方平此書雖亦闡數學而根據朱子之書反覆詮釋所採諸書凡黃幹董銖劉爚陳埴蔡淵蔡沈六家皆朱子門人又蔡模徐幾翁詠三家模蔡淵子幾詠皆淵之門人故所行說尚不至如他家之竟離其宗是亦讀啟蒙者所當考矣又案謝山學案劉記云補雙湖父子遺書先生雙湖之父也

補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雲濠謹案一統志先生後宇宋士父大寧有學行先生登第時徐元杰力攻史嵩之史陰酖之先生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冤宋亡哀絕終身

玉齋講友

汪先生深

汪深字所性鄱陽人胡玉齋私淑之友也嘗作周易占例自爲之序足以發朱子之所未發胡雙湖說

周易占例自序

易之初其以六十四卦示人以占之例亦已廣矣求君于需進于晉行師于師爭訟于訟聚于萃散于渙以至退于遯守于困安于泰鼎危于明夷變爻于損益家人之在室旅之在塗既未濟損益大小過大小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名之爲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而斷者況又三百八十四爻而示之以變乎文王于蒙嘗起其占筮之教矣其言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周子曰筮者卜所以通其例也夫神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矣此文王之所以通其例也夫

占而揲蓍積十有八變必成一卦卦必有卦辭爻必有爻辭何以言其告不告也蓋誠意專一所筮則告之卦辭爻辭應合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恆曰納婦吉之咸恆曰利用侵伐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无攸利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狐曰田獲三品曰即鹿无虞曰田无禽若此者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辭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誠意不至二三之瀆而所謂不告者也此即文王之所謂不告也不然則得卦爻必有辭以告之又何以有不告之云

補縣令齊先生曾贈

梓材謹案戴剡源誌項玉林天覺墓云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多明經士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琥李君睦齋君則先生當名興龍字魯瞻夢許沈諸君皆舉其名則興龍蓋其兄弟行也又案陳定宇答吳仲文書有云齊魯贈沈汝齋高第名興龍寶祐丙辰文榜則興龍果其名而實沈氏門人矣張純愚答定宇書有云式庵齊怡堂先生兄弟怡堂蓋先生別字

附錄

宣補圻令值元兵下江南先生義不食粟佩印綬以歸曰全吾印以還吾君全吾身以還吾親遂溺死

山屋同調

太學孫艮山先生嵩 附弟嚴

孫嵩字元京休寧人以爲入太學宋亡歸隱自號艮山以示意時許月卿堉江愷及汪炎昶皆絕意當世俱從之遊其詩悲壯激烈弟嚴字次皐亦不仕嘗爽山集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汪茂遠墓銘言元既滅宋先生悲哀不自勝歸隱宋寧山中嘗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黍離之思同時進士許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喪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二公皆義士也

古山門人

補太學程先生時登

齊夢龍字覺翁號節初德興人與兄興龍先後登宋寶祐景定年第嘗有周易附說卦變圖董季眞說

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異同而皆不能不爲唐孔氏所惑于朱子蓋獲病之是以晚歲所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于節齋蔡氏者附注于家禮之後矣然先生于諸法之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條也時益因不自揆以傅爲綱註之足以發傳者列于傅之左疏之足以釋註者附于注之下參次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中廣之爲總而名井然易見歲月舉而天時明正閏分而君道立災異記

之曰深衣翼其質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左驗者閒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訛其說然其因先生而正之者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爲得有先生所引而未發又不能參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整視兩家皆詳而實略若醇而實疵也貴氏說本朱子楊氏早學于朱子晚受稿于貴故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

附注特詳焉 深衣翼自序

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

大學曰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以是考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僅治而

旋亂秦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效著蓋可見也宋受天命以道治天下于是河南二程子出始取是書而推明之崇正斁創私子豈徒託之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章句西山有衍義雖至治之澤未溥而大道之要已明矣歷代指掌舊嘗有圖顧綱目有圖義例多舛因復爲此以備觀覽名曰大學本末圖起春秋迄五季凡若干年君德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易見歲月舉而天時明正閏分而君道立災異記

而人事驗君子小人內外之位定而盜賊僭亂消長之勢分唐虞三代之君其本正而末隨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家事既簡而治亦隆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故修身以下四者之目略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知大學之道有時而不彰而不知其所失且重複不整視兩家皆詳而實略若醇而實疵也貴氏說本朱子楊氏早學于朱子晚受稿于貴故感災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

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繼之以春秋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大學本末圖說自序

附錄

往師程古山搜探幽微會晤杜門謝遊咨四方請益之士登太學明年而宋鼎移歸杜門元訪遺才每物色之嘗輻輳盈席一時名流多出其門元訪遺才每物色之博于約

輒謝去

許瑤狀其行曰先生博極經傳之奧探賾性命之原斟酌羣言一以其歸于易則確守程朱傳說而不惑于玄

虛之論書則備讀諸家而折衷于蔡氏之書而求夫聲氣之元春秋則取夫括例之拘而直探夫聖人筆削之旨著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卽位甲辰迄周顯德乙未貫穿經史于綱條之內著中庸中和說述朱子論述性情之全太極圖通書西銘則錯綜爲之互解諸爲武侯八陣圖則探精分合看之遠近取之則數存象列言盡理得上極下通知遠之實詩則要其性情之發而驗其興觀羣怨之機禮則審于節文度數之宜而略其繁文縟節之末樂則考于蔡氏之書而求易通卦名義然後以本義程傳相參考治流派源由緫敷自然之妙則繫辭啟蒙是其機括又須分別四聖之

書讀易者要識聖人畫卦作易來處無非太極河圖理探精分合看之遠近取之則數存象列言盡理得上極天地自然之易于是始信易與天地準窮理盡性開物成務內聖外王之學備于斯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豈欺我哉

余氏門人

鄉貢徐雨軒先生子鄧附師舒成大

徐子鄧宇志雨德興人學尚書以鄉先輩舒成大與余本爲師宗人節甫爲友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晚歲學成行尊世念疏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亡道德之遐言考古今之故實所居西偏有齋曰化龍至是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修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愼所習勿爲虛誕蔑淺者所咻庶幾有益于世聞

戴剡源集

朱氏門人

補　孝善胡先生斗元

雲濠謹案先生精于易從遊者三百人

附錄

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易簡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自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

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

塋壠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于先生見之

曹氏門人

補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氏經籍考

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本未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藏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大典最晚出六典獨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病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衛然則嬴秦所燔除書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

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于劉炫僞作詳史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于夫子而謂其書忽夫子所定之書其亡于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益審

由于元豐閒其爲繆妄可知然猶好奇而尊信之過矣
況又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既以書也蓋百篇之類也
八索易也蓋象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
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
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
矣豈得與五典並稱耶
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屠
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
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
者隸書也蓋秦漢閒迭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
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
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
閒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與傳記之繕寫傳授者少故
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
俗字也觀百梁之書迺衆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六
篇而其閒二十五篇者皆雖得而字實不諧于俗傳于
漢者爲科斗書傳于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究習

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
俗字也隸書秦漢閒迭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
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
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
閒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與傳記之繕寫傳授者少故
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
俗字也觀百梁之書迺衆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六
篇而其閒二十五篇者皆雖得而字實不諧于俗傳于
漢者爲科斗書傳于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究習

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
文王受命作周之語實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
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閒一語稍煩則祇見其餐疣而
已至于讀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
功于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于敘述風諭之意
淺于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
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
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艸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
以示于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于桑間濮上淫奔某甲溱洧諸篇辨析

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于所
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
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而必
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
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苕之
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
采掇苕菅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
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
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
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
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
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
出於叔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
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
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
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則桑
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燬
出於叔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
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
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
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
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
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
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
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
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
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
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
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

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簡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焉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于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憫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佚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

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閒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詠歎者不過情慾無私之專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

之過也而況鄘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過台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得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淫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處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雋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也使竟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上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衛武子不拜形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寬子子蟜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詩而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

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諸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信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序者之解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

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原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實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遵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此相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竊

好爲異論哉

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堪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洵此詩而已有之矣嗚呼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時非後人之臆說

也諸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尚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當安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詩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詩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考槃鶴鳴雜霞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

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遹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

此說得之

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閻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拗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

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眾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逐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隣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搜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

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民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覩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潰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似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興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終更雖有龍貿之慈民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

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臻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開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逼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煩便賒貸之法捐錢以與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周知情僞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臻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開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逼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煩便賒貸之法捐錢以與民而以時計

之爲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而無所益國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興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平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

賢而介甫之棄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士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疏疏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所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之也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入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

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爲所能刪也

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一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文獻通考小序

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

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

馬先生端復

馬端復丞相廷鸞子曹弘齋研窮經學尤精講朱晦翁書爲文典故有法丞相招置賓塾教先生昆兄弟歙縣志

沈氏門人

補隱君范求邇先生啓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云理宗時三徵不起賜號風月處士

縣令齊怕堂先生魯贈詳上山屋講友

玉齋家學

補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著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及啟蒙易傳三篇又作十七史纂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及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

梓材謹案熊勿軒序董深山孝經大義云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摯其高第番陽董眞卿訪余雲谷山中是先生特熊氏講友後人輯元儒言行錄於熊去非謂學者翕然歸之胡一桂其最著者儒林宗派遂以先生爲熊氏弟子誤矣

附錄

陳定宇祭先生文曰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家不輕所宗啟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爲鵝鸛先生亦然可覩家學晦翁著書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身之贊大畢其力幾絕韋編附錄纂註海內廣傳玉齋爲父雙湖爲子啟蒙通釋並傳濟美景伯父子俱註左氏名傳書亡豈公家比又以餘力晦翁明詩雖未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棟孔子堂訃音忽傳有淚其滂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又易學啟蒙翼傳四卷提要云一桂之父方平嘗作易學啟蒙通釋一桂更推闡而辨明之故曰翼傳凡爲內篇者三一曰舉要以發詞變象占之義二曰明筮以考史傳卜筮卦占之法三曰辨疑以辨河圖洛書之同異皆發明朱子之說者也爲外篇者一則易緯候諸書以及京房飛候焦贛易林揚雄太玄司馬光潛虛以至邵子皇極經世諸法亦附錄其概以其皆易之支流故別之曰外大致與其父之書互相出入而方平主於明本旨一桂主於辨異學故體例各殊焉

補江雪矼先生凱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作江愷字伯成稱其潛隱玩世著述時婺貢椿絲民甚病之先生以書白部使者貢得蠲程旬軒嘗稱之曰欲知隱不爲徒隱須看當時免貢書徽州府志稱其貢禮闈宋亡亦齊衰隱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補提舉程先生榮秀

附錄

謝嘉興教授爲教率先行義後課試錢穀有餘以整濂洛之書補其梓木又嘗復新范文正陸宣公祠訂正其遺文袁其紀典爲景行錄

以家禮出朱文公歿後中多未之禮復取文公言行有涉於禮者爲冀禮以傳

鷰授浙江儒學副提舉自以年邁舉婺源胡雙湖一桂四明程畏齋端禮自代

先生爲學一以治心爲主所至必揭四箴及敬齋箴於

壁以自警

汪古逸先生炎昶 詳下孫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門人

補 汪古逸先生炎昶

汪炎昶字懋遠婺源人幼能詩長而淵源六經發揮朱子之微旨而疏之曰四書集疏其教人必使循序漸進其文奇而有法江南通志

梓林謹案南宋文範作者考載先生云許月卿之壻趙汸之師也

附錄

趙東山狀其行曰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飡寐遂於書無所不讀鉤深探賾洞極淵奧雖素號博學者蔑能加也

又曰先生雖老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家居著書嘗請先生所註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先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唯不護疾忌醫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

宋潛溪誌其墓曰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

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見之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

江雪矼先生凱 詳上山屋門人

節初家學

山長齊易巖先生琦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登庸門人

學錄操先生琬

操琬字公珍樂平人少博學有才氣從程時登學一時朋友如朱公遵董彝皆遂讓理汎博古今先生摩礪其閒所造益深元至正四年舉於鄉歷池州學錄洪武初詔起山林遺逸之士預修元史先生年七十餘入館閣帝命儒臣與談論酬答如響舉事無所遺尋以疾歸田里饒州府志

鄉舉朱先生坦 別見雙峯學案補遺

考水家學

補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

梓潛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別易本義通釋十二卷提要謂先生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所謂篤志

朱子之學者也是書據朱子本義折衷是正復採諸家易解互相發明序題延祐丙辰蓋仁宗之三年著雲峯集中有與吳草廬書曰本義通釋郭文卿守涇梁時為刊其半出之太阜今悔之無及也刊本今以呈似中有謬誤閒下削之繩之幸甚云云考雲峯生於宋理宗淳祐十年其與草廬書時稱年七十則當在延祐七年庚申在作序之後三年其所悔者改正與否則不可考矣又著錄四書通二十六卷提要云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子四書集成皆闢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為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今多不甚詳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云

考水門人

俞先生洪

俞洪口口八考水胡公門人弟子也考水卒先生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為考善先生 戴劉源集

雲峯講友

程蛟塘先生珙

程珙字伯圭德興人父龍斗宋咸淳進士官上饒主簿先生因先塋在邑之蛟塘自號曰蛟塘子讀書務臻實踐與胡雲峯鄒季友徐廷玉往還講習著有易經注義書經注義孫章書

雲峯同調

補 胡先生泩

胡泩字口口婺源人事繼母孝兄弟同居終其身嘗建明經書院以延學者又輸田三百畝充膳費善事不可勝紀 徽州府志

曹氏門人

夏先生達才 附師宋士嘉子宏毅

夏達才字行可休寧人幼聰敏嗜學師鄉先生宋士嘉曹提幹雲濠案提幹恐即希文 每夜讀書殘燈達曙大德丙午中浙省第一授徒於家以聖賢之學為本四方從學者眾子宏毅能文有放翁集 姓譜

深山家學

補 董先生貢卿

梓材謹案大德甲辰深山命先生從師雙湖讀易武夷山中

附錄

周易會通自序曰以四聖人之易各標經傳於其首以

別之雖不分卷而先後之序已明程朱傳義夾註其下名曰集解而以程子朱子曰別之既不異書則理象之旨咸在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姑以經說補之天台本程朱語則兼取先師所編朱其精詳而有緒者各益其未備續於傳義之後名曰附錄而以程子朱子語別之諸家之說雖首訓以呂氏爲主悉附經文他可互相發明者仝用先師纂疏各廣以聞見之所及翼於語錄之次名曰纂註而以某氏曰別之管窺一得之愚亦間附於其末合而命之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此愚編集是書之凡例綱目也

楊士奇曰易會通鄱陽董季眞輯五經先儒所論著者易最多而精義悉具此書至於經傳古今之辨先儒傳授之詳披卷瞭然可爲易書集大成者也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云眞卿嘗受學於胡一桂斯編實本一桂之纂疏而廣及諸家初名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其後定名自通者則以程傳用王弼本義用呂祖謙本次第既不同而或主義理或主象占本旨復殊先儒諸說亦復見智見仁各明一義而歸則同故兼搜博採不一其說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搜博採不一其說務持衡數義理二家之平卽蘇軾朱震林栗之書爲朱子所不取者亦並錄焉視胡一桂排斥楊萬里易傳不肯錄其一字者所見之廣狹謂之青出於藍可也

汪氏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詳見草廬學案

息齋家學

補徵君余靜學先生仲敬

附錄

孩時便識日月字長讀書過目成誦爲文操筆立就曾赴浙闈與同輩詣望江亭觀潮遂成吳山賦雄壯跌宕衆皆歎服試不偶退而潛心周程之學大有所得

讀書先六經及子史至相卜地理亦造閫奧

雲峯家學

胡先生醇父

胡醇父字清父雲峯族弟從雲峯學七年而過革命雲峯稱其醇而敏讀書多察理密制行亦無可非云 陳定宇別集

雲峯門人

補程先生仲文

附錄

雲峯序大學釋旨曰予沈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爲纂疏集成有訛舛處不得已爲通友朋得之則鐫之梓予悔之早程仲文舊從予遊予以其啫學極愛之今所著大學釋旨辭簡義密圖明該貫視章句有所發揮於予通有所裨授識者表章之薦剡交口將以上聞仲文年方壯學者方進未已此書之出視予得毋又早乎雖然知人易受知難自知尤難大學誠意章言自知之眞也仲文其益務自知庶不負識者之知乎仲文勉之雖然予年八十亦不敢不自勉也

補王先生偁

梓材謹案先生號牧菴雙溪六世孫纂天文地輿禮樂制度百家之言爲格物誌曾爲雙溪刊其文集後序

程孝則先生可紹

程可紹字致和婺源人號孝則居士幼從伯父林隱先生學修身謹行克自樹立中年由山一嬾翁於世泊如也明太祖至徽延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名聞與唐仲實等同被召見事具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鳳池山房集及書文若干卷學者稱鳳池先生

張先生存中

張存中字伯庸梓材案胡雲峯集作德庸經義考云新安人雲峯門人與雲

峯同郡書四書通證序
江南
通志
四書通證自述
四書集註明理用事備明爲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雲
峯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趙氏箋義出
而事益繁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存其備則事亦通
矣
附錄
胡雲峯序四書通證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
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
錄先生四書通證六卷
吳先生性初
吳性初羅田人胡敬齋存高第亦嘗從游於雲峯陳定宇
鄉舉江瑳谷先生克寬詳見雙峯學案別集
雲峯私淑
顧靖夷先生權父達卿
顧權字用衡其先自蘭溪徙居昆山父達卿與胡雲峯
同里友善期有子當使爲士及得先生爲意教之先生

力學博通羣典尤究心於易爲文刻意有古作者矩度
遭時多艱隱居不仕爲鄉校師卒門人私謚靖夷先生
姑蘇
志
雙湖續傳
縣令董先生養性
董養性字適公樂陵人至正中嘗官昭化令攝劍州事
入明不仕終於家所著有高閒雲集撰周易訂疑十五
卷序例一卷易學啟蒙訂疑四卷周易本義原本十二
卷自序謂用力三十餘年乃成其說皆以朱子爲宗蓋

胡一桂陳櫟之末派也
四庫書目提要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 馮雲濠 同輯

魯齋學案補遺

魯齋師承

補隱君遊江漢先生復

梓材謹案郡文忠公與先生論性書云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良然傳道于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蓋謂私淑朱子耳非親及晦翁之門也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雅正二年從祀孔廟

江漢遺文

君子之學至于王道而止學不至于王道未有不受變于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于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于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

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于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薦宗來廒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遍也非其不能遍也而其故則可知已

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

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學者知所嚮慕

與人交尤篤分誼元遺山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先生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

子之用心爲勉

郝陵川送漢上趙先生序曰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一國以達天下歟

又曰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脈于異俗衍正脈于異域指吾民心術之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蔓斷邪枉破昏塞仰六經之義聖人之道沛如河海巍如泰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

也達也

又與漢上先生論性書曰自伊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荆楚蔓衍巴蜀鑾溟旁魄彌亘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復北矣蓋天之道也于是近歲以來吳楚巴蜀之儒與其書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復入于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又爲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其昌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

始嗚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學者抑何厚耶而經牽制于時不能奉杖履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

姚牧庵序江漢先生行實曰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美德哉

吳淵穎序胡氏春秋通旨後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書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

又曰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

附傳

忠肅楊先生惟中

楊惟中宏州人知讀書有膽略事元太祖從伐宋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建太極書院延儒講授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累遷江淮京湖安撫使卒謚忠肅姓譜

提學侍其先生軸

侍其軸汴人汴陷時龍虎衛將軍董俊以先生爲賢禮請歸教子後官眞定提學袁清河集

文康先緒

運判楊先生天德

楊天德字君美其先美原人徙同官高陵其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寔克家厚貲之使游學登與定二年進士第歷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度支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

矯始終不少變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
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尊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
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
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
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
無恨矣子恭懿孝廉篤篤克紹先志又能行古道其治
喪一從先生遺命用司馬氏朱氏考訂古禮云許魯齋遺文
陵川師承

御史高先生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疑字士美遂州人以才幹精絕拔爲樞密院都事學
術純正轉監察御史金亡入燕喪子感疾而卒居順天
嘗語郝伯常以讀書作文法故其卒賦詩以哭之郝陵川集
自注

江漢所傳

補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雲濠謹案先生大德二年追贈司徒至大二年封魏國公
梓材謹案蘇滋溪爲耶律文正公受學于許文正言行默而識之其後考
次年譜筆之于書凡日用纖悉取以爲師法爲而文正德業學術之微因以表見于世是卽魯齋遺

書所附載考歲略者也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
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
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
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之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
習之于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
不進之于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于大學者所以收小學
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
也自秦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考古人
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
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
其高者入于空虛下者流于功利雖苦心極志博識多
聞要之不悖于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
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
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

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于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

然爲人事之當然過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爲說蓋爲教而不本于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于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于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于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淆亂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于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

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爲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于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于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于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大賢者已行之迹其綱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跡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爻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時議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或傷于蹉跌無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恆困井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議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于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于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于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于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于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于欲而不安于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于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凶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

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不正不中悖于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于時義則無不吉悖于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于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非安于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于柔而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己者乎此爻卦所以皆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貴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也或下依有失得之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于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兌務于上一陰爲主巽務于下一陰爲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于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達道而非正矣

坎九二下陰柔之始也上陰柔之極也而已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于彼而彼有待于已也加以至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

頤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鼈倣取象其亦宜

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
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
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
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
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
滯一偏惟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
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于上則明有所

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
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六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
而離之六五有應于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惟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
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于剛暴在坤則傷于柔邪
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于一偏坎與
兌險說至于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
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
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
悖時忤義其爲凶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而
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
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愼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
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
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
以陰承陽則得于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于君而勢
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

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
且能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
皆不得于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
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于寡欲故乾之諸四例
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
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
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
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

難于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尙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愼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于田无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六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乎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己身得正而于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昏媾震九應之則顚頤獲吉至于止蒙豈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于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于坎險之字誠離麗之文明巽順于理艮篤于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强輔兌比小人于君道爲未善觀其戒之辭

則可知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强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强輔强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以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于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爲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幾夫能歷其欲而終有福敗者才尚可也晉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譏貢愎質雖不美而翼其或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不緩待之則有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則獨依剛傅于君道爲愈下矣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于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有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家人革漸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大過極益巽兌節中孚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可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才尚可也（同人有始嫉其終有福敗者（萃旅）因其偏而用者才也（蒙晉）歷其欲而終有福敗者（萃旅）因其偏而用者才也（蒙晉）

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卦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係于所履觀係于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大爻教戒之辭惟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于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長而至長極凡八消自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盡消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爲二震二長而至四无妄四復消而爲二明夷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爲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爲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孚四復消而爲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爲三泰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爲四大壯四長而至六夬六復消而爲五剝五長而至七坤七復消而爲六不消遂至于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于九至于十二以至于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錘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于我者是已第未得一元之數沿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

十九 四明薛晨書 約園刊本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二四 三五 三五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極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

二十 四明薛晨書 約園刊本

四二 三一 三一

二盡

榕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讀易私言一卷提要言其書論六爻之德位大旨多發明繫辭傳同功異位系危剛勝之義而又類聚各卦畫之居于六位者分別觀之蓋健順動止入說陷麗其吉凶悔吝又視乎所値之時而必以正且得中爲上孔子象象傳每以當位不當位得中行中爲言衡所發明蓋未斯旨云四庫又著錄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提要云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校刊于汴自爲之序序後復有題識云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又四庫存目錄魯齋心法一卷提要云此書即全書中語錄之下卷而摘其語錄上卷之三十二條非全書之外別有此書也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在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于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于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倣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可以長己之惡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于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于盛怒時堅忍不動候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于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嘗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

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又人道得便宜是落得便宜實是所得便宜無幾而于天理人心欠缺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于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謂愛便宜者之戒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守法度卻樂多只于那壁去了以故爲學近理者少而多喜于自恣放言自適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

間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
從也如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構爲己任一子
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
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
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于荒宴不肯一朝居矣然誠
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
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
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
己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人情適當其法不勞求深
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
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
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
反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
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于一處隨
後便有弊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
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
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爲人臣者常存心于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家
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于自己爲臣之
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

人要寬厚包容恰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
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
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于事
業之際皆有病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
似百姓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
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
之無復仁恩

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謊不著實的人向聖
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盡因聖人能明

自家底明德于事理所止處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每
畏服他自然無那頭倒曲直相爭訟底所以訟不待聽
而自然無了

小兒或飢或寒自家不會說爲慈母底保愛他用心誠
求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
底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爲人上底但推此心誠實去
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

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
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不蔽于憎不因于
喜不激于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
鮮矣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
笑之頃凡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
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
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
不習也用習分焉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
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在下之人易于知上其勢然也
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遷喜喜之色見于貌言
之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
其喜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號令
數變無他焉喜怒不節之故

任用人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
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
然後可

魯齋遺文

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
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
憎以復怒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
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以至賞罰
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
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
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
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賢者以
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

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涖如斷蓋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于其間責小利明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皇皆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諸于天下也上治道疏

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于治治極而入于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拯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于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于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則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綽綽得喪莫非義也與賓先生書

附錄

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于南土趙仁甫先生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有所契皆手鈔以歸

謂吾自傳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至元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先生喜曰此吾事也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教詩煦貌至日改月化雖童子皆知三綱五常之重

十三年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眞金與書曰公勿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

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逢首垢面愚駑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

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笑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格子　輟耕錄

先生所至人樂從之去人莫能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

卒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

先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矣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考歲略

呂端善祭先生文曰維蒙古生疑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

歐陽文公爲神道碑曰聞河內政虞還自蘇門十餘年閒雖顚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揆乎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祭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言教循循于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抉微詣者愜伏

又曰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尙鑿不少變其規矩也

又曰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于其閒是豈淺之爲志者乎

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于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于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超然自得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

姚牧庵爲祠堂記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

生于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嘗與王之會續仰道之業必有數存焉

姚牧庵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泰掘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愷諸閭學其教也大德之間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程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

陳石堂序先生大學要略直說曰吾聞自有天地以來爲草木鎮竹之地首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生焉道統在焉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覃懷人也相後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于吾朱子之書之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起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同類賢閔之行而復能眞體實踐謖然于立身處家進退之間出處之際大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于行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于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權發于武夷之下踰江淮黃河越行華出居庸雁行玉門以及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是固平仲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牀之際豈知身後之契在于太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守則不患于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吾于朱文公許魯齋亦云

陳鈞序曰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備見于大學之書河南程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派流衍益廣今中書宰相御史中丞行中書右丞其正傳也凡仕于朝仕于外有道德之潤以及于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

虞道園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起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同類賢閔之行而復能眞體實踐謖然于立身處家進退之間出處之際大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于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權發于武夷之下踰江淮黃河

蘇滋溪曰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尙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

王忠文擬傳曰衡天資宏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飮食而于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于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卽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兢

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

宋潛溪名臣領曰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廩張皇幽眇釐析毫絲如皋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閫域遂升堂基橫經講監矜佩鏘如祛其人

私煽其天蘇釋其偏歧挽其九衢德成材達昭用于時

補敝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於乎許公百世之師

薛文清讀書錄曰魯齋吾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卽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又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蓋學孔子者也

又曰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又曰魯齋力行之意多

又曰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劉蕺山人譜曰許魯齋設教貊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出有疑有疑卻看出無疑方是有益

又曰許魯齋嘗云爲學以治生爲本此言出甚爲世所譏議後人當善會其意知非教人謀利也貧窮之累人

甚矣古今來有不爲此敗節喪名者幾人學者須是習勤服勞撙節儉約勿使游手游食以致仰事俯畜無所依賴而已昔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正是同此意見

馬平泉曰薛文清亟稱魯齋之大而曹貞予謂事元明學魯齋之大用世儒過貶不亦甚乎余博觀魯齋爲人其生平恢宏縝密德合坤乾可謂粹然完善者矣其臨終顧語其子之言或謂其悔事元也吾疑焉夫世祖之于魯齋不可謂不見知且始終敬禮不衰道雖未大行君臣之義立矣若如或人所云如君臣大義何然則奚爲出此言曰魯齋必自顧歉然而有所大不安于心者但無所告訴人亦未有知之者耳觀太子與書曰公無以道不行爲憂屢進屢退亦乎人之本朝而道卒不行非歉歟然則先生之爲此言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嗚呼若先生者雖未及于夫子之立道綏動至于生榮死哀後世儒者未有如先生者也

陳石士師曾山木先生訓子帖後曰其言陸子固莞庠三年而學進及學者就日用米鹽零雜瑣屑之務而可以研求人情物理尤與許文正儒者治生爲要語相表裏所謂治生者刻苦其身以自奮非干求乎人以自污也故孔子賢顏子之屢空而稱其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顏子不可幾矣漢儒之且耕且讀及傭力爲學者非皆所謂能治生者乎

魯齋講友

補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附錄

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見公公戎服而鞫不以辱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

世祖在潛邸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

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

又詩禁宋襯背黥面及諸濫刑

許魯齋和姚先生韻曰去去迷途莫問津問來還恐不知眞因時用舍固有會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

據險一庵林下樂爲鄰孰輕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
柘春
宋潛溪名臣頌曰奕奕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
所指無物不斷捷疾如風嫵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
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泝洙泗
下探關洛施于有政蔚爲王佐務盡忠謀立經陳紀禮
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開文明羣致雅樂賢自魯邦不殺
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渾然無迹莫窺所
存左許右賀三人同心扶乾植坤如砥如礪信誓弗渝
發自帝衷

永世有聞

梓材謹案黃氏干頃堂書目云五經要語至元三年姚樞賈默王鶚商挺楊果等纂進凡二十八類是亦可見先生提要之學矣又案元史裕宗傳少從姚樞賈默授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食饗相等裕宗世祖嫡子也

文康楊先生恭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恭懿宇元甫奉元人力學强記書無不讀尤深于易禮春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至元七年與許文正公俱被召先生不至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先生乃至京師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先生言宜赦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試以經義論策則士風遵淳民俗趨厚而國家得才矣帝善之會北征先生遂歸田里十六年詔于太史院改曆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是後凡三召皆謂全人矣

補文正賈漢卿先生默

附錄

帝嘗謂侍臣曰欣求賢三十年惟得賈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賈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

不行二十一年卒年七十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與許文正公同謚文康見蘇滋溪文集

附錄

道而讀書記識强敏日數千言時艱從父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

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

蕭徵士斛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人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梓材案司徒謂許文正公）

趙拙存先生吉甫

趙吉甫其先蜀人徙居玉沙與許魯齋友善魯齋至武昌問先生謂人曰吉甫爲人天資聰俊高某一著則其人可知矣自號拙存以文學名于世（姓譜）

牧庵師承

忠宣李先生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先生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眾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先生號慟如成人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先生天性極孝悌操履清愼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謝絕所與游少年求長者講學以卒業歷授太原路總管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後爲安西行省左丞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先生遣

張孝思諭鬼國趣降乃改鬼國爲順元路卒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元史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狀其行云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又云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護忠宣

白氏先緒

庶官白頤樂先生天祿

白天祿太原人彥隆父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姚牧庵集

李氏先緒

李先生從華附李徵

李先生從謙合傳

李先生從益合傳

李從華朔州人官樞密都事其父誨曰家世朔州羅亂離朝夕習騎射今邊宇寧謐諸兒宜守儒顯親毋刻木吏爲也先生受其言朝夕以詔二弟從謙從益俾從學於九山李先生徵從謙官總判從益以子銓貴追封冀國公謚端敏清容居士集

魯齋學侶

王先生旭

王旭東平人嘗上魯齋先生書自稱晚進謂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于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臥西山之白雲遵汶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于文公之後云元文類

總管劉先生容

劉容字仲寬其先西寧青海人其父徙于雲京先生幼
穎悟稍長喜讀書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皇太子于東
宮命專掌庫藏每退直卽詣國子祭酒許魯齋衡魯齋
亦與進之至元十五年立詹事院先生上言曰太子天
下本荷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輔翼之使傾邪側媚之徒
進必有損令德聞者是之命爲大學司議改祕書監出
爲廣平路總管後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二元史

魯齋同調

補 歙縣劉道濟先生德淵

附錄

郝陵川送先生序曰道之不行也非爲佛老小人之相
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
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爲禍耳
又送先生序曰天期不愆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斂余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若道濟者其誼之高
學之正器之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
人材爲多
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
士也其興明盛之功也必矣
王秋澗表其墓曰先生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
及游淮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足饜飫史爲專
門之業
又曰晚節知圖鑿方枘不能與時阿合乃以所得成就
學者言言傳後著之爲書數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
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

補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附錄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紫鄙野事無統紀
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授恩例理而出之俾
始遣子弟讀書士俗爲之一變
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
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
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
子學以魯齋許公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
人材爲多
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

以上神道碑

處道園爲張氏新塾記曰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于後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于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于當時矣庸非天乎

奉訓董先生文忠

董文忠字彥誠眞定冀城人仕至僉書樞密院事至元間官奉訓大夫時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敎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敎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姚文獻樞及文正與一左相廷辨先生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先生曰陛下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七國餘習求舊己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姚牧庵集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卒封壽國公謚忠貞元清河集董氏家傳同椎吳草廬撰先生墓表作正獻道園撰忠獻行狀蘇滋溪撰董士良神道碑亦並作正獻豈其先謚忠貞後改正獻耶

雪齋學侶

尙書賈先生撝之

賈撝之

辛先生愿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于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家甚貧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先生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先生放箸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宋文憲集

附錄

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

補

員外元遺山先生好問

文憲楊茶陽先生奐

雲濠謹案先生遺山集六十卷又有大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正統八例總序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

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禦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倡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悳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邪以世系言則萬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陷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嚳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于漢取于竊盜之手其與篡乎魏晉而下訖于梁陳狃于篡弒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謚躋矣今日僭即

皇帝位降其君爲公明日宣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揩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興

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柰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隕于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于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于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倫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啟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啟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柴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于舜禹柴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于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于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

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于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西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驅宇內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議者秦漢六

朝陽唐五經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概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于理所取也敢强爲之可否苟有外于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于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議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之幸不厚矣

矣乎

附錄

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先生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卽延致口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

郝陵川上紫陽先生論學書曰伏觀先生韓子辨正統例遵山歐學志洋洋灑灑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夭閼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詔于江左諸公矣

元遺山贈答楊煥然詩曰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關中楊夫子高誨世所聞十年玄尚白藜藿甘長貧有來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知子雲古來知已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趙江漢序紫陽文集曰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卽其文可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固已得之矣

參議陳默軒先生賡

陳賡字子颺狥頓人與長弟平陽提舉庚季弟東平勸農使膺齊名太原元好問號爲三鳳先生言論必本于理喜怒不形于色時稱長者以行省言授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其學閎肆演迤以力行爲本有默軒集二十

卷塢西漫錄十二卷嵩隱談露五卷弊帚集十卷　程雪樓集

提舉陳濟軒先生庾　附門人甯源李鉉

陳庾字子京默軒之弟也元初單懷許文正衡進而師于上保定劉徵君因退而師于下名賢遺老並列周行而先生亦起爲河東儒師少與趙定劉繪張澄同學號爲四秀嘗膺平陽高雄飛之招署郡教授日與高第弟子甯源李鉉之徒講習問辨來學日衆會中書令耶律鑄奏置經籍所平陽命先生校讎所事世祖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提舉

校官進德義斁敎化勉學戒惰風俗爲之一變年六十八卒其與人交必盡其道陵川劉昂霄太原元好問河中李獻卿洛陽李微奉天楊奐虞鄉麻革濟南杜仁傑曹南商挺諸賢咸相友善其敎人一本諸道德仁義或問政曰以禮曰何謂禮曰臨事以敬律身以義用人惟賢養民惟惠體風俗而施敎察過失而立防行之以寬乘傷易之道輔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謹之以進退賞罰之節故曰有禮政事得其施無禮政事失其施也或問政之大者曰政莫大于守法愛民任廉去姦曰刑可用乎曰猥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且民不見德惟刑是聞公之政殆矣或問寡過曰行不踰義皆過也反求諸義其庶乎問寡欲曰無過則欲自寡臨終手書爲學之要凡九篇以遺子孫其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年二十卷滄軒文集三十卷方爲春秋解未成會卒　程雪樓集

教授薛庸齋先生立

薛立字儆之河南人制行立言嶷然當世縉紳敬之曰庸齋先生而不羣入少華晝夜誦習不以辟地廢又

從明理學者遊遂一以聖賢爲宗元初遊大同過應州高韓二帥喜而薦之中令耶律公得應州敎授俾子弟學焉楊奐廉訪河南辟居幕府先生從之始定居洛西一時英俊若中山楊果繒雲李微虞鄉麻革濟南杜仁傑鱗蒲城郭鎬李廷河中李獻卿洛陽宰沂皆友也中統初召爲平陽太原宣撫不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愿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繒淄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伊洛之間復蔚然矣先生高明樂易誘掖

不倦及門者後皆知名有易解中庸注聖學心學編皇極經世圖說道德經解陰符經論說有詩三百篇曰適齋集理學搜集

梓材謹案雪樓又爲浴西院碑言國初賢尚書侯之辛徵君愿元貞外好問楊轉運奐陳參議賡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閒庸齋經亞風教大行云

庸齋講友

同知張先生德直

張德直字伯直平陽人貞祐三年進士釋褐新平簿辟藍田令秩滿父老詣行臺留再任去之日爲立生祠移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沔池通許召補省掾選授右警巡使終于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中州集

吳先生傑

吳傑字口口浴陽人

劉先生繪

劉繪字口口浴西人

李先生國維

李國維字口口浴川人

徵君杜先生仁傑

杜仁傑字仲梁一字善夫濟南人與元遺山善元時累徵不起金文雅作者考

梓材謹案滿容居士集載王鈍山云肆朱都學杜先生仁傑深器之庾蹟圖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先生善謔

劉好謙先生好謙

劉好謙字口口解梁人

庸齋學侶

文獻楊西庵先生果

楊果字正卿蒲陰人幼失怙恃自宋邊毫復徙許昌以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轗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爲偃師令改滿城改陝諸縣以其治效爲最金亡世祖中統元年設十道宣撫使命先生爲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政事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謚文獻有西庵集行于世元史

隱君麻先生革 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文定孟先生攀鱗

孟攀鱗字翥之雲內人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

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汴京下
北歸居華陽丙午爲陝西帥府評議官遂家長安世祖
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
十事世祖悉嘉納之後論王百一許仲平優劣對曰百
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
帝深然之復以病請西歸帝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
中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林學士承
旨平原郡公謚文定元史

郭鎬

郭先生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　四明盧氏校刊本

李延

李先生延

李沂

李先生沂

華陰李伯魯揚遊秦嫗教居芮之以序牧庵文集

行齋先緒

酒官張先生宇昌附師魯爲

張先生顧台傳

張子厚侯其名張氏本出于遼東烏若族金併烏若還

經歷出爲曹州判官未幾復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
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其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
稱旨字而不名楊惟中宣撫關中先生爲郎中明年惟
中罷廉希憲來代陞爲宣撫副使後罷宣撫司還東平
世祖卽位以廉希憲及先生撫陝蜀中統元年改宣撫
使爲行中書省進希憲爲右丞先生爲僉行省事二年
進參知政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
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王鶚
諸孫俊秀者授之而學夫禮姚牧庵集
李治徐世隆高鳴胡祇遹周砥等爲之甚合帝意二年
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學先生與姚樞竇默
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
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陞副使九年封皇子忙阿剌
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先生爲王相王薨王妃使先生
請命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帝以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
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
搆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
之執琮叔雲鞫問伏辜王府女奚徹以預二郭謀臨刑
望以求生語連先生及其子瓘十六年籍其家二十年

復樞密副使俄以疾免二十五年卒年八十有詩千餘
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魯國公謚文定子五人長于琥
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
監察御史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三十年遷國
子司業卒有雍齋文集元史

學士楊潛齋先生庸

楊庸洛士也姚文獻樞宣撫東平嘗聞先聖大賢之後
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先生選孔顏孟三族
諸孫俊秀者授之而學夫禮姚牧庵集

梓材謹案先生號潛齋嘗爲昭文館大學士亦見牧庵集

嚴氏師承

萬戶李先生楨

李楨字幹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金末以經童中選既
長入爲質子以文學得近侍太宗嘉之賜名鄂爾綿勒
筆且齊玉出于必闍赤歷授軍前行中書省左右司郎
中奏訪天下儒士令所在優贍之後授襄陽軍馬萬
戶卒于合州元史
李氏同調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寧宗人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沒門人謚曰茂行先生先生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翦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穆王府署爲其府尚書王既分土于陝洛表爲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立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三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即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眞除爲總管以清愼見稱

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三年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干墓且請于朝嘗于祀典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竟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先生爲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除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朝廷以疫兄之道來亦殷勤接納倾篋倒庋無復餘地時輩

大舉伐宋遣之僉軍山東十四年還浙東道宣慰使檢覆處元台州民田遭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以此歸之

文有節齋集弟天祥元史

李先生徵 別見涞水學案補遺

進士李定齋先生獻卿

李獻卿字欽止號定齋居士歸潛志

雲濠謹案歸潛志又云李獻能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仲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

定齋學侶

郎中李先生獻能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歷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經歷河中陷獨得一船走陝州被召以道梗不能赴就權陝府行省左府司郎中軍變遇禍先生文章行業過人處甚多而天下獨以其純孝爲不可及云中州集

附錄

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與人交不立崖岸雖小書生以疫兄之道來亦殷勤接納倾篋倒庋無復餘地時輩以此歸之

副使李先生獻甫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漢卿學侶

巡檢毛聰山先生憲父沖霄

毛憲一名順字吉父肥鄉人父沖霄金扶溝主簿金亡反其鄉與簒司徒文正公遊母全前卒事繼母成維孝十五能自植授徒其鄉姚文獻公聞其善學大書夙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字寫勤扶溝卒廬墳終喪司徒爲翰學授檢討官日爲史太尉忠武公講治鑑歲餘辟主鄧陵簿求便毋養歸爲邢之書表令史及除濟南上其子於松滋號聰山老而彌篤于學姚牧庵集

江漢學侶

補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梓材謹案先生雅作者攷有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改平州人正大末爲南陽酒官遭亂竄爲黃冠師與從弟鬱同以詩名元遺山贈亭留別詩同李治仁卿張肅子敬王元亮子正即先生初名也

附錄

郝陵川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曰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闡明道學經自惟揣涼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負任且復有疵而未自信者焉又哀王子正詩曰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猶生長鯨萬里朔風急獨鶴一天秋月明擬見斯文還太極遽收浩氣反元精世無程邵知音少雲黯燕山恨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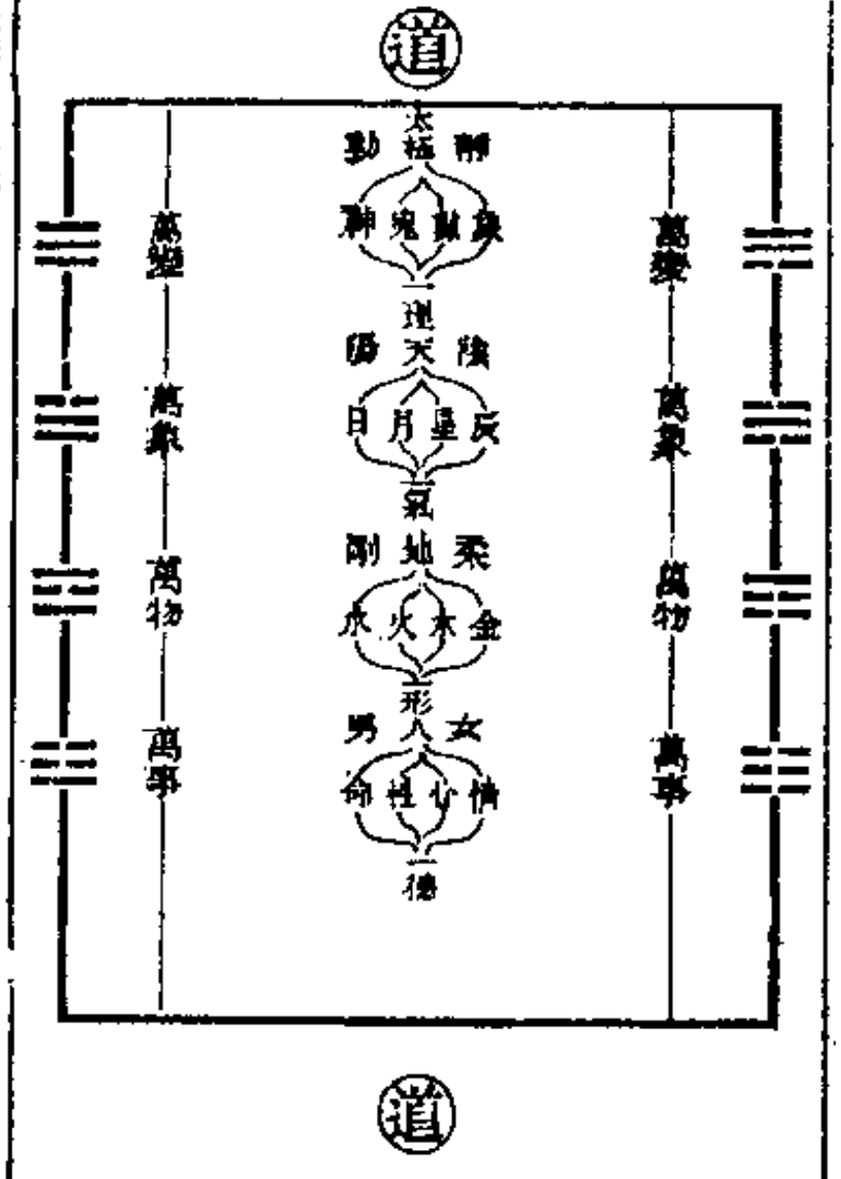
補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是先生嘗爲元氏門人又案先生爲祥源劉先生哀辭謂嘗奉杖履則又爲劉京叔門人又閱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則先生又嘗受業于楊紫陽矣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太極漫原古緣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剛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

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于不一彼以爲是而此以爲非而此復以爲是師弟異而父子不同誕妄者入于譏緯馮藉者入于叛逆刻深者入于刑名噫甚矣

一貫圖說



道本于一行于二復于一靜者一之體也動者一之用也動所以行夫靜二所以終夫一也一動一靜道有太極而理之體具矣極信而長神則生矣極屈而消鬼則生矣一二生三數則生矣奇耦具兩象則生矣神鬼數象是生萬變理之用具矣一動生陽一靜生陰一陰一陽太極有天而氣之體具矣陽精煒麗日則生矣陰魄分曜月則生矣陽暉昭布星則生矣陰體潛構辰則生矣日月星辰是生萬象氣之用具矣靜陰生柔動陽生剛一剛一柔太極有地而形之體具矣一剛化柔水則生矣一柔化剛火則生矣剛根于柔木則生矣柔蘊于剛金則生矣水火木金是生萬物形之用具矣動靜有理陰陽有氣剛柔有形五行八卦合爲一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男一女太極有人德之體具矣靜陰不易命則生矣動陽變易性則生矣剛宰不易心則生矣柔見變易情則生矣命性心情是生萬事德之用具矣道形而上推而下之貫極而爲一理貫天而爲一氣貫地而爲一形貫人而爲一德而道之大體具人形而下推而上之貫已之一德貫地之一形貫天之一氣貫極之

一理而道之大用具于是道貫天地人理貫氣形德人
貫地天道德貫形氣理而上下一道一理貫萬變一氣
貫萬象一形貫萬物一德貫萬事而從横一道神貫鬼
數衆日貫月星辰水貫火木金貫性心情而始終一
道動貫陽剛男靜貫陰柔女變貫象物事事貫物象變
而反復一道故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其理蓋如是矣
然而道之功用委之太極著之天地萬物而歸之人人
必一其德而後可復歸于道故人得其道則謂之德失
其道則謂之不德必立命養性存心制情以一其德而

宅心明德書 約園刊本

致諸道人得其道則天地萬物得其道人失其道則天
地萬物悖其道故孔子又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以道觀人則道貫人以人觀道則人貫道人能貫道
然後可以踐形下學上達乘化入聖盡在是矣

正心四箴

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四者皆
本心之固有得其理則雖有而無非其理則不得其正
心亦因之以亡故申而爲正心四箴以自警云

直大而方本然之勇莫我敢遏何懼何恐僞妄自私內
曲而老殷栗聲嘶氣竭身倒恐懼箴
知命樂天憂患外來在我者盡无妄之災憂從己召患
亦自取畏厭巖牆夫孰援汝憂患箴
見理不明咸其自恕隕身及親忿然不顧自反而縮横
逆我加修己以道戮人以瑕忿懥箴
善善惡惡乃其良好宜惡而好好樂非道禮義悅心豸
豢悅口簞食瓢飲樂哉孰有好樂箴

宅心明德書 約園刊本

陵川文集

天地者道之區宇也萬物者道之郵傳也聖人者道之
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爲甚焉故道之
賦予則謂之命其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幾則謂
之心其發見酬酢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
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之
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
德之品節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敬者持夫此
者也智者知夫此者也勇者行夫此者也修夫此者賢
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論道

道造太極之命太極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之命人
造萬事萬物之命而且成太極天地之命者也始則受
命次則聽命次則造命次則復命 論命
無所不本之謂本無所不有之謂心無所不統之謂性無所不著之謂情則性也者命之地心之天而道德之府也 論性
命者性之本原情者性之功用心者性之樞紐性與情爲體段充周而無不具命與心爲主宰發徹而無不在 論心

情也者性之所發其至于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屏之也 論情
是氣也自聖人而至于下愚其稟之也一也自赤子而至于耄期其用之也一也自生而至于死自死而至于生其本之也一也然其所以爲聖所以爲賢所以爲君子爲小人者存養之功至與不至也 論氣
仁者人所固有也一念之合理一念之仁也一事之中一節一事之仁也一物之仁也 論仁

敎在六經 論敎
初治六經之時以爲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于是乎詩而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于是乎書而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于春秋于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于易故以爲終身之學
戴佛寺讀書記

夫道之大兼天下之名而不自以爲名一物一事自有一道自爲一名分而言之皆事物之名也合而言之皆天地爲人與萬物各自以爲名命性心爲三綱五常百行萬事各自以爲名無非道也于是曰易道神道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道爲名而道之名自若也道祇一理爾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豈可持以爲學而自爲一家哉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靜焉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

之祇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說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
靜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與漢
上趙先生
論性書
盡自佛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
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內輕
與紫陽先生論學書
而外重士紫陽先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曰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
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
忘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絕或續不得而常
也周子通書
也周子通書
昔也自堯嶽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自人也
自湯至于文王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
公至于孔子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道矣孔氏而
下人失其道孟軻猶能道其天其天人其書其書
使人不入于楊墨而爲孔顏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
竊嘗以爲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大聖如孔
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
去畦町茂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周宋諸
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學問數十

百人之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源問津以濟乎苟遇則亦庶乎其可也周易外傳序

嘗聞之師說易者嘗先讀繫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讀言象數之本皆在于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象之名義標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間津泗泝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太極演自序

天之于人有所與而後有所不與者其時也不與者其道也是以聖人于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不窮于乾則繫之以坤于泰則繫之以否于剝則繫之以復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于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質亞于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再求終不聞性與天道蘧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爲之曾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

春秋外傳自序

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間架棟宇有成室于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于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

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于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于仲尼爲經作傳邱明雖見稱于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且其傳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史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于諸弟子之閒而在七十子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邱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于滅智伯後數年必不前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閒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邱明見稱之日年前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于顏曾遠甚賢于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不傳之于曾子而傳之于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

受春秋于邱明曾子于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于曾子其學出于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採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讖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第如曾閔文学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邱明共之乎親授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

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于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識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字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于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于桓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遷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第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第亦皆不及焉夫加子子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

沈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于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于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遷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厲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第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

焉故疑曾爲曾曾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爲
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
且公羊氏于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君之傳以樂正
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
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展稱曾子穀梁氏言
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
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
氏之傳出于曾子非出于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
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

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
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
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求轉
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
其說亦有戾于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
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春秋三傳折衷自序）

附錄

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火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
帥張柔買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萬卷先生博覽

無不通（梓材謹案先生神道碑云張賈子弟皆從質學）
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
公被留既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今和戰利病
喻以禍福存亡之利累數十萬言皆不報又數以詭計
撼公公曰吾家業儒凡七世矣願肯虧忠義大節以辱
中州士大夫乎
嘗自歲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爲憂患移不爲
利欲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

必全一己之愚賢則顏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呂君則唐
虞幾而後已誰毀誰譽詎如韋如脂趨趄嚅嚅爲碌碌
之徒歟
初遺山元先生學于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聞一見
大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閎出家世淵源有所積
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
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
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于
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重焉

其爲先天圖說曰經自東髮問學卽以是圖心觀意會迄今二十餘年始則見黑白于紙上後乃見動靜于心中涵茹旣久推而放之則見開闔于天地參錯于萬物變化于鬼神重重相因井井不紊死生消息莫非自然反之于心會爲一圖乃申而爲之說以明先生之意云苟宗道狀其行曰公生于喪亂之後能崛萼振拔不爲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爲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于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

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咱嗚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窳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游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又曰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于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僅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姦題帖紙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嬪旣處幽折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紬丕儕櫂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功于斯術者不既多乎

朱潛溪名臣頌曰瞻彼郝公上師孔顏挺然一氣立天地閒衛命出使仗節弗屈十有六齡有如一日楗門塹垣不翅獄庭臣節甚重萬死實輕吐其嵎奇見于直筆奸雄雖亡誅之則力漢有蘇武嚙氈海上郝公繼之雙璧相望

江漢同調

補 司業硯鄭城先生彌堅

附錄

滕東庵祭先生文曰於戲敎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

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葬也固非淺淺之可識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頹波邀云逝矣爲之柰何

陵川同調

萬戶賈先生軾

賈軾字元德中山之祁人生六歲而孤養于舅氏佟之家自知讀書卓犖山立貞祐初以功授祁之蒲陰尉從定山東邊左副元帥官制行授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道軍民萬戶卒年六十有三生平喜爲學聚書數萬卷每令講讀必燃香北向而聽之踞蹲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說法令人亟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獎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爲貴使爲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晚年惟讀論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便與六經並爲大可乎

江漢門人

梁象軒先生樞

梁樞宣德人初習詞賦即棄去已聞京師建太極書院趙江漢復講學其中徒步往從之既見得江漢所書希賢錄讀之歎曰心同道同希之當在我也久之辭歸從學者日眾晚嗜易以觀象名軒學者稱象軒先生

趙先生彧父珪附弟勵勵師張宏

趙彧廣平人世居盧龍范陽閒父珪字君瑋僑居洺州爲州將成侯兵曹入監太倉姚牧庵稱其學約而醇官與耆宿友年二十四卒弟勵負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爲廣平府教授張宏弟子姚牧庵集侍其門人

董先生文炳

董文炳字彥明藥城人忠烈龍虎公俊長子也龍虎沒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于教子先生事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以父任爲藥城令累拜參知政事中書左丞卒贈

平章政事謚曰忠獻先生好讀書延禮儒士若濮南王
若盧先生眞定提學侍其先生存則師尊之沒而郵其
孤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
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元清河集

董先生文蔚

董文蔚字彥華忠烈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戲
立志勤苦讀書忘倦及長善騎射膂力絕人事母至孝
接人謙恭中統二年世祖留武衛軍爲千戶帝北狩留
屯上都至元五年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泰定中贈明

威將軍隴西郡伯元史

雲濠謹案先生爲忠獻弟元清河集稱先生率諸弟事忠獻甚宜弟道云

董先生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忠烈公第三子也伯兄忠獻公文炳教
諸弟有法先生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世祖在潛潛命之主文書講說帳中丁巳世祖
令授皇太子經又使爲使召遺老于四方而太師賀默
左史姚樞鶴鳴李俊民敬齋李治玉堂魏璠偕至于是
王府得人爲盛庚申世祖卽位建元中統先生持詔宣

魯齋家學

董先生文進

董文進字養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嗣忠獻
爲襄城令修孔子廟廣學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
問道以先諸生元清河集

處士甄先生昌祖

甄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澗王惲元文類

棹材謹案先生先世自無極徙恆蘇滋溪天爵狀其行而宋本銘其墓碣稱之曰處士云

教授張先生延 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補文簡許先生師可

附錄

魯齋與之書曰高凝來聞汝肯自勉礪勝于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又曰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遽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

又曰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愧悔無恥之病凝也相與輔導之

魯齋門人

補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牧庵文集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小人者必君子也聖人作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必寓其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容心哉順天道一小人生而君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

年有少壯老之不伸氣有明昏爽之殊致故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以上盧威仲文集序

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道倘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敘彝倫而咨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復是五人耶

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況爲其道乎哉

遺簪遍尋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于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正經生博士之汩汩以酷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

由孟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絲臧鯉于庭其失至子崇子而抑父又非過之失矣以上沛梁廟學記

仁者必知知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知不知不足以爲仁非知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知也仁知堂記

自唐明元配食顏子故曾子于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崎孟子與顏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進于張子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北平北方學者宗顏孟而異曾思浙鬻首請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時一侯爲鎮河南是時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莅也不請而遽之黜自今以觀顏曾之于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而知者誰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于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優于孟子乎

顏氏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質之于經事十九見賢夫子者魏一間仁與爲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他人皆見稱于夫子與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于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皆不知爲何說也襄陽廟學碑

書以垂治忽詩以正性情易以際人天而春秋以謹名分著懲勸其刪定繫作雖一出仲尼之手以諸賢弟之問聖師之對示萬世以操存涵養爲傳心之要典者惟論語爲然而君誦之終身不治他經雖不治他經以推解其節者大倉監趙君神道碣

附錄

先生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樞伯父隱居蘇門謂先生蒙暗教督之甚急先生不能堪楊公與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

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江東裒書國統離合裒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

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于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于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于刊正也當于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註肅宗皇帝至德元年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

往從之遊文正見其學苦而志篤深器異之其學邃于性理而尤以誠爲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之君子

文正南歸諸生祖餞于國都門外文正悉語之曰他日能令師道尊嚴惟耶律某能之汝等當以事我之禮事之可也

授國子司業一蒙古生不請命遽出聞先生欲深責之祈中貴求免先生曰教法不可廢也竟扑之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眞以恭敬爲先而踐履

柳道傳爲謚議曰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或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補文正耶律先生有尙

附錄

許文正公爲京兆提學先生逾弱冠聞關數千里贏糧

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意遵魯齋之舊而勤謹有加焉元史傳

其教人也師道尊嚴乎若不可犯出言簡而有法廟堂議論成均教授人皆聳聽恐不卒得聞

既歸老屏居別墅未嘗一入城府自稱汝南野老表所居曰寓齋終日端坐略無倚容

補文穆呂先生璹

梓材謹案先生七世祖公緒與宋丞相公著爲從昆弟祖避亂去鄉里父徙北都復至關中家焉廉希憲宣撫京兆聘魯齋教授生徒故先生從之學見元史本傳

梓材又案蘇滋溪爲呂文穆神道碑云呂端善字伯充而史名璹是有二名卽一人也

附錄

徵爲國子司業以未終喪辭改華州知州勸農興學具有成效及代民爭留之

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不止先生與集賢學士蕭斛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且移書廟堂陳救災弭患之道

公退居于里日與韓擇蕭斛同恕講論道義從容面文而關陝學徒從者益盛

魯齋與伯充書曰葬禮遵用遵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于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

雲濠謹案蘇滋溪題魯齋先生手書後云許魏公手書四幅寄京兆呂君輔之及其子翰林侍讀學士伯充者也又言嘗讀魯齋所述呂君墓誌云君生子未逾年日買書爲教養計擇師就學學必以稽古踐實爲貴云

補忠憲劉先生宣

附錄

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遷朝爲爲中書省掾

謚議曰廉方公正曰忠行善可紀曰憲公性至孝鄉里著聞見知賓文貞公門無私謁政有蔗惠奏牘本□□正非拘儒曲士引據高遠不達權宜者比其行善可紀信矣江淮省臣貪虐不法公以其罪上語泄賊賄中外柄臣黨惡誅鋤忠良檄加厥公慮身辱徒損蠹威中道以殞時論冤之其廉方公正又信矣

補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顏

雲峯謹案虞道園學古錄有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又賀丞相神道碑及墓誌銘父仁傑謚忠貞元史先生本傳云至正三年追封經陽王改謚忠宣

附錄

近侍或言八佾之五章若詘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

拜左丞相行都留守以民之不知敎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敎戒孔治惟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尊敬我無渝日疏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

魯齋祭之曰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不恤異議不爲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

又曰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

又曰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安强謂必無處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

補郡王孛憐吉解先生

梓材謹案元文類有程鉅夫所撰丞相卜憐吉台封河南王制稱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補清獻王木齋先生都中

梓材謹案先生序俞石澗周易集說云都中至元乙丑嘗從先生指授未幾奔走宦途弗能卒業茲守郡瑯泉監與先生偕行公餘聽講又得聞所未聞是先生固俞氏門人也

補李先生文炳

補文肅暢先生師文

附錄

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魯齋與魯齋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

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

補知州王先生寬

附錄

裕宗嘗召見先生兄弟語之曰汝父起于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

補祕監王先生賓

附錄

性資開敏初從許文正公游小學四書悉能通其大旨亦傅贊善星官曆法之學

先生少長富容儀雅潔若寒士

文懿齊先生履謙父義

齊履謙字伯恒沙鹿人父義善算術六歲從父至京師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準新曆補星曆生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至十四年仁宗即位嘉尙儒術臺臣言先生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司業與吳草廬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愈太史院事延祐元年復爲司業律己益嚴教道益張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污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先生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先生者皆坐事免先生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卒先生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祕書監聚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尤精經術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經世書八式一卷外篇微旨一卷二至晷景考二卷

齊太史語

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之者也間嘗敘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于魯尊爲內屈也先齊于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奥云耳予何言焉

春秋諸國統紀敘錄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覩而視也始于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敘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敘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爲諸侯之望曾不改稱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

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卒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敘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爲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爲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

獨以二公爲稱者意蓋如此故敘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始書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于是乎信故敘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聵爭入曼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啟之然此言也雖

則專爲衛輒而發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于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于斯時也尚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于禮樂之興也何有故敘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

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
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鄭書宋人蔡人
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
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于
衛陳之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强
于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敘蔡國春

秋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于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
告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
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
利以相濟于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
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弊邑爲道鄭人以王命告
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
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
遠近情好有疏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
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

以詔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
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
朝凡若此者皆泥于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
各從本史于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敘陳國

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爲後封于諸姬爲近然當春秋之初
鄭爲亂階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
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
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爲楚之從而鄭介
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
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
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邱墟當不終于春秋矣
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襲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
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
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

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敘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春秋書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于滅滅
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

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鄫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鄫昭四年書取鄫是則鄫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

見者皆自亡也故敘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楚自穆公始入春秋傳十五年與晉悼公戰于韓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閒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殺之帥出罪己之言威行東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非苞苴西戎所可謂滎之顯功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溫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錄之康共而下則若不誌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詳耳故敘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二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以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于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于此

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敘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子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爲旅見即其所書而知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于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敘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間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秋書莒每次于鄭曹之下至于入向取牟婁滅鄫皆强國事也故敘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牟夷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爲子克字或以爲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爲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

庸之國其來朝于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于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于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寧之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豈以邾爲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歟故敘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伯之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于蜀之盟秦序宋上鄭序齊

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至于降周而下並依
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
齊爲霸者之倡特列居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
焉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
之意云故敘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某者
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某遷于某
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邱蔡遷于州來
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而其國之
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敘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編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秋雖
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書聘
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並列無間蓋二
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絕之可也
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拳于夷夏盛衰之變者深
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以爲後世鑑也故其書法如此
故敘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吳伐郯始見于經于
鍾離于善道于桓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
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
之戰齊黃池之覇晉其末梡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
世謹其始也故敘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諸國統紀一
卷目錄一卷提要云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
司業時所作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
史記爲之自三傳書言褒貶于諸國分合與春秋
所以爲春秋槩未之及故類敘此書以修諸家之
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
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
邾次許次徐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
之爵爲次其入春秋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
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
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雜爲二篇附
錄于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
者皆先于各國下列敘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
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
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
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吳尊廬序稱其縷數旁
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
苟爲言蓋瑕瑜不掩已有微詞矣

附錄

公年十七補星曆生同輩多司天世家子昭公才能太
史王恂召問算數皆不能對獨公隨問隨答太史稱之
許文正公楊文康公俱應詔治曆公侍左右數請益焉
吳文正公覽公著述爲之敬服屢歎當世無知公者

蘇滋溪撰神道碑曰公之學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所不能而于經術爲尤甚立言垂訓簡易明白不蹈故常以徇人不求新奇以驚世其于聖賢意旨誼多有所發焉

文定杜先生思敬

杜思敬口口人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勳勞遂得給衛世祖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原委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誅疏陳時政得失言併逐世祖猶亮其忠命仍職如故未幾除戶部侍郎歷右司左

丞參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召爲中書左丞能以忠誠爲格君之本以安靖爲出治之基卒謚文定

鄧中甫爲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沛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

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元史

附錄

虞道園爲吳文正公神道碑曰董忠宣公于選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任樞府又薦之二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子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事不忽木曰樞密質質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遽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

文肅康里先生秃忽魯

秃忽魯字親臣康伊氏之孫曰幼入侍世祖命與額森特穆爾不忽木從許魯齋學帝一日問所學先生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廉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即知此除蒙古學士奉議大夫咨省使進兵部郎中遷僉太史院會見世祖慶開說古今治亂政要多所裨益歷遷江浙右丞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贈大司徒趙國公謚文肅元史

主簿馮先生善主　附師張簡之

馮善主字君協右北平石城人性至孝初學于張簡之聞許文正公以經學教閭子徒步至京師從之文正歎其淳篤文正歿千里赴弔于懷欲廬其墓諸生弗欲懷人義之遂布三百疋曰吾爲許先生來因利之弗忍爲也乃歸服心喪三年未嘗御酒肉至元二十五年始以耶律祭酒薦得平灤路儒學正教授冀州遷所至以其出許先生門爭從之游初石城兵燬夫子廟弗治先生度而新之拜闕里求孔顏孟十哲像祀之廟主興州宜興海政化大行改蔚州安定未行卒于家程雪撰集

司業楊先生桓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空予譆寢寤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遷祕書監丞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王璽于木華恭會孫碩德家先生辨識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乃頓首言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宮車宴駕皇太孫龍飛而

聖復出天其彰瑞應于今日乎卽爲文述璽始末奉上于徽仁裕聖皇后成宗卽位先生疏上時務二十一事一曰郊祀天地二曰親享太廟修四時之祭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見群臣訪問時政得失五曰詔儒臣以時侍講六曰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徒七曰行詰命以褒善敘勞八曰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曰正禮儀以肅宮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曰講究錢穀以裕國用十二曰訪求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曰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試補六部

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曰增內外官吏俸祿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曰定婚姻聘財十八曰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曰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曰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二十一曰爲治之道宜各從本俗疏奏帝嘉納之未幾陞祕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滿歸袞州以貲業悉讓弟楷鄉里稱焉大德三年以國子司業召未赴卒年六十六

先生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泝原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愼之說而意

加深皆行于世元史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潘廉訪澤神道碑云伯氏儀公平昔之善泯而不聞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廉訪嘗遊晉齋之門碑云同門則亦晉齋門人也又案先生號損齋至元十九年撰修閥里廟垣記蓋先生嘗繼

楊潛齋師表于魯云

梓材又案先生又號辛泉四庫全書著錄六書統二十卷提要云前有翰林直學士硯彌堅序又有國子博士劉泰後序而其自序爲尤詳大旨以六書統凡象形之例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轉注之例十有八形聲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有六假借之例十有六致因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大抵因戴侗而變通自生分別又言變亂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于橫決而不顧云又四庫存目錄六書泝原十二卷提要云六書統備錄古文篆籀此書則專取說文所無或附見于重文者錄之又錄書學正韻三十六卷提要云是書兼以字母等韻各分標一二三四以辨其聲之高下然或有或缺體例不一所列之字兼存聚隸二體逐字之下注云統指統形統聲統意統注者見于六書統者也注云原指原形原聲原意原注者見于六書泝原者也指即指事形即象形聲即諧聲意即會意注即轉注省其文耳其所分韻目大槩因集韻之舊而稍有訂改究不免變亂之嫌云

附錄

虞道園序六書存古辨誤韻譜曰至元中祕書少監楊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已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

總判韓先生邦傑

韓邦傑秦人姚牧庵送宰先生伯魯序云秦士文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資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梓材謹案牧庵之于三先生皆以字舉呂伯充名坚已見學案正編魯齋弟子劉季緯劉安中皆秦人劉無競必居一于是矣

附錄

魯齋與韓總判書曰總判邦傑舊友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叢冗乃不能忘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爲學爲政皆有進長尤可喜也

提刑譚先生克修 父彥清

譚克修德興懷來人姚牧庵與之同事許文正公父彥清官至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西南夷羅羅斯內附以爲副元帥同知宣慰使卒舊與牧庵爲忘年友文正以初入見潛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宣慰使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絕之行嘆世之志樂

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文正還懷宣慰爲之牧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理合而一之始可謂善學者猶導以用世之方身親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修之又使其子盡棄其學而事之先生事裕皇出爲江南湖北河南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牧庵稱其秉受懿美得之天問學修爲受之師忠信愷弟臨政與人皆踐其父武云姚牧庵集

雲濠謹案魯齋遺書有留別譚彥清書文案元史譚資榮傳子二人曰彥清曰彥淸語爲監縣多善政卽彥清也

史先生克恭

史克恭字子敬雲中人知華州廣之長子年十八華州丐老遂襲爲州騎射精妙得其家學他皆更去紈綺豪習會罷世侯遷刺同州葭州移刺秦州未上卒年三十五許文正公至秦從學八寒暑文正嘗譽其厚重篤勤有入道資姚牧庵集

耶律先生惟重

耶律惟重魯齋之徒也魯齋嘗答其書云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

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堰于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于左傳書義壞于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于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閒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于此等疑議姑闕之可也魯齋遺書

張先生源

張源魯齋之徒也劉靜修示之詩云堂高餘慶在道重魯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太學年白頭看鳳鑑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靜修遺集）

副使潘先生澤

潘澤字澤民宣德府人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貲先生讀書壯而遊許魯齋之門盡屛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官浙西廉訪副使（姚牧庵集）

貞獻野仙鐵木兒先生

野仙鐵木兒親受學于許文正公深知治國之說及爲（四明叢書）

咸寧貞獻王（蘇滋溪文集）

王濟川先生楫

王楫蒲人魯齋之卒也先生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先生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氏之門人耳（王忠文集）

（拜材謹案魯齋遺書有與王濟川評議書濟川當是先生之字）

知州李先生善甫

李善甫口口人及許文正公之門于平章不忽木爲同舍生其爲學內而修身齊家外而爭君治民一以文正爲歸至大四年爲行省赴調京師檢校掾臣奏爲沁州（程雪樓集）

判官馬先生元實

馬元實字士輝河內人八歲遭大喪從母宦顏氏攜載以從其夫李俟長萬夫隨征六盤六盤爲高昌要衝高昌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音文字詳于諸國先生得其說而習焉世祖大一寰宇命以其國語別立文字用于印章宣敕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先生旁曲通暢單出雜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詣門請業許文正公薦于上以儒服入見于柳林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方文正講授鄉里時靳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先生篤厚溫謹即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爲先文正侍帝所無虛日上問文正卿弟子孰爲誠實即以先生對後有奏爲河渠使者又將奏爲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至元二十九年卒年六十（清容居士集）

教授王先生孚

王孚字公信永平人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人師禮之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慈湖薦教授襲州以恩封從事郎道園學古錄

平章默勒吉先生堅童

默勒吉堅童字永叔閻公子少孤甫十歲即從王文康鶚遊既長奉命入國學從魯齋遊弱冠入侍禁廷授中順大夫侍儀奉御遷中議大夫同僉起居注及奉使濟南見楊桓賢遂薦之歷授正議大夫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遂拜河南省平章政事辟召赴闕未拜以疾卒年三十九元史

學士李先生銓

李銓朔州人入國子學師許文正嘗官翰林侍講學士清容居士集

修撰雷先生觀附見潛齋門人

李先生茂卿

李茂卿口口人嘗同姚牧庵受學司徒許公姚牧庵集

僖簡許先生辰

許先生約

許約魯齋門人皇慶二年以魯齋列于大成從祀之位與同門合辭而祭之元文類

清獻董先生士珍

董士珍字周卿藁城人正獻公文忠之子也幼從許文正公學淹貫經史與人交終日恭敬歷官中書參知政事至河南江北行省左丞在朝四十餘年紹跡勢途性嗜學好善言動可法羣從每嚴憚之卒年五十九卒歐陽圭齋集

承旨康里先生巎巎見下文貞家學

別附

把仲輝

把仲輝亦魯齋之徒也魯齋嘗與書云衡也與子爲師

與令親爲友不能善誘誓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又云汝今日所處固爲甚難然天下公議必責備于賢者父之過猶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魯齋遺書

牧庵講友

總管克烈先生希閔子慕顏敏木

勛貫帶克烈氏蒙古人晚易名士希字及之世爲菴手

軍千戶徙家河南鳴皋至元中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尋遷武德將軍進本軍總管卽所屯建伊川書院立里社以教導民大德二年以足疾乞閒大肆于學手不釋卷與中書右丞陳天祥翰林學士承旨姚燧虞摯侍御史趙簡諸老游居十餘歲公卿交薦將起以翰林會卒子蒙顏鐵木賢而有文藏書萬餘卷無不究覽程雪樓集

姬先生文龍父德附弟震龍

姬文龍字伯陽絳州人世業儒術金之季年其父德避地襄鄧間又渡江居鄂雖遭時多艱所至必擇師敎子

牧庵同調

虞先生摯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李淑之先生洞附詳草廬學案

劉姚同調

宗澤黃先生丙炎附子興孫

黃丙炎雲溪案一字作炳炎純宗崇仁人咸淳進士歷官宗正簿北兵至黃萬石棄撫州走先生不能挽遂歸隱劉伯宣姚燧高凝爲憲使具禮幣迎先生于洪學聽其講說遣子受學欲薦于朝固拒之子興孫字祖烈十歲能詩

文先生沒憲使辟祖烈繼其事皆再世稱弟子翰林集賢交薦不赴人物志

附錄

劉須溪銘宗正墓曰不幸而以身從人又不幸而以文致身雖有孔明公瑾之才而用之如陳琳阮瑀又如溫石二子而不得爲許遠張巡豈非命乎

文肅同調

文嘉甫

倘書高先生克恭父嘉甫

高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占籍大同父嘉甫以力

學不苟媚事權貴來母居燕時往還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講肄遂得大究于易詩書春秋及闕洛諸先生緒言雅不樂仕歸老房山先生篤習父訓于經籍奧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至元十二年由京師貢補工部令史歷遷山西河北道廉訪副使時暢純甫爲敘事先生疏論嘉言不可居純甫之上者有三大概謂純甫自大未安擢先生江南行省治書侍御史而純甫亦他遷時人多先生之讓復召入爲工部侍郎轉翰林直學士授吏部侍郎尋除彰德路總管未赴改刑部侍郎京師旱自秋八月不雨至于六月先生陛尚書言明刑本以弼教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敘今子證父婦證夫弟證兄奴證主榜掠成獄大傷風化理宜禁絕又中外囚繫歲瘐死不下數百人凡此逆于陰陽之和者也除大名路總管卒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大中大夫先

生易簀命喪葬用朱文公法及區畫家事甚悉此心不以生死亂眾謂講學之驗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教君善姚子敬陳無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

雪齋門人

楊先生古

楊古文獻弟子文獻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版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先生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說諸書散之四方

雷先生益附見雪齋門人

學正劉先生安國 附見勉齋學案補遺

趙先生伏

趙伏

漢卿家學

集賢寶先生履

寶履文正公默之子也先生挺特有父風官至集賢大學士（王忠文集）

漢卿門人

王鏡潭先生口 附子珍

王鏡潭者金華人也游廣平竇文正公門小心謹畏十有六年傳其鑑石鍼刺之術及倦游歸江南銳意以活人爲事因卽蘭臯舊隱扁其堂曰種德竇氏之學遂大行東南子珍字國瑞陳克白與之遊（夷白齋集）

雲濠謹案貝清江集醫鏡密語序言文貞嘗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沒鏡溪及其子瑞庵增注而成之瑞庵卽國瑞別號與清江交鏡溪鏡潭未知孰是

文康門人

文懿齊先生履謙 見上魯齋門人

李氏家學

總管李先生頖

李頖潞縣人忠宣子官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教拉姚牧庵久遊忠宣之門又與先生嘗同受學（姚牧庵集）云

道濟門人

補修撰董龍岡先生朴

附錄

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

元明善銘其墓碣曰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

戎先生益

戎益民部尚書劉道濟門生 王秋澗集

正獻家學

滿獻董先生士珍 見上魯齋門人

敬之門人

參議張行齋先生澄

張澄字之純別字仲經先生早孤能自樹立避地洛西
率資無旬日計而泰然以閉戸讀書爲業嘗從辛敬之
趙宣之講學故詩文皆有律度兵後居東平 中州集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參議其爲鄆縣令也元遺山
爲東平新學記稱其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
某自誦讀至剖析義理者餘十年衍聖公孔元措
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是先生之師不獨
幸趙二氏也
梓材又案遺山爲行齋賦序謂戊子冬十月長壽
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焉取
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云

北虎先生遂

北虎遂字士元先名玹字溫伯女直納鄰猛安也雖貴
家刻苦爲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遊初受學于辛敬之
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
食以吟詠爲事詩益工時劉京叔在淮陽屢相從講學
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飢見殺年未
四十也 歸潛志

紫陽門人

員先生撰

員擇紫陽門人早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摛摭遺槀釐
爲八十卷江漢遺文

文定王秋澗先生惲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知州秦歌竹先生仲

秦仲字山甫世爲洛陽大族嘗從紫陽楊先生學知名
給事裕宗潛邸後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
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于官 道園學古錄

庸齋家學

學士薛先生友諒

薛友諒字□□庸齋之子也官翰林學士思纘前志式

承遺則爰建義塾用迪教事學者彬彬粲然復興又購
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
養之所延祐元年陟義塾爲洛西書院五賢堂爲伊洛
精舍先生居官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
請陞周程諸儒從祀孔子既建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
淵之上以箕子配 程雪樓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九先生祠上梁文見元文類

善夫門人

文簡劉中庵先生敏中父鼎石

劉敏中字端甫章邱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
石曰昔賢足于學而不求知豐于功而不自衒此後人
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嘗與
同僚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撫愧色乃吾志也
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歷爲
翰林學士承旨以疾還鄉里先生平生身不懷幣口不
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雖容不追爲
文詞理備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
十六追封齊國公謚文簡元史

孟卿門人

萬戶嚴先生忠嗣見下行齋門人

潛齋門人

雷伯靜先生復始附弟豫世忠恒益觀

雷復始字伯靜始字國明避家諱改字嗣輔學者也事
昭文大學士楊潛齋最稱善學許文正公聞其名嘗書
示進學之要友五弟豫世忠恒益觀甚篤教誘之際深
乎若嚴師其卒也蕭徵士斛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
夷曠淵默之資醇正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

身教行其庭使出而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而其成其
施已此竟不淑耶牧庵以爲知言姚牧庵集

附錄

姚牧庵送雷季正見魯齋序曰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
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
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己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
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
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

梓材謹案季正蓋伯靜季弟名觀者也牧庵送舉
先生序所云泰士修撰雷君蓋即其人又案牧庵

集歸來園記云歲壬子余與令令醴泉雷君損之
交又云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受讀四書君
與橫經几席爲同業損之蓋亦伯靜弟
名益者是與牧庵同在文獻之門矣

衍聖孔先生治別見張祀諸儒學案補遺

節齋家學

文忠陳先生天祥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陵川家學

郝先生彝

郝彝字仲常陵川弟讀書學道不求恒達以醇德篤行
終弟屏字季常郝陵川行狀

梓材謹案陵川二弟史稱皆有名季常嘗與中都海牙入宋問執行人之罪苟宗道爲陵川行狀云撫育弟妹甚厚則是二弟者皆文忠所敎育而成之者矣

朝列郝先生采麟

郝采麟伯常子以文學行治擢眞侍從爲集賢直學士

朝列大夫元文類

梓材謹案虞疏齋摯爲伯常神道碑稱其孤采麟文公生平事來謂摯曰夫子足銘則先生虞氏門人也

附錄

袁清容書郝伯常趙黃鶴樓水龍吟詩曰公之子爲侍

讀學士嘗與柄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口口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前賢興刑峻整若是

陵川門人

補 祭酒苟先生宗道

附錄

宗道梓案姓譜本文作苟宗直與黃氏學案補本郝經附傳作宗道者異姓譜又一條趙桑泉水人下文並同疑莫能定 弱冠從郝經使宋被留儀眞經授以道以儒名家仕至國子祭酒詩文書畫皆有晉唐風致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父士忠字信之陵川集稱爲河陽逝士陵川爲其墓銘序云余之先君子晚年與宗道之父游處里閈相得而甚相洽又云以余父之執且其子受學于余故嘗聞其緒論而見其梗概且言宗道沈郁力學已爲偉器是先生爲陵川門人之證稱其上文云宗道以門生從行陵川爲先父行狀以宗道與趙泰向文爲門生相與謀謚靜直處士陵川神道碑云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則先生本在靜直之門豈其先從靜直而後又受學陵川耶其爲陵川行狀則又自署門生矣

陵川贈都事苟正甫詩曰接屋連牆受學初嶄嶄頭角氣浚儁將籟未敢剌雙虎回首還看總一豬未齠子卿瓊上雪且傳黃霸獄中書天教三士從重耳返國尊王狀宮從行于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于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在于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

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于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于人而不敢自窮于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于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開訛缺謬戾者甚眾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質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意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

忠毅張先生宏略

張宏略字仲傑定興人武康公柔第八子也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從武康鎮杞徙亳武康致仕受金虎符俾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

坡嶺使之拜不屈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尚書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十六年嶺海悉平入朝未幾瘴癘疾作而卒年四十三謚武略至大四年加贈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封淮陽王謚獻武元史

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戶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諸軍屯毫者後解兵職宿衛京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爲築宮城總管十三年城成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以疾歸毫特命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卒謚忠毅元史

莊武賈先生文備

賈文備字仲武蒲陰人左副元帥輔之子父卒襲行軍千戶職復襲左副元帥職兼領順天路累改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致仕以疾卒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武威郡公謚莊武元史

附錄

王滹南咨張仲傑書曰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于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

孔先生進

孔進一作晉陵川之徒也陵川作詩以勉其學云萬卷撐腸是丈夫豈宜冠玉作庸愚學書便得吾家法開卷願爲君子儒十載甘心作蘇武九齡誰斎得童烏天將男子屠龍技著力須探領下珠陵川集

崔先生晁

崔晁字晉之高陽人業進士卓犖不羣當從陵川授左氏春秋陵川集忠獻家學

忠愍董先生士元

董士元一名布哈字長卿忠獻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愛之謂忠獻曰俟兒能言卽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叔父文蔚卒無子命先生襲爲千夫長出師南征以功遷武節將軍與哈喇圖以部兵赴敵身被十七鎗肩舁至營而絕年四十二謚節愍追封京兆郡公改謚忠愍元史

平章董先生遲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牧庵門人

文靖貫酸齋先生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畏吾兒人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先生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自號年十二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卽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比從姚牧庵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

中仁宗踐祚條六事凡萬餘言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寓棲于錢塘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晚年爲文日數千遂詩亦冲澹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泰定元年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

元史

梓材謹案鄧巴西集翰林侍讀學士貫公文集序云余往在詞林職同讎校著幾事翰林承旨兼先生先生于當世文章士少許可然每稱貫公妙齡才氣英邁宜居代言之選先生之沒知于牧庵如是

知事孔存齋先生滿 附師留默齋

孔薳字世平衢州人先聖五十三世孫也八歲能屬文大父應祥倅受業留默齋年二十舉茂材異等婦翁徐聖予從事江東憲府攜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先生皆爲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用察舉署寧國路儒學錄補溧陽州儒學教授至治三年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進士超授崑山州判官改吳江州調桂陽州判官遷湖州路總管府知事卒年五十七有存存齋稿閥里譜系家居不事生業惟書五千卷而取正焉牧庵稱其清拔宏麗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初

宋元案補遺　卷九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其言爲迂其聽而止于是翼去矜闊多識敦信義理之學反躬而篤其行以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卒年五十二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始下子然以恩澤尉新建好學而文姚牧庵集

文蕭鄧匪石先生文原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都事劉先生致

劉致字□□石州人父彥歷官廣州懷集令卒權殯長沙大德中姚牧庵遊長沙先生爲父丐銘且手所爲文取正焉牧庵稱其清拔宏麗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初

宋元案補遺　卷九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永新州判終浙江行省都事　輟耕錄

待制劉先生時中

劉時中□□人官翰林待制至順壬申以牧庵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命工鋟木　姚牧庵集

盧溪蕭宋牧庵集有武昌寄劉時中詩有挾是文武資未憂身恫瘝大路橫玉簪誰不收裘還云云

徵君崔先生□

崔□姚參政門人爲徵君謝子蘭簡以詩云牧庵夫子久絕筆巾笥藏書手澤存白首逝將深報國青雲多是舊同門去年喪裏西郊別何日花前北海樽芳草淒淒斯與箋爾雅蟲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先生不

脊又晚杜鵑聲裏憶王孫謝巢稿

汝南門人

參政蔡先生文淵別見靜修學案補遺

舉安家學

丞相賀先生太平別見雙峯學案補遺

存齋門人

高先生璉

高璉平山人淮安路總管良弼之子常師事劉存齋篤學力行姚牧庵集

河南家學

河南王子曰別見雙峯學案補遺

文懿門人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詳見靜修學案

文貞家學

平章康里時齋先生回回字子淵追封東平王文貞公子也文貞嘗從宗命爲集賢學士以年幼辭不受大德末復用薦者言擢朝列大夫太常少卿轉太常卿歷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還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文宗立拜宣政院使擢中書右丞太師太平王權勢熾燄多手可熱先生視之澹如面折廷爭嶷嶷不少貶故大臣多不樂先生者謀出于外乃除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先生度爲時不容力辭遂第杜門讀書不出者數年至正元年卒年五十一先生從幼至老嗜學不倦于書無所不讀而尤深于易故其見于文章不爲斬絕深刻之辭而理致自然淵永弟巎子山亦以文學政事致位二品世號雙璧先生家法嚴峻雖極寒隆暑必正衣冠而處子山旦夕燕見不命之坐不坐也性不樂異端之說仁宗以三教異同爲問先生對曰釋氏以明心見性爲宗道家以修眞鍊性爲務皆一偏一曲足乎自己至于儒者之學則修己治人以仁義化成天下此所以萬世不可易而帝王所宜究心者也上爲之嘉歎晚以道之行止繫于時乃以時齋自號云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文憲集止作康里回回貞傳云子回回巎巎晁先生兄弟本以二字名

文忠康里先生巙巙

康里巙巙字子山不忽木子也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魯齋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歷陞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先生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順帝即位思更治化先生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

衷敷暢旨意而後已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先生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賁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雅愛儒士甚于饑渴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先生曰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上本遵固下獵諸子詩溯漢魏齊梁以下弗論也自號不繫舟漁者蘇太守序其文温州府志祕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愼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

衍聖孔先生治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損齋門人

高氏門人

博士姚先生子敬

姚子敬江南人尚書高公彥敬舉于朝官郡博士公每念其貧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鴈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辟嫌後賢士宰相從其言將宮之七品吏部厄以銓法不果行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先生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先生每誦斯語與鄧善之交相儆勵期不負公知云（鄧巴西集）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鄧匪石祭姚子敬文曰歷觀人生芝菌殊倫禍福糾纏孰運化鈞彼庸瑣類振武要津子好婷修自貽窶屯蚤馳英茂淩厲無墓探幽河洛考蹟典墳九流百氏羅絡輪囷瑰詞藻思玉櫝之珍敦冠被褐長揖縉紳藐視雲浮不見戚欣解后朋簪酒酣氣振俗子顏汗唾若垢塵諸賢論薦梯之青雲一官陸沈齎志莫伸（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魯齋私淑

縣令田儼齋先生若思

田若思曹人崇仁令平居私淑魯齋以儼（吳文正集）

庶官陳先生鈞（附王口）

陳鈞口口人其序魯齋大學要略云愚宦遊南北頗得託交于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是書于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于簡又云王氏雖不獲登公之門而能質公之學亦可嘉也（經義考）

朝列趙先生思恭

趙思恭字仲敬安陽人淹貫儒術精通法律以才行見知諸先達歷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進朝列大夫徙治燕南卒年五十五先生讀書尤喜義理之學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集玩繹未嘗去手吳文正爲墓碑稱其耽研理趣謹飭名檢繄許文正是式是範云（吳文正集）

附錄

虞道園爲神道碑曰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于世敎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及卒于官幾無

以爲做眞介然有守君子哉

知州劉先生輝父汝舟附兄文振師陳子中

劉輝字文大仆人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先生宦贈文林郎先生自幼端重不戲養母別居聚林之南莊且日就其兄文振與姊壻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爲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歷官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以選授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强輕于犯法所謂三甲五甲嘗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居歲餘有母喪縣人爲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踰年除戶部主事不赴終喪改知餘姚州事卒年六十一每語學者曰朱子小學魯齋敎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循而進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所至務以德敎化民轉譬曲喻不施鞭扑而人自畏服云貢玩續集

陳先生仁本

陳仁本天台人以魏國許文正之學播于海隅至正二年郎慶元府治之東構祠塑像列于學宮將以春秋專祀于公而又以姚趙二公合食于堂終歲設敎養士三年踰浙右泛二江游金陵以需成口臺端成性齋文集

漢卿再傳

郎中吳先生師道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龍岡門人

有先生繼善附師劉伯淵

郁繼善口口人深于醫術其砭炳之妙得之鳳陽劉伯淵伯淵得之太師賢文正故學有淵源爲時所重姓譜

文忠王先生結

王結字儀伯定興人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從太史董朴受經深于理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左丞卒官太原郡公謚文忠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時以爲名言所著有易說詩文十五卷姓譜

雲濠謹案元史本傳稱先生晚遠于易著易說十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

附錄

嘗以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選敬賢士以勵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

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政大治屬邑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宋琪墓存焉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旨風勵多士

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自沈于淵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過赦還蘭溪病風瘓聞有薦于朝者卻藥弗御而卒蘇太史伯衡表其墓曰公伯祖宜中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公以劾秃魯帖木兒忤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進士第自中之孫也本永嘉人自中娶于蘭溪楊氏因家焉先生父萍仕元爲宣政院使自少徵入衛學書于康里子山杜清碧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立朝讜謇劾秃魯帖木兒忤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進士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自沈于淵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過赦還蘭溪病瘓聞有薦于朝者卻藥弗御而卒蘇太史伯衡表其墓曰公伯祖宜中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公以劾秃魯帖木兒而幾見殺生與厄會何絕相似也及元亡公分水關同諒一門死以徇國其心與乃祖行軍司馬死分水關同諒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金華府志

縣尹胡先生希仁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瑞庵門人

朱先生顯道

朱顯道橋李人業攻醫得九鍼補瀉法于王瑞庵實出

靜修學案補遺

劉氏先緒

劉先生秉德　附門人孔文振

劉秉德改名國寶字長卿容城人靜修之叔祖也登與定二年進士第釋褐涇陽縣主簿改藤縣尹終于奉直大夫鄭州防禦判官爲學不喜作詞章貞祐間避地河南隱于豫州之許封山從學者惟孔文振茂林脩竹清泉怪石終歲無人惟琴書在側靜修文拾遺

劉述字繼先靜修之父也生六歲值貞祐之變從親南渡廿六遭壬辰之革飢險備嘗重至鄉土刻意于學十年之間天文曆數陰陽醫方之書無不通性學史學尤所喜者後至順天隱居教授杜門絕交惟以教子爲事

劉先生述

不至于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

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冀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冀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

雲濠謹案先生初名駟字夢驥後改名字見墓表亦號汎翁見眞異安氏祭先生文又案先生著有四書精要及詩五卷號丁亥集

靜修敘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

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于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

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心志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

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傳注疏釋之于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劄偈以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廢諸儒之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盲而變吾之耳知

于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不可以學易

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遠實蹤分而遠探蹟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

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盲而變吾之耳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廢諸儒之議論蓋不

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于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劄偈以眞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强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榛榛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質昭曒開廓懇惻然後爲得也

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啻數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瘦腓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太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

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于略而晉史過于繁南北事簒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興廢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于要名欲以爲談說之鑑背吻之備至于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

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

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亦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妻黃之書雖云兵家習術戰陣之事亦有名言之所謂藝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有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纂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澀蘇子謂艱險之辭文庸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朝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于門弟子薛收姚義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削駢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

程張朱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

唐漢而躋三代尤當致力也

孔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

學詩當以六藝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為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于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盛唐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效晚唐之蔑裔學溫李之口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為詩也

至于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

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温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可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廩束者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

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磷磷以偷生子子以自存忝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鄙哉

諸生毋替茲命

槧書記

讀之在槧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

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

圖之圓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蘊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于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于是焉合其多少則于是焉合其多少則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之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鈎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渝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之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鈎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

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十二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之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二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稽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十三四明歲書約圖刊本

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卦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于乾坤六子之卒勉强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爻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紓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爻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高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機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

是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干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干蓍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干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圖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

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于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卽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卽其所用之平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圖數之變也此卻三陳九歌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數合之圖圖之畫海後之六爻之所應圖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槧舊而記之

靜修文集

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換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藥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然如失告先聖攻

虞道園曰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

唯恭于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

以趨赴之若趨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音必內故唯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閒哉誰妙此理而宰此心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

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唯諾說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于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于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有有可處之世也讀藥書漫記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眾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于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于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閒遊郎于經學莫通文詞浩瀚當爲名儒年未弱冠才器超卓日閱方冊得如古人者友之常作希聖解弔荊柯文豪邁不羈老氣可見

山雷溪又號雷溪眞隱

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于人

先生師道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

司業硯彌堅教授眞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安上差可比司業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

附錄

嗚呼可勝哀也哉孝子田君墓表

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
先生書畫像白鬱曰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
以當眾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
何以居
至元二十年春辟先生子保定先生以疾辭固辟之乃
至拜右贊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夾谷之奇爲左贊善大
夫時已立國子學李棟宋衛李謙皆以東宮僚友繼典
教事至是命先生專領之而以衛等仍備咨訪裕宗嘗
曰吾聞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

士豈可以錢穀較耶今學校之設所以育人才厚風俗
也汝其勉之
宋文清靜修改封謚從祀文曰伏見劉某以天挺英
邁之姿廓自得正大之學負詣然之氣崇高尚之志眞
知力行淸修苦節其言論則主乎大經大法其念慮則
存乎致君澤民傳注有功出處合直夷考盛德克配前
人如蒙上聞從祀賢廡不惟彰我朝有大賢之才接道
統之正抑且表聖上崇儒重道興起斯文之心且爵封
容城郡公謚曰文靖容城乃保定一縣卽非郡國以靖
配文義若未稱官從合干部分太常禮官改議封謚相
應
黃晉卿跋先生遺墨曰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

出一范文正公所償豈少哉其言甚善元史裕宗傳
蘇滋溪裴其墓曰初朱子之于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
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于一而卒或者輯爲四書集義
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精粹實
于集註有所發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集義眞西山弟子盧孝孫所著凡一百卷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提要稱其書芟削浮辭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于多歧云

又曰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
節隳頹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蠲長久

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

朱潛溪名臣頌曰先生之心嶽鎭川澄先生之操玉溫人益然陽春發其性情抱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京可作吾爲執鞭

馬平泉曰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其劉靜修之謂乎然歐陽玄嘗稱其不欲道世獨往則當宋元之際生民陷溺偶一出援之且已曾拜承德郎而歸何以于集賢學士之徵而固辭耶所稱不欲遺世終身必非他人所能伸縮矣元之初政大綱不立奸慝橫恣世祖雖有圖治之心而酷烈嗜殺豈大有爲之主哉先生所以決去不顧耳許平仲之所不能得于世祖者靜修遂焉信乎其爲不召之臣余讀趙惕庵困亭錄言許平仲之與學耶律晉卿之止殺宜百世尸祝之若先生之風足以廉頑立懦固亦當俎豆靜修講友不替者也

附錄

靜修爲作退齋記曰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大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于有所不爲戒在于无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眞失于有所不爲者也

劉蠹齋先生祥

劉祥字仲祥號蠹齋安肅人不樂仕進著書自娛與劉靜修友善靜修嘗稱其明敏博物專門理學

隱君梁南溪先生至剛附子泰

梁至剛字浩然新安人好論古今談至理與劉靜修遊往返不厭或勸之仕曰堯舜之世而有巢由吾何仕乎終身肥遯自號南溪老人子泰有高行嘗學于靜修輔

通志

梓材謹案孫夏峯奇逢撰靜修祠碑記云先生肥遯學得與靜修把臂行吟靜修嘗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則先生蓋靜修學侶而非弟子也

靜修同調

レ文正何先生瑋

何瑋字仲韞易縣人易國武昌公伯祥子也始襲父職知易州兄行軍千戶卒復襲之鎮亳州至元三十一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大德四年授侍御史以母病辭七年授御史中丞京師孔子廟成先生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于其側從之九年冬將有事于南郊議配享先生曰嚴父配天萬世不易不果行武宗卽位于上都授太子副詹事復遙授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至大元年拜中書左丞未幾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建諸葛亮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贍之三年改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卒贈太傅追封梁國公

證文正元史

梓材謹案程雪樓爲先生神道碑云年十六歲從張蔡公兼見世祖又言其所至以與學薦賢崇孝弟長恩信愷孤寡爲任嘗奏請割田千九畝入大名校官出御史臺錢五十萬建國學以地三千畝立書院于南陽祠忠武侯三千畝入揚州三皇廟又請置洪澤岑陂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自太平還購書數萬卷迎劉先生因爲師參議中書薦劉宣等十餘人

安氏先緒

照磨安恕齋先生松父滔

安松字廷幹太原離石人金亡遷眞定父滔眞定儒學正先生少學于家庭尊聞行知聲聞偉然至元閒由薦起家歷官江東宣慰司照磨爲吏廉謹治獄多陰功謝事歸教授于家嚴條約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爲繳繞章句學子熙煦蘇滋溪與西菅李士興書曰安氏自石峯恕齋默庵祖子孫三世或家于斯游于斯者七十餘年矣凡使是鎭之人誦詩讀書立身行道敬老而慈幼善俗而化家莫非安氏之教使之然也

恕齋講友

焦先生悅父德義附師吳蔡軒

焦悅字子和眞定人父德義以孝行聞于鄉先生弱不好弄端重如成人始入鄉校卽知嚮學師弗煩于訓誨稍長從吳蔡軒游黎軒明經先生講求誠意正心之學

一言一行皆求合于規矩同游者敬而畏之嘗與同郡安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久之辟州佐史未幾謝去又辟爲郡掾曹數月歸歸執親之喪三年不衎于內君子以爲難家庭雍睦雖盛暑必具衣冠以見子孫子孫亦能緝學修行先生嘗曰學者將以行其學學焉而弗踐履何以學爲哉故晝之所行夕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則有所不爲也鄉之先進若翰林王文恭公恕齋安先生咸器重之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爲人師遂授慎定郡學官先生勉起就職訓誘諄

諄唯恐不至而學者亦樂聞其說歲餘不出號其居曰兌齋年七十有二卒先生始學爲詩即有理趣其詩百餘首詩講疑一編並藏于家 蘇滋溪集

趙氏先緒

文昭趙先生秉溫 附師馮巽亨

趙秉溫字行直世爲蔚州蠡狐人父昭毅大將軍由監中山家焉先生資端重不苟戲笑稍長從金進士馮巽亨學世祖居潛藩命侍左右中統元年帝卽位命與參知政事李某行右三部事至元五年劉太保秉忠起朝儀

敏齋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江南旣歸版圖後生漸趨刀筆之習先生行部大郡遣吏奉書幣迎故亭學世祖居潛藩命侍左右中統元年帝卽位命與參知政事李某行右三部事至元五年劉太保秉忠起朝儀

忠敏趙先生秉正

趙秉正字公亮文昭公秉溫之弟也官至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尙書天水郡侯謚忠敏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江南旣歸版圖後生漸趨刀筆之習先生行部大郡遣吏奉書幣迎故紳先生劉辰翁鄧光薦黎立武舍于學宮命諸生從授

經訓業成者復其家士風由是浸盛先生嗜讀書不倘
華句獨喜古人奇節偉行雖在行陣寘書袖間下馬休
輒誦讀軍中相謂趙生宋平出橐中金購書萬卷聲致
其家以其副分貽順德懷孟許三郡學官北方之士賴
焉與文昭公爲家訓以示子孫蘇滋溪集

劉氏門人

補秘書烏存齋先生冲

附錄

安敬仲與先生書曰熙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

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于應事接
物閒體驗警省亦略有効但嬰悔尤山積日夕增懼耳
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
右側聞高論也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
一過尙多疑誤別紙錄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
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初脫稿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
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
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
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

補郡守鄞先生庸

附錄

靜修送季常序曰季常于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
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
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
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于此亦可
以見之

補李先生道恒

梓材謹案靜修遺文有道貴堂說云河間
李生摭邵氏詩名堂曰道貴疑卽先生

補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雲濠謹案蘇滋溪銘先生墓碣云字伯始年七十
有六復號至元之三年終于家門生會葬者百餘
人又稱先生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爲學道之標準
心學淵源圖以爲入聖之極功又作中庸大學論
語孟子請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解發明魯庵
家說其數十卷大抵以程朱之言爲宗云

附錄

劉文靖公以風節問學著名當世先生欲往從之游無
以爲介擔簦負笈齋沐立于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
志之卓命序弟子之列先生闔其講說深思體踐極其
至而後已

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先生歸而行之家日益裕已而往復卒業

事親孝溫清定省皆有禮節親喪廬墓克盡其哀行既著聞士之從者益眾

講授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

孝子葉先生志道

葉志道字士心德興人受學于劉靜修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有馴虎烏巢之瑞事聞旌其門更徵之不起饒州府志

賈先生壎

賈先生璞合傳

賈壎涿州房山人弱冠聞容城劉先生以理學淑多士偕其兄往從焉容城愛其兄弟性靜而樂學命其兄名曰璞字抱眞先生名曰壎字巢夫所以期待者非淺久之學若有得隱處州閭以奉其親敷教于家遠近學徒元十二年卒疾革泣謂靜修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于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靜修其遺言于父祐及故人徐子懌亦然

徐先生景巖

徐景巖靜修之徒也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至元十二年卒疾革泣謂靜修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于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靜修其遺言于父祐及故人徐子懌亦然

皇甫先生斐

皇甫斐口人其父安國以靜修爲鄉先生使執贄來見而欲有以字而教之乃字之以伯陽而爲之說

侍講梁先生師安

梁先生師安合傳

孔子像旦望率里人祠之爲文渾厚質實不尙華靡初

梁師恭口口人嘗及靜修之門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靜修嗣院于三臺蓋人各有學學足相成云靜修重碑記

王先生綱

王綱新安人師容城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先生竟以憂卒容城爲銘其墓靜修遺文

張先生溍

張溍初名某從靜修學既長而更幼名靜修命之以溍而爲之說靜修遺文

梓材謹案先生未詳其里黃文獻晉卿跋靜修遺墨言從汝南張君鑑且謂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未知卽先生否也

隱君劉先生莫

劉莫字原蒙新安人早歲爲吏閩靜修之學折節相從靜修始拒之終與之甚厚及靜修卒先生遂一意深隱終身不出畿輔通志

梁先生泰附見靜修講友

李先生蒙

王先生果合傳

李先生貞合傳

李蒙王果李貞與劉莫梁泰皆負笈從靜修遊爲建書院于三臺蓋人各有學學足相成云靜修重碑記

何先生口

梓材謹案何文正公爲兩淮運使時有請夢吉先生教子疏考之程雪樓集文正神道碑蓋自太平還迎劉先生爲師又案文正夫人張氏有子三德謙德讓德巽早世德溫武略將軍副嘉議大夫衛率使德巽早世德溫武略將軍副萬戶趙氏有子二德讓德謙未知其並從靜修否也先是田尙書亦既請靜修教子靜修以水齋先慕遷避之不及往云

靜修私淑

補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梓材謹案蘇滋溪狀其行云盡司數以其行薦于朝卒無所就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雲濠謹案先生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繢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稿藏于家

四書集註辨略序

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旣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于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振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爲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

于是竭其精力作爲傳註以著明之至于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復以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于數千載之上其閒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于見聞安于陋習于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句讀于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說掣肘矛盾支離湊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卒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于天下之理玩之益熟必當恭然悔其平日之所爲而火之矣

梓材謹案此先生以王滸南爲說非朱子集註趙郡陳氏頗多其說懼而爲書以辨之者也其後陳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猶識見之卓而于朱子之學爲有功云

敬仲文集

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埽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明聖道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民生先聖文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其微從事于斯是曰慎獨自此精之萬物並育蒙髮有閒天理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於戲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慎獨箴

附錄

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

聞容城劉氏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修爲先容劉許之將行會劉卒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始聞劉訃先生與烏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其勉力大業之初意也

其學汪洋該洽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脩以立于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以自任其道教人持敬爲本解經爲末屢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

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

傳文議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註其後庶覽春秋者有以考傳讀春秋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于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于莊公之十二年

袁清容表其墓曰眞文忠公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焉文公之學眞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聞揚合一劉公功與眞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歐陽元功爲先生畫像贊曰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闢西三鑪未必榮于教授之四世苟陵八龍奚以過于伯仲之一鑿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玄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于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又爲先生祠堂記曰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韻敞夷士樂附者眾異時有祠宜乎

默庵講友

王先生仲安

王仲安安敬仲之徒也與敬仲時相見敬仲稱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默庵文集

王先生儀伯　附師董宗道

王儀伯亦敬仲之徒也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經傳敬仲稱其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云默庵文集

蘇氏先緒

領稅蘇威加先生榮祖　附師賈口

蘇榮祖字顯之眞定人性穎異童齔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卓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舊書價視珍貝先生得書必手鈔校讐無豪忽舛異迺已司歷或失其傳先生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覈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從之問禮先生援古訓式縷解銖

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轉運司辟先生領眞定
稅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嘗欲辨宗法以合
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
而毀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
如先生子志道鄧巴西集
梓材謹案慶道圖爲其子墓誌銘云考榮祖以公
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
附錄

先生教子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寬輒正色曰可以
一子故廢教耶

歐陽元功爲威如先生畫像贊曰英英紫芝皎皎素絲
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
子之守

郎中蘇先生志道

蘇志道字子寧父榮祖子官至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卒先生幼不好弄言笑不妄交
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閉門不
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學及陸眞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簡于敎子餘俸輒置書

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卽天爵也道園學
古錄

附錄

歐陽元功爲郎中畫像贊曰維子寧父爲名卿士其心
塞淵如古君子旣合于古詎諧于時職是已直勿究厥
施居家嗃嗃在國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
屢忤權相晚著惠愛足食邊饟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宣
爾有子簡自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原可作孰敢
吏雲

滕氏門人

縣尹趙先生時勉 附子藝

趙時勉字致堂世家蔚州蜚狐先生幼聰警絕人及長
學師國子司業滕安上間學粹精洽身修潔大父文昭
公秉溢旣薨諸父多官于外先生始經紀其家趙氏族
大而盛嘗悼近世之士貴爲公卿而享祀其祖禮同庶
人乃稽司馬氏朱氏祭儀家禮爲祠堂于正寢之側凡
喪祭昏冠議而行之建學家塾延師以訓其宗族子弟
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之孤依者里人亦多來學焉起爲承事郎侍儀通事舍
人供職未幾會有佞幸唆爲侍儀官者先生曰是豈可

與其事耶卽移病去久之起爲承務郎右丞作司同提舉先生曰吾輩儒者也豈能吝出納以爲有司之事乎又移病去居數年出尹定陶先是俗頗健訟富室子弟或珥筆習吏覬免徭役先生與學宮禮師儒悉使就學執弟子業躬爲訓督日新月化而習俗亦或少變焉子藝由國學弟子員補侍儀舍人調靖海尉與蘇滋溪天爵同門學相友善蘇滋溪集

王先生祁 詳見草廬學案

兵曹張先生晉

張晉亨州人參知政事昂霄子少知好禮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弱冠爲兵曹掾聞其師滕司業卒中山謀請臨哭其喪不許因棄掾得就哭還金敖務自多學記覽以博其用而不幸早卒馬石田集

參政蔡先生文淵

許先生貫 合傳

蔡文淵東平人官國史編修師滕司業狀司業之行與門生許貫請姚牧庵裴其阡云姚牧庵集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參政蘇滋溪爲耶律文正有神道碑云故參知政事蔡公文淵始由諸生擢爲學官公加敬禮引爲同列士咸多其識量是參政本爲耶律氏門生

何氏家學

何先生口 見上靜修門人

賈氏家學

賈先生彝

賈彝教授巢夫子官翰林國史編修蘇滋溪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爲容城縣大夫爲劉修祠加崇飾見楊僉事靜修祠堂記

賈氏門人

任先生亨祚

任亨祚賈教授巢夫門生爲述其狀蘇滋溪集

安氏門人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梓材謹案先生爲靜修墓表云天爵之生也不獲見先生及游成均得隔川吳文正公澄爲之師是先生亦爲草廬門人虞道園爲眞定藏氏先塋碑云集爲國子師天爵爲生則先生又及虞氏之門其爲齋文憲神道碑則言以天爵少從公學故以慕賢之文見屬云云雲濠謹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詩稿七卷文集三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詩七卷文三十卷又有遼金紀元黃河源委二書未及脫稿又著錄先生治世龜鑑一卷提要稱所採皆宋以前善政嘉言而大旨歸于培養元氣云

當夫子自衛反魯時魯哀公十一年冬也前六十八年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請觀周樂爲歌周南
召南次歌邶鄘衛次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
唐歌陳歌檜然後歌小雅大雅歌頌終焉由今觀之所
正者獨豳以下詩也而雅頌何嘗不得其所乎若曰左
氏後出而作傳何獨豳之下雅之上不得其次歟
詩三百篇婦人女子作者居十之三夫以淫邪婦人而
能爲此豈聖人潤色之歟不然後世老師宿儒反有不
能及者何也
夫鄭衛之詩蓋多淫亂之詩也平王以下朝廷雅正之
樂歌亦豈少歟至夫子定詩獨取鄭衛淫亂之詩而棄
宗周雅正之樂歌何也或曰平王東遷王室衰微不復
能爲祭祀朝聘之樂歌矣夫以天王之尊不能爲此而
魯諸侯之國也獨得爲燕享之頌歟
淇澳衛人美武公之德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過而作
抑亦武公作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皆衛詩也一錄
于風一錄于小雅一錄于大雅何也豈聲音節奏亦有
豐殺廉肉之不同歟果然則諸侯之詩亦可謂之雅矣
七月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
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也公劉召康公以
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誦公劉之事以告之也當
成王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皆作詩以戒王今七月錄
于風公劉錄于雅何也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歙
豳雅蜡祭息老物則歙豳頌豈豳詩亦可爲雅爲頌歟
果然是一詩而雜三體矣豈所謂雅各得其所乎
六月采芑江漢常武四詩其事略同而六月采芑載之
北迄豳一百三十五篇爲變風然則成王盛時齊晉陳
衛所得之正風孔子編詩皆棄而不取何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考
之詩自成至宣列國之風無一篇可見平桓以後天子
未嘗巡狩也而所編之詩如此其多是果孰陳之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
雅亡也夫風雅體製不同音節亦異雅非可降爲風也

謂夫子編詩而降之邶則未編之前亦不聞名爲雅也
樂有五音十二律詩之雅頌祭祀燕享之樂歌也必當
時所作而用之所以協乎五音十二律也二南國風民
俗歌謠之詩也今亦用之于樂其聲音節奏果能協于
五音十二律乎不知古人因詩以度樂歌歟抑亦因樂以
爲詩歟若曰因詩以度樂則白華南陔等詩又將何以
爲樂歟
詩自唐虞有之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是也及夫子定
詩獨取周詩值及商頌數篇而已虞夏之詩皆棄而不
取何也若曰恐虞詩歲遠而亡然則子在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其所聞者非舜樂歟
先生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
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
哉高叟之爲詩也
梓材謹案先生兼閱東萊書而其所著名曰讀詩疑問則未嘗不私淑東萊也

附錄

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
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
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
有九人
至正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兼國子祭酒先生自以起自
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
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
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
有三事其糾易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
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
趙東山序滋溪文集曰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

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
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淸修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蔽
于他歧深識博文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至于
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篤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
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
然頹波之砥柱矣
又曰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爲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
空言則從事于聖明之道而審夫得失之機也明矣故
訪以爲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

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

王先生口

趙先生口　合傳

梓材謹案滋溪狀默庵行實云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于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是默庵之門有王趙諸先生也

滋溪講友

教授張先生在　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楊氏講友

憲書甄先生克敏　附師郭士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甄克敏字德修世爲眞定儒家少與翰林楊俊民俱學于郭先生士文聰敏卓然不類童子奉父母盡孝深居一室羅列圖史部使者以其名薦當得河南憲司書史不果就年三十八卒　滋溪集

靜修續傳

司農烏古孫先生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正憲澤子臨潁人好讀書至治二年薩祖江陵州判官調武江縣尹有惠政累遷爲監察御史先生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學自輔于是連疏

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眞臣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帝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從祀孔廟廷皆不報歷陞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過我汝宜志之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藏于家　元史

進士胡先生炳南　附楊九萬

胡炳南容城人以五經登元末進士第隱居自樂屢徵不就與楊九萬等講道林尖山卒配饗靜修　畿輔通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先生濂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滋溪門人

商先生企翁

商企翁滋溪門人爲滋溪畫像贊曰積之豐虛以容持之恭屹以崇安其所遇孰問窮通汲引後學誨諄告忠蘊之爲精華發之爲事功索絕響而嗣音淪芳流以之東昔嘗欵先正之美莫或繼踪猶獨于公復以見古人之風　滋溪集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一

草廬學案補遺

後學鄞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草廬先緒

レ吳先生澤

吳鎬文正之祖也工進士詩賦精通天文星曆之學寬厚不屑細務文正年譜

貢氏先緒

補レ隱君貢先生士贍

附錄

先生甫冠以詞賦試漕司中程明年黜于儀曹即自訟曰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志己在于爲人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雖有志于爲人其能乎哉乃力自學行歌詠息偃以忘其年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

雲濠謹案馬石田集言先生以文靖貴累贈祕書太監追封廣陵郡侯

程藏門人

補レ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雲濠謹案先生明正統八年從祀嘉靖九年罷祀國朝乾隆三年復祀

梓材謹案先生晚字伯清其爲元中子黎立武碑云澄亦門人蓋先生固黎氏撫州校文時所貢士也又案先生名或作澂澂之本字也故經義考並書作澂

草廬語要

先王教士以詩書禮樂爲四術若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爾自夫子贊易辭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經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紀錄而其要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

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貪而飽其馘斯可矣

時之爲時莫備于易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象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終于未濟之未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觸類而長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則一而已

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爲十二會一會計一萬

八千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爲閉物兩閒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爲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仍是渾沌是謂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眾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陽陰五行之積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爲運行遲速不等天左旋于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過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一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

生故曰人生于寅也

原理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

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曆家以是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行一度蓋以載法其易算爾天傾倚于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倚于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晷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辰申相當是以晷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遠日極于南而移北則爲冬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值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尤遲于日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晝日行疾于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遲焉月行遲于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月之有餘爲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之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于天則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

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巳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于西北之昆崙猶乾之始于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于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于東南也天有四象地有四形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陽與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之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爲夏之暑月水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明辰體皆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脈隨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膽脾腎四臟屬天肺肝胃膀胱四臟屬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

地之德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鸛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鵝雞鴨鳧之屬性之飛走之情也飛木者佳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情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柏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櫟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樸荊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于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氣疏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于地然則陽實陰虛者互說

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先生自跋曰往年因郝仲明見問一時答之之辭如此聽者不能悉記吾言故命史從旁書之皆先儒之所已言非吾之自言也有人傳錄以去題其名曰原理殊非吾意今廬陵士廖成子又逐節畫而爲圖可謂有志然此特窮理之一端爾人之爲學猶有切近于己者當知所先後也

草廬經說

人身膚最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會膚以筋束

骸四者之聚爲身有禮義則凡講說皆信實之言凡脩爲皆睦婣之行形體皆莊重堅固而不怠惰放肆也其于人倫則生事葬祭孝敬追慕亦惟此禮義爲大端緒也人情之動有愛惡哀樂喜懼之情以禮義治之則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天所與我之性而上達于天道矣三言所以先敬身中明倫終盡性至命三者皆禮義之功惟聖人能知禮之不可不爲而不已于爲也壞倒之國喪敗之家亡身之人惟不知禮而去之故至此 禮記禮運

周禮考注自序

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掌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也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徒閭師柞氏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衛枚氏司神之類

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此歐蘇之所未悉也可不著之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易纂言十卷提要云是書用呂祖謙古易本經文每卦先列卦變主爻每爻先列變爻次列象占十翼亦各分章數其訓解各附句下音釋考證則經附每卦之末傳附每卦之末傳附每章之末間有文義相因即附辨于句下者偶一二見非通例也證于諸經好臆爲點竄惟此書所改則有據據者爲多如師卦丈人吉改大人吉據崔憬所引子夏傳比卦比之匪人下增凶字據王肅本小畜卦與說輻改輿說輻據許愼說文尚得載改尚德載據京房虞翻子夏本泰卦包荒改包

荒據說文及虞翻本大畜卦曰閑輿衛改曰閑輿衛從鄭玄虞翻陸希聲本萃卦萃亨刪亨字從馬融鄭玄虞翻陸績本困卦劓刖改臲卼據荀爽王肅陸績本鼎卦其形渥改其形剭據鄭玄本比象比吉也刪也字據王昭素本漸象女歸吉也改女字據王弼注震象驚遠而懼邇也下補不喪七鬯四字據王昭素所引徐氏本漸象女歸吉也改女歸吉利貞據王肅本坤象履霜堅冰改初六履霜據魏志坎象樽酒簋貳刪貳字據陸德明釋文繫辭上傳繫辭焉而明吉凶下補悔吝二字據虞翻本繫辭下傳何以守位曰仁改何以守位曰人據王肅本耒耨之利改耒耜之利據王昭素本以濟不通下刪致遠以利天下六字據陸德明釋文序卦傳故受之以履下補履者禮也四字據韓康伯本皆援引古義具有源流不比師心變亂其餘亦多依胡瑗程子朱子諸說證所自爲改正者不過數條而已惟以繫辭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于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不可以爲訓矣然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說文及虞翻本大畜卦曰閑輿衛改曰閑輿衛從鄭玄虞翻陸希聲本萃卦萃亨刪亨字從馬融鄭玄虞翻陸績本困卦劓刖改臲卼據荀爽王肅陸績本鼎卦其形渥改其形剭據鄭玄本比象比吉也刪也字據王昭素本漸象女歸吉也改女歸吉利貞據王肅本坤象履霜堅冰改初六履霜據魏志坎象樽酒簋貳刪貳字據陸德明釋文繫辭上傳繫辭焉而明吉凶下補悔吝二字據虞翻本繫辭下傳何以守位曰仁改何以守位曰人據王肅本耒耨之利改耒耜之利據王昭素本以濟不通下刪致遠以利天下六字據陸德明釋文序卦傳故受之以履下補履者禮也四字據韓康伯本皆援引古義具有源流不比師心變亂其餘亦多依胡瑗程子朱子諸說證所自爲改正者不過數條而已惟以繫辭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于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不可以爲訓矣然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說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此歐蘇之所未悉也可不著之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易纂言十卷提要云是書用呂祖謙古易本經文每卦先列卦變主爻每爻先列變爻次列象占十翼亦各分章數其訓解各附句下音釋考證則經附每卦之末傳附每卦之末傳附每章之末間有文義相因即附辨于句下者偶一二見非通例也證于諸經好臆爲點竄惟此書所改則有據據者爲多如師卦丈人吉改大人吉據崔憬所引子夏傳比卦比之匪人下增凶字據王肅本小畜卦與說輻改輿說輻據許愼說文尚得載改尚德載據京房虞翻子夏本泰卦包荒改包

是書宋撫諸家傳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吳氏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然其纂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又嘗錄儀禮逸經二卷提要稱是篇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諸侯遷廟禮曰奔喪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所引逸文其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以次朝事儀後云又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提要言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燕儀曰大射儀曰聘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其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鄉射儀曰鄉飲酒儀曰士相見儀曰昏儀曰士相見儀取宋劉敞之所補敞擬記而作者尚有投壺儀一篇亦見公是集中草廬偶遺之明何喬新嘗取以次朝事儀後云又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提要言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

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于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如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云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吳草廬于諸經皆有纂言詩獨無之又言黃太學命卿借草廬書纂言四卷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也視蔡注加詳有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正德辛巳草廬十世孫理跋嘉靖己酉吳興顧應祥序滇本也

文正文集

朱子著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子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

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所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

此心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卽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以上仙城本心樓記

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漉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沈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

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于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于賢智而豐不于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于能凝者歟凝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問學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日入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蓋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五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矣 凝道山房記

進士之治經吾朱子以爲經之賊文之妖今之文格雖

比宋末微異然亦卑卑淺陋之甚曾是之謂明經平輩
試有司攫取小官曾是之謂顯親乎余每慨臨川金谿
之士口有言輒尊陸子及訊其底裏茫然不知陸子之
學爲何如雖當時高第門人往往多有實行蓋未有一
人能得陸子心法者陸學之孤絕而無傳悕矣哉臨川逸士
于若玉汝甫
墓誌銘
附錄
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候母寢燃火
復誦習

七歲能默誦五經十歲知爲學之本大畧力于朱子諸
書尤以大學爲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三年十
五遂以聖人之道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銘
年十六謁見程先生若庸于臨汝書院歷觀其標貼壁
閒之說不盡合于朱子之學公乃一一請問如所謂大
學乃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其卑小淺陋之學乎程
先生悚然曰若庸處此未見有知學能問如子者
十九作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
諸銘以自策勵
當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
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
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
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贖古一
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于俗儒之
陋習淫于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于其閒至于
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于斯乎又百年
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
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韶齡惟大父家庭之訓是

聞以時文見知于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又
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于斯豁然似
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
而自料所見愈于人矣
虞道園曰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
樂安鄭松招先生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
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
元貞元年八月如龍興城中士友及諸生請開講郡學
公說修己以敬章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多所感發

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先生至旦燃燭坐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先生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太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

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

尤有得于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

四方學者日益眾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而後去

家貧嘗從鬻書者借讀踰日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鬻書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

李鶴鳴序先生儀禮逸經曰後民泰定初嘗至揚州時憲使趙宏道及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秦焰既熄掇拾遺餘裒收並蓄得傳于後漢儒者之力也依稀論

寓公珊竹玠虞摯賈鈞趙英詹士龍元明善等先後留

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

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見焉進而教之靡閒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

其于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

公曰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慮俱消如在靈祠中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傍

如立嚴師側悽悽乎其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臨川野老自贊曰身形瘦削眷林獨鶴眼睛閃爍秋胥一鷗遠絕塵滓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

李鶴鳴序先生儀禮逸經曰後民泰定初嘗拜先生于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秦焰既熄掇拾遺餘裒收並蓄得傳于後漢儒者之力也依稀論

著以傳其舊唐儒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

載之惡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奧疏別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注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探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

揭文安爲神道碑曰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者皆金遺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宏吳公僻在江南居畎畝之中初大臣强起而不受其官後朝廷歷聘而用之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賢之學爲四方學者之依歸爲聖天子致明道敷教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曉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

宋潛溪名臣頌曰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貞篤生哲人愼斯勤斯紹乎等夷于道早知厲如秋霜照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盡八區閎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輿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骪甲之有龜蓍其淵沖以消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屢聘益尊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

又爲先生畫像贊曰業履而精德用而尊精析辯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憧悌君子天錫眉壽

又送李擴序曰先生之爲教也辨傳注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者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于物而未嘗析事物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

王忠文議孔子廟廷從祀曰元興許衡起于北方尊用朱氏之學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于南方能有見于前儒之所未及若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注槩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于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

又送樂仲本序曰先儒以爲陸氏主于尊德性朱氏主于道問學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臨川吳

學師何太虛先生中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補遺

草廬講友

補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剛簡孫琰之子爲黃岡尉僑居臨川之崇仁與吳澄友善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賜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以翰林院編修致仕 姓譜

許先生文薦

許文薦字季文世居撫之宜黃徙崇仁先生詩工而奇不談仙佛而談考亭朱氏青田陸氏學欣然意會人莫能知獨與草廬上下其議論 吳文正集

草廬學侶

山長詹先生崇朴

詹崇朴字叔厚安樂人經義融貫卓爲名儒大德中夏友蘭建鰲溪書院吳文正公爲作啓請先生主其教事學者多所成就所著有奎光集藏于家 姓譜

袁氏先緒

袁先生公壽

袁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樸撫山有暴客卒來犯眾爲擊殺之吏按其事特爲患害家以是益貧先生不以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誠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 道園學古錄

李氏先緒

補孝子李先生季淵

李季淵字浩卿臨川人李氏之仲也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瓊翠鄉先生孫履常書程伯子所賦瓊翠亭詩于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後先生與其從子本訪履道園山中道斯亭之勝道園爲之記曰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蓋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近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于猗猗之間者乎

道園學古錄

梓材謹案道園又爲君子堂記云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輯履常甫教二子於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二子即先生與其兄伯源也

退而燕處聞其哦詠之音若程工督計者故士之屢恒滿戶外其及門者亦進不怠以止

道園學古錄

梓材謹案先生以天曆二年卒年六十有一贈翰林直學士追封廣陵郡侯謚曰文靖其所著曰雲林小藁曰聽雪齋曰青山漫吟曰倦游集曰豫章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草廬書貢仲章文藁後稱爲江南之英與吾鄭善夫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云

補山長黃貢仲先生澤

黃楚望語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宋代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疏若以宋儒之精

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

附錄

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既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于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

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家人絕食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詠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晚食也然終不降心以謀溫飽惟以經學失傳用是爲戚

其于易以明象爲先惟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

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功各詣其極至于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

又曰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繇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人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蓍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乃作易學濫觴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晉錄易學濫觴一卷提要言其說易以明象爲本其明象則以序卦爲本其占法則以左傳爲主大旨謂王弼之廢象數遂于玄虛漢儒之用象數亦失于繁碎故折衷以酌其平其中歷陳易學不能復古者凡十三事持論皆有根據云

其于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

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必復于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違于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

又懼夫學者得于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曰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稿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誤排百家異說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

其論周禮于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尤精當其祭祀之法則兼載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略禮經復古正言

吳草廬序六經補注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爲之辨析補注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眞見先儒舊說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予欵美之不足因以諭于學者蓋必于諸經沈潛反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趙東山狀其行曰先生寧使其學不傳于後終不肯自敷衍以投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于闕塞枉以投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于闕塞

熊西雨先生復

熊復字庶可新建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四方來學者常數百人門人稱之曰西雨先生南昌府志

補輿簿氏先生恪

雲濠謹案元史隱逸先生本傳云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

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于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

又序春秋師說曰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旨要曰翼經畢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

又曰黃先生于春秋只令熟讀三傳于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

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于東山春秋師說云明不忘所自也其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楚望行狀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以見虛詞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云

附錄

草廬序先生春秋會傳曰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千載之下超然獨究聖人之旨惟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抑其次也澈嘗因三傳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不敢以示人今庶可所輯會傳向者已十之七八諸家注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

余先生國輔

余國輔金溪人輯經傳考異草廬序之曰以予之亦嘗

用力于斯也俾序其首又言所去取不悉與予同何當
取談細細商略以歸于至當之一 吳文正文集
貢氏學侶
貢先生仲堅
貢仲堅文靖之兄至治元年文靖謁告歸與先生奉母
以居斂氣下聲昆弟相顧白首怡然 馬石田集
資中學侶
補李先生洞
李洞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彊記作

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牧庵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
歎異之力薦于朝歷授奎章閣承制學士先生既爲帝
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會詔修經
世大典先生方臥疾卽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豈可以
不顧力疾同修書成旣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
學士以疾不能起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
天心水面文宗嘗敕虞道園製文以記之有文集四十
卷 元史
草廬家學
補廉訪吳先生當
雲濠謹案元史本傳言先生卒年六十五謚忠烈
附錄
改國子助教勤講說嚴肅業諸生皆樂從之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周禮纂言云未見黃氏
干頃堂書目謂其本大父之意爲是書又引陸元
輔之說云羅一峯嘗言吳文正公考周官以正六
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邱氏之
論也伯倚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
本爲注乎抑道乃祖所定之次也
草廬門人
補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氏文集
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
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檝時爲之驅泊之于義
淸壑之于德淵若然放大舟之寶而不溯犯大水之運
而不覆颿颿乎倣倣乎槎之進乎是者至矣 攬槎亭記
夫道不玄遐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
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書詩
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
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

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敷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智才非徒才道明義足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民爲大人爲師士爲眞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爲凡民　武昌路學記

謂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幷天亦無謂地無體舍水火土石以求之幷地亦無蓋象于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于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應凡于于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于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性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性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又道也丹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　虛室記

理學至宋儒大備言之可謂詳且明矣苟潛心于四書發之以近思錄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何理不窮以之修身治人聖賢事業不外乎是然理自難明言之易差非明師良友講授之眞幾何不有千里之繆哉　程氏四書章句

序

利固職趣世亟聖賢息鈍乃德古銘銘

附錄

梓材謹案馬石田爲神道碑稱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王阮亭居易錄引內閣藏書目錄載元清河集三十九卷有閻

陞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自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元史補遺

改禮部尚書亟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

草廬序元學士文寶曰學士自少負才氣蓋其得于天者異于人而又浸浸乎羣經鬼獄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于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

俚亦不廢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于斯入而有望歟

梓材謹案草廬稱先生為學士是未嘗以及門畜之然攷先生文集有吳幼清先生南歸序則固退在弟子之列矣

補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道園經說

昔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典禮以成文武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周道之衰有司廢墜仲尼思周公之遺緒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于易載其蹟于書詠其聲于詩正其法于春秋而周公之制作盡在是矣

古人制作見于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

道園集古錄

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而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于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于後世者猶無窮乎 延試策問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于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于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

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于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靡如也而從事于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于此者或未切于身心而攻諸彼者曾弗及于詳博于是傳注之所存者其外論低捂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于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 元上饒鶴山書院記

夫經也者無待于尊而衛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口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

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尊經閣記

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于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 大本堂記

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晉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

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爲無欲之漸也良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于無欲矣 主靜齋記

古之學者于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于學宮我

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于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于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于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于其閒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

要也不出于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 思學齋記

志苟立矣雖至于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 倒志齋記

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于東既虧則不足于西非在天

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曠孚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于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乎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子物則不能和流而忘反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天心水面亭記

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子詩也嘗歎推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鄭氏毛詩序

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未有見子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主制之必不容者也送李彝方閩憲詩序

百十年前吾閩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不得口以爲當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事得從于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傳注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其用力于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于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送趙茂元

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送朱德嘉序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卽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于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義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約亦守也

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約齋跋

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道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所翁龍跋

附錄

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母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意

故國名卿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諸公游于經傳百氏之說帝王之制有國家者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爲之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世家舊里考覈于近代者尤精詳

嘗與弟槃屏居一室日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宇曰邵庵故四方稱爲邵庵先生

嘗言先儒于致知之目其考乎二氏者皆將有所辨正非博聞之謂也蓋嘗接其徒扣其所以爲說然後歎夫聖人之教不明學者無所據依以爲下學上達之地而欲切究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

先生自贊畫像曰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怕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趙東山狀其行曰成均之士數百人多宗戚子弟施教

者每不安厥職公爲助教卽以師道自任申國學之成法以嚴正大之規本聖賢之遺書以發精微之蘊明事理之是非通輕俗于性情修辭者陳義必精辨惑者無微不顯學者資質不齊俱獲其益有志者待公之退多挾策趨門下者以卒其業他館之士靡然宗尙多相率詣館下請益爲之師者一無閒言

又曰公于諸經之說不專主一家必博考精思以求致用之道謂易因卦立言暢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完具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嘗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說以先天八卦圓圖爲河圖九數而九位爲洛書而十數而五位者爲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論以伸其說則曰易道廣大何所不該誠得其自然之數則無往不合也然先儒有成言焉當存之以俟知者其不苟異如此

又曰臨川吳公當弱冠時卽以斯道自任據經析理窮深極微莫之能尙也及乎壯歲猶幡然以爲非是知頹入德之方上達日新之妙蓋有向遊之士所不及知而

補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梓材謹案先生門生宋謙爲先生紀年錄云延祐開雲林公待制翰林以公從學國胄時雪樓程公草廬吳公子聲魯公伯生虞公爲監官公游諸公閒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是先生固諸公門下士也

貢玩齋集

伏羲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疇至我夫子繫易乃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爲畫卦出而敘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辨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慊

爲胡氏定正洪範集說序

夫我于天地間亦萬物之一也以一較萬其猶稊米之于太倉乎以萬歸一其猶太倉之于稊米乎故凡形色之可接者聲音之可求者氣類之可感者其數無窮也其變莫測也固非一身之所能備也而不知自物觀物則物物也物且萬萬也自我觀物則物豈外我一身哉且人也物也同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也亦同得陰陽五行之理以爲性也何其正通偏塞之不同耶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物與人固無異也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果無異乎是以散之爲萬殊斂之爲一理以一貫萬其所以爲備也亦大矣雖然體之而不質則羣疑之起足以害吾道行之而非恕則一念之私足以戕吾仁若然則一自一烏乎萬萬自萬烏乎一非知道者其孰能與于此

萬齋記

附錄

公淳篤溫厚樂易可親所至之地學者雲集雖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凡數百人

公在京師揭先天六十四卦圖于壁而虛其中禮部員外郎程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爲玩齋先生云

延祐二年文靖提舉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文正公辭國子司業歸鄉里受業其門文正深許之

程黟南序東軒集曰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追起之不得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硯之末藏其道于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詞之密深厚爾雅又非

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

余忠宣序泰父文集曰夫古之賢士多不兼于文藝文

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也不賢者之于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于兼有之耶

王忠文序玩齋文集曰公之先君子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又早游上庠受業諸公間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于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

補學士鮑西溪先生祠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學易輯經部存目提要云仲孚崇德人登至元乙亥進士薦爲翰林不就又云明史吳伯宗傳稱與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同薦恂年八十詮年亦七十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惟紳授鄂縣教諭後官至布政使則恂固未嘗仕明陶宗儀輟耕錄載鮑恂以妻父建德知縣命領之力貧緣中浙江鄉試第十四名考其籍乃嘉興其年乃至正甲申蓋名姓偶同非此鮑恂也

補

州同夏先生友鷗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九鼎從草廬子國子監又得旨從集賢大學士李公遊見草廬所作墓志

附錄

家居之儀時祭之禮一遵司馬氏朱氏所定

補

袁樓山先生明善

雲濠謹案通東山行狀言有袁誠夫者文正公高弟錫師說爲四書日錄自序意與朱子多殊詩商訂先生爲條辨是非數百言袁公心服多所更定云又案虞道園志其父墓云某老病家居延明善于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所謂教授于鄧庵之門也

附錄

朱楓林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于文義切于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

補

李先生本

附錄

虞道園記君子堂曰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于眾人之習眞欲自致于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媿于斯堂者乎幾微之先歧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愼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梓材謹案道園嘗爲其大父仲華墓表云子遊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先生爲道園學古錄後跋自稱門人則先生固自列于虞門矣

又送之序曰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于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伯宗得見馬伯宗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公庶及聞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

又曰蓋吾聞伯宗之爲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注章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于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

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維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此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于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于嬉也哉

補李先生棟

雲濠謹案先生字伯高

附錄

虞道園送之序曰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以勉之後一月棟又來而云將游學于四方也夫子弟生于陰德之門醫諸草木生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于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于蕃茂也棟嘗學詩乎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儒林宗派皆列吳氏之門然觀道園之序並以名稱似亦虞氏門人

補徵君朱先生夏

雲濠謹案先生嘗以春秋中延祐丁卯鄉貢進士舉王忠文公嘗序其文集

附錄

元會之學精敏闇博以明理爲本原講辨論議之際悉尊信其師說

補楊玉華先生準

梓材謹案先生泰和人蕭元齋楊賢可之師楊達觀爲泰和鄉先生蓋卽先生也

補通判皮先生湑

梓材謹案草廬年譜元貞十一年六月如臨江路病至百日止門人清江皮湑家文正集有送皮湑赴官序有作皮縉者誤

補鄉舉解先生觀

修史上書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議者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夫今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乎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

有宋則及于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若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論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摶魏野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天祥之死節有若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溫公類皆炳炳烺烺足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與宋相鄰者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

宗興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與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遜焉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慊釐之梟鶚鴟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繼續增損也

或者曰金人嘗廿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權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

陸沈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

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與于契丹也

附錄

幼警敏嗜學不以食寢廢大父非山先生藏書萬卷先生窮讀殆遍受學于李大父主靜先生主靜善導誘與嘗舉所見朱儒諸老宿德儀刑嘉言善行先生益自刻苦天文地理兵刑曆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考朱史如指掌吳文正以宋書屬之嘗于虎邱山講學後又建東山書院于金敘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眾文明

補教諭黃先生盅

梓材謹案先生乃文正孫壻見文正神道碑虞道園爲作大木堂記亦止云其後得壻公門未云以子妻之也又道園學古錄題跋有云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于臨川先生之門盖有聞焉于是又欲予廣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

補王先生祁

梓材謹案揭文安爲文正神道碑言中山王所輩受業蓋卽先生猶詩所父書作圻父爾

補李先生撰

雲濠謹案袁道園送之序謂李撰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

故于僕尤親近時蓋以國子學生將命以官云云

補文忠包先生希魯

雲濠謹案先生著又有易九卦衍義

補熊萬初先生本

附錄

虞道園序先生舊廬集曰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補州判許先生晉孫

世

縣尹虞先生槃

虞槃字仲常伯生之弟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除湘鄉州判官秩滿除嘉魚縣尹卒先生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者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草廬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草廬亟稱之元史

仲常遺文

學者敏于修而已敏于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于眾人也而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何哉修其身而已耳蔡君字說

附錄

道園誌其墓曰于詩于書考諸傳注常病其傳襲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于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尤病左氏之夸于辭而謬于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

梓材謹案道園所作誌文有云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君比故我兄弟雖學于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攻已爲吳公所知據此似先生特卓爐私淑弟子而萬姓統譜以爲同遊草廬之門

皮時中先生濛附子緘

皮濛字以亨平江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草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先生卒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緘思先人之遺意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請道園以意申之道園

解山泉先生蒙

解蒙字求我吉水人與兄觀我治易有名江鄉閒先生著有易經精蘊季通亦其兄弟也有易義經義考易精蘊大義

頤養之道以安靜爲無失二三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頤六三恆有二義利貞者不易之恆所以體常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恆所以盡變天地聖人所以能恆者以其能盡變也恆象

梓材謹案春雨學士表劉章江墓云紹于東山楊先生靜春劉先生四傳而至季大父伯中先生觀仲正先生蒙又講于吳文正公緒之家學傳得精思力踐所至門人弟子麇至而從之乃建學舍于里東山之下四方之人畢集焉據此則先生亦在草廬之門矣

梓材又案先生字求我江西通志作字來我以字形相近而誤一字仲正蓋亦吳文正所更號山泉先生兒學士送姚大同歸襄陽序四庫書目著錄易精蘊大義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平章董先生士選

董士選字仲良濮城人忠獻文炳次子也幼從父居兵閒訪治武事夜讀書不輟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先生爲前衛指揮使虢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

以其職讓弟帝以先生同僉行樞密院事于湖廣久之召還歷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先生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厲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大夫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既又得吳草廬而師之諸老儒及西蜀遊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晚年好讀易潛然終其身元史

學士曾滄海先生堅

曾堅字子白臨川人其族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惟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學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冰釋後擢進士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翰林直學士而卒其文刻意以文定爲師宋潛溪序其文集稱其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云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舒文靖公墓田記又序薛教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史臨川曾

王先生子清

王子衡字寅叔金陵人皇慶初吳草廬以疾尋醫過金陵先生授之餉執弟子禮而請學焉草廬稱其爲學不卑卑于世儒記誦詞章之習上慕古之聖人賢人而爲師可謂特見卓識而不得年以死是可慨也吳文正集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詳見靜修學案

參政周堅白先生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自幼從父待制應極宦遊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改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帝以先生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嘗呼其字伯溫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累陞直學士除兵部侍郎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出爲江東肅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先生與僚佐倉皇出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改浙西肅政廉訪使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假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留

云明郎瑛七修類稿載其降于張士誠士誠破後爲明太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時使其果與士誠同誅濂等不容不知瑛所言殆傳聞失實也

陳先生禧

陳禧口口人著有周易略例補釋一卷草廬序之曰禧年甚少而篤志于經世武功而從事于文諸侯之子而齒于庶士以共學是其天質之異于人者也 經義考

張先生恆

張恆汝南人臨川吳草廬弟子善談名理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草廬孝經章句後序稱草廬南還次廣陵郡子訪道誦經者日至恆先生受業焉序

陳先生垚

陳垚字伯高口口人生長素封之家而無膏粱紈綺之態既成童詣草廬讀書草廬每日談辨從旁竊聽恐能悟解卒年十九吳文正集

曾先生仁

曾仁草廬學者元統元年草廬挨作召之曰生死常事耳須使吾子孫知之文正年譜

山長康先生震

康震字宗武泰和人嘗從吳草廬劉申齋學草廬孫湖廣左丞當薦爲慶陽書院山長秩滿當還以親老歸作莊山書院招延學者館教之有恩治巢藏于家吉安府志

教授吳平齋先生皐

吳皐字仲舉臨川人朱履齋丞相六世孫早師草廬得爲學之要文章森嚴有法教授歸江遂占籍焉號平齋有吾吾齋類稾撫州府志

柳先生從龍

柳從龍字雲卿九江人志行卓然年長于草廬而學于

草廬家閩閩之閒築精舍曰靜虛晨省之暇玩聖賢之書草廬爲作靜虛精舍記江西通志

學諭唐先生術

唐術字景行永豐人博通經史刻志勵行從吳文正公遊深相契合至正庚寅中乙榜授宜春學諭元季兵亂先生仗義率衆以圖保障勢于賊大罵不屈遂遇害羅一峯集

進士李先生路

進士李先生岳合傳

李路乙卯進士李岳戊午進士從草廬遊草廬病其名之不雅馴爲之更名吳文正集

梓材謹案文正送舒慶遠南歸序有云河閒李岳及吾門以治周易義應舉

鄒先生志道

鄒志道宜黃人至元二十五年文正授徒宜黃縣明新堂鄉境有警乃奉母游夫人寓其舊廬文正年譜

張先生達

張達中山人元貞五年吳文正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辭去先生與同郡王圻河西張恢

輩皆從受業焉揭文安集

吳先生浚

吳浚字德普崇仁貳令之孫草廬爲字說以教之吳文正集

縣尹王起嚴先生起宗附詳靜濤學案

鄭先生世忠

鄭先生教忠

鄭先生保忠並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王先生進德

王進德金陵人吳文正門人延祐五年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文正于家行至儀眞病作不復行渡江留其家新書塾道園學古錄

教授焦先生位

焦位字致中進賢人遊吳草廬之門授書經以純孝聞洪武初辟池州教授南昌府志

陳天倪先生徵附兄誠善

陳徵字明善廬山人蘊懷瑰琦不屑屑求世用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故以天倪爲自號先生爲黃松瀑先生之甥幼嘗從草廬吳先生學取宋相古心江公孫女其兄誠善亦厲志苦學正思齋文集

史先生師魯

史師魯燕人寓眞州從草廬學稱其恪愿文正文集

喻先生立附師皮季賢王佐才龍觀復

喻立清江人延祐丙辰夏與何太虛中始識于封溪之上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太虛友人也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請一言以詔太虛歎曰子奚見吳先生爲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且得之能立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帚揲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知非堂稾

譚先生觀

譚觀臨川人草廬門人著有學庸輯錄梓材謹案先生爲文正孫壻見文正神道碑四書通義引用姓氏

戴先生順

戴順字德昌臨川人草廬門人同著學庸輯錄四書通義引用姓氏

鄔先生遠

鄔達字達卿臨川人草廬門人同著學庸輯錄四書通義引用

姓氏

范先生一漢 附師劉淵道

范一漢字明善永豐人年十二三能文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若交朋友信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接末及壯有學行辭章履履趣志成人初師里士劉淵道習舉業精熟尊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學諸經說大稱領悟年二十五卒 陸陽圭齋集

國子葉先生恆 見下虞氏門人

縣尉明安達兒先生

明安達兒樂安邑尉夏友蘭與之志同意合俱造草廬之門受學 文正文集

道園講友

補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材譯案閻書張仲純理賞從先生于武夷盡得其學又案先生講友不止一人其記懷友軒云皇慶初年以御史大夫木公薦在京師于時張君伯起以甲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掾貳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云

編修曾先生巽申

曾巽申字巽初廬陵人本武城人郡公之裔也少敏于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贏終歲之閒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書至旦無曠靈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于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著圖緯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至大間上之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修官書周易洽鑑及充廣郊祀圖緯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歸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薦爲太常博士未報三年閏七月遽以寒疾卒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圖緯志十卷明時類稾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續編杜詩若干卷補注元遺山詩十卷過閒錄二卷藏于家爲撫州儒學錄時道園之父嘗崇仁道過必來見道園與其兄弟先後同朝而先生尤久善云道園學古錄

陳氏師承

補學正傳古直先生定保

傳定保晉江人六歲能解大學事母至孝大德初用薦爲漳州學正首以太極圖西銘講說聽者悅服號古直先生姓譜

鮑氏講友

尚書牛先生諒

牛諒字士良東平州人元末寓居嘉興與鮑恂張翼諸人友善學者多從之遊自顏其堂曰尚友明初應詔除

翰林院與簿同學士張以寧使雲南御製歌詩賜之歷陞禮部尚書著述甚富楠李詩繫

張氏講友

忠宣余青陽先生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廬州人雲濠案先生唐兀氏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家焉遂爲合肥人少喪父授徒養母與吳草廬弟子張恆遊文字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邢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三史召復入翰林爲修撰累遷待制丁母憂歸廬州

盜起河南陷郡縣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爲都元帥府治淮西起先生分守安慶陞同知副元帥城海城城陷引刀自剄婁子女皆赴井死元史

雲濠謹案蔣姓統譜言先生天資英邁博學能文及死節事聞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謚文忠明謚忠宣命有司立祠配之所著有青陽集經義攷引程邦民云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

梓材謹案宋濂溪爲先生傳言其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且謂其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注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青陽遺集

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于當世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

其先世之仁而已矣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而成允成功之保居此所以稱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凍餒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亂成王特制禮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特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之浹乎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姚然高帝之寬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

養民景帝之遵用成業賢卓然爲漢賢君其不及于三代者無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元統癸酉廷對策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悉平而河獨爲患至今未已者何也河失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注中國也爲甚下又若建瓴水于峻宇之上則其所趨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若江淮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柰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港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患者千數百年□□□□王景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河之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口猶蝘蜓之臂爲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既多大有所瀉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漸水之衍隘焉耳送白彥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貢泰父文集序

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草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爲亦自然耳故學于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于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並所謂言者不能至矣送葛元機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于

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虛也陽本虛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于陰也是謙以下爲德者也初而謙謙下而又下者也二則浸以上矣故以鳴謙鳴者以言謙也三則益上而位高故以勞謙勞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焉有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民既服君子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何施而可議聖人之心猶以爲吾之待小人未之厚也又肯反而撝謙故四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其德已厚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捄矣自非中德何以能

失其體也 舍章亭記

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其謙已捄進而之五而小人者之終不可以化又也于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不富以鄰德之盛也利用侵伐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盡心焉耳矣昔者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于謙禹遂有舞干之譽此其所謂捄謙也謙猶捄而民不服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已乎哉 送許具賠

序

坤者天下之至文口口口口口口爲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事也非盡坤之道也嘗觀于地川嶽之流時至文也鳥獸草木之蕃生至文也故孟子贊之以爲光大又以爲化光又以爲美在其中暢于四肢天下之文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于五而坤主于二若三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于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章可貞可用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爲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或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乎尊而捄發矣上儗于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捄矣惟有是中德故不

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化已行其道已成之後于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也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可與爲治可與爲亂夫豈拳拳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誘之以治使其民至于如是哉亦盡其性而已矣 程縣學記

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蓋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

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稷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句龍有功于水土柱與稷有功于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句龍以爲后土者猶所謂帝嚳而郊稷是也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爲句龍亦明也新修

大寧宮記

飛蝗之疾一日千里爲馬弗輟十爲可至聖源于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己千人一己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十里弗勉不入于室爾祖好修厥有令名勉茲學者畢觀其成

勉學齋銘

爲江澤民作

附錄

先生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顙天求以身代先生間強衣冠而出當出職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之先生徐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

梓材謹案戴九靈題跋言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云云

賈伯良爲作死節記曰時予自閩海還舒謁公于館下公延予門塾俾教授子弟翼日侍公于城之南樓語及國家顧謂余曰余荷國恩以進士及第歷省憲居館閣每愧無報今國家雖授余以兵戎重寄豈余所堪然古人有言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萬一不幸吾知盡吾忠而已

又贊曰於赫元運篤生名臣識綜今古學究天人扞此大邦戎備整飭允文允武克著厥蹟古有巡遠公實邁之猗歟忠節敢揚頌詩

青陽學侶

賈先生良

賈良宿松人工文章篤于風義余忠宣閒嘗延入署訓其子弟忠宣閫門殉節先生爲文紀其事一統志

雲濠謹案忠宣死節記末云至正戊戌太原
貢伯顏爲記伯顏蓋其字太原或其族望爾

青陽同調

隱君楊水北先生顯民

楊顯民南昌人力學操行通古今之務家甚貧蕭然吟
詠以自樂不肯就元科目余延心稱爲南州有道之士
所著有水北山房集人物志

附錄

虞道園送楊生序曰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
澤之益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

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
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于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
觀于旦晝之存而忽忽失于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
于鄉晦之息而汩汩謬于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
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于純一者乎

奈忠宣序楊君詩集曰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挾
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嘗以貲出爲郡文學既
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爲其文行
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復解不赴召而教授于其
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延心嘗謁之湖上

其文藝遊上國而遇知于當世士之擢冠而起者相踵
京師大官之家皆有其客而遇知于當世者亦比比有
之若顯章楊顯民者抱其才蘊不屑于科目甘自悅翛

升堂拜其母東夫人先生侍側須鬢皓然進酒奉觴進退惟謹爲好言溫藉之食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講先正之道諸生環列修整皆若有得焉者先生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卒年六十一 青陽集

附錄

余忠宣輓葛編修曰昔別情何樂今遺語向誰幽房通里閈客館罥蕪絲未過徐公墓徒懷有道碑扁舟望湖曲清淚溼江蘺

隱君魯先生眞

魯眞字起元開化人元統二年舉人隱居不仕邃于學朝行實踐余閟薦之不起 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注經義考云佚

府史董先生思賢

董思賢字深道台州人通書經大義事父母以孝聞嘗爲府史存心愛物處事多據略余忠宣公持節按台察其賢郡事悉俾經理一無冤滯疾且革取小像自贊復索紙書遺語云應世數盡萬物歸玄清風明月大道自然書畢而逝 台州府志

天倪講友

夏先生元祐

夏天祐字立卿上饒人嘗有正思齋文集番陽李存序之云立卿天資明敏高出倫輩于古人書無不讀彬彬然文學之士矣 李俟庵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陳天倪墓誌云始子在杭訂等山中得從黃楼瀑先生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清介孤峭然以株儒自爲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斂衽畏敬又自言其于無錫梁溪之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始知爲黃氏甥是則先生之師友可知又爲水南王先生哀辭云其父謁先生于當塗杜尊師之玄館先生長身鶴髮衣幅巾白髭鬚屣履徐出某以諸生謁拜其清言風致望而知爲厚德長者時方飢驅欲爲弟子郎養弗可得又言先生初名鯉後入京學更名理字倫卿先生之所師尊者何多在玄教道教開耶又案先生右臂在襁褓爲乳母誤出其骨骼然以父兄之教在髫齔時即知向學云見其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正思齋集

大哉宣聖以詩教我與觀羣怨皆興曰可誠篤是學感

敬志意善善惡惡庶全美刺詩人得失于焉考見妍媸在己反省毋眩和以處眾不至于流設使雷同其道亦穆微創羞惡中惟一致溫柔敦厚慎勿暴氣用以事親孝哉有子移以為忠曾不越此鳥獸草木名類匪一惟篤學問旁資多識可齋詩

虞氏家學

州判虞先生槃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董先生守忠

董先生守慤合傳

董先生守思合傳

董守忠守慤守思行省平章士選之子也平章在江西延虞汲于家塾以教之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慤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元史

袁氏家學

袁櫻山先生明善見上草廬門人

貢氏家學

照磨貢先生師謙

貢師謙文靖次子師泰之弟兄弟皆孝弟純篤講學以世其家先生官從仕郎集賢院照磨馬石田集

治中貢先生師道

貢師道字道甫奎之從子累遷翰林學士宣國史院編修官時修宋遼金三史總裁脫脫欲以遼金為正統先生謂本朝上承中國帝王之統而與唐虞三代漢唐齊稱以承宋則正統在宋而不在遼金遂以此忤時議出補寧興路總管府治中姓譜

貢中門人

補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梓材謹案元史儒學黃楚望傳云門人惟新安趙汸訪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明史先生本傳云往從九江貢氏游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復從臨川虞氏遊獲聞草廬之學又案宋文憲集汪先生炎昶墓銘以先生為汪氏門人生行實又為程孝則墓表云君昔與予遊師山鄭先生之門則先生又鄭氏門人也

東山存稿

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

眞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眞有所得無以爲造就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汚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上虞學士書

尊翰云尊德性者存心之事靜時工夫也道問學兼致知力行而言動時工夫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存心而致知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存心而力行也此一節尤不能無疑蓋動靜工夫皆是就心上說如所謂存養省察是也與致知名義事意不同可疑一也且以尊德性專爲靜時工夫則與存心而致知力行者自相牴牾可疑二也謂存心爲尊德性之事則可謂尊德性爲存心之事則不可可疑三也昔有以問爲說可疑四也答倪仲弘先生書

不以爲然今欲并包力行爲說可謂集諸儒之大成以立言者莫若朱子論語集注篇端有曰明善而復其初者爲聖門之學發也其所謂初何所指乎以爲稟生受分之始耶則其氣質之雜固與理決非虛言然則苟不求其工夫所在以實用其力遽欲揣附益于聖經賢傳之間皆朱子之所不許也答倪仲弘

夫亦看某底不出其所謂聖賢工夫某工夫必有事實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不用某許多工夫之比而已言爲易知而輒誦爲以自文者殆于富人子燕其

田嘻悄其作業徒抱其遺契之苗而日數之以為能不墜其家爾留別范季賢序

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矧學不至于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于芒忽而不自知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共學齋記

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泯絕于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箋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遠嚴陵謝益子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柯先

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于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亦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注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則公實啻之而說者日親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宋子于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皆得自致于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實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嚴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舉者于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注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黃楚望先生行狀

附錄

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無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

退巖陵謝益子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柯先

生以所聞于黃先生者對夏先生歎以徒費心力為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囑曰此蓋易一大象也

時江西憲試諸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事是尊德性而篤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于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舊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二說為證使其合併于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

虞公評其後曰予鄉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子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諒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

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汎蚤歲學于鄉求程朱之餘緒誦習經訓辨析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于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甌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于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發之前

閒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

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爲一惟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致分而爲三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

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于時無文采以垂于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

詹烜狀其行曰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于聖人又以爲格物是

又曰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爲東南鄒魯有在乎是也由是維初鳴則起燈心默坐燭蓑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于師友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于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

又曰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爲東南鄒魯生獨超然有見于聖賢之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義之閒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于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蓍述所以羽翼程

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遡言而有見焉

宋潛溪序春秋屬辭曰子常蚤受春秋于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于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日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于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凡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兼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

此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文詮四卷提要言此書大旨源出程朱主于略數言理然其門人金氏稱其契先天內外之旨且悟徵後天卦序之義則亦兼用邵氏之學云四庫又著錄先生春秋師說蓋述其師九江黃氏之說提要稱其不忘所自又春秋左氏傳補注提要言其尊黃氏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止齋左傳章指通之是書即采止齋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謂杜偏于左傳陳偏于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教左氏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于杜解爲功于左傳即聖人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又著錄春秋集傳提要云是書有自序及其門人倪尚誼後序尚誼稱是書初稿始于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

丁酉成編旣而復著屬詞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
稿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
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
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
八年以下尙誼據屬詞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
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尙誼更定而原本
有訛誤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成于尙誼之手
然義例一本于東山猶東山書也又著錄春秋屬
辭提要言其于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旣定集
傳初稾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于比
事屬詞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
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
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
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

旨以春秋之初主于抑諸侯春秋之末主于抑大
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
中如謂聖人貶桓之罰降侯爲子與毛伯錫命稱
天王稱錫爲以君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
賜爲彼此相與之詞雖尙沿舊說之陋而發揮稱
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書
亦庶幾近之矣

學士朱楓林先生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東山學侶

詹先生烜

詹烜星源諸生爲東山行狀云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疏
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
之旨東山存稾附錄

武氏門人

太尉佛家奴先生

僉樞完者不花先生 合傳

佛家奴爲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皆從武伯威學有
賢名 元史

元氏門人

學師劉先生文度 附子鍔孫麗崧埜

劉文度泰和人在元初以文鳴受知元文敏公薦爲興
國縣學師子鍔字宗榮號快軒攻六藝學必欲驗諸躬
行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正襟危坐從明迄暗不少
倦厥度客授章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
風驅火趨之若驚蛇鍾猶弗之瘉先生弗念私槀之焚
擊門大呼而出之甫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
者劉先生也子麗楚埜皆明一經楚改名崧至正丙申
鄉貢進士仕爲職方郎中 宋文憲集

文貞馬石田先生祖常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道園家學

虞先生豐

虞先生登 合傳

虞豐虞登伯生從子侍仲父至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示袁清容而清容嘗其後云吳伯清之所期者至矣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 清容居士集

道園門人

補

監丞陳先生旅

附錄

先世以儒學稱先生幼孤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

而教之先生得所倚篤志于學

先生于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于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

平生于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道園爲知己其在浙江時道園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孛朮魯翀親奉書幣請道園主文鄉閫欲爲問候計乃衝炎千里訪道園于臨川道園留旬日而別每語學者必以先生爲平生益友也

虞道園送陳碩曰甫田陳氏慶曆名法從故家也自祕

仲來京師集得友焉凡問學脩己之事有益于愚陋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也問所自出則南塘趙氏信乎其學之有傳矣

補

左丞王先生守誠

梓材謹案先生元史本傳以至正九年卒年五十有四謚文昭有文集若干卷又載其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翰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又案元史道園本傳云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是先生之在虞門尤其眉目也

附錄

宜賓縣尹楊濟亨欲于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

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

補

鄉舉劉先生霖

附錄

吉安府志載先生字雲章登進士無仕進意有太極圖解動靜元渾歲會數原諸篇深有理致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李先生本

李先生棟 並詳草廬門人

參政周堅白先生伯琦 見上草廬門人

副使吳先生彤

吳彤字文明臨川人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補江西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署郡治中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城陷被執釋而官之以謀脫歸臨川入明以薦起拜國子博士同知嚴州府事洪武戊申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改山東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材惟恐失之卒年五十七宋文憲集

附錄

虞道園爲賦秋堂詩曰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亟紳夙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室執御長者車爲樂古之道誰能笑其迂

梓材謹案秋堂詩二首此則其二也序云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賦詩婉麗無塵滓之油觀其同門末之及也

鄉舉吳東吳先生儀

吳儀字明善金溪人登鄉先達虞文靖公之門至正丙申舉于鄉會海內兵起無仕進意著三書曰稗傳曰類編曰五傳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時稱爲東吳先生宋潛溪集

附錄

貝清江序先生文集曰古昔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余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辨哉則其爲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爲異同祈勝于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吳允生五傳得失辨邪正論而深取之爲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己而于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之法樸卿呂氏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豈專發胡氏之說以斥呂氏之非亦豈有所左右耶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范寧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榮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考耳至子佛氏倡禍福以恐人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之不能勝降于元季而其徒尤熾矣先生極論邪正于

風從澗側之餘其爲扶樹世道何如也蓋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之大義旣明中國之人心無臧吾可以忘言矣嗚呼抑豈淺之爲儒者所及哉

推官李先生裕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詳見雙峯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詳上資中門人

教授朱先生仁卿

朱仁卿盱江人在上庠十餘年爲安慶教授道園送之序云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

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準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旣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愼勿自薄爲也 道園學古錄

葉先生恆 父遜

葉恆鄞縣人國子生父遜字謙父世隱不仕嘗欲以事功見于世而無遇于用乃退而自修于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遣先生宦學京師曰吾且老子必卒業乃歸道園司業成均程時叔擢進士爲僚先生用近臣薦補入學嘗由時叔以見道園道園學古錄

梓材謹案吳文正表其母袁氏墓以爲恆又名遜當由傳寫之訛

侍讀倪先生居敬

教授朱先生禮悌 合傳

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延祐間入國學補國子伴讀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

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不及仕而卒于道路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求墓銘于道園其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 道園學古錄

縣官劉先生性

劉性字粹夷廬陵人道園承詔讀進士對策于殿廬得先生與劉閏庭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屬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

衛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于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罕傳焉而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于是閻庭刻小傳于臨江先生刻弟子記于旌德道園學古錄

修撰劉容齋先生聞

劉聞字閻庭安福人天曆進士官太常博士帝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對曰春秋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祖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帝乃爲人所役哉卽遣故里益加砥礪扁所居爲介軒因以貴薦其才行試以侍儀司舍人不就曰某雖不敏安能都受學于虞邵庵之門用力于明體適用不攻詞藻朝

拜擢爲翰林編修宋史成進修撰著有春秋通旨容齋文集吉州人物志

廉訪劉先生伯溫

劉伯溫夏臺人官太史奎歲從道園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裒集道園文付諸梓屬歐陽玄爲序歐陽圭齋集

秘書孛朮魯先生遠詳見蕭同諸儒學案

掌儀康先生敏

康敏國子伴讀掌儀以克復名其堂而道園爲之記道園學古錄

典籍韓先生豫

韓豫衛輝人道園爲成均博士時由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道園甚久道園集古錄

王介軒先生鑑

王鑑字明卿眞定安平人少卓異不羣長益耿介厲名節娶同郡富翁女資裝甚盛悉歸之一無所留壯遊燕

白號其父擢宣平江路吳縣尹侍養終任樂吳中風土遂隱居吳城臨頓里西閉門獨處足跡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應門惟一婦客至輒叩鄰家貰酒酒至對客劇飲酒乾乃已家貧無擔石之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于人其介老而彌篤性嗜蠏人或餽兩蒲青願易一詩曰吾豈可以口腹害物命耶盡放之江中而償其詩平江記事

教授李先生亨

李亨番陽人入學數年以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道園集古錄

憲屬廉先生充

廉充西域人寓于諸生之中以爲浙西憲司屬其來學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 道園集古錄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詳見良齋學案

袁先生洙

袁洙徐州人虞伯生弟子 儒林宗派

宋先生德潤

宋德潤字體仁臨川人寓居于吳取古之所謂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而心以爲是者當身體而力行之遂自題其所著曰成性齋文集其寄鄧庵虞先生書云某膝違嚴範將二十載思在京日遊從于左右飽誨益而熟口飯星霜屢移如隔世狀嚮仰之思當何如哉 成性齋文集

文學鄧先生口

鄧口平江路人文貴之子業進士道園過吳嘗從學者見之 道園學古錄

玩齋門人

校官劉先生中

劉中字庸道錢塘人都事子明子也從學于貢玩齋玩齋與子明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留此後遺其回去

之十有五年而先生遂以文學知名爲貢門高第戴九靈集
梓材謹案東維子集有送劉生入閩序云生嘗以茂才被薦政使丑的公之薦授校官不就今乘知于貢公而起也云云

文忠高先生巽志

高巽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寓居嘉興師事宣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之珍爲文有氣骨成一家言以薦起鄧山書院山長洪武初徵修元史爲翰林編修纂官至侍講學士太常少卿卒謚文忠兩浙名賢錄

僉事謝密庵先生肅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學問該博洪武中以明經舉授福建按察司僉事所著有密庵稿與唐蕭齋名號會稽二肅姓譜

雲濠謹案戴九靈序先生密庵文集言其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絕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于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云

翟先生允學

翟允學河南人其舅戶部尚書李彥閩使閩海遺之從玩齋游惟日閉戶西廡下取經史諸書晝夜誦不輟閒有問則超然出入意表云玩齋文集

胡先生虛白

胡虛白海昌人從貢玩齋學詩玩齋爲指授三經三緯法極稱其好學貝清江集

朱先生鏡

朱鏡海寧人玩齋高弟子嘗與謝肅劉中編玩齋集別又爲年譜云楊鐵崖集

梓材謹案先生父號蕭齋名其堂曰一經以訓其子參政周伯温書之而玩齋爲之記見玩齋集

常侍涂先生穎見下水北門人

何先生昇

何昇會稽人與孫章涂穎皆玩齋門人嘗爲輯錄玩齋集成編列卷數十玩齋集序

趙先生賛

迺先生穆泰合傳

楊先生洞合傳

桂先生郁合傳

鄭先生賁合傳

趙賛郡人玩齋門人玩齋校經宣文閣下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其後玩齋以使節廉閩閩海先

生適從輒錄其歌詩數百篇門生適穆泰楊洞桂郁鄭
貫箋詩刻梓以傳而序之 玩齋集序

翰林錢先生用壬

錢用壬桐川人玩齋諸生其在翰林玩齋時爲兵部侍
郎出平生所爲詩文受而讀之 玩齋詩集序

鮑氏門人

同知閩人先生樞附師夏日孜

閩人樞字德機嘗從鮑仲孚受業又登江西夏日孜之
門遂通易學至正癸卯中進士授承事郎易州同知未

及上官以疾終 嘉興府志

郎中鄭咏易先生閎

鄭閎字以純嘉定人少學易于元貢士嘉禾鮑恂自號
味易與崑山長洲更聘爲儒學訓導郡縣治易者多出
其門洪武中舉授禮部郎中 嘉定縣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鄭氏以仁閎易集解十二卷卷
前題長洲儒學訓導嘉定鄭以仁著與先生官爵
邑里正合宮非二人張雲章曰意者閎其本名
而以字行仁與純又同聲同而傳寫譌之耶

陳先生亮 附門人趙志道再傳程蓉

陳亮連山人鮑仲孚深得大易之旨作書名曰學易舉

隅而授之先生先生授之建安趙先生志道志道授之
黃州程先生伯昌伯昌名蕃生而英爽超卓穎悟且奇
貫通二氏之學于是重加訂正以明聖人作易之心更
其名曰大易鉤玄 寧王口序說

袁氏門人

黃先生勉

黃勉臨川人從袁誠夫遊于道園之門 道園學古錄

朱氏家學

鄉貢朱先生復亨

朱復亨元會之子至正丙申鄉貢進士能以文學世其
家 王忠文集

楊氏門人

蕭元齋先生夢得

蕭夢得字宗元元齋其自號也泰和人與翰林待制楊
員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潛心諸經而于易學尤精
母卒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其文行咸願執
經爲弟子若同里楊升雲永新吳從彥吉水周道嘉禾
俞鎮皆爲名進士諸有易學旁通 宋文憲集

待制楊先生景行

楊景行字賢可太和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先生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于疾癘火災豪民十八號十虎于政害民悉捕置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隙田以贍士弦誦之聲遂盛訓永新州判官累遷歸安縣尹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元史

梓材謹案虞道園學古錄有楊賢可詩序

皮氏家學

皮先生粲

皮粲字維楨清江人平江判官潛之子也母盧氏道園長女弟弱冠以文學稱子鄉貢志甚高卒年三十九道園誌其墓稱其敏學意氣蓋有父風道園學古錄

觀我家學

解先生琛附弟元章

解琛字元琛吉水人淵靜先生子從伯父觀我求我學遇亂侍親避居于鄉之高原未嘗廢學與弟元章相友出入必偕昕夕講怡如也治經不惑傳注訓詁以踐履爲先卒年四十六解春雨集

觀我門人

縣尹胡先生希仁

胡希仁字時中吉水人授古田令有林晉者餽白金數百兩千薦剡先生卻之不受平章燕支不花聞而美之曰子何減子楊震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古田尹胡公墓志云嘗學無倦其叔父小山先生爲高安學官時年十三從之

官又云其始從學春秋于子叔祖蒼霖先生繼從果齋夏先生二十北游舉茂材異等授冀州東強縣教諭需次還家余叔祖伯中先生建東山書院于鄉公從授易經居宿館下逾二年通之東強在弟子自遠至者數百人學舍不能容晚及子山巖公之門則先生之淵源可見矣

包氏家學

文學包訥居先生宏

包宏字用夫進賢人希魯次子洪武初舉文學至京上問陰陽鬼神對稱旨奉使山西察苛政至洪洞縣官舍疾革大書于壁曰學傳乎道統心貫乎一德功被乎天下言利乎後世此聖賢之學君子之事也書畢正衣冠

端坐而逝有訥居文集六書補義各若干卷 人物志

包氏門人

縣尹傅先生箕

傳箕字拱辰包希魯門人以進士任延平路錄事轉本縣尹政尚廉平人咸慕之洪武間召不起 人物志

王先生槐

王槐字口口亦包氏門人

丁氏家學

教諭丁先生之翰

丁之翰字季藩新建人儼子幼從父授經穎悟絕人稍長精五經學明初授本縣教諭遷進賢學性剛介不隨流俗造士以明體爲先著潛夫集及編本府圖志 南昌府志

山泉家學

解先生琛見上觀我家學

山泉門人

陶先生元幹

陶元幹襄陽人解山泉先生蒙以易學家居授徒子弟學云 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湖廣總志載先生嘗注易世稱爲陶易

陶先生口閎

莫先生純甫

莫純甫口口人山泉門人 解春雨集

董氏家學

參政董先生守忠

府判董先生守彝

知州董先生守思 並見虞氏門人

周氏門人

學錄程先生與權 曾祖萬里父傑附師吳存

程與權樂平人曾大父萬里述論語大學中庸說傳家塾父傑字世英爲學精勤饒之名士吳進士存周博士伯琦望重一時迺節衣食致禮幣命先生往受業焉且言爲學當明經訓不當專尚文辭先生自大都路儒學錄初游京師嘗因博士館子蘇滋溪家 蘇滋溪文集

文忠高先生巽志 見上玩齋門人

助教謝先生徽 附弟恭

謝徽字元懋長洲人洪武初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兼教功臣子弟辭歸再起爲國子助教博學工文辭與高季迪齊名所著有蘭廷集弟恭字元功亦能詩所著曰蕙廷集 姓譜

梓材謹案宋濂溪誌周伯溫墓云其子宗仁以門人謝徽狀請銘蓋伯溫門人也

天倪家學

陳先生汝秩

陳先生惟允 合傳

陳汝秩字惟寅閩州人 雲濠案正思齋文集陳夷白嘗以天倪爲廬山人

爲其字說序其父天倪師事吳文正公誦詩書百家之言以隱德終子吳家徙四壁獨遺書數百卷先生與弟惟允誦習之復儒業起家而惟允尤善鼓琴陳夷白集

杜氏門人

補提舉張先生理

附錄

白雲霽曰仲純內篇諸圖乃述邵朱二子先天之學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舊錄大易象數鉤深圖提要云蓋仲純主于陳摶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也

孝子陶南村先生宗儀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蔣先生師文

蔣師文建陽人從杜伯原學以思勉扁其讀書之齋吳正傳師道申述其義而爲之銘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禮部集有題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云杜君原父令其徒蔣師文傳點君文見東萊呂子點校本且記與今本異者見示據此則先生嘗爲儀禮之學

李先生至剛

李至剛永嘉人僑居錢唐城東蓋五峯先生之從子弟早有氣節嘗從武夷杜清碧遊貝清江集

博士藍先生仁

僉事藍先生智 合傳

藍仁字靜之崇安人洪武中爲武夷山長後任博士學詩子杜清碧弟智字明之先從三山清源林先生學春秋又從靜之學詩于清碧以明經舉任廣西按察司僉事清廉仁惠著于一道 姓譜

張氏講友

學士陳先生達 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貢文貴存齋先生鎤成 詳見九峯學案

余氏家學

余先生德臣

余德臣忠宣長子忠宣守舒死節時年十八能熟記諸經書慟曰吾父死于忠吾何以生爲乃溺死于後園之深池忠宣死節記

余氏門人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常博涂先生穎　見下水北門人

參軍郭先生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二　草二四　明萬曆刊本

郭奎字子章巢縣人少從余忠宣關治經忠宣亟稱之

青陽遺集其所藏弆也明初參朱文正軍坐文正事死

宋潛溪趙東山爲序其望雲集安徽通志

左司汪先生仲魯

汪仲魯名克以字行婺源人元末與弟同集義旅保鄉邑明興歸附同爲張士誠所殺乃授先生安慶稅令召見講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先生敦實閒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敢言帝以善人呼之明史

附錄

先生記忠宣易說曰公食憲掾東時仲魯往見公言易之一經嘗求得古書考索積思有年遂得見易中一字一句盡出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人未之見今幸偶得之方將著述成書以貽後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舉一二疑難叩問但言子且用工此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隱也

王先生無霸

王無霸專爲忠宣謄錄所注易注　汪仲魯說

汪先生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二　草三　四　明萬曆刊本

汪泂余左丞門人　宋文憲集

劉先生炳

劉炳

水北家學

楊先生原

楊原字章人隱士顯民子自吳郡還虞道園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于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脈絡之所

經井穴之所在識之于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
人之病者中于何經起于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
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道園曰善哉子行矣
君子學聖人之道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
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
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
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
伐柯其則不遠者也道園學古錄

水北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二 四明蔡書約圃刊本 三

常博涂先生穎

涂穎字叔良進賢人元季遊京師從學于余廷心楊顯
民程以文僑居金陵龍鳳時爲中興典籤太常博士列朝詩傳

汪蔭東山門人東山召修元史歸來踰月而卒爲輯遺
文一編四庫書目提要

吳先生玉林父淵

吳玉林字伯岡新安人也新安爲朱文公闕里遺風餘
韻奕世猶存自宋亡元興以至明初時則有若程勿齋
吳義夫汪古逸趙子常鄭彥昭汪德輔倪士毅朱允升
鄭師山唐三峯皆以性命義理講淑諸人不失爲文公
之徒先生從學子子常彥昭而講子德輔以下諸子者
也父淵字萬頃號白雲先生蓋其父子師友之間講學

梓材謹案詩傳本作徐穎誤當從余忠宣青陽集作涂穎爲是忠宣題其詩集後云涂君叔良來京師與余同寢處凡兩載冀藜飯糗之餘相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前尤長于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步驟平瀋閒適處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來何可量邪又序楊顯民詩集云其弟子涂穎持其所謂水北山房集者來京師將刻之以傳于世即其人也貢玩齋集序稱其門人有豫章涂穎可知又及貢氏之門涂爲豫章郡人有作塗者誤也陳叟白集作徐叔良與詩傳同誤者爲正之

趙氏門人

主事范先生準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金先生居敬

金居敬字元忠休寧人從宋楓林趙東山遊所著有通
鑑綱目凡例考異春秋五論江南舊志

梓材謹案李先生爲東山春秋總序云當先生遊東山
施古朗山居敬與婁廷倪尚誼實從黃氏干頃堂
書目云元忠從朱升趙汸學凡二家舊述多其校正

汪先生洗詳下汪氏門人

汪先生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二 四明蔡書約圃刊本

問甚自樂云 解春雨集

將軍任先生原

將軍任先生序 並見雙峯學案補遺

知州程先生汝器

程汝器名昆以字行休寧人師事趙東山洪武中舉明經永樂初官蘄州知州著有周易集傳十卷 經義考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又師金原忠汪彥明吳漢臣

陳伴竹先生盤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陳氏家學

陳先生碩

陳碩莆田人眾仲從子嘗以之見道園道園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眾仲送之以文道園學古錄

陳氏門人

學士宋先生訥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博學強記登至正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初爲國子助教歷翰林院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尋轉國子祭酒嚴立學規諸生畏敬終于官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衍聖公孔希學神道碑云余記弱冠遊太學師事助教陳眾仲先生而公之父侍

御公實同齋者有年

東吳家學

學士吳先生伯宗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生而穎悟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四年廷試對擢第一授禮部員外郎性剛直不屈忤胡惟庸坐謫未幾召還國子司業武英殿大學士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稟玉堂稾 姓譜

宋氏家學

宋先生方山

宋方山體仁弟體仁爲自警銘并示其弟云人生百年今其已半難得者親扶持思難富貴貧賤莫非命運君子修身克己安分儉以處家勤以治生勿酗于酒毋肆其情勿逢人短毋矜自能出言慮後望欲防萌勿以毀怒勿以譽欲毀或造言譽乃佞端屯養戚庸玉汝成敢告吾弟兼以自銘至正四年卒體仁爲文祭之 成性齋文集

縣丞楊先生升雲

楊升雲字雲衢泰和人任貴溪縣丞張眞人家恃寵驕恣爲民患先生繩以法改判新淦扶善鋤奸不少挫捕得眞盜大司縱之遂棄其官去 吉安府志

知事俞學易先生鎭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吳先生從彥

吳從彥

周先生通

周通

賢可家學

楊先生介

楊介字公望景行子以蔭補清江縣簿監州辟先生率兵民戍玉山陳友諒兵至下令錄寓官以備用先生言于眾曰苟有見汙辦一羈速死耳遁迹山中鬱憤而死 人物志

陶氏門人

都先生從善

都從善襄陽人從陶元幹兄弟得解山泉之學以治其身淑其家又以文行之餘日嘗從事于醫發劉河間張子和之祕而又通于李東垣朱奉議合其殊而一之後其子判太醫院解春雨集

草廬私淑

李先生衡

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本學訓導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集說張氏萱內閣書目云其說宗吳草廬參以李康會通汪德輔纂就凡五十餘家

御史劉先生有年

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 明一統志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草廬儀禮逸經引此條云楊慎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朱氏經義考謂其所進卽草廬此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符其數其說似乎有據然卽如朱說而先生之于草廬不可謂非同調也

汪氏門人

范先生準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汪先生洗 附曾孫仲和玄孫神鷲

汪洗字彥暉休寧人從朱楓林趙東山汪仲魯遊有遺

藁藏于家曾孫仲和年少即往貴州代兄戍邊都勻寇亂罵賊而死玄孫神鰲克世其學嘗編新安汪氏文獻錄昭服編徽州府志

貢氏續傳

貢先生鏞附師劉師邵

貢鏞字元聲泰甫之後少從會稽劉師邵學好深沈之思所著有西園遺訓二卷西園集二卷姓譜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靜明寶峯學案補遺

楊御私淑

補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梓材謹案先生由慈湖及其門人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等書以得陸學即以爲慈湖私淑可也

趙氏家學

補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治縣權宜

常下士無倦講明

喜聞過以開言路

任忠直以爲耳目

稽于衆以採公論

用知識以爲股肱

臨以莊使人敬畏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御羣下以禮止亂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各房事實有所歸
明人倫興古學校
彰善良以弭邪惡
義刑罰毋作好惡
考貧富以均賦役
制吏卒宜察行止
治訟官以杜妄告
謹句銷以考稽遲
桂王師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三

孫雪磯先生庚

孫庚字居純慈溪人生而穎悟志操端謹嘗從師力學同舍生以其貧斥遠之先生不動容色益刻苦自勵由是聞學淹貫及門若桂彥良王桓陳恭皆以學行著聲其他請益執經者循循善誘必使知所趨向貧者且私給之使有成業邑長也其不花天澤普化咸以師禮禮之及卒貧不能斂門人執喪葬禮者數百人有雪磯集若干卷兩浙名賢錄

靜明門人

補經歷祝蕃遠先生蕃

附錄

黃文獻送祝蕃遠北上詩曰春風吹九衢卓卓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未失山林尊相逢今歲寒是事無踈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敦刊傺落其葉將使見本根痛恨日月微毅然關浮雲柰何旁眦子聚訟生紛紜瀛洲富才彥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瑰璠惟須用卿法力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寤主在一言上以稗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啄豈復思乘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平世何足云勖哉保令德契闊期無諼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忠宣輓祝蕃遠經歷詩曰逸軌無還轍驚川有恣思蒼苔生舊館素簡委空帷龔勝誰相弔虞翻少見知惟應問道者廬墓薦江蘺

補徵君李俟庵先生存

梓材謹案元史張仲舉傳稱先生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

附錄

王忠文曰李君仲公之學本于濂洛而兼尚乎簡易之

說封殖深固踐履堅慤可謂聖賢之爲道者也

張氏師承

教授仇山村先生遠

仇遠字近仁錢塘人元初爲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惟賢皆有名當時所著有山村集洪武初祠于學姓譜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先生與觀詩集有牟巘方回二序又云仇號山村南宋遺老有句云咸平處士眞堪羨死守梅花住襄湖有味乎其言之也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編先生金淵集六卷稱其在宋未已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厥後

張翥張雨以詩名於元代者皆出其門云

附錄

錢惟善輓之曰詩窮八十年江海正淒然玉塵風生頰青衫雪滿顛門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入人皆識哀歌徽九泉

仇氏講友

提舉龔先生璹附弟理

龔璹字子敬鎮江人宋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其父司農卿準在遣中行至華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爲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其刻意于學日以微辭奧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崇僉德鄰爲丈人行而與戴表元仇遠胡長孺盛彪爲忘年友聲譽藉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先生後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調寧國路儒學教授遷主上饒簿以所生母憂不赴服除授宜春丞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侍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年六十六晚年學益醇所著詩文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稿黃文獻集

陳氏師承

徵君孫潛軒先生轍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先生幼孤母蔡氏教之知醫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家居教授門庭肅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先生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浹言論閒未嘗幾微及人

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屬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先生一人先生善爲文章吳草廬嘗序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七十三卒于家元史

雲濠謹案先生號潛軒蹤道園誌其墓言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潛軒先生云

附錄

嘗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

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

虞道園曰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吳公伯清嘗嘆于私曰陸子之學如清天白日不可尙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旨歸其失之遠矣深可歎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爲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

葛先生元喆 附門人陳介

葛元喆金陵人弱冠有文聲登進士辟江浙行省掾以

大臣薦爲本縣尹未幾兵亂路梗入福建省憲交辟浮海北至大都而卒學者陳介搜其遺稿得詩文彙爲十卷先生博學工文居官以善績稱門人蘇伯衡舉河汾故事私定其謚曰文貞先生撫州府志

梓材謹案余忠宣集有送葛元哲序謂金谿葛元哲名江南既擢第又傳於京師云云蓋元哲字也未聞其名

楊先生鎰

楊鎰

孫氏同調

學師何太虛先生中

何中字太虛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一年江西行省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字養正一字太虛萬姓統譜云宋末舉進士與門弟子講易詩書春秋揭文安作墓誌云至順二年詔以集賢大學士金公嶽柱平章江西行省事訪具書幣遣使命撫州太守即隱所

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又請先生爲東湖宗濂書院賓師又案先生自序知非堂稿云僑居蘇郡者三年師朱進士張叔方朱光甫羅士鼎所著又有通書問叶韻補疑六書綱領補六書故蔪邱述遊錄揩隨錄知非外稿王阮亭居易錄載太虛集吳草廬序云吳與何中表兄弟也

黃先生思順

黃思順臨川人著有醫說履道圖跋其後曰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于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採先生郡之師衰既亟請之危太樸敬勤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道園學古錄

寶峯門人

補秘監陳文昭先生麟

附錄

兩試江浙鄉闈因留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戶外之屨常滿

淮寇陷湖州所在繹騷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先生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以公其詠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然畏服

先生博學強記于書多所考論而尤粹于易

謝山句餘土音陳大令岱山操昔年寶峯兮北面受教晝而鳴琴兮夜則講道聖學有眞兮惟忠與孝詎以城邑兮齋彼鞏盜憤彼元帥兮喪其旌纛坐令下吏兮義憤慷慨洋洋東海兮岱山其隩擬蘇卿兮困于雪窖西瞻寶峯兮靈光有曜不負吾師兮臨流長嘯原注云慈溪大令陳文昭受業于慈之大儒寶峯

趙氏以傳慈湖之學方國珍軍入慶元獨公不屈國珍執而投之海或諫而止乃囚之岱山終不屈而死

今翁洲志謂公避方氏于岱山者謬

補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附錄

黃南山先賢長史桂先生贊曰沈霧晦冥玄豹藏形太陽朗升丹鳳斯鳴窮隱書堂達登上相際遇有時大儒德行

補李先生善

無不精練而且申以條教與眾爲約置耳目手足之人

雲深謹案九疑山房集人
姓皆善齋藏爲先生作
梓材謹案宋元儒林庵集有送李元善序岑安卿
桂花山人集有和李元階自誓詩又次李元善求
墨
韻

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附錄

桂清溪贊其像曰翛然服古人之衣冠緇有古人之風
度秉心何如忠厚仁恕抱用世之長材感風雲之際遇
宜重瞳之見知稱爲厚而眷注試絃歌于虞氏歷九秋
之霜露百廢具興一塵不污吏畏民安虎逸而去持己

則一于謙恭待物則公其好惡比孔門之何人匪言偃
則季路拂袖歸來逍遙散步樂湖山之寬閒忘人閒之
細故龍辱不足驚用舍一無與亶儒林之模楷爲諸生
之景慕載瞻儀容想像高趨千載一朝永垂令譽

補
御史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字周翰慈溪人以太廟齋郎官至監察御史茅氏
譜

周嘿齋先生堅

周堅字砥道慈溪人以餘姚何氏子後于周既冠益好
學時王相山趙寶峯閎慈湖遺書有覺出其門者甚眾
而浮議者亦眾先生奮不顧浮議一從相山寶峯遊竇
峯知其載道器也爲漆漆然啓迪之先生取會子贊孔
子曰嗃嗃乎不可尚已之句名其燕處之室曰嗃齋以
自鑑日與相山寶峯及楊小隱時是齋向樂中李原善
王彥眞烏性善繼善兄弟徜徉山水閒論修己治人之
道不知歲之遒云烏巷草集

附錄

寶峯以詩悼之曰湖水洋洋其流孔長良朋不見我心

憂傷湖水洋洋湖山蒼蒼我思古人天行之強萬世所
賴胡命未亨湖上良友先逝已矣我心茫茫吾奚在世
吾奚在世惟泰所生嗚呼一日匪短百年匪長吾昔誨
女斯道莫量

侍講顧先生道 附子慤

顧道字恭復慈溪人趙逸士寶峯其外祖也少聞寶峯
緒論長而慕慈湖之學與慈湖裔孫安仁丞伯淳 雲濠案伯淳蓋卽伯純 僉事時銘講論至易傳先聖大訓諸書所造益
邃永樂二年薦于朝授右春坊司諫侍講以疾卒于官

字慤字存誠授司經局正字得父家法慈溪縣志

王氏門人

周暘齋先生堅 詳上寶峯門人

孫氏門人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王明白先生桓 並詳寶峯門人

陳先生荼

陳荼字莊仲慈溪人學通經史與同郡烏斯道鄭眞皆

春草同調

傳先生恕

傳恕字如心鄞縣人學通經史與同郡烏斯道鄭眞皆有文名洪武二年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藩增祿秩均民田更法役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愼選舉罷權鹽停榷茶太祖嘉納之遂命修元史事竣授博野知縣後坐累死明史

附錄

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沈湎于酒顚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疾中乃身雖悔何及惟于古人是效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逾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

傅氏學侶

縣令陳先生剛 附師徐淵

陳剛字子浩鄞縣人受春秋于徐淵明初應聘爲定海訓導洪武四年徵試吏部中選神木知縣邑控西北邊

與青海爲鄰邊寇時出沒兵戈之餘民人稀少先生撫牧凋殘民稍復業姦胥猾吏痛以律懲之其黨謀引虜入寇先生倉卒備禦猝遇于石山子弓手白敬臣素險黠先生嘗譴而杖之至是與其徒劉繼宣拔刃逼令降賊先生罵曰吾恨不寸斬汝敬臣令繼宣奪先生所佩印殺之 榮陽外史集

附錄

嘗與甬東傅恕窮日夜續學恥以科目自見造詣日深終不一踐場屋

壽域門人

補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張溍謹案先生題吳氏家述後云素獲從國子博士吳先生遊自稱臨川諸生是先生嘗及正傳之門

梓材謹案宋濂溪爲先生墓碑銘言先生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爲人師與同郡葛將曾堅黃尋葛元哲吳相繼策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見文正丞倩江范文白公之門質而正之又言先生著有文集五十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又案李俊民爲草廬儀禮逸經序稱先生爲高第弟子

附錄

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柳道傳答太樸書曰古人所以底至于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己之私係累于其閒耳今信道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精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

梓材謹案此書云云則危氏亦嘗問業於柳氏矣

教授陳石門先生鏜翁

陳鏜翁字太希號石門黃巖人洪武中平陽教授所著有石門集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台州志於先生傳云初從同峽於相相之學則淵源於車玉峯者也又於鄧怨庵傳云鏜翁之學得諸車玉峯蓋考亭支流云是先生二師皆淵源玉峯又以見夙先生蕃遠之嘗及車門矣

雪瀠謹案謝鼈巢集有次韻答毛雲莊并筋太希先生詩云清名子陳子不受功名酬坐談風月久

松塵臥遊山澤非桃髮

學正陳先生扁

陳先生閎並見俟庵門人

危氏同調

平章多爾濟巴勒先生

多爾濟巴勒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好讀書年十四見文宗邸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于簿顧左右無能書漢字者先生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歷拜中書平

章政事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時陝州危急因出爲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旋爲平章湫廣卒于黃州蘭溪歸
年四十先生立朝以扶持名教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
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
五言詩于字畫尤精臨川危素嘗客于先生諫之曰明
公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于末藝先生深服其
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聞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
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
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之目也敬天愛民
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輔臺察守令將帥
督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
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厚通訓藏于宣文

李先生卓

梓材謹案先生侯庵之子也嘗編侯庵詩文集

侯庵門人

補承旨張蛻庵先生翥

蛻庵遺文

方今兵革之時人無定居乃立書院似迂闊非當務夫
豈知盜賊之興正由教化之不行邪說得乘隙而入痼
其彝彝好德之心耕鑿有生之道而流爲凶悖汙辱之
行使之習知有親有義有別有序在人心之本然者以
啓迪順導之孰思自棄于非類哉今爲吏者不知教爲
民者不知學馳之飢寒逼之禍災又莫能思患預防之
故至此極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若艮

思王化今時亦易然也有不興起而日新也哉柔川書
院記

學正陳先生庸

陳先生聞 合傳

陳庸臨川人贈金溪尉義士天錫之次子也舉茂才爲
柳州路儒學正弟聞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義
士與揭文安公爲知已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轍危素
葛元哲番陽李存祝蕃豫章楊鎰皆使諸子執贄往從

鄭先生倫

鄭倫字子夔安仁人少攻問學暨長所交皆名流揭文安處文靖亟請之湖南憲使趙之維薦授寶慶儒學正未赴而天下兵起明太祖初取饒授參贊江淮幕府以病乞歸自號瑕谷野人洪武乙丑再詔起于家至則年已八十賜坐便殿詢以治道條對具悉欲處以重任以年僻歸又二年卒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墓志天台林右所撰王忠文集有鄭氏水木居記謂先生早歲受業於李仲公從之久虞揭二公又皆及其門年逾六十無復當世之志云

魯先生脩

魯脩番禺人學詩于李存存以文雄江東獨才先生番數罹兵燹先生懼其詩失傳埏埴爲甓刻瘞之山中瘞已請宋太史濂勒銘其上宋文憲集

仇氏門人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承旨張先生翥詳上俟庵門人

訓導莫先生惟賢

莫惟賢字景行錢塘人好學能詩洪武初爲杭庠訓導所著有廣莫子稿姓譜

張貞居先生雨

張雨字伯雨海昌人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錢塘來句曲外史世人稱之也著有句曲外史貞居其自號句曲外史吳郡徐達左序之云以吾夫子中庸之道修己治人之學金聲玉振之文昭著于天地使其學道而躋袂泗之科猶未易量也句曲外史集附錄

雲濠謹案先生又字天雨六世祖爲橫浦先生其贈姜彥翁秀才詩序云昔寧張仲舉氏與子同師仇仁近先生爲童子師云云又跋定武蘭亭云僕曩侍趙文敏公學書則先生爲松雪學書伴侶黃

文獻嘗爲其師友集序而劉誠意誌其墓

自贊畫像曰志逸心疲身清命濁逃同類而親猿狙毒厚味而美芻藿學取益而勝其損事知危而姑與之安一龍一蛇不厭已之深眇惡衣惡食先憂人之飢寒忽然爲人而反常若此若何以祛有身之患

孫氏門人

學正陳先生庸

陳先生聞並見俟庵門人

學正李先生伯源

李先生季淵 並詳草廬學案

葛氏門人

教授蘇先生伯衡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陳先生庸

陳先生聞 並見俟庵門人

黃氏門人

危先生素 詳上蕃遠門人

桂氏家學

桂先生愼

桂先生全 合傳

桂愼桂全長史彥良之二子也愼嘗從潛溪受經宋文憲集

桂氏門人

編修張先生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太學戴先生習

戴習字原學定海人朝奉大夫埴之六世孫也爲國子生通敏好學早從桂彥良胡舜咨遊貝清江集

蔣先生學

蔣舉

春草門人

僉事時先生銘

時銘字季昭慈溪人 梓材案成化四明志以爲鄞縣人字季昭以字行 受業烏春草之門洪武閒鄞庠辟訓導已擢監察御史以疾歸復用薦徵爲崇仁令掃除宿弊歷三考超擢四川按察僉事先生能詩而工于文奇正閒出變化不窮云 慈溪縣志

附錄

崇仁縣治南有橋名後柘譌爲後濁及先生至守職不

污人改呼爲永清焉

陳氏家學

縣令陳先生梲

陳梲字孟蘗慈溪人莊仲從子自幼侍莊仲學倫道有司舉孝廉不起後復以聰明正直舉授饒之德興令以

文名 寧波府志

胡氏門人

太學戴先生習 見上桂氏門人

陳氏門人

孝子夏先生琛

夏琛四明人有孝行嘗師陳剛九疊山梓材謹案戴九靈在吾鄉與夏琛兄弟遊蓋卽先生

危氏家學

教授危先生朶

危朶字於幬雲林家子中至正二十年進士自檢討奉常遷佐蔚州雲林賦詩勉之入明爲安慶教授宋文憲集

危氏門人

學正陳先生庸

陳先生聞並見侯庵門人

副使吳先生彤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員外端木先生孝思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王空同先生溥

王溥字宗溥吳人嘗從危雲林學雲林歿愴其孤甚至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閥祕術注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自號空同外史宋文憲集

詹先生孟舉

詹孟舉口口人嘗及嶰子山之門又嘗聽教于危太樸

周伯琦與解開先爲同門解春兩集石門門人

紀善鮑恕庵先生仁濟

鮑仁濟字原宏號恕庵黃巖人嘗從陳經翁遊博極羣書爲文精密雄健一主于理洪武閒薦授樂清訓導重厚善教永樂初陞伊府紀善進治國要道十二章遇事輒面諍不少隱先是經翁以女妻先生已而陳被誣籍沒無後先生爲文招其魂祀于家之別館俾妻陳氏主之終其身所著有恕庵集台州府志

鄭先生履

鄭履字立禮官常郡經歷天台陳太希之門人謝鼂集

張氏門人

縣令張先生理

張理字玉文安仁人隱君英之曾孫也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爲築義湖精舍于室之南偏聞見益廣復從廬陵王充耘學較藝江浙鄉閭不中遂學詩于張承旨憲悉授以詩家之法至正壬辰獻賊黃寇亂破饒州而安仁陷先生與弟琢計復之後里歲儉三百餘家依以

爲安辛丑附明擢知縣縣事改漳浦縣修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政教大治宋文憲集

孝子陶南村先生宗儀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四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　馮雲濠同輯

師山學案補遺

夏吳門人

補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雲濠謹案師山一作獅山東維子集送先生序稱之曰獅山處士鄭子美氏其言處士之起也則云所與遊者自吳詢而下若干人咸爲歌詩以送之又案先生夫人程氏

附錄

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億僕逐雞飛鳴蹢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揭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遊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註釋曰春秋闕于側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疑

郡帥珊竹錢公素相厚善至是率諸子執弟子禮而時自遣貢其致益監郡強起之請以布衣入覲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

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梓材案先生遺文將築書堂士毅也留先生講道其中門人鮑深自浙來會遂與俱歸

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臥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爲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死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

先生自序餘力稟曰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于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道則疑其發于吾心也好之既深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于吾心也好之既深爲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

汪璵谷曰先生爲學大概本于朱子嘗曰易于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注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

王忠文書先生文集後曰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

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載先生春秋經傳闕疑三十卷存四庫全書著錄者四十五卷提要稱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敘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于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褒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史可謂全無其義如史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吏之刑書亦不可盡之以刑書之法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缺漸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閒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論慎之至也又稱其道降不屈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耶瑛七修類稿乃謂其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師山講友

鄉舉汪璵谷先生克寬 詳見雙峯學案

鮑先生魯卿

鮑魯卿字景宣歙縣人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千百言天文地理曆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于兵法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喟然歎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吾將行之于家又何必天下乎嗜書如飴雖家務叢雜手不釋卷其爲學專以講明心法爲主而以修飾行義爲先其論人則以識見高下爲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嘗與師山坐補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易若身履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及言古今治亂自三代以下無不提其要領而中其肯綮云子元康師山文集

胡先生伯仁

胡伯仁師山友人也師山被召至四明從先生假得程朱易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若有所得云師山文集

師山學侶

補徽君唐白雲先生仲實

梓材謹案歙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與危太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聳秀故名

隱君汪碧山先生垚

汪垚字子厚歙縣人入元不仕世稱碧山先生與同邑鄭嘉齡鄭子美爲紀羣之交著有小學通俗綱倡網川社恤養孤寡不使流入緇黃各獲滋生成聚得相友相助相扶持家教不談佛老臨卒尙傳不齊不醮之屬汪氏

師山同調

補禮部程鄖南先生文

雲濠謹案元史儒學陳眾仲傳附載先生云作文明潔而精深處道圖多稱之

附錄

陳夷白哭之曰天能窮其身而不能使其文不工能使其文不工能使其道不大行于世而不能使其文不傳嗚呼哀哉

又序禮部文集曰新安程君虞公之所雅敬而揭公之所長厚者也君盛年時挾所有客京師介然自持不苟務造請居窮守約人所不能堪而未嘗一日不纘研六藝紬繹百家漱滌剮磨與古爲徒蓋性能而好之之篤如此非直事剽竊銜華藻以馳騁聲勢而已

師山家學

鄭先生琛

鄭琛字叔方師山仲父椿齡之子也年十五從程文先

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師山有山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從之遊三日盡得其意卒年二十二 師山文集

鄭先生逢辰

鄭先生拱辰 合傳

鄭逢辰師山之子拱辰師山弟希貢之子也戊戌之難師山與書曰我兄弟孝友終身卒全節義兄死報國弟生保家此萬世法程也逢辰拱辰宜守吾兄弟之志守篤孝友之風如浦江鄭氏豈止吾地下之榮實吾祖宗之榮也勉之勉之 師山遺文

師山門人

補汪先生自明

附錄

幼孤侍祖避亂遂遇寇欲刃之先生涕泗求代賊異而釋之

少從鄭師山遊師山以孤託俊德俊德撫之成立

補王先生友直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云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他

補吳先生虎臣

梓材謹案師山遺文附錄貞白行狀云女一曰柔貞嫁同郡吳虎孫師山行狀云余公闕大書鄭公約廬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是先生與師山妹夫似屬兩人然先生文集登釣臺記明言妹壻吳虎臣其爲一人無疑殆有二名耳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詳見草廬學案

程孝則先生可紹 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教諭黎先生敏

黎敏臨川人師山學生官歙縣教諭嘗爲文以祭師山 師山遺文附錄

李先生友諒

李友諒字進誠師山之徒也師山嘗爲之字說 師山遺文

洪先生采

洪采亦師山之徒也王仲履既字以元白而爲之序師山過其家復請字說師山乃爲之說云 師山遺文

汪先生貞保

汪貞保字以元歙縣人子厚子游鄭子美之門與同學鮑伯頗締姻相切磋遂爲師山善後 汪氏譜

梓材謹案先生子義烈君余受業師爲閻夫子之十五世祖也夫子述義烈行略而宜與吳氏爲之

傳其溯先生云師鄭師山玉鄭橋唐白雲桂芳請公是則不獨游子美之門矣

唐氏家學

藩傅唐先生子儀

唐子儀名文鳳以字行山長仲實次子生而穎悟尙名節郡守黃希範辟教紫陽書院後守陳彥白薦爲興國令力行教化務在與民同休息後徵入朝成祖親簡名流爲趙漢二藩官屬以先生爲趙傅數有諫導時王方坐嫌疑賴先生左右力得免（歙縣志）

待詔唐拙菴先生子彰

唐子彰名文魁以字行仲實季子幼聰穎發憤下帷足十年不窺戶外尤善鍾王書法聞于朝詔以束帛徵至闕上喜命待詔文淵閣纂修永樂大典每奏一篇上輒歎曰良史才屬以親老乞歸授以官不拜所著有拙庵集（歙縣志）

唐氏門人

汪先生盆貞保（見上師山門人）

程氏門人

鄭先生琮（見上師山家學）

張先生吳

胡先生世顯（合傳）

張吳發源人程禮部門人也同里且親收拾禮部遺稿會粹爲三十八卷與同門臨安胡世顯校正刊之（夷白齋集）

博士徐先生穎（傳）

樗庵門人

吳先生玉林（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汪氏家學

汪先生積善

汪積善俊德子道得金珥守之一婢哭而來還之河中水漲候渡有拜河中者則其婢與夫也延款其家水忽大漲覆舟先生得免（安徽通志）

以元家學

汪先生盆謙

汪盆謙字受之以元于少承家學豪俠有節槩以孝友擊鄉寇傳于世（汪氏譜）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四

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梁庵先緒

司庫同先生繼先

同繼先奉元人寬甫父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元史

晦翁續傳

補貞敏蕭勤齋先生斡

附錄

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

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

先生制行甚高眞履實踐爲文辭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闢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

隱于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餘三十年

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曰某蚤事文墨見一時高才捷足超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于田畝誦書爲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于實聖恩橫加竊念聖人之教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已乃能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念某學行未至自知甚明望達廟堂改授眞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師某亦不失爲寡過之人矣

擢國子司業進使徵之公又力辭不拜其言曰某念寡陋與人共學非敢爲師向授提學幸承聽允其辭既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可復預國學之事況敢辭卑居尊以取無廉恥貪冒之罪乎

至大二年徵拜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口前太子右諭德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疾辭門人疑焉問曰聖人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今先生辭祭酒者何也公曰曩在京師有朝士再三以成均教法爲問者余告之曰若欲作新胄子當罷歲貢一如許文正公時專于教義彼既外無利祿之誘內有問學之功則人材庶有望矣此語一傳物議鼎沸執政者亦深不以爲然今余出則徇人

豈能正己以正人乎

學术魯狆至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獲識諸老聞其讓論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自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

蘇滋溪誌其墓曰惟關輔自許文正公楊文康公鳴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公接其步武學者賴焉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遂三禮及易江西儒者標題小學書行于世公閒以朱筆塗之曰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如鄧伯道繫

其子于樹之類吳文正公是之

又曰公教人極嚴諸生惴惴畏服其學皆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訓滾滾不窮待其曉解方授別義人來質疑即命其徒取其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若背文暗誦恐或懵人

劉致爲謚議曰士君子之趣向不同則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于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臥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顧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

補文貞同渠庵先生恕

附錄

先生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敎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先生自京遷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

菊潭師承

補蕭先生克翁

蕭克翁新喻人正蕭公燧四世孫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重學术醇狆從之遊稱爲純儒

勤齋學侶

著作蕭芳洲先生雷龍 附族子性敏

蕭雷龍宇作霖吉水人童丱時輒嗜學弗厭元平江南東書遊燕都有言于世祖者遣使召見奏對稱旨西游關陝謁蕭貞敏公于京兆謂當爲南士之冠至大初有薦爲衛尉院大使者復至燕都改祕書監著作郎未幾

馬忽驟于門意以爲不祥卽日投牒謝去遂絶意仕進
族子性敏厄于貧弗克進學招與諸孫爲師友後爲名
儒積世藏書頗多構竹林精舍發舊藏庋之晚年構堂
西偏扁曰芳洲因自號爲芳洲云劉岳申高第洵其季
孫也宋文憲集

勤齋同調

補徵君韓先生擇

附錄

尤遂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宦遊過

秦中必往見之莫不虛往而實歸焉

補博士侯先生均

附錄

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

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
咸服其博聞

文穆呂先生璹詳見魯齋學案

徵君羅先生榮祖

羅榮祖字仁甫歙縣人與處士蕭斗同被徵鄭左參力
爲勸駕先生嘗招隱詩謝之江南通志

黃先生所志附鄭子誠

黃所志字志尹豐城人以學行文章爲復林李戶部客
至元戊寅俘于兵粥子長安鄭子誠家子誠儒長者與
雖惟斗友一見先生命諸子師事之遂名長安中家長
安三十年餘程雪樓集

□□□□

主簿武先生震附師李迂軒子賤

武震趙郡武威人攸緒之胄也幼入小學獨不敎惰就
學于眞定李迂軒先生樞密判官白文舉聞夜誦獨苦
大加期異太尉史忠武公致禮子第爲諸孫師至元七
年中高第十一年又舉學官爲州學敎授新殿堂齋房
大集諸生修敎事由是趙學興盛爲河朔先二十一年
調將仕佐邛濮州臨溝主簿明年卒年五十七先生甚
于經史誨人孳孳無倦子貴爲中書掾有清白聲退食
杜門惟以奉母敎子爲急先務程雪樓集

署丞楊庸齋先生時煦附門人李□

楊時照字春卿玉田人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居一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齋病革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于世言竟怡然而逝靜修詩文拾遺

徵君姚四清先生和中

姚和中字口口當途人世爲儒家徵召不赴一時從遊甚盛如婺源汪澤民同邑李習李冀皆其弟子江南通志

梓材謹案朱學士濂跋姚氏墓銘述吳澂稱之言曰當途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四清蓋先生別號

處士何先生德之

何德之成都處士蒲應奉其弟子也晚居興元卒袁清容集

玉孚尹逸興蟬離垢癭容鶴寫神發研經席正炙輾辨鋒新素業書千麓幽居黍一囷非酲魯生辟自樂管寧

淳水近藻交佩巖低溜墊巾詩清猿母泣詞整燕雛親

夢往蕉疑鹿書成筆戲麟山觀天外象梅閱靜中春燐黑魂猶慘槐黃事可詢極知情惘惘徒意走趨趨故里

傳遁稿空堂象素眞故人調鼎鼐弟子演絲綸靖節名堪繼長讀書一覽創記郡公以順陽僻左徙居于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從學詩賦同門莫及

附錄

復游漢上從翰林姚文公學古文文公奇之以書抵李
眞隱曰子聲談議鋒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爲準文章不
待師傅而能後進無是倫比于是眞隱以女妻公
梓材謹案元史本傳稱姚以書抵
翰貞敏蕭以女妻之未知孰是
公之爲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註下至天文地理
聲音曆律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滾滾不窮
自官朴學士之從者日眾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
集謝公端爲同時致人不從發明經旨援引訓說累數

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豈宜
列于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
吳文正公嘗曰索木魯公學博而正特立無朋閑者以
爲知言
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曰釋如黃
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
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朝闕哉上大悅
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魯齋之後能以師道自任
者惟耶律有尚及先生而已

補忠肅呂先生思誠

附錄

宋潛溪題呂仲實詩後曰惟公蚤師蕭貞敏公傳道德
性命之學眞知實踐故其立朝大節極有可法篇章散
落于四方者固宜寶之如魯敦周孱傳之于子若孫也
胡先生居祐
胡居祐字彥承京兆人嘗學于蕭維斗所爲詩文六十
篇程鉅夫爲之序程雪樓集
幕長王先生克誠
王克誠口口人掾東曹嘗遊蕭勤齋之門又爲棄省幕
長程雪樓集
左丞廉先生惇
廉惇四川行省左丞蕭勤齋門人與孛术魯翀以勤齋
易名爲請蘇伯修集
同先生毅
陳先生晉合傳
智先生炳合傳
李先生材合傳

盧先生烈合傳

同郡陳智炳李材盧烈皆勤齋弟子知名于時（鄮滄溪集）

芳洲家學

蕭先生洵（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武氏門人

史先生灼

史灼永清人忠武公天澤之孫也武先生門人卒爲述其行事（程雪樓集）

楊氏門人

知州周先生之翰（附兄之綱）

周之翰字子宣燕人母王氏翰林學士承旨文康公鶚之女讀書賢明教子有法先生與兄侍講之綱早歲皆以儒名侍講以朝命出繼文康公後先生歷拜冠州知州卒年六十有五嘗問學于楊先生時煦居官廉慎毫（鄮滄溪集）無所私

姚氏門人

文節汪先生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婺源人寓居宣州延祐五年進士授承事郎歷官奉議大夫知兗州所至稱神明至正三年除國子司業預修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告歸以禮部尚書致仕十五年長鎗軍琅南班等犯宣州或勸之去先生曰我雖無官受國恩厚臨危愛死非臣子節凡籌畫戰守多出其策累敗賊兵明年賊來益眾城陷不屈遂遇害時年七十追封譙郡公謚文節（元史類編）

附錄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爲龍溪學士藻七世孫少警悟力學長通諸經考宋文憲集爲先生神道碑乃龍溪七世從孫也

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其爲學本諸六經眞知實踐無不本于道義

知州李先生習

李習字伯羽當塗人治尚書旁通諸經延祐四年領鄉薦授書院山長明太祖渡江先生偕其門人陶安迎謁年已八十餘矣即以爲太平府知府卒于官著有橄欖集五卷（安徽通志）

教授李先生翼（附子淑沈）

李翼字仲羽伯羽之弟兄弟齊名江左稱爲二李吳澐穎稱伯羽之文簡密嚴與仲羽之文豐腴縕藻先生中延祐七年浙江鄉試官教授早卒于洙字宗泰學純行端爲余國所禮重洙弟汝字宗茂明初召爲史館編修與修元史兩典文衡出爲南和令有善政安徽通志

何氏門人

提舉蒲順齋先生道源

蒲道源字德之號順齋青神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遂乎元先生卯歲就學強記過人其父政午以元初徙興

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于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先生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眞知實踐不事矯飾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于言語文字之外嘗爲郡學正晚詣京師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治元年策進士第一累擢禮部尚書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謚正獻元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五　十四　四明萃書　約園刊本

正獻宋先生本附師王奎文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先生往質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至元年策進士第一累擢禮部尚書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謚正獻元史

雲濠謹案先生初名克信寓南中時自號江漢鶴倦性樂水及漁又號垂綸享主人見其弟翰林袭所作行狀

蒲順齋說

漢唐五經博士取其專且精也今之學者恥一經之不該及究其歸趣則茫然莫據又或以註釋經義媒仕進者視其書皆掇拾先儒已成之書初無自得之實而徒耗蠹紙劉龐亂經訓益使人厭之今欲令學者各守一經則不免于陋欲兼通諸經則汗漫而不精欲拒注釋之煩雜則恐或廢其善欲容而受之則易惑學者其何以矯其弊而通其中者乎

王氏門人

至正二十年戶部公出爲杭州東南隅錄事判官公受句讀于杭士石屋何天麟卽聰悟可喜

大德六年侍戶部公赴官平準僦薄公聚徒養親如武昌時兼教其弟息州都監克敏及斐

十一年戶部公薨槥江陵母李年且老戶部公歷仕南土雖二十餘年小心謹畏家素乏蓄積公至是孤益貧苦殆無以衣食喪祭哀戚之餘教童子七十八人講授紛沓親理米鹽雜務方苦心力學不以寒暑晝夜作輟當食亦置書其傍披覽研究不覺匕箸之及口飯羹數冷溫而復進始得終餐夜分迺寐幾廢寢食

進奎文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亞中大夫時方修經世大典分局撰書公纂述夏官政典凡若干卷編摩緻密事備辭嚴孔子父母已封啓聖王王夫人獨鄆國夫人幵官氏猶仍舊號由公建言降制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文安謝先生端 大父元賁

謝端字敬德其先遂州青石人宋季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先生始家武昌祖元賁深通玄秉江陵制置使孟珙

敬禮之先生十歲時讀書江陵郡學廣出同舍生上其師異之弱冠偕廣陽宋本從王奎文遊講明性理之學俱有才名郡人以謝宋稱之延祐元年中河南鄉貢五年賜進士出身同知湘陰州事累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官就遷待制選爲國子司業復入翰林直學士卒贈國子祭酒陳留郡侯謚文安先生敎胄子嚴毅方正諸生凜凜畏服講說經義能明聖賢之旨諸生質疑請問無倦爲文辭簡而有法其于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惡歷歷能道其詳遊宋金國興廢人物賢否亦皆精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爲憾云

附錄

溪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號橧齋宋文清燕石集有祭謝橧齋文

史松宜慰荊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亦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示之先生一讀卽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人曰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

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

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
先生又與趙郡蘇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
世多傳之
□□□□
僉事宇文純節先生公諒
宇文公諒字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遂爲吳
興人通經史百氏高行有操累官國子監丞嶺南廉訪
僉事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晝有所爲夜則書之
其不可書卽不敢爲所著有折桂等集明人私謚曰純
節先生

姓譜
侯先生克中
侯克中字正卿眞定人幼襲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
悉記其所授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
明于心刊華食實莫若于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爲
得之于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說而名之曰通
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

兩浙名賢錄
宇文學侶
山長葉先生顒
知事郝先生道寧 附子伯魯
郝道寧眞定人以詩書教授鄉里學者常至百人郭侍
郎口左主事煥尤著名者子伯魯字希曾少傳父學起
家欒城縣教諭遷固安州學正爲守令者重之爲諸生
者敬之後以才擢戶部史轉太醫院出官萬億綺源庫
知事卒 蘇滋溪集
學士張先生善
張善寧晉人讀書業儒不事進取奉親教子克孝且嚴
卒贈翰林直學士清河郡侯子四人季公爵 蘇滋溪集

王西山先生文煥
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口口人少負雅操夙承家學
元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
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經圖治心銘諸作先
生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
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

葉顒字伯印吳縣人家洞庭東山父國英倜儻好結寓
內名士儒學提舉李祈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並主其家
故先生學有端緒尤長于詩元季嘗署和靖書院山長
（姑蘇志）

菊潭家學

補李木訥先生遠

雲濠謹案道園學古錄味經堂詩序云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翬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勖其子遠公嘗命遠從余遊故賦此詩是先生道園弟子也

附錄

虞道園送魯遠序曰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于外傅觀贈傚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歟又曰夫識察于動容周旋之閒考析于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愼之于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

菊潭門人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詳見草廬學案）

汪氏門人

祕書汪先生文炳

汪文炳字炳叔歙縣人明兵渡江隨撫諭官孫祈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並主其家故先生學有端緒尤長于詩元季嘗署和靖書院山長（姑蘇志）

授祕書典籤講說稱旨除都昌知縣時陳友諒攻援絕被執賊奇其才欲官之不受遂抗詈而死（梓材謹案先生文節門人嘗爲文節事狀見宋文憲所撰文節神道碑）

賓客劉先生性初

劉性初大名人幼有奇氣嘗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年後值兵變避地錢唐張左轄辟爲賓客久之以疾辭具滿江集

張師愚字仲愚學士詩兩領鄉薦與弟師曾並從汪文節澤民遊與文節共編宛陵羣英集文節嘗言平生畏友有二張云（安徽通志）

張先生師愚

張先生師曾 合傳

隱君梅先生致和大父師哲附子士熙

梅致和字彥達宣城人詩人聖俞九世孫也母爲汪文節公女弟先生生而俊朗嶷然異羣藁稍長大父文節學春秋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大父歿復從文節

已而兼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師曾兄弟問學雄深人號爲二張每奇先生折輩行爲忘年交過從索講無虛日閒舉四洲數戰藝數不利棄去肥遯于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編十二卷問道考德者日相踵于門先生悉攝其綱疏入于密微而後已至正丙申卒年五十七子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渾源州以政事聞後陞陝西布政使司正理問宋文憲集

伯羽門人

參政陶先生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幼敏悟有大志元至正閒授明道書院山長入明官至江西參政姓譜

仲羽門人

副使劉先生允

劉允字子允當塗人師事李翼博學喜吟咏洪武四年進士累拜北安按察司副僉考績留教授親王于內後請老卒姓譜

宋氏家學

文清宋先生濂

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謚文清蘇滋溪集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宋文清燕石集至正八年聖旨下都省移江浙省於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行中書省御史臺據御史段弼楊忠王思順蘇寧等奏請也此與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時崇文如此又言其兄正獻工於古文時號二宋

附錄

其謚議曰某爲人謹愿持正于學考索精詣其爲文剴切爾雅以至監察中臺贊憲陝右僉事山南其于風紀多所振舉甫至通口輒損其年雅行游揚于方來尊名壹惠于今日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家潔正曰清謚

曰文清實愜輿論

謝堯章挽之曰伯逝人皆歎公亡世益憐生平雙白璧身後一青氈業尚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已少把筆遂淒然

宋氏門人

編修吳先生炳

吳炳字彥煇汴處士有德業才學譽望甚彰宋誠夫力薦奏以翰林編修徵之燕石集

謝氏門人

翰林楊先生惟肖

楊惟肖字與似先世避兵難出蜀再徙澧陽之新安遂家焉先生六七歲誦諸經不忘弱冠師蜀儒呂仁叔治春秋讀書不釋卷夜分方寢家務妨奪則輟願歎怨遊京師從文安謝公學易文安于先生爲中表丈館于家日與之論議至順三年以寓士就試上都名中第二會試京師適文安考文自陳避親嫌不試念親老未獲祿養適以善楷書試補翰林書寫中高等官制書寫歷三考始官七品燕石集

侯氏門人

侍郎郭先生郁父天祐

郭郁字文卿世居汴梁封邱縣汴梁爲金遷都兵徧野處僑居大名嘗爲浮梁知州知高郵府歷授慶元路總管袁清容再入翰林先生時爲江浙行省都事見其受易學于侯先生及爲中書檢校清容時直集賢往來益密而其父天祐祐之正席危坐凡交于先生者咸執弟子禮以先生官贈吏部侍郎陳留郡伯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先生皇慶間知浮梁州延祐丙辰嘗序胡雲峯周易本義通釋

戶部主事中尚監丞蘇滋溪集

侍郎郭先生郁見上侯氏門人

張氏家學

州牧張先生公爵

張公爵贈清河郡侯善季子由樞密丞相掾官工部主事歷工戶兩部郎中僉山南廉訪司事行河南省郎中

監察御史都漕運使改牧順德順德方旱下車即雨歲則大熟蘇滋溪記其先塋稱其學傳父師克奮材能以究厥施云蘇滋溪集

陶氏門人

郡守喻先生仲衡

喻仲衡字平甫口口人自少博通羣籍繼而師事姨夫陶安得聞程朱性理之學行業日益充裕洪武中知台州府尤盡心于學校姓譜

張氏門人

唐先生伯剛

唐伯剛河東人少從鄉先生內翰張公受業博雅好古論議恢達有魏晉開人風氣嘗至京師以能詩知名夷白齋稿

梓材謹案陳夷白誌陳隱君謙墓云故內翰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今寧晉張公皆學之張公蓋郎寧晉張公也交口論薦卽先生從

後學鄞縣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元祐黨案補遺

梓材謹案宋儒之學不始于元祐宋人黨案亦不自元祐始也前乎元祐者有元豐前乎元豐者有景祐學案造端于安定泰山而主持之者高平廬陵也朋黨之論實始于此既爲學案而存黨案卽爲景祐元豐各補黨案可也

景祐黨案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卽位

夏四月貶寇準爲

天聖元年癸亥

秋九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天聖二年甲子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講孔子

衛州團練副使

秋七月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曾宗道參知政事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十一月以張知白爲樞密副使給兗州學田帝初御經筵

兗州司戶李迪爲閻月故相寇準卒於雷州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天聖三年乙丑

冬十月以晏殊爲樞密副使十一月王欽若死十二月以張知白

天聖四年丙寅

天聖五年丁卯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同平章事

天聖六年戊辰　天聖七年己巳　天聖八年庚午

二月同平章事張士遜知白卒敏三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宗道卒贈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辭奎參知政事

天聖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明道二年癸酉

復制舉諸科六月玉腈昭慶宮災罷王曾知兗州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二年乙亥　景祐三年丙子

正月置崇政殿說書二員正月作通英延義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

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十月罷翰林學士政事

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四月呂夷簡張士遜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參知政事

二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十一月罷寇準中書令辭奎罷

十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七月以晏殊參知樞密使

帝命施於講讀閣尹洙歐陽修於外廳錄進篇於閤屏是又詔蔡襄寫詔戒羣臣越職言無逸篇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濟務

二月李迪罷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四月呂夷簡王曾朱綬蔡齊罷冬十二月地震

正月求直言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四月王博文卒

十一月宋庠參知政事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朔日食二月除越職言事之禁

二月貶韓琦知秦州三月貶范仲淹知鄧州十月夏竦陳執中宮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十一月祈公王曾卒政

四月宮粥如契丹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安撫置司涇州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爲翰林學

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王沿范仲淹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分陝西爲四路以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

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

入月以王曾爲樞密使

入月以杜衍同知

琦范仲淹副之

樞密院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九月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　十二月宋綬卒

慶曆三年癸未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識軍國大事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辭固辭不拜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杜衍爲樞密使呂夷簡罷入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慶曆四年甲申　正月帝復御經筵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四月作太學以孔子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三司使　五月帝謂孔子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　六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七月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是年石徂徠卒

慶曆五年乙酉　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四月作太學科舉新法　五月帝謂孔子范仲淹爲韓琦科舉新法　五月章得象罷

慶曆六年丙戌　二月以文彥博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三月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九月以孫沔爲廣通同平章事　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慶曆七年丁亥　正月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三月詔求直言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是年石徂徠卒

慶曆八年戊子　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三月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丁度失

皇祐元年己丑　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八月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　閏十一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完雅樂　十一月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是年孫沔卒

皇祐二年庚寅　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五月章得象罷

皇祐三年辛卯　三月宋庠免　六月作隆儒殿　十月文彥博免以龍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五月無雹而霰夏凍免以未厚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皇祐四年壬辰　五月致南公范仲淹卒政　七月龐籍罷　八月以陳執中梁

皇祐五年癸巳　三月罷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韓琦罷科舉新法　五月章得象罷　二月孫沔罷以田況爲樞密副使

至和元年甲午　九年以孫沔爲廣通同平章事　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南安撫使

至和二年乙未　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　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　六月以文彥博富鎮弼同平章事

嘉祐元年丙申　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　以唐介知諫院范五月罷知諫院范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八月以韓琦爲樞密使　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

嘉祐二年丁酉　二月祁公杜衍卒　以歐陽修知貢舉　九月胡宿加契丹擬翰林學士歐陽十二月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是年孫泰山卒

嘉祐三年戊戌　嘉祐四年己亥

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以韓琦同平章事以包拯爲御史中丞入月王堯臣卒

正月朔日食用牲幣寬恤民力

四月置寬恤民力司

五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六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嘉祐五年庚子

十一月召河南盧士邵雍不至是年胡安定卒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四月以包拯爲樞密副使

嘉祐七年壬寅

三月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包拯卒辭密使

嘉祐八年癸卯

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十一月以歐陽修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

五月以富弼爲樞密使

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以王安石知制誥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附錄

曾文定隆平集曰范仲淹在從班獻百官圖指其遷轉次序遲速曰如此可以爲法陛下不可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上因面質于宰相呂夷簡以爲仲淹離間羣臣至交論上前出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縝希旨請榜仲淹朋黨于朝

歐陽文忠論杜韓范富曰自古小人欲廣害忠良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小人不以爲利必欲盡去之然後得以恣肆而善人少過難于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于大臣已結主知他事難以動搖惟專權上心所忌方可傾之今杜衍與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才而不問其有可罷之罪一旦罷去羣邪相賀于內敵國竊笑于外臣竊惜之

牟子才眾散箚子曰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械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閒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于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于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于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于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于散而已

治平元年甲辰　治平二年乙巳　治平三年丙午

五月太后還政於　二月罷三司使蔡　正月翰林學士范
帝　襄　鎮罷
加韓琦尚書右僕　四月詔議崇奉濮　詔稱濮王爲親去
射　王典禮　國願逕呂誨知斬
六月增置宗室學　七月富弼張昇罷　州范純仁通判安
官　以文彥博爲恒　州呂大防知休寧
八月詔曰開經筵　使呂公弼公　八月京師大水詔
求直言　著知蔡州　程伊川云宜稱　伯父猴國大王　四月胡宿罷　十月詔體部三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六　四明絳雲樓刻本　八

治平四年丁未　熙寧元年戊申　熙寧二年己酉

正月英宗崩神宗　正月以唐介參知　二月以富弼同平
即位尊皇太后曰　政事　章事王安石參知
太皇太后皇后曰　四月詔王安石越　政事
皇太后　次入對
以韓琦爲司空兼　侍中　三月歐陽修罷　以吳奎參知政事　以司馬光爲翰林　學士固辭不許　閏月以王安石知　江寧府　四月以司馬光爲　御史中丞　一貢舉　是年蘇老泉卒　創制置三司條例　司議行新法命陳　升之王安石領其　事　四月參知政事唐　介卒　罷知開封府滕甫　五月罷翰林學士　鄭獬宣徽北院使　王拱辰知制誥錢　公輔

熙寧三年庚戌　熙寧四年辛亥　熙寧五年壬子

正月罷判尚書省　二月更定科舉法　正月置京城邏卒
張方平　專以經義論策試　察訪時政者
二月河北災撫使　士　三月詔察奉行新　三月判汝州富弼
韓琦請罷青苗法　三月詔察奉行新　致仕
王安石諸疾不朝　法不職者　行市易法
詔諭起之　四月以司馬光判　五月行保馬法

九月召王安石爲　六月呂海　六月罷御史中丞
翰林學士　七月行均輸法　七月罷判園子監
罷司空侍中韓琦　八月范純仁以程顥權
張方平趙抃參知　監察御史裏行
政事　定謀殺傷首原法
復以司馬光爲翰　貶劾刑部劉述等
林學士　九月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
十月張方平罷　十一月詔韓琦經
略陝西

以司馬光爲樞密西京留臺
副使固辭不拜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貶知審官院孫覺六月貶富弼
知廣德軍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七月貶御史裏行劉摯監
趙抃罷
龍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龍監察御史裏行
程顥張載右正言
李常以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閏七月以韋浮爲湖北察訪使八月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楊繪知鄭州監
御史裏行劉摯監
衛州鹽倉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
立太學生三舍法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分審官東西院
六月罷知陳院胡宗愈
以宋壽昌通判河中府
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九月以劉庠知開封
策賢良方正之士
罷台州司戶參軍
孔文仲
罷翰林學士司馬

光
十月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立保甲法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募役法
熙寧六年癸丑
三月置經義局
四月文彥博罷
置律學
六月置軍器監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九月初試武舉之士
熙寧七年甲寅
三月大旱詔求直言
四月權罷新法兩京放
下監安上門鄭俠
獄復行新法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
熙寧八年乙卯
正月鄭俠於英州罷
參知政事馮京放
二月復以王安石
同平章事
熙寧九年丙辰
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十月王安石免以
吳充王珪同平章
熙寧十年丁巳
九月河南邵雍卒
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同平章事呂惠卿
參知政事
五月罷制置
六月作渾儀浮漏
成
七月立手實法
九月三司火
十月置三司會計
司
元豐元年戊午
正月以孫固同知
樞密院事
九月以呂公著辭
同同知樞密事
十月翰林學士范
鎮致仕
十二月改諸路更
戍法
立保甲法
以韓絳王安石同
平章事王珪參知
政事
募役法
熙寧六年癸丑
三月置經義局
四月文彥博罷
置律學
六月置軍器監
知南康軍周敦頤
卒
熙寧七年甲寅
三月大旱詔求直
言
四月權罷新法兩
下監安上門鄭俠
獄復行新法
王安石免以韓絳
同平章事
熙寧八年乙卯
正月鄭俠於英
州罷
參知政事馮
京放
二月復以王安石
同平章事
六月罷制置
經義詔頒於學
王安石上三
司徒侍中魏公韓
琦卒號
呂惠卿有罪
貶知陳州
罷青苗法
十二月罷直學士
院陳襄

事	馮京知樞密院	元豐二年己未	元豐三年庚申
		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正月以章惇參知政事
		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	六月詔祕書監劉幾等定雅樂
		十月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七月彗出太微垣九月以馮京爲樞臣直言闕失
			元豐四年辛酉
			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辭向同知樞密事
			三月章惇有罪免七月詔定選格
		元豐五年壬戌	元豐六年癸亥
		四月御史中丞舒亶六月鄭公富弼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正月以章惇參知政事
		直有罪免卒敕	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同知樞密院事安禮爲尚書右丞王安禮爲尚書左丞	
		元豐七年甲子	
		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辭向同知樞密事	
		三月章惇有罪免七月詔定選格	

罷京城糴卒及免行錢廢滑河司繼通賦

司馬光自洛入臨五月詔求直言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七月罷保甲法十一月復以鮮于佚爲京東轉運使十二月罷市易法罷方田法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爭青苗變法者

韓先生琦 詳見高平學案

陳先生襄 詳古靈四先生學案

程先生顥 詳明道學案

范先生鎮

呂先生公著 並詳范呂諸儒學案

蘇先生軾

蘇先生轍 並詳蘇氏蜀學略

呂先生誨 別見涑水學案補遺

李先生常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孫先生覺詳見安定學案

張先生載詳見橫渠學案

胡先生宗愈詳見廬陵學案

論新法者

劉先生琦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强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建言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始與劉述錢顗共疏王介甫介甫奏先貶先生與

顗監處衢州鹽務司馬溫公上疏曰以守官之臣而罪之恐失天下之心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聲聽不報朱史

錢先生顗

錢顗字安道無錫人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二年而貶將出臺于衆中責同列孫昌齡謂其媚事王安石舉欲附會以求美官卽拂衣上馬去後自衡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滴官之色東坡遊以詩有爲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同上

劉先生述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劉述字尊一詳見泰山學案

劉先生摯詳見泰山學案

范先生純仁詳見高平學案

謙簡趙先生瞻詳見涑水學案

楊先生繪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陳先生薦

陳薦字彥升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從韓魏公在定

州幕府魏公每稱其廉于進男子退嫌疑閒毫髮不處累官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進資政殿大學士

姓譜

孫先生昌齡

孫昌齡

陳先生夔

陳夔

不附新法者

汪先生齊

汪齊字子思涇縣人性沈篤好學登慶曆丙戌進士曆官祕書郎弋陽令所至有惠愛累遷屯田員外郎行青苗免役法先生詣朝堂力言不便王介甫曰此法便天下獨公不便爾遂出判池州以朝散郎致仕一統志

賈先生蕃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周先生諝 別見華陽學案補遺

吳先生師孟

吳師孟蜀人第進士官至左朝議大夫王安石當國謂先生同年生也自鳳州別駕擢爲梓州路提舉常平倉上疏力言法不便寧罷歸故兼農田水利差役事先生上疏力言法不便寧罷歸故官後知蜀州又論茶法害民繼謝事去蘇文忠刺新法書有曰吳某乞免提筆如逃垢穢至言茶病民以矯矯六君子稱之先生其一也氏族譜

元豐黨案 附錄

牟子才跋散劄子曰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于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先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盡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于法令變更也然其害止于散而已

元祐黨案

曾任宰臣者一人

文公王先生珪

王珪字禹玉華陽人哲宗立眾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謚曰文紹聖中邢恕誘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其元豐末命事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其欲立雍王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遷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復之

曾任執政者

補 尚書王先生存

附錄

黃東發曰公平恕人也官制行多收拔熙寧後言事得罪者在政府遇事多爭溫公稱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別附

雲濠謹案王丞相原在御書百二十八人數內其後與章惇別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一籍云

資政鄭公補雍

鄭雍字公補襄邑人等進士甲科累官御史中丞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姓譜

李邦直淸臣

李淸臣閎

曾任待制以上者

補修撰鮮于先生侁

雲濠謹案秦淮海狀先生行實云父至自號曠居先生爲蜀名儒以公賜金紫光祿大夫公自少莊

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本年六十有九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口口二卷刀筆集三卷子頵河南府偃師縣尉羣綽悼皆有學行而頵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宋志詩傳六十卷

附錄

神宗初卽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處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守宰以求治愼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防口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狂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

卒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他言

魏鶴山跋先生帖曰子駿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其爲人平生大略已可覩矣

補待制孫先生升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孫君孚談圃謂周官賀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舉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今案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補學士王先生覿

附錄

知蘇州州有狡吏邁刺守將意以搆權前守用是得譏

議先生窮其藪狀實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冰上人在鏡心之語

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先生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先生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于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

補 尙書王先生古

附錄

趙挺之與先生用恩赦理逋倉挺之劾先生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江民表公望乃上疏曰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乎辭氣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讐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

正議張先生問

張閒字昌言襄陽人元祐初爲祕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宋史

餘官

補 諫官吳先生安詩

附錄

劉子卿曰吳傅正語呂正獻公云毋弊其神于蹇滯學者所宜知

晁子止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補 郎中畢先生仲游

附錄

公叔爲文口于事理而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東坡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先生憂其及禍貽書戒之司馬溫公爲政反王荊公所爲先生與之書二公得書毅然竟如其慮

梓材謹案先生有文集五十卷見宋史藝文志晁氏讀書志稱西臺集二十卷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亦雜爲二十卷提要云仲游少負儁名其試館職時蘇軾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

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遊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一輩又皆一時重望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云又案先生爲魏國王夫人墓誌云其子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舉某爲夫人之銘又云某從高平公二十年高平謂范忠宣公是先生當稱忠宣門人先生祭忠宣文云挈提于筦庫之賤待遇如父子之游則受知師也其祭文謚公云某嘗造公之門又嘗丹公之堂望公之顏色接公之話言祭呂申公云以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則先生亦末嘗不及文呂之門矣

補修撰唐先生義問

附錄

陸放翁跋唐修撰手簡曰淳熙元年某在蜀州得質肅仲子修撰公與呂給事手帖讀之蓋元祐初修撰使河北給事爲御史時也書論黃河市易辭指激烈無一語及其私與世俗責報父客至有違言者何其遠哉

梓材謹案放翁又謂修撰字君益與史傳異

補司諫孫先生謂

雲窠謹案姓譜謂先生字正臣孤武人與史傳異且謂拜右正言力論楊畏在元豐閒其議皆與朝廷合及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爲政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則又變而偷合諂隨人謂之楊三變畏以此落職又言免役者一代大法願採羣言毋以元豐元祐爲閒蔡京以先生信任元祐罷其言職云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洪範合傳一卷晁子止云其說多本漢儒頗攻王氏之失

附錄

先生與彭器資汝礪以氣節相尚器資亡先生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于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御史王先生回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浩南遷先生斂交遊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除名停廢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數日卒錄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宋史附傳

元符增編黨案

曾任宰臣執政者

別附

文肅曾子宣布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紹聖初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子宣贊章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銷廢略無

虛日子宣多陰擠之徽宗立拜右僕射明年改元建中靖國子宣獨嘗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改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坐贓賄落職提舉太清宮又謫散官衡州安置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謫監江寧酒稅起知洪州累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眾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簡宋史奸臣傳

附錄

朱子嘗曾帖後曰建中紀號調停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黨猶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

右丞黃安中履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紹聖初累拜尚書右丞坐言事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卒安中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宋史台東都事略

文忠張天覺商英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哲宗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天覺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極力攻之章惇安燾交惡天覺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哲宗不直天覺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惇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稅起知洪州累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眾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瞿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天覺雅與之善尋拜尚書左丞夜與京議政不合屢詆京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遷起知杭州過闕留爲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方技郭天信事累貶衡州安置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贈少保紹興中賜謚文忠宋史

附錄

邵博聞見後錄曰予爲校書郎時嘗聞趙丞相元鎮云張天覺者首造元祐部黨之人也靖康初與范文正司馬文正同追贈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辨既未能追改更謚以文忠是與蔡公齊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

鎮悵然曰聞句溝在從班遊談有司不肖不能執法耳子見其有悔色亦不復言曾任待制以上者

正奉徐先生勣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元豐末累官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未及用徽宗立擢贊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以先生爲舊直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實訓先生固辭奏京之惡引嫌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先生與何執中僧事帝于

王邸京每曲意事之先生不少降節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摘先生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主管鹽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黨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姓譜

龍圖路先生昌衡

路昌衡字持政祥符人紹聖中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累知成都徽宗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徙南京留守坐前上書事落職久燕籍卒宣和

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姓譜

侍郎董先生敦逸

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舉進士歷知穰縣戈陽縣俱有惠政及民元祐中爲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復召拜御史上疏辨瑤華祕獄出知興國軍徽宗召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與黃廷基曾布孫待制升之過又常諫議安民出監滁州酒稅亦由先生奏劾之

待制葉先生濤

葉濤字致邁處州龍泉人紹聖初薦擢中書舍人論安燾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連三點曾布引爲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福觀卒朱史

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進士官至顯謨閣直學士卒祠于學子直講坐事免官從王介甫于金陵爲文

直學郭先生知章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爲中書舍人有稟必奏使廣東罷歸除比部郎官先生歷疏其罪不肯草制羣議是之官至顯謨閣直學士卒祠于學

姓譜

別附

葉教禮祖洽　別見艮山學案補遺

宋□□師服
雲濠謹案師服與楊畏皆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見續通鑑

餘官

知州吳先生處厚

吳處厚字伯固邵武人始蔡確謫從學賦及作相無汲引意元祐中擢知安州郡有清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先生怒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郡飯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郡處俊封飯山公唐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摩事此蓋事連之大變

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司馬宋史附傳

直學李先生積中附孫大性大異大東

李積中端州四會人寓居豫章父士廉有陰德先生登甲科官侍御史翰林直學士以直言入元祐黨籍李氏自先生三世官于朝而父子兄弟相師友孫大性字伯和少力學尤習當世典故累官兵部尚書後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卒謚文惠大異中博學宏詞科官至諫議大夫大東官至龍圖閣學士宋史

補博士范先生柔中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春秋見徐宋志作五卷

補提點鄧先生考甫

附錄

進士李跂譔新別見猶氏蜀學略補遺

坐事去官閒戶著書不復言仕

卒于鈞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處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處有其詞也不得大用于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存焉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閒素稽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封先生覺民
雲濠謹案先生宋史無傳附見邵考補傳中詳見本案

李先生賁
李賁黨人子弟崇寧二年編管單州長編紀梓材謹案先生有易義二卷見鄭氏通志經義考引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云又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尤甚邪上尤甚邪中邪下七等先生名在邪上尤甚中其後追復元祐黨人先生名在餘官二等

三司趙先生令時
趙令時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宋詩紀事

承旨郭先生執中
郭執中華亭人累官樞密承旨建中靖國初應詔言事切直忤蔡京籍爲元祐黨人邪等斥居同谷二十餘年

因家焉姓譜
邑令金市隱先生極
金極樂平人紹聖初舉進士累遷知分宜有能名上書乞斬蔡京以謝天下坐是入元祐黨禍解適意閒曠以市隱自號扁其廬曰醉鄉姓譜

高先生公應
梓材謹案先生太尉瑰之後宣仁后從子本蒙城人

黃策
黃先生策

吳先生安逊
梓材謹案碑目曾任待制以上有吳安持庶官有吳安詩皆同平章事充之子先生蓋亦其兄弟行也

博士鮮于先生綽
鮮于綽字大受閿州人修撰佐之子太學博士父子入

黨籍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舊有傳信錄十卷見文獻通考

檀先生固
檀固字以忠建德人熙寧庚戌進士紹聖開宮尚書極言朝廷罷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用章惇曾布蔡卞之失書奏免官蔡京爲相遂不復起用一統志

宣教呂先生諒卿
呂諒卿普江人惠卿季弟元符中爲溫州軍事推官上

書詆紹述新法之非崇寧元年編類元符章疏姓名先生以邪等尤甚入黨籍追官勒停亳州編管御書發燄碑以賜惠卿惠卿自劾求罷詔錄其疏示之先生屢錮終身紹興二年贈宣教郎官其家一子姓譜

王先生箴

王箴字元直眉山人東坡妻兄九歲遍經弱冠東坡見其文甚愛之與成都學官侯元叔每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論贊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元祐聞累詔徵之力辭而免姓譜

補諫議江先生公望

附錄

內苑稍畜珍禽異獸先生力言非初政所宜直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鵰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鵰鵰不去乃刻先生姓名于杖端以識其諫朱子記謝上蔡語錄後曰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于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

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僞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肖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失千里之謬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

寶文曾先生紆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高先生士育

梓材謹案先生亦太尉瓊之後宣化后從弟

補考功鄧玉池先生忠臣

附錄

事母周盡孝周卒護喪歸葬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期得而後已

梓材謹案先生有弟名孝臣楚紀敝其杜門力學宣和開厲辟不就

种先生師極

梓材謹案宋史种世衡傳有師道師中先生當亦世衡之諸子也

少卿韓先生治

韓治忠彥子徽宗時仕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宋史附傳

判官秦先生希甫

秦希甫字辨之吳人元符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後入元祐黨籍姓譜

附錄

胡濙庵序先生文集曰予頃得灊陵集故朝散郎大夫致仕秦公之所作也詩若文凡七百篇讀之踰月不厭其表奏書疏有関時憂國之心其歌詩發于性而止于忠有少陵不忘君之思大抵多羈愁鬱結感憤之所爲作也予然後嚴卷而歎益知文之出于不得已也使出得時行道都巖廊而惠天下則斯文之不作可知也抑猶有可疑者崇政以還士風委靡以諛佞相長雄陳篇希恩則歌咏太平加唐虞康衢之謠奏記乞憐則誦述功德有稷契復生之歎公獨落落與時左無一言取容當世益知公非特詩文出于不得已也其仕進亦有不得已焉者矣予然後知公所得非特區區于詩文而已也

雲濠謹案灊庵又跋秦希甫墓銘云劉景仁出視霸陵先生秦公墓碑又言景仁柰出也故竇藏其銘云

奉政沈先生千

雲濠謹案先生曾孫暐跋黨籍碑謂先生提點杭州集眞觀贈奉政大夫不知其所復者爲何官也

提舉劉先生渤

劉渤眉山人元符初詔求直言九上書白宣仁太后之誣詈司馬光之枉乞用范純仁蘇轍之賢斥章惇蔡卞呂惠卿蔡京之奸改提舉湖北路常平壽坐元祐黨籍姓譜

直閣陳先生師錫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歷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稅又削官安置柳州卒先生始與了翁論京卞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宋史

記室楊先生朏

楊朏字持正閩人元祐六年進士終建寧軍節度書記入黨籍宋詩紀事

張先生居

張居寧州眞寧縣人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嗣位下詔求言時爲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

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爲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奸黨上等降官銜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于沈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太中大夫陸侃南文集

留後高先生遵裕

高遵裕雲濠案碑刻作遵恪疑非字公綽武烈王瓊之孫也累貶郢州團練副使哲宗卽位復舊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卒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揆資治通鑑

林先生旦附兄虙

林旦字次仲爲象山令以文學爲政熙寧中擢御史上書言王安石聽李定不服生母喪眞之經筵何以儀刑天下元祐間拜侍御史上疏論吕惠卿鄧綰乞投散地以謝天下終河東轉運使次仲二子虙及先生虙字德祖紹聖進士官終開封府左司錄有易說義禮記解先生以任子坐元符上書而陷于黨錮明文海

縣尉王先生公彥

王公彥字成德永嘉人與兄公輔同登紹聖第調江夏尉元符末上書論宣仁無負于先帝司馬光無負于天下且言章惇迷國誤朝之罪與李林甫盧杞度長較短未知孰是由是廢斥入元符黨籍紹興初褒錄轉官奉祠而終姓譜

奉議謝先生潛

謝潛字致虛長汀人讀書過日終身不忘崇寧中應博學宏詞調瀘州教授上封事譏切時事坐元祐黨籍建炎初詔取二聖圖以進終奉議郎姓譜

寺丞張先生恕

梓材謹案先生字忠甫一字厚之文定公安道子官寺丞

陳先生井

陳井字巨中口口人有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晁氏客語

諫議洪駒父芻見上洪初傳

知州滕先生友附子康庾

滕友京城人與弟比登儒科坐上書入元祐黨官至左

朝請大夫知蘄州贈太子少師子康字子濟爽字子端爲兒童時俱負雋聲踰冠同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相繼中詞學兼茂科政和宣和中先後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光堯中興于南京首用鄉閭之望子濟既由太常少卿綿蕝登壇盛禮仍草告天肆赦之文子端旋以博士討論典故其踐歷往往同時會宰相惡陳東歐陽澈之許直加以大辟子端卽上疏申救且移書相府復欲面詆之爲同舍郎扞止義聲籍籍紳閒已而從幸廣陵子濟由左司遷中書舍人子端亦爲郎文昌省攝容臺事卒不二年子濟遂自諫議大夫入翰林登樞府焉益

公集

梓材謹案姑蘇志以先生爲吳縣人益公又稱其脫御諸子甚嚴子端朝服受教責略無憤容修身謹行惟恐貽親憂卒年四十一名臣言行錄載子濟權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太后奉神主之江表至洪邁薦渡江艱保虔州論罷提舉明道責授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紹興二年卒年四十八追復龍圖閣學士稱其精忠出于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于公論者必反復綢繆云

方先生逈

方逈字彥周元符中以特奏對策乞復元祐皇后又上書議時政崇寧中入元祐黨籍姓譜

高先生茂華

高茂華字秀實呂居仁稱其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入元祐黨籍宋詩紀事

知州廖先生正一

廖正一字明略號竹林居士安陸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中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出知常州紹聖閒入黨籍貶監玉山稅宋詩紀事

州守李先生夷行

李夷行字炳大崇寧閒都水丞出爲泗州守入元祐黨

籍宋詩紀事

彭先生醇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補遺

梓材謹案元祐黨籍碑曾任待制以上官又有周鼎楊康國朱紱三人宋史無傳又庶官有衛涇公適馮百藥周詔孫琮王察趙崡胡端修李陞李石芳高公應安信之張集貢朱紱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何大受鹿敏求高士肯都昶錢景祥周綍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曹興宗羅鼎臣王拯黃安期于肇黃邁万俟正許亮輔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孝修逢純熙黃才曾盥俟顧道周遵道葛輝宋壽岳王安交張商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瓌寶倪直儒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伸李俊民王陽陸表民葉世英張裕陳庶劉經國葉伸李俊茂直虞防曹蓋楊琳葛茂宗劉謂柴袞趙天佐扈

充張恕蕭訓超越江洵許端卿向紹陳察鍾
正甫楊彥瑋梁士能九十三人史亦無傳

武臣

觀察王先生履

王履字坦翁開封人元祐初從父景琚南郊恩爲三班奉職元符上書編置新州入黨籍靖康初除相州觀察使後論爲責輕復寘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起知滄州累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宋史

附傳

梓材謹案黨籍碑武臣又有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詧任濬郭子游錢盛王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兄休復潘慈高士權李嘉亮李琥劉延翰李基二十人史皆無傳又內臣梁惟簡史附見

顧臨傳陳衍張茂則並開封人有宦者傳張上良附見陳衍傳李悼譚袞賢越趙約黃卿從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琳裴彥臣李偁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都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二十四人則史無傳

趙希夷希德皆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夷乃秉義郎子維之曾孫昭玘之孫師霽之子宋史宗室世系表

夫子極之曾孫伯麾之孫師輿之子

又曾任宰臣二人

王先生珪見上曾任宰臣者

崔先生昌符

雲濠謹案宋史無先生傳惟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經法科累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蓋與先生爲兄弟行

別附

僕射章子厚惇

高先生士權

梓材謹案先生亦太尉琥之後宣和后昆弟也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進士舉甲科哲宗即位累知樞密院事宣仁聽政子厚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子厚不

武憲姚先生雄

姚雄字毅父五原人通州團練使兕之子年十八佐父征伐哲宗朝累加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利害先生以爲可棄徙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其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寘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起知滄州累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宋史

自安乃駁司馬溫公所更役法數千言宣仁怒出知汝
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子厚爲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于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
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
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
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
姦擅國又請發溫公與呂正獻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
聽子厚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元城安
世范華陽祖禹諫禁中罹孚媼事又起同文館獄命蔡

京安惇窫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察訪嶺南將盡
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
治然得重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子厚
用鄧綰爲御史中丞託溫公語華陽曰今主少國疑宣
訓爭猶可慮又諷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
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遺高士充來問曰不知
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以此竇之
子厚遂追貶溫公岐公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
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

附錄

劉忠肅劾之曰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章惇貪緣遭遇
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
義圖報而陵轢諸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
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
惡于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

朝廷厲羣下也

邵氏聞見後錄曰章子厚在丞相府顧坐客曰延安帥章質夫因板築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邊自青無竹亦一異也客皆無語先人獨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幾矣公以爲今日之延安爲自天地以來西邊乎子厚大息曰先生觀物之學也盡子厚蚤出康節門下也

朱子答吳生曰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子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梓材謹案王阮亭居易錄鄒忠公道鄉諫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劾韋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三云惇在元祐初誣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槩從竄逐唯惇久置不問云云則是薰蕕不分且躋韋惇于元祐君子之列其言誖矣無怪蔡京立黨人碑而惇俾竄名其末也

又不在碑目者

知州傅先生耆 詳見濂溪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梟先生詠之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唐先生充之 詳見陳鄉諸儒學案

謝先生良佐 詳上蔡學案

正言崔先生鷗

崔鷗字德符陽翟人官右正言坐元符上書入邪等廢于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爲諫官力論馮澥之罪忽得攣疾不能行而卒著有婆娑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

崔正言說

馮澥之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逐則天下靡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逐則天下之士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至于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賈文王先生渙之 別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王先生宿 附李由頤等二十四人

王宿眉山人與同郡家愿及李由頤程之才楊明楊恂蘇千鈞賈勉中史彭年曾家度史欽家德基家幹劉剛揚賢張綸史勵節史移中家寧史勤李攸成彪史書言賈易共二十五人俱以元符上書入黨籍姓譜

都水丞先生彥正

廖彥正夔州人爲南平錄參徽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

論時政缺失由是被召會修大河除都水使者中人有與爭者先生欲力正其罪遂被斥後預黨籍姓譜

知單林先生諫

林豫字順之仙遊人熙寧中進士嘗知通利軍與東坡兄弟善後領濱貶送以詞有怒髮冲冠壯心比石之句歷官七郡皆有遺愛後坐東坡薦入元祐黨籍姓譜

進士楊先生天惠

楊天惠鄞縣人幼警敏嘗取韓愈歐陽修文集縱觀作歌詩十數篇老師宿儒相傳驚歎元豐中進士徽宗時

上書言宮禁事甚剴切後入黨籍有文集行于世姓譜

葛先生敏修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進士張草堂先生覺民

張覺民文州人游太學元祐間第進士後與馬涓等上書忤權貴坐黨錮退居成都與張正己等遊號草堂先生所著有歌詩雅著百餘篇姓譜

縣尉宋先生之珍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補遺

曾安中泰和人蕭之子未冠登第上書言時政入黨籍進士曾先生安中

姓譜

陳先生葵 別見陳瓘諸儒學案補遺

王先生定

梓材謹案福建通志于陳伯衡傳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惜未舉十八人之全

知州徐先生常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度支李先生植

李植字公立建德人熙寧進士歷湖北轉運判官元祐間入爲尚書度支郎與司馬溫公呂申公諸人善蔡卞用事斥爲黨人罷之一統志

翁先生升 詳見安定學案

楊先生恂

楊恂字口口丹稜人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官不過承議郎以歿元符末嘗應詔上書崇寧二年編入黨籍魏鶴山集

李平西河圖傳一卷宋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列此一書引胡氏一桂云政和中撰按崇寧中籍黨人又詔中書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列邪中一百五十人先生與焉

呂先生仲甫

劉先生當時

韓先生跋

馬先生琮

陳先生彥默

劉先生昱

魯先生君明

梓材謹案通鑑集覽宋徽宗崇寧元年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又詔籍元符元祐黨人除韓宗彥自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自外五十餘人並會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內呂仲甫劉當時徐常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劉昱魯君明九人不在碑刻三百九人之數附識于此

郭先生久中

郭久中成都人北郭先生之孫與兄倫同登崇寧第皆居甲科大觀二年召入冊定敕令後提舉常平河北東路嘗因星變上封事言新開邊皆不毛地小人邀功肆爲誕謾書首入邪等罷歸吏部後復爲郡守爲刺史年歲六十一竟致其仕氏族譜

薛先生良貴 附兄良朋

薛良貴字貴全瑞安人忠愍良顯弟初名天球入太學坐元符上書議朝政謫籍後改今名登政和第終正議大夫知光州贈通奉大夫宣和閒睦寇方臘犯城與兄良朋率鄉兵控要害城賴以全良朋字貴益登紹熙第終吏部尚書 溫州府志

崔先生陟

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宦連蹇不進以徇州通判終 卻掃篇

知州唐先生諫 附蔣舉

唐諫字子方全州人初名冊元符閒與鄉人蔣舉上書論時事崇寧閒申嚴黨禁入黨人籍退居田里後易今名登政和五年第嘗知峽州廉介多惠愛 一統志

進士鞠先生杲

鞠杲吳川人舉元祐進士元符中年八汴京上書排章惇蔡卞等罪辭極抗直惇怒以之隸黨籍 廣州戴志

進士馮先生應之

進士鄭先生準 合傳

進士劉先生緯 合傳

馮應之南雄州進士鄭準劉緯英州進士預黨籍 輿地紀勝

附攻元祐之學者
補趙挺之
附錄
朱子題清獻事實後曰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
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
矣而子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朝朔黨洛黨
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
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遊得觀趙公手記
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營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
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于百姓則
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于士大夫
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于夷狄
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
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
蠱上心而納之于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
而其邪正得失之閒豈可同年而語哉

梓材謹案趙氏宋史謚清憲而朱子文集作清獻未知孰是豈以其與名臣參政同修史者易之耶

惠州之子得此嘗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

鄒道鄉聞趙正夫遷門下詩曰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
忠憤淚潸然不聞一事舉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
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
何由復自賢

强淵明字隱季錢塘人淩明弟 禮部尚書
與兄淩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濟成黨
禍

范致明字□□
論伊川入山著書

劉拯字□□
劾李之純阿附蘇轍

郝晴

鄧洵武

元祐黨案附錄

鄧氏聞見錄曰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
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
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
川黨朔黨之號洛黨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
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
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
相攻不已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盡竄嶺

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
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晁氏客語曰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稍遷
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劉莘
老梁況之終于貶所因尙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旣歿不
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
沖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洪興盧奏疏曰龔敦頤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
邪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

能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
三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于編者三百五
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
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
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
趙淦水題東坡書孔北海贊曰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
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
革前弊然紹聖熙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
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
正誼明道之力也
牟子才叅散劄子曰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
相繼輔政君子又叅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于吏
額之小爭浸淫于調停之初議滔天于策題之分辨而
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于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蹧蹋忠
賢曾莫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于辨白之太過其
爲禍蓋不止于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
君子又叅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溫益志
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憸曲圖而左載

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嚮八一
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于中非中而靖非靖其
爲禍蓋不止于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
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
趙淦水題東坡書孔北海贊曰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
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
革前弊然紹聖熙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
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

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爲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遂以亡亦君子之過也

元遺山錄忠武任君墓碣曰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書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足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

龔子敬讀元祐黨籍碑詩曰彼狂曰予聖莫辨烏雄雌安知百世耳乃在黨籍碑在昔漢唐末所無忍爲之女眞或敢侮自是宋德衰空令大梁人至今歌黍離

費袞梁溪漫志曰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

紹興禁學案

沮和議者

趙先生鼎 詳趙張諸儒學案

王先生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中進士知涇州累立戰功擢河北經略安撫使後與秦檜論和戰不合出知潭州安置道州卒謚曰敏節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附錄 姓譜

朱子跋樞密贈祁居之詩曰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視秦檜如無也而能屈體下賢出于誠意如此是可尚已

樓先生炤

樓炤字叩叔康人政和間進士由國子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言論多見採納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政卒謚襄靖 姓譜

尹先生焞 詳和靖學案

晏先生敦復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先生九成 詳橫浦學案

愉先生橒詳見龜山學案

張先生燾

鄭先生剛中並見龜山學案補遺

判監孫先生偉詳見元城學案

李先生彌遜詳見盧陵學案補遺

胡先生理詳見元城學案

張先生闡

魏先生矼並見趙張諸儒學案

曾先生開詳見鳥山學案

梁先生汝嘉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建炎初知武進縣有治狀累遷戶部侍郎知臨安府後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先生長于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固執以爲不可遂求補外江西人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云一字子徵南渡後歷中書舍人宋志載其東窗集四十卷又詩十卷今從永樂大典纂爲一十六卷又言其本因秦檜得進然其所交遊皆一代勝流云

凌先生景夏

樊先生光遠並詳橫浦學案

許先生忻詳范許諸儒學案

方先生德順別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蘇先生符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方先生廷實

方廷實字廷美莆田人政和進士紹興中拜監察御史剛直敢言極論和戎不便尋充淮北宣諭使見諸陵發掘涕泣不已秦檜使謂之曰見上幸毋及他事及對俱以所見言之高宗涕下沾襟檜怒出福建提刑至官首上言臚胡銓之罪檜益銜之遂請老

林先生霆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糜先生鎡

糜鎡吳人由博士持節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以朝請大夫致仕號如止居士終其身子師旦 黃東發文集

常先生明

常明

趙先生雍

趙雍

馮先生時中

馮時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六

馮時中疑即時行

毛先生叔度

毛叔度

陳先生堯英 附詳水心學案

陳堯英

又論事者

胡先生憲 詳劉胡諸儒學案

胡憲

馮先生方

馮方

查先生爾

查爾

查簡

侍郎李楠圖先生浩 詳見象山學案

附攻專門之學者

補秦會之檜

璽書譴榮韓南澗書師說後云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闢王氏建炎龍興二程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誣其說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據此則秦會之殆以洛學而攻專門之學者矣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于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圉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原註金人南遁錄載孫大鼎疏言追檜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臣復幾于失刑

謝山箋曰開禧之敕雖草而未行會侂胄已誅非韋

復也宋史亦誤

紹興榮學案附錄

袁甫重修白鹿書院記曰紹符政宣閒羣邪得志流毒

生靈極而至于中原板蕩斯道掃地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中興諸儒正祖明道之力也

牟子才猶散劄子曰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爲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加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于囹圄或死于貶所或流棄于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于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于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爲禍又不止于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宜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七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慶元黨案補遺

梓材謹案紹熙爭過宮者大半卽慶元諸儒故于慶元黨案之前特載爭過宮諸公并附嘉定端平淳祐更化案

紹熙爭過宮者

文簡尤遂初先生袤　詳見甬山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詳見止齋學案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詳見象山學案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教官汪先生安仁

汪安仁字□□績溪人慶元進士授學錄紹熙中率太學生三百二十八人入奏請朝重華宮不報仕終興國軍教官江南通志

慶元黨案

留任宰執者

補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附錄

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用龔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公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于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

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公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公待罪六利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

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于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于非則眾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苑村乞歸田里不許

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公所知謁公客范仲輔請爲言公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公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

或問范仲輔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輔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

朱子語類曰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宅官做到這地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閑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

矣

曾任待制以上者

補文莆鄭補之先生湜

梓材謹案先生于光宗初爲祕書郎時又有鄭湜字里未詳光宗紹熙元年官從政郎進治術十卷爲十先生與論之一時疆圉宋文選載其君體論一篇秀水莊氏南宋文範錄其國體論三篇

附錄

鄭補之草趙忠定罷右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

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補少師黃盤野先生由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累除權禮部尚書兼吏部將大用之會知綿州王沆朝辭乞詔廟堂銓選若嘗受僞學薦舉陞改及眾論指爲僞黨者籍記姓名且與勿用由入奏謂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繼擢沆利路轉運判官先生亦出知成都又云官至正奉大夫自號盤野居士

補尚書何月湖先生異

梓材謹案撫州崇仁分析樂安吳草廬誌何子宏墓所云樂安尚書學聞四方卽謂先生

附錄

擢監察御史時光宗愆于定省先生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閒父子當明正典刑又不報匄外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

補獻簡孫靜閱先生逢吉

梓材謹案樓攻媿爲先生神道碑言其祖叔遇通經博古倜儻有奇節雅不喜王氏學棄科舉不就尤爲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卒昌其家云又言先生晚歲自號靜閱居士

附錄

始授萍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爲心不爲赫赫名而慘惻惠利之政出于至誠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閤職公卽言于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污閤職卽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

餘官

補簡李先生祥

附錄

先生直諒老成過惡揚善以植公論因罹黨籍

葉水心誌其墓云忡然無去來而爲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爲言者公論也公本于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

武臣

補統制皇甫先生斌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云慶元黨禁所錄僞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斌猥瑣梯榮憤軍辱國侂胄既敗之後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衆猶並入之一證哉

梓材謹案朱子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曰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

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又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敢讓輒書此以遺之此非武人恐別一人也不然則皇甫氏之得列于慶元黨案者蓋亦有由矣

補皇甫文仲書七第一書言與朱子別集與遺人至九江市省馬箚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貴之初九其義甚明云第三書言治教揚第四書言易傳數語未敢容易卽謂伊川易傳書後也上文稱以太尉第五書言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深有深趣又云所喻易說實未成書未敢有所吝于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于一家之說不可如貪慕疑惑況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子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要處看尤當得力也據此則先生以武人而好易譬如此則先生以武人而好易譬楊將二公所謂偉然豪傑之士眇萬夫而獨立者也論之蔣公語之曰書成吾手禍若不測吾當告有司身任其咎諸君得少寬耳其人收淚謝之既而俱貶嗚呼如

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所謂太尉公者未知卽先生否也

士人

補知軍楊先生宏中

附錄

嘉定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先生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先生先生白于祭酒于是武劾先生與同列競且謂激矯不自愛遂通判潭州

補太學蔣先生傳

附錄

家則堂書蔣象夫諫草後曰嘗聞前史官秀巖李公言慶元六君子伏闕論救趙相三山楊公倡其議廣信蔣公爲之屬稿願從者四人書既上權奸盛怒將中以危法願從者或咨嗟涕洟自悔恨始謀不審楊公正色叱之蔣公語之曰書成吾手禍若不測吾當告有司身任其咎諸君得少寬耳其人收淚謝之既而俱貶嗚呼如楊蔣二公所謂偉然豪傑之士眇萬夫而獨立者也論之爲書非徼後福而爲之也使二公得爲端嘉法從當國家多事時硃硃無所建明保富貴以歿見鄙清議不若全慶元上書之令名垂之汗青以詔方來之爲愈也然則世以爲二公恨蓋二公含笑于九京矣

補朝奉徐先生範

附錄

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脩德刑罰不若風

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肯
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除治道弁矣
又未入案者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文節家先生大酉

家大酉眉州人則堂之祖以成都府教授列于朱文公

魏鶴山序閬幹老人文集曰盡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
附錄
張嚴字口口號閬幹老人官至參知政事

補 參政張閬幹嚴

忠定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朱史

李沐德清人忠文彥頴之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

補 正言李口口沐

附攻慶元道學者

判官趙先生師邦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于趙忠定公朱文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于中
庸之書其贈陳廣仲亦眷眷于伊洛之學始自植立蓋
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志也

補 知州汪充之義端

汪義端字充之夥人簽樞勃之孫甫弱冠遂登第廷對
第三人歷知婺州帥隆興後知鄂州卒姓譜

補 通直余若蒙嘉

余嘉字若蒙龍溪人淳熙進士任惠溪二州教授進聖
域記特授浙西倉幹復進皇朝職官志高宗政範差監
忤其意者繫獄委官鞫問先生辨其無罪不肯枉置于
法彌遠怒遂致仕歸括蒼彙紀

樞密院激賞庫進貢時十論伏閤上書論韓侂胄又力
沮和議復爲古鑑錄以進又論邊事進天文類例括象
志改通直郎主管獄祠所著周禮解焉貢考春秋地例
增釋紀年錢雜論五音姓譜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原本作余嘉錫從閻書改作余嘉二書皆言其論軼侂胄似亦節義之士無如其爲選人時乞斬大儒得罪名教也

補

朝議張子智貴謨

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主吳縣簿教授撫州宰汪山縣官至朝議大夫括蒼彙征記

王信

梓材謹案子智著有詩說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經義考云佚

王信

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于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爲禍又不止于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

張叔椿

楊升庵外集曰劉安世嘗云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

楊寅

楊寅

慶元黨案附錄

袁甫重修白鹿書院記曰權臣力持和議擯棄忠良宴安江沈不念警恥斯道又幾蕩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乾淳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

眞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曰慶元初眾賢盈廷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鵬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網而空之于是姦黨之名以立

牟子才聚散劄子曰歲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檢小人相與仄目而嗾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諫于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十屏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于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爲禍又不止于散也

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

楊升庵外集曰劉安世嘗云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

也

嘉定端平淳祐更化案

袁甫重修白鹿書院記曰開禧權奸竊弄威福誣正人爲僞學借恢復以開邊釁斯道又幾墜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嘉定更化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

劉後村跋山谷書范滂傳曰本朝黨論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埀夷簡指富范爲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實晦叔棺族華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哭以諫蓋人心疑之知其必誤我國家也近者陛下起

陵保全侂胄誣陷忠定主禁道學因而廢錮名流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閑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

淳祐丁未八月二十六日蔡杭延和殿奏劄曰攷之我朝慶曆初仁宗登用范仲淹韓琦于政府一時士大夫莫不酌酒相慶其後擯文彥博富弼爲相廷臣亦往往相賀元祐初宣仁相司馬光雖兒童走卒亦歡呼守道

寶祐癸丑七月十六日蔡杭上殿奏劄曰陛下更歷之

梓材謹案：所指新參蓋謂參知政事別之傑黨于史嵩之不叶物論見葉采所作文肅墓誌

新參于家食命下之始舉朝失色以爲一陰生矣未幾而中書舍人言之給事中言之起居郎移書責之及其至也都堂之衆宰執不敢與之言批答之詔詞掖不敢與之草羣情惶惑衆論沸騰陛下試觀祖宗用人其有拂公議拂人心犯天下之疑若是者乎設有拂公議人心犯天下之疑而用如安石京貫蒯楫等輩未有不誤國者也

久靜觀熟矣設使朝廷常如紹定之前而無端平之君子其能國乎常如甲辰之前而無乙巳之君子其能國乎常如辛亥之前而無壬子之君子其能國乎益後日之安靖正以前日君子不苟安苟靖之力也

牟子才聚散劄子曰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翕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讒沈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來者不日而族去居者廢固而易搖落如星辰索如霜葉則又幾于散矣

宋元之際儒學表

端平元年甲午	正月金亡 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五月賜黃榦李燔李道傳陳	
六年		蒙古窩闊台五年一作烏格台 六月取洛陽 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
		十一月以洪咨夔王遂爲監察御史
嘉熙元年辛丑		
三年己亥	十二月以陳塤爲國子司業	
四年庚子	十二年 閏十二月嚴賁卒子忠濟	
淳祐元年辛丑	十三年	
二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三月魏鶴山卒		
嘉熙二年戊戌	十年 十月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		
六月李悅齋卒		
嘉熙三年己亥	十一年	
十二月以陳塤爲國子司業		
嘉熙四年庚子	十二年	
淳祐元年辛丑	十三年	
宏樓昉徐晞胡夢昱等謚錄其子		
十月詔眞西山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端平二年乙未	七年	
六月以鄭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端平三年丙申	八年	
二月召魏了翁置纂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四月下詔罪己		
嘉熙元年丁酉	九年	
正月以李悅齋翼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八月校儒士于諸路		

正月淵王安石從祀
八月求遺書

淳祐二年壬寅
正月以徐榮叟參知政事
六月徐榮叟罷

淳祐三年癸卯

淳祐四年甲辰
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
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
書論之不報
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淳祐五年乙巳
正月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
事

淳祐六年丙午
六月以陳韡參知政事
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淳祐七年丁未
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
事吳潛同簽書院事
七月吳潛罷

淳祐八年戊申
七月應縣同知樞密院事

三年
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二年
乃馬眞氏一年
燕京行省鄧中巽棄官
隱于蘇門

三年
三月以賈似道爲淮南制置
大使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

四年

定宗貴由元年一作庫裕克

二年
貴由殂后斡兀立海迷失
稱制

斡兀立海迷失一年

淳祐九年己酉
閏二月應縣謝方叔參知政
事
五月陳韡罷
十一月應縣罷

淳祐十年庚戌
三月以賈似道爲淮南制置
大使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

淳祐十一年辛亥
三月吳潛參知政事

淳祐十二年壬子
十一月詔求直言時臨安大
火三日乃熄

寶祐元年癸丑
七月賈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寶祐二年甲寅
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
事

寶祐三年乙卯
三月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忽必烈徵許衡爲京
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晁兆提舉兆勸農使
監察御史洪天錫
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爲右丞
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
密院事察杭同簽書院事

二年
憲宗蒙哥元年
六月元員合台等推蒙哥
卽位

三年

四年

五年

寶祐四年丙辰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
六年
九月城閬平府
寶祐五年丁巳
正月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
至卒
七年
寶祐六年戊午
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
使
八年
開慶元年己未
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九年
景定元年庚申
七月蒙哥殂于合州城下
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
景定二年辛酉
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
七月竄吳淵于循州
中統二年
四月聽儒士被俘者贖爲
民
五月以姚樞爲太子太師
賈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
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景定三年壬戌
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
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中統三年
正月修孔子廟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道
死
景定四年癸亥
二月詔賈氏田置官領之
龍翰林學士徐經孫
中統四年
正月以姚樞爲中書左丞
七月以廉希憲爲中書平
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景定五年甲子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
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
留之賜甲第臨安府學士葉李
等于遠州
九月行經界推排法
十月理宗崩度宗即位
至元元年
八月以劉秉忠爲太保參
領中書省事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
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
書院事
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
不許
至元二年
七月以張德輝參議中書
省事
咸淳二年丙寅
正月江萬里罷
四月姚希得王爚罷
五月以王瀚參知政事留夢
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
院事
至元三年
咸淳三年丁卯
至元四年

咸淳五年己巳
正月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三月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五月馬光祖罷
至元六年

咸淳六年庚午
正月江萬里罷
四月龍庭學士院文天祥入朝不拜
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
至元七年
以許衡爲左丞

咸淳七年辛未
十二月初置士籍
至元八年
六月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咸淳八年壬申
六月竄賈政殷大學士皮龍
榮干衡州道卒
十一月馬廷鸞罷
至元九年

咸淳九年癸酉
三月置機速房子中書
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
正月許衡謝病還懷孟
至元十年
七月許衡乞罷許之

咸淳十年甲戌
七月度宗崩帝㬎即位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謀淮東制置司事
十二月詔天下勤王
是年王爚齋卒
至元十一年
八月太保劉秉忠卒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
二月元陷池州趙卯發死之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
至元十二年

德祐二年丙子
江古心萬里死之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遣元行人孛經選經至燕卒
賈似道有罪免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子軍
三月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
賈似道黨人有差
六月以王煒平章軍國重事
七月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十一月召文天祥入衛
至元十三年

正月元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景炎三年戊寅　至元十五年

三月文天祥收兵復出贛江二月以許衡領太史院事浦

四月端宗崩衛王昺卽位福元

六月帝遣阿剌罕等以詔招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閏十一月元張宏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百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死之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十二月元兵擒楊璉眞加發紹興諸陵

祥興二年己卯　至元十六年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宏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後四年見殺

附晚宋詆詈諸儒者

福縣令周公謹密

周密字公謹號草窗錢塘人工詩與雅兼善書畫晚乃歸老弁山號弁陽老人平生集有題周草窗畫像曰宋運

端宗景炎二年丁丑

正月文天祥移民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二月文天祥誅吳浚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四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

八月元李恆襲文天祥于隆興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降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既徂杭有弁陽周草窗志節不屈觀其自讚之詞可概見焉蓋宋亡婺州七邑令不仕元者惟長山令陳天瑞義烏令周密云所著書曰志雅堂雜志齊東野語浩然齋視聽鈔絕妙好詞藝流供奉志賀洲漁笛譜金華徵獻略

雲深謹案袁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錄云周密與陳厚韓翼甫李義山咸淳初爲運司同僚俱有吏才又云周中丞祕曾孫晚歲以鑒賞遊諸公徵失雅道然周之失不在此也中丞祕在紹興開勳胡文定密爲曾孫而亦詆置諸儒何其克肖乃祖耶又案清容爲作復庵銘

沈仲固

沈仲固吳興人嘗言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魁科爲名士否

荊公新學略補遺

新學所出

尚書王先生𣏌

王𣏌字應宿大名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再從子也以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宋世談經術始於先生著五朝春秋行於世賈文元昌朝其家壻也爲作經術傳而王荊公經術實文元發之曲洧舊聞

王氏門人

文元賈先生昌朝

賈昌朝字子明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自父葬開封而爲其縣人先生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賜同進士出身除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德化縣令兼須川郡王院伴讀時孫寶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其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宜與東都事略

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先生爲之先生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醫事析毫解釐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先生以經開說慨然皆以爲善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先生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事天章置侍講自先生始歷宮參知政事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皇祐元年徙鄭州旣而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判鄭州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五年又泣大名安撫河北封許國公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三年又出許七年移大名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亮惠爲治神宗卽位改節度鳳翔進封魏國治平二年卒證曰文元年六十八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臨川集

子孫文

古人重厚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羣經音辨自序

臣聞古之人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蓋資性敏悟材智特出者焉臣自蒙恩先朝承乏庠序逮今入侍內閣凡二十年年踰不惑裁能涉獵五經之文於五經之道固未有所立嘗患後世字書磨滅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備載諸家音訓先儒之學傳授異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詁殊別者眾嘗爲辨晰每講一經隨而錄之因取天禧以來中葉所志編成七卷凡五門號羣經音辨一曰辨字同音異凡經典有一字數用者咸類以篆文釋以經據先儒稱當作當爲著皆謂字誤則所不取其讀曰讀爲讀如之類則是借音固當具載二曰辨字音清濁夫經典音深作深音廣作廣世或誚其儒者迂疏強爲差別臣今所論則固不然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字音乃重信稟自然非所強別以

昔賢未嘗著論故後學罔或思之如衣施諸身曰衣冠加諸首曰冠此因形而著用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此因用而著形者也並參攷經故爲之訓說三曰辨彼此異音謂一字之中彼此相形殊聲見義如取於人曰假與人曰假毀他曰敗自毀曰敗觸類而求其意趣四曰辨字音疑渾如上上下下之類隨聲分義所傳已久今用集錄五曰辨字訓得失如冰凝同字氾氾異音學者昧之遂相淆亂既本字法爰本經義從而斁釋於篇末此書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秋三傳暨孝經論

語爾雅凡字有出諸經箋傳中者先儒之說泥經著義既釋文具載今悉取焉凡音之雖顯而經傳不載者則依釋文爲解凡字之音義章灼者則不復引據音辨之作欲使學者知訓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資稽古之論少助同文之化

臣濂謹案四庫全書著錄羣經音辨七卷提要云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異仿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依許愼說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濁曰辨彼此異音疑混皆即經典釋文序錄所舉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訓得失一門所辨論者僅九字又云釋文散見各經頗難檢核賈氏會集其音義繫牽綴貫同異纂然俾學者易於尋省不爲無益小學家至今不廢亦有以

也
雲濠又案先生所著字音濤濁辨彼此異音辨字音疑混辨王魯齋先生正始之音取之程畏齋載入讀書分年日程

附錄

公少孤母日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無有不學

太平興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因言可勿繕治以稱順

天愛人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象獻請加賜遣還勿示

外皆從之

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之講春秋屢曆四年三月

問輔臣三傳異同之說對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

皆以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

皇祐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 玉海

梓材謹案玉海前載先生於景祐元年十二月撰春秋要論十卷詔令舍人院試此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豈即荊公文集所謂通紀八十卷者耶

荊公先緒

都官王先生益

王益字舜良臨川人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觀所爲乃皆大畏服官至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卒子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先生爲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斂己下氣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閒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云元豐類藁

監院王先生安仁

王安仁字常甫都官益長子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閒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年三十七有文十五卷臨川文集

荊公師承

光祿張先生鎬

張鎬晉陵人祥符中進士甲科歷知四郡五任漕憲皆有政績嘗帥南陽王荊公出其門後以光祿致仕姓譜

杜先生子野

杜子野宜黃人荊公幼師之謚姓

廣部譚先生昉

譚昉曲江人刻苦積學四上計偕而親老家貧無以爲養不獲已請補吏外臺久之授海豐簿英州司理平樂令天聖中殿中丞王益守韶州延至門下教子弟後爲廣部郎官卒廣東黃志

歐貫門人

補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荊公語

俗之所樂罰之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不能誘故君子無爲也反身以善俗而已

荊公易解

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

井九三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求求之其於井之道無他求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井之不及

謝山因舉紀聞三箴曰何氏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儻尚未盡其實荊公舉術略具於此所謂不求求之者即其初年屢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豈特清言也已哉又曰荊公作易解而不列於三經其後承其學者有耿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頗有取於荊公之說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鼠也貪竊而動乎陰者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狠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觸物之在下污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犢豕之牙能奮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特以知吉

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而變化不測
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有
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
凡尊物也所爲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口者也車載其
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
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
輿所以行者也缶圜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
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
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
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七俎所
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
約也
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豐之時
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晷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
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晷日其極
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
上也而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
音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
閒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
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
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己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
乎外者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賁上體之接乎
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
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
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
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
聽也

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陰也西南眾也南明也
西南坤之地也東北艮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
左下也右上也
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
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
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
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遵從來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
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其彼
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

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臨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

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

田平夷善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

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污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鼃黽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于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渦所宜居者也枏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陰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

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

恤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咷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咷者也

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於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靈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概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也井泥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

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少婦而不得正配者也

衣上飾也袖所以容隙也裳下之飾也裳舟在下體之

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夾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茀所
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
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
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
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
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
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

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象曰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
下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
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
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
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
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
過二陰而陰得中故爲大過大過大者過也大者過
則亦事之大過越者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
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
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
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
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感山下有
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
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
女男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
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
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
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
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
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
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
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
應之故爲无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无妄者也剛退
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
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
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

而未至乎中中則鼎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
也損上益下主乎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乎自
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損者也
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
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
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賁在其間順中有物
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爲噬嗑者有閒而
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
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
者陷也內明水象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
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
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
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
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
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
以生也以坐也以眾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
上動而下止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
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惑哉

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

也疏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人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不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是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而動而先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眾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辨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辨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於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

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於困之時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尙占者

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黃東發曰謂圖以示天道河通天而龍尙變天道也書以示人道洛中地而龜尙占人道也義亦通但未嘗不相關而河通天之說恐難考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者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人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不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徵自五事至於庶徵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徵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

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
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
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
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
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
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
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
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
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

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惟天下之
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
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
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
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
也

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
水澗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
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
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
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
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
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
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
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
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
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
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燠土潟木敷
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涸土溽木溫金淸皆可知
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
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
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
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
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燭
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
能潤能斂能敓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
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

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

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溫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施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五事恭則貌斂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

八政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故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侯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

五紀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
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
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
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生之舉
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
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
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

皇極重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
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
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
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
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
道也

蓋煢獨也者眾之所遺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眾之所
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眾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
期虐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
長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
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
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寵朋黨之名
畏高明而忽卑賤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蓋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
在職而蓋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蓋其德則邦昌也人
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

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位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算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德然曠千數百

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於極弗羅於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惟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於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

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
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反始曰
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
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
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
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
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
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
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
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
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
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天
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
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
布命於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
三德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

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
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
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
也變者和燮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
彊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
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
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
嘽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
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

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
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
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黠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
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
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相
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
蓋或一嘽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皐陶
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皐陶謨所序
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

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皐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

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天子建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

稽疑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貞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之所以爲禍者於文從咼咼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雖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衍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

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惟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違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並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恆雨暘極備則爲恆暘風極備則爲恆風燠極無則爲恆寒寒極無則爲恆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

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徵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

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時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薄故恆雨若僭則亢故恆暘若豫則解緩故恆燠若急則縮栗故恆風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恆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

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譬由前之說則蔽而蔥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蔥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徵之意也

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

總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箕子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時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薄故恆雨若僭則亢故恆暘若豫則解緩故恆燠若急則縮栗故恆風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恆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

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譬由前之說則蔽而蔥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蔥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徵之意也

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

總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箕子曰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徵也既以歲月日言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冬夏月有晦朔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五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五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辰庶民之徵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

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

五福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也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

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

六極不考終命謂之凶盜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柔也弱者小人之柔也

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

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

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晁子止曰王介甫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儆而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燠寒風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黃東發曰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荊公詩說

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人正也授民時則用人正固其理也

梓材謹案此說厚齋尚書極喜之

荊公禮說

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凡爲禮者必詘其放教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矣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鼈拳曲以見其恭故荀卿以爲特劫以法度之威焉而爲之而已非特脩豫乎桑田之事而已也苟可以除患者皆脩豫焉不貴異物也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非特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也苟可以成禮者皆致美焉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子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不待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其祭祀也以時其燕享也以節夫然故天不能災人不能難

典祀弗舉淫祀無禁非所以馭其神也上不知所制下不知所守非所以馭其官也治不時考政不歲會非所以馭其吏也祿不論功位不議行非所以馭其士也征求無藝費出無節非所以馭其用也人自爲禮家自爲俗非所以馭其民也刑以幸免賞以苟得非所以馭其威也口口不均征調無法非所以馭其眾也

刑典刑職皆曰詰邦國糾萬民刑者例也例成也故刑典之爲書刑官之爲職無所加損焉

祭祀致齊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則弗見也刑者則弗見也不獨則弗見也蓋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其物之昏憒其志意者所以致精明之至以交神明也

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方冬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夏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冬陽溢於臟腑故有嗽上氣之疾

素問形不足溫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療病爲末

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以上天官

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政令爲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鄉大夫州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正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爲令矣

師氏未有嫩而詔之故曰掌以嫩詔王保氏遇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五惡以上地官

禋者意之精也意先於氣血者氣之盛也氣先於形實柴槱燎用氣而已貍沈疈辜則用形焉氣親上形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郊特牲云郊血則天祀非無血非不用形尚書王賓殺

禮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則鬼享非無禮非
不用氣然則祀也享也祭也各有所主而已
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
社稷而無大元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巳
陵墳□□□有先王而無先公以分見於諸職互備可
知也
親宗族兄弟然後親成男女由尊及卑也親故舊朋友
然後親四方賓客由近及遠也四方賓客彼以禮來接
兄弟異姓之國我以禮往加嘉禮之序也

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先王以
爲度之不存恐禮樂之文息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
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者不入兆
域尚德也凡有幼者居前尚功也爵等爲巳封之度與
樹數尚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王業起於豳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籥逆鄍迎寒祈
年皆本始民事息先物則使歸本反始也故擊土鼓吹
蘆籥其章用豳詩焉以上春官
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則始於
揚次以荆而終以幷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遏
近之序治水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
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德化自西北而南
以南爲遠以遠爲難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
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幷則以幷在正北先遠而後
近也夏官
刑新國用輕典以柔之也刑平國用中典以正直之
之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剛之也故書曰惟敬五刑以
咸三德秋官

臨川文集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於其中鄉
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
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
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
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
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
逼迮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

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 慈谿縣學記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說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

周衰以迄於今泯泯棼棼豈不宜哉 詩義序

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鳴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人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其不以勢乎哉 進說

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

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者其亦不得已焉者也書洪範傳後

附錄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聞之六經乎乃不復見鶴林玉露

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談叢

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泰然不以爲意乃聞罷役法憮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屈史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强爲善而已執葉濡手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愼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臣所謂吝者也子固曰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强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劉貢父與介甫書曰百姓取青苗錢於官爲公私債負逼迫故稱貸出息以濟其用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

又曰姦臣爭以言利求用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蘇老泉辨姦論曰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

張橫渠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

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娶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或爲無嗣祭祀之重猶可再娶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也

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程氏遺書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嘗實在塔中夫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

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程氏遺書

伊川語錄曰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

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

范忠宣曰介甫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

陳師錫與陳瑩中書曰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

蘇東坡曰介甫之文未必不善也患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王氏安能以其學同天下

邵氏聞見錄曰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持國學術尤高呂氏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潁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元城語錄曰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

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悵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命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淩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勵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

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尙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

又曰荊公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陸陶山答崔子方書曰荊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

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

晁无咎續楚辭序曰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蓋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强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以下不志愈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縱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危者皆是於王公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跼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直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

鄧志宏書字學曰熙寧以來專用字學士夫師之不能誰何蓋寧以孔聖爲諛耳端不敢以鄭服爲非也蘇東坡猶切齒今觀其論八俏則考說文曰從人從付了齋先生極論新法不便及作書與曾子宣乃論悔字從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若未能忘字學者或者疑之予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

胡致堂曰自古譽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效於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纘翟聊霿空之說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荊揚喋血之苦積刑賞不平之憤起周鼎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說成外交固位之計殄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虜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敖之失結忠賢諫說之舌生隆豕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於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據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蹇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乎乃復營營翩翩變

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
亦何意哉
張橫浦曰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
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
劉子卿曰王荊公新經字說詔以其書立之於學熙豐
已來其學盛行世謂之臨川學又曰新學
又曰荊公爲州敘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
府多不及盥漱常云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强不息故自
天子至於庶人進德修業若存若亡而能成者未之有
朱子曰尚書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荆

也雖然秦始皇衛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蘇秦引錐
刺股非不勤也而不免於喪邦殺身者又不可不求其
故也
晁子止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
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以爲當不義
則諍之非責善也嗚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巧
慊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汪玉山跋王荆公所書佛偈曰荆公賜太傅其制云少
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

孔孟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
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於異學其篤好如此
林拙齋上陳口口論行三經事劉子曰王氏於經義雖
其言以孔孟爲宗然尋其文索其旨大抵爲新法之地
者十六七此王氏之私書也詎可以垂世立教乎
楊誠齋跋半山老人帖曰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
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寓以處之此老人
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驕驢荒陂之色觀其字知其人
朱子曰尚書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荆

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閒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擇其可
曉者釋之令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後來人
解者却須盡要解
又曰介甫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
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見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
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
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之際而禍亂極
矣

又曰龜山一出追奪判公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劈毀
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
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
又曰前此猶有三禮通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
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
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兼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
又曰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
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作大
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

此等科如吏科亦當
朱子答汪尙書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
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
其始學也蓋欲凌跨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
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
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
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朱子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曰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
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

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顯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
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
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
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
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
朱子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子惟世俗所以病乎此者
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詆耳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
之事驗之青苗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
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

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而
不以惨怛忠和王氏能行於一邑而不能行於天下子
程子嘗極論之卒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朱子讀兩陳諫遺墨曰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
至當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
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
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
而無回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
逮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享之章則

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願乃屑屑偏指是
驪一義以爲實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於貨之盜而議
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
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
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
者之所不可不知也

朱子語類曰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
人同己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
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
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
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又曰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
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緻秦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
只好人奉己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
何天生得恁地狠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朱子曰陸象山嘗
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了曰天資亦有拗
强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

陸象山記荆國王文公祠堂曰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
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嘗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
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實難於君然朕自
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
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
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
俊明之才可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
自棄也秦漢以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
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
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
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自欲
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
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
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
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遵獻書
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
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
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

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又曰公之未用固有蓁蓁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近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俗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斷

人之知而聲光煜爚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媿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賁臨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譁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險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賚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

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何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

又曰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比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嘗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嘗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

林竹溪曰象山爲荊公祀堂記意以孔孟而下斯道之微陵夷數千載公能卓然有見於斯義而前脩議之者皆未公也

陳龍川淳熙上書曰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眷合聖意

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
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
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
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
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
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
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
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
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

約園刊本 文瑞樓 四明叢書

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
以謀國也
樓攻媿記鄞縣經綸閣曰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
行於鄞者推廣之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
天下豈以爲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於公不敢
忘也故尸而祝之至於今
陳及之周禮辨疑曰族師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
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介甫青苗之法援此以證又
以平役爲不問其所欲否而概與之殊不知族師之法

約園刊本 文瑞樓 四明叢書

特以補救民之不足耳苟民自有餘何爲貸於官也青
苗之法意在取息恐貸者多窮民及姦猾未能出息雖
富民亦強之使貸不待其行之弊而其心先不可問矣
魏鶴山曰河閒獻王二載馬鄭相與保殘補缺晉宋隋
唐諸儒迭爲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
書泯不復見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而士習於禮者鮮
又遊蔣山詩曰連年飲建鄴猶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
風雨肯其程一朝決會期萬籟不敢聲斷潢卷夕燎別
巇浮遠青因思山中人昔者相熙寧不知學何事辨制

約園刊本 文瑞樓 四明叢書

爲周經畧公咸其輔弗誤宗康成相承章蔡後九州半
膻腥歷年百七十眾猱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
庭追維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高難問山空水泠泠
程洛水書陳忠肅尊堯書後曰金陵半山寺王荊公故
宅也頃於其寺見其象漫面不髭氣狠而盈故上不知
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有生民傲兀冥行略無
旁忌睹象誅心令人瞿然誦了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
下聞者爲之興起
王氏困學紀聞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爲夐出諸儒之表
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
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
端不朽信夫
又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
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
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
也
謝山箋曰王荆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跡不至歧

而爲二也章蔡之致亂不可竟以罪荆公
又曰周禮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
之蠹也
又曰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盡
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
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
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謝山箋曰祁寬所輯和靖語錄海陵周茂振謂荆公
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
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用血氣之私
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迫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
而直道之難行久矣

黃東發曰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歷事三朝仁宗惡其詐不用英宗建立時有異議自慊不求用愈不用名愈顯神宗立遂驟用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何哉正坐博學自矜視天下無人而行其獨耳愚謂此其爲安石之不學歟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史行事之龜鑑固非索隱務奇之爲博也

又曰安石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耳孟子何必曰利一語三尺童子所知安石尚不能行又烏得誇

讀書

又曰安石字介甫平生執拗稱其名字惜不曾思及下文見幾而作二句耳

又讀荊公文集曰禮樂論以道家修養法釋先王立禮樂之意則公溺於異端之見也大人論亦涉異端

又曰原性性說二篇闢韓文公

又曰文人不護細行世有是言矣亦孰知博學能文其後以更天下之法度其文率曖昧而不彰迂窾而不振未見其犁然當人心使人心開目明誦詠不忘者或者辨析義理之精微經綸治道之大要固有待於致知之眞備耶

又讀龜山神宗日錄論曰安石勸人主以誅殛賢人罔取民財竭天下之力以爲奉蓋備極自古小人之凶德矣世猶以其詩文而列之士人謂其清苦而目以賢者不知正其濟奸之具也

虞道園送李伯宗序曰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求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深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仁與智而又通乎命有論治者必欲養士教士取士然

是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

宋潛溪凝道記曰金陵之學何如曰穿鑿聖經而附會己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尙可爲國耶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疑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淡然不爲位勢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

謝山句餘土音王文公祠詩文公爲作鹽巖行曾向山中一信宿若珣若坦若盧白話舊殷殷陳野蔌至今去思留山中斗門東惠澤並東谷文公本自皐夔志幸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載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攻荊公所注之周禮是竟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汪腐之薄譴矣又云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未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周禮是猶爲荊公之所給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條是以變亂舊章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荊公放魚詩曰錯認蒼生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荊公放魚詩曰錯認蒼生謂舞文害道之處故王昭史林之奇王與之陳十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宋仁宗惑於荊舒厭棄正人熙寧元豐之際正國家否極之時然一隙孤明未嘗不在王定國聞見近錄載其末年論執政曰延安郡王出閤當議宮僚可作之文貽慶可任洗馬又宮官呂公著孫覺皆可作之之明未嘗不在王定國聞見近錄載其末年論執一日召執政詰天章閣議官制除目至太常少卿欲其直也矯之過則餚於枉矣矯過而至於枉則此心不能無重輕心有所重輕則已非藹然昧然無適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

宋潛溪凝道記曰金陵之學何如曰穿鑿聖經而附會己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尙可爲國耶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疑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淡然不爲位勢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

謝山句餘土音王文公祠詩文公爲作鹽巖行曾向山中一信宿若珣若坦若盧白話舊殷殷陳野蔌至今去思留山中斗門東惠澤並東谷文公本自皐夔志幸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載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攻荊公所注之周禮是竟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汪腐之薄譴矣又云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未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周禮是猶爲荊公之所給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條是以變亂舊章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荊公放魚詩曰錯認蒼生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荊公放魚詩曰錯認蒼生謂舞文害道之處故王昭史林之奇王與之陳十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宋仁宗惑於荊舒厭棄正人熙寧元豐之際正國家否極之時然一隙孤明未嘗不在王定國聞見近錄載其末年論執政曰延安郡王出閤當議宮僚可作之文貽慶可任洗馬又宮官呂公著孫覺皆可作之之明未嘗不在王定國聞見近錄載其末年論執一日召執政詰天章閣議官制除目至太常少卿欲其直也矯之過則餚於枉矣矯過而至於枉則此

曰可除范純仁至禮部郎中曰南宮舍人非他曾可比除劉摯至舊作郎曰此非蘇軾不可觀此則神宗知人之哲何曾講盡爲煬竈所蔽故若持之甚堅太平之治不俟元祐矣安石之罪可勝誅乎又引朱熹修論荆公云後世之變法者三人商鞅王安石耳商鞅變之而國富强莽安石變之而天下大亂王莽變法於初定之新故亂發十八年之後之安石之變法於久安之宋故亂成數十年之後云云以安石與莽並論甚確然非元祐諸賢則安石之亂亦不待宣靖之日使悖卜諸逸不以紹述之說進則北宋至今存可也

都官家學

補

左丞王先生安禮

附錄

樓攻媿序魏公文集曰田承君天下士也送別鄒道卿之言可畏可仰是豈特於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克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於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而屬辭贍洽成於日授止數稱之詰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辭以新之後爲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於公又採長老之論揩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概峻整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

補

祕閣王先生安國

祕閣文集

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愊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蹈上哉蓋以爲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夫修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師友

昔鄭以尹何爲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辭章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問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愚乎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傴

倪以爲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爲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陞黜者反咨嗟歎息以爲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爲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舉士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朝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尊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盡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敢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疵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後周書序

附錄

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 聞見錄

介甫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往之先爲言以處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

予謂論人以道德不以爵位當易之云王家兄弟大底不如小底論世者或有取於予言

譚氏家學

知州譚先生掞

譚掞字文初曲江人虞部郎昉子王荊公方嘗亂與先生兄弟同學荊公後爲字說先生入局爲郎官不苟從累遷廣文館學士副廣東西漕移東路憲知南恩州廣

東黃志

荊公講友

孫先生侔

孫正之語

文氣也君子之氣正眾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

附錄

荊公送之序曰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子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往之先爲言以處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又同學一首刖曾子固曰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推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引王鉅默記云時人語曰王家兄弟小底不如大底謂安石安禮安國也

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
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
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
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
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
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
賢人者既相似而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
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
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

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

輔而進之其可也

王廣陵先生介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縣令王先生回　詳見廬陵學案

縣令胡先生舜元

胡舜元銅陵人王介甫讀書大明寺常同席後知鄭
縣過行新法以書抵介甫言其懷貳事君貪利害民竟
乞致仕　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嘉祐己亥進士歷遷著作郎王荊
公嘗作序送之稱爲純孝其卒也以詩輓之見臨川文

求仲弓字德夫黃巖人善屬文熙寧九年特科與王荊
公爲文字交其詩有雅趣終樂清知縣有文集　台州府志

縣令求先生仲弓

杜先生嘏

杜嘏字大和眞之揚子人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
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
未嘗有不足之色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
物荊公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云　參臨川文集

徐先生仲堅

徐仲堅揚子人忠信篤實遇人至誠雖疾病占筮不正

衣巾不見寫於簿日得數十錢則止不更筆也能爲詩亦好作文有集若干卷臨川文集

征先生集

征集淮南人事其母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讀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卒年七十七王臨川集

附錄

王梁溪回學紀聞曰荆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人三人杜安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缺焉三人皆居眞

年無疾卒年七十三子炳與晁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後中進士第爲巴東縣主簿雞肋集

直講曹先生確附從子璨璉

曹確字口口江陰人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校遵奏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先生時在選中擢爲國子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從子璨字子聿與弟璉璉從先生爲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皆屹然有立後璉以進士通籍

楊龜山集

郎中劉前溪先生遹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房先生審權

房審權蜀人熙寧間著周易義海一百卷其書集鄭康

荆公同調

錄事江先生樸附子炳

荆公學侶

補

鹿門宋先生保國

梓材謹案徐敦立却掃編記彩選格云起於唐李郤本相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爲之云

成至王介甫凡百家撮取其專明人事者爲一編都齋讀書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劉貢著云先生祕書昭庶之子著大樂演議

附錄

李彥平自序周易義海撮要曰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失之於虛無今於千百家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爲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蓋爲百卷或諸家說有異同理相疑滅者復援父師之訓辭究琅者再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

附傳

縣令黃先生介父晉

黃介字幾復南昌人父晉以天文經緯言人事畸耦如神先生與其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近日求五緯法曰先得者傳焉馮甲以二日先生以十日其父曰甲可世家所能以教又盡其力云 王臨川文集

王先生君玉

王君玉佚其名南城人無咎之父也事親盡力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先生隨少長介可爲傅而二子皆以卒業先生年少有意於六經析

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注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氏亦後人所增也今攷宋王君玉有二一爲先生一爲舒人王琪字君玉以禮部侍郎致仕爲王丞相旦之從父兄是書如爲王君玉所撰當屬之先生

陸氏先緒

吏部陸先生軫

陸軫字口口越人也農師之祖官吏部郎謚眞宗仁宗在館閣最久華文質行粹美無疵爲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陶山集

朝奉陸先生琛

陸琛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幼孤吏部自教養之爲學甚力任爲郊社齋郎爲吉州龍泉縣主簿歷知處州八遷至朝奉大夫陶山集

陸氏師承

呂先生宏

呂宏字口口吳縣人陸陶山嘗以童子從之學陶山集

荆公家學

補龍圖王元澤雱

附錄

商君傳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青箱雜記安石子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

就得水性而下也視此語不覺失笑云

王野民先生㬎

王景宇口口吉水人視荆公爲從祖教授於吉從者傾一州蕭龍圖世京彭大傅夔楊著作純師皆從之授業著語數百卷號野民集 楊誠齋集

荆公門人

補侍郎龔先生原

附錄

先生少從王荆公游篤志明經以經學爲邑人倡是時周程尙隱於濂洛永嘉先輩之學以經鳴者淵源皆出於先生

荆公再答先生論語孟子書曰所論及異端共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玆爲不善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道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以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之無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愼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禮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於人而不行則聖人之無所柰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

鄒忠公序先生括蒼劉傳曰神宗皇帝以道治天下於是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於太學以訓迪四方時陸公

但詩孫公詳書葉公濤周禮周公常禮記而先生專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焉先生蓋王文公門人之高第也三聖之所祕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略先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詳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爲宗師

周益公書先生史傳後曰惟公學術豈晚生所敢輕議至於守道不阿尚可推考王荊公不喜春秋公則詳爲之傳知非苟從王氏者道元祐初司馬文正雖有習氣之言與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本茂華源深流厚故其爲文貫徹古今反覆抨搏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騁虛詞而已充補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无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又曰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无咎之說

補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梓材謹案陸放翁跋蘇丞相手澤云先大父平生所尊事願學者惟丞相魏公是先生私淑蘇魏公者矣

補直講王先生无咎

梓材謹案晁文集序云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游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造於學又嘗解論語十卷以行於世云

審己箴

汝曰有德汝未大成汝之有過傷德蓋輕聖能恕汝猶

陸陶山說

古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樂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變而春秋可舉九變而易可言也

陶山禮說

康成以家邑爲大夫采地小都爲卿采地大都爲公采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融焉雖卿或在疆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內屈於二伯故稱牧外伸於諸侯故稱伯以上地官

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儀也

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長短中表景七尺三寸日陽也陽大夫之言三日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猶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蹙

必有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賤於大夫非是然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言來曰嫌於已蹙此立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言三日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猶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蹙

書曰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據此龜襲龜可也若則曰進而北書進而長陽勝故爲涼爲寒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襲謂若卜

筥不吉又卜筮之

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十工蓋搏埴之工金工蓋攻金之工石工蓋刮磨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蒧爲紫以蒨爲紅以茜爲黃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皁非正也殷人尙質故設設色之工謂之草工以上曲禮

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

禮記無韋弁周官無爵弁韋弁卽爵弁也周官無綦弁尙書無皮弁綦弁卽皮弁也綦弁爵弁言色韋弁皮弁言物

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上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知之也

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冕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曰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據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案士喪君不命故鄰里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已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拳然此其貍首之詩歟所謂大小莫處御於君所其詩中閒之詞歟執女手之拳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於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以上檀弓

武王立武庚於北以管叔蔡叔監之周官曰建其牧立其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牧歟鄭謂二王之後不爲牧不知何據

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卽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若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

春夏以飲爲主審諦之時也春可謂之禘夏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禴

曰春祠夏禘是也祠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言祠者

時祭惟祠烝各於其廟祀之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祖廟所謂三年大祫與此異彼祫之大者

也

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季春矣

蒸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祲干養老夏后氏衣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凡欲蓋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蓋在九月養之仁也

蓋之義也

蔡邕云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大裘明矣故曰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以上月令

君薨子恃以立者士大夫也古之人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事變世移漢始垂簾矣

參也魯有至誠焉故孔子有雖不問亦告之者以上曾子問

周官羽舞無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干舞無戚象武事之小者以爲扞而已文舞小曰羽舞大則謂之籥武舞小曰干舞大則謂之萬鄭氏孫毓皆謂萬舞惟干無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太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太廟無左右廂故曰太廟太室且以著青陽等皆太廟也

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用此亦因時順氣矣

鴻雁何不言南鄉非其居也鴛鴦舟鳥也養鴛養白鳥焉凡欲蓋之必先養之仁也

羽籥舞惟羽無干是不知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一舞故以一官教之干戈雨舞故各以其官教之干戚大舞故教以大樂正干舞小故教以小樂正干戈舞尤小故以籥師教焉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兵舞即戈舞也五兵一曰戈故以名之觀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舞戈舞爲二可知而先儒謂小舞以干配戈謬也 文王世子

與賢與子其義一也不足爲時之厚薄薄可也 禮運

子則爭飲臨臨之是亦天也雖以爲時之厚薄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大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凡祭尸天子舉觶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與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爲貴然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 禮器

周禮曰以冬日至致天神又曰凡祭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蓋以其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或曰圜丘之祭玉用蒼璧牲用蒼犢樂用圜鍾而南郊之祭其玉四圭有邸其牲騂犢其樂黃鍾各不同何也聖人制祭有降神之牲又有祀神之牲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降神之樂又有祀神之樂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周禮也殷人尚聲雖食嘗猶有樂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舞夏籥序興而樂正舞大武冕而舞干戚此先後之序也

食大夫無樂食禮也然則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主嘗言之與

凡樂三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所謂德發揚詡萬物者此與

郊之祭也其序可推而知嘗試言之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於王則王易皮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於王則王脫衮著大裘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於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此先後之序也

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此諸侯大夫之事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天子之事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此殷禮
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
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脾脅
燎於鑪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
其取脾脅燎於鑪炭自當饋食之節
鄭氏謂天子舉尊諸侯舉角凡祭祀灌獻用尊齊用酸
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瓚尊玉瓚盤齊一名酸酒知
之也尊以瀉也瀉非以飲也以歷而已所謂量人受尊
士喪禮主人髽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則袒
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
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
兄弟可知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既葬而不報虞此言過期而葬也蓋葬日虞如期而葬
則如期而虞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
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
五曰存愛鄭氏謂察有仁愛者蓋啜羹放廢其持心不
見於天子執贄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是也射亦
執贄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
摺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脫笏
豚行蓋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
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以上天子玉藻
孟春不言正月蒼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穀梁曰我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
不郊矣人臣用天子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明堂位

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尊角韶尸當灌獻之節先
儒謂尸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
朝踐饋獻故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
不應至饋食始詔尸坐也以上郊特牲
腶鍛煉之使精脩脩節之使雅
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也周官珍用八物
即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與餌讀如合以爲餌煎之
之餌言去其餌則當以物爲餌熬之可知以上內則
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以上喪服小記

同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 大傳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言人之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君子不責也有恕存焉耳然聖人禁其大者故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少儀

就賢進於求善體賢進於發慮

周官州長春射於州序則序者州亦有之黨正言飲酒於序則黨又有序矣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鄉飲酒曰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者鄉亦有之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亦有校矣 以上學記

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以敬四海之內所謂視天下匹夫匹婦能勝予是也

干戚之舞備樂也而非備樂孰享而祀達禮也而非達禮以著禮樂在彼不在此也雖有干戚之舞而功不備雖執亨而祀達禮矣

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飽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至德之光以樂而奮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以上樂記

裘衣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織衣繡裳此其一口織裳也然則後諸侯以裘衣公羔裘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裘

升之精麤有不同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總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口布期悲哀三年憂緦思而已

下大夫一命弁而喪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玄端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己矣

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

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飽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

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禮知由於內矣故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其爲盜以其所遊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爲所主者有服矣以上雜記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盤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喪大記

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教也

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齊已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盛者也氣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惟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教之至也

凡祭朝踐尊而饋食親尊故曰教眾反始親故曰教民相愛以上祭義

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敬近煩春秋擬亂多權宜故其失亂經解

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讒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讒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也仲尼燕居

恭不近禮則足儉不近仁則鄙信不近情則僞情可信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衰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是之謂移以上表記

若柯之盟伐原徙木之信豈可也哉相好仁也相攝義也相好主內君子好仇是也相攝生外攝以威儀是也緇衣

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與大夫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莫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

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奔喪

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胸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父在不敢杖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毋如父是之謂野以上問喪

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與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

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薛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薛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

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以上投壺

席上之珍若伊尹樂堯舜之道於歆歆之中是已儒行

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案爾雅曰閎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健爲舍人曰閎廟門也應門南向大門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太廟明堂同制大門謂之應門蓋築臺爲屋於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爲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屏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臺門議

明堂位曰太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思念也明堂位曰太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若今闕上爲之矣疏曰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臣籍謂疏屏蓋謂疏其上也尚書大傳曰諸侯疏屏序注謂序牆也於上爲疏疏牖也謹案義訓曰交牖謂之牖櫺謂之疏鄭氏謂刻爲雲氣蟲獸誤矣疏屏議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視四門墉有堯桀之象而如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臣籍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有門其南曰閎三面謂之閎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腾夫氏相禮曰昃出西閽曰朝出東門北閽知宗廟之門四也四門議

攷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一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北而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也九階議

明堂位曰太廟達鄉注謂鄉牖屬謂邪戶牖也博雅曰牖牕牖也臣謹案攷工記曰四旁兩夾牖謂於重屋四旁面各兩牖以納日月之明所謂達鄉而鄭氏以爲每室四戶八牖非是也說文曰在屋曰牖在牆曰牖則牖在屋明矣達鄉議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於天官言縣治象於地官言縣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縣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易解

超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兩於

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鳥飛而下爲至於會意水流而至爲流於坎言流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八卦解上

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 廷對策

舊說此書始於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 爾雅新義序

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 送李泰叔序

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言辭孰爲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彖曰至哉坤元云云而孔子謂之彖辭屯之六二曰屯如邅如云云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云云皆文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褐則襲裘可知又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 答周之才書

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 答崔子方書

君子達於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 答史仲至書

舜典言嶽獨東言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於時之始言代則有謝於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其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元龜纏蚑藏有左腎右命至於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 答陳氏先都講書

附錄

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物性恨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譔爲埤雅二十卷 王海

神宗問大裘先生對以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裘可知又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則大裘裼裘可知大裘襲裘則戴冕璪十有

二旒可知神宗稱善詔有司制黑羔裘而被以衮
子宰序埤雅曰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
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隸莫不
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探微淵懿宜
窮天下之理矣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埤雅提要云其說諸物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荊公字說蓋陸氏以依附荊公行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則實出荊公晁氏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又案王阮亭居易錄云農師放翁之曾祖也受

經安石爲禮部侍郎持議多爲安石隱諱山谷目爲佞史予讀其所著埤雅說魚說木二篇元豐間經進御覽首一條云今相士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夫姑布之言何關故實況進御之書尤乖理體此之爲佞不既多乎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自漢儒至於慶曆閒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

補司成汪先生澥

附錄

黃東發讀汪浮溪集曰閱府預王安石釋經之議又首傳其說愚按浮溪愛澥者而首譽及此殆不辨是非矣

雲濠謹案汪浮溪集有謝汪澥司成薦舉啓云三年去國從學官薄斂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袞陽秋之字是先生固浮溪受知師也

補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梓材謹案辟疆園宋文選於先生文跋云卒謚曰介未知所本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西塘先生集九卷鄭介父著有黃祖舜序謂先生之人所謂潔然之氣至大至剛其爲詩文亦如之大抵如石守道而無其怒張叫呶之習有德之言仁者之勇彷彿孟子又云先生子增卽艾軒林光朝也先生之元祐三年李常寧榜子汝石崇寧五年蔡薿榜侃子艮臣紹興二年張九成榜汝石孫永年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椿年隆興元年木待問榜艮臣子嘉乾道二年蕭國梁榜永年子牧之紹興元年余復榜椿年子嗣之開熙元年毛自知榜牧之子格淳熙四年留夢炎榜終宋之世科第不絕天之眷忠義其至哉阮亭於子汝石注按傳謚先生子一人緘早卒此必有誤蓋緘早卒而汝石爲先生嗣子非誤也阮亭又云一拂先生少隨父遊宦金陵讀書清涼山寺深爲王介甫所器及調光州司法參軍讞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子雱增致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士亦淺矣果欲援快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

事行其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第一知己而至於義利之辨不稍詭隨如此若先生乃可以報知己矣

論新法進流民圖

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理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轉禍爲福者耳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月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

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主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同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萬重之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棄伐棄折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聞謹以安上門還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見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

附錄

有應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

暇日問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君歎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君況於賢者一不見用而慾戾若是哉

蓋弗談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

其上王荊公書曰他人之學於先生者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間故其爲功易而取效速俠所欲學者學先生之所難學非文章辭語進退舉蹈所可到者既不自量其力又不得親炙於前是以久而未獲勞而無功夫先生之文章辭語進退舉蹈皆先生所自裁抑而用中於民者豈有異於人哉此人人所可得見而易學以求合者乃若先生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若黍米大而圓明瑩徹上可以通高天下可以達厚地而旁無四方此人人所不可見而難以合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所見於孔子者如此已爲不可得而聞況於行之合於性與道求之於黍米又不可得而著是豈趨利忘義乘勢爭便其心不得以少息之人所可得而學哉

梓材謹案涑水紀聞卷十六載先生云素師事王雱而議論常與雱異以先生爲元澤弟子似屬傳聞之誤

自爲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子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孔子之道以三大名號不同耳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史載至於醫方小說見必取讀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上下四方俯仰回環口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爲一物亦若是此其識也以爲智生於是非而成於毀譽與祇鬼禍福朝廷廢興相爲表裏也故雖對妻孥莫敢溢美惡謂幽暗闃寂此正祇鬼眼處是以莫或自欺於方寸而上不誄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也惟君爲堯舜民復大古一飯一衣而四方萬里同飽煖也一憂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處古之人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眾生與佛等佛與眾生等無一物乃入於無取無舍非即非離以大清圓淨攝爲我住是曰居士而大慶云者所居之山也

高東溪爲鄭介夫硯銘曰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雲濠謹案陶書云字祐之閩清人治平進士嘗著禮書近臣以聞哲宗詔尚書給筆札鈔錄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

臣嘗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形名度數者必辨其制凡藏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發憤二十年著成禮書總一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所失或補所闕庶幾古人之髣髴可以類推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禮書提要云李鷹師友談記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又言其中多掊擊鄭學蓋陳氏與陸佃皆王荊公客也荊公說經既拗造新義務異先儒故陳與陸亦皆排斥舊說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綜其大致則貫通經傳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精博閎以贍晁公武稱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晁公武元祐黨眾李鷹蘇門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趨武則稱其書甚精博李鷹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書固爲當時所重不以荊公之故廢之矣又案禮書亦謂之禮圖

論語全解自序

孔子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子奪弗明其賞不足以爲榮其罰不足以爲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咸服由辨義無聞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

雲濠謹案論語全解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云王介甫論語注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爲當時所重用之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最爲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意而旁引曲證頗爲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云龜多良馬稱騶虞水之黑稱虛蔡出寶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糞謂之糞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援莊子之說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閎徵引詳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書掩焉

梓材謹案晁氏讀書志本云王介甫撰論語解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則先生實荊公門人也

附錄

范侍讀祖禹進書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

臣竊以儀禮爲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爲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祕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井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

朱子曰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甚該博陳氏勝陸氏

錢先生景臻

錢景臻

員外鮑先生愼由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宣教王先生伯起

王伯起字聖時海陵人雲瀆案吳部志云伯起居吳江雲澤信伯繼其後本信伯之世父也後爲教授舉進士不第歎曰士不自重而獻藝求售可恥也於是閉門肆志於學人莫窺其面仁宗賜以粟帛王門下士介甫作三經二人與焉先生官至著作郎而卒

棠字叔思撰周易義類三卷 姑蘇志

覩誌其墓謂先生不有其道而道著於朋友不居其名而名聞於朝廷云 姓譜

梅村謹案姑蘇志載先生受經王荊公游曾宣靖公亮父子閎學文於子固題所居曰酉室有詩曰唱道野集辛贈右宣教郎二程在洛先生遣信伯往從之游遂爲河南高弟二程謂伊川也

承議韓先生宗厚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楊先生驥

楊驥鄱陽人來學於介甫介甫命從鄭介夫學 居易錄

吳先生孝宗

吳孝宗臨川人荊公之徒也荊公嘗荅其論先志書稱之爲吾弟云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

可勿怪也 荊公文集

著作張先生僅

張僅字幾道姑蘇人舉進士與里人顧棠皆爲王介甫門下士介甫作三經二人與焉先生官至著作郎而卒

棠字叔思撰周易義類三卷 姑蘇志

附錄

陳振孫曰叔思未詳何人周易義類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未嘗不合

各立標目總而聚之

知州吳先生點

吳點字聖與邵武人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問皆可觀履歎賞彌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文公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由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累官通判洪州奉祠十餘年臥家不復出擢知漳州復請老卒於家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晚讀佛書益翛然有遺世意汪藻少從之遊服膺最久云汪浮溪集

縣令楊先生訓

楊訓字公發浦城人歷川陝荼鹽幹調山陽東陽二縣令問學精博嘗著禮記解二十卷初先生受業王介甫之門時蔡京同學後京當國余深備道京欲見之意先生曰某三十勤力學問今老矣榮除非所望他日足蹟豈能僕僕與諸公爲嶺嶠之行耶故卒老常調人咸高之

姓譜

推官孫先生適 父抗附弟邁

孫適字口口黟縣人父和叔抗雲濠案一作杭少孤力學爲文採筆敬千百言始同學究出身後登進士甲科官至工部郎中先生從王荊公年十四議論著書已驚人登第後爲永州軍事推官弟邁爲縣令荊公亦稱其好學一

統志

雲濠謹案曾南豐誌先生墓曰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

梓材謹案荊公爲先生父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稱其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眾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又言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多詩爲

知州沈先生銖

沈銖字子平其先武康人徙眞州少從王介甫學舉熙寧癸丑進士歷官起居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詩傳二十卷沈季長撰先生續成之揚州府志

舍人周先生穜 附弟秩

周穜字仁熟泰州人少有遠度王荊公一見奇之熙寧九年與弟秩俱擢第調江寧府右司理持身謹廉元祐初蘇文忠公舉爲鄆州教授先生上疏乞以荊公配享神宗朝士愕然文忠即自劾舉官不當議雖不合然識

者猶取其拳拳師表之地久之攜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敢歷官聲紹聖中革元祐時政文潞公子及甫有私語忤時相以秩爲京西轉運使俾推治之秩至竟雪其冤姓譜

判官楊先生作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黃先生朝英

黃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著有靖康緗素雜記十卷所記凡三百事晁氏讀書志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緗素雜記云黃文王楙於此書頗有駁正晁氏公武讀其爲王安石之學

又譏其解詩苟藥握椒爲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據此條爲詰矣雖不出姓名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採新經義及字說而尊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於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爲臆斷之談陳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據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助教方先生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泉州人父長田龜年葬長洲因家焉先生鄉貢第一試禮部不中即棄去有田廬與其弟躬出入耕穫閒則誦書嘗游荊公之門無一毫迎合意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即召季長爲侍講吉甫又引弟升之左右龐米明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其文學行義與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號鄉先生舉道

逸爲與化軍助教卒年八十三姑蘇志

馬先生仲舒

馬仲舒字漢臣合肥人其先茂陵人其父爲江東撥發賓家金陵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藝私侈爲主王介甫以禮法開之大寤從介甫學作進士長介甫四年從入京師卒臨川文集

張先生文剛

張文剛字常勝烏程人尚書都官郎中先子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年二十七卒其妻荊公姪也故從荊公

學臨川文集

監判沈先生季長

沈季長錢唐人王介甫妹壻也判國子監長編紀事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新義二卷詩講義十卷經義考並云佚沈子平所續成詩傳者即詩講義也元豐類稾沈主簿夫人墓志子三人曰季長越州司法參軍即先生

附錄

浪水紀聞曰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置

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幷卿不能對輒自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爲以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進用也

王先生沇之

王沇之字彥魯常山人校理介之子嘗從荆公學故手筆頗有橫風疾雨之勢周益公集

廉使成先生倬

成倬翁源人年二十餘始知讀書妻父母待諸壻不以少長惟力學與薦者上坐先生恥之發憤辭家遠方就學不數年通經術尤深易數熙寧間王介甫用事以其通經術簡門下懇歸介甫惜其志未遂特薦得右選嘗爲閤門祗候終西京左藏庫使廣東黃志

口先生行季

口行季荆公之徒也沈賓達勸學疏云行季久在成均親授經於王丞相其言性命之要仁義之本出入神明之際至於點畫之意章句之體既一貫之矣雲集綱

別附

補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吉甫語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梓材謹案此語深寧困學紀聞錄之蓋其莊子義也又按經義考載四先生洪範解要六卷佚又云按四先生者劉氏彝曾氏肇蘇氏轍呂氏吉甫也

附錄

劉忠肅劾之曰呂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鎮方面乃敢貪功倖進逢乘詔制擅出師徒開外域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靖夫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

徐敦立卻掃編曰呂太尉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爲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旦了無所聞詢之

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千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殷衆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補 僕射蔡元長京

附錄

黃東發曰蔡京小人誤國大罪尚能因張鷟深切之語起龜山於羈困之極蓋京之進身本以士人天理之在其心尚有毫髮不可泯沒者

補樞密蔡元度卞

雲濠謹案元度有尚書解經義考云佚又有毛詩名物解二十卷見宋志四庫全書著錄之提要云自王介甫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爲名物訓詁之學者僅元度與陸農師二家農師介甫客元度介甫壻也故農師作埤雅元度作此書大旨皆以字說爲宗陳振孫稱其書讓論穿鑿徵引瑣碎無裨於經義誠之甚力然其書雖王氏之學而徵引發明亦有出於孔氏正義陸氏草木蟲魚疏外者寸有所長不以人廢言也

補 侍郎楊子安畏

附錄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 汪端明記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正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丁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專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權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是遂服祁寬紀尹和靖語

侍講呂公升卿

呂升卿吉甫弟無學術吉甫引爲侍講宋史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長編紀事本末元祐元年六月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尚書王雱所進義乞更不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詩義安石雱皆不悅故有是言

附錄

溧水紀聞曰向來執政弄權者雖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慶赦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

司爲己盡力則因而進擢或少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敍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爲眞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敍使之察訪京東遷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朝官爲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召爲崇政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於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資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爲軍稅

待制葉子强必

葉必字子强宣州人嘗謁王荆公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荆公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眞眾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子强即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子强往廣西察訪哲宗旣止不治然子强所至猶以修刻按劾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子强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爲左司員外郎加直龍圖閣代舒亶守荆南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八十六贈龍圖閣待制宋史

待制葉致遠濤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廣蓄訟起致遠坐守諸生茶紙免官致遠王氏壻也卽往從介甫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爲祕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王嚴叟文極醜詆安燾降學士致遠封還命書云燾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鎔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宋史

御史李資深定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荆公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莘老慨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公擇常見之問曰君

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資深曰民便之無不喜者
公擇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資深卽往白荆
公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荆公大喜
立爲對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以資深爲
監察御史裏行旋改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
朝范育論之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後爲御史
中丞與舒信道亶樞論蘇文忠公而雜治之下文忠於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引揮麈錄載宋有三李
定其一濟南人嘉祐治平已來以風裁聞營壘歷

天下請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乃敦
老如岡之祖其一洪州人字仲求晏元獻公之甥
卽與蘇子美賽神會之獄者其一揚州人元豐御
史中丞卽與舒亶媒蘗坡公者同姓名者三也或
指而爲一故明辨之然其二陷二蘇皆小人吾鄉
先哲則獨以功名著鄉後學所當知也此辨甚核

薛昂口口昂

薛昂字口口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歷升給事中
兼大司成昂寓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
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俟累遷門下侍郎尋
請罷授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
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媚康初

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
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荆公坐圖
綦賦詩局敗昂不能作荆公代之時人以爲笑云宋史

雲濠謹案汪浮溪集有爲人謝薛大資啟又祭薛
大資文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鄧聖臬輝斤者般
云云蓋薛氏本王氏門人若
浮溪亦可謂阿其所好矣

從新學者

補進士馬先生希孟

梓材謹案秦少游序揚州集云大夫鮮于公領州
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
之則先生
嘗官教授

馬氏禮記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間爾故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此聖人所以作爲禮以敎人使知獨貴
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
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昔者禓裘之類
是也
公事而私議則是弱違者可以後言也然季孫使冉有
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聖人之於

人可與言未嘗不言不可與言未嘗失言季孫之用田賦固非孔子之所能正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以上曲禮內諸侯祿而有德者亦可以使之出而爲諸侯外諸侯嗣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爲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志欲者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以上王制

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爲主五氣以香爲主以上月令

作甘者所以養萬物也土主四時而分王故五味以甘

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禮器

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然則致其飾者非禮之甚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玉藻

周官言定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徵之以食也曲禮曰娶妻不取同姓則周之不通也明矣大傳

諫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議詔以爲閒無沽訐以取

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坊記

自立者對人言之特立者對眾言之儒行

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修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鄉飲酒義

補侍郎方先生鰲

雲濠謹案先生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所著禮記解二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政和三年表

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學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

方氏禮記解

經有曰侍先生侍所尊敬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敬以道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聽其聰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

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者爲其道之倫而可爲師者不必聖聖則師可知 以上文王世子

夏益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其宜焉 以上月令

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法下之所守道上之所揆

執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者爲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儗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儗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 以上曲禮

連山首乎艮其卦具內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歸藏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其用皆殷之所爲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書名之周易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合乎天之時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觀禮者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器由象出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故以義言達於內也四時之迹爲顯故以辭言辨於外

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其實一也

夫子曰不在顓臾此言在不稱徵也又曰杞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也 以上檀弓

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 王制

也禮運

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內則

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略而質也以上玉藻

嫂雖少當敬忌如叔故以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歟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大傳

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於內然後可救其失於外學記

情者文之始也文者情之末也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作述之體

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爲主雖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爲主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樂中之禮於是見之以上樂記

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稱哀雜記

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經解

補　王先生昭禹

周禮詳解

職者所主之事六典治教禮政刑事之書也太宰則合而建之自宮正而下但舉官名惟太宰少宰宰夫言職者正貳改特導於其屬也五官亦然

先王以道制濬通變宜民故於歲終調制所當改易即堯典所謂平在朔易也挾日而後斂俾遠者得徧觀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爲之法以防之有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僞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不至受其欺易訟卦象辭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其先王慮本之

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畢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

之意哉
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而周公之法則獻人有征蓋
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弛以與民救時之善政也至成
王之世道洽政行苟無征則民之棄本者眾矣故征之
所以抑末
春令發散多酸以收之夏令解緩多苦以堅之秋令摯
斂多辛以散之冬令堅栗多鹹以耎之又黃帝素問肺
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
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肺欲緩急食甘以

緩之
難經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
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切五色望而知者也五聲聞而
知者也五氣問而知者也九藏切而知之者也九竅兼
望與問而知之者也
素問酸收辛散鹹耎苦堅甘緩夫肉以骨爲體骨收則
強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爲節筋散則不攣故以辛散之
脈所以行血脈耎則和故以鹹耎之氣所以充體氣堅
則實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壞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
滯故以滑利之且腎水屬也主骨故欲收肝木屬也主
筋故欲散心火屬也主脈故欲耎肺金屬也主氣故欲
堅脾土屬也主肉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爲體而以肉
爲道所以通氣也素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
所凝止則竅亦水屬也故以滑利爲主以上天官
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
眾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人雖眾而和合若一心司徒
援之則相爲仁讓鳥司馬用之則相爲憂患焉
讀濂與書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所以公是
非而明好惡
禮無不貫治非禮不定教非禮不立政非禮不行刑非
禮則淫事非禮則亂
德不敏則或暫爲而中輟或勤始而怠終行無由而成
也書康誥丕則敏德以上地官
人有兄弟男女朋友故舊賓客之好先王以禮文之使
之歡然有恩以相愛樂然有文以相接此禮之所以爲
嘉也
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伊之非以德嗣服不能傳而守

之祭祀饗射出而陳之示爲之先者能遷爲之後者能
守以上春官
以火亨飪則納其氣於內逆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不
均順變之則休慶相沿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宜
之木以變國火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溺於一偏
也夏官
聖人以百姓爲心而憂樂與同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
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
上於此得其要矣秋官

易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百
工之事雖形於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理寓焉一方一
圜而具天地之象一奇一偶而具陰陽之數或曲或直
而有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盈虛之義豈淺識者所
能及哉
射之道其中在巧存乎志慮其志在力存乎血氣躬有
血氣志慮之所寓焉人之躬有長短志慮有緩急
血氣有強弱故爲弓者必因之也以上考工記
周禮詳解自序
道判爲萬物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
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
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
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
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
事眾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
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
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

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尚何事於仰觀俯察
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
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
是固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爲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
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
人爲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
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
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
事雖顯於刑器度數之麤而禮之理實隱於道德性命

之徵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徵然則理其神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不爲聖人立禮以爲體行禮以爲翼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爲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爲道之華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僞又烏知禮意乎哉

附錄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也

王次點周禮訂義曰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疏謂征稅之王氏昭禹因以施惠爲施不知征役止言力役之征舍謂弛其力而舍之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則鄭氏施爲弛不可易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先生周禮詳解四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書解惟王建國云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匿頒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匿以等級之曰頒故匿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其自上而頒之下解圍曰圍有眾論之圍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鯀曰魚之乾者蕭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次反后爲司蓋后从一从厂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从一則所以一眾司反之則分眾以治之而已从厂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爲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因

補鄭先生宗顏

雲濠謹案朱氏經義考云葉氏夢得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荊公講義共二卷又云宗顏未詳何時人

補門下耿希道南仲

參天兩地說

參天則天一天三天五總而爲九兩地則地二地四合而爲六方其揲蓍七九八六皆以爲用及其成卦舍七而取九舍八而取六倚於一偏是爲倚數

附錄

晁氏郡齋讀書志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

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與熙寧取士故紹聖後復與熙寧耿南仲
注易三書備行於場屋
雲濠謹案晁志謂耿注易二十卷今浙江採進本作周易新講義十卷四庫提要云是書舊本或題進周易解義疑爲侍讀宗於東宮時經進之本前有南仲自序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蓋補過之謂也又曰拂於人情是爲小過拂乎天道是爲大過之說蓋推衍尼山無大過之旨然曰無大過論是非非論禍福也如僅以无咎爲主則聖賢何異於黃老僅曰無拂天道則唐六臣輩亦將謂之知運數哉南仲畏職主和依違遷就即其苟求无咎與無拂天道之說有以中之是則經術之偏禍延國事者也然大致因象詮理隨事示戒亦往往切實有裨云云

朱子答葉正則書曰向見人家鈔錄靖康事有耿黃門章綡字子上建安人徙平江振齋秦公棨第三子也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位直皆以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秦公薨除祕書省校書郎居無何以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召還由知湖州差主管西京崇福宮免官羈台州復官通判秀州已而又坐事奪三官復召爲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遭母喪喪除吏部直註岷州長道縣以本官致仕逾年病閒卽舍旁營一室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祕所有皆具集古今古刻千卷手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有所感通則爲歌詩六十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避部使者去爲均州提舉兩浙常平未至致提點刑獄還朝散大夫進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撫使公事除河東河北燕

補
太保王初寮安中

附錄
周益公跋初寮帖曰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於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閒禁切蘇學涉近似旋

山府路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卒於家年六十有四先生家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二十卷醇深雅奧發明治術居多鴻慶居士集

章簡張先生綱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聖末與政尚書講義二十卷爲學官時所作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汪玉山曰綱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書嘗爲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窮以王安石訓識經義穿鑿傅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政於參戮乃以父民忍威不可訖凶惡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敎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汪氏同調

主簿汪先生襄附兄奕

汪襄字公弼績溪人太平州推官汲之子也與兄公偉奕相繼登第友愛甚篤奕爲東流令先生仕南陵主簿少游太學有詔擇內生教小內侍大司成汪澥以先生名聞時梁師成爲提領頗敬禮先生及登第師成欲薦爲館職先生不肯就師成知其有嫌遠意怒之江南舊志

林拙齋先生子充附林仲嘉

林子充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鄭介夫王聖時林圖南李天與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二賢道南源委

雲濠謹案福清儒林傳言先生長於性學嘗論五帝而繪爲圖

附傳

僖簡莊先生徵

莊徵字君猷江都人父詢始南渡徙居於宜興父卒母

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於學由是先生兄弟同時薦於有司先生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調主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儁闔門先生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投安陸縣令蔡確以故相守安鷹之知碭山縣以靜治之至閱旬無一人訟於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章丞相惇薦於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歷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勔挾寵張甚先生不少貶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以通奉大夫致仕年七十八而卒贈光祿大夫謚曰僖簡莊先生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宗立以日食求言先生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

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誦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古今惟當爲貴人無同異惟正是用則人心悅治道成天意得矣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嘗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歷知福廣洪滌潭杭揚州復爲給事中吏部侍郎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以疾提舉明道宮卒年四十五先生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顯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過處之則無事矣其雅趣如此宋史

王先生沇之見上荊公門人

野民家學

縣令王先生端禮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野民門人

龍圖蕭先生世京

蕭世京字昌孺龍泉人嘉祐進士爲廣東路提舉常平公事蔡京爲戶部尚書平章事矜己自任先生多與之忤因舉奏蔡京十事京由是銜之罷歸會徽宗於禁中得其所上書卽擢爲吏部員外郎賜金紫人物志

太傅胡先生夔

胡夔

著作楊先生純師

楊純師

龔氏門人

李之儀

李之儀

林先生晞顏

林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瑞安人塘奧先生石之子也兄弟皆游京師從龔氏學醇老子松孫最知名（陳止齋集）

龔氏私淑

趙先生畯

趙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

多見先生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
十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
以爲難而命之飯先生辭曰所爲來者欲見易解耳非
乞食也主人嘉其意乃許就傅因館之一室中先生閭
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
揖而退經科以剛故寘所合徐處仁初秉政薦爲口令
所刪定官方改京秩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
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植花木日居其閒鄉人目之爲
獨樂園建炎初鄉人競爲遷徙計先生獨留鄉里自如

及劉豫僭號起爲鄭官閒命不食數日而卒時年七十
餘矣邽掃編

補之家學

王先生紳

王先生紳合傳

王紳王補之二子能世其學補之又二子集其遺文
以授其舅曾肇序之曲阜集

補之門人

奏議詹先生抃父諱附兄揚
子從賢士大夫游以至於貧不悔先生幼警悟與兄揚
俱稱鄉里號二詹王補之王平甫相繼主鄉校皆賞異
之甫冠舉於開封繼丁從母內外艱不獲試於有司者
十年益刻意問學以功名自期卒於五試禮部策於廷
授某府助教歷知定陶以勞轉通直郎遂以奉議郎致
仕時方年六十有六後五年而卒先生敏而强記讀書
纔一過目尤邃於易方未仕也賢守令多以禮致之主

學而士大夫率遣子弟從之最賢有聲如鄒浩交遊亦
多名公卿陳瓘俞偉尤厚善自定陶歸稍葺故居開軒
名曰友陶自爲記大要謂與淵明之出處無媿云文集
五十卷易書二卷語口十卷藏於家毘陵集

放翁師承

唐先生意

唐意字居正陸放翁之舅氏也文章氣節爲一時師表
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歿牌疆園朱文選

陸氏門人

參軍李先生知剛附兄知柔

李知剛字作乂山陰人五歲而孤長嗜問學至忘飲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先生元祐五年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爲池州司理參軍以卒年僅二十五自爲陸陶山塔從遊數年切磋琢磨相將以道一日謂陶山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陶山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先生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此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及得繁露書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列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眞奇語也又謂陶山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陶山集

參軍黃先生彥

朱先生載合傳

韓先生羽合傳

黃彥字口口諸暨人諸鄒爲邑萬戶能力教子者三家朱載父瑩韓羽父彥昌與先生父郛卿是也陸陶山佃

爲鄆州州學教授先生及載羽等裹糧走汶上有眞賢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先生元祐五年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爲池州司理參軍以卒年僅二十五自爲陸陶山塔從遊數年切磋琢磨相將以道一日謂陶山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陶山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先生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此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及得繁露書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列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眞奇語也又謂陶山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陶山集

參軍黃先生彥

朱先生載合傳

韓先生羽合傳

黃彥字口口諸暨人諸鄒爲邑萬戶能力教子者三家朱載父瑩韓羽父彥昌與先生父郛卿是也陸陶山佃

為鄆州州學教授先生及載羽等裹糧走汶上有眞賢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先生元祐五年舉進士為別試第一遂中丙科為池州司理參軍以卒年僅二十五自為陸陶山塔從遊數年切磋琢磨相將以道一日謂陶山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為發明之陶山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為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先生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此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及得繁露書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列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眞奇語也又謂陶山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陶山集

後為知道蓋其趣如此陶山集

黃先生特

黃先生揚合傳

黃特黃揚劍人長者吉老頤之子也陸陶山誌吉老墓有云特揚受學于所言多特知靜海縣丞陶山集

石先生景舒

石先生景愈合傳

石先生景完合傳

石先生景洙合傳

石景舒字口口新昌人與弟景愈景完景洙從陶山於太學粢食不美夜分寒燈熒然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纔半楊刻意堅槁甚於寒士云 陶山集

卜先生彊本 附弟端本復本

卜彊本字口口湖州人無知子之先之子也從陶山遊有志尚與其弟端本復本爲學皆力 陶山集

俞先生方

俞方字口口諸暨人從陶山遊陶山言其爲學知所先後 陶山集

鄭先生襄

鄭先生云 合傳

鄭襄鄭云衢州人並遊陶山之門而云尤久 陶山集

沈先生憑

沈憑字口口桐川人有文行陶山稱爲吾遊之賢者 陶山集

汪氏門人

學士汪浮溪先生藻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鄭氏家學

鄭先生嘉正

鄭嘉正字叔張西塘孫其冠也西塘付以冠義序云記曰仲月吉日加爾元服棄爾幼志就而成德此萬世爲父兄者所同志也以爾幼而岐疑自舞勺以前能通誦五經學爲詩學浸浸勤學與兒童不相類不幸早失汝父號嘉貞甚三五年來觀汝志意深有可嘗歎者今茲甫及二十禮合加冠此古之人謂爲成人時也汝幼時無戲玩固無幼志之可棄矣自今以往惟汝成德之可就者舉家以望汝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精勤晝夜不廢藝業謹愼出入明白內外厚人薄己凡此等事在汝之自勉中道而立雖闇室而不以欺則天神地祇日月星辰嶽瀆廟社至於翼飛蹄躍之有靈者皆來助汝非乃翁之甚禱矣乎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自勝之謂也曰性曰情或善或惡皆自其心而可欲之謂善以可欲之爲善則所不可欲是爲惡而靈靈在我凡出於心而不可欲者皆人之所不欲也以所可欲勝所不可欲人此古今聖賢所以下學上達如此而已故名汝以嘉

正而字妝以叔張深思而力行其何所不可哉戒之慎之行坐服之 西塘文集

鄭氏門人

楊先生驥 見上荊公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鄭氏私淑

黃先生祖舜 詳見武夷學案

陳氏家學

浦侍郎陳先生暘

附錄

進鴈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評禮樂官魏漢律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黃鍾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言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時論方右漢律細其議

楊誠齋序先生樂書曰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

樓攻媿樂書正誤序曰樂書謂周禮止以圜鍾函鍾黃鍾爲宮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與他論樂者異閒居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胡器用舞曲無所不該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建昌陳使君刊此書賴以改定者甚眾亦互有得失併爲質之經傳而是正之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樂書二百卷提要言其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爲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爲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覩其兄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祇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其律呂本原及後世稚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博則博矣未能免於無穢也然是書包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刪之不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又言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

至以七音爲八音虛士而言尤爲牽强云

陳善捫蝨新語曰讀書只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同年稱先生學問於檜或勸使往見先生誦其父言謝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一百二十字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要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陳氏門人

章先生粹

章粹陳用之門人嘗校勘用之眞本入經論語全解四庫書目提要

聖時家學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詳靈澤學案

吳氏門人

學士汪浮溪先生藻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楊氏家學

提舉楊玉峯先生公度

楊公度字元宏東陽令訓之子政和中登第歷福建提舉常平司主管趙丞相鼎常薦其才奏檜弟梓與先生同年稱先生學問於檜或勸使往見先生誦其父言謝之有玉峯集二十卷姓譜

元長門人

少保葉石林先生夢得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嗜學早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稟稟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陽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邁祠部印官大觀初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先生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

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
□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眾人補郡三年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
知蔡州移帥潁昌府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
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
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
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
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鎮
春等六州宣撫使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
撫使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
節度使致仕其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號石林爲博達之儒有聞於世惜
其未達時客蔡京之門與定黨籍也萬姓統譜云
翰林學士清臣之曾孫
雲濠謹案□□□□賦序云石林先生以文章
范德伯天下推其緒餘見於政
事其爲時流所推服蓋如是

葉石林語

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餘卷以二十年計之
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

□去手

詩論

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
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
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
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
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而嗟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潰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
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聞禮樂廢缺其文全出於
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
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
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
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緑衣之詩既
曰釋寘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善

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
重複互見也嘒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
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
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周
旋附經而成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也
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
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
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

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衞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
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
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發其凡也今
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口口亦如
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自序揚
子之法言皆其過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
事口口口其序豈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
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得
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口
口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

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

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脫出
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口口者雖口口時大儒揚雄杜預
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口口洛誥亡簡一
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
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受授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
懿蔥不可遽通自立政以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
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聖不可及者也其君
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
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康王穆王平王其

臣則伯禽君陳君牙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
所爲也視晉爲有閒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
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
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傳首尾不倫言不雅
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
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歎也
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鏘瀝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
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
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
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
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
孟子載湯誥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載五子之
歌衛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
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者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
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口口口人以懌其謬妄
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口口口口以庶言
同亡斯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口口口口口
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消亂之後豈不遥難
口口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曰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
大海土壤淳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土人往往工
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篇百篇今尚存命嚴不許傳
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
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鏘瀝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
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
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
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歎也
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石林經解說

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
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

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簡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治人修身之事而爲序也六者之失蓋不深求其理故也易曰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

石林遺文

自世尙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書傳自序

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張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春秋讞自序

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失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春秋考自序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春秋傳自序

附錄

政和閒頴昌歲值災傷浮殍自鄧口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常平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慮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繼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此法者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徐敦立御掃編曰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爲指斥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爲謗訕

而投竄之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世
世錮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爲
說葉左丞爲祠部郎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
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名氏刻之於石以昭示來
世恐非所以章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
弛而碑竟仆焉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眞西山書春秋讖考傳三書後曰自熙寧用事之臣倡
爲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爲諱有年矣
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

嘉業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爲不淺也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石林春秋考三十卷又二十卷石林春秋傳二十卷石林春秋八卷春秋指要總例二卷四庫全書著錄春秋傳提要云石林以孫氏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氏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是書參考三傳以求經頗爲精核又本永樂大典勅成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讖二十二卷提要於春秋考云是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未有所臆測於其間於春秋讖云是書拱揖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且言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譏於義未允云

陳直齋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

王氏困學紀聞曰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

謝山箋曰李二曲嘗暢此論

又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治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

嘉業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放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葉石林建康集八卷有嘉泰癸亥孫鎡跋拜石林全集一百卷桑民懌家書目有之今不可得此則紹興八年再帥建康作也又云石林晁氏之甥及與无咎張文潛遊爲詩

文筆力雄厚猶有蘇門遺風非南渡以下諸人可
望平生毀於春秋集中答王從一教授書可見其
梗概

荊公私淑

朝奉華雲溪先生鎮附子初平

華鎮字安仁會稽人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好學博古
工詩一時名人宗師多稱道之子初平以進士爲太常
博士討論典故校經考古無所附依二帝北狩以憂憤
卒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有雲溪居士集一百卷今從永樂
大典掇輯者三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樓炤序其

集曰精深典贍道麗遒發又曰介然自重不輕以
求人之知其名之不昭也固宜然觀其學術大抵
以王安石爲宗且與蔡京章惇輩贈答往
來于所甚至炤之所云未必遽爲公論云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詳見紫微學案

熊獨善先生蕃

熊蕃字叔茂口口人善屬文長於吟詠宗王介甫之學
分章析句極有條貫築堂名獨善號獨善先生姓譜

初賓家學

侍郎王復齋先生柜別見紫微定學案補遺

莊氏家學

知州莊先生安常

莊安常字子尚僖簡仲子世其家學入太學寫英俊所
推政和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
子也調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擯屏親宅宗子學正
太學錄太學博士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憂免喪
知南劍州南劍人德之知處州處州大治詩外祠得主
管台州崇道觀紹興十六年卒於金壇縣其子之官舍
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先生深厚疏通於經術得
其指歸與人交一於至誠自南劍歸翛然自放於溪山
之閒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
踵而歸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其葬也汪浮溪
銘其墓曰德本於誠學本於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
之師承汪浮溪集

龔氏續傳

龔先生楫

龔楫字濟道其先處州人祖原崇寧中謫居和州遂家
焉先生懦如不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憤恚不食
念有以自見而不可得元兀據和州築堡新塘先生率

家僮與鄉里從者往襲之獲千戶二旣而金兵大至先生麾其眾曰今日戰死亦臣爲義士爲金人所獲猶挺劒刺其一人金人憐劄之年二十二宋史

祕丞龔先生頤正 父相

龔頤正字養正本名敦頤元祐黨人原之曾孫也父相字聖任知華亭縣甚著聲績遂家吳中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著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淳熙末洪丞相邁領史院奏授下州文學光宗立用薦歷宗正簿遷樞密院編修官嘉泰元年詔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錄院檢討官預修光孝二宗實錄未幾遷祕書丞卒周益公稱其博通史學嫻於辭章所著又有中興忠義錄三卷續稽古錄續釋常談姑蘇志

梓材謹案養正以元祐黨人之後著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頤其主宗正簿也著續稽古錄言韓侂胄定策功擢官樞密編修至侂胄死詔毀其書不無有忝乃祖矣

林氏家學

林口口先生益孫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元錫家學

補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梓材謹案先生嘗游於丹陽先生洪氏之門見其所跋洪慶善帖語

雲濠謹案戴剡源序方桐江詩集有云放翁雖生長東南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云云是先生固呂曾二氏門人也

渭南文集

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聞伯益一言退而敷文德舞干羽武王受貢葵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王納之羣臣無伯益召公之賢陛下當以舜武王之心爲心疑上殿劄子

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盆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上辛給事狀

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傅給事外制集序

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萬卷樓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司馬溫公布被銘

讀易不能知虛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皐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虛羲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皐陶等藝舟稽古閣記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能如是其有不興者乎吾所謂興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爲興不然雖門列戟牀推笏德弗稱焉何興之有跋范巨山家訓

放翁家訓

天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廢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餘年終身未嘗爲越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其夫人棺纔四會婚姻不求大家顯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可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蔡太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能就一日覆污之至涕泣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官舟見婦至喜甚輒置酒銀器色黑如鐵果醞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嫁石氏歸寧食有簋餅亟起餅謝曰昏

毫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故時數日乃啜薤歲時或生日乃食簋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貴顯顧以啜糞貧餅爲歎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黍稷羞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爲阜隸者矣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污池弋不射宿豈若今人畏因果畏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未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未及耳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凡殘餘之物猶足飽數人方盛暑時未及下箸已多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鵝鵝之類人豬以食者原注牛耕犬警雖均爲畜亦不可食姑以供庖其餘川涿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安吾心凡飲食但當取飽若稍令精潔以奉賓燕猶之可也彼多口珍異夸炫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爲其所移戒之戒之

子弟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使之不讀書資則敎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

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孤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臧也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

後生才銳者最易壞若有之父兄當以爲憂不可以爲喜也切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子訓以寬厚恭謹勿令與浮薄者游處如此十餘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吾此言後人之藥石也

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亂者固不可強惟當終身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爲善自是常事今乃規後身福報若市道然吾實恥之

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近世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一切當屏去

僧徒引道尤非敬佛之意廣召鄉鄰又無益死者徒爲重費不須爲也

訴訟之事但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倘不當爲官行關節更取貨賄或官司無心而其人天資闇弱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鄰里鬥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悖陵犯耳姑徐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弗校尤善李參政漢志作其叔文成墓志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眞達識也

附錄

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陂背襄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

嘗作書巢記曰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字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徇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蓼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崩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

辭辨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樓於櫥或陳於前或
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
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
雷電之變有不知也聞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
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
客就視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
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
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
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

放翁自贊曰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眞劒外江南
飄然幅巾野鶴舊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
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之論雖不同
而不我知則均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
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
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毀周孔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
繫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
之膏肓

袁清容題先生訓子帖曰先生送其子之官書莊子二
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
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
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廢於窮定標
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歧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
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
知矣

放翁講友

進士呂先生友德

呂友德東陽進士自太學至鏡湖與放翁遊放翁稱其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 渭南文集

放翁同調

縣令王先生時敘

王時敘字伯倫奉化人乾道五年進士歷知遂安縣時郡守責逋於十年之外甚急先生謂從事曰邦侯素不困疲瘵之民何遽變更果爾罪去誠甘守知不可奪遂已編修陸放翁爲郡曰縣上所斷大族爭訟僚屬咸會

放翁以遂安狀銜袖曰得一好文字爲諸公出之且讀且喜曰使諸邑皆如遂安吾輩可以臥治及卒放翁誄之曰學道愛人正心誠意恫悟無華儒稚飭吏子之自著古人何媿 寧波府志

朝散王泰庵先生時會

王時會字季嘉奉化人自少時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與兄伯倫同登乾道進士歷知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會稽蔡滾郡方督已逋之賦甚急先生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爲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窮不孝不悌惰游不逞者風俗一變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先生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詞簡古尤善爲詩有泰庵存稿三十卷病已亟猶强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年六十四陸放翁自尚書郎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縣大夫猶避形迹弗與通惟山陰令張

棨與先生相從驩然如故交云 渭南文集

陳氏私淑

主簿林先生子沖 詳見紫微學案

朝奉陳先生岐

陳岐字□□三山人自朝奉大夫權發遣建昌軍事嘗刻陳氏樂書求序於楊誠齋曰岐學殖荒落□□□□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有鄉先生陳晉之樂書在岐自是求其書□□後得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 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林畊叟序其口草齋尚書集解後云畊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刊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說舛甚悉時蓋先生修二陳之書耕叟之父雲岫實董其事也

章氏門人

章先生沖

章沖字茂深吳興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朝請大夫著春秋左傳類事始末五卷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謝艮齋序春秋左氏傳類事始末曰初使君由山陽移

天台謬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

梓材謹案先生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其自序言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爲學先生作春秋讖考傳使沖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因得原始要終各從其類云

熊氏家學

熊先生克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放翁門人

戴石屏先生式之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蘇先生泂

蘇泂字召叟山陰人右僕射頌之四世孫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泠然齋集二十卷先生少時即從其祖游宦蜀長而落拓走四方曾再入建康幕府嘗以薦得官而終僅選不過以老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皆一時知名士有送陸放翁赴修史之命云弟子重先生亦角以至斯文章起嬰慕德行隱蘊規是先生本從學於放翁詩法流傳淵源有自云四庫書目提要

寺丞方好庵先生信孺

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九歲能文以父蔭補番禺縣尉

以近臣薦使金歲再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請見後知夏州築石隄二十里人莫知其故後金犯眞州城賴以全寧宗朝爲寺丞終寶慶知府姓譜

雲豫謹案劉後村狀其行云公自號漱帽山人又曰好庵嘗從山陰陸公游閒詩陸公爲大書詩境二字又云公有山水癖故其書有南海百詠南轅拾稿曲江嘯詠九疑復編桂林兩三集擊缶編好庵游戲皆板行出嶺詩文三卷詩湖稿一卷通問語錄三卷云

附錄

新居成劉後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賓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
公下車立黜首罷修濂溪祠作太史閣與兼公樓對尊
元次山遺跡出之

呂先生口

呂口口口口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爲孫承學於放翁

戴剡源集

王氏家學

縣佐王先生宬

王宬字抑之奉化人伯倫季嘉兩先生從子也嘗以詞

賦再貢於有司七上禮部不售晚授南康一秩丞佐小
邑屢與上官爭役錢辨水利列邊防形勢不酬卽和淵
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不負王氏家法戴剡源集

新學續傳

陳先生友仁

陳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宋亡丙子後九歲序周禮集說
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於晉編節條理與東萊
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口也癸未攜以歸訓
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５１
作者＝
页数＝７７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